法 朗 士

小 说 选

郝运 萧甘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九二年·上海

Anatole France

ROMANS, NOUVELLES ET CONTES

本书根据 Calmann-Lévy, Editeurs, Paris 出版的 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 及 Les Dieux ont Soif 等书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法朗士小说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百科排版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625 插页 3 字数 409,000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7-5327-1129-3/I·633
平装定价：8.55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译 本 序

阿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是法国优秀的进步作家。从青年时代起直到逝世为止,他从事写作达六十年之久,创作了二十卷小说和近二十卷的诗歌、回忆录、文学评论、政论、戏剧和历史著作。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法朗士积极投身于进步的社会活动,倾向于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者。崇高的政治声望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使他在生前就被公认为是与拉伯雷、伏尔泰齐名的伟大作家,高尔基赞扬他"是全面地、深刻地和自己人民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他完全可以和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并驾齐驱。"①

法朗士原名阿那托尔·弗朗索瓦·蒂波,一八四四年出生于巴黎一个普通的书商家庭。他从小爱好文学,一八六七年加入了以勒迈尔出版社为中心的巴那斯派,陆续发表了一些形式优美的诗,如赞美生命和爱情的《维纳斯,夜晚的星》,怜悯弱者、呼吁人们爱惜动物生命的《蜻蜓之死》、《猴子之死》等,并把这些诗汇编成《金色诗集》(1873)。在教权主义抬头的七十年代,他创作了三幕诗体悲剧《科林斯人的婚礼》(1876),把基督刻划成毁灭人间爱情的元凶,无疑是一篇反基督教的宣言。该剧被誉为巴那斯派的杰作,法朗士得以跻身文坛,并在参议院图书馆当了职员,同时妻子的丰厚嫁妆改善了他的生活,因而使他有了从事文学创作的良好条件。

法朗士由于职业称心和家庭幸福，暂时忘却了中学毕业后求职无门的艰辛，在八十年代初发表的作品里注入了脉脉温情。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波纳尔之罪》(1881)，这部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人道主义者波纳尔的感人形象，从而获得法兰西学院的嘉奖，使他一举成名。小说由两个既独立而又互有联系的故事组成：《劈柴》写老学者波纳尔住所的顶楼住着一位名叫科科兹太太的女人，她分娩后不久丈夫便死去，家境十分困难。在寒冷的冬天，波纳尔让人给她送去一些劈柴，其中有一块特大的圣诞劈柴。波纳尔四十年来一直寻求《黄金的圣徒传》的手写本，甚至根据线索跑到西西里岛去寻找，但一无所获。他在旅途上结识了一位俄国亲王夫人，她在他回到巴黎后送给他一块空心的圣诞劈柴，里面放着他梦寐以求的手写本，原来这位亲王夫人就是科科兹太太。《让娜·亚历山大》中的让娜是波纳尔年轻时的恋人克莱芒蒂娜的外孙女。波纳尔虽然因双方父亲的政见不合而未能与克莱芒蒂娜成婚，但是数十年后发现举目无亲的让娜落在坏人手里，却对她像对自己的外孙女一样怜爱备至，不惜冒着“拐带幼女”的罪名把她救出虎口，做了她的合法保护人。让娜长大后，爱上了他的优秀学生热利，波纳尔决定把自己心爱的藏书全部卖掉为她办嫁妆。但是有几份最珍贵的手写本实在难以割舍，所以他又悄悄地把它们从书堆里“偷”了出来，这就是善良的老学者一生中唯一的“罪行”。

小说的主人公是作者的影子。法朗士不仅把自己的家当作波纳尔的家来描绘，运用自己在勒迈尔出版社担任校对期间获得的丰富的历史和文学知识把波纳尔塑造成一个学识渊博的老

① 高尔基：《阿那托尔·法朗士》，《译文》，1954年第8期。

哲学家，而且在波纳尔身上倾注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劈柴》的中心思想是善有善报，《让娜·亚历山大》中的波纳尔更是为了一个孤女的幸福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这部人情味十分浓郁的小说，歌颂了人们的善良、仁慈和友爱，充分反映了法朗士向往美好生活的乐观、恬静的心情。法朗士长于讽刺，在这部小说里却没有对历史和社会作任何影射，甚至对公证人穆什和寄宿学校女校长普雷费尔小姐都是使用幽默笔调来描绘，使反面人物也具有独特的魅力，而正是他们揭开了法朗士的讽刺人物的丰富的肖像画廊。小说情节安排得当，叙述娓娓动听，其中引用的许多古代格言，以及对那不勒斯风土人情的生动描绘，都使小说具有神话般的传奇色彩。

法朗士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并未涉及当时的社会现实：《阿贝依》(1833)是一篇美丽的童话，叙述男孩乔治和女孩阿贝依在水神宫和矮人国中的奇遇，以及他们长大后幸福结合的故事。《友人之书》(1885)是法朗士的第一部回忆录，他利用虚构的人物皮埃尔·诺齐埃尔，生动地叙述了自己从出生到中学毕业的有趣经历，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童年时代的纯朴与天真。在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统治文坛的八十年代，法朗士这些清雅自然的作品使人耳目一新，因而受到广泛的重视。法朗士声誉日隆，开始出入卡亚菲夫人等贵妇的沙龙，并于一八八四年获得荣誉勋位勋章。从一八八六年起，他主持《时代报》的《巴黎生活》专栏，成了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

但是这种安逸的生活好景不常。法朗士因为和巴那斯派的领袖勒贡特·德·列尔对文学问题的意见相左而发生矛盾，在参议院图书馆里也备受排挤，不得晋升。与此同时，他的家庭也产生了裂痕：一八八八年，他和卡亚菲夫人同居，并在这位热

情博学的犹太女子的鼓励下，把一八六七年发表的诗歌《圣黛依丝的传说》改写成小说《黛依丝》(1889)。这篇描写僧侣巴弗奴斯去拯救妓女黛依丝，结果陷入情网不能自拔的故事，激起了基督教徒们的狂怒和攻击。加上当时法国社会政治经济丑闻迭起，上层社会的腐败终于使法朗士对貌似神圣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一八九〇年，他愤而辞去参议院图书馆的职务，成为一个能够不受限制、严肃认真地思考社会问题的专业作家。他接连发表的两部伏尔泰式的哲理小说《鹅掌女王烤肉店》(1892)和《热罗姆·瓜纳尔长老的意见》(1893)，都借玩世不恭的瓜纳尔长老之口，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其文笔之尖刻，讽刺之辛辣，表明法朗士已经对现实采取了势不两立的态度。

一八九四年发生的震惊欧洲的德雷福斯事件，是法朗士思想的转折点。犹太血统法国上尉军官德雷福斯因被诬陷为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的叛徒而被军事法庭判处流放到魔鬼岛上去终生监禁，案情真相的暴露激发了法国社会中长期孕育的尖锐矛盾，把乱哄哄的法国分成了像楚河汉界一样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法国的所有先进人士，其中包括法朗士和左拉，都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并且和独立社会主义者饶勒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饶勒斯的影响下，法朗士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的思想也正是在斗争的实践中发展到了激进人道主义的高度。一九〇五年，他被推选为“俄国人民之友社”的主席，为声援入狱的高尔基、宣传俄国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成为国际上著名的进步人士。

法朗士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现代史话》四部曲：《路旁榆树》(1897)、《柳条模型》(1897)、《红宝石戒指》

(1899)、《贝尔热雷先生在巴黎》(1901)。它以一个外省小城为背景，展现了九十年代末法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小说描写了神父们争当主教的斗争，揭露了教会的黑幕和民族主义派的复辟阴谋，塑造了人道主义者贝尔热雷的动人形象。这部小说由于议论过多而在艺术上略显逊色，但是其中的一些片段却成为法朗士写成短篇小说《皮托瓦》、《里凯》、《领带》和《埃米尔》等等的精彩题材。法朗士还在饶勒斯创办的《人道报》上发表连载小说《在白石上》(1904)，通过几个法国人对宗教、战争、殖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政治时事问题的讨论，谴责了殖民主义的暴行，特别是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表达了对未来没有战争、秩序和谐的集体化社会的憧憬。

法朗士同样擅长写中短篇小说。他的三部中短篇小说集《巴尔塔萨》(1889)、《螺钿盒子》(1892)和《圣克莱尔之井》(1895)，大都是根据传说改写的故事。他也写了像《克兰克比尔》这样一些现代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而收入同名集子的《克兰克比尔》则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篇。它通过卖菜老人克兰克比尔的不幸遭遇，揭露了资产阶级司法的腐败，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64号警察硬说正在卖菜的克兰克比尔骂他"打死母牛"，把他带上了法庭。老实的克兰克比尔一向把宗教和法律奉若神明，只能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律师诬蔑他是酒鬼、头脑迟钝，结果他被判处罚款五十法郎、监禁十五天。出狱之后，克兰克比尔备受社会的歧视，甚至被赶出了栖身的阁楼。他在寒冷的冬夜里穷困潦倒，想再进那不愁风雨的监狱，可是办不到，只能"低着头，晃着胳膊，消失在雨夜的黑暗里。"

《克兰克比尔》无疑是德雷福斯事件的缩影。铜版画家让·莱密特先生在旁听案件审理后，分析布里什庭长思想的一番话，

充分揭露了社会的腐败和法律的虚伪："人应该受到蔑视，他可能犯错误。军刀却不应该受到蔑视，它永远是正确的。布里什庭长对法律的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如果我判一个宪兵不对，我就会损害到我自己。况且法律的精神也反对这么做。解除强者的武装和武装弱者，这就意味着改变社会秩序，而我的使命却是保存它。司法就是对成为既成事实的不公正行为的认可。"如果说法朗士曾经成功地塑造了老学者波纳尔、瓜纳尔长老和贝尔热雷先生等人道主义者的形象的话，那么他在这篇中篇小说中就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塑造了克兰克比尔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的生动典型，从而有力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所以它"不但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而且成了法国和国外最迫切需要的书之一。"① 当然，法朗士的人道主义思想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它只能让一位好心人替克兰克比尔代付五十法郎罚款，却不能为他指明任何出路和希望。

法朗士的人道主义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能是一种空想。一九〇八年，他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战友、当时上台任总理的克雷孟梭，竟然血腥镇压工人的罢工，使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历史巨著《圣女贞德传》(1908)抹去了宗教传说加在圣女头上的灵光，把她塑造成一个"人民的女儿"，因而遭到了天主教徒和历史学家们的普遍指责，也使他十分痛心和失望。但此时的法朗士已是阅历丰富、思想成熟的老人，所以在愤怒失望之余，他并未颓唐，而是对敌手们报以更猛烈的讽刺。他的两部幻想小说《企鹅岛》(1908)和《天使的叛变》(1914)，无情地嘲笑了

① 卢纳恰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515页。

法国的历史、宗教和传统，给了基督教以致命的打击。它们不仅反映了法朗士成熟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且表明作者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自伏尔泰以来，极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把对现实的猛烈抨击和动人的传说故事巧妙地融为一体，用如此丰富美妙的想象来表现寓意深刻的哲理，使人们在优美的艺术享受中得到教益和鼓舞。

这一时期发表的小说《诸神渴了》(1912)是法朗士毕生的杰作，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描写的是法国大革命后期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政，所以曾引起了不少非议。实际上，《诸神渴了》完全是法朗士思想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在法国形势十分危急、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一七九三年，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画家埃瓦里斯特·加默兰担任了革命法庭的陪审员。他天性仁慈，为人正直，思想坚定，他为革命忘我地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信奉卢梭的人道主义思想，对人类的痛苦富有同情心，他对革命以前的制度及其具体的代表人物——贵族，怀有刻骨的仇恨。他热诚地希望尽快地为人类谋得自由和幸福，因此凡是他认为会威胁革命的事情他都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作为革命法庭的成员，他坚决支持恐怖行动，随着处死的人越来越多，他也变得越来越残酷无情，以致被他的母亲和妹妹看成是魔鬼。最后雅各宾派垮台，他和罗伯斯比尔一起被送上断头台。围绕这一主要情节，小说展现了大革命末期法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

法国大革命对法朗士的思想和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心中酝酿着这个主题。他的父亲主要经营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著作、报刊、传记和漫画等资料，使他从幼年起

便对暴力革命抱有反感，因此他在巴黎公社被包围的困难时刻利用假护照离开了巴黎。但是九十年代以后他逐渐改变了态度，一九〇七年还积极参与了争取为巴黎公社的“红色圣母”路易丝·米歇尔竖立塑像的活动。在《诸神渴了》中，法朗士的爱憎十分明显：“人民之友”马拉不顾溃疡的折磨，无情地揭露叛徒，因而遭到敌人的毒手，人民对他的死感到无比悲痛，就像是“一群失去了牧羊人的羊”；军事委员会书记福蒂内·泰吕贝尔夜以继日地工作，把血吐在手绢里，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死时才三十岁，临终时还念念不忘保卫共和国；罗伯斯比尔为人类的幸福忧虑操劳，呼吁法国人民团结起来实现博爱，他的失败使法朗士十分惋惜。与此相反，两面三刀的反革命分子布莱兹，借革命投机的保皇党人亨利，以及大银行家和反动贵族等等，则都在法朗士犀利的笔下丑态百出。

法朗士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要求他从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理解雅各宾派恐怖专政的全部意义。何况《诸神渴了》不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全面评价，它只是通过对大革命最后一段恐怖时期的描绘，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回答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许多革命者忠心耿耿，革命却仍然归于失败？作为一个激进的人道主义者，法朗士正是出于对大革命的强烈同情，不愿意看到悲剧的重演，才敢于正视现实，揭露雅各宾派的弱点，总结出革命者和人民用血泪写成的沉痛教训。

恩格斯指出，法国大革命“……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部分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通过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以承办军

用品而欺骗了国家。”①

《诸神渴了》描写的正是这种社会现实：大革命使获得国家财产的农民、投机商、军火供应者发财致富。小说告诉我们，革命最重要的手段是变革经济基础，而不仅仅是互称“公民”、改革历法这一类形式。否则，布莱兹这样的剥削者在“拥护共和国”的幌子下照样发财，阿泰纳依斯这样的穷女孩却因为没有工作只得去当妓女，而在不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下，革命者越是坚决地实行“取缔妓女”这一类革命措施，把阿泰纳依斯这样的人投入监狱，革命就只能失败得越快。

法朗士并不反对革命恐怖，他反对的只是“革命法庭对挑夫和女仆表现出对贵族和金融家同样的严厉”的“平等原则”：无论是搞阴谋活动的贵族，还是不幸战败的将军；无论是真正的叛徒，还是无辜的平民，只要上了法庭就一律被处以死刑。因此社会上形成了一片恐怖气氛，人们互相猜疑，告密成风，监狱人满为患，这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历史上，雅各宾派确实不知道该打击谁，依靠谁，他们连续镇压了忿激派、阿贝尔派、丹东派，使自己的社会基础日益缩小，最后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在大资产阶级的政变面前只得束手待毙。

和法朗士的其他小说一样，《诸神渴了》里也有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哲学家，这就是布罗托。布罗托在加默兰动员他加入罗伯斯比尔提倡的理性崇拜时说：“我爱理性，不过并不爱得发狂。理性是我们的向导和明灯。不过您把它当作神祇，它就会使您盲目，教唆您犯罪。”主人公加默兰正是这种狂热的牺牲品，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

他本性仁慈，后来却处死了许多无辜的人，正如墨西哥的女祭司们所说的那样：诸神渴了！因为每一种宗教狂热都需要许多牺牲者的鲜血。法朗士并不蔑视人类，他蔑视的只是人群的狂热和愚蠢。他肯定了加默兰的革命热情，同时也指出了革命堕入宗教或偶像崇拜就必然失败的真理。历史证明，《诸神渴了》中"所包含的大量辛酸的真理"①，到今天也并未失去它们的现实意义。

为了写好这部小说，法朗士不仅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甚至精确地记录了大革命时期每天的天气情况，而且放弃了他惯用的讽刺笔法，使作品显得格外严肃和庄重。法朗士说过，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表现人类尚未完美到以道德的名义来行使正义的程度，他们应该把宽容和仁慈作为自己的准则。"②这是他对道德沦丧的资本主义社会长期观察的结果，同时也表达了他希望人类实现博爱的善良心愿，正因为如此，《诸神渴了》才始终不失为一部具有积极意义的优秀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法朗士极为震惊和失望，所以他在一生的最后十年中只发表了两部回忆录：《小皮埃尔》(1919)和《如华之年》(1922)。《如华之年》的后记是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的："我只能说我是真诚的。我再说一遍，我热爱真理。我相信人类需要真理，但是毫无疑问，人类更需要谎言，因为谎言能欺骗和安慰人类，给人类以无限的希望。如果没有谎言，人类就会在绝望和厌倦中灭亡。"这句发自肺腑的话是法朗士全部思想和作品的总结，表达了他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也包含了他一

① 卢纳恰尔斯基：《论文学》，第515页。

② 米歇尔·科尔迪：《阿那托尔·法朗士未发表的遗稿》，巴黎卡尔芒·莱维出版社，1925年，第123页。

生的坎坷与辛酸，是对充满谎言的旧世界的鞭笞和控诉。

法朗士学问精深、博古通今，是无与伦比的法语大师。他的作品极为丰富，而且幽默典雅、文采斐然，即使是最尖锐的讽刺也不失其高贵的风度，所以他在一八九六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在一九二一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都当之无愧。也正因为如此，要编译一本法朗士的作品选殊非易事。郝运先生编撰的这本《法朗士小说选》，精选了法朗士三个创作阶段的代表作：《波纳尔之罪》、《克兰克比尔》和《诸神渴了》，集中反映了法朗士思想的演变过程和作品的特色。当然因为体裁和篇幅所限，像《友人之书》等回忆录中天真烂漫的喃喃细语，《鹅掌女王烤肉店》中富于哲理的嬉笑怒骂，《黛依丝》等化腐朽为神奇的宗教传说，以及《红百合花》中所表现的炽烈爱情等等，都不能不忍痛割爱，然而本集收入的十一个中短篇，却恰到好处地弥补了这一缺憾。

法朗士的中短篇小说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也是以人道主义、宗教传说和现实生活为主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映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短篇中，《托马先生》和《让·马尔托》可以说是《克兰克比尔》的姐妹篇，它从另一个角度嘲笑了愚弄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法律。法朗士在《埃德梅》里巧妙地把一个幻想故事和现实结合起来，反对让富人来怜悯穷人，而是主张彻底消灭贫困。《埃米尔》通过姐弟俩对一个故人的回忆抨击了社会的不平，《皮托瓦》借用一个人人都以为存在的虚构人物讥笑了资产阶级的习俗。

在宗教题材方面，《圣母的杂耍艺人》流露出法朗士对穷人的同情：杂耍艺人身无分文，只能在圣母像面前用翻跟斗来表示自己的虔诚，终于也使圣母为之感动。《送给德·杜西娜小姐的新年礼物》的主题是宗教只会使人愚昧：尚特雷尔先生给侄女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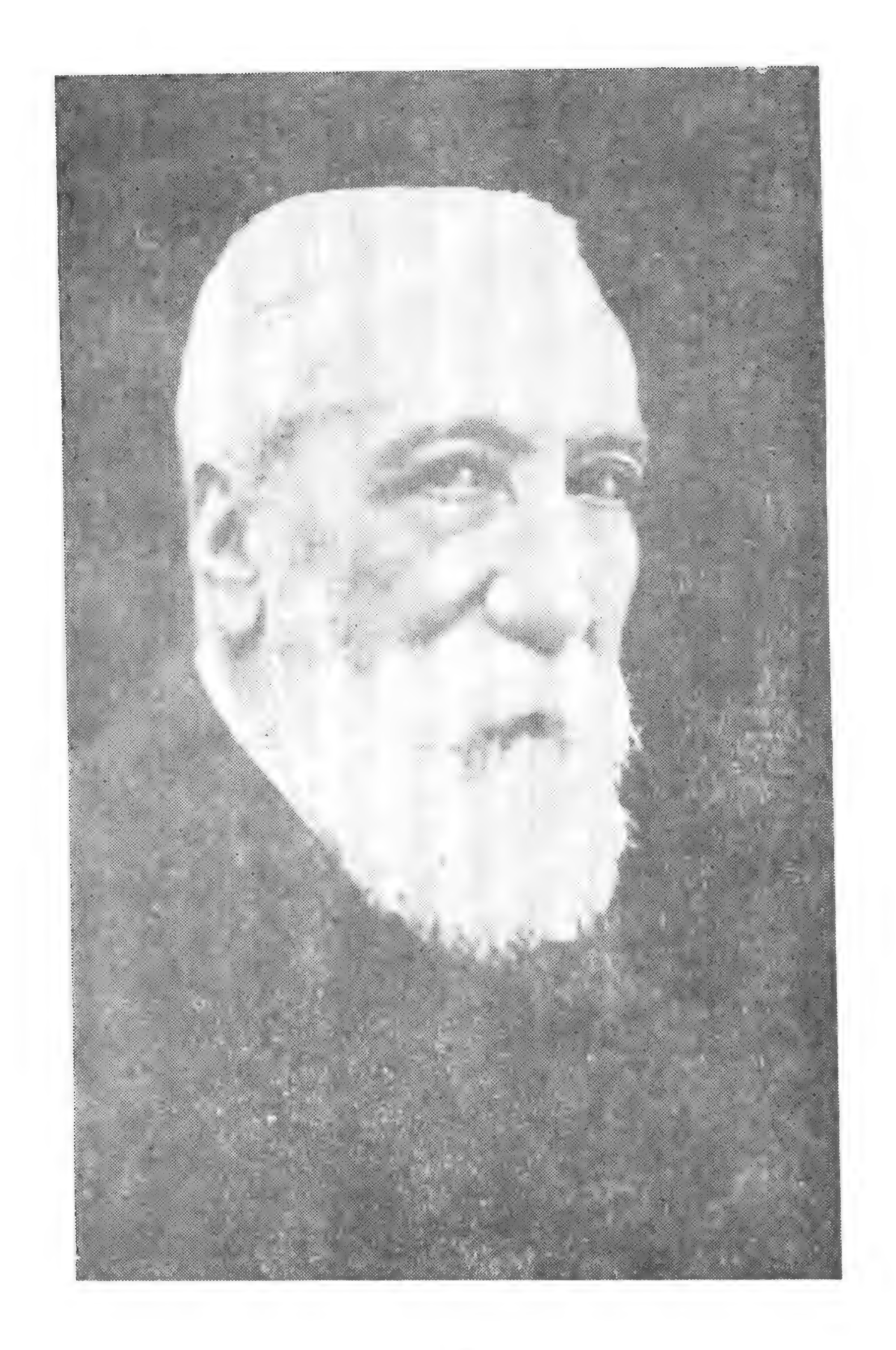
西娜小姐买了一个布娃娃作为新年礼物，不料区区小事却招来了信教者荒诞不经的怪论，使他不知所措。对宗教进行绝妙讽刺的莫过于《深刻领悟的教训》了：漂亮的维奥朗特太太喜欢打扮，但总算还没有背叛她那个毫不可爱的丈夫，尚未完全屈服于英俊骑士德·科埃基的诱惑。她的忏悔神父为了使她看破红尘，特意送给她一个美人的骷髅，提醒她要品行端正，因为再美的人也很快会去见上帝的。不料事与愿违，维奥朗特太太却立刻投入了骑士的怀抱，因为她从这件礼物中学到了一个很好的教训：光阴似箭，人生如梦，为什么不趁着年轻貌美及时行乐？这个令人哑然失笑的结果，像《黛依丝》一样证明了世俗的情欲终将战胜宗教的苦行，这也正是法朗士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基本观念。

有两个短篇描写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带》写的是孩子把客人的领带藏了起来，《里凯》是以小狗的目光来看世界。这些内容本身无足轻重，但是在法朗士的笔下却叙述得娓娓动听，显示出他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也反映了他对生活的热爱。

法朗士是法国现代进步文学的开拓者，维系从左拉到罗曼·罗兰的法国民主主义传统的纽带。在他之前，法国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在世时能像他那样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一九二一年，他以七十七岁的高龄加入刚刚成立的法国共产党，充分表现了他为追求真理而奋斗终生的顽强精神。法朗士离开人世至今已六十多年了，他的作品中描写的政治事件也早已成为历史，然而作为一个为真理献身的伟大作家，他却永远值得人们纪念。

吴岳添

一九八九年一月于北京



法 朗 士

目　次

波纳尔之罪

上　卷

劈　柴



1861年12月24日

我已经换上拖鞋和长睡衣，擦了擦被沿河街上的寒风吹得泪水模糊的眼睛。书房的壁炉里烧着明亮的火。玻璃窗上结着一层霜花，形状像蕨类植物的叶子，遮得外面的塞纳河、河上的桥和瓦罗亚王朝①的罗浮宫②都看不见了。

我把我的扶手椅和我的轻便桌挪近壁炉，在炉火旁边占据了承蒙哈米尔卡③照顾，给我留出的位子。哈米尔卡盘着身子，鼻子藏在两只爪子中间，睡在柴架前面的一个羽毛垫子上，浓密轻柔的毛皮随着平稳的呼吸一起一伏。在我走近时，它用它那玛瑙般的眼珠子慢慢地瞅了瞅，几乎立刻又把半开的眼皮合上，想道："没什么，是我的朋友。"

"哈米尔卡！"我伸出两条腿，对它说，"哈米尔卡，打盹儿的书城之王，深夜的守卫者！你保护着老学者靠微薄的积蓄和不倦的热忱获得的那些手写本和书籍，不让它们受卑劣的啮齿目动物伤害。在你以你军人的英勇精神所保护的这间寂静的藏书室里，哈米尔卡，就像苏丹后妃那样懒洋洋地睡吧！因为在你身上同时具备鞑靼战士的令人生畏的外貌和东方女人的慵懒体态。英勇而又淫逸的哈米尔卡，你就一边睡，一边等待老鼠在月光下来到博学的博朗④派的 Acta sanctorum⑤前面跳舞的时刻的来临吧。"

这番话一开始哈米尔卡听了还挺中意，它发出像壶里的水烧开了的那种喉音来配合。但是我的声音渐渐升高以后，哈米尔卡就垂下耳朵，皱起额头上有斑纹的毛皮，通知我像这样大发议论是不妥当的。它想：

“这个钻故纸堆的人，他说起来跟什么也没有说一样，完全不像我们的女管家，从她嘴里讲出来的话，句句都充满意义，包含的内容不是开饭的通知，就是打屁股的保证。别人懂得她说的是什么。可是这个老头儿把一些毫无意义的声音拼凑在一起。”

哈米尔卡这样想。我让它去想它的，打开一本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因为这是一份手写本的目录。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阅读目录更容易，更迷人，更愉快的了。我读的这份目录是托马斯·罗利爵士的图书管理员汤普森先生在一八二四年编写的，过于简略，确实是它的缺点，它缺乏我这一代古文献保管员最先引入到古文献学和古文字学著作中的那种准确性。它留下不够完善和让人猜测的地方。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在读它时，沉湎在换上一个天性比我更富有想象力的人，应该称之为幻想

---

① 瓦罗亚王朝：法国王朝（1328—1589）。因创建者腓力六世的封地瓦罗亚得名。王朝后期发生胡格诺战争，亨利三世被刺死，为波旁王朝所取代。

② 罗浮宫：法国巴黎王宫，建于十三世纪，十四世纪瓦罗亚王朝查理五世时成为正式王宫。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改为美术陈列馆。

③ 哈米尔卡：迦太基统帅名。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前264—前241），曾率海军与罗马交战于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一带。此处用为猫的名字。

④ 博朗（1596—1665）：比利时安特卫普的耶稣会士，负责出版Acta sanctorum。后来称一些继续完成此项工作的修士为博朗派。

⑤ 拉丁文：意思是《圣人传》。这部传记中人物按照日期排列。到本书写作时期已完成到十月份。

的状态中。我正平静地听凭自己随着思想的波涛漂浮，忽然间我的女管家用不高兴的口气向我通报科科兹先生求见。

有一个人确实跟在她后面悄悄走进藏书室。这是一个满脸病容、穿着一件单薄上衣、可怜巴巴的身材矮小的人。他一边频频地点头微笑，一边朝我走过来。不过他脸色十分苍白，虽然年纪还轻，身体还很灵活，但是看上去好像有病。我看到他，不由得想到一只受伤的松鼠。他挟着一个绿包袱；他把它放在椅子上，解开包袱皮以后，露出一叠黄颜色的小书。

"先生，"他对我说，"我没有被您认识的荣幸。我是一个图书经纪人，先生。我替首都各大书店兜售书籍。我期望能荣幸地获得您的信任，我不揣冒昧地向您提供几种新出版的书。"

仁慈的老天！公正的老天！这个矮子科科兹提供给我的是些什么样的新书啊！他送到我手上的第一本是《奈勒塔的历史》①，其中有玛格丽特·德·勃艮第②和比里丹船长的恋爱事件。

"这是一本历史方面的书，"他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一本真实历史的书。"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回答，"它一定很沉闷。因为不说假话的历史书都是十分乏味的。我自己也写过一些真实的书，如果您不巧挨门挨户推荐的正是这些书中的一种，很可能您这一辈子都得把它留在您的绿包袱里，永远找不到一个厨娘会蠢到

① 《奈勒塔的历史》：这是一部未具名的作品。其中除玛格丽特和比里丹的爱情以外，还描写了奥尔良公爵的遭暗杀以及圣巴托罗缪惨案等。奈勒塔原系巴黎西边的一个古城墙塔楼。

② 玛格丽特·德·勃艮第（1290—1315）：法国国王路易十世的妻子。一三一四年被丈夫离弃，后被勒死。

向您买这本书。”

“当然，先生，”这个身材矮小的人纯粹为了讨好才这样回答我。

他一边微笑，一边递给我《爱洛绮丝和阿贝拉尔的恋爱》①，但是我向他说明，在我这个年纪上，我完全不需要一本爱情故事。

他仍然微笑着，向我推荐《社交游戏规则》：皮克、贝色格、埃嘉尔特、惠斯特②、骰子、国际跳棋、国际象棋。

“唉！”我对他说，“如果您想使我回想起贝色格的规则，那就请您把我的老朋友比尼昂还给我，在五个科学院隆重地把他送往公墓以前，我每天晚上都和他打牌。再不然，就请您把您看见睡在这个垫子上的哈米尔卡的严肃的头脑降低到人类游戏的轻浮无聊的水平，因为它如今是陪我度过夜晚的唯一伙伴了。”

这个身材矮小的人的微笑变得模模糊糊，慌张不安了。

“瞧，”他对我说，“这是新编的一本社交娱乐、笑话和文字游戏的集子，其中还有把一朵红玫瑰花变成白玫瑰花的方法。”

我对他说，我跟玫瑰花早已经闹翻了，至于笑话，我在我的科研工作的过程中不自觉地闹出的那些笑话，对我说来已经足够了。

矮子挂着最后的笑容向我推荐最后一本书。他对我说：

“这是《圆梦大全》，凡是人所能做的梦都有解释：梦见金子，

---

① 《爱洛绮丝和阿贝拉尔的恋爱》：十八世纪出版，作者阿吕依未署名。爱洛绮丝（1101—1164）是巴黎议事司铎蒂尔贝尔的侄女。巴黎圣母院的议事司铎阿贝拉尔（1079—1142）是她的家庭教师，两人相爱，生了一个私生子。阿贝拉尔遭到阉割后，两人都进入修道院。

② 皮克等都是扑克牌戏的名称。

梦见盗贼，梦见死亡，梦见从塔上掉下来……应有尽有！”

我抓起火钳，一边怒气冲冲地摇着，一边回答我这个商业推销员：

“是的，我的朋友，但是这些梦，还有其他无数快乐的和悲惨的梦，可以归结为一个梦：人生的梦，您这本黄色的小书能给我这个梦的解答吗？”

“是的，先生，”矮子回答我。“这本书很全，而且价钱不贵：一法郎二十五生丁①，先生。”

我不再跟这个书贩子谈下去了。上面记下的那些话是不是我说的原话，我不敢肯定。也许在用笔记下来时，我多少有点儿把它们夸张了。即使是记日记，也很难保持一字不差的真实性。不过，如果说这不是我的原话，至少也是我的思想。

我喊我的女管家，因为在我的住所里没有叫人铃。

“泰雷丝，”我说，“请您把科科兹先生送出去，他有一本您可能感兴趣的书，这就是《圆梦大全》。能把它送给您，我将感到高兴。”

我的女管家回答我：

“先生，一个人醒着没有时间做梦，睡着以后更没有时间做梦了，感谢天主！我的白天时间恰好够干我的活儿，我的活儿恰好够我白天时间干的，我每天晚上可以说：‘主啊，请保佑我好好休息吧！’我不论站着还是躺下都不做梦，我也不会像我那个表妹，把我的鸭绒压脚被当成魔鬼。如果您允许我发表我的意见，我要说我们这儿的书已经够多的了。先生有成千上万本书，看得先生头昏脑涨，我呢，我有两本，我的祈祷书和我的《家常菜

① 生丁：法国辅币，一百生丁合一法郎。

谱》，就足够了。"

我的女管家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帮助身材矮小的人把他的那些货物重新用绿包袱皮包好。

矮子科科兹不再微笑了。他那肌肉松弛的脸上露出了这么痛苦的表情，我不由得感到后悔，不该嘲笑一个如此不幸的人。我把他叫回来，告诉他我眼角瞅见了他有一本《埃斯苔尔和内莫兰的故事》①，我非常喜欢牧羊人和牧羊女，我很乐意以公道的价格买下这一对完美情人的故事。

"我一法郎二十五生丁卖给您这本书，先生，"科科兹回答我，他的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它写得有根有据，您一定会满意。我现在知道什么对您合适了。我看出您是一个行家。我明天给您送《教皇的罪行》②来。这是一本好作品。我给您送专供爱好者收藏的版本，有彩色插图。"

我请他不必费事，然后把他高高兴兴地打发走了。等到绿包袱和书贩子一起在阴暗的过道里消失以后，我问我的女管家，这个身材矮小的可怜人是从哪儿掉下来的。

"掉下来这三个字用得真是再恰当没有了，"她回答我，"他是从顶楼上掉下来的，先生，他和他的妻子住在顶楼。"

"您说他有妻子，泰雷丝？真是不可思议！女人是非常奇怪的人。这一定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可怜女人。"

"我不太清楚她是怎么样一个人，"泰雷丝回答我，"不过每

---

① 《埃斯苔尔和内莫兰的故事》：法国作家弗洛里昂（1755—1794）的田园小说。描写了年轻姑娘埃斯苔尔和牧羊人内莫兰经历许多波折获得美满结局的恋爱故事。

② 《教皇的罪行》：全名应为《教皇及宗教裁判所的罪行》，一八三二年由法国戈蒂埃书店出版。反教权主义与恐怖文学结合在一起，至今仍受部分读者欢迎。

天早上我看见她在楼梯上拖着沾满油迹的绸连衫裙上上下下。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东张西望。说句公道话，难道这种眼睛和这种连衫裙适合一个别人出于善心收留的女人吗？因为别人考虑到丈夫生病，妻子又有身孕，在修房顶期间，就让他们住在顶楼上。看门女人甚至说，今天早上她感到阵痛，这时候躺在床上。他们一定是很想有一个孩子吧？"

"泰雷丝，"我回答，"他们肯定完全没有这个需要。但是大自然要他们生一个；大自然使他们落入它的陷阱里。必须有堪为典范的谨慎心才能挫败大自然的诡计。让我们同情他们，而不要责备他们！至于绸连衫裙，没有一个年轻女人不喜欢它。夏娃①的女儿们喜爱打扮。就拿您自己来说吧，泰雷丝，您庄重，明智，可是当您伺候别人吃饭时，如果缺少一条白围裙，您会发出怎样的叫喊啊！不过，请您告诉我，他们的顶楼里有生活必需品吗？"

"他们怎么会有呢，先生？您刚才看见的那个做丈夫的，看门女人告诉我，他过去做首饰掮客，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再卖表了。他现在卖历书。这不是一个正派行当，我再怎么也不能相信天主会保佑一个卖历书的贩子。女的呢，只在我们之间说说，我觉着她完全像一个一无所长的人，一个骚娘儿们。我看她带孩子的本领跟我弹吉他的本领差不离。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是搭贫困号马车来自无忧国。"

"不论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泰雷丝，他们是不幸的人，他们的顶楼很冷。"

---

① 夏娃，《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亚当之妻。

“那可不！屋顶有好几处裂开，雨水滴滴答答往下漏。他们没有家具，也没有床单。木匠和织布工人，我想，他们不是为这一派的基督教徒干活儿的！”

“这真糟糕，泰雷丝，一个女基督教徒在生活上居然比这个异教徒哈米尔卡更没有保障。她说什么？”

“先生，我从来不跟这种人说话。我不知道她说什么，也不知道她唱什么。不过她整天都在唱。我进进出出都听见从楼梯上传来她的歌声。”

“好吧！科科兹的继承人将来可以像乡间谜语里的那个鸡蛋一样说：‘我妈唱着歌把我养下来。’这种事亨利四世也遇到过。让娜·德·阿尔布雷①觉着阵痛时，开始唱一首古老的贝亚恩的感恩歌：

> 桥头的圣母啊，
> 快来帮助帮助我！
> 请您向天主祷告，
> 求他快快解救我，
> 求他赐我一个男孩！

把不幸的人生下来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这种事，我可怜的泰雷丝，每天都在发生，世界上所有的哲学家都无法改革这种愚蠢的习俗。科科兹太太也遵守这个习俗，而且她唱歌。这真是好

---

① 让娜·德·阿尔布雷（1528—1562），一五五〇年继父位为纳瓦拉国王，她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母亲。纳瓦拉王国的所在地即贝亚恩。传说是她的父亲亨利·德·纳瓦拉要求她在临产时唱歌，为的是使孩子将来不爱哭，不发愁。

极了！不过，请告诉我，泰雷丝，您今天没有炖蔬菜牛肉浓汤吗？”

“炖了，先生，我甚至得赶快去撇沫子了。”

“很好！不过别忘了，泰雷丝，从锅里盛一大碗肉汤，端给我们高高在上的女邻居科科兹太太。”

我的女管家正要退出去，我又及时地补充说：

“泰雷丝，首先请您把您的朋友，那个跑腿的叫来，告诉他从我们的柴堆里取一捆木柴送到科科兹夫妇的顶楼上去。特别是让他别忘了在他这捆柴里放进一块特大的劈柴，一块真正的圣诞柴。至于那矮子，如果他再来，请您客客气气地把他连同他所有那些黄颜色的书给我拦在门外。”

我怀着一个老单身汉才有的那种极端的自私心理，做完这些仔细的安排以后，重新又开始阅读我的目录。

在目录上看到下面这段按语时，我有多么惊奇，多么激动，多么不安啊，甚至现在抄录时，手还不免要发抖呢：

> “雅克·德·热那亚（雅克·德·沃拉吉纳①）的《黄金的圣徒传》，法文译本，小四开。
>
> “这部十四世纪的手写本，除了雅克·德·沃拉吉纳的著名作品的相当完全的译文以外，还包括：1.圣费雷奥尔、圣费吕雄、圣热尔曼、圣万森和圣德罗克多维的传记；② 2.一首叙述圣热尔曼·德·奥塞尔③先生的神奇葬礼的诗。这部译著、这些传记和这首诗，都应该归功于教士让·图穆叶。
>
> “手写本用的是犊皮纸，有大量花体字母和两幅画得非常精致，但是保存得不好的细密画，一幅画的是圣母行洁净

礼④，另一幅画的是普罗赛比纳⑤加的冕。”

何等意外的发现啊！我的额头上冒汗，我的眼睛模糊不清。我浑身发抖，脸发红，再也不能说话，感到有了大喊一声的需要。

何等珍贵的宝藏啊！我研究基督教高卢⑥，特别是研究这座光荣的圣热尔曼·德·普莱修道院⑦，有四十年之久。建立我们民族的王朝的那些国王-僧侣就是从这座修道院里出来的。尽管这段说明不完备到了应该受到谴责的地步，但是对我说来，

---

① 雅各·德·沃拉吉纳(约1228—1298)，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热那亚大主教。《黄金的圣徒传》的著者。《黄金的圣徒传》是中世纪最著名的圣徒传记。

② 以上这些圣徒的生平事迹，因九世纪诺曼人的入侵，与他们有关的文献散失而无从详细查考。圣费吕雄生活于八世纪；圣费雷奥尔可能是六世纪里摩日主教，也可能是同一世纪于宰尔主教。圣热尔曼(496—576)，巴黎主教，圣万森修道院（后改名为圣热尔曼·德·普莱修道院）的创建人。圣德罗克多维是圣万森修道院的首任院长。圣万森(?—304)西班牙萨拉戈萨副祭，遭迫害而死。

③ 圣热尔曼·德·奥塞尔(378—448)，法国奥塞尔主教。

④ 圣母行洁净礼：圣母马利亚在生育耶稣满了洁净期后，带婴儿耶稣进圣殿，为自己行洁净礼，并将头生子献给天主。故事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

⑤ 普罗赛比纳：罗马神话中的冥后，即希腊神话中的普西芬尼。

⑥ 高卢：古地名，分两大部分，一、山南或内高卢，即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以南，卢比孔河以北的地区。二、山北或外高卢，即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及荷兰、瑞士的一部分。此处指后者。

⑦ 圣热尔曼·德·普莱修道院：法国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传说巴黎主教圣热尔曼曾为法国国王希德贝尔(约459—558)治愈不治之症。希德贝尔出于感谢，为他建造修道院，修道院中收藏他从西班牙带回的圣万森的襟带，修道院取名为圣万森修道院，后改名为圣热尔曼·德·普莱修道院，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岸边，修道院现只剩下教堂。

这部手写本很明显地出自这座伟大的修道院。一切都在向我证明这一点。译者添加的那些传说全都和希德贝尔国王虔诚地建立修道院有关。圣德罗克多维的传说特别有意义，因为这是我心爱的修道院的第一任院长的传说。关于圣热尔曼的葬礼的那首法文诗把我领进可敬的大教堂的中殿，那儿是基督教高卢的脐部。

《黄金的圣徒传》本身就是一部庞大的、优美的著作。雅克·德·沃拉吉纳，圣多明我会①的参议，热那亚的大主教，在十三世纪收集有关天主教圣徒的许多传记。编成内容如此丰富的一个集子，以致当时那些寺院和城堡里的人都脱口而出地嚷道："这真是黄金的传记！"《黄金的圣徒传》特别多的是意大利圣徒的传记。高卢、德国、英国占的篇幅很少。沃拉吉纳只能隔着一片冰冷的轻雾看到西欧那些最伟大的圣徒。因此这位卓越的传记作者的那些阿坤廷②、日耳曼和撒克逊译者，都想把他们自己民族的圣徒们的传记添加到他的记叙中去。

我曾经看过，也收藏过不少《黄金的圣徒传》的手写本。我的博学的同行保兰·帕里斯③先生在他为王室图书馆编写的那份精彩的目录里论述的那些手写本，我都看过。其中有两种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一种是十四世纪让·贝莱的译文；另一种晚一个世纪，由雅克·维涅翻译。这两种手抄本原来都是科尔贝

---

① 圣多明我会，一译"多米尼克派"。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一二一五年由西班牙人多明我创立于法国图卢兹。标榜提倡学术，传播经院哲学，欧洲许多大学里都有该会修士任教。参见第355页注①。

② 阿坤廷，法国西南部古地区名。

③ 保兰·帕里斯（1800—1881）：法国学者，曾任王家图书馆馆长。对法国中世纪文学史特别有研究。

尔[1]的藏书，在图书管理人巴吕斯[2]细心照料下，曾安放在辉煌的科尔贝尔藏书室的书架上。我每次提到巴吕斯的名字，都不能不脱掉我的便帽表示敬意，因为在充满学识渊博的巨人的世纪里，巴吕斯以他的伟大使人感到惊讶。我见过比戈[3]藏书里的一种很珍奇的抄本。我见过七十四种印刷的版本，其中有可以说是老祖宗的最古老版本，斯特拉斯堡[4]的哥特字体版本，从一四七一年开始印到一四七五年方才印毕。但是不论这些手写本，还是这些印刷版本，没有一种收了圣费雷奥尔、圣费吕雄、圣热尔曼、圣万森和圣德罗克多维的传记，没有一种载有让·图穆叶的名字，总之没有一种是出自圣热尔曼·德·普莱修道院。它们和汤普森先生描述的那种手写本相比，全都如同是稻草和黄金相比。我不仅亲眼看到，而且亲手摸到证明这个文献存在的不容置疑的证据。但是这个文献本身，下落如何呢？托玛斯·罗利爵士后来到科摩湖[5]边度过他的余生，他曾经把他的一部分珍贵的宝藏带到那儿。在这个高雅的收藏家去世以后，它们到哪儿去了？让·图穆叶的手写本又到哪里去了呢？

“为什么，”我对自己说，“为什么我知道有这珍贵的书存在呢，如果我永远不能够占有它，永远不能够看见它？如果我知道

① 科尔贝尔（1619—1683），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大臣，收藏大量古书和手写本，后来归入国家图书馆。

② 巴吕斯（1630—1718），法国历史学家，一六六七年任科尔贝尔藏书室的管理人。

③ 比戈（1626—1689），法国诺曼底人。他的大量藏书中有五百卷手写本。死后不少手写本由王家图书馆购得。

④ 斯特拉斯堡，法国东部边境城市，位于莱茵河西岸，东岸是德国国土。德国人谷腾堡一四三四年至一四四七年曾住在此城市，发明了活版印刷术。

⑤ 科摩湖，意大利北部邻近瑞士边境的湖泊。

它在非洲的炎热中心，或者是冰封的北极，我也要去寻找它。但是我不知道它在哪儿。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被一个猜疑心重的有藏书癖的人加了三道锁，锁在一口铁柜子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在一个无知的人的顶楼上发霉。我一想到它的纸页也许被撕下来盖在哪个主妇的腌黄瓜罐的罐口上，就不寒而栗。”

1862年8月30日

天气闷热，我放慢了步子，贴着墙，在北岸的沿河街上走着。暖烘烘的阴影里的那些卖旧书、版画和古老家具的店铺吸引我的眼睛，打动我的心。我选购旧书，随意闲逛，顺便欣赏欣赏一位七星诗社①诗人的几句声调铿锵的诗，看看华托②画的一幅优雅的假面舞会。我用目光抚扪一把用双手握住的剑、一个钢护喉甲、一个高顶盔。天哪，多么厚的盔，多么重的甲！巨人的装束吗？不是，是昆虫的甲壳。那时候的人像金龟子一样披盔戴甲；他们的弱点在里面。和他们完全相反，我们的力量在内部，我们的全副武装的灵魂居住在一个虚弱的肉体里。

这儿是一位古代贵妇的色粉画像，变得像影子一样模糊不清的脸上露出微笑；一只戴着网眼无指手套的手，在缎子衣服遮住的膝头上，抱着一只扎着缎带的小狗。这幅画像使我心里充满了一种使人心醉神迷的忧愁。让那些心里没有一幅半模糊的

① 七星诗社，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诗歌的一个流派。十六世纪由龙沙、杜·倍雷、左台尔、狄亚尔、巴依夫、贝罗和多拉七位诗人组成。诗社发扬人文主义思想，推动了法国民族诗歌的发展。

② 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主要题材有宫廷节日、化装舞会、公园场景等。

色粉画的人嘲笑我吧!

离家近了,我就像嗅到马厩气味的马一样,加快了步伐。这儿是人类的蜂巢,其中也有我一间巢房,我在这间巢房里酿造略微带点儿苦味的学问之蜜。我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爬上楼梯。再有几级就可以到我的门口了。但是,与其说是我看到,还不如说是我猜到一件连衫裙带着绸缎的窸窣声从上面下来。我停住脚,身子贴紧楼梯扶手。下楼来的那个女人没有戴帽子。她年轻,嘴里哼着歌;她的眼睛和她的牙齿在阴影里闪闪发光,因为她同时用嘴和眼波在笑。这肯定是一个女邻居,而且是最亲近的女邻居。她怀里抱着一个挺好看的孩子,一个像女神的儿子那样赤身裸体的小男孩。他脖子上戴着一条小银链条,银链条上挂着一个圣牌。我看见他在吮着大拇指,用他那双朝着这个古老的,对他说来却是崭新的世界睁开的大眼睛望着我。他的母亲也同时带着既神秘而又调皮的神气看我。她停住脚,我相信她脸红了,她把小东西朝我举过来。婴儿的手腕和胳膊之间有一道好看的褶儿,脖子上也有一道褶儿;从头到脚有好些好看的小窝儿在粉红色的嫩肉里笑着。

妈妈骄傲地让我看他。

"先生,"她用悦耳的嗓音对我说,"我的小男孩,他不是长得很好看吗?"

她抓住他的手,放在他的嘴上,然后把粉红色的小指头朝我送过来,说:

"宝贝儿,送个吻给这位先生。这位先生心好;他不愿让孩子们挨冻。送个吻给他。"

接着她把小家伙搂在怀里,像猫一样灵活地溜走,钻进一条走廊,根据气味判断,这条走廊通到厨房。

我走进自己的家。

"泰雷丝，我刚才在楼梯上看见一个年轻的妈妈，没戴帽子，抱着一个挺好看的小男孩，她会是谁？"

泰雷丝回答我说，这是科科兹太太。

我望望天花板，仿佛想从那儿得到启发似的。在泰雷丝提醒下，我想起那个身材矮小的书贩子，去年他在他的妻子分娩期间曾经给我送来一些历书。

"科科兹呢？"我问。

我得到的答复是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了。这个身材矮小的可怜人，在科科兹太太顺利地分娩以后不久，就在我不知道，许多别的人也不知道的情况下，被人埋入土中，我得知他的遗孀已经不再感到悲伤，也就和她一样不感到悲伤了。

"但是，泰雷丝，"我问，"科科兹太太顶楼里缺什么吗？"

"先生，您要是为这个女人担心，"我的女管家回答我，"那您可就大上其当了。顶楼的屋顶修好以后撵过她。但是她不理房东、经租人、看门人和执达员，住到现在还没走。我看是他们一个个都给她迷住了。先生，她要到她高兴的那一天才会从顶楼里搬出去，但是她会乘着华丽的四轮马车搬走。这是我讲的，错不了。"

泰雷丝考虑了一会儿以后，说出了下面这样一句格言：

"漂亮的脸蛋儿是上天降下的祸害！"

虽然我明明知道泰雷丝从年轻时就很丑，没有一点动人之处，我还是摇摇头，居心不良地对她说：

"哎！哎！泰雷丝，我听说您过去也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儿。"

世界上任何女人，哪怕是最圣洁的女人，我们都不应该去考验她。

泰雷丝垂下眼睛，回答：

"我过去算不上一般人说的漂亮，不过不惹人讨厌罢了。从前我要是愿意，我也会跟别人一样干。"

"有谁敢对这表示怀疑呢？不过，请接着我的手杖和帽子。为了消磨时间，我要看几页莫雷里①。如果我可以信任我那老狐狸般的嗅觉，今天晚饭将有一只香喷喷的肥母鸡。我的女儿，请您去照料照料这只值得敬重的家禽，宽厚地对待别人，为的是让别人也宽厚地对待我们——您和您的老主人。"

这样说完以后，我就专心研究某一个王族家系的繁茂分支。

1863年5月7日

我按照哲人的愿望，in angello cum libelle②，度过了冬天，现在玛拉凯沿河街的燕子回来了，发现我几乎还是它们离开时的老样子。谁生活得少，改变得也少；把日子消磨在古老的文献里，这简直不能算是生活。

然而，我今天感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略微深地沉浸在人生酿造出的那种淡淡的哀愁里。我的智力的平衡（我不敢对自己承认）自从我知道让·图穆叶的手写本存在的那个关键时刻起，就遭到了破坏。

为了几张古老的羊皮纸，我竟然寝食不安，这真是不可思议；不过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无所需求的穷人占有最大的财宝；他占有他自己。贪心不足的富人仅仅是一个可怜的奴隶。我就

① 莫雷里（1643—1680），法国历史学家，修道士，《历史大词典》的编者。
② 拉丁文，"在一个角落里，伴着一本小书。"

是这样的奴隶。那些最愉快的乐趣，跟一个具有睿智而又稳健的人聊天啦，跟一个朋友一块儿吃饭啦，都不能使我忘掉手写本，自从我知道它存在以后，我一直感到缺少它。我白天感到缺少它，夜里也感到缺少它；在快乐和忧愁中感到缺少它；在工作和休息中感到缺少它。

我记起了我小时候的那些愿望。我今天多么了解我童年时代那些无比强烈的需要啊！

一个布娃娃异常清晰地重新出现在我眼前，它在我十岁时陈列在塞纳街一家蹩脚的铺子里。这个布娃娃怎么会引起我的喜爱，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男孩子我感到很骄傲；我看不起小姑娘，我迫不及待地等候着下巴上长出扎人的胡子的时刻来到（唉！它终于来到了）。我玩士兵打仗；为了喂我的摇动木马，我毁坏了我可怜的母亲种在窗台上的花草。我认为这才是男子汉的游戏！可是我渴望得到一个布娃娃。即使是像赫拉克勒斯①的人也有这种弱点。我所喜爱的这个布娃娃至少很美丽吧？不。我现在还清清楚楚看见她。她两边脸蛋上各有一块朱红色的斑，胳膊松软而又短小，一双可怕的木头做的手和两条叉开的长腿。她的花布裙子用两根大头针别在腰上。我现在还看见这两根大头针的黑色的圆头。这是一个缺乏教养的布娃娃，有股子郊区的味道。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虽然我还是个孩子，短裤还没有磨破几条，可是我已经能够照自己的观点，而且是强烈地感到这个布娃娃缺乏优雅和仪表，她既粗俗而又粗鲁。但是尽管这样，我还是喜欢她，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喜欢她。我想得到她。我的士

①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神勇无敌，完成十二项英雄业绩。

兵啊，我的铜鼓啊，变得一钱不值。我不再把一棵棵天芥菜和婆婆纳放在我的摇动木马的嘴里。这个布娃娃对我说来就是一切。我想出了一些只有野人才能想出的诡计，逼使我的保姆维吉妮带着我在塞纳街的那家小铺子前面经过。我把鼻子贴在橱窗上，我的保姆不得不拉我的胳膊。“西尔维斯特先生，太晚了，您的妈妈会骂您的。”西尔维斯特先生那时候根本不怕骂，也不怕打屁股。但是他的保姆轻而易举地把他拎起来，西尔维斯特先生对强力让步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退步了。当时他是什么也不怕的。

我感到不幸。有一种轻率的，但是不可抗拒的羞耻心阻止我向我母亲承认我心爱的对象。由此产生了我的痛苦。一连几天，那个娃娃不断出现在我脑海里，她在我眼前跳舞，直勾勾地望着我，朝我张开双臂，在我的想象里她具有一种生命，使得她在我眼里变得又神秘又可怕，因而也就更加可爱，更加令人想望。

终于有一天——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保姆领我到我的舅舅维克多上尉家里去。他邀请我去吃中饭。我非常钦佩我的上尉舅舅，既是因为他曾经在滑铁卢① 射出法国的最后一粒子弹，也是因为他在我母亲的餐桌上亲手在面包头上抹大蒜，然后拌在菊苣生菜里。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我的维克多舅舅的有肋形胸饰的常礼服，特别是他一进门就把整个家吵得天翻地覆的那种作风，也使我对他十分敬重。即使到今天我还不太明

① 滑铁卢：比利时村庄。一八一五年拿破仑重掌政权后，英、奥、普、俄等国结成第七次联盟，分兵六路进攻法国。六月十八日英普联军（约二十二万人）在滑铁卢附近大败拿破仑（约十二万人），给百日王朝以致命打击。

白他哪儿来的这么大本事，不过我可以肯定，二十个人的聚会只要我舅舅一出现，大家就只看见他一个人，只听见他一个人了。我的善良的父亲，我相信，他决不像我一样钦佩维克多舅舅。维克多舅舅抽烟斗熏得他受不了，友好地用拳头狠狠地敲他的背，指责他没有力气。我的母亲对上尉保持着一种做妹妹的宽容态度，不过有时候也劝他少摸摸装烧酒的瓶子。但是他们的这种反感和责备，我丝毫也体会不到，维克多舅舅在我心中激起的是最纯洁的狂热崇拜。因此我怀着一种骄傲的心情走进盖内戈街他那个小小的住所里。这顿在炉火旁边的独脚小圆桌上吃的中饭，全部由熟肉冷盆和甜食组成。

上尉用蛋糕和不兑水的葡萄酒把我塞足灌饱。他和我谈到他遭受到的许多不公正对待。他特别怨恨那些姓波旁①的人，由于他一时疏忽，没有告诉我那些姓波旁的人是些什么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猜想那些姓波旁的是定居在滑铁卢的马贩子。上尉只有在给我和他斟酒的时候才打断自己的话，他另外还谴责了许多毛孩子，一无所能之辈和饭桶，这些人我完全不认识，可是我真心实意地恨他们。在吃餐后点心时，我好像听见上尉说我的父亲是一个让人牵着鼻子走的人；不过我不能十分肯定我当时听懂了。我耳朵里嗡嗡响，觉得小圆桌在跳舞。

我的舅舅穿上他那件有肋形胸饰的常礼服，戴上他那顶喇叭形高帽子，我们下楼来到了街上，这条街好像变得非常厉害，我觉得有很久很久没有来过似的。然而，当我们来到塞纳街时，我忽然又想起了我那个布娃娃，感到非常兴奋。我的脑袋在燃

① 波旁：指法国波旁王族。波旁王族一五八九年至一七九二年在法国建立波旁王朝。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被推翻，于一八一四年复辟，至一八六〇年结束。

烧。我下决心要碰一次运气。我们在铺子前面经过；她在那儿，在橱窗里，红红的脸蛋，花裙子，长长的腿。

"舅舅，"我十分费力地说，"您愿意给我买这个布娃娃吗？"

我等着。

"给一个男孩买布娃娃，真见鬼！"我的舅舅用雷鸣般的嗓音嚷道，"你难道想让你自己丢脸！况且你想要的还是这么一个轻浮娘儿们。我向你表示祝贺，我的孩子。如果你保持这种癖好，如果你到了二十岁还像你十岁这样挑选你的布娃娃，我可以事先通知你，你生活中不会有乐趣可言，朋友们肯定会说你是个大傻瓜。向我要一把军刀，一支枪，我的孩子，哪怕我的退休金只剩下一个银埃居①，我也会掏出来替你买。但是替你买一个布娃娃，天雷劈的！让你丢人现眼！决不干！如果我看见你玩一个这种打扮的布娃娃，我妹妹的公子，我就不再认你做我的外甥。"

听了这番话，我心里一阵难过，只有自尊心，狠毒的自尊心才能阻止我没有哭出来。

我的舅舅突然平静下来，重新回到他那些关于娃波旁的人的想法上去；但是我，仍然在他的愤怒的影响下，我感到说不出的羞愧。我的决心立刻下定。我决心不让自己干出丢脸的事；我坚决而永远地放弃那个红脸蛋的布娃娃。那一天我尝到了作出牺牲的严酷快乐。

上尉，即使你生前确实像异教徒那样说渎神的话，像瑞士人那样抽烟，像打钟人那样喝酒，您死后仍然受到怀念，这不仅仅是因为您是一个勇敢的人，而且是因为您曾经使您的穿短裤的

---

① 埃居：法国古代钱币，种数很多，价值不一。

外甥懂得了什么是英雄主义的感情！高傲和懒惰使你变得几乎令人难以容忍，我的维克多舅舅啊！但是有一颗高尚的心在您的常礼服的那些肋状胸饰下面跳动。我还记得，您的钮扣眼上插着一朵玫瑰花。这朵您随时乐意送给女店员们的花，这朵花心大大地畅露，花瓣随风飘落的花，正是您光荣的青年时代的象征。您不蔑视酒，也不蔑视烟草，您蔑视人生。上尉，从您那儿学不到温柔体贴和通情达理，但是您在我还在让保姆替我揩鼻涕的年纪上给我上了荣誉和克己的一课，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您早已安息在蒙巴那斯公墓里，一块朴实无华的石板下面，石板上刻着这样的碑文：

步兵上尉

荣誉勋位勋章获得者

阿里斯蒂德-维克多·玛尔当之墓

但是，上尉，这不是您为您那副在战场上和欢乐场上翻滚过那么久的老骨头准备下的碑文。别人从您的文件堆里找到这个辛酸而又自豪的墓志铭，但是违背您的遗愿，不敢铭刻在您的墓上：

一个卢瓦尔省强盗① 之墓

① 卢瓦尔省强盗：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他的残余军队在达乌元帅的领导下，聚集在法国卢瓦尔省。一八一五年十月遣散。保王党人把这些遣散军人诬蔑为“卢瓦尔省强盗”，后来这个绰号用来称呼所有与联军作过战的法国军人。

"泰雷丝，我们明天送一个花圈到卢瓦尔省强盗的墓上去。"

但是泰雷丝不在这儿。她又怎么可能在我跟前，香榭丽舍大街①的圆形广场上呢？在那边，这条林荫大道的尽头，凯旋门②朝着天空张开它巨大的门洞，在它的拱顶下面刻着维克多舅舅的战友们的名字。林荫大道的树木在春天的阳光下，舒展开最早一批还是苍白色的、怕冻的嫩叶。敞篷四轮马车在我身边朝着布洛涅树林③驶去。我随便溜达，一直溜达到了这条热闹的大街上，现在又无缘无故地停在一个货摊前面。货摊上摆着香料蜜糖饼和一瓶瓶甘草柠檬露，细长的瓶口上用一个柠檬塞住。一个穷孩子，衣衫褴褛，露出皲裂的皮肤，在不是为他准备的这些奢华的甜食前面睁着一双大眼睛。他天真无邪，毫无顾忌地流露出他的愿望。他那双圆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一个高身材的蜜糖饼人儿。这个蜜糖饼人儿是个将军，模样有点儿像维克多舅舅。我拿起它，付了钱，递给这个穷孩子，他不敢伸手接，因为根据早熟的经验，他不相信有幸福；他望着我，神情很像有些大狗，仿佛在说："您取笑我，太残忍。"

"喂，小傻瓜，"我用我惯常有的那种粗暴口气对他说，"拿着，拿着，吃吧，既然你比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幸福，你能够满足你的爱好而不至于蒙受耻辱。您呢，维克多舅舅，这个蜜糖饼将军使我想起了您的那张男子气概的脸，请您来吧，光荣的幽灵，来

---

① 香榭丽舍大街：巴黎最繁华的林荫大道。

② 凯旋门：一八〇六年根据拿破仑的命令修建，至一八三六年方完成，位于香榭丽舍大街星形广场。拱门下刻有三百八十六名参加共和国以及帝国战争的将军的名字。

③ 布洛涅树林：巴黎西边的大公园。

使我忘掉我的新布娃娃吧。我们永远是孩子，我们不断地追求一些新的玩具。”

同日

科科兹一家在我心里以最离奇的方式和让·图穆叶教士结合在一起。

“泰雷丝，”我急忙在我的扶手椅上坐下说，“请您告诉我，小科科兹身体好不好，是不是开始长牙了，还要请您把我的拖鞋给我。”

“他早该长牙齿了，先生，”泰雷丝回答我，“不过我没有看见。今年一开春，有一天母亲带着孩子不见了，留下了家具和破衣服。在她的顶楼里找到了三十八个空发蜡罐，这真是难以想象。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常有人上她家里来，您可以想得到，她这时候决不会在女修道院里。看门女人的侄女儿说，在林荫大街上遇见她坐在敞篷四轮马车里。我早就对您说过，她不会有好下场。”

“泰雷丝，”我回答，“这个年轻女人还不能说下场好坏。等她离开人世的那一天您再来评论她吧。请您注意，不要在看门女人那儿说得太多。科科兹太太，我只在楼梯上见过她一次，我觉得她挺爱她的孩子。她这种母爱应该受到称赞。”

“在这方面，先生，那孩子倒是什么也不缺。在整个区里也许再也找不到比他喂养得更好，打扮得更好，照料得更好的了。她每天给他换一个雪白的围嘴儿，从早到晚唱歌给他听，引他笑。”

“泰雷丝，一位诗人说过：‘母亲从不朝他微笑的孩子，他既

不配上男神们的饭桌，也不配上女神们的床铺。'①"

1863年7月8日

听说圣热尔曼·德·普莱教堂的圣母殿在重新铺石板地面，我赶到教堂去，希望能发现因工人的发掘而露出来的碑文。我没有猜错。建筑师把他让人临时靠墙放着的一块石头指给我看。我跪下，辨读刻在这块石头上的碑文。在古老的半圆形后殿的阴影里，我低声念着下面这些使我的心怦怦跳动的字：

> 本教堂教士让·图穆叶之墓。他曾给圣万森和圣阿芒的下巴以及圣婴的脚包上白银；他生前始终是正直而英勇的。请为他的灵魂祈祷吧。

我用手绢慢慢地揩掉这块盖墓石板上的尘土；我恨不得吻吻它。

"是他，是让·图穆叶！"我大声叫起来。

这个名字从拱顶上面仿佛撞碎了似的，发出一声巨响，重新落在我的头上。

我看见教堂侍卫朝我走来，他那张严肃、沉默的脸使我对自己的兴奋感到惭愧。我穿过两个虔诚的教徒争着伸过来，交叉在我胸前的圣水刷，逃走了。

然而这确实是我的让·图穆叶！再没有可怀疑的了；《黄金

---

① 引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前70—前19）的《牧歌》第四章的最后几行诗，但与原诗略有出入。"母亲从不朝他微笑的孩子"，这一句原诗是："没有见到双亲朝他微笑的人"。

的圣徒传》的译者，圣热尔曼、圣万森、圣费雷奥尔、圣费吕雄和圣德罗克多维的传记的作者，正如我想的那样，是圣热尔曼·德·普莱修道院的修士。而且是怎样一个好修士，既虔诚而又慷慨！他让人用白银打了一个下巴，一个脑袋，一只脚，为了让珍贵的遗骸包上一层不会腐烂的套子！但是我哪一天能见到他的作品，还是这个新发现只能增加我的遗憾呢？

1869年8月20日

"我啊，我得到了一些人的喜爱，我考验所有的人，我是善人的快乐，是恶人的恐惧。我啊，制造错误，又消灭错误，我尽力展开我的翅膀。如果我在迅速的飞翔中，一下子越过多少年头，请不要责怪我。"

是谁这样说的呢？是我太熟悉的一位老人，是时间老人。

莎士比亚在结束《冬天的故事》① 的第三幕以后，停下来让小珀迪塔有时间增长智慧和美丽，等到他重新拉开幕布时，他把古代的扛镰刀者召到舞台上来向观众解释沉重地压在心怀嫉妒的莱昂特头上的漫长的岁月。

我在这本日记里，正如莎士比亚在他的喜剧里一样，把前后相隔很长的一段时间留在遗忘之中，我效法诗人，也请时间老人出面来解释六年时间的匆匆略过。我确确实实已经有六年没有在这本簿子里写过一行字；我再提起笔来，唉！我也没有一个"在

① 《冬天的故事》：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莎士比亚（1564—1616）的剧本（1610）。该剧第四幕启幕前合唱队以时间老人的名义唱出第三幕与第四幕之间相隔十六年，在这十六年里发生了许多事，孩子长大，大人也起了变化。珀迪塔是该剧主人公莱昂特国王的女儿。

妩媚中长大的”珀迪塔好描写。青春和美丽是诗人们的忠实伴侣。这些迷人的幽灵来探望我们这种人，仅仅只有一个季度的时间。我们不能够留住她们。如果哪一个珀迪塔的幽灵异想天开，想到穿越我的脑海，她一定在一堆堆坚硬如角的羊皮纸上撞得头破血流。诗人们多么幸福啊！他们的白发决不会吓着那些海伦①、弗兰齐斯嘉②、朱丽叶③、朱丽④和窦绿苔⑤的飘无定踪的幽灵！而西尔维斯特·波纳尔呢，单单他的鼻子就足以把一大批伟大的女情人全都吓跑。

然而，我也曾像别人一样感受过美，也曾体验过不可思议的大自然赋予有生命的形体的神秘魅力，一块活的粘土曾引起我的颤栗，而正是这种颤栗造就出恋人和诗人。但是我既不会爱，也不会唱歌。在我乱七八糟地塞满了一大堆古老文献和古老用语的心灵里，我像在顶楼里找到一幅细密画那样，重新找到一张有着两只青莲色眼睛的开朗的脸……波纳尔，我的朋友，您是一个老疯子。念念就在今天早上佛罗伦萨⑥一个书商给您寄来的这份目录吧。这是一份手写本的目录，您有可能在上面看到对

---

① 海伦：希腊神话中的美人，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就因她而引起。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欧里比得斯的悲剧《海伦》都歌颂了她。

② 弗兰齐斯嘉：意大利波伦太人，一二七五年其父因政治上的原因，把她嫁给拉文纳贵族玛拉台斯太的残废儿子祈安启托。十年后祈发现她和弟弟保罗在一起，就用刀杀死这一对情人。她出现在但丁的长篇史诗《神曲》第一部分《地狱》中。

③ 朱丽叶：莎士比亚的悲剧《罗米欧和朱丽叶》中的女主人公。

④ 朱丽：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卢梭的宣扬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小说《新爱洛绮丝》中的女主人公。

⑤ 窦绿苔：德国诗人歌德的长篇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中的女主人公。

⑥ 佛罗伦萨：意大利中部大城市。

意大利和西西里收藏家收藏的几件珍品的说明。这才是对你相宜的，这才是和您的尊容相配的！

我读着读着，发出了一声叫喊。哈米尔卡上了年纪，变得非常严肃，让我感到害怕，它带着责备的神情望着我，好像在问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安宁，既然它在像它一般老的我的身边都不能得到安宁。

在我的新发现带来的快乐中，我需要一个知心朋友，我像一个幸福的人那样憋不住，向平静的哈米尔卡尽情倾诉。

"不，哈米尔卡，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宁，您向往的清静是跟人生中的工作不相容的。谁对您说我们老了？听听我念一段这份目录，然后再说现在是不是该休息了。

雅克·德·沃拉吉纳的《黄金的圣徒传》，十四世纪让·图穆叶教士法文译本。

卓越的手写本，饰有两幅画工考究、保存完好的细密画，一幅画的是圣母行洁净礼，另一幅画的是普罗赛比纳的加冕。

在《黄金的圣徒传》后面还附有圣费雷奥尔、圣费吕雄、圣热尔曼和圣德罗克多维的传记，二十八页，以及圣热尔曼·德·奥塞尔先生的神奇葬礼，十二页。

这个珍贵的手写本原系托玛斯·罗利爵士收藏，现保留在吉尔让蒂①的米开朗琪罗·波利齐先生的陈列室里。

① 吉尔让蒂：意大利西西里岛西南海岸有一城市叫阿格里琴托，建于公元前六〇〇年左右，后曾改名为吉尔让蒂，至一九二七年又恢复原名为阿格里琴托。当地有许多古庙遗址，是旅游胜地。

“您听见了，哈米尔卡。让·图穆叶的手写本在西西里，米开朗琪罗·波利齐先生家里。但愿这个人喜爱学者。我来给他写一封信。”

我说写就写。我在信上请求波利齐先生允许我看看图穆叶教士的手写本，我告诉他凭哪些理由我才敢于相信自己配得上受到这样的厚待。我同时提出把几种我掌握的未曾刊印的、不无价值的文献交给他支配。我要求他尽快给我一个回音，我在签字下面把我所有的荣誉头衔一个不漏地全都写上。

“先生！先生！您这样奔跑，是上哪儿去？”泰雷丝惊慌失措地叫起来，她手里拿着我的帽子，四级一跨地奔下楼梯追赶我。

“我到邮局去寄一封信，泰雷丝。”

“我的老天爷！怎么可以这样往外跑，光着头，像个疯子似的。”

“我是疯子，泰雷丝。但是谁不是疯子呢？赶快把帽子给我。”

“还有您的手套，先生！您的伞！”

我到楼梯底下，还听见她在叫喊，叹气。

1869年10月10日

我怀着难以遏制的焦急心情，等待米开朗琪罗·波利齐先生的答复。我坐立不安；我做出一些突如其来的动作，我把书打开，接着又砰的一声关上。有一天我甚至一胳膊肘把一卷莫雷里撞到了地上。哈米尔卡正舔着自己身上的毛，突然停下，爪子搭在耳朵上，用气愤的目光望着我。它在我的家里应该期待的是这种吵闹的生活吗？我们不是已经有过默契，过平平静静

的日子吗？我违背了这个协定。

“我可怜的伙伴，”我回答它，“我为一股强烈的热情所折磨，它使我心神不安，它支配着我。各种热情是休息的敌人，这我同意；但是没有它们，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各种行业和各种艺术。每个人都会赤身裸体地睡在一堆粪土上，而你呢，哈米尔卡，你也不可能躺在书城里的一个绸垫子上睡觉了。”

我没有进一步向哈米尔卡阐述热情的理论，因为我的女管家给我拿来一封信。信上盖着那不勒斯①的邮戳，信的内容如下：

显赫的阁下：

我确实有《黄金的圣徒传》的无与伦比的手写本，它没有逃脱您的敏锐的注意力。一些重大的理由专横地、暴虐地反对我放弃它，哪怕是放弃一天，哪怕是放弃一分钟。如果能在吉尔让蒂我的寒舍里让您观看，那对我将是一种快乐和光荣，寒舍将因您大驾光临而蓬荜增辉。因此，在等待您来临的迫切盼望中，院士先生，我斗胆称自己为您谦卑而忠诚的仆人。

米开朗琪罗·波利齐

酒商兼考古学者

吉尔让蒂（西西里）。

好吧！我到西西里去：

---

① 那不勒斯：意大利南部滨第勒尼安海的大港市。

Extremum hunc, Arethusa, mihi concede laborem.①

1869年10月25日

我的决心已经下定，我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只剩下通知我的女管家这一件事了。我承认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才向她宣布我的离开。我害怕她的规劝，她的嘲笑，她的责备和她的眼泪。"这是个好心肠的姑娘，"我对自己说；"她依恋我；她一定会拦阻我。天主知道，如果她想要干什么，言语、举动、哭喊在她都不用费多大力气。在这个情况下，她会把看门的女人，擦地板的人，拆洗床垫的女人和水果贩子的七个儿子全都叫来帮忙。他们会围着我，一个个全都跪下来；他们会哭，样子那么难看，为了不再看他们，我只好向他们屈服。"

这就是恐惧在我的想象中聚集的可怕的情景，病态的梦想。恐惧，正如诗人说的，繁殖力旺盛的恐惧，在我的脑海里分娩了这些怪物。因为我在这些隐秘的纸页里承认，我害怕我的女管家。我了解她知道我是软弱的，这一点使我在与她的争执中失去全部勇气。这种争执经常发生，屈服的总是我。

但是总得向泰雷丝宣布我要出门呀。她抱着一抱木柴走进藏书室来，稍许生点儿火，她叫做"一炉短暂的旺火"。因为早上有点儿凉。我从眼角观察她，她蹲下，头伸到壁炉挡板底下。我

---

① 拉丁文："阿瑞托萨，让我去完成这最后一桩工作吧。"这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集》第十首牧歌的第一行诗。

阿瑞托萨是希腊神话中的山林水泽女神，一次在河中沐浴，被河神阿尔斐俄追逐，女神阿耳忒弥斯把她变为泉水。西西里岛锡腊库扎附近的岛屿俄尔蒂吉有阿瑞托萨泉，传为她所化。

不知道当时哪儿来的勇气，但是我没有犹豫。我立起身，在房间里踱过来又踱过去。

“对啦，”我带着胆小鬼特有的那种混充大胆的神情，口气轻松地说，“对啦，泰雷丝，我要上西西里去。”

说完以后，我十分焦急地等着。泰雷丝没有回答。她的头和她那宽大的便帽仍旧伸在壁炉里，我注意到，她身上没有流露出一点儿激动的表示。她把一些细柴禾插到劈柴底下，仅此而已。

最后我又看见她的脸了，脸很平静，平静得叫我生气。

“真的，”我想，“这个老姑娘没有心肝。她让我走，连一声‘啊’都没有喊。她的老主人的离开，对她说来，就是这么不算回事吗？”

“去吧，先生，”她最后对我说，“不过请您六点钟回来。我们今天晚饭有一个菜烧好了不能久搁。”

那不勒斯，1869年11月10日

“Co tra calle vive, magne e lave a faccia.”①

我懂，我的朋友；我花三个铜板就可以喝、吃和洗脸，而这一切只需要用一片你放在小桌上的这些西瓜就成了。但是一些西方的偏见阻止我坦率地品尝这种纯朴的快乐。况且我又怎么能吮吸西瓜呢？在这人群中间想站稳就已经是件不容易的事了。多么明亮而又喧闹的桑塔·露西亚之夜啊！挂着五颜六色

① 意大利那不勒斯方言：“花上三个铜板，你就可以喝、吃和洗脸。”原文中的 tra应为tre。

灯笼的店铺里，水果堆积如山。露天燃烧着的炉灶上，水在小锅里冒着热气，油炸锅吱吱地响。在油炸鱼和热烘烘的肉的气味刺激下，我的鼻子发痒，直打喷嚏。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我的手绢离开了我的常礼服的口袋。我被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快乐、最饶舌、最活泼和最灵活的民族推撞，抬起来，朝着各个方向转动。这儿正好有一个年轻的大嫂，当我欣赏她漂亮的黑头发时，她用她那富有弹性的、结实的肩膀一下子把我推得朝后退了三步，落在一个面带微笑地接住我的、吃通心粉的人的怀里，没有受伤。

我现在是在那不勒斯。我是怎样带着剩下的几件残缺不全、不成样子的行李来到这儿，我没法说出来，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始至终在担惊受怕中旅行，我相信我刚才在这个光明的城市里样子一定像阳光下的一只猫头鹰。今天夜里，情况更糟！我想观察一下民间的风习，来到了我现在所在的 strada di Porto①。在我周围，一群群生气勃勃的人拥挤在小吃店门前，我像一块破船板随着波涛漂浮，这种有生命的波涛在淹没你的同时，也在抚爱你。因为在这些那不勒斯人的活泼里，有着几分难以说清楚的温存和殷勤的成分。我不是受到推撞，而是被摇晃；我想这样来回地摇着，这些人会把我站着摇睡着的，我一边踏着 strada②的熔岩石板，一边欣赏这些搬运夫和渔夫，他们走着，聊天，唱歌，指手划脚，争吵，又以惊人的速度拖吻。他们同时通过各种感官生活；他们是明智的，不过自己不知道罢了，他们是根据生命的短促来决定他们的愿望的。我走近一家顾客

① 意大利文，“港口沿岸街”。

② 意大利文，“沿岸街”。

盈门的酒店，在店门上看到用那不勒斯方言写的这首四行诗：

Amice,alliegre magnammo e bevimmo
Nfin che n'ce stace noglio a la lucerna;
Chi sa s'a l'autro munno n'ce vedimmo?
Chi sa s'a l'autro munno n'ce taverna?
（朋友们，趁着灯里油还未干，
让我们快快活活地吃喝吧；
谁知道在另一个世界还能不能见面？
谁知道另一个世界还有没有酒店？）

贺拉斯①给过他的朋友们相同的劝告。波斯图姆斯②，您接受了；想要知道未来的秘密的、叛逆的美女勒柯诺埃③，您也听从了。这个未来现在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已经知道。其实，您为了这样一点小事苦恼，真是大错特错。您的朋友劝您明智，劝您过滤您的希腊葡萄酒，不愧是一个有见识的人。Sapias, vina liques。④一片美丽的土地，一片澄清的天空，就是在劝告

① 贺拉斯（前65—前8）：古罗马诗人，诗中宣扬伊壁鸠鲁派的享乐哲学。主要作品有《颂诗》四卷，《讽刺诗》二卷等。

② 波斯图姆斯：贺拉斯的《颂诗》第二卷第十四首中有这么一句诗："啊，波斯图姆斯，波斯图姆斯，岁月偷偷地流逝……"这个人物不一定是真实人物。

③ 勒柯诺埃：贺拉斯赋予他遇见的一个妓女的名字。诗人在《颂诗》第一卷第十一首里指责她企图探知未来的秘密，劝她及时享乐，"过滤她的葡萄酒"。法朗士曾在一八七五年发表过一篇论贺拉斯的女性的文章，一八七六年又写出一篇名为《勒柯诺埃》的诗。他认为勒柯诺埃对生活感到的不满和怀疑是早期基督教的肥沃土壤。他把这些惶惑不安的妓女看成是基督教的伟大的引入者。

④ 拉丁文："要明智，过滤你的葡萄酒。"

人这样追求平静的快乐。但是有一些被高尚的不满苦苦折磨的灵魂。这是最高贵的灵魂。勒柯诺埃，您就是其中之一。如今我在暮年来到您的美貌曾在那儿闪出夺目光辉的城市，我怀着敬意向您忧郁的幽灵致敬。那些出现在基督教世界和您相似的灵魂，是一些女圣徒的灵魂，她们的奇迹充满在《黄金的圣徒传》之中。您的朋友贺拉斯留下了没有那么高贵的后代，我在这个酒店老板兼诗人的身上看到了他的一个子孙，此时此刻正在他的伊壁鸠鲁①学派的招牌下，把葡萄酒斟进一只只杯子。

然而生活证明了您的朋友弗拉库斯②有理，他的哲学是唯一符合事物发展的哲学。您看这个小伙子，他靠在爬满葡萄藤的篱笆上，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望着星星。他决不肯弯下腰来拾我吃了千辛万苦去寻找的那个古老的手写本。事实上人生下来宁可说是为了吃冰淇淋，而不是为了翻阅古老的文献。

我继续在这些喝酒的和唱歌的人周围闲逛。一对对情人搂着腰，在咬美丽的果子。人一定生来是邪恶的，因为所有这些异乡的欢乐反而使我深深感到忧愁。这一群人对生活显示出如此强烈的爱好，以致我这个老文人的羞耻害臊之心完全受到冒犯。再说，那些在空中回荡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因而感到十分遗憾。对一个语文学家来说，这是一次丢脸的考试。因此我十分不快，在我背后忽然有人说了几句话，引起我的注意。

"这个老头儿肯定是法国人，迪米特里。他那为难的神色使我感到可怜。您愿意和他谈谈吗？……他有一个善良的驼背，您不认为吗，迪米特里？"

---

① 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

② 弗拉库斯：这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姓氏。

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用法语说的。我听到把我说成是老头儿，一开始就感到相当不愉快。六十二岁是老头儿吗？有一天在艺术桥上，我的同事佩罗·德·阿弗里亚克还称赞我年轻；对年龄问题，看来他总比歌唱我的背的这只年轻云雀懂得多吧，只不过云雀是不是在夜里唱歌呢？她说，我的背是驼的。啊！啊！我多少已经有点疑心到了；但是从这是一只雌鸟的意见起，我就完全不再相信。我当然没有转过头去看看说话的人，但是我能肯定这是个漂亮女人。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美丽或者曾经是美丽的，讨人喜爱的或者曾经讨人喜爱的女人的声音，才可能有这样大量愉快的声调变化和听上去像是在笑的银铃般的嗓音。从一个丑陋的女人的嘴里也许可以吐出一句比较甜蜜，比较悦耳的话，但是肯定没有这么轻快，没有这样的啁啾鸣叫声。

这些想法在我脑海里出现连短短的一秒钟都不到，为了躲避这两个陌生人，我立即投入最稠密的那不勒斯人群，钻进一条仅仅在圣母像的壁龛前点着一盏灯的、弯弯曲曲的 vicoletto①。在那儿，经过比较从容不迫的考虑，我承认这个漂亮女人（可以肯定她是漂亮的）对我表达了一种亲切的看法，应该得到我的感谢。

“这个老头儿肯定是一个法国人，迪米特里。他那为难的神色使我感到可怜。您愿意和他谈谈吗？…… 他有一个善良的驼背，您不认为吗，迪米特里？”

听到这番亲切的话，我不应该立刻逃走，而是应该彬彬有礼地走上前，朝这个口齿清楚的太太鞠上一躬，然后这么说：“太

① 意大利文：“小街”，“胡同”。

太，我无意中听见您刚才说的话。您想帮助一个可怜的老头儿。这件事已经做到了，太太，单单法国人的嗓音就已经使我得到了快乐，我向您表示感谢。”当然我应该对她说这些话或者类似的话。毫无疑问她是个法国人，因为她的嗓音是法国人的。法国妇女的嗓音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嗓音。外国人也能像我们一样感受到它的魅力。菲列普·德·贝尔加姆①在一四八三年谈到贞德②时说：“她的语言像她祖国的妇女的语言一样温柔。”她与之交谈的伴侣叫迪米特里。毫无疑问他是个俄国人。他们是有钱人，带着他们的烦闷无聊在世界上到处跑。应该可怜那些有钱人；他们的财产把他们团团围住，却不能深入他们的体内。他们的内心深处是贫困的，一无所有的。富人的贫困是可悲的。

在这样考虑以后，我来到一条小胡同里，或者用那不勒斯话说，来到一条 sotto-portico③ 里，它在那么多的拱门下面和一些突得那么出的阳台下面朝前伸展，所以没有一点天上的亮光能够降落下来。我迷了路，看来我这一整夜的时间要花在找路上了。要打听打听的话，也得遇上一个人才行，可是我对遇上人已经不抱希望。在绝望中我胡乱地选了一条街，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一个可怕的强盗窝。不仅看上去像，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因为我在这条街上走了还没有几分钟，就看见两个男人在拚刀子。他们更多的是用舌头而不是用刀子攻击，我从他们对骂的话里听出他们是两个争风吃醋的人。我小心翼翼地溜进旁

---

① 菲列普·德·贝尔加姆(1434—1520)：意大利奥古斯丁教派修士，曾为许多著名女性写传。

② 贞德(1412—1431)：法国女民族英雄，出生农民家庭，笃信宗教。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曾率军六千人解救奥尔良城，人称“奥尔良少女”。后被叛徒出卖，一四三一年被宗教法庭以“异端”“妖术”判处火刑。

③ 意大利文，一种在拱门下穿行的小街。

边的一条小街，而这两个勇敢的人继续忙着他们自己的事，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我胡乱地走了一阵子，垂头丧气地在一条石头长凳上坐下，哀叹自己如此荒唐地绕了那么多弯路来躲避迪米特里和他的嗓音清脆的女伴。

“您好，signor①。您是从桑卡尔洛②回来的吗？您听那个女歌唱家唱歌了吗？只有在那不勒斯才能听到唱得像她那么动听。”

我抬起头，认出了我的旅馆主人。没想到我就坐在我的旅馆的大门前，我自己的窗口底下。

蒙特-阿莱格罗，1869年11月30日

我，我的那些向导和他们的骡子，我们在从契阿卡③到吉尔让蒂的大路上，贫困的蒙特-阿莱格罗村一家客店里休息。村里的居民被疟疾折磨得精疲力竭，在阳光下发抖。但他们毕竟是希腊人，他们的乐观性格能抵御一切。他们之中的几个人怀着可爱的好奇心围在客店门前。如果我能够对他们讲一个故事的话，一个故事就足以使他们忘掉人生的种种苦难。他们看上去都很聪明，而妇女们虽然晒黑了，憔悴了，还是挺优雅地穿着黑色的长披风。

在我前面我看见了一些受到海风侵蚀的废墟，上面连野草也不生长。沙漠的阴郁凄凉的气氛笼罩着干旱的土地；这片干旱的土地用龟裂的乳房勉强喂养着几棵掉光了叶子的金合欢，

① 意大利文，“先生”，“老爷”。

② 桑卡尔洛：那不勒斯最著名的剧院名，建于一七三七年。

③ 契阿卡：西西里岛西南沿海小城市，在吉尔让蒂的西北面。

一些仙人掌和矮小的棕榈树。离我二十步以外，那一整条小山沟里，碎石子变成白颜色，看上去好像铺着一长溜枯骨。我的向导告诉我，那儿是一条溪水。

我来到西西里已经有半个月。巴勒莫①海湾，夹在佩莱格里诺山和卡塔尔法诺山，这两座雄伟、干旱的庞然大物之间，向内沿着长满爱神木和橙树的"金海螺壳"扩大。我进入这个海湾，感到那么心醉神迷，因此决定游览一下这个由于古老的传说而显得如此高贵的，由于那些丘陵的外形而显得如此美丽的岛屿。我这个在野蛮的西方白了头发的老朝圣者，居然有勇气在这片古老的国土上冒险，我雇用了一个向导，从巴勒莫来到特腊帕尼，从特腊帕尼来到赛利农特，从赛利农特来到契阿卡，今天早上我离开契阿卡上吉尔让蒂去，到那儿去寻找让·图穆叶的手写本。我看到的那些美丽东西，清清楚楚地记在我的心里，我认为花费心思把它们记下来，是件徒劳无益的事。为什么要记上一大堆笔记来破坏我的旅行的乐趣呢？相亲相爱的恋人们并不把他们的幸福用笔写下来。

我完全沉浸在现时的忧郁和过去的诗意里，我的心灵装饰着一些美丽的图像，我的眼睛里充满和谐、纯洁的线条。我正在蒙特-阿莱格罗的客店里品尝一种稠糊的露水般的、辛辣的葡萄酒，看到一个戴着草帽，穿着生丝薄绸连衫裙的美丽的年轻女人走进客店的大厅。她的头发是深色的，眼睛又黑又亮。从她的步态上我断定她是一个巴黎人。她坐下来，店主人在她旁边放了一杯凉水和一束玫瑰花。她一到我就立起来，出于谨慎心，略微

① 巴勒莫：意大利西西里岛西北滨海大城市，是该岛的首府，位于巴勒莫湾内叫"金海螺壳"的一片美丽的平原上。

离开桌子，假装在仔细观看墙上挂着的那些宗教画，我清清楚楚地注意到她从我背后望着我，做出一个惊讶的小动作。我走到窗子跟前，望着那些彩色油漆的两轮马车在边上长着仙人掌和霸王树的石头路上经过。

她喝着冰凉的水，我望着天空。在西西里喝凉水和吸取阳光，使人得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快感。我在心里默默念着那位雅典诗人①的诗句：

啊，神圣的光芒，黄金般的白昼的眼睛。

然而，那位法国太太在怀着古怪的好奇心观察我，虽然我不容许自己哪怕是在礼貌允许的范围内朝她看看，但是我能感觉到她的眼睛在看我。看来我有一种天赋，能够猜到落在我身上、并不和我的目光接触的目光。有许多人都相信有这种神秘的能力。其实这一点也不神秘，我们总可以得到什么迹象的通知，不过这迹象太微不足道，我们往往容易忽略过去。我看见窗玻璃上映出这位太太的美丽的眼睛，这不是不可能的。

当我朝她转过身去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一只黑母鸡到扫得不干净的屋子里来啄食。

“你想吃面包，巫婆，”年轻女人说着，把留在桌上的面包屑扔给它。

我认出了那天夜里在桑塔·露西亚听见的嗓音。

“请原谅，太太，”我立即说。“虽然您和我并不相识，我还是

① 雅典诗人：指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约前496—前406）。下面这句诗引自他的悲剧《安提戈涅》。

应该履行自己的一个义务，就是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对一个很晚还在那不勒斯街头游荡的老同胞的关怀。”

“您认出我来了，先生，”她回答，“我也认出您来了。”

“从我的背部吗，太太？”

“啊！您听见我对我丈夫说您有一个善良的背。这不会使您感到不快。如果我惹您生气了，那真是太遗憾啦。”

“正相反，太太，您让我感到高兴。您的观察我觉得至少基本上是正确的，深刻的。一个人的相貌并不单单表现在脸上。有才华横溢的手，也有缺乏想象力的手。有虚伪的膝盖，自私的胳膊肘，傲慢的肩膀，也有善良的背。”

“一点不错，”她对我说。“不过我也觉得您面熟。我们曾经遇到过，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别处，我就不知道了。亲王和我，我们经常旅行。”

“我不相信我曾经有过这么好的运气，能够遇见您，夫人，”我回答她。“我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我在书本里消磨了我的一生，从来不旅行。您已经从我的慌张中看出这一点，我的慌张甚至引起了您的怜悯。我对我过去过的隐居的、终日坐着不动的生活感到懊悔。一个人毫无疑问能从书本里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从游历中能学到的东西更多得多。”

“您是巴黎人吗？”

“是的，夫人。我在同一所房子里住了四十年，很少出门，这所房子，确实是坐落在塞纳河边，世界上最出名，最美丽的地方。从我的窗口可以看见杜伊勒利宫①和罗浮宫，新桥，圣母院的钟楼，法院的小塔楼和圣教堂的尖顶。所有这些石头都会说话，它

① 杜伊勒利宫：巴黎旧王宫，后改建为花园。

们向我叙述法国人非凡的历史。”

听了这番话，年轻女人好像感到惊喜。

“您的那套房间在沿河街上吗？”她急忙问我。

“在玛拉凯沿河街上，”我回答她，“版画商那所房子的四层楼上。我叫西尔维斯特·波纳尔。我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但这是法兰西研究院①一个院士的名字；我的朋友们没有忘掉它，对我说来，这已经不错了。”

她望着我，脸上露出一种诧异、关切、惆怅而又感动的奇特表情，我无法理解，一段如此简单的叙述，怎么会使这个年轻的陌生女人产生如此复杂、如此强烈的情绪。

我等着她对她的惊讶作出解释，但是一个沉静、温和而又忧郁的巨人走进了大厅。

“我的丈夫，”她对我说，“特雷波夫亲王。”

接着又指着我对他说：

“西尔维斯特·波纳尔先生，法兰西研究院院士。”

亲王肩膀动了动，表示敬意。他的肩膀很高，很阔，而且是阴郁的。

“我亲爱的，”他说，“我很抱歉，不得不打断您和西尔维斯特·波纳尔先生的谈话。但是车子已经套好，我们必须在天黑以前赶到梅洛。”

她立起来，拿起店主人献给她的玫瑰花，走出客店。我跟在她后面，亲王过去察看套在车上的骡子，试试绳子和皮带够不够结实。她停在葡萄棚下，微笑着对我说：

---

① 法兰西研究院：法国最高学术机构，由以下五个科学院组成：法兰西科学院，铭文与美文学科学院，自然科学院，美术科学院和精神科学与政治学科学院。

"我们到梅洛去；这是一个离吉尔让蒂六法里①的、可怕的村子。您决不会猜到我们为什么上那儿去。请您别动这个脑筋了。我们是去寻找一只火柴盒。迪米特里收藏火柴盒。他试过收藏各种东西：狗颈圈，制服钮扣，邮票。但是现在他只对火柴盒……只对这种有彩色石印画的小纸盒感兴趣。我们已经收集了五千两百十四个不同的品种。其中有一些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到手。譬如说吧，我们知道在那不勒斯曾经制造过有马志尼②和加里波第③像的火柴盒，警察局没收了这些火柴盒，把制造人投入了监狱。通过寻找和打听，我们在一个农民家里找到了一只这种火柴盒，他开价一百里拉④，卖给我们以后，又到警察局去告发我们。警察搜查了我们的行李。他们没有找到火柴盒，但是把我的首饰带走了。从此我对这种收藏发生兴趣。夏天我们还要到瑞典去补全我们成套的藏品。"

我感到（我该不该说出来呢？）对这两个顽强的收藏家产生了几分同情。毫无疑问我更喜欢看见特雷波夫夫妇在西西里搜集古代大理石像，搜集彩绘瓶或者纪念币。我更喜欢看见他们对阿格里琴托的废墟和埃里克斯⑤的富有诗意的传说发生兴

---

① 法里：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② 马志尼（181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民主共和派领袖。一八三一年在马赛创立青年意大利党。参加一八四八年意大利革命，为一八四九年罗马共和国三头政治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继续为意大利统一而斗争。

③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曾加入青年意大利党。一八四八年从南美回国领导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战争。后重新投入民族解放运动。

④ 里拉：意大利货币单位。

⑤ 埃里克斯：意大利西西里岛古城，因传说是神话中的独眼巨神塞克洛普斯和建筑师代达罗斯建造的堡垒以及阿佛罗狄忒神庙而闻名于世。现在的埃里克斯城仅存一些古庙遗迹。

趣。但是归根结底他们是在从事一种收藏，他们算得上是我的同行。我怎么能嘲笑他们，而一点也不嘲笑自己呢？

“您现在明白了，”她补充说，“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旅行。”

这一下我的同情心完全消失了，我甚至还感到了几分愤慨。

“这个地方并不可怕，夫人，”我回答。“这块土地是一块光荣的土地。美是一种如此伟大，如此庄严的东西。多少野蛮的世纪都不能把它消灭得不留下一些值得崇拜的遗迹。古代的色列斯①的壮丽仍然笼罩在这些荒芜的山丘上；曾经使阿瑞托萨和梅纳尔②回荡着她美妙的歌声的希腊缪斯③，我仍然听见她在光秃秃的高山上和干涸的泉水里歌唱。是的，夫人，到了世界的末日，我们的星球也像今天的月亮一样没有人居住，它在宇宙中转动着它苍白的尸体，可是载有赛利隆特④的废墟的土地仍将在普遍死亡中保存着美的标志。那时候，就不会再有浅薄的嘴来亵渎它的荒僻的庄严伟大。”

我刚说出口，就感到这些话有多么愚蠢。“波纳尔，”我对自己说，“一个像你这样在书本上消磨了一生的老人，不懂得怎样和妇女谈话。”对我来说，幸好我的这番话虽说不是希腊话，特雷

---

① 色列斯：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得墨忒耳，她的女儿普西芬尼采花时，土地忽然裂开，冥王跳出把她劫走，强娶为后。得墨忒耳上下寻找，悲痛异常，以致土地荒芜，到处饥馑。主神宙斯乃许母女每年团聚一次，此时冬去春回，谷物繁茂。

② 梅纳尔：希腊古地区阿尔卡狄亚的一座山，希腊神话中说赫拉克勒斯生擒铜蹄牝鹿就是在此山上。因此这儿又指希腊本土。

③ 缪斯：希腊神话中九位文艺和科学女神的通称。

④ 赛利隆特：西西里岛西南海岸古城。今天那儿保留着地震震坍的三个有巨柱的神殿的废墟。

波夫夫人也没有听懂。

她亲切地对我说：

“迪米特里感到无聊，我也感到无聊，我们现在有火柴盒。但是甚至对火柴盒也感到厌倦。从前我有许多烦恼，我不感到无聊；烦恼，是个很大的消遣。”

这个漂亮女人精神上的贫乏使我深有感触。

“夫人，”我对她说，“可惜您没有孩子，如果您有一个孩子，您就有了生活的目标，您的思想也就会变得比较严肃，同时也会变得比较令人快慰了。”

“我有一个儿子，”她回答我。“我的乔治，他不小了，几乎是个大人了，今年八岁。我还像他很小很小的时候一样爱他，但是这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她从她那一束玫瑰中取了一朵递给我，微微一笑，一边上车，一边对我说：

“您不可能知道，波纳尔先生，见到您我有多么高兴。我相信我们在吉尔让蒂还会见面。”

吉尔让蒂，同日

我尽可能把自己舒舒服服地安顿在我的lettica①里。lettica是一种没有轮子的车子，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驮轿，一张由两头骡子一前一后抬着的椅子。它的使用由来已久。我常常在十四世纪的手写本里看到这种驮轿。那时候我不知道，一乘完全相同的驮轿有一天会把我从蒙特-阿莱格罗驮到吉尔让蒂。

① 意大利文：“驮轿。”

什么事都不能说得太绝。

一连三个小时，骡子的铃铛哨哨响着，蹄子敲打着被晒得发烫的地面。在我的两边，两排芦荟绿篱之间，缓缓地展现着非洲大自然的荒漠景色。我想着让·图穆叶教士的手写本，我怀着一股单纯的热情希望得到它，连我自己都不由得受到感动，因为我从这股单纯的热情里发现了儿童的天真和动人的孩子气。

玫瑰花的香味，到了傍晚越发浓郁好闻，使我想起了特雷波夫夫人。金星开始在天空闪烁。我沉思着。特雷波夫夫人是一个十分单纯，和大自然非常接近的漂亮女人。她有一些猫一般的思想观点。那种能使有思想的灵魂激动的、高尚的好奇心，我在她身上没有发现一丝一毫。可是她按照自己的意思表达出一个深刻的思想："当一个人有烦恼时，就不会感到无聊。"这么说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忧虑和痛苦是我们最可靠的消遣。伟大真理的发现不会没有痛苦和努力。特雷波夫亲王夫人，她通过怎样的努力才找到这个真理的呢？

吉尔让蒂，1869年12月1日

第二天我在吉尔让蒂的热利阿斯旅馆醒来。热利阿斯是古代阿格里琴托一个有钱的公民。他的出名既由于他的阔气，也由于他的慷慨。他捐赠给这个城市许多免费的小旅馆。热利阿斯去世已经有一千三百年了①，如今在文明的民族中间不再有免费的膳宿款待。但是热利阿斯的名字变成了一家旅馆的名字，就在这家旅馆里，我在疲劳的帮助下，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

---

① 热利阿斯是公元前五世纪人，应该说是两千三百年。

现代的吉尔让蒂在古代的阿格里琴托的卫城上建造它的狭小的、密集的房屋，一座阴森森的西班牙教堂俯视着它们。从我的窗口望出去，我看见朝着大海的半山腰上那一排白色的、已经一半毁坏的神殿。只有这些废墟还有几分凉意，其余的一切都是干旱的。水和生命抛弃了阿格里琴托。水，阿格里琴托人恩培多克勒①的神圣的讷斯蒂，对生物说来，是那么需要，任什么生物远离江河和清泉都不能生活。不过坐落在离城市三公里的吉尔让蒂港口，贸易非常发达。"这么说，"我对自己说，"让·图穆叶教士的手写本，它就在这陡峭的岩石上的这座城市里！"我请人把米开朗琪罗·波利齐的房子指点给我以后，就去找他。

我找到波利齐先生时，他从脚到头穿一身黄，正在平底锅里煎红肠。他看见我，放下长柄锅，举起两条胳膊，连连发出欢呼声。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长着粉刺的脸，鹰钩鼻，突下巴和圆眼睛，构成一副极富于表情的相貌。

他称呼我阁下，说他要用一块白石子把这个日子记下来，并且请我坐下。我们待着的这间大厅同时充当厨房、客厅、卧房、画室和食物贮藏室。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炉灶，一张床，一些画布，一个画架，一些瓶子和一些红辣椒。我朝墙上挂的那些画望了一眼。

"艺术！艺术！"波利齐先生一边重新把双臂朝天上举起来，一边嚷道："艺术！怎样的尊严！怎样的安慰！我是画家，阁下！"

---

① 恩培多克勒（约前495—约前435）：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诗人，生于阿格里琴托。他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火、气、水、土四种元素，即所谓的四根，并用四个神的名字称呼这四根，水被称为讷斯蒂。讷斯蒂可能是西西里岛的一个神的名字。

他指给我看一幅圣方济各①的画像，这幅画像没有完成，看来即使不完成，也不会给艺术和宗教信仰带来什么损失。他接着让我看几幅风格比较好一些的旧画，不过我觉得这些画只是经过轻率的修复。

"我修复古画，"他对我说。"啊！那些古代的大师！怎样的气魄！怎样的才华！"

"这么说是真的吗？"我对他说，"您同时是画家、古玩商和酒商。"

"愿为阁下效劳，"他回答我。"我此时此刻正好有一种祖柯②，每一滴都是一粒火珠子。我愿意请阁下尝尝。"

"我敬重西西里葡萄酒，"我回答，"但是我来看您，波利齐先生，不是为的几瓶酒。"

他：

"这么说是为了油画。您是爱好者。接待油画爱好者是我莫大的快乐。我要让您看看蒙雷阿莱斯的杰作，是的，阁下，他的杰作！一幅《牧羊人的崇拜》！这是西西里画派的明珠！"

我：

"我很乐意看看这幅作品；不过还是让我们先谈谈我这趟来的目的。"

他那双灵活的小眼睛好奇地望着我；我发现他甚至连我这趟拜访的目的都不知道，不免感到心急如焚。

我在慌乱中，觉着脑门上沁出了冷汗，结结巴巴地说出大致如下的话：

---

① 圣方济各（1181—1226）：意大利天主教修士，创立方济各会，或称小兄弟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主要派别之一。参见第550页注①。

② 祖柯：西西里岛出产的一种酒精含量很高的白葡萄酒。

“您曾经告诉我您家中有《黄金的圣徒传》的手写本，我特地从巴黎赶来看看。”

听了这些话，他举起双臂，嘴和眼睛都睁得老大，做出极其激动的表示。

“啊！《黄金的圣徒传》的手写本！一颗明珠，阁下，一颗红宝石，一颗钻石！两幅细密画如此完美，使人窥见了天堂。多么美妙啊！这些从鲜花的花冠上抢夺出来的颜色，对眼睛说来，简直就像蜜糖！朱利奥·克洛维奥①也没有画出更好的！”

“请让我看看，”我说，已经没法掩饰我的焦急和希望。

“让您看看！”波利齐叫起来。“我能够吗，阁下？我已经没有啦！我已经没有啦！”

他看上去好像要把自己的头发扯下来。如果我不阻止，他一定会把头发全都拔光。但是他在给自己造成重大损害以前，自己停下手来了。

“什么？”我怒气冲冲地对他说，“什么？您叫我从巴黎赶到吉尔让蒂来，就是为了让我看看一个手写本，可我赶来了，您却对我说你已经没有啦。真是岂有此理，先生！让所有诚实的人来评评您的行为。”

谁要是在当时看见我，准可以对狂怒的绵羊得出相当正确的概念。

“真是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我伸出颤抖的双臂重复说。

米开朗琪罗·波利齐倒在一把椅子上，姿势完全像一个垂

---

① 朱利奥·克洛维奥（1498—1578），意大利细密画家，长期生活在法国。他的细密画以色彩丰富著称。

死的英雄。我看见他眼睛里充满泪水，原来一直挺神气地竖立在头上的头发，乱糟糟地耷拉在脑门上。

“我是父亲，阁下，我是父亲！”他双手合十，嚷道。

他抽抽噎噎地补充说：

“我的儿子拉法埃罗，十五年来我一直流泪悼念着的我那可怜妻子的儿子，拉法埃罗，阁下，他希望在巴黎定居；他在拉菲特街租了一家铺面出售古玩。我把我手中的所有珍品都给了他，给了他最美丽的马约里卡陶器①，最美丽的乌比诺陶器，我的大师们的油画，况且是怎样的油画哟，阁下！即使现在我仅仅在想象中看见它们，也会觉得眼花缭乱呢！每一幅都有亲笔签名！最后，我把《黄金的圣徒传》的手写本也给了他。连我的肉，我的血，我也会给他的。一个独子啊！我可怜的圣洁妻子生的儿子。”

“这么说，”我说，“我相信您的话，先生，赶到西西里岛的深处来寻找图穆叶教士的手写本，可这个手写本就放在离开我家一千五百米远的拉菲特街的一个橱窗里！”

“它曾经在那里，这是千真万确的，”波利齐先生回答，突然一下子恢复了平静，“它现在还在那里，至少我这么想，阁下。”

他从搁板上拿起一张名片递给我，说：

“这是我儿子的地址。请您介绍给您的朋友们，我将对您非常感激。陶器，珐琅，织物，油画，他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品，roba②齐全，而且我用人格保证，都是古代的。请您去看看他，他会把《黄金的圣徒传》的手写本给您看的。两幅细密画，颜色鲜艳得

① 马约里卡陶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产的花饰陶器，其中以乌比诺出产的陶器最为著名，是一五三〇年至一五六〇年乌比诺公爵基多巴多二世统治期间烧制的。

② 意大利文：“货色”。

出奇!”

我卑怯地接过他递给我的名片。

这个人利用我的弱点，再次要我在社会上替拉法埃罗·波利齐扬名。

我的手已经摸到门球，可是我的这个西西里人又抓住了我的胳膊。他仿佛突然有了什么好主意。

“啊!阁下,”他对我说,“我们的城市是怎样一个城市啊!它产生过恩培多克勒!多么伟大的人,多么伟大的公民!多么大胆的思想!怎样的美德!怎样的心胸!在港口那边有一座恩培多克勒雕像,我每次经过都要脱帽致敬。拉法埃罗,我的儿子，临动身到巴黎的拉菲特街上开一家古玩店时，我带他到我们城市的港口,在恩培多克勒的雕像下给了他我这个做父亲的祝福。‘别忘了恩培多克勒,’我对他说。啊!阁下，我们不幸的祖国今天需要一个新的恩培多克勒!您愿意让我领您到他的雕像那里去吗,阁下?我将为您充当游览废墟的向导。我带您去看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①的神殿,奥林匹斯神朱庇特②的神殿,司生育女神朱诺③的神殿,古井,泰隆④的墓和黄金门。那些导游全都是蠢驴。我呢,我是个好向导,我们可以从事发掘,您愿意吗?我是内行，我有发掘古物的天赋。我在学者们什么也没找到的一些发

---

① 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希腊神话中的孪生兄弟，一说是廷达瑞俄斯和勒达的儿子,一说波鲁克斯是宙斯的儿子，卡斯托耳是廷达瑞俄斯的儿子,还有一说两人都是宙斯的儿子。

②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奥林匹斯山是古代希腊人敬奉的圣山,被认为是众神的居处。

③ 朱诺:罗马神话中的天后，朱庇特的妻子,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拉。掌管婚姻和生育,是妇女的保护神。

④ 泰隆(?—472):阿格里琴托君主，曾参加对迦太基人的战争，利用俘虏从事美化阿格里琴托的劳动。

掘场里发现了一些精品。”

我终于摆脱了他。但是他在后面追我，到了楼梯下面又拦住我，在我耳边说：

“阁下，请您听好：我领您到城里去，我要让您看看我们吉尔让蒂的女人！西西里女人，阁下，古代的美！我带您去看看那些农村姑娘，您愿意吗？”

“让魔鬼把您逮了去！”我愤怒地嚷道。

我撇下张开双臂的他，逃到街上。

等我到了他看不见的地方，我瘫倒在一块石头上，双手捧着头，开始思索。

“我到西西里来，”我想，“难道是为了听别人给我提这种建议吗？”

这个波利齐肯定是个坏蛋，他的儿子也是个坏蛋。但是他们打的什么鬼主意呢？我没法弄清楚。因此我感到又丢脸又伤心。

夹在窸窣声中的轻微脚步声，使我抬起了头，我看见特雷波夫亲王夫人朝我走过来。她要我坐着，别从石凳上立起来，她握住我的手，温和地对我说：

“我在找您，西尔维斯特·波纳尔先生。能够遇见您，对我说来，真是莫大的快乐。我希望我们的相遇能给您留下愉快的回忆。真的，我希望如此。”

在她说话时，我相信隔着面纱看见一滴眼泪和一丝微笑。

亲王也走过来，用他那巨大的身影把我们盖住。

“拿出来，迪米特里，拿出来，让波纳尔先生看看您珍贵的战利品。”

这个温顺的巨人递给我一只火柴盒，一只难看的小硬纸盒，上面印着一个蓝红两色的头像，标题说明这是恩培多克勒的头

像。

“我看见了，夫人，我看见了。但是那个可恶的波利齐——我劝您千万别让特雷波夫先生去找他——害得我这辈子跟恩培多克勒永远翻脸了，这幅画像也不能使我对这古代哲学家更有好感。”

“丑是丑，”她说，“但是很罕见。这种火柴盒很难找到。非得到产地才能买到。今天早上七点钟，迪米特里就上工厂去了。您看得出我们没有浪费时间。”

“我当然看得很清楚，夫人，”我用辛酸的口气回答；“但是我浪费了我的时间，我没有找到我不远千里赶来寻找的东西！”

她好像对我的失望很关心。

“您有了什么不如意事？”她连忙问我。“我能帮助您吗？先生，您不愿意把您的烦恼讲给我听听吗？”

我讲给她听了。我的叙述很长；但是她很感动，因为她接着向我问了许多细小的问题，我把这看作关心的表示。她想知道手写本的正确名称，它的开本，它的外表以及它的年代；她还问我拉法埃罗·波利齐先生的地址。

我把地址告诉了她，就这样（啊，命运！）做了可恶的米开朗琪罗·波利齐叫我做的事。

有时候我们很难控制住自己。我又重新抱怨，重新诅咒。这一次特雷波夫夫人笑起来了。

“您为什么笑？”我对她说。

“因为我是一个坏女人，”她回答我。

接着她飞一般地跑走了，留下我单独一个人坐在石凳上发愣。

巴黎，1869年12月8日

我的还没有打开的箱笼堆放在饭厅里。我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桌子上摆着法兰西这片国土为美食家生产的那些好东西。我吃了夏特勒① 肉馅饼，单单这一样肉馅饼就足以使人热爱自己的祖国。泰雷丝站在我面前，两只手握着放在白围裙上，关切、不安、怜悯地望着我。哈米尔卡在我的腿上磨蹭着，高兴地淌出了口涎。

我记起了一位古诗人②的这行诗：

像尤利西斯③那样做了一次美好旅行的人是幸福的。

“好吧，”我想，“我白白地出了一趟门，我双手空空地回来了，但是我像尤利西斯一样做了一次美好的旅行。”

我咽下最后一口咖啡，向泰雷丝要我的手杖和我的帽子，她疑虑重重地交给我，她生怕我又走了。我为了让她放心，要她把晚饭在六点钟准备好。

在巴黎的这些街道上逍遥自在地走走，对我说来，这已经是

---

① 夏特勒：法国城市。

② 这位诗人是十六世纪法国七星诗社的诗人之一的杜·倍雷（1522—1560）。下面这句诗是他的一首十四行诗的头一行。他长时间远离法国，在这首诗里表达了对祖国的怀念。

③ 尤利西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罗马神话中称为尤利西斯。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中献木马计，希腊军因而获胜。回国途中历尽艰险，重归故乡。

一种强烈的快乐，这些街道，我虔诚地爱着它们的每一段路面，每一块石头。但是我有一个目标，我径直朝拉非特街走去。我很快就看见拉法埃罗·波利齐的铺子。它由于有许多古画而引人注目，这些古画虽然签着各不相同的显赫的名字，但是在它们之间具有像是一家人一样的某种相似，很可能使人联想到天才之间的感人至深的亲如手足的关系，如果不是更明显地证明了老波利齐先生画笔所施展出的花招。铺子里除了这许许多多的可疑的杰作，还有不少小件的古董，使得气氛显得很欢快，其中有匕首，带盖长颈壶，带盖高脚杯，古陶器，带椭圆形像饰的铜餐具，发金属光泽的西班牙伊斯兰盘子。

在一把有纹章的葡萄牙皮扶手椅上，放着一本西蒙·沃斯特①的日课经，它打开的那一页上有一幅占星术图。一本古老版本的维特鲁伏②在一口柜子上摊开它的杰出的女像柱和男像柱的版画。这种隐藏着巧妙布置的表面混乱，这种艺术品被乱放到最有利角度，其实并非乱放的人为的巧合，很可能会使我的不信任有所增加，但是单单波利齐这个名字在我心里引起的不信任不可能再增加，因为它已经是无限的了。

拉法埃罗先生在那儿就像是所有这些不协调的，混乱的形式的独一无二的灵魂。我觉得他是一个冷漠的年轻人，有点像英国人。他丝毫没有表现出他父亲在摹拟表演和朗诵技巧两方面所施展出的卓越才能。

我把我来的目的告诉他，他打开一口柜子，取出一部手写本，放在桌子上，我可以从容地仔细观看。

---

① 西蒙·沃斯特：十六世纪法国出版商，出版的日课经有许多木刻插图。

② 维特鲁伏：公元一世纪著名罗马建筑学家。他的著作《论建筑》从文艺复兴时期起一再重版，并附有版画插图。

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感到这么激动过，如果把我年轻时的几个月不算在内的话。那几个月的回忆，即使我能活上一百岁，到我最后一刻仍旧会像头一天一样鲜明地留在我的心里。

我看见的，我摸到的，确实是托玛斯·罗利爵士的图书管理人描述的手写本；确实是让·图穆叶教士的手写本！沃拉吉纳的作品明显地经过了删节，但是这并不重要。圣热尔曼·德·普莱修道院的修士的极其珍贵的增补部分出现在里面。而这是主要的！我想念念圣德罗克多维的传记，但是我不能够；一行行的字同时映入我的眼帘，我的脑袋发出夜间田野里的水磨声。然而我还是能够判断出这个手写本具有无可否认的真实性的那些特点。圣母行洁净礼和普罗赛比纳加冕这两幅画，构图太笨拙，颜色太刺眼。正如托玛斯爵士的目录所说明的，它们在一八二四年遭到严重损坏，后来又恢复了鲜艳的色彩。这个奇迹没有使我感到惊奇。况且这两幅细密画与我何干！让·图穆叶写的传记和诗，那才是珍宝。我把我的眼睛所能容纳下的，全都用目光攫取过来。

我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问拉法埃罗先生这部手写本的价钱，我等着他的回答，暗自祷告上苍，但愿这价钱别超过我的积蓄，一次花费甚大的旅行已经使我的积蓄大大减少。波利齐先生回答我说，他不能支配这件东西，它已经不属于他，将和其他的手写本，以及几本刚有印刷术时出版的书，在拍卖大厦举行拍卖。

这对我是一个狠狠的打击。我竭力恢复镇静，勉强大致回答出以下这样的话：

“您使我感到惊奇，先生。令尊我最近在吉尔让蒂见到，他向我保证您是这件手写本的所有者。您不应该使我对令尊的话

产生怀疑。”

“我过去确实是,”拉法埃罗非常直爽地回答我,“但是现在不是了。我曾经把这部珍贵的手写本卖给一位收藏家,他不准我说出他的名字,而且他为了一些我不该说出来的原因必须卖出他的收藏品。承蒙我的顾客信任,我不胜荣幸,被他委托来编制目录,主持这次即将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的拍卖。如果您愿意把您的地址给我,我将荣幸地派人把正在付印的目录送给您,在这份目录中您将在四十二号下面找到《黄金的圣徒传》的说明。”

我留下地址,走了出来。

儿子彬彬有礼的严肃态度,同父亲厚颜无耻的摹拟表演一样,使我感到不愉快。我从内心深处憎恨这些卑鄙的买卖人使用的诡计。对我说来很明显的是,这两个坏蛋串通一气,他们想出通过拍卖估价人举行这次拍卖的主意,漫无节制地提高我希望买下的这部手写本的价格,而别人不能指责他们。我落在他们的手心里。愿望,哪怕是最无可指责的愿望,也有坏的一面,就是使我们屈服于别人,受别人支配。这个想法对我说来是残酷的,但是它并没有使我放弃占有图穆叶教士的作品的渴望。当我这么思考时,我想穿过大街,停下来让一辆马车驶过去,这辆马车正沿着我往下坡走的这条街爬上来,我从玻璃车窗望进去,认出了特雷波夫夫人,两匹黑马和一个穿着皮大袄活像俄国贵族的车夫,排场十分阔绰。她没有看见我。

“但愿她能够找到她所寻找的,”我对自己说,“或者不如说,她所中意的。”这是我作为对她残忍的笑的回报而想出的祝愿。在吉尔让蒂她曾经用这残忍的笑来对待我的失望。她有一个山雀的心灵。

我心情忧郁地走到了桥边。

大自然永远是那么冷漠，它既不提前，也不挪后地把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个日子送到人间。我来到比利翁大厦①，在四号大厅里，拍卖估价员布卢兹和鉴定人波利齐还未就座的那张台子紧跟前坐下。我看见大厅里渐渐来了许多熟面孔。我和沿河街的几个老书商握手；但是任何巨大的利益都会使最轻易相信别人的人谨慎小心，正是这种谨慎小心促使我对我这次异乎寻常地出现在比利翁大厦的一间大厅里的原因保持沉默。反过来我还向这些先生打听他们对波利齐拍卖感兴趣的原因，我听见他们谈到几件别的东西而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件，心里感到满意。

大厅里慢慢充满了有关的人和看热闹的人。在延迟半个小时以后，拍卖估价人拿着他的象牙槌，书记带着他的清单，鉴定人带着他的目录，还有拍卖人拿着固定在一根长杆子上的木碗，带着市侩气的庄严神色在台子上就座。大厅里的伙计排列在高高的台子脚下。拍卖估价人宣布拍卖开始，场子上静下来一半。

一开始以不高的价格拍卖一套相当平凡的、带细密画的Preces piae②。不用说这些细密画看上去完全像新的。

出价很低，使那群小旧货商受到鼓励，他们混到我们中间，变得很放肆。正在等旁边一间大厅开门的那些锅匠也来了，奥弗涅③人的戏谑声盖住了拍卖人的喊声。

---

① 比利翁大厦：一六一三年克洛德·德·比利翁在巴黎建造，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到一八三〇年止充当拍卖大厦；后来拍卖场址虽迁移过两次，但在一段很长时期内一般人仍习惯于把新址称为比利翁大厦。

② 拉丁文：《信教指导》。

③ 奥弗涅：法国中部旧省名。

一部《犹太人的战争》①的漂亮的古抄本，重新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争夺，“五千法郎，五千，”拍卖人在不胜惊讶的锅匠们的沉默中宣布。七八本对经②唱谱又把我们带回到低廉价格上去。一个肥胖的、不穿大衣、不戴帽子的女旧货商，受到开本大、开价低的鼓励，出价三十法郎买下了这些对经唱谱中的一本。

最后，鉴定人波利齐把四十二号放在台子上：《黄金的圣徒传》，法文手写本，从未出版过，两幅华美的细密画，开价三千法郎。

“三千！三千！”拍卖人尖声叫喊。

“三千，”拍卖估价人干巴巴地重复了一句。

我的太阳穴嗡嗡作响，我隔着一片云雾看见许许多多人的脸，全都神情严肃地转向一个伙计打开来拿在手里在大厅里来回走的手抄本。

“三千零五十！”我说。

我被我自己的嗓音吓倒了，我看见一张张脸全都朝我转过来，感到很难为情。

“右边三千零五十！”拍卖人重新把我的出价报了一遍。

“三千一百！”波利齐先生说。

于是在鉴定人和我之间开始一场英勇的决斗。

“三千五百！”

“六百。”

“七百。”

---

① 《犹太人的战争》：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37—100)的作品。

② 对经：天主教唱经的一种，合唱者分为两组，轮流唱。

“四千！”

“四千五百！”

接着猛地一跳，波利齐先生突然跳到了六千法郎。

六千法郎，这正是我所能支配的全部钱财。对我说来，这是可能的。我冒险去做不可能的事。

“六千一百！”我大声喊道。

唉！甚至做了不可能的事还不够。

“六千五百，”波利齐先生冷静地回击。

我低下头，嘴张着，却不敢对拍卖人说一声是还是不是，他在朝我叫喊：

“六千五百法郎，我出价；不是右边的您出价，是我出价！没有差错！六千五百！”

“看清楚了！”估价人接着说。“六千五百！看清楚了，听清楚了……还有人吗？……没有出价比六千五百法郎高的买主。”

庄严的寂静笼罩着大厅。突然间我感到我的头顶心裂开了。原来是那个拍卖估价人的槌子在台子上狠狠敲了一下，这一下无可挽回地把四十二号拍卖给波利齐先生。书记的羽笔立刻在印花纸上疾书，把这件大事用一行字记下来。

我精疲力竭，需要新鲜空气和休息。然而我没有挪动一步。渐渐地我又能考虑了。希望是顽强的。我有一个希望。我想《黄金的圣徒传》的新买主可能是一个既聪明而又慷慨的珍本收藏家，他会让我看手写本，甚至答应让我发表其中主要部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拍卖结束以后，我走到从台子上下来的鉴定人跟前。

“鉴定人先生，”我对他说：“您买四十二号是为您自己，还是受人委托？”

"受人委托。我得到指示不论什么价钱都不能把它放掉。"

"您能告诉我买主的姓名吗？"

"不能满足您的要求，我感到很遗憾。不过这对我说来是完全受到禁止的。"

我失望地离开他。

1869年12月30日

"泰雷丝，有人拉我们的门铃已经拉了有一刻钟，难道您没有听见？"

泰雷丝没有回答我。她在看门人的屋子里嚼舌头。准是如此。您就这样来祝贺您的老主人的圣名瞻礼日吗？您竟在圣西尔维斯特节①的晚上丢下我！唉！如果在这个日子里我会听到热情的祝贺，除非他们从地下出来，因为爱过我的人很早以前全都埋在土里了。我不明白我留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门铃还在响。我驼着背，慢慢离开炉火，亲自去开门。我在楼梯平台上看见什么？这不是湿透的爱神，我也不是老阿那克里翁②，而是一个八九岁的漂亮小男孩。他单独一个人，仰起头来看我。他的脸蛋红了，但是他那向上翘的小鼻子给您一种淘气的印象。他的帽子上插着羽毛，小罩衫上有一个很大的花边绉领。漂亮的小家伙！他双臂抱着和他一般大的一包东西，问我是不是西尔

① 圣西尔维斯特节：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国人一般都以天主教圣人的名字为名。该圣人的节日即为自己的圣名瞻礼日。

② 阿那克里翁：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古希腊宫廷诗人。他的诗歌颂醇酒和爱情，传世的只有一些片断。这儿指的是一首被误认为是他写的诗，诗中说一天夜里小爱神来叩门，诗人见他浑身湿透，于是好心让他烘干，但他却用箭射中诗人的心。

维斯特·波纳尔先生。我回答说是的，他把包交给我，说他是替他妈妈送来的，然后就跑下楼梯去。

我走下几步梯级，伏在栏杆上，看见那顶小帽子像风中的一根羽毛在螺旋形的楼梯上旋转着。晚安，我的小男孩！如果能跟他谈谈，我一定会高兴。但是我能问他什么呢？盘问孩子是不高尚的。况且，这个包会比使者更清楚地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很大的包，但是不很重。我到藏书室里解开包扎用的狭缎带和纸，我看见……什么？一块劈柴，一块大劈柴，一块真正的圣诞劈柴，但是份量这么轻，我相信它是空心的。果然我发现它是两片合起来的，用小钩子扣住，在铰链上开合。我转动小钩子，一下子被紫罗兰淹没了。紫罗兰从里面撒落在我的桌子上，撒落在我的膝头上，撒落在我的地毯上。还有的钻进我的背心，钻进我的袖口。我浑身充满了紫罗兰的香气。

"泰雷丝！泰雷丝！拿几个盛满水的花瓶来！这儿有许多我不知从什么样的国家来的，也不知从什么样的手里来的紫罗兰，但是这一定是一个芬芳馥郁的国家，一只优雅可爱的手。老乌鸦，您听见了吗？"

我把紫罗兰放在桌子上，桌子完全被一大堆芳香扑鼻的花盖住了。在劈柴里还有一样东西，是一本书，一部手写本。这是……我没法相信，但也没法怀疑……这是《黄金的圣徒传》，这是让·图穆叶教士的手写本。这儿是《圣母行洁净礼》和《普罗赛比纳的加冕》，这儿是圣德罗克多维的传记。我出神地望着这个充满紫罗兰花香的圣物。我一页页翻着，页与页之间夹着一些钻进来的苍白色的小花，紧挨着女圣徒塞西尔①的传记，我找到

① 塞西尔：古罗马殉教者。根据五世纪末写的传记，说她在新房里说服丈夫尊重她的贞洁，并劝他改信基督教。后来夫妻俩都受迫害而死。

一张名片，上面有这个名字："特雷波夫亲王夫人"。

特雷波夫亲王夫人！您呀，曾经在阿格里琴托的晴朗天空下那么甜美地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您呀，有个闷闷不乐的老头儿曾经相信您是个小疯子，今天我对您美好的、罕见的疯狂确信无疑了。您给他带来了快乐的这个老头儿，他将去吻您的双手，把这部珍贵的手写本奉还给您，整个科学界和他本人都将感激您才有可能出版一个准确的、豪华的版本。

泰雷丝这时候走进我的书房，她的情绪很激动。

"先生，"她向我喊道，"您猜猜我刚才在一辆停在大门口的、饰有纹章的马车上看见了谁。"

"当然是特雷波夫夫人，"我嚷道。

"我不知道什么特雷波夫夫人，"我的女管家回答我。"我刚才看见的那个女人打扮得像一位公爵夫人，带着一个衣服的缝子上处处都饰着花边的小男孩。她就是那个身材矮小的科科兹太太，八年前她生孩子时您曾经送过一块劈柴给她。我一下子就认出她来了。"

"她就是，"我连忙问，"您说，她就是科科兹太太？卖历书的商贩的寡妻？"

"就是她，先生，她的小男孩从这所房子出去上车时，车门打开了。她没有什么改变。这种女人怎么会变老呢？她们从来不让自己有烦恼。科科兹太太只不过比从前略微胖了一点。一个从前人们发善心在这儿收留过的女人，居然坐着一辆饰有纹章的马车来卖弄她的天鹅绒和她的钻石！这不是件可耻的事吗？"

"泰雷丝，"我用一种可怕的声音喊道，"如果您不带着深厚的敬意和我谈这位夫人，我们就此翻脸，谁也别理谁了。把我的塞夫勒①花瓶拿来放这些紫罗兰，它们给书城带来从来不曾有

过的雅致。”

在泰雷丝一边叹气，一边去寻找塞夫勒花瓶时，我望着这些散乱的美丽的紫罗兰，扑鼻的花香就像一个可爱人儿身上的芳香，弥漫在我周围，我问我自己怎么没有认出特雷波夫夫人就是科科兹太太。年轻的寡妇那次在楼梯上让我看她的婴儿时，我见过她，但是不过是短短的一眼。我有更多的理由责备自己，在一个高雅美丽的心灵旁边经过，却没有看出来。

“波纳尔，”我对自己说，“你善于辨读古老的文献，但是你却不善于读生活的书本。特雷波夫夫人这个轻率的年轻女人，你认为她有一只山雀的心灵，她却出于感激，付出了您在帮助别人时从来不曾付出过的那么多热诚和才智。她非常慷慨地把安产感谢礼的那块劈柴的钱付给你了……泰雷丝，您过去是一只喜鹊，现在变成了一只乌龟，快给这些巴马紫罗兰②拿水来！”

---

① 塞夫勒：法国城市，以产瓷器出名。

② 巴马紫罗兰：一种淡紫蓝色的重瓣紫罗兰，非常香。

下　　卷

让娜·亚历山大

1

吕桑斯，1874年8月8日

我在默伦①车站下车时，黑夜已经在寂静无声的田野里撒下它的和平气氛。土地给大太阳——正像维尔河②盆地的收割者说的“毒日头”——烤了一整天，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热烘烘的气息。青草的香味贴着地面缓缓地流动。我抖掉从车厢带下来的尘土，轻松愉快地呼吸。我的女管家在我的旅行包里塞满了替换内衣和零碎的梳洗用品，munditiis③，拿在手里份量显得非常轻，我摇晃着它，就像下课后的小学生摇晃着用带子捆扎的那包初级课本一样。

但愿我还能是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可是我去世的善良的母亲亲手给我抹一片葡萄汁果酱面包，放在篮子里让我挎上，一切准备就绪以后，领我到麻雀非常熟悉的商业巷的一个角落里，院子和花园之间，杜洛瓦先生开办的学校去，一转眼这已经是快满六十年前的事了。杜洛瓦先生身材高大，他和蔼可亲地向我们微笑，摸我的脸蛋儿，毫无疑问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我在他心里自然而然地引起的好感。但是等我母亲在那些见到她走近就飞起来的麻雀中间穿过院子，杜洛瓦先生就不再微笑，不再向我做出任何好感的表示，相反地把我看成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小东西。我后来发现他对所有的学生都怀有这种感情。他用戒尺挨个儿地打我们，谁也料不到他笨重肥胖的身体会有这么灵活敏捷。但

是每一次他当着我们的面和我们的母亲说话，他头一次见面时流露出的那种对我们的好感都要重新出现，他一边夸奖我们天分高，一边还用亲热的眼光望着我们。我跟一些小同学在杜洛瓦先生的课凳上度过的那段日子真是一段快乐的日子，他们像我一样，从早到晚尽情地哭，也尽情地笑。

半个多世纪以后，在这布满星星的天空下，这些往事又清清楚楚地在我心灵里浮现出来。从那时候起这布满星星的天空没有改变过；它那永恒不变的、宁静安详的光辉，肯定会看见许许多多和我过去一样的小学生变成像我现在一样患卡他性炎的、白发苍苍的学者。

曾经照耀过所有我那些被遗忘了的先人的轻率的或者迟钝的脑袋的星星啊，我就是在你们的光辉下，感觉到一股痛苦的悔恨之情在我心里觉醒！我真希望有一个后代能在我不能再看见你们的时候看见你们。克莱芒蒂娜，您的脸颊在带风帽的粉红斗篷里曾经是那么娇艳！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也许已经做父亲和祖父了。但是您嫁给了阿希尔·阿利埃先生，纳韦尔④的富有的乡下人，有一点儿可以算是贵族，因为他的父亲，那个农民，国有财产的获得者，在买下领主们的城堡和土地的同时，也买下领主们的全部证书。⑤ 自从您结婚以后，克莱芒蒂娜，我就没有

---

① 默伦：法国城市，在巴黎东南不远的塞纳河边，是塞纳-马恩省省会。

② 维尔河：法国诺曼底地区的一条河。

③ 波纳尔毫无疑问是想到了古罗马诗人的《牧歌》第一卷第五首中的“Simplex munditiis”这个词组，意思是“打扮简单”。

④ 纳韦尔：法国中部城市。

⑤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曾把流亡国外的贵族土地收归国有，出卖给小农。

再见过您，我猜想您在您乡村小城堡里的生活过得一定美满，既默默无闻又平平静静。有一天我偶然从您的一个朋友那儿得知，您已经离开了这种生活，留下了一个长得和您一模一样的女儿。这个消息，换了在二十年以前，会激起我心灵的全部力量进行反抗；我听了以后在我心里产生出来的，可以说是一种巨大的沉默，充满我整个身体的感情不是一种剧烈的痛苦，而是一个听从大自然教诲的心灵的那种深切的、平静的忧郁。我理解我曾经爱过的人仅仅是一个幽灵。但是对您的回忆至今仍然是我生活中的最大快乐。您可爱的外形慢慢憔悴以后，消失在肥壮的野草下面。您女儿的青春时代已经过去。她的美貌毫无疑问已经消逝。我永远看见您，克莱芒蒂娜，还有您的金黄色鬈发和您的带风帽的粉红披风。

美丽的黑夜！它用一种高尚的倦怠笼罩着被它从每天的桎梏中释放出来的人和牲畜，我感觉到了它的良好的影响，虽然出于六十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我已经是仅仅根据代表事物的符号来感觉事物。对我说来，这个世界上只有文字，因为我是文献学家！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他生活的梦。我是在我的藏书室里做这个梦的。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来了，让天主到我摆满书的书架前面，从我的梯子上把我带走吧！

"啊！这真的是他！您好，西尔维斯特·波纳尔先生。我赶了我的马车到车站前面等您，您却步履轻捷地在田野里跑，您这是上哪儿去呀？您下火车我没有看见，我只好空手回吕桑斯了。把您的包给我，上车来，坐到我旁边。您知道不知道从这儿到城堡十十足足有七公里路？"

从双轮轻便马车上这样大声跟我说话的是谁？是保尔·德·加布里先生，最近在摩纳哥去世的一八四二年的法国贵族

院①议员，奥诺雷·德·加布里先生的侄子和继承人。我带着女管家扣好的旅行包要去的地方，也正是保尔·德·加布里先生的家。这个善良的人刚和他的两个妹夫共同继承他的伯父的家产，他的伯父出身于一个很古老的司法界的官宦家庭，在吕桑斯的城堡里有一个收藏手写本非常丰富的藏书室，其中有些手写本可以上溯到十三世纪。我正是在保尔·德·加布里先生的请求下，到吕桑斯来清点这些手写本，并且编制目录。保尔·德·加布里先生的父亲是一个高尚文雅的人，著名的珍本收藏家，生前跟我保持着十分客气的关系。说真的，儿子没有继承到父亲的高尚的爱好。保尔先生醉心于体育；他对马和狗很内行，我相信，在所有那些能够满足或者欺骗人类的无穷无尽的好奇心的学问中，只有马厩的学问和犬舍的学问他完全掌握了。

我不能说我遇见他感到惊讶，因为我和他已经有约在先。但是我得承认我全神贯注，随着我的思想的自然发展，我完全忘掉了吕桑斯城堡和它的主人们，因此一个乡绅在这条正如人们说的"一条扎尾巴用的好带子"的②、伸展在我面前的大路的起点叫我，一开始那叫声就如同一种离奇古怪的响声钻进我的耳朵。

我有理由担心，我的相貌在大部分社会交往中具有的那种愚蠢的表情，会暴露出我的失礼的心不在焉。我的旅行包已经上了马车，我也跟着我的旅行包上去。我的主人的坦率和纯朴让我感到喜欢。

---

① 贵族院：法国的贵族院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恢复，先是继承制，到一八三〇年革命后废除了继承制。

② "扎尾巴用的好带子"，法国过去的赶马车的车夫用来这么称呼大路。

“我对您那些古老的羊皮纸一窍不通,”他对我说,“不过您在我们家里能找到交谈的人。除掉著书立说的本堂神父和虽然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但是非常可爱的医生以外,您还可以找到一个和您抬杠的人。那就是我的妻子。她不是一个学者,但是我相信,世上没有她不懂的事。另外,谢天谢地,我还打算把您多留些时候,好让您跟让娜小姐见见面,她有魔术师的手指和天使的心灵。”

“这位小姐,”我说,“她具有这么难得的天赋,是您的亲属吗?”

“不是,”保尔先生回答;他那匹马用蹄子敲打着被月光照成蓝色的大路,他注视着马的耳朵。“她是我妻子的一个年轻女友,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她的父亲曾经让我们在金钱上冒了一次很大的风险,幸好只受到一点惊吓。”

接着他摇了摇头,改变话题,告诉我大花园和城堡三十二年来一直空关着,完全没有人住,因此我会发现大花园和城堡处在荒废的状态中。

我听他告诉我,他的伯父奥诺雷·德·加布里先生生前跟当地的那些偷猎者关系很差,他的猎场看守人像打兔子一样朝他们开枪。他们中间有一个报复心强的农民,脸上挨了领主的铅弹,一天晚上躲在林荫大道的树后面等他,差一点儿把他打死,因为一颗子弹擦伤了他的耳朵尖。

“我的伯父,”保尔先生补充说,“他企图发现这一枪是从哪儿打来的,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于是不慌不忙地回到城堡。第二天他让人把管家喊来,命令管家封闭城堡和大花园,不准任何人进来。他严禁碰任何东西,严禁在他回来以前维护和修理他的土地上和房子里的任何东西。他还和歌词里一样,含糊地

补充说，他会在复活节或者圣三节回来①；和歌词里一样，圣三节过去了，没有再看见他。去年他死在戛纳，我的妹夫和我最先进入废弃了三十二年的城堡。我们发现在客厅中间长了一棵栗树。至于大花园，要想进去玩玩，还得先修几条小路才行。"

我的同伴闭上嘴不说了，除了青草里的唧唧虫鸣，只能听见在小跑的马的整齐蹄声。大路两边田里竖着的麦捆，在朦胧的月光下，看上去很像身材高大的白衣女人跪倒在地上。我沉浸在黑夜的魅力所激发出来的那些无比美妙、充满稚气的幻想里。在林荫道的浓密阴影下经过以后，我们的马车朝右边转弯，走上一条庄园大道；在这条大道的尽头城堡突然出现在眼前，黑乎乎的巨大建筑，还有带圆锥顶的塔楼。我们沿着一条堤道走去。堤道通往正门大院子，并且越过一条充满流水的沟渠，代替早已毁坏的吊桥。吊桥的丧失，我想是这座尚武的小城堡在它变成接待我的那种和平面目以前，受到的第一个屈辱。天上的星星映照在黑暗的沟水里，清楚得令人惊奇。保尔先生作为殷勤好客的主人，把我一直送到坐落在顶楼，一条长走廊尽头的我的卧房里；因为时间太晚，不能立即把他的妻子介绍给我，他向我表示歉意，并且祝我晚安。

我的卧房漆成白色，悬挂擦光印花布的帷幔，保留着十八世纪谈情说爱的幽雅环境的痕迹。壁炉里满是灰烬，灰烬还是热的，向我证明为了驱散潮气已经费了很大的苦心，壁炉台面上放着玛丽-安东尼特王后②的素坯半身像。镜子已经变暗，有了

① 复活节是基督教重要节日，在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于三月二十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之间）。复活节后五十天为圣灵降临节，圣三节是圣灵降临节后第一个星期日。

② 玛丽-安东尼特王后（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于一七九三年被送上断头台。

锈斑，白色的镜框上有两个铜钩子，从前悬挂过贵夫人腰上挂钥匙用的链子，现在它们争着要我把表挂上去。我仔细地把表上好发条，因为和泰莱姆修道院①的修士们正相反，我认为时间就是生命本身，人只有把时间分成时、分、秒，也就是说分成与人寿命的短促相称的小块，才能成为时间的主人。

我想，我们之所以觉着生命短促，仅仅是因为我们轻率地根据我们狂妄的希望来要求它。我们全都像寓言②里的那个老人，有一个侧翼要加在我们的主楼上。我希望在我去世以前写完圣热尔曼·德·普莱修道院的那些院长的历史。天主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时间，就像一块珍贵的布，我们要尽我们的所能在上面绣花。我已经用我手中的线绣出各种文献学的图画。我的思想这样发展着，当我把头巾扎在头上时，对时间的想法把我带回到过去，在分针走一圈的时间内我第二次想到您，克莱芒蒂娜，在吹灭蜡烛，随着蛙声入睡以前，我祝愿天主降福给您的子孙后代。

2

吕桑斯，8月9日

在吃中饭时，我有好几次机会欣赏德·加布里夫人的谈话；

① 泰莱姆修道院：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1494—1553）的长篇小说《巨人传》里出现的修道院。该修道院的修士享有充分自由，完全不去注意时间，修院里甚至不置钟表，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② 指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1621—1695）的寓言《死神和垂死的人》。一个百岁老人要求死神再给他一点时间干完他所有要干的事，如立遗嘱，给他的住房主楼添盖一个侧翼，等等。

她告诉我，城堡里经常有幽灵出现，出现最多的是“背上有三条皱纹的”女人，生前是个下毒者，死后成了在地狱里受苦的鬼魂。我没法说出，她给这个奶妈哄孩子的老故事里添进了多少风趣和生命力，我们在阳台上喝咖啡，阳台石栏杆上的柱子被茁壮的常春藤缠住，拔起来，继续悬在这种淫荡的植物的那些乱疙瘩中间，完全是落在掠夺成性的肯陶洛斯怀抱里的帖萨里亚妇女那种狂乱姿态。①

城堡外形像一辆四轮运货马车，四个角上各有一座墙角塔，由于经过一次次翻修，已经完全失去它原来的特点。这是一座广阔的、值得重视的建筑物，仅此而已。我觉得它在三十二年的弃置中，并没有遭到多么严重的破坏。但是，德·加布里夫人领我走进底层的大客厅以后，我看见地板鼓起，踢脚板腐烂，护壁板开裂，窗间墙上挂的油画也已经发黑，四分之三垂在框子外面。一棵栗树顶开了镶木地板，在那儿长大，把它那羽毛饰般的一簇簇阔叶子转向没有玻璃的窗子。

我看到这种情景，想到奥诺雷·德·加布里先生的收藏丰富的藏书室就在旁边的一间屋子里，这么长的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处在有害的影响之下，我不能不感到不安。然而我望着客厅里的这棵小栗树，又忍不住赞美大自然旺盛的活力，和促使一切胚芽成长为生命的那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反过来我想到我们这些学者，为了留住和保存过去的事物所做出的努力是一种艰巨

---

① 希腊神话中提到希腊帖萨里亚英雄，拉庇泰国王庇里托俄斯，在他与希波达弥亚结婚时，邀请了有亲属关系的肯陶洛斯（半人半马怪）参加。肯陶洛斯酒醉与拉庇泰人发生争吵，肯陶洛斯中的欧律提翁要抢走新娘，其余的肯陶洛斯也要各抢一女郎，于是发生一场恶战。最后拉庇泰人在忒修斯的帮助下，征服了肯陶洛斯。

而无效的努力，不免感到了忧伤。一切活过的东西是新的存在所必须的养料。用帕尔密尔①神殿的大理石为自己盖一间小屋的阿拉伯人，比所有伦敦、巴黎和慕尼黑的博物馆馆长更明智。

吕桑斯，8月11日

谢天谢地！藏书室朝东，没有遭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除掉那沉重的一排古老的对开本《习惯法汇编》，被脂山鼠从这边咬穿到那边以外，其余的书都安然无恙地放在装着铁栅栏的大橱里。我把整个白天的时间都用来整理手写本。太阳从没有挂窗帘的、高高的窗子照进来，我在有时还是挺有兴味的阅读中，听见笨重的熊蜂沉重地撞击着窗玻璃，护墙板发出爆裂声，还有苍蝇为阳光和炎热所陶醉，在我的头顶上嗡嗡地盘旋着。到了三点钟，它们的嗡嗡声变得那么响，我不由得从一份对十三世纪的默伦的历史来说非常宝贵的文献上抬起头来，我开始察看这些小虫子或者像拉封丹②说的"虫豸"的向心运动。我应该指出，炎热对一只苍蝇的翅膀所起的作用和它对一个古文献档案专家的脑子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因为我感到动脑子有极大的困难，而且感到一种相当舒服的迷迷糊糊，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从它里面挣脱出来。吃晚饭的钟声敲响了，把我从工作中惊醒，我必须尽快梳洗一下，好合乎礼仪地出现在德·加布里夫人的面前。

---

① 帕尔密尔：叙利亚古代城市，它的大理石神殿在三世纪时为罗马人所毁。

② 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早期写有《故事诗》五卷。一六六八年至一六九四年陆续写成《寓言诗》十二卷。"虫豸"这个词见于他的寓言诗《水滴和蜘蛛》中。

这顿饭菜肴很丰富，时间自然而然地延长了。我有一种也许略高于中等水平的品酒才能。我的主人发现我这方面的知识，对我相当敬重，特地为我打开了一瓶马尔戈城堡①。我怀着敬意喝这种出身高贵和德行高尚的葡萄酒，它的香味和辛辣味再怎么称赞也不会过分。这种火热的甘露流遍我全身的血管，使我充满一股青春的热情。暮色用神秘的气氛笼罩着外形变大了的树木；暮色中我坐在阳台上，德·加布里夫人的身边，我有幸向我的才智横溢的女主人生动、流畅地陈述我的印象，就一个像我这样缺乏想象力的人来说，能陈述得这么生动、流畅也就很出色了。我不借助于古老的作品，出自本能地向她描绘傍晚温柔的忧郁，和祖国这片土地的美丽，这片土地不仅用面包和葡萄酒养育我们，而且还用思想、感情和信仰养育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将接纳在它慈母般的怀抱里，仿佛我们是长长的一天结束后感到疲累的小孩子。

"先生，"这位可爱的夫人对我说，"您看看这些古老的塔楼，这些树，这片天空：民间故事和歌谣里的人物出自这一切有多么自然啊！瞧那边的小路，小红帽曾经从那条路走进树林去采榛子。这片变化无常，经常笼罩着薄雾的天空上，仙女们的车辆曾经来来往往，而那北面的塔楼从前在它的尖顶下曾经隐藏过那个纺纱的老太婆，她的纺锤刺过林中的睡美人。②"

我继续想着这些无比美妙的话，直到保尔先生隔着醉人的雪茄烟雾，把他为了一个取水装置向全镇居民提起的一桩诉讼讲给我听。德·加布里夫人觉着晚上很凉，披着披肩还在发抖，

---

① 马尔戈是法国纪龙德省波尔多区梅多克的一个市镇，那儿所产的葡萄酒叫马尔戈城堡，极其有名。

② 小红帽和睡美人都是法国作家贝洛（1628—1703）童话里的人物。

离开我们回到卧房去了。我于是决定不到楼上自己的卧房去，回藏书室继续研究那些手写本。保尔先生希望我去睡觉，我不顾他的反对，走进了按照古老的语言我将称之为“书斋”的房间，我在灯光下开始工作。

看了十五页，显然是一个愚昧无知而又漫不经心的誊写人抄的，因为我很难理解它们的意思。在看了这十五页以后我把手伸进我的常礼服张开的口袋里，掏出我的鼻烟盒，但是这个如此自然的，几乎是本能的动作，这一次竟花费了我一点力气，甚至还使我感到一点儿疲劳；然而我还是打开了这个银盒子，从里面取出一撮香喷喷的粉末，粉末鼻子没闻到，都撒落在鼻子底下衬衫的整个硬胸上。我可以肯定，我的鼻子当时一定显示出它的失望，因为它非常富于表情。它曾经有好几次泄露我内心里藏得最深的思想，特别是在库汤斯公共图书馆的那一次，当时我在我的同行布里乌的眼皮子底下发现了天使圣母修道院的契据集。①

我有多么快乐啊！我这戴着眼镜的小而呆滞的眼睛什么也没有显露出来。但是布里乌只看了看我那因为快乐和骄傲而颤抖的蒜头鼻子，就猜到我有了一桩新发现。他注意我拿的那一卷，记下我离开时放它的地方，他紧跟在我后面去把它取来，偷偷地抄录，急急忙忙地发表，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但是，他以为欺骗了我，其实是欺骗了他自己。他的版本里有许多错误，我指出其中的几个大差错，感到十分满意。

回过头来接着前面往下谈，我当时猜想一定是沉沉的睡意

---

① 库汤斯是法国芒什省大城市，该城市的天使圣母修道院十七世纪方才建成，因而不可能有契据集。契据集是中世纪教堂、修道院的全部土地契据的集子。

控制住我的头脑。我的眼睛底下有一份契据，如果我说出上面提到的是一二一二年卖给教士让·德·埃斯都维尔的一个家兔笼，每个人都能判断出它的意义。但是，我当时虽然感觉到它的重要性有多大，却没有把这样一件文献所迫切要求的注意给予它。我的眼睛，不管我怎么办，总是转向桌子的一侧，从学术观点来看，那个地方并没有放着任何重要的东西，只有一卷相当大的德文书，用母猪皮装订，封面上有铜钉子，书脊上有很厚的肋线棱。这是一部汇编的集子的漂亮版本，仅仅因为那些木刻插图而值得推崇，但是《纽伦堡编年史》① 这个书名已经使它闻名遐迩。这卷封面微微张开的书，中间切口朝下地放着。

我不能说出，我的一双眼睛无缘无故地注视着这卷古老的对开本，已经注视了有多长的时间，忽然一个情况吸引住我的目光，这个情况是那么离奇，甚至一个像我一样完全缺乏想象力的人也一定会感到万分惊讶。

我突然看见一个小人儿坐在书脊上，却没有发现她是什么时候来的，她一条腿盘着，一条腿垂下来，有点像海德公园② 或者布洛涅树林的那些骑马女人侧坐在马上的姿势。她是那么矮小，甚至她那只摇晃的脚都碰不到桌面，桌子上弯弯曲曲地摊着她的连衫裙的长后襟。但是她的脸和身形是成年人的。她的胸部丰满，腰身圆胖，不会使人对这一点产生怀疑，哪怕是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学者。我还要不怕搞错地补充说，她长得非常美，神色极其高傲，因为我的肖像学研究使我长期来习惯于辨认典型的纯正和相貌的特征。这位如此意外地坐在《纽伦堡编年史》书

① 指一四八三年在德国纽伦堡印的拉丁文本的世界编年史，编者为哈特曼·谢德尔，内容从开天辟地叙述到一四八〇年。

② 海德公园，英国伦敦西部公园。

脊上的夫人，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高贵里带着淘气的表情。她的神气像一位王后，不过是一位任性的王后。我单单从她的眼神就能判断出，她在什么地方十分任性地行使着极大的权力。她的嘴是专横的，讥嘲的；她的蓝眼睛在完美的弯弓形的黑眉毛底下，令人不安地笑着。我经常听人说黑眉毛对金发女人很相配，而这位夫人的头发恰恰是金黄色的。总之，她给人以高大的印象。

一个像酒瓶那么高的人儿，如果把她放在我的常礼服口袋里并不是一件不恭敬的事，放进去肯定会看不见，她给人的却正是高大的印象，说起来可能让人感到奇怪。但是，在坐在《纽伦堡编年史》上的夫人的大小尺寸里，有着一种如此高傲的苗条，有着一种如此庄严的和谐，她保持着一种如此自然而同时又如此高贵的姿态，以致她在我眼里显得很高大。她带着嘲弄的专心态度察看我的墨水瓶，就像她能预先看出应该从我的羽笔尖上冒出来的所有的字。虽然这个墨水瓶对她说来是一个深池塘，踩进去她的两侧有金色花纹的粉红色丝袜会一直染黑到袜带，但是我还是要对您说，她是高大的，活泼之中令人肃然起敬。

她的服装很适合她的相貌，极其华丽，包括一件金银丝织锦缎的连衫裙，一件灰鼠皮里子的珠光色天鹅绒披风，头上戴的是一种有两只角的圆锥形高帽，光泽美丽的珍珠使它像一弯新月那样明亮，那样发光。她那白皙的小手拿着一根小棍。特别是因为我的考古学研究使我能确实无误地辨认出传说中和历史中那些著名人物的标志，这根小棍更加引起我的注意。这种知识在这个机会里对我很有用处。我研究这根小棍，辨认出它是用榛树的一根细枝削成的。"这是仙女的一根小棍，"我对自己说，"因此拿着它的这位夫人是个仙女。"

认出了我与之打交道的人，我感到很高兴，我竭力集中思想，想对她说一句恭恭敬敬的恭维话。我得承认，如果我能够广征博引地和她谈谈她的同类，不论是在撒克逊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中间，还是在西欧拉丁民族中间所担任的角色，我一定会感到满意。这样的一番论述，在我看来，是对这位夫人的一种巧妙的感谢方式，感谢她和她的同类一成不变的习惯相反，出现在一个老博学者的面前，而不是出现在天真的孩子和没有文化的村民面前。

"做了仙女，仍然是女人，"我对自己说，"既然雷卡米埃夫人①，正像我听J.-J.昂培尔②先生说的，对她的美貌给通烟囱的孩子们留下的印象看得很重，那么，坐在《纽伦堡编年史》上这位超自然的夫人，毫无疑问，听了一位博学者旁征博引地，像论述一枚纪念币、一颗印章、一枚衿针或者一根簪子那样论述她，一定会感到满意。但是这个打算需要我的羞怯心作出极大的牺牲，因而确实变得没法实现了，因为我看到编年史上的夫人从挂在身子一侧的钱袋里迅速掏出一些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小的榛子，用牙咬开果壳，把果壳朝我鼻子上扔过来，果仁呢，她带着一个吃奶的小孩的那种严肃神态嚼着。

在这种情况下，我做了科学的尊严所要求做的事，我保持沉默。但是果壳使我感到痒得难受，我把手伸到鼻子上，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这时候才发现我的眼镜架在鼻尖上，我不是通过镜片，而是从镜片上边看见这位夫人，这真是不可理解的事，因为

---

① 雷卡米埃夫人（1777—1849），法国贵夫人，拿破仑时代她的客厅里聚集着反拿破仑分子。复辟后她的客厅接待许多名人。

② J.-J.昂培尔（1800—1864），对法国中世纪文学颇有研究。他爱雷卡米埃夫人，与她有许多书信来往。

我的眼睛在那些古老的文献上已经使用坏了，如果不戴眼镜，即使把一个西瓜和一个长颈大肚玻璃瓶放在我的鼻子跟前，我也分辨不清。

这个鼻子由于它的大小、形状和颜色而惹人注目，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仙女的注意，因为她抓起我那枝像羽毛饰似的高高耸立在墨水瓶上的鹅羽笔，用它有毛的一头在我的鼻子上划来划去。过去跟客人在一起时，我偶尔也有机会去忍受那些年轻小姐的淘气行为；她们要我参加她们的游戏，隔着椅背让我亲她们的脸蛋儿，或者是要我吹熄一枝她们突然一下子举到我吹不到的高度的蜡烛。但是直到此时此刻，还从来没有一个女性让我去经受像用我自己的羽笔的毛来戏弄我的鼻子的这种亲热的任性行为。幸好我记起了我的先祖父的教导，他经常说妇女不管干什么都是允许的，她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恩惠和宠爱。因此我像接受恩惠和宠爱一样接受榛子壳和羽笔的毛，我竭力露出笑容。非但如此，我还开口说话了！

“夫人，”我彬彬有礼而又态度庄严地说，“您把您的访问的荣幸不是赐给一个毛孩子，不是赐给一个庄稼汉，而是赐给一个图书管理人，他能够认识您感到很高兴，他知道从前您曾经在马槽里弄乱母马的鬃毛，喝满是泡沫的碗里的牛奶，把一些使人痒痒的种子塞到老奶奶的背上去，让壁炉的炉膛在老实人面前劈啪响，总之一句话，您给房子里带来混乱和欢乐。您还可以夸说您曾经在晚上的树林里怎样把那些留连忘返成双捉对的人吓得够呛。但是我相信至少有三个世纪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个火车和电报的时代里，夫人，有可能见到您吗？我的女看门人年轻时当过奶妈，她不知道您的故事，而保姆还在给他擤鼻涕的我那个小邻居也断定您根本不存在。”

"您怎么认为呢?"她用银铃般的嗓音嚷起来,同时傲慢地挺直她那高贵的小身子,而且像鞭打希波格里弗① 那样鞭打着《纽伦堡编年史》的书脊。

"我不知道,"我揉着眼睛回答。

这个回答带有极其科学的怀疑主义的烙印，对我的女交谈者产生了最可悲的影响。

"西尔维斯特·波纳尔先生,"她对我说,"您只是一个学究，我过去也一直这么猜想的。那些在街上走，从短裤缝里露出一截衬衣下摆的儿童，连最小的也比您那些科学院和研究所里所有戴眼镜的人更了解我。知道,什么也不是;想象才是一切。除了想象出来的东西,什么也不存在。我是想象出来的。我认为,这就是存在! 人们梦见我,我出现了! 一切都仅仅是梦,既然没有人梦见您,西尔维斯特·波纳尔,那就是说您不存在。我迷住了全世界;我处处都在，在一道月光上,在一泓隐藏着的泉水的颤栗里,在歌唱着的摆动的叶丛里,在每天清晨从草地的低洼处升起的白色的蒸气里,在粉红色的欧石南中间,处处都在! ……人们看见我,人们爱我。人们跟随着我那使枯叶歌唱的脚步留下的轻微的痕迹叹息,颤栗。我使小孩子微笑,我把智力给予最笨拙的奶妈。我身子俯在摇篮上,我淘气,我安慰,我催眠,而您竟不相信我存在! 西尔维斯特·波纳尔，您那件暖和的长棉外套里包着一头驴子的皮。"

她停住不说了;怒火鼓起了她的细巧的鼻孔,正当我不顾心头的恼恨,欣赏着这个小人儿英勇的愤怒时,她像把船桨伸进湖

① 希波格里弗:神话中的半马半鹰的有翅怪兽。意大利十六世纪诗人阿里奥斯托在叙事诗《疯狂的奥兰多》中曾经提到。

水一样，把我的羽笔伸进了墨水瓶，然后笔尖朝前地把它向我的鼻子上扔过来。

我揉了揉我觉得湿淋淋，全是墨水的脸。她已经不见了。我的灯已经熄灭；一道月光穿过窗玻璃，落在《纽伦堡编年史》上。我没有发觉曾经刮过一阵凉风，刮得羽笔、纸和封信用的小面团四处飞散。我的桌子上满是墨水迹。在风暴中我让我的窗子开着。多么冒失啊！

3

吕桑斯，8月12日

我曾经答应过，所以我写信给我的女管家，告诉她我平安无事。但是我很当心，没有把我晚上在藏书室里开着窗子睡觉，得了伤风这件事告诉她，因为这个善良的女人对我并不比议会对国王更注意谏诤的分寸。“在您这个年纪上，先生，”她会对我说，“怎么这么不懂事！”她头脑很简单，认为理智会随一个人的年纪增长而增长。在这一点上，她觉得我是一个例外。

对德·加布里夫人我没有同样的理由隐瞒我的奇遇，我把我做的梦从头到尾讲给她听。我讲得和我现在这本日记簿里记的完全一样，和我睡着了梦见的完全一样。我不懂写小说的技巧。然而很可能在讲的时候和用笔记的时候，我在这儿那儿加了几个原来没有的情况，几句原来没有的话，这肯定不是为了歪曲事实，而宁可说是出于一种暗中的愿望，想把那些仍旧是模糊、难以理解的地方，弄清楚说明白，同时也许是屈服于对寓意的爱好，这种爱好是我童年时从希腊人那里接受来的。

德·加布里夫人毫无不快地听着我讲。

"您的幻象是可爱的，"她对我说，"需要有才智才能有这样的幻象。"

"这么说，"我回答，"当我睡着时我有才智。"

"当您做梦时，"她紧接着说；"而您永远在做梦！"

我清楚地知道，德·加布里夫人这么说，没有别的想法，仅仅是为了让我高兴，不过单单这个心意就应该得到我的衷心感谢，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和愉快的回忆把她的这番心意记在这个本子里，我将一遍遍看它直到我离开人世，而且除了我不会让任何人看到它。

我把接下来的几天时间用来完成吕桑斯藏书室的手写本的清册编制工作。从保尔·德·加布里先生漏出的几句机密话，使我既感到惊奇而又感到难过，我决定不再按照我开始时的方式进行我的工作。我从他嘴里得知，奥诺雷·德·加布里先生的财产长期来管理不当，又受到他没有告诉我名字的一位银行家的破产连累，大部分损失殆尽，仅仅是以被抵押的不动产和坏帐的形式，转让给前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继承人。

保尔先生和他的共同继承人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把藏书卖出去，我应该研究出尽可能有利可图的变卖办法。我是一个对一切生意买卖都完全外行的人，于是决定向我的一个做书商的朋友求教。我写信给他，请他到吕桑斯来找我，在等他来到以前，我拿起手杖，戴上帽子，去参观主教管区里的教堂，其中有几座教堂藏有碑文，还不曾被人正确地抄录下来。

因此我离开了我的主人们，动身去朝圣。我整天考察教堂和公墓，拜访本堂神父和村里的公证文书誊写人，跟流动商贩和牲口贩子一起在客店里吃饭，睡在透着薰衣草香的被单里；整整

一个星期在想着死人的同时，看到活人在完成每天的工作，我尝到了平静而又深沉的快乐。与我的研究目的有关的东西，我仅仅有了几件不太重要的发现，给我带来一种适度的，因而是有益于健康的，丝毫不使人疲劳的快乐。我抄录几篇有趣的墓志铭，在这笔小小的财富之外，我还增添了好几种农村特色的烹饪法，是一位好心的本堂神父殷勤地告诉我的。

带着这笔财富我回到吕桑斯，穿过房门前的大院时，内心感到满足得就像一个回到自己家里的有产者。这是我的主人们的善良造成的一个结果，我跨进他们的门槛时的感受，比任何推论都更能证明他们有多么殷勤好客。

我一直走进大客厅，没有遇见一个人，小栗树在那儿伸展着它的大叶子，我觉着它像是一个朋友。但是我接着在靠墙的小蜗形脚桌子上看见的东西，使我感到那么惊讶，以致我用双手把架在鼻子上的眼镜重新戴戴好，并且摸摸自己，为的是至少可以从表面上证实一下自己的存在。在一秒钟内我脑海里产生出二十来个想法，其中最站得住脚的想法是我发疯了。我看见的东西，在我看来，根本不可能存在，可是我不把它看成一件存在的东西又不可能。使我感到惊讶的那个对象，我已经说过，就停在上头有一面呈铅灰色、有锈斑的镜子的蜗形脚桌子上。

我从这面镜子里照见自己，我能够说我一生中只有这一次看见了最彻底的目瞪口呆的形象。但是我认为自己是对的，我同意我自己由于一件使人目瞪口呆的事而目瞪口呆。

我带着一种虽然经过考虑却并没有减弱的惊讶心情观察的对象，一动不动地任凭我观察。这个现象的持久和不变，排除了认为是幻觉的一切想法。我完全没有扰乱视觉的神经性疾病。造成这种疾病的原因一般是胃紊乱，谢天谢地！我有一个极好的

胃。况且，视幻觉伴随着一些特殊的、不正常的情况，强烈地影响幻觉者本人，并且在他们心里引起一种恐惧。然而我没有感到一点类似的情况，我看见的东西，虽然本身不可能，却在自然的现实的各种情况下出现在我眼前。我注意到它有三维，有颜色，而且有影子！啊！我是怎样在观察它哟！泪水涌到我的眼睛里，我不得不擦擦眼镜的镜片。

最后我不得不屈服于事实，承认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仙女，有天晚上我在藏书室里梦见的那个仙女。这是她，是她，我向您保证！她还是那副不脱稚气的王后的神情，还是那种柔软而又高傲的身姿；她手上拿着榛木小棍；她戴着有两只角的圆锥形高帽，织锦缎的连衫裙的长后襟弯弯曲曲地围着她的一双小脚。同样的脸，同样的身材。这确实是她；为了使人不至于弄错，她还坐在和《纽伦堡编年史》完全相像的一本又老又大的书的书脊上。她一动不动，我的心放下一半，我真担心她又会从挂在腰间的钱袋里掏出榛子来，用榛子壳砸我的脸。

我的胳膊摇晃着，嘴张得老大，在那儿发了呆，忽然在我耳边响起了德·加布里夫人的声音。

"您在观察您的仙女，波纳尔先生，"我的女主人对我说；"嗯！您觉得她像吗？"

她说得很快；但是一边听着，我还是有足够的时间认出我的仙女是一只还不熟练的手凭着很高的审美力，怀着深厚的感情，用有颜色的蜡捏成的一尊小蜡像。得到这样合理解释的奇怪现象，就不再使我感到惊讶了。编年史上的夫人是怎样，又是经过谁的手化为物质存在的呢？这是我急于想知道的。

我朝德·加布里夫人转过身来，发现她不是一个人。一个穿着黑衣裳的年轻姑娘立在她身边。她有一双像法兰西岛①的

天空一样柔和的灰色的眼睛，以及一种又聪颖又天真的表情。在她的略微有点瘦长的胳膊下面晃动着一双纤细的，但是红红的手，年轻姑娘的手正应该是这样。她穿着一件美利奴毛料的连衫裙，身材像一棵小树，亭亭玉立。她那张大嘴说明她心地坦率。我没法说出头一面这个女孩子就让我感到多么喜爱。她长得并不美，但是她的双颊和下巴上的三个酒窝在笑，她整个人还没有摆脱天真的傻气，使人感到说不出的正直和善良。

我的目光从小蜡像转向小姑娘，我看到她脸红了，但是红得那么坦率，那么广泛，像一阵潮水似的涌现。

"嗯，"我的女主人对我说，她已经习惯了我的心不在焉，乐意地把同一句问话说了两遍，"这真是从您忘了关的窗子进来看您的那位夫人吗？她很放肆，可是您也很坦率。总之您认出她来了吗？"

"这是她，"我回答，"我重新又在这张小桌上看见的她，和我在藏书室的桌子上看见的她完全一样。"

"如果这样的话，"德·加布里夫人回答，"这种相像首先要怪您自己，虽然您正像您自己说的，是一个完全缺乏想象力的人，却能够把您的梦描绘得十分生动；其次要怪我，是我记住您的梦，而且能够准确无误地讲出来；最后，特别要怪让娜小姐，是她按照我明确的指示，捏出您看见的这个蜡人。"

德·加布里夫人在她说着的时候，握住年轻姑娘的手，但是她挣脱出来，逃到大花园里去了。

德·加布里夫人喊她。

---

① 法兰西岛，法国古地区名，位于巴黎盆地中心，四面有塞纳河、瓦兹河埃纳河和马恩河，故称为岛。

"让娜!……怎么可以这么怕生! 过来让我骂您几句!"

但是白费力气,那个害臊的姑娘消失在叶丛里。德·加布里夫人在扶手椅上坐下,这间破败不堪的客厅里只剩下这一把扶手椅。

"如果我丈夫还不曾和您谈过让娜,"她对我说,"我一定会感到很奇怪。我们非常爱她,她是个非常好的孩子。请您说真话,您觉得她的小蜡像怎么样?"

我回答说,这是一件充满智慧和审美力的作品,但是作者缺乏学习和实践;此外,年轻的手指这样地在一个老头儿的底布上绣花,这样出色地绣出了一个上了年纪、说话颠三倒四的人的梦,确实使我极为感动。

"我这样征求您的意见,"德·加布里夫人接着说,"是因为让娜是个可怜的孤儿。您认为她能够靠做这样的小蜡像赚点钱吗?"

"这个么,不行!"我回答,"而且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太惋惜的。这位小姐,据您说,是个多情、温柔的人;我相信您的话,我也能从她脸上看出。艺术家的生活有着许多引诱,会使禀性宽厚的人越出规矩和分寸。这个年轻的人儿是用充满爱情的粘土捏成的。让她结婚吧。"

"可是她没有陪嫁财产!"德·加布里夫人回答我。

接着略微压低了一点声音:

"对您,波纳尔先生,我可以全说出来。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很出名的银行家。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他富有冒险精神,很能吸引人。这不是一个不正直的人;他在欺骗别人之前,先欺骗了自己。也许最大的本领就在于此。我们和他保持着经常往来的关系。他把我们,我的丈夫,我的伯父,我的表兄弟,全都迷

住了。他的垮台来得很突然。在这场灾难中，我的伯父的财产——保尔告诉过您——损失了四分之三。我们遭受的损害要小得多，再说我们又没有孩子！……他在破产后不久就去世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正是这一点使我说他是个正直的人。您一定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在报纸上经常出现：诺埃尔·亚历山大。他的妻子非常可爱；我相信她从前一定很漂亮。她有点太喜欢出风头。但是她丈夫破产以后，她表现出勇敢和尊严。他死了一年后她也去世了，把让娜一个人留在世上。她一点也没有能够把她个人的财产保住，她个人的财产数目相当大。诺埃尔·亚历山大夫人娘家姓阿利埃，是纳韦尔的阿希尔·阿利埃的女儿。"

"克莱芒蒂娜的女儿！"我叫了出来。"克莱芒蒂娜死了，她的女儿也死了！人类几乎全部由死人组成，因为活着的人，与许许多多曾经活过的人相比，是多么少。这种比人的短促的记忆还要短促的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心里默默地祷告：

"从您今天所在的地方，克莱芒蒂娜，看看这颗现在已随着衰老而冷却的心，但是它的血从前曾为您沸腾过；您说说看，它一想到要去爱您在世上留下的骨肉，会不会立刻就恢复活力。一切都在过去，既然您和您的女儿，你们已经过去；但是生命是不朽的；在它不断更新的外形里应该爱的正是它。

"我过去和我的那些书，就像孩子玩髋骨游戏。我的生命在它最后的日子里有了意义，有了重要性，有了存在的理由。我是祖父。克莱芒蒂娜的外孙女是贫穷的。我不愿意让别人而不是我来帮助她成家，供给她陪嫁财产。"

看到我流泪，德·加布里夫人慢慢地走开了。

4

巴黎，4月16日

圣德罗克多维，还有圣热尔曼·德·普莱修道院那些最初的院长，他们吸引住我的注意力已经有四十年之久，但是我不知道在我去找他们以前是否能写完他们的历史。我早已经老了。去年有一天在艺术桥上，我的法兰西研究院的一位同仁在我面前谈起人老后的烦恼。圣佩韦①回答了他："这还是至今所能找到的延年益寿的唯一办法。"我使用了这个办法，我知道它的价值。遗憾的是并不是拖得太长久，而是看到周围的一切人都在消失。母亲，妻子，朋友，孩子，大自然怀着一种令人沮丧的冷漠态度制造了这些神圣的财富，又把他们毁灭；到最后我们爱过的，拥抱过的只是一些幽灵。但是有些幽灵是那么温柔！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女人像幽灵似的掠过一个男人的生活，这就是当我自己也是一个年轻男人时（现在看起来简直不可置信），我爱过的那个年轻姑娘，然而对这个幽灵的回忆在今天还是我的生活中最美好的现实之一。

罗马地下墓地，一个基督教徒的石棺上有一句诅咒话，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了解它的可怕含义。这句话是："如果有哪个罪人偷挖这座墓葬，让他在他的亲人中间最后一个死掉！"②

---

① 圣佩韦（1804—1869）：法国文学批评家，作家。重要的文艺批评著作有《文学家画像》、《星期一谈话》等。

② 作者是在引用自己的话，他在自己写的一首叫《达佛涅的悼诗》中就有相似的两句诗。

我以考古学者的身份，打开过坟墓，翻动过遗骸，为了收集破布片、金属饰物和混在这些遗骸里的宝石。我出于学者的好奇心做这件事，这种好奇心中并不缺乏尊敬和虔诚的心情。被使徒们那些最初的门徒之一刻在一位殉教者的坟墓上的诅咒，但愿它永远别降临到我的头上！但是它又怎么能伤害到我呢？只要地球上有人，我就不应该害怕比我的亲人活得长久，因为总有可以去爱的人。

唉！爱的能力像世人的其他各种力量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弱，消失。有先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也正是这一点使我感到害怕。难道我确信我自己还没有遭受到这个巨大的损失吗？如果没有一次使我恢复青春的、幸福的相遇，我肯定要遭受到它了。诗人们谈到青春之泉：它存在，它随着我们每一个脚步从地底下喷射出来。而人走了过去，并不去喝它！

自从我找到克莱芒蒂娜的外孙女以后，我这不再有用处的生命，又有了意义，又有了存在的理由。

今天，我正像普罗旺斯①人说的，在孵太阳；我是在卢森堡公园②的平台上，玛格丽特·德·纳瓦拉③的雕像底下孵太阳。这是春天的太阳，像新酿的葡萄酒一样醉人。我坐着，在遐想。我的思想从我的脑袋里冒出来，正如泡沫从啤酒瓶里冒出来一样。它们是轻的，它们冒着气泡，使我觉着有趣。我在梦想；这对一个出版过三十卷古文献，为《学者报》④撰稿有二十六年之

---

① 普罗旺斯：法国古省，包括现在的罗讷河口、沃克吕兹、瓦尔等省。

② 卢森堡公园：巴黎的一个公园。

③ 玛格丽特·德·纳瓦拉（1492—1549）：纳瓦拉王国王后，法国女作家。作品有《七日谈》，反映十六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各阶层的动态。

④ 《学者报》：从一六六五年起一直存在的报刊，在法朗士写作时代，由国家印刷局编辑出版。

久的老人来说，我想，也是允许的。我对我自己尽可能好地完成了我的工作，充分地发挥了大自然赋予我的平庸才能，感到十分满意。我的努力并不完全是徒劳无功的；历史工作的复兴将永远是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纪的光荣，我尽了绵薄之力，作出了贡献。我将肯定被列在向法兰西展示它的古代文献的十到十二名博学者之中。我刊印的戈蒂埃·德·科安西①的诗歌作品，开创了一种合理的方法，是划时代的。我是在暮年严肃的平静中给予自己这种理应得到的奖赏的，天主看到我的灵魂深处，他知道在我给予自己正确评价时，骄傲或者虚荣心是否起过一丝半点的作用。

但是我疲乏，我的眼睛模糊，我的手发抖，我从荷马的那些老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形象，衰弱使他们脱离了战斗，他们坐在壁垒上，像叶丛里的知了一样提高他们的嗓门。②

我的思想正这样发展着，有三个年轻人吵吵闹闹地在我附近坐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每个人都像拉封丹的猴子那样乘三条船来的，③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三个人占据了十二张椅子。我高高兴兴地观察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非常特殊的地方，而是因为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了对青年人说来是非常自然的那种勇敢、快乐的神情。他们是学生。也许我是凭他们的

---

① 戈蒂埃·德·科安西（1177—1236）：法国诗人，修士，宗教诗的作者。

② 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第三章，叙述特洛伊战争时有这样几句诗："他们的衰老使他们脱离了战斗；但是作为爱好高谈阔论的人，他们是举世无双的，简直就像一些知了在树林里，歇在一棵树上，让人听见它们像百合花一样温柔的嗓音。"

③ 拉封丹的寓言诗《猴子和豹》里，猴子招揽观众看表演，吹嘘自己是乘三条船进城来的。

相貌的特征，而不是凭他们手里拿的书本肯定这一点的。因为所有忙于精神事物的人，一眼就能根据一种说不清的他们之间的共同东西，互相辨认出来。我非常爱年轻人，这几个年轻人虽然有着一些使我清楚地回忆起我求学时代的、挑衅的和粗野的作风，我还是喜欢他们。然而他们不像我们一样蓄着垂落在天鹅绒短上衣上的长发；他们不像我们一样散步时衣服上缀有骷髅头图案；他们不像我们一样高声喊叫："该死，下地狱！"他们衣冠端正，不论是服装还是语言，都丝毫不去摹仿中世纪。我还应该补充说，他们关心在平台上走过的女人，他们用相当强烈的措词对她们中的一些人评头论足。但是他们在这个题目上的意见并没有使我听了非得远远离开不可。况且，青年人用功读书，我允许他们有机会就乐一乐。

他们中间的一个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色情笑话。

"这是什么意思？"三个人中年纪最小，头发最棕的一个叫起来，带着点加斯科尼① 口音。"研究活材料的应该是我们这些生理学家。至于您，热利，您和所有您那些古文献档案学家同行一样，仅仅生存在过去之中，您去研究这些石头女人吧，她们是您的同时代人。"

他用手指着那些古代法兰西的贵妇的雕像，她们全是白颜色，围成半圆形，矗立在平台的树下。这个本身毫无价值的玩笑话，至少告诉我，那个被人叫做热利的人是巴黎文献学院② 的学生。从接下来的谈话里我知道了他身边的那个头发金黄，脸色苍白得不能再苍白，沉默寡言但说起话来却又尖酸刻薄的人是

---

① 加斯科尼：法国西南部旧省名。

② 巴黎文献学院：以培养档案管理、文献鉴定和图书管理人材为宗旨的学校，校址在巴黎沼泽天堂街。

布尔米埃，他的同学。热利和未来的医学博士（我祝愿他有一天能成为医学博士）在一起高谈阔论，既富于想象，又富于热情。在上升到最高度的思辨以后，他们玩弄字眼，说出风趣的人所特有的那些蠢话；也就是说一些特大的蠢话。我不需要补充说，他们只同意支持最骇人听闻的悖论。好极了！我不喜欢太有理性的年轻人。

学医的大学生看到了布尔米埃拿在手上的那本书的书名。

"瞧！"他对布尔米埃说，"你，你在看米什莱①！"

"是的，"布尔米埃严肃地回答，"我喜欢看小说。"

热利以他漂亮的瘦长身材、专横的手势和敏捷的口才胜过他们，他拿过书来，翻了翻，说：

"这是最新风格的米什莱，最好的米什莱。不再有叙述！有的是愤怒，昏厥，为了他不屑于陈述的事实而发作的癫痫。有的是小孩子的叫喊，孕妇的古怪愿望！有的是叹息，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这真令人惊讶！"

他把书还给他的同学。"这种疯狂是很有趣的，"我对自己说，"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缺乏道理。因为在我们伟大的米什莱最近的作品里，确实有一点激动，甚至我要说，有一点儿紧张。"

但是普罗旺斯籍大学生断言历史学是一种完全值得蔑视的修辞学练习。照他看来，唯一真正的历史是人类的自然史。米什莱当他接触到路易十四的肛瘘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②但是

---

① 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作家。著作有《法国史》、《法国革命史》等。在他的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六七年出版的后几卷《法国史》里出现了政治论战的风格。

② 路易十四（1638—1715）是法国国王。一八六〇年出版的《法国史》第十三卷第二十五章内米什莱写道："有怎样的国王，就有怎样的法国。他的健康状况的每一个变化都给它带来影响……"

他紧接着又重蹈覆辙。

在表达了这种高明的见解以后，年轻的生理学家去会合一群路过的朋友。公园离沼泽天堂街太远，两个文献学家熟悉的人比较少，他们俩留下来，开始谈论他们的学习。热利读完了第三学年，正在写论文，他怀着一种青春的热情叙述他的论文的主题。说真的，这个主题我觉得很好，特别是因为我最近认为自己应该论述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更觉得好了。这个主题是Monasticon gallicanum①。年轻的博学者（我这么称呼他是作为一个预兆）想说明一下一六九〇年前后为堂热尔曼②的作品雕刻的所有版画，这部作品如果没有人们无法预料而又永远避免不了的、难以克服的障碍，早就印行了。堂热尔曼至少在临死前留下了他的完整的、整理得非常整齐的手稿。我将来也能把我的手稿处理得同样好吗？但这不是谈论的问题。热利先生，就我可能理解的，打算给堂热尔曼那些谦卑的雕刻匠刻出的每一座修道院的图形加一段考古学的说明。

他的朋友问他是不是看过所有与他的主题有关的手写的和印刷的文献。这时候我竖起了耳朵。他们先谈到一些原始资料，我应该承认他们谈得相当有条理，尽管有多不胜数的让人生厌的文字游戏。接着他们又谈到了当代评论家的著作。

“你看过库拉若③的评论吗？”布尔米埃说。

“好！”我对自己说。

---

① 拉丁文：“高卢修道院”。

② 堂热尔曼：“堂”在此处是对本笃会修士的尊称。热尔曼是十七世纪人，《高卢修道院》的作者，他为此书收集了许多版画，但生前未能出版。

③ 库拉若（1841—1896）：法国艺术史家。他根据唐热尔曼的目录整理了有版画插图的《高卢修道院》，于一八六九年出版，在这之前，该书虽也曾出版过，但插图混乱，甚至掺进了不相干的插图。

"看过，"热利回答，"这是态度很认真的作品。"

"你看过塔米赛·德·拉罗克[1]在《历史问题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吗？"布尔米埃说。

"好！"我第二次对自己说。

"看过，"热利回答，"我在里面找到了一些有用的指示。"

"您看过西尔维斯特·波纳尔的《一六〇〇年本笃会修道院概述》吗？"布尔米埃说。

"好！"我第三次对自己说。

"我的天主！没有看过，"热利回答。"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看它。西尔维斯特·波纳尔是一个蠢货。"

我转过头去，看见阴影已经扩展到我待的地方。天转凉了，我认为自己冒着得风湿病的危险，听两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出言不逊，未免太傻了。

"啊！啊！"我一边立起来，一边对自己说，"让这个饶舌的小鸟去做他的论文，并且进行答辩吧。他会遇到我的同行基什拉[2]或者其他教授来向他指出他的乳臭未干。我恰如其分地叫他小无赖。像我此时此刻这样仔细想一想，他说的关于米什莱的那番话确实超出了限度，令人无法容忍。居然这样谈论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前辈！真可恶！"

4月17日

"泰雷丝，把我的新帽子，最好的那件常礼服，还有那根银球

---

① 塔米赛·德·拉罗克(1828—1898)：法国文献学家。

② 基什拉(1814—1882)：法国考古学家，古代手写本鉴定家。

柄的手杖拿给我。"

但是泰雷丝耳朵聋得像一袋煤，动作慢得像司法部门。上了年纪是主要原因。最糟的是她还认为自己听觉敏锐，腿脚灵便；而且为了六十年忠诚的仆役生涯，她感到骄傲，以一种警惕性极高的专横态度服侍她的老主人。

我对您说了什么？……她现在不愿意把我的银球柄手杖给我，是怕我把它丢了。说真的，我经常把雨伞和手杖忘在公共马车上和书店里。但是今天我有正当理由使用我的老白藤手杖，手杖的银球柄上刻出的图像是堂吉诃德①手执长矛，跃马冲向风车，而桑丘·潘沙双臂朝天举着，徒然地请求他停下。这根手杖是我从我的舅父维克多上尉的遗产里得到的唯一的一样东西，他生前更像堂吉诃德而不像桑丘·潘沙，他天性喜欢殴斗，就像一般人天性害怕殴斗一样。

三十年来每逢为了值得纪念的事或者隆重的事出门，我都拿着这根手杖，老爷和侍从的那两个小小的像启发我，给我出主意。我相信听见他们在说话。堂吉诃德对我说：

"坚定不移地想着那些伟大的事，要知道思想是世界上唯一的现实。把大自然提高到你身高的高度，让整个宇宙对你说来只是你英勇的灵魂的反光。去为荣誉战斗，只有这个配得上一个男子汉，如果你受伤，把你的鲜血像甘露一样洒出去，而且面带微笑。"

接下来轮到桑丘·潘沙对我说：

"安于天命吧，我的朋友。愿你喜欢在你的褡裢里变干的面

---

① 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乡绅，与他的仆人桑丘·潘沙性格完全相反。主人耽于幻想，仆人处处求实；主人急公好义，仆人胆小怕事。

包头，胜过在老爷厨房里烤着的雪鸥。服从你的主人，不论他是明智的还是疯狂的；别往你脑子里塞进太多的无用的事。要害怕殴斗；寻找危险就是试探天主。”

但是，无与伦比的骑士和他的天下无双的侍从既是出现在这根棍子头上的图像，也真实地出现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堂吉诃德和一个桑丘，我们倾听他们的话，即使桑丘把我们说服了，我们还是应该钦佩堂吉诃德……但是别再罗唆啦！让我们为了一件超出日常生活范围的事上德·加布里夫人家去吧。

同日

我发现德·加布里夫人已经穿好黑衣服，正在戴手套。

“我准备好了，”她对我说。

准备好了，我发现她遇到任何做好事的机会总是做好了准备。

我们走下楼梯，乘上马车。

我不知道我当时担心打破沉默会驱散什么神秘的影响，但是我们沿着宽阔荒凉的林荫大道前进，一言不发地望着铺子里等着办丧事的顾客来购买的十字架、做墓碑用的短石柱和花圈。

出租马车停在活人世界的最后边界，那座上面刻着一些希望的话的大门前面。

我们先沿着一条柏树林荫路走，接着走上一条修筑在坟墓之间的狭窄小路。

“在这儿，”她对我说。

在装饰着倒火炬的檐壁上刻着这个碑文：

阿利埃家族和亚历山大家族

一道栅栏门封住墓园的入口。墓园里面有一个盖满玫瑰花的祭坛，上面立着一块大理石牌子，从牌子上刻着的人名中我看到了克莱芒蒂娜和她女儿的名字。

我当时的感觉是一种既深邃而又模糊的感觉，只有用一曲美妙的音乐才能把它表达出来。我听见一些声音轻柔动听的乐器在我衰老的心灵里奏响。一曲挽歌的庄重的和弦中，混杂着一支爱情赞美曲的低沉的音符，因为我的心灵把现时的忧伤的严肃和过去的亲密的欢欣混合在同一种感情里。

离开德·加布里夫人使它充满了玫瑰花香的这座坟墓以后，我们默默无言地穿过公墓。等我们重新来到活人中间，我开口说话了。

"当我跟随您走在那些寂静无声的小径时，"我对德·加布里夫人说，"我想到了传说在生与死的神秘的交界处会遇到的那些天使。您领我去的那座坟墓，我对它一无所知，正如我对几乎所有与安眠在亲人之中的她有关的事一样一无所知。它却重新在我心里唤回了一些情感，这些情感在我的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我这如此晦暗的一生中，好像是一道照在一条黑暗道路上的阳光。阳光随着路程的延长渐渐远去；我现在几乎是在最后的一个斜坡底下，然而我每次回过头去都看见同样强烈的光芒。回忆涌现在我心灵里。我像一棵老橡树，疙疙瘩瘩，长满苔藓，它摇动它的树枝，惊醒了一窝窝鸣禽。不幸的是我的小鸟唱的歌像世界一样古老，只可能让我一个人听了高兴。"

"这个歌会把我迷住的，"她对我说。"请把您的回忆讲给我

听听，把我当成一个老妇人来跟我谈谈吧。我今天早上在我的头发里发现了三根银丝。”

“请别带着惆怅看到它们出现，夫人，”我回答，“时间仅仅对那些温存地对待它的人是温存的。在漫长的年月里，当您那中间分开、紧贴两鬓的黑发染上微微的一点银霜时，您将具有一种新的美，虽然没有原来的美那么强烈，但是更动人。您在结婚时曾把您的黑鬈发送给您的丈夫，他像圣物一样装在小盒里挂在胸前，您将看到他像欣赏您的黑鬈发一样欣赏您的白发。这些林荫大道宽阔，行人稀少。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边走边谈。我将先告诉您我是怎么认识克莱芒蒂娜的父亲的。但是您别指望听到什么离奇的事，不平常的事，否则您就会大大地感到失望。

“德·莱塞先生住在天文台大街，一座老房子的三层楼上。这座房子的装饰着古代半身像的、用灰泥粉饰的正面，还有它的荒芜的花园，是留在我那双孩子的眼睛里的最初印象；毫无疑问，当那不可避免的一天来临时，它们将最后钻到我沉重的眼皮底下。因为我是出生在这座房子里的；我是在这片花园里玩耍时学会了去感觉和认识这个古老世界的一些微小部分的。迷人的时刻，神圣的时刻！崭新的心灵发现为了它而充满温存的光辉和神秘的魅力的世界。因为事实上，夫人，世界仅仅是我们的心灵的反映。

“我的母亲是一个天赋极高的女人。她像小鸟一样和太阳一同起来，她操持家务的本事，母性的本能，经常不断想唱歌的需要，还有我尽管很小，却已经能够清楚地感觉到的一种轻盈的妩媚，使得她和小鸟十分相像。她是家里的灵魂，她使家里充满了她那有条不紊的、兴高采烈的活动。我的母亲是急性子，而我的父亲偏偏是个慢性子，我还记得他那张平静的脸，上面不时掠过

一丝嘲弄的微笑。他很劳累，他爱他的劳累。他坐在窗边那把大扶手椅上，从早到晚不停地看书，我就是从他那儿得来的对书籍的爱好。在我的藏书室有一本马布利①和一本雷纳尔②，上面有他从头到尾亲笔加的注释。决不要指望他过问世上的任何事。我母亲使用一些好心好意的诡计，企图把他从他的休息中拖出来，他温和地摇摇头，这不屈不挠的温和态度正是性格软弱的人的力量。他让这个可怜的女人感到失望，她完全不能理解这种沉思冥想的明哲，对人生她只懂得每日的操劳和每时的愉快劳动。她相信他病了，担心他的病会越来越重。但是他的冷漠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的父亲一八〇一年进入海军部办公室，在德克雷③手下工作，表现出真正的行政人员的才干。当时海军部里事务繁忙，④ 我的父亲一八〇五年成为第二行政司司长。部长曾经把他推荐给皇帝，也就是在这一年皇帝向他要一份关于英国海军组织的报告。这件工作，连编写人自己也不知道，渗透着深刻的自由精神和哲学精神，到一八〇七年，也就是在海军元帅维尔纳夫在特拉法加尔战败以后将近一年半才完成。拿破仑从这个不祥的日子起，再也不愿意听人提到一条军舰，他怒气冲冲地翻阅

---

① 马布利（1709—1785），法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就自然秩序提出的疑问》、《论法制》等。他宣扬一种空想共产主义来医治富裕国家的弊病。

② 雷纳尔（1713—1796），法国哲学家，他的著作《欧洲人在西印度的机构和商业的哲学和政治史》因反殖民主义、反教会而迫使他流亡国外。

③ 德克雷，拿破仑帝国时代的法国海军部部长。

④ 拿破仑皇帝一八〇四年筹办舰队做入侵英国的准备。但是，维尔纳夫元帅率领的法兰西联合舰队，一八〇五年，在西班牙特拉法加尔角被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打败，拿破仑的计划也无法再实现。

这份备忘录，一边把它扔进炉火里，一边叫喊："废话！废话！"有人告诉我的父亲，皇帝当时怒火是那么大，手稿扔到壁炉里，还用靴子到火里去踩了又踩。况且，他养成了习惯，一生气就用脚去拨火，直到靴底被烧焦为止。

"我的父亲在这次失宠后就再也没有翻过身来。他为了把事情办好所做出的努力徒劳无益，这肯定是他后来陷入冷漠态度的原因。不过拿破仑从厄尔巴岛①回来以后，派人把他召来，指派他用爱国主义精神和自由精神起草致海军的公告和通报。滑铁卢战役以后，我父亲的悲伤超过惊愕，他退居一旁，也没有受到司法机关追究。不过人们还是一致认为他是个雅各宾党②，一个喝血者，一个不可交往的人。我母亲的哥哥，步兵上尉维克多·玛尔当，在一八一四年改为支半饷，一八一五年遭到遣散，他态度不好，更加重了帝国垮台给我们造成的那些困难。维克多上尉在咖啡馆和舞厅里叫喊波旁家族把法国出卖给了哥萨克。他不论遇到什么人都把藏在帽子衬里上的一个三色帽徽露出来让人看。他到处招摇地拿着一根手杖，手杖的圆柄在车床上车过，投下的影子是皇帝的侧面像。

"如果您没有看过夏莱③的一些石版画，夫人，您就不可能

---

① 厄尔巴岛：意大利托斯康群岛中的最大岛屿，一八一四年欧洲反法联军攻陷巴黎，拿破仑皇帝被放逐到厄尔巴岛。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从该岛逃出，三月一日在法国南部海岸登陆，率军向巴黎进攻。三月二十日进占巴黎，重掌政权。

② 雅各宾党：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有一个会址设在巴黎雅各宾修道院的政治组织，被称为雅各宾俱乐部，实行了革命民主专政，其成员称为雅各宾党，后用来称呼反对君主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③ 夏莱（1792—1845）：法国石版画家。他绘制了拿破仑帝国时代的许多历史画，获得极大成功。

想象出，维克多舅舅穿着紧腰身、有肋形胸饰的常礼服，胸前佩戴着荣誉勋章和紫罗兰花，风度极其优雅地在杜伊勒利宫的花园里散步时，会有怎么样的一副相貌。

"无所事事和纵酒使他的政治热情变得极其低级庸俗。他侮辱他看见在看《每日新闻》和《白旗报》①的人，逼着他们和他决斗。他就这样为了在决斗中打伤了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而感到痛苦和惭愧。总之，我的舅舅维克多完全跟一个明智的人相反；他每天都上我们家来吃中饭和晚饭，他的坏名声也影响到我们家。我可怜的父亲由于他这位客人的越轨的言行，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是他心地善良，一言不发地让他的家门向上尉敞开着，上尉反而因此打心眼里看不起他。

"我讲给您听的这些事，夫人，我还是到以后经人解释后才明白的。但是我的上尉舅舅当时在我心里激起最纯洁的热情，我下定决心要使自己有一天尽可能地像他。有天早上，为了开始学他，我把手叉在腰上，像个异教徒那样满口渎神的粗话。我善良的母亲给了我一个耳光，她出手那么敏捷，打得我愣了好一会儿才大声哭出来。我至今还能看见那把乌得勒支②天鹅绒的旧扶手椅，那一天我在它后面流下的泪珠数也数不清。

"我当时还很小。一天早上，我的父亲按照他的习惯，把我抱在怀里，朝我微笑，微笑里带着一点讥嘲，正是这种讥嘲使得他那始终不变的温和态度有了一种辛辣的意味。我坐在他的膝头上，玩弄着他灰白的长头发，他对我讲了一些我听了不很明白的话，但是正因为这些话很神秘，我才非常感兴趣。我相信，不

---

① 《每日新闻》和《白旗报》都是复辟时期的极端保王党报纸。

② 乌得勒支，荷兰中部城市。

过不能十分肯定，那天早上他根据歌词讲小伊夫托国王①的故事给我听。突然间我们听见一个巨大的响声，玻璃被震得嘎嘎响。我的父亲松开手，任我滑落到他脚边；他双臂伸开，颤抖着在空中挥动。他的脸表情呆滞，完全发白，一双眼睛睁得老大。他试图说话，但是他的牙齿在打战。最后他低声说：'他们把他枪毙了！'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但是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我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奈依元帅②；一八一五年十二月七日奈依元帅在一片紧靠着我们房子的空地的围墙边倒下去了。

"大概就在那时候，我常常在楼梯上遇见一位老人（也许他还不很老），一双黑色的小眼睛在黝黑、呆板的脸上发光，显得特别炯炯有神。我觉得他不像活人，或者说我觉得他至少不是和别人一样地活着。我的父亲曾领我上德农③先生家去过，我在德农先生家看见从埃及带回来的一具木乃伊；我真心地相信德农先生的木乃伊在没有人的时候会醒过来，爬出镀金棺材，穿上浅褐色上衣，戴上扑了粉的假发，这时候就成了德·莱塞先生。甚至到了今天，亲爱的夫人，尽管我认为这个意见毫无根据，不

① 伊夫托国王：伊夫托是法国塞纳-滨海省的一个小城市。伊夫托国王是传说中统治伊夫托的人物，性情乐观，爱好和平，心地善良。法国诗人贝朗瑞一八一三年写过一首叫《伊夫托国王》的歌谣，讽刺拿破仑。

② 奈依元帅（1769—1815）：法国元帅，被拿破仑封为莫斯科瓦亲王，是拿破仑最著名的亲信。百日王朝期间协助拿破仑作战。波旁王朝复辟后被判处死刑。执刑地点就在巴黎天文台大街。

③ 德农（1747—1825）：法国版画家、外交家。在路易十六统治下曾赴俄国、瑞士担任外交职务，资产阶级革命中为大卫从断头台上救下，后获拿破仑信任，陪同远征。担任博物馆管理局局长，筹办罗浮宫展览馆。他度晚年的房屋，巴黎伏尔泰沿河街九号，后来是法朗士的父亲开书店的地址（1853）。法朗士一八九〇年在一篇关于德农的文章里说德农的玻璃柜里曾经放着一只木乃伊小脚。

再相信，我还是应该承认，德·莱塞先生非常像德农先生的木乃伊。这就足以解释这个人物为什么在我心里引起难以置信的恐怖。

“其实德·莱塞先生是一个小贵族和一个大哲学家。他是马布利和卢梭①的信徒，自认为没有任何偏见，这种自负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偏见。夫人，我和您谈的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同时代人。我担心我不能说得让您理解，我肯定我不能引起您的兴趣。这离我们已经那么遥远！但是我尽可能缩短；况且，我也不曾向您保证过有什么有趣的东西，而且您也不可能指望在西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生活里有不寻常的经历。”

德·加布里夫人鼓励我继续讲下去，我于是就像下面这样讲下去：

“德·莱塞先生对男人很粗暴，对妇女却彬彬有礼。他吻我母亲的手，共和国和帝国时代的风尚已经没有这种献殷勤的习惯。从他身上我接触到路易十六②的时代。德·莱塞先生是地理学家，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像他因为关心我们地球的外形而显得那么骄傲。他在旧制度时曾经以哲学家的身份研究农业，就这样把他最后一阿尔邦③的田地都浪费光。等到他连一块属于自己的泥土都没有了以后，他去占有整个地球，根据一些旅行者的叙述，画了大量的地图。他因为受到纯而又纯的百科全书

①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他的思想积极影响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② 路易十六(1754—1793)：法国国王，一七七四年登上王位。在位时法国封建制度危机深重。一七八九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一七九二年被废黜。次年一月被处死。

③ 阿尔邦：法国旧时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

精髓的养育，所以不满足于仅仅把人类分别安置在某一个经度和某一个纬度的多少度、多少分、多少秒。唉！他关心他们的幸福！应该经常注意到，夫人，那些关心民众幸福的人，往往使得自已的亲人非常不幸。德·莱塞先生是伏尔泰①派的保王党人，这种人当时在前贵族中间很普遍。他是比达兰贝尔②更大的几何学家，比让-雅克③更大的哲学家，比路易十八④更大的保王党人。但是他对国王的爱和他对皇帝的恨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他参加过乔治⑤反对首席执政的阴谋；预审时也许是不了解他的情况，也许是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没有被列入被告之中；他遭到这个不公正对待，永远不能饶恕波拿巴⑥，他把波拿巴叫做科西嘉的吃人巨妖，他说换了他连一团军队也不会交给波拿巴，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拙劣的军人。

“在一八一三年，鳏居多年的德·莱塞先生在五十五岁左右的年纪上，娶了一个很年轻的女人做妻子。这个很年轻的女人

---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哲学家，启蒙思想家。他的著作对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积极影响。但政治思想局限于开明的君主制，哲学观点也没有超出自然神论。

② 达兰贝尔(1717—1783)：法国数学家，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在数学上对偏微分方程有贡献。曾同狄德罗一起筹备、出版《百科全书》，任副主编，负责数学部分的编撰工作。

③ 让-雅克：卢梭的名字。他在哲学上是自然神论。他反对传统宗教，但又不否认上帝及非物质的灵魂的存在。

④ 路易十八(1755—1824)：法国国王，是路易十六的弟弟，一八一四年登上王位，开始了波旁王朝的复辟时期。

⑤ 乔治：全名为乔治·卡杜达尔(1771—1804)，保王党阴谋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革命的朱安党领袖。一八〇二年曾密谋用爆炸装置谋害当时任第一执政的拿破仑，一八〇四年六月被判处死刑。

⑥ 波拿巴：拿破仑一世皇帝的姓。他一七六九年生于科西嘉岛的破落贵族家庭。

是他雇用来绘制地图的，她给他生了一个女儿，死于产褥期间。我的母亲曾在她短短的生病期间照料过她，后来还经常留心不让孩子缺少什么。这个孩子名字叫克莱芒蒂娜。

"从这次死亡和这次出生开始，建立了我们家庭和德·莱塞的关系。我当时正脱离幼年时期，人变得愚笨、迟钝了；我失去了观察和感觉的那种可爱的天赋，事物在我心里不再能引起美妙的新奇感，而正是这种新奇感给幼儿带来极大的快乐。因此克莱芒蒂娜诞生以后的一段时间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回忆。我仅仅知道相隔没有几个月我遭受到一桩现在想起来心里还难过的不幸。我失去了我的母亲。巨大的寂静、巨大的寒冷和巨大的阴影突然一下子笼罩住我们的家。

"我陷入一种麻木状态之中。我的父亲把我送进中学，好不容易我才振作起来。

"然而我并不完全是个蠢货，我的老师们把他们愿意教的差不多全教给我了，这也就是说，一点儿希腊文和一点儿拉丁文。我只跟古人交往。我学会了尊重米太亚得①和赞赏地米斯托克利②。甘多斯·非比阿斯③变成了我熟悉的人，至少已经达到了我和这样一位伟大的执政官之间所能达到的熟悉程度。与这些高贵人士交往，我感到骄傲，不再低下眼睛去看小克莱芒蒂娜

---

① 米太亚得（约前550—前489），古雅典统帅。公元前四九〇年指挥马拉松战役，大败波斯军。

② 地米斯托克利（约前525—约前462），古雅典奴隶主民主派政治家和统帅。任执政官时推行一系列民主改革。公元前四八〇年在萨拉米海战中大败波斯舰队。

③ 甘多斯·非比阿斯（约前280—前203），一译费边。古罗马统帅。历任执政官。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前218—前201），罗马军溃败后任独裁官，采用拖延战术，坚壁清野，与汉尼拔军相周旋。

和她的老父亲，况且他们有一天动身上诺曼底①去了，我甚至不屑于去关心他们是否回来。

“然而他们还是回来了，夫人，回来了！上天的影响，大自然的力量，还有把爱的天赋散发给世人的神秘的权力，你们知道我是怎么重新见到克莱芒蒂娜的！他们走进了我们的气氛忧愁的住所。德·莱塞先生不再戴假发，露出秃顶，肤色红润的太阳穴上有几绺灰发，他显得老当益壮。但是我看见靠在他伸出的手臂上走进来的这个光彩夺目、一下子把陈旧的老客厅照亮了的圣洁人儿，她不是一个幻觉，她正是克莱芒蒂娜！我说的完全是实话：她的那双蓝眼睛，青莲色的眼睛，我觉得像是一样超自然的东西，到了今天我还没法想象这一对有生命的珍宝，怎么能忍受生的劳累和死亡的腐烂。

“她不认识我的父亲，在向他行礼时有点局促不安。她的皮肤略微带点粉红色，她的微微张开的嘴在微笑，是使人想到无限的那种微笑，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没有暴露出任何明确的思想，仅仅表达出活着的快乐和长得美丽的幸福。她的脸像一件打开的首饰盒里的珠宝一样，在粉红色的风帽里闪耀出夺目的光彩。她在一件平纹细布的白连衫裙上披着一条开司米披肩，连衫裙腰部打裥，下面露出一只金褐色的高帮皮鞋的鞋尖……您别笑，亲爱的夫人；这是当时的时装式样，我不知道现在这些新的式样是不是有那么简朴，那么鲜艳，那么端庄雅致。

“德·莱塞先生告诉我们，他正着手出版一册历史地图集；他回到巴黎来住，如果他以前住过的那套房间还空着，他很乐意在这儿安家。我的父亲问德·莱塞小姐，她来到首都是不是感

① 诺曼底，法国西北部旧省名，包括现在的芒什、卡尔瓦多斯等五省。

到高兴。她感到高兴，因为她的微笑里充满了喜悦。她朝着开向绿意盎然、光辉灿烂的花园的窗户微笑；她朝着座钟的钟面上方坐在迦太基①废墟里的铜马略②微笑；她朝着黄天鹅绒的旧扶手椅和不敢抬起眼睛来看她的可怜的大学生微笑。从这一天起，我多么爱她啊！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塞夫勒街，很快就要看见您的窗户了。我是一个很蹩脚的讲故事者，如果我不自量力去写一本小说，可以肯定，决不会写成功。我准备了很长时间的一篇故事，我却要用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讲给您听，因为存在着一种敏感，一种心灵的优雅，一个老人洋洋得意地谈论哪怕是最纯洁的爱的感情，也会伤害到它们。让我们在这条两边是修道院的林荫大道上走几步，我的故事将在把我们和您看见的那边的小钟楼分开的这段距离里从容地结束。

"德·莱塞先生得知我从巴黎文献学院毕业，认为我配得上跟他合作编绘历史地图集。这册地图集的目的是要在一系列的地图上标出这位哲学家老人所谓的从挪亚③到查理曼④的各个

① 迦太基：非洲北部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七到前四世纪成为西地中海强国，首都迦太基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与罗马争夺地中海西部的霸权，从而导致三次布匿战争（前264—前146）。迦太基失败，沦为罗马一行省。

② 马略（前157—前86）：古罗马奴隶主民主派政治家，统帅。联合平民派，与贵族派苏拉展开激烈斗争。苏拉占据罗马时逃往非洲（前88年）。旋返意大利，攻占罗马，大杀苏拉追随者（前87年）。逃往非洲时曾躲藏在迦太基的废墟里。

③ 挪亚：一译诺亚。《圣经》故事中洪水后人类的始祖。神决定降洪水消灭人类，命义人挪亚造一方舟，洪水降临时全家以及各类品种的动物可以进入方舟躲避。洪水退净，挪亚全家及各类动物出方舟，重新繁殖。

④ 查理曼（742—814）：一译查理大帝。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国王（768—814），建成庞大帝国，公元八〇〇年，由罗马教皇加冕称帝，号为"罗马人皇帝"。

帝国的变迁。德·莱塞先生的头脑里收藏着十八世纪关于古代的所有谬见。我在历史学上属于革新者的学派，而且我正处在一个不知道装假的年纪上。老头儿对蛮族时代的那种了解或者不如说不了解，他到上古去寻找只有马蒙泰尔①的小说里才存在的野心勃勃的君主、虚伪贪婪的高级神职人员、道德高尚的公民、明哲旷达的诗人和其他人物，这种顽固态度使我感到非常不快，开始的时候还引起我各种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毫无疑问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完全不起作用，有时还是危险的。德·莱塞先生十分暴躁，而克莱芒蒂娜十分美丽。在她和他之间，我度过了一些既痛苦又快乐的时刻。我爱上了；我变成了懦夫，很快地凡是他对后来也要载负克莱芒蒂娜的这个地球在亚伯拉罕②时期、米那③时期和丢卡利翁④时期所呈现的历史和政治面目提出的要求，我都一概同意。

"我们画好的地图，由德·莱塞小姐用水彩颜料着色。她身子俯在桌子上，用两个指头捏着画笔；一个影子从眼皮落到双颊上，把她半开半闭的眼睛笼罩在迷人的影子里。她不时抬起头，

---

① 马蒙泰尔(1723—1799)：法国作家。他写有两部富有哲理和教育意义的小说：《贝利赛尔》宣扬容忍，《印卡人》谴责奴隶制度。

② 亚伯拉罕：《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希伯来人，即今犹太人的始祖。原名亚伯兰，后来耶和华给他改名为亚伯拉罕，立他为多国之父，把他寄居的迦南地方赐给他。

③ 米那：古埃及第一个法老。据说约公元前三〇〇〇年，统一上下埃及，开创第一个王朝，并建立孟斐斯城。

④ 丢卡利翁：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普罗米修斯和克吕墨涅的儿子，皮拉的丈夫。宙斯发洪水消灭人类，世上只留下他们夫妻二人。洪水过后他们奉神祇之命把"母亲的骨骼"投掷到身后面。他们猜想大地是母亲，她的骨骼一定是石头。于是，丢卡利翁投掷石头变成男人，皮拉投掷石头变成女人。这样重新创造了人类。

我看见她那微微张开的嘴。在她的美里有着那么丰富的表情，使她的呼吸看上去不能不像是在叹气，她的最普通的姿态都把我投入深深的梦想之中。我一边望着她，一边赞同德·莱塞先生的意见：朱庇特曾经暴虐地统治帖萨里亚①的那些多山地区，而俄耳甫斯②轻率地委托教士去教授哲学。我到今天还不知道当我向顽固的老头做出这样妥协时，我是个懦夫呢还是个英雄。

“德·莱塞小姐，我应该说，她并没有对我十分注意。这种冷淡的态度，我觉得是那么正确，那么自然，所以我没有想到去抱怨。这使得我很痛苦，不过我不知道罢了。我抱有希望，我们还刚画到亚述③的第一个帝国。

“德·莱塞先生每天晚上来跟我父亲一起喝咖啡。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结成友谊的，因为像这样完全不同性格的两个人是很少遇到的。我的父亲赞赏得少，原谅得多。随着老年的来临他憎恨一切夸大。他使他的思想带有无数极其细微的差别，他只有在附有各种保留条件的情况下才赞同一个意见。一个敏感的人的这些习惯使干瘦、粗暴的老贵族暴跳如雷；而对手的温和态度，正相反，又决不能使他的火气小下去！我预感到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就是波拿巴。我的父亲对波拿巴没有留下任何好感，但是过去在他的指挥下工作过，不喜欢听见别人辱骂他，特别是为了波旁家族的利益来辱骂他。我的父亲对波旁家族怀有

---

① 帖萨里亚：古希腊东北部的一个地区。有名的奥林匹斯山在其境内。

② 俄耳甫斯：一译奥菲士。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弹奏时猛兽俯首，顽石点头。

③ 亚述：古代东方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二千年代初形成奴隶制社会和国家。公元前八世纪后半叶建成庞大军事帝国，首都尼尼微。

深切的不满。德·莱塞先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信奉伏尔泰学说，更信奉正统主义①，他把一切政治、社会和宗教的弊病都归罪于波拿巴。在这种情况下，维克多上尉尤其使我不放心。我这位可怕的舅舅，自从能劝他冷静的他的妹妹离开人世以后，变得叫人完全无法容忍了。大卫的竖琴给砸碎了，扫罗没法控制自己的狂怒。②查理十世③的垮台更增加了这个老拿破仑派的勇气，使他干出了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挑衅的事。他不像以前那样经常上我们家来了，对他说来，我们家太寂静。但是偶尔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出现，身上像陵墓似的盖满鲜花。他坐下来，照例总要可着喉咙骂街，而且一边吃，还要一边吹嘘他这个老勇士交上的好运。晚饭吃完以后，他把餐巾折成主教帽式样，灌下一瓶烧酒，就急匆匆地走了，仿佛他想到留下来跟一个年老的哲学家和一个年轻的学者在一起待上一段时间，又没有酒喝，就充满恐惧似的。我清楚地感到如果他有一天遇到德·莱塞先生，那一切就都完了。这一天终于来到，夫人！

"上尉这一次隐没在鲜花里面，和一座帝国的光荣纪念碑是那么相像，让人真想给他每一条胳膊套上一个用不凋花编的花圈。他感到诸事顺心，头一个得到愉快情绪的好处的是厨娘，在她端来烤肉放在饭桌上的时候，他搂住了她的腰。

"吃完晚饭以后，他把别人送到他面前的细颈小酒瓶推开，

---

① 正统主义：指法国历史上对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主张。

② 根据《圣经》故事，大卫幼年时被派到宫里为以色列国王扫罗弹竖琴，琴声优美，平息了扫罗的怒火。

③ 查理十世（1757—1836），一八二四年登上法国王位。一八三〇年七月宣布解散议会，进一步限制选举权和出版自由。七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巴黎市民举行起义占领王宫，查理十世逃亡国外。法国建立了以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七月王朝。

说等会儿他喝咖啡时再灌烧酒。我心惊肉跳地问他，他是不是更喜欢立刻给他端咖啡来。我的维克多舅舅疑心十分重，而且一点也不傻。我的这种心急表示他觉得大有问题，因为他带着一种很特别的神情望着我，对我说：

"'耐心点！我的外甥。见鬼，吹归营号不是军人子弟的事！这么说，学究先生，您是急着想看看我的靴子上是不是装上马刺。'

"很明显，上尉已经猜到我希望他立刻离开。我了解他这个人，我确信他会留下来。他果然留下来了。这个晚上那些最细小的情节都还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的舅舅十分快活。单单惹人讨厌这个想法就足以使他保持愉快的情绪。他照着兵营的作风，确实如此，讲了一段关于一个修女、一个号手和五瓶商贝丹葡萄酒的故事，这段故事在驻军里一定很受欢迎，即使我记得，夫人，我也不会讲给您听。我们来到客厅里，他向我们指出壁炉柴架的情况很糟，并且很有学问地教给我们使用硅藻土擦铜器的方法。没有一句与政治有关的话。他在节省自己的力气。迦太基废墟里敲响了八下。这是德·莱塞先生来到的时刻。几分钟以后他带着他的女儿走进客厅。晚间的聚会又像平常一样开始了。克莱芒蒂娜坐在灯旁绣花，灯罩让她那张美丽的脸留在淡淡的阴影里，却把灯光投射在她的手指上，使得她的手指几乎在闪闪发光。德·莱塞先生谈到天文学家预报的一颗彗星，就这题目阐述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尽管非常大胆，却证明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我的父亲在天文学方面掌握不少知识，他表达出一些合理的观点，到结束时总是一成不变地说：'总之，我知道什么呢？'我也引用我们的天文台的邻人，伟大的阿拉戈① 的意见。维克多

① 阿拉戈（1786—1853），法国天文台台长，是当时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

舅舅断言彗星对葡萄酒的质量有影响，作为证明他讲了一段有趣的小酒馆流传的故事。对这次谈话我感到十分满意，我借助我新近读过的书，竭力使谈话维持下去，长时间地叙述这种散布在数十亿法里的空间，但是可以用一只酒瓶装下的极轻的天体的化学结构。我的父亲对我的口才感到有点诧异；他带着他那种平静里夹着讥嘲的表情望着我。但是我们总不能永远停留在天上。我望着克莱芒蒂娜，谈到我头一天在一家珠宝店橱窗里欣赏到的一颗用钻石镶成的彗星。我的考虑十分欠周。

"'我的外甥，'维克多上尉大声嚷起来，'你这颗彗星和约瑟芬皇后①到斯特拉斯堡②来给军队颁发十字勋章时，闪耀在她头发上的那颗彗星简直不能相比。'

"'这个小约瑟芬非常喜爱珠宝首饰，'德·莱塞先生在喝两口咖啡之间说。'我不为了这一点责备她；她有优点，虽然轻浮了一点。她是一个塔赛尔家族的女人，嫁给布奥拿巴特③，是给他的一个莫大的荣幸。一个塔赛尔家族的女人，虽然也算不了什么，可是一个布奥拿巴特家族的人，那就更不值一提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侯爵先生？'维克多上尉问。

"'我不是侯爵，'德·莱塞先生冷冰冰地回答，'我的意思是说，布奥拿巴特要是娶一个库克船长④在他的游记里描写的那

---

① 约瑟芬皇后（1763—1814）：法国拿破仑的妻子，一八〇四年成为皇后。她到莱茵河沿岸省份旅行时，以皇帝的名义行动，一八〇九年拿破仑和她离婚。她所属的塔赛尔家族是一个可以上溯到十五世纪的古老贵族家族。

② 斯特拉斯堡：法国东部边境城市，阿尔萨斯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位于莱茵河西岸，东岸是德国国土。

③ 布奥拿巴特：拿破仑是科西嘉人，这是他的姓"波拿巴"的意大利读法，这样称呼他，含有侮辱之意。

④ 库克船长（1728—1779）：英国著名航海家。他的游记在一七七四年和一七八五年间译成法文，非常受欢迎。

种吃人生番的女人，倒非常般配，赤身裸体，身上刺着花纹，鼻孔里戴着一个环，津津有味地吃着腐烂的人的肢体。'

"'我早就料到了，'我心里这么想；在焦急不安中（啊，可怜的人心哟！）我首先是注意到我的预见的正确。我应该说上尉的回答是十分卓越的。他手叉在腰上，摆出一副傲然的姿态，轻蔑地打量着德·莱塞先生，说：

"'主教代理官先生，除掉约瑟芬和玛丽-路易丝①以外，拿破仑还有一个妻子。他的这个伴侣您不认识，我贴近地见过她，她穿着一件缀满星星的天蓝色披风，戴着桂冠，胸前挂着荣誉军团十字勋章；她的名字叫光荣。'

"德·莱塞先生把杯子放到壁炉台上，平静地说：

"'您的布奥拿巴特是一个好色之徒。'

"我的父亲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慢慢伸出手臂，用十分温和的嗓音对德·莱塞先生说：

"'死在圣赫勒拿岛②上的那个人，不管他是怎样一个人，我曾经在他的政府里工作过十年，我的内弟在他的鹰旗下负过三次伤。我请求您，先生和朋友，以后不要再忘记了这一点。'

"上尉那些既高尚而又可笑的傲慢无礼的话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我父亲的客客气气的劝告却做到了：把德·莱塞先生投入狂怒之中。

"'我忘了，'他大声嚷道，脸色铁青，牙齿咬紧，嘴上挂着唾沫；'是我的过错。装鲱鱼的桶总有鲱鱼味，为坏蛋们效劳过的

① 玛丽-路易丝（1791—1847）：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弗兰茨二世（1768—1835）的女儿，一八一〇年嫁给拿破仑为后。

② 圣赫勒拿岛：南大西洋岛屿，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失败后，被流放到该岛，并死于岛上。

人……'

"听到这句话，上尉扑过去掐住他的脖子。如果没有他的女儿和我，我相信他肯定会给掐死。

"我的父亲抱着膀子，脸色比平时略微有点白，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怜悯表情望着这个场面。接下来的情况还要可悲，可是有什么必要把两个老人的疯狂详细叙述出来呢？最后我终于把他们分开了。德·莱塞先生向他的女儿做了个手势，走了出去。她跟在他后面，我跑过去追她，追到楼梯上。

"'小姐，'我发狂地握住她的手，对她说，'我爱您！我爱您！'

"她让我的手在她的手里留了一秒钟；她的嘴略微张开。她想说什么呢？可是她突然抬起眼睛望望正在楼上的父亲，把她的手抽回去，向我做了一个永别的手势。

"从这以后我没有再见到她。她的父亲搬到先贤祠旁边去住，他为了卖他的历史地图，曾经在那儿租了一套房子。几个月以后他中风，离开了人世。他的女儿回到纳韦尔，她的母方的家里去。她就是在纳韦尔，嫁给了一个富有的乡下人的儿子阿希尔·阿利埃。

"至于我，夫人，我跟我自己单独过着平平静静的生活。我的生活既没有太大的痛苦，也没有太大的欢乐，可以说是相当幸福的。但是在冬天的夜晚，我看到我的扶手椅旁边的一把空扶手椅，看得时间长了心里不能不感到剧烈的疼痛。克莱芒蒂娜已经去世很久。她的女儿也跟随她长眠在地下。我在您府上见到了她的外孙女。我还不想像《圣经》里的老人那样说：'现在，主啊，请把您的仆人召回到您身边吧。'①如果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年人还能对什么人有用，我愿意在您的帮助下，把我最后的力量

贡献给这个孤儿。"

我是在德·加布里夫人那套房子的门厅里说这最后几句话的，我正要和这个可爱的向导分手时，她对我说：

"亲爱的先生，在这件事上我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帮助您。让娜是孤儿，而且未成年。没有得到她的监护人的同意，您什么事也不能为她做。"

"啊！"我大声叫起来，"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让娜还会有一个监护人。"

德·加布里夫人带着几分诧异的神色望着我。她没有料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会有这么天真。

她接着又说：

"让娜·亚历山大的监护人是勒瓦卢瓦-佩雷②的公证人穆什先生。我担心您不能和他商量好，因为他是一个严肃的人。"

"啊！善良的天主，"我叫了起来，"在我这个年纪，如果不是和严肃的人，您希望我能跟什么人商量好呢？"

她露出微笑，像我父亲微笑时那样，带着一种温和的狡黠表情，她说：

"和跟您相似的人。穆什先生偏偏不是这种人，他引不起我的丝毫信赖。您必须请求他准许您去看让娜，他把她送进泰尔纳③的一所寄宿学校，她在那儿并不快活。"

我吻了德·加布里夫人的双手以后，我们就分手了。

---

① 《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内说耶路撒冷有一个叫西面的老人，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一定会看见天主所立的基督，一天他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现在，主啊，请把您的仆人召回到您身边吧。"

② 勒瓦卢瓦-佩雷：法国上塞纳省的一个城镇，在巴黎西北不远。

③ 泰尔纳：巴黎市内一个区。

5月2日至5日

我在让娜的监护人穆什先生的事务所里见到了他。他身材矮小，又瘦又干，面色好似他那些陈旧文件上的尘土。这是一个戴眼镜的畜生，因为不可能想象他而没有他的眼镜。我听见穆什先生说话；他的嗓音刺耳，说起话来斟词酌句，但是如果他完全不斟词酌句，也许我会更喜欢。我观察过穆什先生；他拘泥于虚礼，从眼镜里偷偷看着听他说话的人。

穆什先生感到高兴，他对我这么说。我关心他的被监护人，使他大喜过望。但是他不相信人活在世上是为了玩乐。不，他不相信；说实在的，谁要是接近他，谁就会同意他的意见，因为他这个人让人丝毫感觉不到乐趣。他担心提供给他亲爱的被监护人太多的享乐，会让她对人生产生一种错误的、有害的想法。他对我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要求德·加布里夫人少把这个年轻姑娘接到她家里去。

我离开这个满身尘土的公证人和他的满室尘土的事务所，得到了符合手续的许可（来自穆什先生那儿的一切都是符合手续的），每个月的头一个星期四可以到泰尔纳，德姆尔街，普雷费尔小姐开办的寄宿学校去看让娜·亚历山大小姐。

五月份的头一个星期四，我上普雷费尔小姐办的寄宿学校去。一块蓝字招牌隔得相当远，把学校的地点指点给我。这种蓝色对我说来是维吉妮·普雷费尔小姐的性格的头一个标志，以后我会有机会充分研究她的性格。一个神色惊慌的女仆接过我的名片，没有说一句让人感到希望的话，把我丢在一间阴冷的会

客室里，我闻到了学校食堂里特有的那股令人恶心的气味。这间会客室的地板，曾经有人使出毫不留情的力气上过蜡，我在无可奈何之中想留在门口。幸好我注意到那些马鬃软垫椅子前面的地板上，撒着一块块小羊毛方毯，一步步踩着这些小岛般的地毯，终于能够前进到靠近壁炉的那个角落，气喘吁吁地坐了下来。

在这个壁炉的上方，镀金的大框子里，是一个布告牌，用火焰形哥特字体写着标题：光荣榜。榜里有许许多多人名，我却没有找到让娜·亚历山大的名字的荣幸。把那些在普雷费尔小姐眼里获得光荣的学生的名字念了好几遍以后，没有听到一点动静，我感到不安。普雷费尔小姐肯定能成功地在她的教学领地里建立只有天空中才有的那种绝对寂静，如果不是麻雀选中她的院子，成群结队地飞来，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听它们叫是个快乐。但是看见它们，请问：隔着毛玻璃的窗子，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应该满足于这间会客室提供给我看的东西，它的四面墙壁从上到下都用女寄宿生画的图画装饰起来。其中有古罗马供奉女灶神的贞女，有鲜花，有茅屋，有柱头，有涡形装饰，还有萨宾人的国王塔蒂乌斯①的一个巨大头像，上面签的名字是埃斯泰尔·穆通。

穆通小姐用来突出古代战士的乱蓬蓬的眉毛和发怒的眼睛的那股力量，我已经欣赏了相当长的时间，忽然有一种比一片枯叶随风飘动还要轻的响声，促使我转过头去。这确实不是一片枯叶，这是普雷费尔小姐。她双手合抱在胸前，像《黄金的圣徒传》里的女圣徒们走在水晶般的水面上那样，在镜子般的地板上朝

---

① 塔蒂乌斯：传说中意大利中部古民族萨宾人的国王，他因罗马人抢萨宾姑娘而发动与罗马人的战争，后罢战和好，与传说中的罗马国王罗慕路斯共掌国家权力。

前走。①但是换了任何别的情况，普雷费尔小姐，我相信，都不会使我想到神秘主义思想所喜爱的那些童贞女。光看她的脸，她让我想到贤慧的家庭主妇在顶楼里保存了整整一个冬天的一只斑皮苹果。她肩膀上披着一条带穗子的短披肩，这条短披肩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她披着它，就像它是教士的祭披，或者是高级官员的标志。

我向她说明我来访的目的，并且把介绍信交给她。

"您见过穆什先生，"她对我说。"他身体很好吗？他这个人是那么正直，那么……"

她没有说完，把目光朝上投向天花板。我的目光跟随着她的目光，遇到了一个螺旋形的小花边纸条，它悬挂在分枝吊灯的位置上，据我推测，是用来吸引苍蝇的，使它们离开那些镜子和光荣榜的镀金框子。

"我在德·加布里夫人家里遇见亚历山大小姐，"我说，"有可能欣赏到这个年轻姑娘的优良的性格和敏锐的智力。从前我认识她的外祖父母，我觉着自己很想把他们在我心里引起的关切转移到她的身上。"

作为全部答复，普雷费尔小姐深深叹了一口气，把她神秘的短披肩紧紧压在心口上，重新望着螺旋形小纸条。

最后她对我说：

"先生，既然您认识诺埃尔·亚历山大先生和夫人，我希望您能像穆什先生和我一样，曾经为导致他们破产、害得他们的女儿陷于贫困之中的疯狂投机感到遗憾。"

---

① 女圣徒埃及人玛丽就是这样越过河面去会见佐齐姆的。埃及人玛丽是基督教苦行者，原是埃及亚历山大城妓女，后在沙漠里苦修四十七年，死于四二一年。佐齐姆是罗马教皇，死于四一八年。

我听到这些话，心里想，遭到不幸是一个极大过错，而且这个过错在那些长期来值得羡慕的人身上是不可饶恕的。他们的失败替我们报了仇，让我们感到得意，我们是残酷无情的。

在非常坦率地声明我对金融界的事完全外行以后，我问寄宿学校校长对亚历山大小姐是否满意。

“这个孩子难以驯服，”普雷费尔小姐大声叫起来。

她摆出一个高级骑术的姿势，象征性地表达出一个如此难以训练的学生给她造成的处境。接着，她情绪平静一些以后又说：

“这个女孩子并不是不聪明。但是她不能下决心按照原则来学习。”

普雷费尔小姐是多么古怪的一位小姐啊！她走路不抬腿，说话不动嘴唇。我没有过多地去注意这些细节，回答她说，原则毫无疑问是非常好的东西，在这方面我完全信任她的学问，但是当一个人学会一样东西，他是用这种方法还是那种方法学会的，毕竟是无关紧要的。

普雷费尔小姐慢慢地做了一个不同意的表示。接着叹了口气，说：

“啊！先生，对教育外行的人产生出一些非常错误的想法。我确信他们说出来的话都怀着世上最良好的愿望，但是他们还是信任有能力的人比较好，好得多。”

我没有再坚持。我问她，我是否可以立刻见到亚历山大小姐。

她望着她的短披肩，就像读一本天书似的，想从杂乱的穗子里读出她应该作出的回答，最后她说：

“亚历山大小姐要教一堂辅导课。这儿是大教小。这就是所

谓的互助教育……但是如果让您白来一趟，我会感到遗憾。我去让人把她叫来。不过，先生，按照校规，请允许我把您的大名登记在来客登记簿上。”

她在桌子前面坐下，打开一本簿子，从短披肩下面掏出她塞在里面的穆什先生的信。

“波纳尔有一个 d，对不对？”她一边写一边说；“请原谅我重视这个细节。不过我的意见是专有名词有一定的缀字法。这儿，先生，要上专有名词听写课……当然是那些历史名词！”

她用一只灵巧的手记下我的名字，接着又问我，她是不是可以接下来登记一个身份，例如：前批发商，职员，年金收入者或者别的什么。她的登记表上有一栏是供填写身份用的。

“我的天主！夫人，”我对她说，“如果您认为非填这一栏不可，那就请填上：研究院院士。”

我在我面前看见的确确实实是普雷费尔小姐的那条短披肩；但是披着它的不再是普雷费尔小姐，而是一个新的女人，和蔼，优雅，温存，愉快，而且容光焕发。她的眼睛在微笑；她脸上的小皱纹（多得不计其数！）在微笑；她的嘴也在微笑，不过只有半边在笑。她说话了；她的声音和她的表情完全相配，是一种甜如蜜糖的声音。

“您说过，先生，这个亲爱的让娜很聪明。我这方面也得出同样的观察结果；和您的意见不约而同，我感到很光荣。这个年轻姑娘确实引起了我很大兴趣。她虽然有点活泼，却有着我称为难能可贵的好性格。但是请原谅我过多地占用您的宝贵时间。”

她叫那个女仆。女仆来了，神色比刚才还要匆忙，还要惊慌，接着奉命去通知亚历山大小姐：研究院院士西尔维斯特·波纳尔先生在会客室等她。

普雷费尔小姐仅仅有时间告诉我，她对研究院的决议，不论是什么决议，都怀有深切的敬意，接着让娜就来到了，她上气不接下气，脸红得像一朵牡丹花，眼睛睁得大大的，胳膊摇晃着，在天真的笨拙中显得十分可爱。

"瞧您这副模样，我亲爱的孩子！"普雷费尔小姐用母亲般温存的口气低声说，同时替她整理了一下衣领。

让娜的模样，说真的，确实很怪。她的头发朝后梳，用一个网子罩住，但是一绺绺地从网子里钻出来。她的瘦胳膊到肘部为止藏在有光夹里布的袖子里，一双长冻疮的手红通通，她好像不知拿它们怎么办。她的连衫裙太短，露出过分宽大的袜子和鞋跟磨坏的高帮皮鞋，一根跳绳用的绳子像腰带似的缠在腰上，所有这一切使得让娜成了一位不适于见客的小姐。

"小疯子！"普雷费尔小姐叹着气说，她这一次不再像母亲，却像大姐姐了。

接着她就像影子似的在镜面般的地板上掠过，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对让娜说：

"坐下来，让娜，像跟朋友那样跟我谈谈。您不喜欢这儿吗？"

她犹豫不决，接着带着无可奈何的笑容回答：

"不太喜欢。"

她把绳子的两头握在手里，不再言语了。

我问她，这么大了，是不是还跳绳。

"啊！不，先生，"她连忙回答我。"女仆告诉我有位先生在会客室等我的时候，我正在教小女孩们跳绳。我就把绳子系在腰上免得掉了。这不礼貌。我要请您原谅。但是，我是那么不习

惯于接待客人的来访！”

“公正的老天！我怎么会对您的束腰绳感到不快呢？圣克莱尔修会①的修女腰上都有一根绳子，她们是圣洁的姑娘。”

“您来看我，”她对我说，“跟我像您现在这样谈话，真是太好了。我进来时没有想到感谢您，因为我太吃惊啦。您见到德·加布里夫人吗？先生，跟我谈谈她，好不好？”

“加布里夫人身体很好，”我回答。“她在吕桑斯她那片美丽的庄园里。我和您谈到她，让娜，我要说从前的一个老园丁在有人向他打听他的城堡女主人时说过的话：‘夫人在她的路上。’是的，德·加布里夫人在她的路上；您知道，让娜，这条路有多么正确，而且她迈着怎样稳定的步伐走在上面。有一天，在她动身去吕桑斯以前，我和她走了很远，很远，我们谈到您。我的孩子，我们在您母亲的墓前谈到您。”

“我感到非常高兴，”让娜对我说。

接着她哭起来了。

我怀着敬意让一个年轻姑娘的这些眼泪流出来。后来，在她揩眼泪的时候，我请她讲讲她在这所学校里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她告诉我，她同时是学生，又是老师。

“别人支配您而您又支配别人。这种情形在世界上常见。忍受它吧，我的孩子。”

但是从她的话我明白了，并没有人教她念书，她也不教别人念书，她负责给小班的孩子穿衣服，洗脸，教她们懂礼貌，认字

① 圣克莱尔修会：由女圣徒克莱尔于一二一三年在圣方济各帮助下创建的修会，会规甚严。参见第550页注②。

母，使用针线，带她们玩耍，在祈祷后安排她们睡觉。

“啊！”我叫了起来，“这就是普雷费尔小姐所谓的互助教育。我不能向您隐瞒，让娜，我一点也不喜欢普雷费尔小姐，我也不相信她有我希望的那么好。”

“啊！”让娜回答我，“她和大多数人一样。她对她喜欢的人好，对她不喜欢的人不好。当然她不太喜欢我。”

“穆什先生呢？让娜，对穆什先生应该怎么看？”

她连忙回答我：

“先生，我请求您别跟我谈穆什先生。我请求您。”

我听从她这个强烈的，几乎是粗暴的请求，改变了话题。

“让娜，您在这儿还捏蜡人吗？我没有忘记在吕桑斯使我感到那么惊讶的仙女。”

“我没有蜡，”她说着，两条胳膊垂落下去。

“在一个蜜蜂的王国里，”我叫了起来，“居然没有蜡！让娜！我给您带一些像宝石一样透明的、五颜六色的蜡来。”

“谢谢您，先生，但是请您别这么做。我在这儿没有时间做我的蜡娃娃。不过我曾经开始为德·加布里夫人捏了一个小圣乔治①，一个很小很小的有镀金胸甲的圣乔治。但是那些小姑娘以为这是一个玩具娃娃，她们拿来玩，把它弄碎了。”

她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蜡人，脱落的四肢勉强被铁丝的骨架连着。看到它，她又是难过，又是高兴；高兴占了上风，她露出了微笑，然而她的微笑又突然一下子停住。

普雷费尔小姐和蔼可亲地立在会客室门口。

“这个亲爱的孩子，”寄宿学校校长用最慈祥的嗓音叹了口

① 圣乔治：基督教殉教者，传说他曾杀死要用一位公主献祭的毒龙。

气说。"我担心她把您累着了。再说，您的时间很宝贵。"

我请她打消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一边站起来告辞，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我带来的几块巧克力和其他的糖果。

"啊！先生！"让娜大声叫起来，"够分给全校的了。"

披短披肩的女士出面干预了：

"亚历山大小姐，"她说，"谢谢先生的慷慨。"

让娜神色相当阴沉地望着她，接着朝我转过身来：

"我感谢您的这些糖，先生，我特别要感谢您好心来看我。"

"让娜，"我握住她的双手，对她说，"继续做一个善良、勇敢的孩子。再见。"

她带着几包巧克力和甜点心退出去时，她的绳子的两个柄碰到一把椅子的椅背。普雷费尔小姐怒形于色，两只手在短披肩里面按住心口，我已经准备看到她那教师的灵魂化为乌有了。

等到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她又恢复了安详的神色，不是我自吹，我还应该说她仍在用整个半边的脸向我微笑呢。

"小姐，"我趁着她情绪好，对她说，"我注意到让娜·亚历山大脸色有点苍白。您知道得比我清楚，在她目前这个长身体的年纪上，需要照顾和关心。请不要见怪，如果我更加恳切地提出请您对她细心照料。"

这番话仿佛很投合她的心意。她欣喜若狂地望着天花板上的螺旋形纸条，双手合在一起，嚷道：

"这些杰出的人物多么善于考虑最细微的小事啊！"

我提请她注意，一个年轻姑娘的健康不是一件细微的小事，接着我荣幸地向她行礼告辞。但是她在门口留住我，悄悄地对我说：

"请原谅我的弱点，先生。我是女人，我喜爱光荣。我不能向

您隐瞒，一位院士光临我这所小小的学校，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原谅普雷费尔小姐的弱点，在私心的蒙蔽下，盲目地想着让娜，一路上对自己说：

“我们怎么安排这个孩子呢？”

6月2日

那一天我把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同事一直护送到马恩公墓，按照歌德①的观点，他已经同意离开人世了。伟大的歌德的生命力特别强，他确实相信，人只有到了愿意死的时候，也就是说，到了所有那些抵挡最后分解的、构成了生命本身的活力完全被摧毁的时候才会死。换句话说，他认为人只有在不可能再活下去的时候才会死。好得很！问题仅仅在于互相了解，歌德的卓越的见解，如果您能充分领会它，它可以归结为拉帕利斯之歌②。

因此，我的杰出的同事靠了两三次最有说服力的，最后一次还是无可辩驳的中风，同意死了。在他生前我和他来往不多，但是他一旦不在了，我倒好像变成了他的朋友，因为我的同事们，口气严肃，表情坚信地对我说，我应该参加执绋，并且在墓前讲几句话。

我把我尽最大的力量——这一点没有言过其实——写成的一篇短短的演说稿勉勉强强念完以后，到维尔-达弗雷树林里去

① 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代表作有诗剧《浮士德》。

② 拉帕利斯之歌：拉帕利斯（约1470—1525），法国元帅，英勇善战，后战死在意大利。他的士兵们为了歌颂他的勇敢，创作了一首歌曲，最后两句是：“在他死前一刻钟，他还生气勃勃。”

散步。我沿着一条绿荫如盖的小路走去，并没有过分依仗上尉的那根手杖。阳光落到小路上像一个个金色圆盘，青草和潮湿树叶的气味，天空的美丽和树木的强有力的宁静气氛，从来没有这么深地钻入我的感官和整个心灵，我在这被一种继续不断的叮当声打破的寂静中感到的压抑，既是肉体的，又是宗教的。

我在路边一丛小橡树的阴影里坐下。在那儿，我下定决心在我能够重新在一棵橡树底下坐下，在那广阔的田野的和平气氛中，考虑灵魂的性质和人的最终目的以前，决不死去，或者说不同意死去。一只蜜蜂，棕色的前半身像光泽暗旧的金盔甲似的在太阳下闪着亮光，它飞来停在一朵盛开在毛茸茸的梗子上、色彩浓艳的锦葵花上。当然这不是我头一次看见一件如此普通的事，然而这是我头一次怀着如此充满深情的，如此富有理解力的好奇心看见它。我注意到在昆虫和花朵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好感和无数奇妙的关系，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昆虫吸满了花蜜，划出一条直线果断地向前冲去。我尽最大努力立了起来，站着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

"再见，"我对花和蜜蜂说。"再见。但愿我能再活上一段时间，直到把你们的和谐关系的秘密猜出来。我感到很疲乏。但是人就是这么生成的，只能用另外一种工作来消除一种工作带来的疲劳。如果天主愿意的话，使我摆脱文献学和古文书学而得到休息的，将是花朵和昆虫。古老的安泰① 神话多么富有情理啊！我接触了大地，我成了一个新人，瞧，在六十八岁的年纪上，一些新的好奇心在我的心灵里产生，正如我们看见一些嫩芽从

① 安泰：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格斗时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从大地母亲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被赫拉克勒斯发现他的这一特性，把他举在半空中击毙。

老柳树的空心树干上萌发出来一样。

6月4日

我喜欢在这种使万物变得无限温柔的淡灰色早上，从我的窗口观看塞纳河和它的两岸。我曾经欣赏过把光辉灿烂的宁静散布在那不勒斯海湾上的蔚蓝天空。但是我们巴黎的天空更加充满生气，更加和蔼可亲，更加富有灵性。它像人类的眼神一样，微笑，威胁，抚爱，悲伤和快乐。此时此刻它把一片柔和的光倾注在城里那些在完成每天工作的人和牲畜身上。那边，在河对岸，圣尼古拉港的搬运工正在卸船上运来的牛肉，几个立在跳板上的装卸工正在传送食糖块，敏捷地从这个人手里抛到那个人手里，最后抛到轮船的货舱里。在北岸的沿河街上，出租马车的马匹排列在悬铃木的树荫下，头伸进马料袋，安安静静地嚼着燕麦，而那些脸色红通通的车夫呢，在酒店柜台前喝他们的那杯酒，同时打眼角留意着早起的乘客。

旧书商把他们的箱子放在岸边护墙上。这些正直的精神食粮的商贩穿着件随风飘扬的罩衫，不断地生活在户外，空气、雨、霜、雪、雾和烈日把他们磨练得那么结实，看上去像天主教堂的那些老雕像。他们全都是我的朋友，我每次在他们的箱子前面经过，都能从箱子里抽出一本直到那时我所缺少的旧书，虽然我丝毫没有想到我缺少它。

我回到家听到的是我的女管家的叫喊，她指责我把所有的口袋全都撑破了，而且让房子里堆满了废纸，招引老鼠。泰雷丝在这件事上是明智的，而正因为她是明智的，我才不听她的；因为我这个人尽管神色安详，却一向喜欢由热情而来的疯狂胜过

由冷漠而来的明智。但是因为我的热情决不是那种会爆发、会破坏、会杀伤的热情，所以一般的人看不见它。然而它使我激动不安，为了一位被遗忘的修士写的，或者皮埃尔·舍费尔①的一个卑贱的学徒印的几页纸，我不止一次地睡不着觉。如果这股美好的热情在我身上熄灭，这是因为我自己在慢慢地熄灭。我们的热情，就是我们。我的旧书，就是我。我像它们一样老了，一样干枯了。

一阵微风在刮起路面的尘土的同时，也刮起了悬铃木的带翅膀的种子和从马嘴里漏下来的干草碎屑。这尘土微不足道，但是看到它飞扬，我不禁想起童年时曾望着同样的尘土打旋；我这个老巴黎人的心灵深深地被打动了。我从我的窗口看见的一切——在我左边，天际线一直伸展到夏约②的那些山冈，使我能够看见像一块方石料的凯旋门，塞纳河这条光荣的河，河上的桥梁，杜伊勒利宫的平台上的椴树，像珠宝一样精雕细刻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罗浮宫；在我右边，新桥③（正像在古代版画上可以读到的：Pons Lutetiae Novus dictus④）的那个方向，是有着塔楼和尖顶钟楼的、古老而可敬的巴黎——这一切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自己，如果没有通过我的千变万化的思想反映出来的、给我灵感的、激励我的这些东西，我也许微不足道。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以无限的深情爱着巴黎。

可是我已经累了，我感到在这个思考得那么多，教会了我思

---

① 皮埃尔·舍费尔（1425—1502）：德国印刷厂主。先与哥登堡合作，后改进印刷术，并将彩色引入。他在梅因兹曾印行《伊索寓言》等著作。

② 夏约：原为巴黎西南，塞纳河右岸的一个村庄，一七八六年并入市区。

③ 新桥：巴黎市内塞纳河上的一座桥，建成于一六〇七年。

④ 拉丁文："巴黎新桥"。

考，并且不断地激励我思考的城市里，不可能得到休息。这些书籍不断地激起我的好奇心，使它劳累，却又不能满足它，在它们中间，怎么不激动呢？有时候是一个日期需要查询，有时候是一个地点应该确定，或者某一个古老的用语值得了解它的真正含义。一些词吗？——啊！对，一些词。作为一个文献学家，我是它们的君主，它们是我的臣民。作为一个好国王，我把我的整个一生奉献给了它们。我不会在哪一天让位吗？我猜到在远离这儿的某一个地方，在一片树林的边缘，有一所小房子，在那儿我可以找到我所需要的平静，同时等待着一个更大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平静把我整个人完全包围起来。我梦见门前有一张长椅，还梦见一望无际的田野。但是为了反映和集中周围这一切的清新，必须有一张清新的脸在我身边微笑；我会相信自己是老祖父，我的生命的全部空虚将因此得到充实。

我不是一个粗暴的人，然而我很容易光火，我所有的作品给我带来的烦恼和快乐一样多。我不知道，我在这个时候怎么会想到三个月前，我那位卢森堡公园的年轻朋友大胆说的关于我的那句十分无聊，而且不值一提的无礼话。我称呼他朋友并不是出于讽刺，因为我喜欢勤奋好学的青年，连同他们的莽撞和怪诞。然而我这位年轻朋友超过了限度。昂布鲁瓦兹·帕雷①老师头一个做动脉结扎手术，他是在发现了完全由一些全凭经验的剃须匠在做的外科手术以后，把外科手术提高到今天这个高度。到了老年他受到所有操柳叶刀的学徒的攻击。有一个年轻的冒失鬼，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儿子，但是缺少尊敬的感情，对

① 昂布鲁瓦兹·帕雷（1509—1590），法国外科医生。他在截肢手术中以动脉结扎术代替过去的烧灼术，被称为现代外科之父。

老教师进行辱骂，老师在自己的论文《论尸粉、独角兽、毒液和鼠疫》里对他作了回答。“我请求他，”这个伟大人物对他说，“如果他想要反驳我的回答，我请求他抛弃敌意，对善良的老人温和一些。”这个出自昂布鲁瓦兹·帕雷笔下的回答是令人钦佩的；但是，如果它来自一个在工作中干到头发白了，遭到一个毛头小伙子嘲笑的乡村土法接骨医生，也还是值得赞扬的。

有人也许会认为我的这番回忆仅仅是出自卑劣的怨恨。我自己也这么相信，我责备自己可耻地紧紧抓住一个不知道自己说什么的孩子的话。幸好我对这件事的考虑后来朝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把它记在我的簿子上。我记起了在我二十岁那一年，有一天（转眼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我和几个同学在这同一个卢森堡公园里散步。我们谈到我们那些老教师，我们中间的一个碰巧提到了珀蒂-拉代尔①先生，这位值得尊重的博学之士，他头一个对伊特鲁里亚人②的起源作出一些解释，但是不幸的是他编制了一张海伦③的情夫们的年表。这张年表使我们大笑不止，我大声嚷道：“珀蒂-拉代尔是一个傻瓜，不是两个字的傻瓜，而是十二大卷的傻瓜。”

这句年轻时说的话太随便，不足以成为一个老人良心上的负担。但愿我在人生的战斗中仅仅射出过一些像这样无害的箭！但是我今天问自己，在我的一生中，我是不是没有在不知不觉中干过像海伦的情夫们的年表一样可笑的事。科学的进步使一

① 珀蒂-拉代尔（1756—1836）：法国考古学家，法兰西研究院院士。

② 伊特鲁里亚人：公元前八世纪居住在意大利西北部伊特鲁里亚地区。语言系属不详。公元前六世纪奴隶制占统治地位。公元前三世纪被罗马征服。

③ 海伦：希腊神话中的美人，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特洛伊王子把她诱走，因而引起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

些对这个进步起过最积极的帮助作用的著作变得无用。因为这些著作不再有什么大用处，年轻人就真诚地相信它们从来没有起过一点作用；他们蔑视它们，只要从里面发现什么过分陈腐的见解，他们就加以嘲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在二十岁上曾经嘲笑过帕蒂-拉代尔先生的爱情年表；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昨天在卢森堡公园，我年轻的、不懂礼貌的朋友……

扪心自问吧，奥克塔夫，别再埋怨。
怎么！你希望对你宽容而你从来没有宽容过。①

6月6日

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四到了。我合上书，向圣洁的修道院院长德罗克多维告辞，他安享天上的真福，我想他并不急于要看到他的名字和他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在一本经我的手编纂的、微不足道的集子里受到颂扬。我应该说出来吗？我有一天看见的那株被一只蜜蜂拜访的锦葵，比所有那些有权执权杖和戴主教冠的老修道院院长更有力地吸引我。就是刚才我的女管家还撞见我在厨房的窗上，用放大镜仔细观看紫罗兰花。我少年时代什么书都看，在我看过的一本斯普朗格尔②的书里，有几个关于花朵的爱情的观点，遗忘了半个世纪以后又回到了我的心里，而且在今天使我感到那么大的兴趣，我懊悔没有把我的微薄的精力奉献给对昆虫和植物的研究。

---

① 引自法国剧作家高乃依（1606—1684）的悲剧《西拿》第四幕第二场。
② 斯普朗格尔（1750—1816），德国生物学家。

我是在寻找我的领带时作出这些考虑的。但是白白地翻了许多抽屉以后，我只好求助于我的女管家。泰雷丝一瘸一拐地来了。

“先生，”她对我说，“应该通知我您要出去，我可以及早把您的领带准备好。”

“但是，泰雷丝，”我回答，“把它放在一个我不用您帮忙就可以找到的地方，不是更好一些吗？”

泰雷丝不屑于回答我。

泰雷丝任什么事都不再让我支配，连一块手绢我都非得向她要不可。因为她耳朵聋，手脚不灵活，更糟的是她完全失去了记忆力，所以我经常受到匮乏之苦。然而她怀着那么心安理得的骄傲心情行使她的家庭权力，我感到我没有勇气试一试搞一次政变来推翻统治我的衣橱的政府。

“我的领带，泰雷丝！您听见我的声音吗？我的领带！如果您再这么磨磨蹭蹭，使我陷入绝望之中，那我需要的将不是一根领带，而是一根绳子，好让我把自己吊死。”

“这么说您很着急，先生，”泰雷丝回答我。“您的领带没有丢掉。这儿什么也不会丢掉，因为有我在照料一切。但是，至少让我有找到它的时间。”

“瞧瞧看，”我想，“瞧瞧看，这就是半个世纪忠心造成的结果。啊！如果运气好，这个毫不留情的泰雷丝在她一生中有过一次，仅仅一次，违背她的女仆的职责，如果她有过一分钟的错误，对我说来，她就不会有这种不可动摇的权威，我至少敢于反抗她了。但是怎么可以反抗美德呢？没有缺点的人是可怕的；我们没法左右他们。不妨看看泰雷丝：没有一点毛病好让人抓住把柄。她不怀疑她自己，不怀疑天主，也不怀疑世界。她是那

种坚强的女人，《圣经》里那种明智的童贞女，别人可能不了解她，可是我了解她。她出现在我的心里，手上拎着一盏灯，一盏点在农村屋顶的小梁下的那种简陋的灯，拎在她这条像葡萄藤一样弯曲、结实的瘦胳膊下面，将永远不会熄灭。

"泰雷丝，我的领带！您这个可恶的女人，难道您不知道，今天是六月份的头一个星期四，让娜小姐在等我？寄宿学校的女校长一定让人给会客室的地板及时地上了蜡；我相信这时候亮得可以照见人，等到我摔断骨头——这件事就在眼前逃不过——就像照镜子似的在地板上照见我的愁眉苦脸，对我说来那才有趣呢。到那时候我要以维克多舅舅的手杖上刻出他的像来的那个可爱、可敬的英雄为榜样，尽力表现出笑脸和坚强的心灵。您看看这个大太阳。沿河街被它镀上了一层金，塞纳河用那无数闪闪发光的细小皱纹在微笑。城市是金黄色的，淡淡的黄色尘埃像头发似的飘浮在它的美丽的轮廓之上……泰雷丝，我的领带！……啊！我今天算了解老克里萨尔①这个老头儿了，他把他的领带夹在厚厚的一大本普鲁塔克②里面。学他的样，我以后要把我所有的领带都夹在 Acta sanctorum③的书页间。"

泰雷丝让我说下去，一声不响地在寻找。我听见有人在轻轻地拉门铃。

"泰雷丝，"我说，"有人在拉铃。把我的领带给我，然后去开

---

① 克里萨尔：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的喜剧《女学者》中的人物。

② 普鲁塔克（约46—约120），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代表作有《列传》五十篇。

③ 拉丁文：《圣人传》。

门；或者先去开门，然后在老天爷的帮助下，把我的领带给我。但是我求您，别像这样待在我的五斗柜和我们的门中间，说句不客气的话，就像一匹小走马在两个鞍子中间一样。"

泰雷丝如同有敌人在前面似的朝大门走去。我卓越的女管家变得很不好客。陌生人在她看来是可疑的。按她的说法，这种情绪来自对人的长期的体验。我没有来得及考虑，如果换一个体验者，同样的体验是否会得出同样的结果。穆什先生在我的书房里等我。

穆什先生面色比我原来以为的还要黄。他戴着蓝眼镜，他的眼睛珠子在眼镜里面就像老鼠在屏风后面一样转来转去。

穆什先生请求原谅他在这样一个时候来打扰我。一个什么样的时候，他没有明说出来，但是我猜他是想说在我没有打领带的时候。正如你们知道的，这不能怪我。穆什先生完全不知道，然而他没有丝毫见怪的表示。他仅仅担心自己惹人讨厌。我使他的心放下了一半。他对我说，他作为亚历山大小姐的监护人来跟我谈谈。并且他要求我对他原来认为有必要加在让我到寄宿学校去看让娜小姐的许可上的限制，完全不必考虑。从今以后普雷费尔小姐的学校每天从中午十二点到四点都会向我开放。知道我关心这个年轻姑娘，他相信他既然把他的受监护人托付给了一个女人，就有责任将这个女人的情况跟我谈谈。普雷费尔小姐，他认识已经有很久了，完全受到他的信任。普雷费尔小姐，照他看来，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女人，能给人出好主意，而且品德高尚。

"普雷费尔小姐，"他对我说，"她有原则；眼下，先生，这是很罕见的。目前一切都变得厉害，这个时代和以前那些时代简直不能比。"

"我的楼梯就是个证明，先生，"我回答；"二十五年前它让人轻轻松松地就爬上来了，可是现在从头几级起它就累得我直喘气，两条腿也跟断了一样。它变坏了。还有报纸和书籍，从前我在月光下可以毫无困难地一口气看完，可是今天在大太阳下它们也愚弄我的好奇心，我要是不戴眼镜，它们让我看见的只是一些白颜色和黑颜色。痛风病折磨着我的手脚。这又是时间玩的一个恶作剧。"

"不仅仅是这个，先生，"穆什先生神情严肃地回答我；"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还有真正坏的呢，那就是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境况感到满足。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有一种不满，一种焦虑，一种对舒适生活的欲望支配着每一个阶级。"

"我的天主！先生，"我回答，"您认为这种对舒适的渴望是时代的特征吗？在任何时代人都没有对贫困产生过欲望。人永远在企图改善自己的处境。这种经常不断的努力产生了经常不断的革命。它还在继续，仅此而已！"

"啊！先生，"穆什先生回答我，"一看就知道您是生活在您那些书中间，远离世事！您没有像我一样看见那些利害冲突，那些金钱斗争。从大人物到小人物，全都一样地发狂了。全都投身在最疯狂的投机事业里。我看见的这些使我不寒而栗。"

我心里琢磨，穆什先生上我家里来是不是仅仅为了表达他的道德高尚的愤世嫉俗思想；不过我听见一些比较让人快慰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穆什先生向我介绍维吉妮·普雷费尔，把她说成是一个值得尊敬、重视和同情的，充满荣誉感的，能够忠诚待人的，有学问的，言行谨慎的，善于高声朗读的，有羞耻心的，会给人贴发疱药的女人。于是我明白了，他向我描绘了普遍堕落腐化的阴暗情景，仅仅是为了通过对比，更好地突出女校长

的美德。我知道了德姆尔街这所学校生意兴隆，有利可图，而且受到普遍的尊敬。穆什先生为了证实他的声明，伸出了他那只戴着黑羊毛手套的手。接着他补充说：

“我的职业使我对人有所了解。一个公证人多少有点像一个听忏悔的神父。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使您和普雷费尔小姐有了联系，我相信我有责任，先生，在这个时候把这些有利的情况提供给您。我只有一句话要补充：这位完全不知道我来找您的小姐，有一天曾用满含深切同情的话和我谈到您。这些话如果从我的嘴里再说出来，力量肯定会减弱；况且，我如果把它们讲出来，多少会辜负了普雷费尔小姐的信任。”

“千万别辜负，先生，”我回答，“千万别辜负。对您老实说吧，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普雷费尔小姐了解我。不过，既然您作为一个老朋友能够对她产生影响，先生，我倒要利用一下您对我的好感，请求您为了让娜·亚历山大小姐，向您的女友施加一下您的影响。这个孩子——因为她是个孩子——工作负担过重。她同时是学生又是老师，太劳累。此外，我担心，别人让她太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贫穷，她天性高贵，屈辱会促使她进行反抗。”

“唉！”穆什先生回答我，“必须教会她自己去谋生。人活在世上不是为了找乐子，不是为了随心所欲。”

“人活在世上，”我急忙回答，“是为了从美与善中找到快乐，是为了随心所欲，如果这些所欲是高尚的，是明智的，是慷慨的；不对人之所欲进行训练的教育，是一种败坏心灵的教育。当教师的就应该教导学生怎样去追求。”

我相信我看出穆什先生把我当成一个糊涂人。他非常平静，非常自信地接着说：

“请您想一想，先生，对穷人的教育必须十分谨慎地进行，还

要考虑到他们在社会上应处的从属地位。您也许不知道，诺埃尔·亚历山大没有清偿能力而死，他的女儿几乎是靠救济养大的。”

“啊！先生！”我大声叫了起来，“别这么说。这么说就等于索取报酬，那就不再真实可信了。”

“遗产的负债，”公证人继续说下去，“超过资产。但是我和那些债权人达成了对未成年人有利的协议。”

他表示愿意向我作一些详细的解释；我拒绝了，因为我一般说来对金钱事务都不可能了解，特别是对穆什先生的那些事务更不可能了解。公证人重新又努力为普雷费尔小姐的教育方法辩解，最后他作为结论对我说：

“人不应该在玩乐中学习。”

“人应该在玩乐中学习，”我回答。“教学的艺术仅仅是启发年轻心灵的好奇心，然后给予满足的艺术，而好奇心仅仅在情绪快乐时才是强烈的、健康的。强制地灌输知识，反而堵塞、窒息人的智力。为了消化知识，就应该津津有味地把它吃下去。我了解让娜，如果这个孩子托付给我，我不会把她培养成为一个学者，因为我希望她幸福，而是要把她培养成为一个闪耀着智慧与活力的光辉的孩子，大自然和艺术中的一切美好东西都在她身上以一种柔和的光芒反映出来。我要让她过着与美丽的风景、诗和历史中的理想景象、感情高尚的音乐和谐一致的生活。凡是我希望她喜爱的东西，我都要让她觉得可爱。甚至连针线活，我也要通过对料子的挑选、刺绣的花样和镂空花边的图案，在她的心目中提高它。我要给她一条美丽的狗和一匹小马驹来教她怎样照料天主的造物；我要给她一些小鸟去喂养，好让她懂得一滴水和一粒面包屑的价值。为了再给她创造一种快乐，我希望

她是乐善好施的。既然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生活中充满了苦难，我要用这种使我们超越于一切苦难之上，甚至把美赋予痛苦的基督教的智慧教导她。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对一个年轻姑娘的教育。”

“钦佩，钦佩，”穆什先生戴着黑羊毛手套的双手合在一起，对我说。

接着他站了起来。

“您当然明白，”我一边送他，一边对他说，“我并不打算把我的教育方法强加给普雷费尔小姐，我的教育方法纯属私人性质的，与办得最好的寄宿学校的体制是完全不相容的。我仅仅请求您说服她给让娜少一些工作，多一些娱乐，不要羞辱她，把校规所能允许的身心两方面的自由给予她。”

穆什先生带着似笑非笑的神秘笑容向我保证，我的意见会被从好的方面去理解，会受到重视。

接着他朝我点了点头，就出去了，把我留在一种困惑不安而又不舒服的状态之中。我一生中与各种不同的人都有过来往，但是其中没有一个像这个公证人和这个女校长。

7月6日

穆什先生的来访把我耽搁到很晚，那一天我只好放弃去看让娜的打算。一些业务上的职责占据了那个星期剩下的时间。虽然已经到了超然物外的年纪，我还是和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有着无数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主持一些研究院、一些大会和一些协会。我担任了许许多多荣誉职位，仅仅在一个政府部门里就有七个之多。那些领导机构的人当然很希望摆脱我，我当

然也希望摆脱他们。但是习惯的力量超过他们，也超过我，我继续蹒跚地爬着政府各部门的楼梯。在我死后，那些老传达还将会互相指点着看我那徘徊在走廊里的影子。人到了很老很老以后，他就会变得极其难以消失。然而，正如歌曲里说的，现在是该退休，安排一个归宿的时候了。

有一位明哲的老侯爵夫人，年轻时是爱尔维修①的朋友，我在我父亲家见到她，她已经非常老了。在最后一次病中她接受她的本堂神父的拜访，他想帮她做死亡的准备。

“这种事有这么必要吗？”她回答他。“我看见所有的人都是一次就获得完满成功。”

我的父亲没多久以后去看她，发现她情况非常不好。

“晚安，我的朋友，”她握住他的手，对他说，“我很快就要看到，天主在他被认识以后是否会给人印象好一些。”

哲学家们的那些美丽的女友就是这样去死的。这种死法当然不是粗俗的傲慢无礼，而且像她说的这种放肆话也是傻瓜们的头脑里想不出来的。但是我感到厌恶。不论是我的担心还是我的希望都没法适应这样的离开。我希望我离开前能静下心来略微思考一下；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在今后几年之内我必须想到把自己还给自己，否则就有危险……但是，嘘！可别让“他”经过时听到他的名字回过头来；我没有他还能抱起我的柴捆。②

我发现让娜十分高兴，她告诉我上个星期四在她的监护人

---

① 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精神论》等。参见第278页注③。

② 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有一首寓言诗叫《樵夫和死神》：樵夫年老贫困，疲惫不堪，叫唤死神；死神立即来了，惊慌失措的樵夫说叫他来仅仅是为了帮助自己搬柴捆。

来访以后，普雷费尔小姐答应她不必遵守规章制度，而且减轻了她的工作。从这个幸运的星期四开始，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仅仅缺乏花朵和绿叶的花园里散步；她甚至有可能去做她那个不幸的小圣乔治。

她笑容满面地对我说：

"我知道，多亏了您我才能得到这一切。"

我和她谈别的事，但是我注意到，她并没有能够像她自己希望的那样仔细地听我说。

"我看出您有什么心事，"我对她说；"把它告诉我吧，否则我们之间只会谈一些毫无用处的事，对您对我这都是不值得的。"

她回答我：

"啊！我在听您说，先生；但是我也确实在想别的事。您会原谅我，是不是？我在想普雷费尔小姐一定非常爱您，才会一下子变得对我这么好。"

她望着我，那种同时微笑而又害怕的神情使我笑了出来。

"您感到奇怪吗？"我说。

"感到非常奇怪，"她回答我。

"请问，为什么？"

"因为我完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会让普雷费尔小姐喜欢您。"

"这么说，您认为我很不讨人喜欢吗，让娜？"

"啊！不，但是我确实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普雷费尔小姐喜欢您。然而她非常非常喜欢您。她让人把我叫去，向我提出各式各样关于您的问题。"

"真的？"

"是的，她想了解您家里的情况。她甚至问到您的女管家的

年纪!"

"啊!"我对她说,"您怎么想呢?"

她眼望着穿破了的高帮呢鞋子,望了很长时间,好像在全神贯注地沉思。最后她抬起头来,说:

"我不信。一个人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感到不放心,是非常自然的,对不对?我知道我这个人很轻率,但是我希望您别生我的气。"

"当然,让娜,我不会生您的气。"

我承认她的惊奇也感染了我,我在我衰老的脑袋里反复考虑着年轻姑娘的这个想法:人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感到不放心。

但是让娜又微笑着说:

"她问我……您猜猜看!……她问我您是不是喜欢吃好的菜肴。"

"让娜,您又是怎么接受这接连不断的盘问的?"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小姐。'小姐对我说:'您是一个小傻瓜。一位杰出人物的生活中最细微的小事都应该注意。您要知道,小姐,西尔维斯特·波纳尔先生是法兰西大名鼎鼎的人物之一。'"

"见鬼!"我叫了起来。"您怎么想呢,小姐?"

"我想普雷费尔小姐是对的。但是我完全不希望……(我要对您说的,我知道很不好)在不管什么事上我都完全不希望普雷费尔小姐是对的。"

"好吧!您会满意的,让娜;普雷费尔小姐不对。"

"不!不!她确实是对的。但是我希望爱所有爱您的人,所有的,没有一个例外,但是我办不到,因为爱普雷费尔小姐对我说来将是永远不可能的事。"

“让娜，请听我说，”我严肃地回答，“普雷费尔小姐变得对您好了，您也要对她好。”

她口气生硬地回答：

“对我好普雷费尔小姐很容易做到；对她好我却很难做到。”

我使用了更加严肃的口气接着说：

“我的孩子，师长的权威是神圣的。您的寄宿学校校长在您身边代表您失去的母亲。”

这句庄严的蠢话刚说出口，我就感到后悔莫及。孩子的脸色发白，两只眼睛含满了泪水。

“啊！先生！”她高声嚷道，“您，您怎么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是的，我怎么能说出这句话来？

她重复说：

“妈妈！我亲爱的妈妈！我可怜的妈妈！”

出于偶然我没有把蠢事干到底。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看上去好像哭了。上了我这个年纪的人是不会再哭了。一定是一阵狡猾的咳嗽把泪水从我的眼睛里引了出来。总之，这会使人搞错的。让娜搞错了。啊！这时候就像夏天一场雨后树枝间的阳光一样，从她潮湿的美丽睫毛里面闪耀出多么纯洁，多么明亮的微笑啊！我们互相拉着手，就这样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什么也没有说，感到非常幸福。

“我的孩子，”最后我说，“我已经很老了，生活中有许多您将逐渐发现的秘密，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了。请您相信我：未来是由过去形成的。为了在这儿生活得好，没有憎恨，没有痛苦，您所做的一切，将来对您有一天在您自己的家里过和平快乐的生活会有用。要温和，要学会忍受痛苦。一个人越能忍受痛

苦，也就越少忍受痛苦。哪一天您有了一个真正的抱怨理由，我会来听您说。如果您受到欺侮，德·加布里夫人和我，我们也会感到跟您一起受到欺侮。”

“您的身体非常健康吗，亲爱的先生？”

伴着微笑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悄悄来到的普雷费尔小姐。我的头一个想法是请她滚远些；第二个想法是看出她那张嘴适合于微笑，正像平底锅适合于当琴拉一样；第三个想法是向她还礼，并且对她说我希望她身体好。

她把年轻姑娘打发到花园去散步；接着她一只手按在短披肩上，另一只手伸向光荣榜，指给我看用圆体字写在榜首的让娜·亚历山大的名字。

“我无比高兴地看到，”我对她说，“您对这个孩子的表现感到满意。再没有能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了，而且我倾向于把这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归因于您充满深情的关怀。我冒昧地让人给您送来了年轻姑娘也许会感兴趣并从中得到教益的几本书。您略微过目以后，就能断定您是不是应该把它们交给亚历山大小姐和她的同伴们看。”

寄宿学校校长的感激甚至到了动真感情的地步，而且化成滔滔不绝的言词。为了打断它，我说：

“今天天气非常好。”

“是的，”她回答我，“如果继续好下去，这些可爱的孩子就可以有一个好天气去玩耍了。”

“您想说的一定是假期。但是亚历山大小姐没有父母，不会离开这儿。在这所大空房子里，我的天主，她干什么呢？”

“我们将尽可能使她得到消遣。我要领她到博物馆和……，”

她犹豫了一下，接着脸发了红，说：

"……和您的家里去，如果您允许的话。"

"当然可以！"我叫了起来。"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我们怀着十分友好的感情分手了。我对她感到友好，是因为我得到了我希望得到的；她对我感到友好，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动机，按照柏拉图①的说法，这可以使她爬上灵魂等级的最高一级。

然而我是怀着不祥的预感把这个人请到我的家里来的。我真希望让娜落在别人的手里而不是落在她的手里。穆什先生和普雷费尔小姐的智力是我的智力所不能达到的。我永远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说他们说的话，也永远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做他们做的事；在他们身上有着一些神秘不可测的东西，使我感到局促不安。正如让娜刚才说的：人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感到不放心。

唉！到了我这个年纪的人太了解生活是多么不纯洁，太了解在这个世界上活长了会失去什么，而且仅仅对年轻人才信任。

8月16日

我等着她们。说真的，我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等着她们。为了促使泰雷丝好好地接待她们，我把我的奉承和讨好的本领完全施展出来，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她们来了。真的，让娜非常娇艳。当然她不像她的外祖母。但是今天我头一次注意到她有一

① 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建立了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认为人的灵魂（即人性）有理性、意志和情欲三个部分，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在他的"理想国"里，相应于人性的三个部分，分为三个等级："智慧"的人（哲学家）统治一切，"勇敢"的人（武士）保卫国家，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农民、手工业者）则以"节制"欲望为其"美德"。

副讨人喜欢的相貌，在这个世界上对一个女人说来这是非常有用的。她在微笑，书城也因此充满了喜气。

我偷偷观察泰雷丝，看她这个老管家婆的严厉态度，在见到这个年轻姑娘以后，是否有所缓和。我看见她呆滞的眼睛，皮肤松垂的脸，瘪嘴，还有能力强大的老仙女的那种尖下巴，都一动不动地朝着让娜。仅此而已。

普雷费尔小姐穿着蓝衣裳，她前进，后退，跳跃，小跑，叫喊，叹气，垂下眼睛，抬起眼睛，满口客气话，先是不敢，后来敢了，又不敢了，接着又敢了，行屈膝礼，总之一套鬼把戏。

“多少书啊！”她嚷道。“您全都看过吗，波纳尔先生？”

“唉！是的，”我回答，“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这些书里没有一本不与另一本相矛盾，因此当您全都看过以后，就会不知道该怎么想了。我就是到了这个地步，夫人。”

接着她叫让娜，想说一说自己的印象。但是让娜在窗口朝外望。

“多么美啊！”她对我们说。“我喜欢看河水流动。它使人想到那么多的事情！”

普雷费尔小姐脱掉帽子，露出金黄色鬈发装饰着的额头，我的女管家使劲地一把抓住帽子，说她不喜欢看见旧衣服乱放在家具上。接着她走近让娜，向她要“她的衣帽”，称呼她小小姐。小小姐把短斗篷和帽子交给她，露出优美的脖子和丰满的身材，它们的轮廓在窗口强烈的阳光中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我真希望这时候看见她的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仆人，一个头发卷得像羊羔的寄宿学校女校长和一个是古文献学家的老头儿。

“您在看塞纳河，”我对她说；“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是的，"她趴在窗子的扶手栏杆上，回答。"简直像火焰在流动。但是您看看那边，岸边的柳树倒映在河水里，河水在柳荫下看上去多么清凉。这个小小的角落比其余任何部分都更让我喜欢。"

"好！"我回答，"我看出这条河在吸引您。如果在普雷费尔小姐的同意下，我们乘轮船上圣克卢①去，您说怎么样？我们在国王桥下游肯定能找到轮船。"

让娜对我的这个主意很满意，普雷费尔小姐决定作出一切牺牲。但是我的女管家不乐意就这样放我们走掉。她把我领到餐厅，我心惊胆战地跟着她走进去。

"先生，"等只有我们两个人时她对我说，"您总是什么也不考虑，需要由我来想到一切。幸而我的记忆力很好。"

我并不认为这时候揭穿她这个大胆的幻想是适宜的。她继续说下去：

"您就这样打算出去，却不讲给我听听小小姐喜欢什么？您这个人让您满意是很难的，但是至少您知道什么是好的。这些女孩子就不一样。她们不懂菜肴的好坏。常常最好的她们觉得最坏，而不好的她们又觉得好，这是因为她们的胃还没有固定在它的位置上，所以没法知道怎么对付她们。请告诉我，小小姐是不是喜欢青豌豆烧鸽子和夹心巧克力酥球。"

"我的好泰雷丝，"我回答，"随您的意思办吧，一定会非常好。这两位女客人对我们简朴的家常饭菜会感到满意的。"

泰雷丝冷冰冰地回答：

"先生，我和您谈的是小小姐；不应该让她离开我们家不吃

---

① 圣克卢：巴黎西面的一个小镇，在塞纳河边，旁边有圣克卢公园。

点什么。至于那个卷头发的老太婆，如果我的晚饭不合她的口味，她很可以去吮她自己的手指头。我不在乎。”

我放心地回到书城里，普雷费尔小姐正安静地用钩针编织，简直就像是在她自己家里。我自己也差点儿这么相信。她在窗子的角落里占据的地方确实很小。但是她挑选她的椅子和搁脚凳挑选得那么好，这些家具简直就像为她定做的。

让娜却相反，她望着那些书和画，恋恋不舍的目光几乎就像是进行充满深情的告别。

“噢，”我对她说；“把这本书翻着玩玩，你不会不喜欢，因为书里有一些美丽的版画。”

我在她面前打开了维塞利奥①的服装图集，请原谅，不是现代画家复制得很差的那种平庸的本子，而是一本豪华的、古老的初版本，它和画在它的随着时间发黄、变得漂亮的纸页上的那些贵妇一样高贵。

让娜一边怀着天真的好奇心翻着版画，一边对我说：

“我们谈到过散步，但是您现在是在让我进行一次旅行。一次长途旅行。”

“好呀！小姐，”我对她说，“要旅行就得把自己安排得舒舒服服。您坐在椅子的一个角上，让椅子的三条腿悬空，这本维塞利奥一定压得您的双膝很累。坐坐好，把椅子放平稳，把书放在桌子上。”

她微笑着服从我，对我说：

“先生，看看这套美丽的服装（这是一位督治②夫人的服

① 维塞利奥（约1521—1601），意大利画家，擅长于版画。他的古今服饰图集于一五九〇年在威尼斯出版，有图四二〇幅。

② 督治，意大利北部共和国威尼斯的终身职首领的音译，一译总督。

装)。多么高贵，它使人产生何等富丽堂皇的想法！然而奢侈，就是美！”

“不应该表示出这种思想，小姐，”寄宿学校女校长从她的钩针活儿上抬起一只有缺点的小鼻子，说。

“这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我回答。“有些奢侈的心灵天生地爱好富丽堂皇。”

有缺点的小鼻子立刻低了下去。

“普雷费尔小姐也喜欢奢侈，”让娜说；“她用纸给灯剪了一些透明画。这是省钱的奢侈，但是总归是一种奢侈。”

我们回到威尼斯，结识了一位穿着一件绣花长袍的女贵族，这时候我听见了门铃声。我以为是带着柳条筐的糕点铺小伙计。但是书城的门开了……老西尔维斯特，你刚才还盼望有另外的眼睛，而不是戴眼镜的、干枯的眼睛看见您千娇百媚的被保护人；您的愿望以最出乎意料的方式实现了。有一个声音就像对轻率的泰塞①一样对你说：

> 提防吧，老爷，提防严厉的老天
> 会恨您恨到满足您的心愿。

书城的门开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由泰雷丝领着走进来。这个头脑单纯的老妇人只知道给人开门或者关门；她对为什么有候见室和客厅的那些奥妙一窍不通。她的习惯里不存在向主人通报或者让客人等候。她或者把人推出门外，或者把人一下子

---

① 泰塞：法国剧作家拉辛(1639—1699)的悲剧《费德尔》中的人物。下面这两句诗见于该剧第五幕第三场。

带到您面前。

因此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就这样一下子给领了进来，而我确实不能够把他像可怕动物那样立刻关到隔壁的屋子里去。我等着他解释，他从容不迫地解释，但是我觉得他在注意身子俯在桌上，翻阅维塞利奥的年轻姑娘。我望着他；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过去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他说他的名字叫热利。这是一个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听见过的名字。总之，热利先生（既然是叫热利）长得非常好。他告诉我，他在巴黎文献学院读三年级，将近一年半以来他一直在准备毕业论文，论文的题目是一七〇〇年本笃会①修道院状况。他刚读过我关于monasticon②的著作，他深信，首先如果没有我的指点，其次如果没有我掌握的一部手写本，他就不可能成功地完成他的论文。我掌握的这部手写本仅仅是西多会修道院③一六八三年到一七〇四年的帐簿。

在向我说明这几点以后，他交给我一封介绍信，信上签着我那位最著名的同行的名字。

好啊，我记起来了，热利先生就是去年在栗树下骂我是蠢货的那个年轻人。我打开他的介绍信，心里想：

"啊！啊！不幸的人，你绝不会想到我曾经听见你说的话，知道你对我有什么想法……或者至少在那一天你有过什么想法，因为这些年轻人的脑袋是那么轻浮！我抓住你了，轻率的年轻人！你落在狮子的洞穴里啦，而且说真的！是这么突然，感到

---

① 本笃会：由意大利人圣本笃（480—547）创办的修会。

② 拉丁文："修道院"。

③ 西多会修道院：天主教隐修院之一。一〇九八年由法国人罗贝尔创办于法国第戎附近的西多旷野，故名。

意外的老狮子一时还不知道拿猎物怎么办。但是你，老狮子，你不是一个蠢货吗？如果你现在不是，你过去也曾经是。你在玛格丽特·德·瓦卢亚①的雕像底下听热利先生说话，是一个傻瓜，你听见了他说的话，是一个双倍的傻瓜，你没有忘掉最好没有听见的话，是一个三倍的傻瓜。"

在这样对老狮子进行申斥以后，我又劝它宽大为怀。它没有让我再三请求，很快就变得那么快活，甚至不得不克制住自己，才没有发出欢呼声。

我看我同行的来信的那种看法，很可能让人认为我连字母都不认识。看的时间很长，热利先生很可能感到无聊，但是他望着让娜，耐心地等候。让娜偶尔也朝我们这边转过头来。一个人总不能老待着不动，对不对？普雷费尔小姐整理了一下她的环形鬈发，她的胸脯因为低声叹息而起伏。应该说我自己也常常有这种低声叹息光顾的荣幸。

"先生，"我一边把信折好，一边说，"很高兴能为您效劳。您从事的研究工作，我自己也曾经感到极大兴趣。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事。我像您一样——甚至比您知道得清楚——还有多少事留下来需要做。您要的手写本完全供您使用，您可以带走，不过它体积不算最小，我担心……"

"啊！先生，"热利对我说，"再大的书也不会把我吓倒。"

---

① 玛格丽特·德·瓦卢亚：前面说是在玛格丽特·德·纳瓦拉的雕像下。玛格丽特·德·纳瓦拉是法国瓦卢亚王族的公主，但她嫁给纳瓦拉国王前称为玛格丽特·德·昂古莱姆。玛格丽特·德·瓦卢亚一般指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女儿（1553—1615），她嫁给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也就是后来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一五九九年被亨利四世休弃。

我请年轻人稍稍等候，接着我到旁边一间书房里去寻找帐簿。我起先没有找到，甚至对能否找到它也不抱希望了，因为我从一些迹象中看出我的女管家曾经整理过这间屋子。但是帐簿那么大，那么厚，泰雷丝没有能够把它完全藏好。我使劲把它抱起来，发现它像我希望的那么沉重，我感到很快乐。

"等等，我的小伙子，"我带着肯定是十分讽刺的微笑对自己说，"等等，我要让它压你，先压断你的胳膊，然后压烂你的脑子。这是西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第一个报复。以后的事我们以后再说。"

我回到书城，听见热利在对让娜说："威尼斯女人在一种金黄色的染液里浸头发。她们的头发像蜂蜜一般黄，像金子一般黄。但是有的头发是自然色，比蜂蜜和金子的颜色漂亮得多。"让娜用若有所思的、聚精会神的沉默来回答。我猜到应该由维塞利奥这个坏蛋负责，他们身子曾经俯向书本，一同观看那位督治夫人和那些贵族妇女。

我带着我那本巨大的旧书出现，心里想热利这一下要皱眉头了。这得一个送货工人来搬运，我的两条胳膊已经感到酸痛了。但是这个年轻人像拎一根羽毛似的把它拎起来，微笑着往胳膊底下一挟，接着他简简单单地向我表示道谢，简单得让我满意，他提醒我他需要我的指点，在约定了下次谈话的日期以后，从容不迫地向我们一一行礼，退了出去。

我说：

"这个小伙子很可爱。"

让娜翻了几页维塞利奥，没有回答。

我们到圣克卢去了。

对老人的拜访准确无误地继续下去，我不由得深深地感激普雷费尔小姐。她最后在书城里有了一个属于她的角落。她现在说：我的椅子，我的搁脚凳，我的架子。她的架子指的是一块书橱搁板，她把上面的那些香槟省①诗人统统撵走，放她的盛编织活儿的口袋。她非常和蔼可亲，我一定是个怪物才没有喜欢上她。我千真万确地是在容忍她。但是为了让娜我什么不能容忍呢？她给书城增添了魅力，在她走了以后我还能享受到回忆带来的快乐。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她的天赋是那么高，当我希望让她看看一件美好的事物时，我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它，是她使我看见的。如果说直到此时此刻我还不能使她领会我的思想，我却常常从领会她的那些才智横溢、别出心裁的思想里得到快乐。

一个比我明智的人，会想到使她成为有用的人。但是讨人喜欢，这在生活中不就是有用吗？她不算漂亮，但是很迷人。迷人，这也许和补袜子一样有用。况且我并不是永远不会死的，等我的公证人（当然他不是穆什先生）向她宣读不久前我刚签字的一份文件时，毫无疑问，她还不会很老。

我不希望别人而不是我来帮助她成家，给她陪嫁。我自己并不很富有，父亲留下的遗产在我手里也没有增加，钻研古文献是发不了财的。但是我的书籍，就这种高贵的食粮今天能卖的价钱来看，还是值几文钱的。在书橱的这块搁板上有好几位十六世纪的诗人的作品，银行家们和王侯们会出高价互相争夺。我相

---

① 香槟省：法国古省，包括今天的奥布、马恩、上马恩、阿登和荣纳五省。一八四七年至一八六四年法国曾出版《十六世纪以前香槟省诗人诗集》共二十四卷。

信西蒙·沃斯特①这本《日课经》和供克洛德王后②使用的这本Preces piae③一样，在西尔维斯特大厦④决不会不被注意。我千方百计收集、保存所有这些塞满书城的、罕见而珍贵的书籍，长期以来我一直相信它们像空气和阳光一样对我的生命是不可或缺的。我非常喜爱它们，今天我还忍不住要朝它们微笑，要抚摸它们。这些摩洛哥皮看上去多么惹人喜爱，这些小牛皮摸上去多么柔软！在这些书中没有一本不以其独特的价值而配得上高尚文雅的人的尊敬。能够恰如其分地高度评价它们的，将是怎样的另一位占有者呢？我怎么能够知道，一位新主人不会让它们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逐渐毁灭，不会出于无知者的任性把它们毁坏得残缺不全？《圣热尔曼-德-普莱历史》的那个无与伦比的版本，页边上有作者堂雅克·布耶尔本人亲笔所加的内容丰富的注释，它将落到谁的手里呢？……波纳尔老师，你是一个老疯子。你的女管家，那个可怜的女人，剧烈的风湿病把她困倒在床上。让娜和陪伴她的那个女人要来，你非但没有考虑怎么接待她们，反而想到无数的蠢事。西尔维斯特·波纳尔，你干任何事都不会成功，这是我讲的，错不了。

就在这时候我从窗口看见她们从公共马车上下来。让娜像猫一样往下跳，普雷费尔小姐把自己完全交付给车夫的强壮的胳膊，那种羞答答的娇媚神态完全像一个幸免于海难，这一次顺从地让自己被救起来的薇绮尼⑤。让娜抬起头，看见我，朝我做

① 西蒙·沃斯特：参见58页注①。

② 克洛德王后（1499—1524）：法国王后，信教非常虔诚。

③ 拉丁文：《信教指导》。

④ 西尔维斯特大厦：巴黎拍卖大厦有一个专门拍卖书籍的大厅叫西尔维斯特厅，法朗士将大厅的名字误作为拍卖大厦的名字。

⑤ 薇绮尼：法国感伤主义代表作家贝纳丹·德·圣毕哀尔（1737—1814）的小说《保尔和薇绮尼》的女主人公。薇绮尼因船遇难身亡。

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表示诚挚友谊的手势。我发现她漂亮，不过没有她的外祖母那么漂亮。但是她的娇媚是我这个老疯子的快乐和安慰。至于那些年轻的疯子(现在还有)，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这不是我的事……但是波纳尔，我的朋友，难道还需要再对你重复一遍，你的女管家躺在床上，你应该亲自去开门吗？

开门吧，冬天老人……是春天在拉门铃。

这确实是让娜，全身粉红色的让娜。普雷费尔小姐气喘吁吁，面带愠色，还差一层楼才能爬到这一层。

我解释了我的女管家的情况，提出上饭馆去吃饭。但是泰雷丝尽管躺在病床上，依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她决定晚餐必须在家里吃。照她的意见，正派的人不在饭馆里吃饭。况且她把一切都准备就绪。晚餐的菜已经买好；女看门人可以来烧。

勇敢的让娜希望去看看年老的女病人是不是需要什么。您也能想象到，她很快地就被赶回客厅，不过并没有像我有理由担心的那样受到粗暴的对待。

"如果我需要别人服侍我，但愿不致如此！"她得到这么一个回答，"我会找到一个没有您这么娇滴滴的人。我需要的是休息。这是一种您没有在市场上挂着'一指贴唇别说话'的招牌出卖的货物。去乐吧，不要待在这儿。这有害于健康：衰老是会传染的。"

让娜转述这番话以后，补充说她非常喜欢老泰雷丝的语言。普雷费尔小姐听了，责备她趣味不够高雅。我为她辩护，引证了许多优秀的乡土方言的促进者，他们都曾经拜干草码头的搬运工人和年迈的洗衣妇为师学习语言，但是普雷费尔小姐的趣味太高雅，我的理由不可能说服她。

就在这时候，让娜脸上流露出恳求的表情，要我允许她围上

白围裙到厨房去准备晚餐。

“让娜，”我用主人的那种严肃口气回答，“我相信，如果是为了打碎碟子，碰破盘子，敲瘪锅子和撞穿水壶，泰雷丝安置在厨房里的那个肮脏不堪的女人就足以完成任务，因为我这时候好像听见从厨房里传来灾难性的响声。然而，让娜，我还是要派您去做餐后点心。去找一条白围裙；我要亲手给您围上。”

我确实郑重其事地把围裙在她腰上系结实，她奔进厨房去，正如我们后来知道的，准备一些精美的菜肴。

我对这个小小的安排不应该感到满意，因为普雷费尔小姐单独跟我留下以后，采取了令人不安的态度。她用一双充满泪水和热情的眼睛望着我，发出一声巨大的叹息。

“我可怜您，”她对我说，“一个像您这样的人，一个杰出的人，竟单独地跟一个粗鄙的女仆（因为她是粗鄙的，这一点不容置疑）生活在一起！多么冷酷的生活！您需要休息、照料、尊重和各种各样的关怀；您可能生病。没有一个女人不把换成您的姓，和您共同生活，看成是莫大荣幸。不，没有一个女人不会如此；是我的心这样告诉我的。”

她把双手紧按在这个不断地准备跳出来的心上。

我确确实实陷入绝望之中。我试着向普雷费尔小姐指出，我不打算这么大年纪还对我的生活方式做任何改变，我已经得到了我的性格和我的命运所允许的那么多的幸福。

“不！您并不幸福，”她叫了起来；“在您身边应该有一个能够了解您的人。从您的麻木不仁中摆脱出来，朝您周围瞧瞧吧。您有广泛的交往，有一些极好的熟人。研究院院士不可能不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看看，判断判断，比较比较。一个明智的女人不会拒绝您的求婚。我是女人，先生，我的本能不会欺骗我；有

种感觉告诉我，您从结婚里可以得到幸福。女人是如此忠诚，如此多情（毫无疑问，不是所有的女人，而是一些女人）！再说她们对光荣是很敏感的！您的女厨子不再有力气；她耳朵聋，身体残废；要是您夜里遇到不幸就糟了！啊！我一想到这事儿，就浑身发抖！”

她真的发抖了；她闭上眼睛，握紧拳头，两脚跺地。我的沮丧达到了顶点。她怀着多么可怕的热情接着说下去：

“您的健康！您宝贵的健康！我会非常乐意地流尽最后一滴血，去维护一位学者、一位作家、一位功绩卓著的人、一位研究院院士的生命。做不到这一点的女人，我会鄙视她。瞧，先生，我认识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一个把一本本练习本写满演算题，家里的所有橱柜都塞满了这种练习本的人的妻子。他有心脏病，眼看着一天天衰弱下去。我看见他的妻子待在他身边若无其事。我忍不住，有一天对她说：‘我亲爱的，您没有心肝。换了我是您，我会……我会……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她精疲力竭地停住。我的处境糟糕透顶。直截了当地告诉普雷费尔小姐我对她的劝告有什么想法，连想也不应该这么想。因为跟她闹翻了，也就失掉了让娜。因此我稳妥地应付这件事。况且她在我的家里：这个考虑帮助我保持几分谦恭的态度。

“我年纪很大了，小姐，”我回答她，“我担心您的忠告来得稍微迟了一点。不过我还是要考虑。现在请您平静下来。喝一杯糖水会对您有好处。”

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听了这番话她一下子平静下来，我看见她安心地坐在她的角落里，她的架子旁边，她的椅子上，双脚放在她的搁脚凳上。

这顿晚餐完全失败。普雷费尔小姐因为陷入梦想之中，所

以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我平时对这种不如意的事非常容易生气；但是这一件不如意的事引起让娜那么大的快乐，以致我自己到最后也从中得到了快乐。我到了这个年纪，还不知道一只一边烧焦一边生的小鸡是一样滑稽可笑的东西；让娜清脆的笑声让我懂得了。小鸡使我们说出了许许多多我已经忘掉的十分有趣的话，我非常高兴它没有给烤好。

晚餐到结束时也并不是没有令人满意之处，围着白围裙，身子瘦长笔挺的年轻姑娘端来了她做的泡沫蛋白。在淡金黄色的汁水里，蛋白闪出最坦率真诚的光芒，散发出一股沁人心脾的香草香味。她带着夏尔丹① 画笔下的家庭主妇的那种纯朴的严肃态度把蛋白放在桌子上。

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感到惶恐不安。普雷费尔小姐的结婚的狂热已经爆发出来，和她长久地维持友好关系，在我看来几乎有点不可能了。校长一走，女学生也就再会了！我利用这个好心肠的人去穿她的披风的时候，问让娜的准确岁数是多少。她十八岁零一个月。我屈指计算，算出她在两年十一个月以前还不会成人。整个这段时间怎么度过呢？

在和我分别时，普雷费尔小姐含有深意地望着我，我浑身上下不由得直打哆嗦。

“再见，”我严肃地对年轻姑娘说。“不过请听我说：您的朋友老了，您很可能失去他。答应我，决不要失去您自己，那我就可以安心了。天主保佑您，我的孩子！”

关上门以后，我打开窗子，想看着她走去。夜色很暗，我只

---

① 夏尔丹(1699—1779)，法国画家，善于描绘家庭生活场景，把日常生活诗化。

看见几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在黑暗的沿河街上滑动。城市广阔低沉的嗡嗡声升到我的耳边，我的心抽紧了。

12月15日

蒂莱国王①保存着他的情妇留给他作纪念的一只金高脚酒杯。临终前，他明白自己喝的是最后一次酒，于是把杯子扔到大海里。像大雾茫茫的海洋里的老君主保留他的精工雕镂的酒杯一样，我保留着这本记事簿子，而且如同他沉掉他爱情的宝物一样，我将烧掉这本日记簿。我要毁掉微贱的一生留下的纪念，当然不是出于一种高傲的吝啬心理，也不是出于一种自私的自尊心；而是担心那些对我说来既宝贵而又神圣的事情，由于缺乏写作技巧，会显得平庸而可笑。

我这么说，并不是由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当我被邀请到普雷费尔小姐家吃晚饭，坐在这个令人不安的女人左边的一把安乐椅(这确实是一把安乐椅)上的时候，要说可笑，我确实很可笑。饭桌摆在一间小客厅里。有缺口的盆子，不成套的酒杯，刀柄松动的餐刀，叉齿发黄的餐叉，能把一个有教养的人的胃口一下子倒光的东西再也不缺什么了。

这顿晚餐我私下里得知是为了我，仅仅为了我一个人准备的，虽然穆什先生也受到邀请。普雷费尔小姐一定是认为我对黄油有着萨尔马特人②的癖好，因为她用来款待我的黄油哈喇

① 蒂莱国王：德国诗人歌德的一首叙事诗(1774)，还有诗剧《浮士德》里都曾提到的一位国王。蒂莱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认为在已知世界最北边的一个地方。

② 萨尔马特人：古代游牧民族。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曾描写过这个民族的许多风俗。

得厉害。

烤肉使我的兴致败坏殆尽。但是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听着穆什先生和普雷费尔小姐谈论道德。我说愉快的心情，其实是应该说惭愧的心情，因为他们表达出来的感情，是我那粗鄙的天性远远不能达到的。

他们所说的向我一清二楚地证明，献身精神就是他们每天的食粮，作出牺牲对他们说来，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必不可少。看到我不吃，普雷费尔小姐出于好心，说我是太客气，她尽了一切努力来克服它。让娜没有参加这次宴会，我得到的解释是，她出席会违反校规，破坏在那么多年轻女学生中间如此需要维持的平等关系。

愁眉苦脸的女用人端上一道粗劣的餐后点心，然后像影子似的消失。

这时候，普雷费尔小姐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穆什先生叙述，我的女管家卧病在床那天，她在书城里和我谈到的那一切。她对一位院士的仰慕，她对看到我生病和孤单的担心，她对一个聪明女人如果分享我的生活一定会感到幸福和骄傲的确信，什么她也没有隐瞒；正相反，她还添加了不少新的荒唐话。穆什先生一边点头，一边咬开榛子。听完了所有这些无稽之谈，他带着和悦可亲的笑容问我是怎么回答的。

普雷费尔小姐一只手按在心口上，一只手伸向我，大声嚷道：

“他是那么多情，那么卓越，那么善良，那么伟大！他回答说……可是我，我这样普通的一个女人，没法把一位院士的话复述出来；我只能概括地说一说。他回答说：‘是的，我理解您的意思，我接受。’”

这样说完以后，她握住我的一只手。穆什先生十分感动地立起来，抓住我的另一只手。

“我向您祝贺，先生，”他对我说。

在我一生中我也偶尔害怕过，但是具有像这样令人恶心的性质的恐惧，我还从来没有感到过。

我挣脱两只手，站起身来，尽可能让我说的话显得郑重其事：

“夫人，”我说，“不是我在我家里没有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就是我在这儿误解了您的意思。在两种情况下，一个明确的声明都是必要的。请允许我，夫人，坦率地说出来。不，我没有理解您的意思；不，我什么也没有接受；我完全不知道您对我有什么打算，如果您真有的话。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希望结婚。在我这个年纪这会是一件不可饶恕的蠢事，甚至此时此刻我还不能想象一个像您这样有见识的人会劝我结婚。我甚至有理由相信是我弄错了，您根本没有对我说过这种话。在这种情况下，请您原谅一个已经对交际场合的习俗生疏，不习惯妇女们的语言，对自己的错误感到遗憾的老人。”

穆什先生在他的座位上慢慢重新坐下，没有了榛子，他用刀子切着一个瓶塞子。

普雷费尔小姐用一双我还没见她有过的、睁得圆圆的、冷冰冰的小眼睛端详我，端详了好一会儿，接着又恢复了平时的温和和文雅。她用一种虚情假意的嗓音大声嚷起来：

“这些学者！这些老是待在书房里的人！他们和孩子一模一样。是的，波纳尔先生，您是一个真正的孩子。”

接着她朝脸俯向瓶塞、一言不发的公证人转过身去。

“啊！别指责他！”她用恳求的嗓音对他说。“别指责他！别朝

坏处想他，我求您。别朝坏处想！难道我需要跪下来求您吗？”

穆什先生把他的瓶塞转过来又转过去，仔细观看，别的什么表示也没有。

我怒火中烧。从我头上感到发热来判断，我的脸一定红得非常厉害。这个情况使我明白了当时我隔着太阳穴发出的嗡嗡声听见的那些话的意思：

“我们这个可怜的朋友，他使我害怕。穆什先生，请您开开窗子。我看用山金车敷一敷对他有好处。”

我怀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厌恶和恐惧的感情逃到街上。

12月20日

我有一个星期没有听人说起普雷费尔学校。我不能再这么等下去而没有一点让娜的消息，况且我想到一步不退是我对自己应尽的职责，于是走上了通往泰尔纳的那条路。

我觉着会客室比以往更加寒冷，更加潮湿，更加冷淡，更加阴险，而那个女仆比以往更加惊慌失措，更加沉默寡言。我请求见见让娜，隔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露面的是普雷费尔小姐，神情严肃，脸色苍白，嘴唇抿紧，眼神冷酷。

“先生，”她两条胳膊交叉在短披肩里面，对我说，“不能让您在今天会见亚历山大小姐，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我无能为力。”

“为什么？”

“先生，迫使我要您以后少上这儿来的那些原因，属于一种特别微妙的性质，我请求您别让我感到把它们说出口来的不快。”

“夫人，”我回答，“我曾经得到让娜的监护人的允许，每天来

看他的受监护人。您能够有什么理由违反穆什先生的愿望？”

“亚历山大小姐的监护人（她说到监护人这三个字时十分着力，好像这是一个牢固的支点似的）也和我一样强烈地希望看到您的殷勤结束。”

“如果是这样的话，请您把他的理由和您的理由告诉我。”

她望望那个螺旋形小纸条，用一种严厉的沉着口气回答：

“您一定要吗？虽然这样的解释对一个女人说来难以启齿，我还是对您的要求作出让步。这所学校，先生，是一所令人敬重的学校。我有我的责任，我应该像母亲一样照看我的每一个学生。您对亚历山大小姐的殷勤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不伤害到这个年轻姑娘。我的职责是使它停止。”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回答。

我说的也确是实话。她慢悠悠地接着说：

“您在这所学校里表现出的殷勤，被那些最可敬而最少起疑心的人以那样一种方式解释，为了我的学校的利益和亚历山大小姐的利益，我应该尽快地使它停止。”

“夫人，”我大声嚷起来。“我一生中听过许许多多蠢话，但是没有一句能和您刚说的相比！”

她简单地回答我：

“您的侮辱不能伤害我。一个人在尽职责时是非常坚强的。”

她把短披肩压在心口上，这一次不再是为了克制，毫无疑问是为了抚爱她那颗高尚的心。

“夫人，”我一边用手点着她，一边说，“您激起了一个老人的愤怒。您要尽量使这个老人忘掉您，不要在我发现的那些坏事以外再干坏事。我通知您，我决不会停止对亚历山大小姐的关心。不管在什么事上您要是欺侮她，那就活该您倒霉了！”

随着我的怒火上升，她变得更加平静；她极其冷静地回答我：

"先生，您对这个年轻姑娘的关心是什么性质，我太清楚了，因此我不能不使她摆脱您威胁我要进行的这种监视。看见您跟您的女管家生活在其中的那种不止是可疑的亲密关系，我早就应该不让您跟一个纯洁的孩子接触。我以后就要这么做。如果说我以前太轻信，能够责备我的也不是您，而是亚历山大小姐；她太天真，太纯洁——这也多亏了我——不可能对您让她冒的危险是什么性质产生怀疑。我猜想您不会逼得我非去告诉她不可。"

"行啦，"我耸耸肩膀，对自己说，"我可怜的波纳尔，我活到现在，一定是为了准确地了解怎样才算是一个坏女人。现在你在这方面的知识已经完备了。"

我走出来，没有回答；寄宿学校女校长的脸突然红了，我高兴地从这一点看出我的沉默远比我说过的那些话更能刺痛她。

我穿过院子时朝四面张望，看看是不是能发现让娜。她在等我，她向我奔过来。

"如果有人碰您一根头发，让娜，就给我写信。别了。"

"不，不是别了！"

我回答：

"对！对！是再见。给我写信。"

我直接上德·加布里夫人家去。

"夫人和老爷在罗马。先生难道不知道？"

"知道！"我回答，"夫人给我写过信。"

她确实给我写过信，我一定是有点儿昏了头才把这事儿给忘了。这正是仆人的看法，因为他望着我的那副神气好像在说：

“波纳尔先生老糊涂了，”他身子俯在楼梯栏杆上朝下看；想看看我是不是会干出什么奇怪的事来。我挺正常地走下梯级，他失望地退回去。

回到家里，我得知热利先生在客厅里。这个年轻人经常上我家来。他固然缺乏正确的判断力，但是他的智力不是平庸的。这次他的拜访只能给我带来困窘。“唉！”我想，“我要是对我的年轻朋友说出什么蠢话，他也会认为我智力衰退了。然而我不能向他解释：有人曾经向我求婚，后来把我说成是道德败坏的人，泰雷丝遭到怀疑，让娜仍旧受着世界上最邪恶的女人的摆布。我真是处在一个妙不可言的心情中去跟一个年轻的、不怀好意的学者谈论西多会修道院。然而试试看吧，试试看吧！……”

但是泰雷丝把我拦住：

“您脸多么红啊，先生！”她用责备的口气对我说。

“一定是春天之故，”我回答她。

她大声叫起来：

“十二月里，春天？”

我们确实是在十二月里。啊！我这个脑袋是怎样一个脑袋，可怜的让娜在我身上可以找到一个多么好的依靠啊！

“泰雷丝，拿着我的手杖，如果可能的话，把它放在一个容易找到的地方。

“您好，热利先生。您身体好吗？”

无日期

第二天老头儿想起来，却不能够起来。那只看不见的手是冷酷无情的，强迫他躺在床上。老头儿身子完全给固定住，他也

死下心不再动弹，但是脑子里的那些念头在不停地奔驰。

他一定是发高烧，因为普雷费尔小姐，圣热尔曼-德-普莱修院的那些院长，还有德·加布里夫人的膳食总管，以稀奇古怪的外形出现在他面前。特别是那个膳食总管，躺在他的头上，还一边做出和大教堂的檐槽喷口上的动物像一样的怪相。我觉得在我的卧房里有许多人，太多太多的人。

这间卧房布置着古式家具；我的父亲穿着军礼服的画像和我的母亲穿着开司米连衫裙的画像，挂在贴着有绿色枝叶图案的糊墙纸的墙上。这些我都知道，我甚至还知道所有这一切都已经陈旧不堪。但是一个老人的卧房不需要布置得很漂亮；室内只要整洁就够了，这一点泰雷丝能做到。而且这间卧房有着相当多的形象化的装饰，很投合我的仍然有点孩子气而又懒散的心情。在墙壁和家具上有一些东西，它们平时跟我交谈，使我感到高兴。但是今天所有这些东西想要我怎样呢？它们大喊大叫，做怪相，进行恐吓。这个根据布鲁的圣母对神三德之一塑造的小雕像，① 平时是那么纯朴，那么优雅，现在却装腔作势，朝我伸舌头。还有这幅美丽的细密画，让·富凯② 那些最温顺的学生中的一个画上自己，腰上系着圣方济各的儿子们③ 的那种束腰绳，跪着向善良的德·昂古莱姆公爵④ 献上他的书，是谁把这

---

① 天主教的对神三德指信、望、爱。布鲁是法国厄尔-卢瓦尔省城市。萨瓦公爵美男子菲列贝尔二世（1480—1504）去世后，他的妻子曾在布鲁建造教堂纪念他。教堂里有十个雕像代表他的各种美德，非常出名。在布鲁并无代表对神三德的雕像。

② 让·富凯（1415—1481）：法国画家，并擅长画细密画。

③ 圣方济各的儿子们：指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修士。

④ 德·昂古莱姆公爵（1775—1844），法国国王查理十世的儿子，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放弃了王位。

幅画从框子里取下，换上了一个大猫头，用一双闪着磷光的眼睛望着我，墙纸上的那些枝叶图案也变成了一些脑袋，一些绿色的、丑陋的脑袋……不，不，今天和二十年前一样，这确实是印制的枝叶图案，而不是别的东西……不，还是我说得对；这是一些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的脑袋，是一些脑袋！……我明白了：这同时是一些脑袋和一些枝叶图案。我真希望看不见它们。

那儿，在我右边，方济各会修士那幅好看的细密画回来了，但是我觉得我的意志在作出巨大的努力把它留住，如果我累了，那个丑恶的猫头就会重新出现。我不是在谵妄中：我清清楚楚看见泰雷丝在我的床脚；我清清楚楚听见她在和我说话，如果我不是忙于使我周围的所有那些东西保持它们原有的面目，我一定可以十分清醒地回答她。

医生来了。我并没有请他；但是看见他我很高兴。他是我的一个老邻居，从我身上他过去得到的收益很少，但是我非常喜欢他。如果说我没有对他说什么，至少我神志完全清醒，甚至我还非常狡猾，因为我在观察他的手势，他的眼神，他脸上最细小的皱纹。医生这个人很聪明，我确实不知道他对我的情况有什么看法，歌德的那句寓意深长的话回到我的心头，我说：

"医生，老人已经同意生病；但是他这一次不会向大自然作出更大让步。"

医生和泰雷丝听了我的玩笑话并没有笑。一定是他们没有听懂。

医生走了，天也开始黑下来，各式各样的影子像云彩似的，在我床帏的皱褶间形成又消散。成群的影子在我面前经过；隔着它们我看见我忠心的女仆那张一动不动的脸。冷不防传来一声叫喊，一声刺耳的叫喊，一声悲痛的叫喊，撕裂了我的耳膜。让

娜，是您在叫我吗？

天已经黑了，整个漫长的黑夜里那些黑影都停留在我的床头。

黎明时我感到一种和平，一种广漠的和平包围着我整个身子。我的天主，这是您向我张开的怀抱吗？

1876年2月

医生十分快活。我能够下床，似乎给他带来极大的荣誉。听他说，有无数种疾病同时向我这个衰老的身体袭击。

这些疾病是人类的恐怖；它们的名字，是语文学家的恐怖。这是一些半希腊文半拉丁文的混成名字，有着词尾 ite，表明炎症的存在，词尾 algie 表示疼痛。医生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还说了足够数量的以 ique 结尾的形容词，用来说明它们可憎的性质。简而言之，在医学词典上可以实实足足占上半页的篇幅。

“握握手，医生。您把我救活了，我饶恕您。您把我还给我的朋友们，我感谢您。您说，我很结实。当然，当然；但是我活得太长了。我是一件完全可以和我父亲的扶手椅相比的老家具。这个正直的人作为遗产继承下这把扶手椅，他从早到晚一直坐在上面。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一天不下二十次地爬到这把古老坐椅的扶手上去坐着。它是那么坚固，所以没有人去爱护它。但是它有一条腿放不稳了，开始有人说这是一把好扶手椅。接着三条腿放不稳，第四条腿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两只扶手几乎都成了残废。就是在这时候有人大声嚷道：‘多么结实的扶手椅！’使人感到惊讶的是它没有一只健壮的扶手，没有一条平稳的腿，仍然保持着扶手椅的外形，几乎是直挺挺地立着，还能有

一点用处。马鬃从它的身子里露出来，它已经断气了。当我们的仆人西普里安把它锯开当柴烧的时候，赞赏的叫声越发响了：'了不起的，世上少有的扶手椅！使用过它的有呢绒商皮埃尔-西尔维斯特·波纳尔，他的儿子埃皮梅尼德·波纳尔，还有海军部第三司司长、皮浪①派哲学家让-巴蒂斯特·波纳尔。多么可敬而结实的扶手椅！'实际上这是一把死去的扶手椅。好吧，医生，我就是这把扶手椅。您认为我结实，是因为我顶住一些袭击，它们完全有可能把数目相当大的一批人彻底杀死，而我呢，只把我杀死了四分之三。非常感激。然而我仍然可以说是已经损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医生希望借助伟大的希腊词和拉丁词，来向我证明我的情况良好。对这种论证来说，法语过于清晰。然而我还是同意自己被说服了，我把他一直送到门口。

"好极了！"泰雷丝对我说，"就该这么把医生请出门。只要您再这么干上两三次，他就不会再来了，到那时才是活该呢。"

"好吧，泰雷丝，既然我变成这么强壮的一个人，那就别再拒绝把我的信件给我了。毫无疑问来了一大捆。再不让我看它们，那恐怕是一种恶毒的行为。"

泰雷丝稍微扭捏了一阵，把我的信件都交给我。但是，有什么用呢？所有的信封我都看遍，没有一个是我希望能够看见在这儿翻阅维塞利奥的那只小手写的。我把整捆的信推开，它们对我再也没有什么意义。

---

① 皮浪（约前365—前275），古希腊哲学家，怀疑论的创始人。他把幸福理解为宁静和无动于衷。

冲突激化了。

“等等，先生，让我换上干净衣裳，”泰雷丝对我说，“这一次我还得跟您一起出去；我和前几天一样带上您的帆布折凳，我们去晒晒太阳。”

泰雷丝确实认为我很虚弱。不错，我生过病，但是一切都已经结束。疾病太太走了已经很久，她那有一张苍白而优雅的脸的侍女康复太太向我亲切地告别，也实实足足有三个月了。如果我听信我的女管家的话，那我应该老老实实变成阿尔冈①先生，戴上一顶有缎带的睡帽来度过我剩下的日子……这不行！我要单独一个人出去。泰雷丝不同意。她拿着我的帆布折凳，想跟着我。

“泰雷丝，只要您喜欢，我们明天就去坐在小普罗旺斯的墙边上。但是今天我有一些事急着要办。”

一些事！她以为是金钱上的事，向我解释说没有什么好着急的。

“好极了！不过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种事以外，还有别的事。”

我恳求，我埋怨，我逃走了。

天气相当好。有了一辆出租马车，如果天主不抛弃我，我一定可以完成我的冒险。

---

① 阿尔冈，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的喜剧《没病找病》里的人物，他自以为有病，戴着病人戴的睡帽，不肯脱掉。

这就是那堵墙，墙上有蓝色字母拼写成这些字："维吉妮·普雷费尔小姐所办之女子寄宿学校"。这儿是可以自由进入庭院的铁栅栏门，如果它曾经打开过。但是栅栏门上的锁已经生锈，而且铁栅栏装上了薄铁板，保护那些幼小的心灵不致受到冒失的眼光的伤害，这些幼小的心灵普雷费尔小姐毫无疑问教导她们要谦逊、真诚、公正和无私。这儿是一扇装着栅栏的窗子，窗玻璃肮脏，显然里面是下房，像一只目光呆滞的眼睛，只有它单独地开向外部世界。

至于我曾经进去过那么多次，从今以后禁止我再进去的那个独扇小门，我又看见它了，还有它上面那个装着栅栏的窥视孔。门前仅有的一级石阶已经磨损，我的眼睛戴着眼镜还是不太好，也可以看见女学生走过时，钉了钉子的鞋底在石头上划出的细白道子。难道我不能也从上面走过吗？我觉得让娜在这所阴沉沉的房子里受苦，她在偷偷地呼唤我。我不能离开。焦虑控制着我，我拉响门铃。惊慌失措的女仆来给我开门，她比以前更加惊慌失措了。命令早已经传下来，我不能会见让娜小姐。我至少问问她的情况。女仆把左右两边都看过以后，对我说她很好，然后把我关在门外。我重又来到街上。

从那以后，我有多少次在这堵墙脚下这样徘徊，从这个小门前面经过，因为自己比那个在世上只有我一个人可以依靠的孩子更软弱，而感到惭愧和绝望。

6月10日

我克服了我的反感，去看穆什先生。我首先注意到事务所

比去年尘土还要多，还要霉得厉害。公证人带着他那拘谨的手势，转着眼镜后面灵活的眼珠子，出现在我面前。我提出我的抱怨理由。他回答我……可是即使在这本应该烧掉的簿子里，也有必要把我对一个庸俗乏味的坏蛋的回忆记下来吗？他认为普雷费尔小姐有理，很久以来他就一直很赏识她的才智和性格。他不想对争论的实质发表意见，但是他应该说，从表面来看事情对我不利。这稍稍激怒了我。他补充说（这更加把我激怒了），他掌握的用于他的被监护人的教育费用很少，现在已经用空，在这种情况下他非常钦佩普雷费尔小姐为人大公无私，同意把让娜小姐留在她的身边。

灿烂的阳光，一个大晴天的灿烂的阳光，把它永不腐败的光波倾泻到这个肮脏不堪的地方，照见了这个人。在外面，它把它的光辉洒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市区的所有那些苦难不幸之上。

长久以来我的眼睛里充满的，而我不久以后就不能再享受到的这种阳光，它是多么温柔啊！我背抄着双手，一边沉思着，一边沿着旧城墙的遗址走去，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来到有许多小得可怜的花园的、偏僻的郊区。在一条满是尘土的道路上，我遇见了一种植物，它的花朵既鲜艳而同时又深暗，好像是为了配合那种最高尚、最纯洁的哀悼而创造出来的。这是耧斗菜。我们的祖先把它叫做圣母的手套。只有把身子缩得非常小，出现在儿童面前的圣母，才能把娇小可爱的手指伸进这种花的狭小的花冠里。

这儿有一只熊蜂在粗暴地往里钻；它的嘴够不到花蜜，这个美食家徒然地作出努力。最后它只好放弃，退了出来，全身沾满了花粉。它又恢复笨重的飞行；但是在这个受到工厂烟炱污染的郊区里，花很少很少。它又飞回到这朵耧斗菜花上，这一次它

刺穿了花冠，从它打开的这个缺口里吸取花蜜。我再怎么也不会相信一只熊蜂能这么有见识。这真令人赞赏。随着我进一步的观察，昆虫和花朵更使我惊奇了。我就和善良的罗兰①一样，他的桃树开的花使他心醉神迷。我真希望有一片美丽的花园，住在一个树林的边缘上。

8月—9月

我想到了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去等候普雷费尔小姐的学生们排着队去堂区教堂望弥撒的那个时刻。我看见她们经过，两个一排，小班走在前头，神色十分严肃。其中有三个穿着同样的衣裳，矮小，圆胖，神色傲慢，我断定她们就是穆通家的小姐。她们的大姐就是画萨宾人国王塔蒂乌斯的那个可怕的头像的艺术家。队伍的旁边，女学监手上拿着一本祈祷书，神情激动，眉头蹙紧。中班生，接着大班生，一路交头接耳地走过去。但是我没有看见让娜。

我向公共教育部询问，在哪个文件夹子里是否有关于德姆尔街的学校的评语。我得到的答复是曾经向该校派过几个女视察员。她们带回了最好的评语。她们认为普雷费尔寄宿学校是一所模范寄宿学校。如果我去要求进行一次调查，可以肯定普雷费尔小姐还会得到一级教育勋章呢。

---

① 罗兰（1661—1741），法国教育家，历史学家，曾任巴黎大学校长。一六九七年他买了一所带花园的小房子，在一封信中说，他已经开始爱上了乡村生活的乐趣。贴墙种着五棵杏树和十棵桃树，给他带来快乐的同时，也让他担心它们受不了夜间的寒冷。

10月3日

这个星期四放假，我在德姆尔街附近遇到穆通家的那三位年幼的小姐。在向她们的母亲行过礼以后，我问可能有十二岁的老大，她的同学让娜·亚历山大小姐身体好吗？

年幼的穆通小姐一口气回答我：

“让娜·亚历山大不是我的同学。她是靠救济收留在学校里的，所以让她打扫教室。是小姐这么说的。”

三位小姐继续朝前走去，穆通太太离得很远地跟着她们，她回过头，从她那宽阔的肩膀上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

唉！我落到作出了一些可疑的举动的地步。德·加布里夫人最早也要在三个月以后才能回到巴黎。离开她，我既没有分寸，也没有了理智。我只是一部笨重的、不便的、有害的机器。

然而我不能容忍让娜，寄宿学校的女仆，继续遭受穆什先生的侮辱。

12月28日

天气阴暗，寒冷。天已经黑了。我拉响小门的门铃，镇静得像一个什么也不再畏惧的人。那个胆小的女仆刚给我打开门，我就塞了一枚金币在她手里，而且答应她，如果她能让我见到亚历山大小姐，我就另外再给她一枚。她的答复是：

“一个小时以后，在装栅栏的窗子那儿。”

她冲着我的脸砰的一声关上门，关得那么猛，我头上的帽子都给震得打了一个哆嗦。

我在纷飞的雪花中整整等了一个小时，然后我走到窗子跟前。什么也没有！狂风怒吼，雪下得非常大。工人们在我旁边经过，工具扛在肩膀上，在浓密的鹅毛大雪下低着头，碰到了我的身体。什么情况也没有。我担心别人会注意我。我明知道收买女仆这件事做得不对，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必要时不能打破常规的人是可鄙的。一刻钟过去了。什么情况也没有。最后窗子微微打开。

"是您吗，波纳尔先生？"

"是您吗，让娜？简单说说您的情况怎么样？"

"我很好，很好！"

"还有呢？"

"我给安排在厨房里，我打扫教室。"

"在厨房里！打扫教室，您！天啊！"

"是的，因为我的监护人不再付我的寄宿费。"

"您的监护人是一个坏蛋。"

"这么说，您知道？……"

"知道什么？"

"啊！别逼我把这件事说出来。不过我宁可死也不愿意跟他单独待在一起。"

"您为什么不给我写信？"

"我受到监视。"

在这时候我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任什么也不能使我改变。我也确实想到我可能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我没有把这个想法放在心上。一旦决心下定，我就变得小心谨慎。我异常冷静地开始行动。

"让娜，"我问，"您现在待的这间屋子，它和院子相通吗？"

“通。”

“您自己能够开门吗?”

“能,只要门房里没有人。”

“去看看,尽可能避免让人看见您。”

我等着，一边留神着门和窗子。

五六秒钟后让娜终于又在窗栅栏后面出现!

“女用人在门房里,”她对我说。

“好,”我说。“您有羽笔和墨水吗?”

“没有。”

“铅笔?”

“有。”

“给我。”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旧报纸,在足以把路灯吹熄的风里,在把我的眼睛迷得看不见的雪里，我尽可能给这张报纸做了一个封套,上面写上普雷费尔小姐的姓名地址。

我一边写一边问让娜:

“邮差经过,把信和报纸放在信箱里,他拉门铃吗?女用人打开信箱,立刻把她在信箱里找到的东西去送给普雷费尔小姐吗?每次送信来是不是都是这样?”

让娜对我说她相信情况是这样。

“我们等着瞧吧。让娜，再去偷偷瞧着，等女用人一离开门房,您就打开门出来。”

说完这些话我就把报纸塞进信箱,使劲地拉响门铃,然后躲到旁边一扇门的门框里。

我在那儿等了几分钟，小门抖动了一下,微微打开，有一个年轻人的脑袋伸出来。我抓住它,朝自己拽过来。

“走，让娜，走。”

她不安地看着我。她一定是担心我发疯了。正相反，我非常清醒。

“走，走，我的孩子。”

“到哪儿去？”

“到德·加布里夫人家里去。”

于是她拉住我的胳膊。我们像贼似的跑了一阵子。跑步对我这样肥胖的人来说很不合适。我几乎透不过气来，停住脚步，靠在一样东西上，它碰巧是一个在小酒店的角落里做买卖的小贩的栗子烤锅。有几个车夫在酒店里喝酒。他们中间的一个问我们需要不需要一辆马车。当然！我们正需要一辆。执鞭子的人把酒杯放在锡柜台上，爬上他的座位，驱赶他的马朝前跑去。我们得救了。

“喔唷！”我叫了出来，同时揩着额头，因为尽管天冷，我已经大汗淋漓了。

奇怪的是让娜好像比我更清楚我们刚干的这件事。她很严肃，显然感到不安。

“在厨房里！”我愤怒地叫了出来。

她摇摇头，仿佛在说：“那儿或者别的地方，我都不在乎！”在街灯的灯光下我苦痛地注意到，她的脸瘦了，带着倦容。我以前如此喜爱的那种活泼，那种突如其来的冲动，那种迅速变化的面部表情，我从她身上再也找不到了。她的目光迟钝，她的动作拘谨，她的态度闷闷不乐。我握住她的手：一只粗硬的、疼痛的、冰凉的手。可怜的孩子吃了许多苦。我问她，她平静地告诉我，普雷费尔小姐有一天打发人把她叫去，不知是什么缘故，骂她是妖精，是小毒蛇。

"她还补充说：'您再也见不到波纳尔先生了，他给您出了不少坏主意，而且对我有非常坏的表现。'我对她说：'这个，小姐，我决不会相信。'小姐打了我一个耳光，叫我回到教室去。我不能再见到您的这个消息，对我说来就像是黑夜降临。您也知道那种夜晚，当黑暗把您包围时，您会感到有多么忧愁，好吧！您想想看，这种时间要几个星期、几个月地延长下去。有一天我看见您跟校长在会客室里，我偷偷地等您；我们互相说了'再见'。我稍微得到了一点安慰。不久以后，我的监护人在一个星期四来接我。我拒绝跟他出去。他非常温和地回答我，说我是一个任性的小姑娘。接着他就留下我一个人走了。但是隔了一天，普雷费尔小姐向我走过来，神色是那么凶狠，我不由得感到害怕。她手上拿着一封信，'小姐，'她对我说，'您的监护人通知我，属于您的几笔钱他已经用完。您不用害怕：我不愿意丢开您不管；但是您一定同意，您应该自己谋生。'

"于是她雇用我打扫房子，有时候她把我一连几天地关在顶楼里。瞧，先生，这就是我见不到您以后发生的事。即使我能写信给您，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写给您，因为我不相信您能够把我从寄宿学校接出去；因为没有人再逼我去看穆什先生，所以没有什么着急的。我可以在顶楼和厨房里等待。"

"让娜，"我大声叫起来，"如果有必要我们就逃到大洋洲去，决不让可恶的普雷费尔再把您抓回去。我郑重地发誓。为什么我们不到大洋洲去呢？那儿的气候有益于健康，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见那儿也有钢琴。我们暂且上德·加布里夫人家里去，幸运的是她到巴黎已经三四天了；因为我们是两个天真无邪的傻子，我们非常需要帮助。"

我说话的时候，让娜脸发了白，变得模糊不清，目光蒙上一

层暗影，微微张开的嘴唇痛苦地收缩着。她头垂落在我的肩膀上，失去了知觉。

我像抱着一个睡着了的小孩子那样，抱着她爬上德·加布里夫人的楼梯。由于劳累和激动，我精疲力竭地和她一起倒在楼梯平台的长椅上。在那儿她很快就醒过来了。

"是您！"她睁开眼睛，对我说。"我很高兴。"

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敲开了我们的朋友家的门。

八点钟的钟声敲响。德·加布里夫人亲切地接待老人和孩子。说到惊奇，她肯定感到惊奇，但是她没有问我们。

"夫人，"我对她说，"我们俩都来把自己置于您的保护之下。首先，我们来请求您让我们吃一顿夜点心。至少让娜是如此，她因为虚弱刚刚在马车上昏过去了。至于我，在这么晚的时刻，我一点东西也不能吃，否则这一夜我就会难受得要死。我希望德·加布里先生身体好。"

"他在这儿，"她对我说。

她立刻让人去通知他我们来了。看见他那张真诚坦率的脸，握着他那只大阔手，我感到很高兴。我们四个人全都到餐厅里去，冷肉给让娜端来了，她没有碰，我把我们的事讲了一遍。保尔·德·加布里请求我同意他点燃他的烟斗，接着他默不作声地听我讲。等我讲完了，他搔着他脸颊上又短又密的胡子。

"见鬼！"他大声嚷起来，"您给您自己造成的处境可真是太妙了，波纳尔先生！"

接着，他注意到让娜的那双惊慌的大眼睛这时候望着他又转过来望着我，于是对我说：

"来，"

我跟着他来到他的书房，挂在深色糊墙纸上的短枪和猎刀

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拉着我在一张长皮沙发上坐下。

“您怎么干出这种事，”他对我说，“您怎么干出这种事；伟大的天主！诱骗未成年少女，拐带，劫持！您给您自己招来了多大的一个麻烦。您这一下子有坐五年到十年牢的危险。”

“天哪！”我叫了起来；“救了一个无辜的孩子，居然要坐十年牢！”

“这是法律！”德·加布里先生回答。“我对法典了解得相当透彻，您是知道的，我亲爱的波纳尔先生，并不是因为我学过法律，而且因为我当吕桑斯的市长，必须自己了解才能让被治理者了解。穆什是一个无赖，普雷费尔是一个坏女人，而您是一个……我找不到一个相当有力的词儿。”

他打开里面放着狗颈圈、马鞭子、马镫、香烟盒和几本常用书籍的书橱，取出一本法典，开始翻阅。

“‘重罪与轻罪……非法剥夺人身自由，’这不是您的情况……有了……第三百五十四条：‘凡通过欺骗手段或暴力手段，本人或唆使他人劫持未成年人者，凡本人或唆使他人将未成年人带离该未成年人被交付或委托而必须服从其权力和指导的人所指定的地方、诱走或转移他处者，处以徒刑。见刑法典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一条：‘徒刑期限至少五年……’第二十八条：‘徒刑判决导致公民权的被剥夺。’很清楚，是不是，波纳尔先生？”

“十分清楚。”

“让我们继续下去：第三百五十六条：‘如诱拐者当时年龄未满二十一岁，仅判一……’这与我们无关。第三百五十七条：‘在诱拐者娶被其诱拐的未婚女子为妻的情况下，只有在根据民法典有权请求宣布婚姻无效的人提出控告后，方能对该诱拐者起

诉，而且只有在宣布婚姻无效后方能判刑。'我不知道娶亚历山大小姐是不是在您的计划之内。您可以看出法典是温厚的，它为您在这方面开了一个门。但是我不该开玩笑，因为您的处境很不好。一个像您这样的人，怎么能想象在十九世纪的巴黎还可以不受制裁地诱拐一个少女？我们不是在中世纪，诱拐已经不允许了。"

"不要认为诱拐在古代的法律里是允许的，"我回答，"您可以在巴吕兹①里找到希德贝尔国王②于五九三年或者五九四年在科隆③对这个问题颁布的法令。还有谁不知道一五七九年五月的那个著名的布卢瓦④法令明确规定：凡被发现未经取得父母和监护人的明确的意愿、赞同或允诺，以婚姻或其他借口勾引二十五岁以下未成年子女者处以死刑？法令还补充说：凡参与上述诱拐，以任何方式提供主意、方便和帮助者，也一概受到相同的惩处。这是法令的原话或者相差无几的原话。至于您刚刚让我了解的拿破仑法典⑤中的这一条，把娶诱拐的未婚女子为妻的诱拐者排除在诉究之外，使我想起了按照布列塔尼⑥的习惯法，紧接着是结婚的诱拐是不受惩罚的。但是这个习惯法产生了各种弊病，大约在一七二〇年废除了。

"我给您的这个日期上下可能有十年的出入。我的记忆力不

---

① 指一六七四年巴吕兹印行的《法兰克国王敕令集》。

② 希德贝尔国王（约495—558）：法国法兰克王国国王。

③ 科隆：德国城市，公元四六二年后曾被法兰克人侵占。

④ 布卢瓦：法国卢瓦尔-歇尔省省会。

⑤ 拿破仑法典：原名《法国民法典》，一八〇四年公布。因拿破仑一世主持编制工作，于一八〇七年改称《拿破仑法典》。拿破仑被推翻后恢复原名，共二千条。经多次修改，基本原则未变，迄今仍生效。

⑥ 布列塔尼：法国西北部半岛，突出于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之间。

很好了，我能够一口气不停地背出一千五百行吉拉尔·德·鲁西荣①的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至于规定对诱拐赔偿的查理大帝的敕令，如果说我没有向您谈起，那是因为它肯定牢记在您的心里。因此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亲爱的德·加布里先生，诱拐在古老的法兰西的三个王朝统治下都被看成是一桩应该受到惩罚的罪行。如果以为中世纪是一个混乱的时代，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至少您应该相信……"

德·加布里先生打断了我的话，他说：

"您了解布卢瓦法令，巴吕兹，希德贝尔和那些敕令，您却不了解拿破仑法典！"

我回答他说，我确实从来没有看过这部法典；他露出惊讶的神色，补充说：

"您现在明白您干的这件事的严重性了吧？"

事实上我还不明白。然而在保尔先生十分合情合理的指点下，渐渐地我终于认识到，我如果受到审判，不是根据我的意图——它是清白的，而是根据我的行动——它是应该受到惩罚的，来定我的罪。于是我陷入绝望之中，唉声叹气。

"怎么办？"我叫了起来，"怎么办？难道我不可挽回地就此毁了？难道我本来想搭救的这个可怜的孩子，我也把她给毁了？"

德·加布里先生默默地塞满他的烟斗，然后点着，他点得那么慢，足足有三四分钟他那张善良、宽阔的脸像锻铁炉前的铁匠一样被照得通红。接着他说：

---

① 吉拉尔·德·鲁西荣，十二世纪末法国武功歌中的一位英雄人物，他反对法兰克人的专制主义政策，捍卫南方地方主义，在捉住查理大帝后，并没有杀死他，而是显示出宽宏大量，归顺他。

“您问我怎么办：什么也别办，我亲爱的波纳尔先生。看在天主面上，为了您的利益，什么也别办。您的事情相当麻烦；您不要再插手了，否则对您只怕更加有害。但是，您要答应支持我将要做的一切。我明天早上就去见穆什先生，如果他像我们相信的那样，也就是说，是一个无赖，哪怕魔鬼掺合在里面，我也要找到办法来使他不能伤害人。因为一切都要看他了。今天晚上送让娜小姐回寄宿学校去已经太晚，我的妻子将在今天夜里把年轻姑娘留在身边。这完全可以构成同谋罪，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消除掉年轻姑娘的处境的一切可疑的性质。至于您，亲爱的先生，赶快回到玛拉凯沿河街去，如果有人上那儿去找让娜，您很容易就能证明她不在您的家里。”

我们这样谈着的时候，德·加布里夫人在安排她的客人就寝。我看见她的贴身女仆捧着散发出薰衣草香的被单在走廊里走过去。

“这是一种优雅的清香。”

“有什么办法呢？”德·加布里夫人回答我。“我们是乡下人。”

“啊！”我回答她，“但愿我也能变成一个乡下人！但愿我有一天像您在吕桑斯一样，也能在隐藏在绿荫深处的屋顶下，闻那田野的香气；如果这个愿望对一个生命即将结束的老人说来太奢求了，我至少希望我的裹尸布能像这些洗干净的被单一样散发出薰衣草的香气。”

我们约定第二天我来吃中饭。但是我被严格禁止在中午十二点以前来。让娜抱吻我，求我不要把她送回寄宿学校。我们在激动和忧虑之中分手。

我在家门口的楼梯平台上遇见泰雷丝，焦急不安已经把她折磨得快要发疯了。她说来说去无非是在说以后要把我关起来。

我度过的是怎样的一夜啊！我没有一瞬间合上过眼睛。时而我因为自己的冒险得到成功笑得像个孩子；时而我怀着难以表达的焦急不安想象着自己被押到法官面前，在被告席上回答对我那么自然地犯下的罪行的审问。我充满了恐惧，但是我并不悔恨和自责。太阳照进我的卧房，欢快地抚摸着我的床脚时，我默默地这样祷告：

“我的天主，正像《特里斯丹》①里说的，创造天空和露水的您啊，请您不要根据我的行为，而要根据我的愿望，我正直而纯洁的愿望，凭您的公正来审判我吧。我要说：光荣属于天上的您，人间的和平属于满怀善意的人。我要把我偷来的孩子交还到您的手里！请您做我没有能够做到的事，保佑她免于受到她的所有敌人的伤害，愿您的名字受到赞美！”

12月29日

我走进德·加布里夫人家，发现让娜完全变了样。

她像我一样在黎明的最初阳光下，向创造天空和露水的天主祈求过保佑吗？她在一种愉快的心灵平静中微笑着。

德·加布里夫人把她叫回去，继续替她梳头发，因为这位可爱的女主人希望亲手替托付给她的孩子安排发式。我来得比约

① 《特里斯丹》：显然是指中世纪欧洲骑士文学传奇中的一种，《特里斯丹和绮瑟》。故事以两个恋人的悲惨遭遇，对封建婚姻提出了控诉。

定的时间略微早一些，打断了这次亲切的梳妆。为了惩罚我，她们让我在客厅里单独一个人等着。不久以后德·加布里先生来管我。他显然是刚从外面来，因为他的额头上还留着戴过帽子的痕迹。他脸上流露出一种喜洋洋的兴奋表情。我想我最好还是不要问他。接着我们大家一起去吃中饭。等到仆人们伺候我们用餐完毕以后，把故事保留到喝咖啡才说的保尔先生，对我们说：

"嗯！我去过勒瓦卢瓦了。"

"您见到穆什先生？"德·加布里夫人急忙问。

"没有！"他一边回答，一边观察着我们的失望脸色。

在把我们的焦虑不安玩味了相当长时间以后，这个善良的人补充说：

"穆什先生已经不在勒瓦卢瓦。穆什先生离开了法国。他带着他那些委托人的钱，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悄悄溜走，到后天就要满一个星期了。一个女邻居把这件事告诉我，一边还不停地说了许多骂街话和诅咒话。公证人不是单独一个人乘上七点五十五分的火车；他还拐走了勒瓦卢瓦的假发师的女儿。这个事实我后来得到警察分局局长的证实。说真的，穆什先生本可以挑个更恰当的时候走呢！他如果推迟一个星期，作为社会的代表，他就可以把您，波纳尔先生，拉到法官面前。现在我们什么也不用害怕啦。祝穆什先生身体健康！"他一边斟阿玛尼亚克①，一边大声喊道。

我真希望能长久地活下去，好长久地回忆这个早上。我们四个人在白色的大餐厅里，围坐在打了蜡的橡木桌周围。保尔的喜悦是强烈的，甚至有点儿放纵，这个正直的人，他大口大口

① 阿玛尼亚克：法国名叫阿玛尼亚克的地区产的烧酒。

地喝阿玛尼亚克！德·加布里夫人和亚历山大小姐朝我微笑，这微笑是对我的努力的酬报。

我回到家，受到了泰雷丝最刻薄的指责，她无法理解我的新的生活方式。照她看来，先生一定是丧失了理智。

“是的，泰雷丝，我是一个老疯子，您也是一个老疯子。这一点可以肯定。天主降福给我们，泰雷丝，赐给我们新的力量，因为我们有了新的责任。不过让我在这张长沙发上躺下吧，因为我再也站不住了。”

1877年1月15日

“您好，先生，”让娜替我打开我们家的大门说；泰雷丝被姑娘抢在前面，这时候在走廊的阴影里低声抱怨。

“小姐，我请求您郑重其事地用我的头衔称呼我，对我说：‘您好，我的监护人。’”

“这么说已经办好了？多么幸福啊！”姑娘拍着手对我说。

“小姐，在市政厅当着治安法官的面办的，从今天起您要服从我的权力……您在笑吗，我的被监护人？我从您的眼睛里看出，在您的脑海里产生了什么疯狂念头。又是想摘月亮！”

“啊！不，先生……我的监护人。我在望着您的白头发。它们缠绕在您的帽檐上，就像忍冬缠绕在一座阳台上。它们很美，我喜爱它们。”

“坐下，我的被监护人，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再说这些傻话了；我有正经话要对您说。请您听我说：我想，您坚决不愿意再回到普雷费尔小姐那儿去了吧？……不愿意。您看怎么样，如

果我留您在这儿完成您的教育，一直到……到什么时候呢？像人们常说的，永远永远。”

“啊！先生！”她大声叫起来，幸福使她的脸涨得通红。

我接着说下去：

“在后面，那儿有一间小房间，我的女管家已经为您作了准备。您将在那儿代替一些旧书，就像白昼接替黑夜一样。跟泰雷丝一块儿去看看这间屋子能不能住人。已经和德·加布里夫人说好，您今天晚上就睡在这间屋里。”

她已经朝那间屋奔去；我又叫住她：

“让娜，再听我说说。到现在为止您一直得到我的女管家的欢心；她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性格相当孤僻。要迁就她。我过去相信我自己应该迁就她，容忍她的急躁。我要对您说，让娜，敬重她。我这样说的时候，让娜，我并没有忘掉她是我的仆人和您的仆人；她也不会忘记。但是您应该敬重她的高龄和她那颗高尚的心。这是在行善中生活了很久的一个微贱女子；她在行善中变得僵硬了。您要容忍这个正直心灵的倔强。要会发号施令；她也会服从。去吧，我的女儿；去把您的屋子布置得让您感到最适合于您的工作和学习。”

用这番临别赠言，把让娜就这样送上她的做好主妇的道路以后，我开始看一份虽然由年轻人主持，但是很出色的杂志。口气是粗暴的，然而精神是热诚的。我看的那篇文章不论是在精确方面还是在坚定方面，都超过我年轻时人们写的所有那些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保尔·梅耶①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一

① 保尔·梅耶(1840—1917)；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一八六一年毕业于巴黎文献学院，一八八二年任该校校长。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六八年发表了许多对法国史诗的研究文章。

个错误。

我们这些人从前就没有这种冷酷无情的公正原则。我们的宽容是巨大的，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同样地称颂学识渊博的人和不学无术的人。可是应该善于指责，这是一个严酷的责任。我记起了小雷蒙(别人是这么叫他的)。他什么也不懂；智力极其有限，但是他非常爱他的母亲。我们尽量避免揭穿这样一个好儿子的无知和愚蠢，小雷蒙靠了我们的好心，就这样当上了法兰西研究院院士。他失去了他的母亲，可是各种荣誉纷纷落在他的身上。他变得具有无上权威，给他的同事们和科学带来很大的损害。但是我那个卢森堡公园的年轻朋友来啦。

“晚安，热利。今天您喜形于色。您遇到什么事了，我亲爱的孩子?”

他遇到的是相当不错地通过了论文答辩，得到了一个好名次。这是他告诉我的。同时他还补充说，在答辩过程中顺便谈到我的著作时，我的著作受到学校教授的毫无保留的赞扬。

“好极了，”我回答，“我很高兴，热利，看到我年老的声望和您的年轻的光荣结合在一起。对您的论文，您也知道，我非常感兴趣；但是一些家务事的安排使我忘记了您今天答辩。”

让娜小姐正好这时候来向他提供这些安排的情况。这个冒失姑娘像阵轻风似的钻进书城，嚷着说她的屋子是一个小奇迹。她见到热利先生，脸涨得通红。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躲避自己的命运。

我注意到这一次他们两人都很羞怯，他们之间没有交谈。

慢着！西尔维斯特·波纳尔，在观察您的被监护人时，您忘了您是监护人。您从今天早上开始是监护人，这个新的职务已经把一些微妙的责任加在您的身上。您应该，波纳尔，巧妙地支

开这个青年，您应该……哟！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吗？……

热利先生从我的孤本书«La Ginevera delle clare donne»① 里作了一些摘录。我信手从最近的一个搁板上取下一本书；我翻开它，怀着尊敬的心情进入到索福克勒斯② 的一出戏剧里去。随着衰老的到来，我对古希腊罗马文化产生了爱好，从此以后希腊和意大利的诗人在书城里总是摆在我随手可以取到的地方。我念着这段美妙的、辉煌的合唱，底比斯③ 老人们的合唱，它在激烈紧张的情节中间缓缓展开它那优美动听的合唱歌词。"Ερως ἀνίκατε④ …… 不可战胜的爱神，你降临于富贵人家，你停留在年轻姑娘娇嫩的面颊上，你飘洋过海，探望牲畜棚，没有一个神灵能够逃脱你，也没有一个生命短促的凡人能够逃脱你；谁占有你，谁就会发疯。"当我重念这首美妙动听的歌时，安提戈涅⑤ 的脸在永不改变的纯洁中出现在我面前。怎样的形象啊，那些在最澄清的天空中飘游的男神们和女神们！由安提戈涅领着，长久地漂泊的瞎眼老人，求乞的国王，现在接受了神圣的葬礼，他的女儿美得像世人所能想象的最美的画，她抗拒暴君，虔敬地埋葬了自己的兄弟。她爱暴君的儿子，这个儿子也爱她。当她为了虔诚的宗教信仰走上刑场时，那些老人唱道：

---

① 拉丁文：《杰出妇女传》。十五世纪前后在意大利有不少这类作品，其中最出名的是薄伽丘的一本。

② 索福克勒斯（约前496—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下面的一段合唱是悲剧《安提戈涅》中的合唱。

③ 底比斯：希腊中部古城。悲剧《安提戈涅》故事发生地点即在底比斯。

④ 希腊文：不可战胜的爱神。

⑤ 安提戈涅：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俄狄浦斯的女儿。在其父弄瞎自己眼睛流亡时，主动跟随其父。父死后回到底比斯，因违抗新王克瑞翁的禁令，埋葬阵亡的哥哥波吕涅克斯，被拘禁在墓穴里。克瑞翁的儿子海蒙和她相爱，赶到墓穴营救，见她已自缢，即随之自杀。

不可战胜的爱神，你降临于富贵人家，你停留在年轻姑娘娇嫩的脸颊上……

我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我为人慎重；我应该教养这个孩子；她太年轻，我还不能把她嫁出去。不！我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但是我应该留住她和我，和我单独过上几年。她不能等到我去世吗？放心吧，安提戈涅；老俄狄浦斯将会及时地找到埋葬他的圣地。

现在，安提戈涅在帮助我们的女管家削萝卜皮。她说这就像是在雕刻，对她很合适。

5月

谁还能认出书城？现在每件家具上都有鲜花。让娜是对的：这些玫瑰花插在这个蓝彩釉陶瓶里，非常美丽。她每天陪着泰雷丝上市场，带回鲜花。鲜花确实是迷人的创造物。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实现我的计划，到乡下去，以我所能具有的注重方法的精神去研究它们。

在这儿干什么呢？为什么还要在一些对我不再会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老羊皮纸上，继续糟蹋我的眼睛呢？从前我怀着高尚的热情辨读这些古文献，那时候我究竟希望从中找到什么呢？一笔信徒捐款的日期，某一个绘图修士或者抄写修士的姓名，一块面包、一条牛或者一块地的价格，行政部门或者司法部门的一条规定；所有这些东西以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曾经激发起我的热情的神秘、模糊而又崇高的东西。但是我寻找了

六十年也没有找到这个东西。那些比我强的人，那些大师，那些名人，那些福里埃尔，那些蒂埃里，① 他们发现了那么多东西，死在工作之中，也没有发现这个没有形体，没有名字，然而没有它任何精神劳动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可能进行的东西。既然我找的只是我照理能找到的东西，那么，我就再也找不到什么了，很可能永远完成不了圣热尔曼-德-普莱修院的那些院长的历史。

“猜猜看，监护人，我的手绢里包回来了什么？”

“十之八九是鲜花，让娜。”

“啊！不，不是鲜花。您看。”

我看了，我看见一个灰色的小脑袋从手绢里钻出来。这是一只小灰猫的脑袋。手绢打开：小猫跳到地毯上，抖抖身子，竖起一只耳朵，接着又竖起另一只耳朵，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周围环境和人。

泰雷丝挎着篮子，气喘吁吁地来了。她的缺点是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她猛烈地责备小姐把一只不知来历的猫带到家里来。让娜为了替自己辩解，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她和泰雷丝在一家药房门口经过，看见一个学徒用脚把一只小猫狠狠地一下子踢到街上。这只猫又惊讶，又难受，在考虑它是不顾行人撞它，吓它，留在街上呢，还是再冒被皮鞋踢出来的危险回到铺子里去。让娜认为它的处境很危急。懂得它在犹豫。它一副傻相，她想是因为犹豫不定才有的这副傻相。她把它抱到怀里。不论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都不能得到平安，它同意留在空中。她抚摸它，使它放下心来以后，对药房学徒说：

---

① 福里埃尔（1772—1844）和蒂埃里（1795—1856），都是法国历史学家，作家。

“如果您不喜欢这只猫，也不应该打它；应该把它送给我。”

“拿去吧，”药房学徒回答。

“就这些！……”让娜作为结论这么补充了一句。

接着她嗓音变得像长笛一样温柔，向小猫许下了各种美好的保证。

“它很瘦，”我打量着这个可怜的小动物，说，“而且它很丑。”

让娜不觉得它丑，但是她承认它看上去比以前更加傻乎乎；依她看，把这种令人遗憾的特征赋予它的外貌的，这一次不是犹豫不决，而是惊讶。她想，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替它想一想，我们就会同意它对它的遭遇完全不可能理解。我们当面嘲笑这个可怜的动物，它保持着一种滑稽可笑的正经态度。让娜想把它抱到怀里，但是它躲到桌子底下，即使看到满满一茶碟的牛奶，也不肯出来。

我们躲开；茶碟空了。

“让娜，”我说，“您的被保护者一副可怜相；它生性阴险，我希望它在书城里不至于干出坏事，逼得我们非把它送回药房去不可。眼下应该给它起个名字。我向您建议叫它檐槽里的灰老爷；但是这也许太长了一点。药丸，膏药或者蓖麻油，也许比较短，还可以有提醒它的出身的好处。您看怎么样？”

“药丸还可以，”让娜回答我，“但是，给它起一个名字，让它不断记起我们使它摆脱的那些不幸，这是好心吗？这就等于要它为我们的殷勤招待付出代价。让我们厚道一些，给它起一个希望它能配得上的、漂漂亮亮的名字吧。您瞧瞧它在怎样看我们：它看出我们在关心它。自从它不再不幸以后，已经不那么傻乎乎了。不幸使人变蠢，我知道得很清楚。”

“好吧，让娜，如果您愿意，我们就叫您的被保护者汉尼

拔①。这个名字取得恰当，是您一下子不能明白的。但是比它先来到书城里的安哥拉猫，因为它明智、审慎，我惯常向它讲知心话，它叫做哈米尔卡。这个名字产生另一个名字，汉尼拔，接替哈米尔卡，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们在这一点上取得一致意见。

“汉尼拔！”让娜叫起来，“上这儿来。”

汉尼拔被它自己的名字的异乎寻常的响亮吓坏了，蜷缩着身子躲到书橱底下，一块小得连老鼠都容不下身的空隙里。

瞧，多么配得上一个伟大的名字！

这一天我工作的兴致很高，我已经把我的羽笔的笔尖浸在墨水瓶里，忽然听见门铃声。一个毫无想象力的老人瞎涂的这几页，万一被哪个闲着没事干的人看见，他一定会嘲笑这门铃声，它在我的叙述过程中随时响起来，却又从来没有引进过一个新的人物，或者安排过一个出人意外的情节。戏剧却正好相反。斯克里布②先生仅仅是有意识地，而且是为了让太太小姐们得到最大的快乐，才打开他的门。这就是艺术！要我写一出滑稽歌舞剧，我宁可上吊，这倒不是出于对生活的蔑视，而是因为我不能虚构出任何有趣的东西。虚构！为了这个必须得到过神秘的灵感。这种天赋对我说来会是有害的。您设想一下，我在我的圣热尔曼-德-普莱修道院的历史中虚构出一个小修士。那些

---

① 汉尼拔（前247—前183），迦太基统帅，其父哈米尔卡也是迦太基统帅。公元前二一八年春，率约十万军队远征意大利，是为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始。扎马战役（前202年）失败后，逃往叙利亚，后自杀于小亚细亚的俾提尼亚。

② 斯克里布（1792—1861），法国剧作家。一生共写了三百五十多部剧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情节错综复杂，戏剧效果强烈。

年轻的博学者会怎么说呢？在文献学院里会引起怎样的公愤！至于法兰西研究院，什么也不会说，甚至连想也不会想。我的那些同事，即使他们还写一点，却完全不再看东西了。他们同意帕尔尼①的意见，他说过：

平静的漠不关心
是最贤明的美德。

尽可能少是为的尽可能好；这正是那些佛教徒不知不觉之间要达到的目的。这是最智慧的智慧吗？我才不信呢。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热利先生拉响的门铃声。

这个年轻人的态度完全改变了。现在庄重代替了轻率，沉默代替了饶舌。让娜学他的样。我们面临着强压住的爱情的阶段。因为我尽管已经上了年纪，还是不会搞错：这两个孩子正以强大的力量，忠贞不渝地互相爱着。让娜现在避开他；当他走进藏书室时，她躲进自己的房间。但是等到剩下她一个人时，她又完全能够找到他！她每天晚上独自通过音乐跟他交谈，她在钢琴上弹出急速的、颤动的曲调，这是她新的心灵的新的表示。

啊！为什么不说出来呢？为什么不承认我的弱点呢？我的利己主义，如果我向自己隐瞒它，它就会因此变得不那么应该受到责备吗？因此我要说出来：是的，我原来指望的完全不是这样，是的，我打算为我一个人留住她，如同是我的孩子，如同是我的小女儿，不是永远，甚至也不是长期，而是再留几年。我已经

---

① 帕尔尼（1753—1814），法国诗人。下面两行诗是他的一首名为《我的退隐》的哀歌的最后两行诗。

上了年纪。她不能等待吗？而且谁知道呢？在痛风病和关节炎的帮助下，我也许不会过分折磨她的耐心。这曾经是我的心愿，是我的希望。我计算时没有考虑她，也没有考虑这个年轻的冒失鬼。但是，如果计算不正确，失算并不因此就不残酷。况且，我觉得，我的朋友西尔维斯特·波纳尔，你对你自己的指责非常轻。如果你希望把这个年轻姑娘再留几年，这是为了你的利益，同样也是为了她的利益。她有许多东西要学，而你也是一个不容蔑视的老师。后来干出一件如此及时的诈骗勾当的公证人穆什，那一次赏脸拜访你，你曾经怀着入迷的人才有的那股热情，向他阐述你的教育方法。你的整个热忱都用在实现这个方法上。让娜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热利是一个勾引妇女的人。

可是，既然我不把他赶出门外——那会是一种可憎的举止和一种可憎的感情的表现，——那就应该接待他；他在我的小客厅里面对路易-菲力普①国王亲切地赠给我的塞夫勒花瓶，已经等了相当长的时间了。莱奥波德·罗贝尔②的《收割者》和《渔夫》画在这些瓷花瓶上，热利和让娜一致认为它们很难看。

"我亲爱的孩子，请原谅我没有立即接待您。我正赶着完成一件工作。"

我说的是真话：思考是工作，但是热利没有这么领会；他认为一定是与考古学有关，祝愿我早日完成我的圣热尔曼-德-普莱修道院的院长的历史。仅仅在向我作出这个关心的表示以后，他才问我亚历山大小姐好不好。我回答说："非常好，"用的

---

① 路易-菲力浦(1773—1850)：法国国王。一八三〇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资产阶级窃得政权，建立了以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七月王朝，也叫奥尔良王朝。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时被推翻。

② 莱奥波德·罗贝尔(1794—1835)，瑞士画家，一八一〇年到巴黎。

是一种冷淡的口吻，它显示出我做监护人的道义上的权威。

在沉默了片刻以后，我们谈到文献学院，新的出版物和历史科学的发展。我们进入泛泛之谈。泛泛之谈是一个很有用的手段。我试着灌输给热利一点儿对我所属的一代历史学家的尊敬。我对他说：

“历史过去是一门艺术，容许想象力的任意发挥，它在我们这个时代变成了一门科学，应该用严格的方法去进行研究。”

热利请求我允许他不同意我的意见。他告诉我，他不相信历史是一门科学，也不相信它会变成一门科学。

“首先，”他对我说，“历史是什么？过去事件的书面描述而已。但是一个事件是什么呢？是随便一个事实吗？您会对我说，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然而，历史学家怎样来判断一个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还是不值得注意的呢？他按照自己的兴趣，自己一时的爱好，自己的见解，总之像艺术家那样任意地判断！因为事实按照它们固有的性质，不可能分成历史事实和非历史事实。况且一个事实是极其复杂的东西。历史学家能描述出处在复杂性中的事实吗？不，这不可能。他描述出的它们将缺少构成它们的特点中的大部分，因此它们是支离破碎的，残缺不全的，和原来的它们不相同。至于事实与事实的关系，就更不必谈了。一个所谓历史的事实，如果是由一个或者几个非历史的，因此也是未知的事实造成的——这也是很可能的，请问，历史学家有什么办法显示出这些事实之间的关系呢？在我刚说的这一切里，波纳尔先生，我假定历史学家在自己眼皮底下有一些确凿的证据，事实上出于一些感情上的原因，他也仅仅相信这一个或那一个证据。历史不是一门科学，它是一门艺术，只有通过想象力才能获得成功。”

热利先生在这一时刻使我想起有一天我在卢森堡公园，玛格丽特·德·纳瓦拉雕像下听见他高谈阔论，胡说一气的一个疯狂年轻人。在谈话的一个转折点上，瞧，我们迎面遇上了瓦尔特·司各特①，我的这个目空一切的年轻人觉得瓦尔特·司各特有一种洛可可式②的、行吟诗体的、"座钟上部装饰"的味道。这是他的原话。

"可是，"我激动起来，为露西的和佩思的漂亮姑娘的光荣的父亲③辩护说，"整个过去都活在他那些奇妙的小说里；这是历史，这是史诗！"

"这是旧衣服铺子，"热利回答我。

您能够相信吗？这个发疯的孩子向我断言，既然十年或者十五年前的人的大致情况，都很难想象，一个人不管多么有学问，也不能准确地想象出五个世纪或者十个世纪以前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对他来说，历史诗，历史小说，历史绘画是虚伪得可怕的体裁！

"在所有的艺术里，"他补充说，"艺术家仅仅描绘自己的心灵；他的作品，不管穿的是什么服装，精神都是同时代人的。我们对《神曲》④所赞赏的，如果不是但丁的伟大心灵，又是什么

---

①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诗人，历史小说家。他的历史小说涉及从十字军东征起，经过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十八世纪君主立宪时期为止的历史事件。

② 洛可可式：十八世纪欧洲盛行的华丽、繁琐的建筑装饰和艺术风格，引伸有陈旧过时之意。

③ 露西是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拉梅尔莫尔的未婚妻》中的女主人公；佩思的漂亮姑娘指另一部历史小说《佩思的美女》中的女主人公。她们的父亲即指作者司各特。

④ 《神曲》：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的长诗。全诗分三部分，《地狱》、《炼狱》、《天堂》，共一万四千余行。

呢？米开朗琪罗的那些大理石雕像，向我们揭示的非凡的东西，如果不是米开朗琪罗自身，又是什么呢？艺术家，不是把自己的生命赋予他的作品，就是削制木偶，打扮布娃娃。”

怎样的奇谈怪论和傲慢无礼啊！但是一个年轻人的大胆并不惹我讨厌。热利站起来，又重新坐下；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等谁。瞧，他跟我谈到了他有一千五百法郎的收入，另外还应该加上继承来的两千法郎的年金。我没有上他这些知心话的当。我清楚地知道，他向我算这笔小小的帐，是为了让我知道他是一个受到良好教育、作风正派、有正当职业、有年金收入的人，总之，是一个完全可以结婚的人。正像几何学家说的：证毕。

他起来又坐下，足足有二十次之多。他第二十一次起来，因为没有看见让娜，终于伤心地走了。

他刚离开，让娜就借口照看汉尼拔，走进了书城。她很伤心，用悲伤的嗓音叫她的被保护者，给它牛奶喝。看看这张悲伤的脸，波纳尔！暴君，瞧瞧你干的好事。你使他们分开，但是他们有着同样的脸色；从他们脸上相同的表情，你看到他们不顾你的反对，思想上紧密地连在一起。卡桑德尔①，愉快起来吧！巴托罗②，高兴起来吧！当监护人竟是这样！看看她吧，双膝跪在地毯上，把汉尼拔的头抱在她的双手里。

是的！抚摸这个愚蠢的动物吧！怜悯它吧！朝它诉苦吧！忘恩负义的姑娘，我们知道您的叹息投向何方，是什么引起您的呻

---

① 卡桑德尔：古代意大利喜剧中的定型人物，性情乖张、疑心重重的老头儿，常常受到年轻恋人们的欺骗。后成为十八世纪法国上演的通俗戏剧中经常出现的人物。

② 巴托罗：法国十八世纪喜剧作家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女主角的、醋心很重的老监护人。

吟。

这构成了一幅图画，我注视很久；后来，我朝我的书橱望了一眼，说：

"让娜，所有这些书使我感到厌倦，我们去把它们卖掉。"

9月20日

一切都完了：他们已经订婚。热利和让娜一样，也是孤儿，由他的一位教授来向我求亲。这位教授是我的同行，学问和品德都受到高度敬重。但是，怎样的一个爱情使者啊，公正的老天！一头熊，不是比利牛斯山①上的熊，而是书斋里的熊，这第二种熊远比第一种凶猛得多。

"不管对不对（照我看，不对），热利反正不看重陪嫁财产；他娶您的被监护人，哪怕她只有一件衬衫。开口说一声同意，事情就成功了。赶快，我想让您看看两三个相当珍奇的洛林筹子，我拿得准，您一定没见过。"

一字不差，这是他对我说的原话。我回答他说我得征求让娜的意见，而且我不是怀着一点点快乐向他宣布我的被监护人有一笔陪嫁财产。

陪嫁财产，在这儿！就是我的藏书。亨利②和让娜根本没有想到。事实上一般人认为我比我实际上富有。我外表上像个老吝啬鬼。当然这是个骗人的外表，然而它给我赢得很大的敬重。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吝啬的有钱人更受人尊敬的了。

我征求了让娜的意见，可是我还需要听她的回答吗？一切

① 比利牛斯山：法国与西班牙两国交界处的山脉。

② 亨利：是热利的名字。

都完了！他们已经订婚。

观察这两个年轻人，然后记下他们的说话和举动，这既不符合我的性格，也不符合我的长相。Noli me tangere①，这是美好的爱情的要求。我知道我的责任：尊重我关心的这个纯洁的心灵的秘密。这两个孩子，让他们相爱吧！他们长时间的倾诉衷肠，他们天真的轻率行为，丝毫不会被老监护人记在这本簿子里，这个老监护人的权力曾经是宽容的，而且持续的时间是那么短！

况且，我也不是无所事事，他们有他们的事，我也有我的事。我亲自为我的藏书编目录，准备把它们送去拍卖。这是一个既使我感到难过又感到有趣的工作。我拖延时间，也许拖延得过分长了一点，我既没有必要也没有用处地翻阅这一本本对我的思想、我的手和我的眼睛说来是那么熟悉的书。这是一个告别，而拖延告别的时间历来是合乎人之常情的。

这一本厚厚的书二十年来帮了我那么大的忙，难道我能够丝毫没有那种对一个好仆人应有的尊重，就这么离开它吗？还有这一本，它曾经用它的正确的理论鼓励我，难道我不应该像对老师那样向它最后一次致敬吗？但是每一次我遇见一本曾经引诱我犯错误，曾经以错误日期、遗漏、谎言和考古学者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的其他东西，使我感到苦恼的书，我就带着一种苦涩的快乐对它说："滚吧！滚吧！骗子，奸诈之徒，假见证，远远地躲开我，Vade retro②；靠了你窃取的声誉，靠了你摩洛哥皮的美丽外衣，而徒然地价值昂贵的你呀，愿你进入哪个有收藏珍本

---

① 拉丁文："别碰我"。

② 拉丁文："滚开，退去"。见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罢。"

癖的经纪人的橱窗，你将不能像过去迷惑我那样迷惑他，因为他决不会看你。”

我要把作为纪念品赠送给我的书籍放开，永远保存。当我把《黄金的圣徒传》的手写本放在它们中间时，我想吻吻它来纪念特雷波夫夫人，她尽管地位提高了，有了钱，仍然不忘旧恩，为了显示是我的受恩人，她变成了我的恩人。因此我有了需要保留下来的书。就是在这时候我尝到了犯罪的滋味。诱惑是在夜间产生的，到了天亮，变得难以抵制了。于是当房子里的人全都还在梦乡中，我从床上起来，悄悄走出卧房。

黑暗中的天使，黑夜中的幽灵，如果你们在鸡啼后还耽搁在我家里，你们就会看见我踮着脚溜进书城，你们决不会像特雷波夫夫人在那不勒斯那样叫喊：“这个老头儿有一个善良的驼背！”我走进去；汉尼拔尾巴竖得笔直，一边蹭着我的腿，一边发出呼噜呼噜的叫声。我从书橱的搁板上抓起一本书，一本可敬的哥特语的文献或者是一本文艺复兴时期的高贵诗人的集子，我整夜梦见的珍宝的财富，我带走它，把它塞进放那些保留书籍的柜子里，这口柜子满得快要爆开了。说起来真可怕：我这是在偷窃让娜的陪嫁财产。等到这个罪行干完以后，我坐下来继续精力充沛地编写目录，直到让娜来就她的打扮或者嫁妆的某一个细节征求我的意见。我永远听不懂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不熟悉时装业和内衣业的现代词汇。啊！如果一个十四世纪的未婚妻意外地来和我谈女人的服饰，好得很！我能懂得她的语言。但是让娜不属于我的时代，我把她移交给德·加布里夫人。遇到这种时候，德·加布里夫人就充当她的母亲。

黑夜来临，黑夜已经来临！我们凭倚在窗前，望着布满点点灯光的、黑魆魆的广阔空间。让娜趴在窗子的扶手栏杆上，手托

着额头，好像很悲伤。我注视着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任何一种改变，哪怕是最渴望的改变，也有它们的惆怅，因为我们离开的，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为了进入另一种生活，必须弃绝这一种生活。"

好像为了回答我的思想，年轻姑娘对我说：

"我的监护人，我非常幸福，然而我想哭。"

最后一页

1882年8月21日

第九十七页……再写二十来行，我的关于昆虫和花朵的书就可以完成了。第九十七页，也是最后一页……"正如我们刚看到的，昆虫的拜访对植物非常重要；它事实上是负责把雄蕊的花粉输送给雌蕊。花朵仿佛已经准备好，打扮好，等待这次婚礼的拜访。我相信我曾经证明花朵的蜜腺分泌一种甜的液体来引诱昆虫，迫使它无意识地进行直接授粉或者异体授粉。这后一种方式是最经常的。我曾经指出，花朵产生颜色和香气来引诱昆虫，它的内部构造给这些拜访者一条通道，当它们钻到花冠里，可以把身上携带的花粉授到柱头上。我的受人敬爱的老师斯普朗格尔谈到树林里的老鹳草花冠上覆满的绒毛时，说：'大自然的英明的创造者，从来不愿意创造一根没有用途的毛。'我也要说：如果福音书里说到的野地里的百合花比所罗门王①还要穿

① 所罗门王：《圣经》故事中的以色列王。《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中提到野地里的百合花时说："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戴得华丽，它的绯红色的披风是一件婚礼披风，这种华丽的打扮对它的永恒存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①

布罗尔②，1882年8月21日

布罗尔！我的房子是从村子的那条街上，朝森林那个方向走去，可以找到的最后一所房子，这是一所有山墙的房子，石板瓦的房顶像鸽子的脖子一样在阳光下呈现虹彩。竖立在这房顶上的风标给我赢得的敬意，要超过我的全部历史学和文献学著作。没有一个孩子不知道波纳尔先生的风标。它生了锈，在风中发出刺耳的吱嘎吱嘎响声。有时候它像一边让一个年轻乡下女人帮忙，一边抱怨的泰雷丝，完全拒绝工作。房子不大，但是我生活得很舒适。我的房间有两扇窗子，清晨初升的太阳可以照进来。楼上是孩子们的房间。让娜和亨利一年来住两次。

小西尔维斯特在这儿有他的小床。这是一个漂亮的孩子，但是脸色非常苍白。他在草地上玩耍时，他的母亲用忧虑的目光跟随着他，时时刻刻都停下手中的针来把他抱到膝头上。这

① 西尔维斯特·波纳尔先生不知道，有一些很出名的博物学家在他之前已经从事昆虫和植物的研究工作。他不知道达尔文的著作，赫尔曼·穆勒博士的著作，也不知道约翰·卢博克爵士的观察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西尔维斯特·波纳尔先生的结论和上面这三位学者的结论显然十分接近。还有一点指出来，虽然不一定有什么用处，但是也许能让人觉得有趣，这就是约翰·卢博克爵士和波纳尔先生一样，是一位在晚年方献身于自然科学的考古学家。（出版者注）

事实上，九十七页的这段文字，从头一句中的“昆虫的拜访”至“输送给雌蕊”，完全抄自约翰·卢博克爵士的著作的法文译本。其余的一些句子也是这一著作的节录式的改写。只有关于野百合花的一段是该著作中没有的。

② 布罗尔：离巴黎西边不远，枫丹白露镇附近的小村庄。法朗士曾在那儿度过几个夏季。

个可怜的小家伙不肯睡觉。他说他睡着了，会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看见一些让他害怕的东西，他不愿意再看到。

于是他母亲叫我，我坐在他的小床旁边：他把我的一根手指抓在他的热烘烘、干燥的小手里，对我说：

"教父，你应该给我讲个故事。"

我讲各种故事，他严肃认真地听着。所有的故事他都感兴趣，但是其中有一个他的幼小心灵特别着迷：这就是《青鸟》①。我讲完以后，他对我说：

"再讲一遍！再讲一遍！"

我重新讲一遍，他那面色苍白、脉络外露的小脑袋落在枕头上。

医生回答我们的所有问题：

"他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是的！小西尔维斯特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去年一个晚上，他的父亲叫我：

"快来，"他对我说；"孩子情况更不好了。"

我走近小床，母亲一动不动地立在床边，完全被她心灵的力量固定住了。

小西尔维斯特把他那在眼皮里面往上翻，再也不愿意降下来的眼珠缓慢地朝我转过来。

"教父，"他对我说，"再也不需要给我讲故事了。"

是的，再也不需要给他讲故事了！

可怜的让娜，可怜的母亲！

---

① 《青鸟》，法国德·奥努瓦伯爵夫人（约1650—1705）写的最受人喜爱的童话中的一篇。

我已经太老，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容易动感情，但是，一个孩子的死，确实是一桩痛苦的谜。

今天，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回到老人的家里来过六个星期。瞧，他们挽着胳膊从森林里回来了。让娜身上紧紧裹着她那件黑斗篷，亨利的草帽上缀着一条黑纱；但是他们俩都焕发出青春的光彩，他们互相之间情意绵绵地微笑着，他们朝载负着他们的大地微笑，朝他们所沐浴的空气微笑，朝他们各自都能从对方眼睛里看到的阳光微笑。我从窗口用我的手绢向他们示意，他们朝我的衰老微笑。

让娜轻快地爬上楼梯，拥抱我，对着我的耳朵低声说了几句我听不清楚，但是能猜出是什么意思的话。我回答她：

“愿天主降福于您，让娜，您还有您的丈夫，直至你们最遥远的子子孙孙。Et nunc dimittis servum tuum, Domine.①”

---

① 拉丁文：“现在，主啊，请把您的仆人召回到您的身边吧。”

诸神渴了



1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画家，大卫①的学生，新桥区（以前的亨利四世区）的委员，一大早就赶到从前的巴拿巴会②教堂去了。从一七九〇年五月二十一日起，三年来，那座教堂一直是区的全体大会的会场。教堂屹立在一个又窄又暗的广场上，离法院的大门不远。教堂的正面，是由两种古典的建筑式样拼成的，装饰着倒卷涡式托座和焰瓶饰，给雨打风吹得发了暗，给人手摸得走了样，那些宗教上的标记早已给打掉了，门的上方用黑字写着共和主义者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如不能，毋宁死。"埃瓦里斯特·加默兰走到中殿；那些拱形圆顶，以前听圣保罗圣会的穿着紧袖法衣的教士们唱日课经，如今俯望着戴红自由帽的爱国分子聚在一起选举市行政长官和商讨区里的事情。圣徒像已经全从壁龛里取了下来，换上去的是布鲁图③、让-雅克④和勒佩尔蒂埃⑤的半身像。祭坛上也搬空了，上面摆着《人权宣言》⑥。

就在教堂的这个中殿里，一星期举行两次大会，时间是从下午五点钟到十一点钟。装饰着国旗的讲道坛充当发表演说的讲台。讲台对面，祭坛的右侧有一个普通的木板搭成的台子，那是为出席会议的妇女和小孩搭的，他们人数相当多。这一天早晨，讲道坛下面摆着一张长桌，坐在桌前的是戴红自由帽、穿卡马尼奥拉服⑦的梯翁维尔广场的木匠，公民大杜邦，监察委员会的十

二个委员之一。桌子上摆着一个瓶子，几个玻璃杯，一个文具盒和一份要求国民公会开除二十二个被认为不称职的议员的申请书。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拿起笔来，签了名。

"我早就知道，"那个手艺人兼行政官员说，"你会来写上你的名字，公民加默兰。你是个坚定分子。可是区里的人却不起劲；他们没有勇气。我已经向监察委员会提议，谁不在申请书上签名，就不把公民证发给他。"

---

① 大卫（1748—1825）：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拥护革命，并积极参加，曾任公共教育委员会和美术委员会的委员。

② 巴拿巴会：一五三〇年设立于米兰的天主教修会。原名为圣保罗圣会，因设立于圣巴拿巴修道院，所以有巴拿巴会这个通俗的名称。巴拿巴是《圣经》故事人物。据《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载，他是耶稣升天后由教会所选的使徒之一。曾会同保罗参加第一次远行传教。巴黎的巴拿巴会教堂在法院对面的广场上。

③ 布鲁图（约前85—约前42）：古罗马政治家。内战期间追随庞培反对恺撒。旋任山南高卢总督和城市法官。公元前四十四年三月十五日与人同谋刺杀独裁者恺撒，旨在恢复共和政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尊为共和主义美德的形象。

④ 让-雅克：即让-雅克·卢梭。参见第109页注①及110页注③。

⑤ 勒佩尔蒂埃（1760—1793）：法国政治家，一七九〇年制宪议会议长，国民公会议员，雅各宾派分子，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受刑前夕（1793年1月21日）被刺。

⑥ 《人权宣言》：全称《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共十七条。它以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理论基础，确认"主权在民"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原则。

⑦ 卡马尼奥拉服：原是意大利卡马尼奥拉地方人民所穿的一种有短下摆，大领子，几排铜钮扣的短上衣的名称。这种上衣初由意大利工人传到法国南方，一七九二年由马赛的革命者传到巴黎，即被热情的革命家所接受。他们除穿这种上衣外，还戴红自由帽，穿大的黑长裤，深红色的、蓝的、白的或红的背心。

“为了清除那些主张联邦主义①的叛徒，”加默兰说，“我准备用我自己的鲜血来签名。他们指望马拉②死掉，让他们完蛋吧。”

“把我们毁了的，”大杜邦接着说，“是漠不关心的态度。一个有九百个公民有投票权的区里，出席会议的还不到五十个人。昨天，我们才有二十八个人。”

“那么，”加默兰说，“就该用罚款的办法来强迫公民出席。”

“哦唷！”那木匠眉头一皱，说，“不过，要是他们都来了，爱国分子就会变成少数……公民加默兰，为了所有善良的无套裤汉③的健康，来干一杯好吗？……”

在教堂的墙壁上，祭坛的左侧，可以看到画着一只黑手，那只手的食指指着通往修道院去的走廊，除了手，还有下面这些字：民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救济委员会。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以前的圣器室的门口，门顶上写着：军事委员会。加默兰推开门，看到委员会的书记正坐在一张大桌子前写东西，那张桌子上堆着书籍、文件、钢锭、子弹和含硝的泥土标本④。

“喂，公民泰吕贝尔。你好吗？”

---

① 联邦主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主张，他们曾主张把法国变成巴黎和各省的联邦。

② 马拉（1743—1793）：杰出的法国革命家，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创办《人民之友》报，故被人民称为“人民之友”。一七九三年五月参与领导和鼓励人民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统治，建立了雅各宾专政。同年七月十三日，他被与吉伦特派反革命分子有密切联系的夏绿蒂·考黛刺死。

③ 无套裤汉：一译“长裤汉”。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广大革命群众的流行称呼。因穿粗布长裤，有别于穿丝绒短套裤的贵族或资产者，故名。后来成为“爱国者”的同义语。

④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共和国为了抵抗侵略，需要大量硝石制造弹药，因此号召爱国人民挖掘含硝的泥土。

“我？……我再好也没有了。”

不管是谁为军事委员会书记福蒂内·泰吕贝尔的身体担心，他总是一字不易地用这句话来回答。他并不是要向他们说明自己的健康状况，而是不让人家把这个问题再谈下去。他今年才二十八岁，可是皮肤已经干枯，头发已经稀疏，颧骨上总是带着病态的红晕，背也驼了。他是银匠沿河街上的一个眼镜商，有一所很老很老的房子。在一七九一年，他为了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执行市政职务上，把那所房子让给了一个老职员。他母亲是个娇媚的女人，在二十岁上就死了。区里有几个老头儿至今还对她念念不忘。她把她那双温柔、俏丽和充满热情的眼睛，苍白的肤色和怕羞的性情都遗传给了他。父亲是个负责替国王配眼镜的光学技师，害的是跟他母亲一样的病，死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福蒂内·泰吕贝尔继承了他的正直和勤勉的个性。

他没有放下笔：

“你哪，公民，你好吗？”

“很好。有什么新闻没有？”

“没有，没有。你也看得出：这儿一切都很平静。”

“局势怎么样？”

“局势还不跟以前一样。”

局势糟得很。共和国最优秀的军队给封锁在美因兹①；瓦朗西纳②给围困，丰特内③给旺代④人攻下；里昂⑤叛变了；塞

① 美因兹：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个城市。

② 瓦朗西纳：法国北部近比利时的城市。

③ 丰特内：法国西部旺代省城市。

④ 旺代：法国西部滨海的一个省。一七九三年时是法国保王党盘踞的地方。

⑤ 里昂：法国中南部的大城市。

文山区①暴动了，国境线上毫无防备，西班牙人随时可以长驱直入；三分之二的省份被侵占或者叛变了；巴黎在奥地利人的大炮威胁下既没有钱，又没有面包

福蒂内·泰吕贝尔平静地写着。公社②作出了决议，命令各区动员一万二千人到旺代去。他正在起草一个关于新桥区，即以前的亨利四世区，应该供给多少兵额和武装的指令。所有的步枪得全部交给那些被征集到前线去的人。区里的国民自卫军将用猎枪和铁矛来作武器。

加默兰说："我把那些应该送到卢森堡宫③去造大炮的钟抄了一份清单，给你带来了。"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虽然一个子儿都没有，还是给列在区里的积极公民的名单上。法律规定只有能够捐出相等于三天工资的钱来的公民才能享受这个特权，有选举权的公民捐出十天工资来才有被选举权。但是新桥区热爱平等，珍惜自己的自治权，认为凡是用自己的钱来买国民自卫军制服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加默兰的情形就是这样。他是区里的积极公民④

---

① 塞文山区：法国中部山区。

② 公社：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巴黎的城市自治机构。雅各宾专政时成为革命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后被解散。

③ 卢森堡宫：一六一五年建于巴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改作监狱。

④ 一七九一年法国资产阶级的制宪议会所批准的新宪法取消等级的划分。它将法国人民分为两种公民：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凡年满二十五岁，有不动产，不是佣工，并且缴纳等于三天工资的直接税的，叫做积极公民。这些公民享有一切政治权利。但是法国公民大多数属于消极公民，他们和革命以前一样，仍旧没有政治权利。所以宪法并未实行《人权宣言》所给予人民的诺言。它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并且把财富作为不平等的基础。这种差别直到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尼特被捕以后才被取消。

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福蒂内·泰吕贝尔放下笔来：

“公民埃瓦里斯特，你上国民公会去一次，请求他们把掘地窖的泥地，淘洗泥土和砾石，收集硝石的指示发给我们。光有大炮不行，我们还得有火药。”

一个耳朵上夹着笔，手里拿着文件的小驼子走进了这间以前的圣器室。他是监察委员会的公民包维萨日。

“公民们，”他说，“我们得到了不好的消息：居斯蒂纳[1]从兰道[2]撤退了。”

“居斯蒂纳是个卖国贼！”加默兰嚷着说。

“他该上断头台，”包维萨日说。

泰吕贝尔像平时一样神色自若，用微微带点喘的嗓音发表意见：

“国民公会不是无缘无故成立一个公安委员会的。它会调查居斯蒂纳的行为。不管他是无能，还是叛国，一定会由一位决心打胜仗的将军来接替他，‘一切都会好起来！’[3]”

他翻着一堆文件，用疲倦的眼睛看着：

“为了让我们的士兵可以一心一意，勇气十足地执行任务，必须叫他们知道，他们留在家里的人的生活有保障。公民加默

---

① 居斯蒂纳（1740—1793），法国将军，曾率领法兰西共和国军队打了一系列胜仗，但随着革命的深入，表现出背叛性的消极态度。他因未能援救被封锁在美因兹的法军，被判死刑，一七九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死于断头台上。

② 兰道：德国西部城市，在美因兹南边。

③ “一切都会好起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一首民歌叫《一切都会好起来》，内容并不激进，后来增加了“把贵族吊死在灯杆上”这个副歌后，变得十分流行。

兰，如果你同意这个意见，你和我在下次大会上联名要求救济委员会跟军事委员会一起议定措施来救济家境贫困的军属。”

他笑了笑，哼着：

“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会好起来！……”

这个区里的一个委员会的谦逊的书记，为了保卫处在危急关头的祖国，伏在那张没有漆过的木头桌子上，每天工作十二个钟头到十四个钟头。他没有看到这么重大的责任和他自己这么薄弱的才能中间有多么不相称。他只觉得自己和所有爱国分子在共同努力下团结成一股力量，他和整个国家是那么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生命和一个伟大的民族的生命是那么紧紧地融合起来。他是那种久经患难而不会丧失热情的人，每一次受到挫折以后，又着手争取那眼前不可能得到的，但是必然会来到的胜利。况且，他们必须战胜。这两个推翻了王朝，摧毁了旧世界的小人物，这个泰吕贝尔，小眼镜商，这个埃瓦里斯特·加默兰，无名的画家，他们决不期望敌人会发善心。他们只有在两条路中间选择，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因此他们俩才这么热情，这么镇静。

2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从巴拿巴会教堂出来，朝着太子妃广场走去，为了纪念一个固若金汤的城市，太子妃广场已经改名为梯翁维尔广场。

这座广场坐落在巴黎最热闹的市区里。它的富丽堂皇的布局已经丧失将近有一个世纪了。三面的邸宅是在亨利四世时代盖的，一式一样的红砖加白石块链形花边，原来住在那里的都是爱好豪华排场的行政官员。如今有一些邸宅的典雅的石板屋顶已经给揭掉，顶上加上了两三层用次等建筑材料搭成的破破烂烂的楼，还有一些邸宅甚至整个给拆除，另外在原址很不相称地盖了用石灰勉强刷白的房子，呈现出的只是一些混乱、贫穷和肮脏的正面，而且上面开了无数狭窄、大小不一的窗子。花盆，鸟笼和晾在那儿的破衣烂裳倒使窗口生色不少。这些房子里住着数不清的手艺人，珠宝商，五金工人，钟表匠，眼镜商，印刷工人，女裁缝，女帽商，洗衣妇和几个上了年纪的律师，这几个律师在革命的暴风雨中没有跟王朝的法庭一起给冲掉。

这是早晨，而且是春天。青春的阳光，像还没有发酵的葡萄酒那样醉人，在墙壁上欢笑，又高高兴兴地涌进了顶楼的窗子。一扇扇窗子都向上推了起来，窗口露出主妇们乱蓬蓬的头。革命法庭的书记官从房子里走出来，正要去上班，顺便拍拍在树下玩耍的孩子们的脸蛋儿。从新桥那边传来宣布臭名昭著的杜穆里

埃①的叛国罪状的叫嚷声。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住在一所靠大时钟沿河街那一边的房子里，房子是在亨利四世时代盖的，要不是在前一个暴君统治时期内，用砖瓦砌了一个小顶楼，加高了这所房子，它的外貌一定还相当美观。这原是以前最高法院里的一个法官的住宅，为了适应现在住在里面的市民和工人的家庭需要，这所房子不知道给隔了多少间，添了多少阁楼。因此那个看门的裁缝，公民瑞马克勒，只得栖身在一间又低又窄的中二楼②里。您可以从玻璃门外看到他盘着腿坐在案子上，颈窝都碰到天花板了。他在缝一件国民自卫军的制服。这当儿，女公民瑞马克勒正在炉灶跟前又是煮又是煎，把楼梯当作烟囱，冒出来的烟熏得房客们叫苦连天。他们的小女儿约瑟芬长得十分漂亮，脸上沾满了糖浆。她正在门槛上跟木匠养的那条叫羊羊的狗玩耍。女公民瑞马克勒的气量、胸脯和腰围都很大。别人以为她爱上了她的邻居公民大杜邦，监察委员会的十二个委员中的一个。不管怎么样，至少她丈夫是一个劲地疑神疑鬼，因此房子里的人老听到瑞马克勒两口子吵了又好，好了又吵的声音。住在楼上的有金银匠公民沙布龙，他的店开在大时钟沿河街，还有一个没有通过考试的外科医生，一个律师，一个金箔匠和几个法院里的职员。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爬上老式的楼梯，一直爬到五层楼，也就是最高的一层楼。他的画室，还有他母亲的卧房就在这层楼上。接着头几层楼的宽阔的石头楼梯的，是镶着石板的木头楼

---

① 杜穆里埃(1739—1823)：法国将军，与吉伦特派分子关系密切，率领法兰西共和国中部军队，与奥地利军队司令部密商共同进军巴黎，复辟王朝，但士兵不支持他这个卖国贼，一七九三年四月投奔奥地利。

② 中二楼：楼房底层与二楼之间的夹层。

梯，木头楼梯到这儿也完了。有一把梯子靠在墙上，通往顶楼。这当儿，从顶楼上爬下来一个年纪相当大的胖子；他相貌俊秀，脸色红润，抱着一大包东西，正从梯子上费劲地往下爬，可是嘴里照样哼着："我没有用人了。"

他停住歌唱，彬彬有礼地问候加默兰。加默兰也亲热地招呼他，并且帮他把包裹接下来。那老头儿又谢谢他。

"您来瞧瞧，"他重新把包裹抱起来，说，"这些牵线活动玩偶，我马上要把它们送到法律街上的一个玩具商那儿去了。包裹里整整有一个部落。它们是我创造的；它们从我这儿得到了一个脆弱的躯体，可是没有欢乐也没有苦恼。我没有赋予它们思想，因为我是一个仁慈的天主。"

他就是公民莫里斯·布罗托，当过包税人，革命以前是个贵族。他父亲靠了揩油发财，替自己买了个官爵，就此得到了贵族的衔头。从前，得意的时候，莫里斯·布罗托管自己叫德·小岛先生，经常在椅子街公馆里准备了精美的晚餐请客。美丽的德·洛什莫尔夫人，检察官的妻子，她的那双眼睛着实使宴会生色不少。她是个有教养的女人。只要革命给莫里斯·布罗托·德·小岛先生留下了他的职位、年金、公馆、田地和名誉，她决不会撇开可敬的贞节而变心的。革命把他的一切都搞光了。他靠了在大门底下给人家画画像，在硝皮沿河街卖卖薄饼和油炸糕，为人民代表写写演讲稿子，教年轻的女公民跳跳舞，来过日子。如今，莫里斯·布罗托住在这间得从一张梯子上爬进爬出，连身子都站不直的顶楼里，他只有一罐胶水、一球线、一盒水彩颜料和一点纸边。他做些牵线活动玩偶去卖给玩具批发商，由他们再卖给小贩，那些小贩把这些小孩子一心想要的漂亮玩艺儿挂在长竿子的顶上，在香榭丽舍大街①走来走去吆喝。虽然社会非常

乱，自己又遭到极大的不幸，他仍旧保持着平静的心境，读他的卢克莱修②的诗篇来怡情养性。他老把那本书带在棕褐色常礼服的袋口很大的口袋里。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推推他住所的房门。门一推就开了。他已经穷得不必再费事在门上加锁了。有时候他母亲积习难改，闩上了门，加默兰就会对她说："这有什么用？谁也不会偷破烂……我画的那些破烂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画室里堆着他刚开始学画的时候画的油画，上面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要不就是正面复在墙壁上。那时候，他在当时的风气影响下，也画爱情场景，用柔和而胆小的笔触描绘箭射空了的箭袋和飞散的鸟群，冒险的娱乐和幸福的幻想，牧鹅姑娘撩起的衣服，牧羊姑娘的胸口上饰着的玫瑰花。

但是，这种画法并不适合他的气质。用冷静的态度来处理这一类场景，证明了画家的纯洁的心地是改不过来的。鉴赏家们没有看错，而加默兰也从来就没有被人看作是一个善于描绘爱情的艺术家。眼下，他虽然还不到三十岁，却觉得这些主题早在上古时代就有了。他从这些主题中看到君主政体的腐败，伤风败俗的宫廷所引起的可耻影响。他因为自己曾经陷入这种可鄙的体裁里，在屈从的奴役地位中白白地把才华浪费掉，而对自己不满。如今，他是一个自由民族的公民，用有力的线条画木炭画。他画自由，人权，法国宪法，共和国的美德以及像赫拉克勒

---

① 香榭丽舍大街，参见第26页注①。

② 卢克莱修（约前99—约前55）：古罗马诗人，唯物主义哲学家，把古希腊伊壁鸠鲁的原子说系统化，以诗歌的形式解释原子说，总结和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著作有《物性论》。

斯①杀死海德拉②那样推翻了暴政的人民。他在每一幅作品里都倾注了爱国主义的热情。但是天啊！他不能够以此为生。这时代对艺术家说来真糟。毫无疑问，这并不是国民公会的过错。国民公会正在把军队投向四面八方，去抵抗各国的国王。它骄傲，冷静和坚定地面对欧洲列强的联盟。它对自己不讲信义和残酷无情，正在用自己的手扯碎自己。它正在把恐怖提上议事日程，组织一个无情的法庭来惩罚阴谋家，不久后，它就要把议员送进这法庭的血盆大口了。它同时又是镇静的，沉思的，爱好科学和一切美好的东西，改良历法，创办专业学校，明令公布绘画和雕塑的竞赛，设立基金来鼓励艺术家，组织一年一度的展览会，开办博物馆③，而且模仿雅典和罗马，以庄严隆重的仪式来庆祝国定的节日和纪念国葬的人士。但是从前在英国、德国、俄国和波兰那么流行的法国艺术，如今在国外再也找不到销路了。绘画鉴赏家，艺术爱好者，显赫的贵人和金融家有的倾家荡产，有的远走高飞，有的销声匿迹。那些发"革命财"的人：购买国家产业的农民，投机家，军需商，王宫④赌场里的庄家，现在还不敢卖弄他们的财富，而且对绘画一点也不感兴趣。没有勒尼奥⑤的声誉，或者年轻的热拉尔⑥的巧妙的手法，就不用想卖掉一幅

---

① 赫拉克勒斯，参见第21页注①。

② 海德拉：希腊神话中的七头蛇，为赫拉克勒斯所杀，是他的第二项英雄业绩。

③ 博物馆：指一七九三年设于巴黎植物园的自然史博物馆。

④ 王宫：原是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1642）为自己盖的官邸，盖好后送给王族。它的玻璃长廊在一七九一年后成为赌徒、放荡者和妓女麇集的场所。

⑤ 勒尼奥（1754—1829）：法国学院派画家。作品主要以神话故事为题材。

⑥ 热拉尔（1770—1837）：法国历史画家和肖像画家，曾跟大卫学习。

画。格勒兹①，弗拉戈纳尔②，乌安③穷得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普吕东④只能够画一些东西让考比亚去用点刻法复制成版画，来勉强养活自己的老婆和孩子。爱国画家埃纳甘⑤，维卡尔⑥，托比诺-勒布伦⑦等都在挨饿。加默兰付不起画一幅画的费用，雇不起模特儿，买不起颜料，在画了草图以后，就放弃了他的巨幅油画《在地狱里被复仇女神追逐的暴君》。那幅画画着一些未完成的、尺寸比真实的人来得大的、可怕的人形和一大群全都伸出了两条尖锐而弯曲的舌头的青蛇，把这间画室遮掉了一半。在近景的左边，您可以看到瘦削粗暴的卡隆⑧坐在船里，这一部分布局很好而且很有力，但是有点学究气。画室里，光线最充足的那个角落里挂着一幅尺寸比较小，也是没有完成的油画，画上表现出的才气要多得多，也显得格外自然。那幅画画的是俄瑞斯忒斯⑨，他姐姐厄勒克特拉正在把他从病榻上扶起来。年轻姑娘用一个动人的手势把披在她弟弟眼睛上的乱头发撩开。俄瑞

---

① 格勒兹(1725—1805)：法国肖像画家和风俗画家。

② 弗拉戈纳尔(1732—1806)：法国画家，布歇的学生。作品多描绘贵族生活。

③ 乌安(1750—1817)，法国画家，版画家。格勒兹的学生。

④ 普吕东(1758—1823)：法国画家，属学院古典主义画派，以当时流行的寓言和神话为题材。

⑤ 埃纳甘(1763—1823)：法国画家，大卫的学生，热情的革命家。作品描绘革命事件。

⑥ 维卡尔(1762—1834)：法国画家，大卫的学生。所画多历史题材。

⑦ 托比诺-勒布伦(1769—1801)：法国画家，大卫的学生，积极参加革命，担任革命法庭的陪审员。

⑧ 卡隆：希腊神话中的阴界渡船夫。每一亡灵渡冥河时，须付古希腊银币一枚。

⑨ 俄瑞斯忒斯：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之子。阿伽门农被妻子吕泰墨斯特拉谋杀后，他为父报仇，杀死亲母，因此受复仇女神惩罚，变成疯子；发疯后受到其姐厄勒克特拉的悉心照料。

斯忒斯的俊俏的脸上流露出悲惨的神色，而且您可以发觉他和画家本人的相貌非常相像。

加默兰常常悲伤地望着这幅作品。有时候，他一心想把这幅画画下去，想得会忍不住把胳膊朝那用雄伟的笔触画成的厄勒克特拉的素描像伸去，接着又无可奈何地垂下来。艺术家充满热情，他的心灵向往伟大的成就。但是他不得不把精力浪费在预订的作品上。这种作品他画得也很平庸，因为他不得不迎合世俗的趣味，又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在微不足道的东西上发挥自己的天才。他画一些小幅的寓意作品，由他的伙伴德玛依运用相当熟练的技巧雕成版，印成黑色或者彩色的版画，低价卖给奥诺雷街上的一个版画商公民布莱兹。但是布莱兹说版画生意越来越坏，他已经有好一阵子不愿意进货了。

不过，加默兰受生活的逼迫，也不得不别出心裁，他最近想出了一个至少他自己以为是新奇而巧妙的主意，这个主意会使版画商、版画家和他自己交上好运。他想出了一副爱国纸牌。他打算用天才、自由、平等来代替老式的皇帝、皇后和贾克。他已经设计好了全部图样的草稿，还画好了几张，而且急于交给德玛依，这么一来，就可以刻了。他自己认为最成功的一张是画着一个戴着三角帽，穿着红翻边的蓝制服和黄裤子，打着黑绑腿的志愿兵，坐在一面大鼓上，他脚下踩着一大堆炮弹，膝间夹着步枪。这是用来代替以前的红心贾克的“红心公民”。六个多月来，加默兰画志愿兵，而且一直是兴致勃勃地画着。在狂热的日子里，他曾经卖掉了几张，剩下来的，有几张挂在画室的墙上，还有五六张用水彩画的，用水粉画的和用两色的铅笔画的，就随随便便地摆在桌子上和椅子上。在一七九二年七月①里，巴黎的每一个广场上都搭起了台子庆祝新兵入伍，每一家酒店里都装饰着

绿色的树叶而且还传遍了"国民万岁！不自由，毋宁死！"的喊声。加默兰在穿过新桥或者走过市政府的时候，一看到飘扬着旗子的帐篷，就不由得兴奋得心跳起来，因为帐篷里斜挂着肩带的长官们正在《马赛曲》的歌声中登记志愿兵的姓名。但是他如果去参军，就会让他母亲挨饿。

紧跟着一阵困难的喘气声，寡妇女公民加默兰走进了画室，她满头大汗，脸稍微有点红，心跳得很快。她的国民帽章随随便便地别在帽子上，好像快要掉下来似的。她把篮子放在椅子上，为了能更好地喘口气，她仍旧站着，开始抱怨食品价格昂贵。

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她是开在格瑞莱尔-圣热尔曼街上招牌叫"夏特罗②城"的一家刀铺的女掌柜。如今她穷了。女公民加默兰深居简出，为她那做画家的儿子管家。她有两个孩子，他是老大。她还有一个女儿叫朱丽，从前在奥诺雷街上一个女帽商那儿当店员。如今最好还是别知道她到底怎么样了，因为说来丢脸，她已经跟一个贵族流亡国外。

"老天爷啊！"女公民一边唉声叹气地说，一边给她儿子看一个没有充分发酵的暗茶色的圆面包，"面包贵得不像话了。说起来，不是格外应该用好面粉来做吗！市场上既没有鸡蛋，也没有蔬菜和干酪。光吃栗子，我们也快变成栗子了。"

她停了好一会儿，接着又说：

"我在街上看到有些女人没有吃的来喂她们的孩子。穷人苦

---

① 一七九二年七月六日，与奥地利联盟的普鲁士开始了反法的军事行动。奥军很快越过了边境，战争已经在法国领土上进行了。七月十一日法国制宪会议宣布祖国在危险中，开始征募志愿军。几天之内，巴黎有一万五千人自愿参加军队。

② 夏特罗，法国维埃纳省的城市，以铸刀著名。

得了不得。正常的秩序不恢复，情况就好不了。”

“妈，”加默兰眉头一皱，说，“我们遭到的饥荒，应该由囤积居奇的商人和投机家负责，他们使人民挨饿，跟外面的敌人阴谋合作，就是为了要让公民们讨厌共和国，摧毁自由。这是布里索①之流的阴谋以及佩迪昂②和罗兰③之流的叛国行为所造成的。幸好武装的联邦主义者还没有来到巴黎，屠杀饥荒来不及消灭的那些爱国分子！再没有时间好浪费了。应该议定面粉的价格，把每一个拿人民的粮食进行投机活动的人，煽动叛变的人或者跟外国人勾勾搭搭的人都送上断头台。国民公会最近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来审讯阴谋分子。这个法庭由爱国分子组成。不过它的成员是不是有足够的精力来保卫我们的祖国，抵抗我们的敌人呢？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罗伯斯比尔④身上。他是正直的。我们尤其把希望寄托在马拉身上。他爱人民，认识人民的真正利益，并且关心人民的利益。他始终是第一个撕破叛国分子的

---

① 布里索（1754—1793）：法国国民公会议员，代表法国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首脑之一，反对山岳派，力图解散巴黎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阻止革命进行。一七九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死于断头台上。

② 佩迪昂（1758—1794）：一七九一年十一月至一七九二年十月曾任巴黎市长，后当选为国民公会议员，吉伦特派首脑之一，在吉伦特派逃亡和雅各宾派胜利后，逃出巴黎，参加吉伦特派“联邦主义”的反革命叛乱活动。后自杀。

③ 罗兰（1734—1793），曾任共和国内政部长，吉伦特派首脑之一，在吉伦特派失势后，从巴黎逃到诺曼底，后闻其妻罗兰夫人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即自杀。

④ 罗伯斯比尔（1758—1794），雅各宾派领袖，一七九二年八月起义后，被选入巴黎公社和国民公会，领导雅各宾派，反对吉伦特派，粉碎欧洲君主国的武装干涉，在保卫和推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热月政变时被捕，次日被处死。

假面具，粉碎他们的阴谋。他是廉洁的，无所畏惧的。他，只有他才能挽救处在危难中的共和国。”

女公民加默兰摇摇头，把随便别在帽子上的帽章摇得掉了下来。

“得了吧，埃瓦里斯特。你的马拉也跟旁人一样，不见得比旁人好。你还年轻，脑子里充满了幻想。今天你这么说马拉，以前你也这么说过米拉波，拉斐德①，佩迪昂，布里索。”

“从没有说过！”加默兰嚷着说，他倒是真的忘了。

白木桌子上堆满了文件，书籍，画笔，铅笔。女公民把桌子的一头收拾干净以后，放上一个上彩釉的带盖陶器大汤盆，两个锡碗，两把铁叉，一个黑的圆面包和一壶不好的葡萄酒。

母子俩默不作声地喝着汤，这顿饭到最后吃的是一小片肥肉。母亲把她那一点儿肉放在面包上，用小折刀的刀尖把一小块一小块的面包慢条斯理而且郑重其事地送到她那牙齿掉光的嘴里去，带着敬重的态度咀嚼那价格昂贵的食物。

她把最好的部分留给儿子吃，他坐在那儿，想得出神了。

“吃吧，埃瓦里斯特，”她每隔一定时间就重复说一遍，“吃吧。”

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具有像宗教戒律那样极其庄严的性质。

她又开始唉声叹气地抱怨起食品价格昂贵来了。加默兰重新说只有规定价格才是对付这一切弊病的方法。

---

① 拉斐德（1757—1834），贵族，将军，早年参加北美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任国民军总司令。主张君主立宪政体，属斐扬派。积极镇压革命运动。一七九二年逃亡国外。

但是她说：

"钱都光了。那班逃亡分子①把钱全带走了。信心也没有了。什么事都陷在绝望里。"

"别说了，妈，别说了！"加默兰嚷着说。"我们的贫穷，暂时的困难，有什么关系呢？革命会给人类带来千秋万代的幸福。"

善良的太太把面包浸在酒里。她的心境愉快了一点，接着她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庆祝国王的生日在草地上跳舞的光景，不由得微笑起来。她也清清楚楚地记得刀铺掌柜约瑟夫·加默兰向她求婚的那一天。她一幕幕地细细回忆旧事。她母亲这样吩咐她："去换换衣服。咱们俩上沙滩广场，比埃纳西斯先生的银器铺里去看达米安②受四马分尸之刑。"她们好不容易才勉强从看热闹的人群中间挤过去。在比埃纳西斯先生的铺子里，年轻姑娘见到了约瑟夫·加默兰穿着漂亮的浅红色上衣，她当时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坐在窗口看用烧红的钳子烙那个行刺国王的人，又把熔化了的铅浇在他身上，再把他的四肢缚在四匹马的尾巴上来肢解，末了把他扔进火里。约瑟夫·加默兰先生一直站在她的背后，不停地夸奖她的面色，她的发式和她的身材。

她喝完了杯子里的酒，继续回想她的旧事。

"埃瓦里斯特，我没想到不足月就把你生下来，那是因为我有了身子以后，在新桥上受了惊吓，差一点在那儿给一群急急忙

① 逃亡分子：指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逃到国外去的贵族和其他一切反动分子。

② 达米安（1715—1757）：平民，他用小折刀刺了路易十五一刀，被捕后惨遭酷刑处死。

忙赶去看处决德·拉里①先生的人撞倒。你生下来非常小，医生认为你活不了。可是我相信天主会怜悯我，保全你的性命。我尽了最大努力来养育你，不怕辛苦，也不肉疼钱。说真的，我的埃瓦里斯特，你记住了恩情，打小时候起你就用尽一切办法来报答我。你天性多情，温和。你妹妹心地也不坏，可是她自私任性。你对不幸的人的同情心始终比她来得强。区里的顽皮小孩上树去掏鸟窝的时候，你总是拼命地想从他们手里把小鸟救下来，还给它们的妈妈，不知道有多少次，你挨到了凶狠的拳打脚踢，方才放手。七岁的时候，你就不跟坏孩子吵闹了，你安安静静走在街上，默默背诵你的教理问答。凡是你碰到的穷人，你都带回家里来，解决他们的困难，到后来，我不得不用鞭子抽你一顿，才把你这脾气改掉。你看到任何人受苦，都忍不住掉泪。你长大以后，出挑得非常俊俏。我最觉得惊奇的是你好像全不知道有这回事似的，跟大多数漂亮的孩子多么不同，他们爱打扮，对自己俊俏的容貌自负得了不得。”

他年老的母亲说的是实话。埃瓦里斯特在二十岁的时候，长着一副既庄严又迷人的相貌，一种既严肃而又女性的美，活像是密涅瓦②。如今他的阴沉的眼光和苍白的脸颊显示出他具有一个忧郁而激烈的灵魂。可是，他转过来钉着他妈看的眼光里暂时又流露出少年时代的柔情。

---

① 德·拉里(1702—1766)：法国在印度的殖民地总督，一七六一年与英军交战，大败，被迫投降，后被巴黎最高法院以叛变和懦怯的罪名判处死刑。

② 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主神朱庇特的女儿，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她掌管农艺、航海、纺织、刺绣等，同时又是个好战的女神，但她只赞成防御性的战争。

她接着说下去：

“你很可以靠你的长处去追求姑娘们，可是你情愿待在我的身边，待在铺子里。有时候，我忍不住叫你不要老是缠在我的身旁，出去找你的朋友们一起去玩玩。我到死都会证明你是个好儿子，埃瓦里斯特。你的父亲死了以后，你勇敢地把我接过来，供养我。虽则你干的这一行挣的钱不多，可是你从来不让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至于我们俩今天遭受到贫穷和不幸，这我决不能怪你。这是革命的过错。”

他举起手来表示抗议。可是她只是耸耸肩膀，还是照样说下去。

“我不是贵族。我在那些贵人权势熏天的时代见过他们，而且我还可以证明他们滥用了特权。我见过你父亲给德·卡纳雷伊公爵的手下人用棍子打过，因为他给他们的主人让路不够快。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奥地利女人①。她太骄傲，也太浪费。至于国王，我原来相信他很好。只是在经过对他的审讯和判决以后，我的看法才有了改变。总之，我并不惋惜旧政权，虽然我在那时有过一些舒适愉快的时候。不过，别跟我说革命会建立平等，因为人类再怎么也平等不了。这是桩不可能的事。不论把国家搞得怎么乱七八糟，也是枉然。将来永远还是有大人物和小角色，有大腹便便的人和骨瘦如柴的人。”

她一边讲话，一边忙忙碌碌地收掉餐具。画家早就不在听她说话了。他正在想一个戴红自由帽，穿卡马尼奥拉服的无套裤汉的侧面像，用这个侧面像在他那副牌中来代替应该废除的

---

① 奥地利女人：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东尼特（1755—1793）。她原是奥地利公主，对革命持反抗态度，并与国外反革命势力勾结，后被捕，死于断头台上。

黑桃贾克①。

有人轻轻地敲门，接着出现了一个姑娘，一个乡下姑娘，她长得又矮又胖，红头发，罗圈腿，一个肉瘤遮住了左眼，右眼是淡蓝色的，淡得看起来好像是白颜色，嘴唇厚得了不得，牙齿暴出在嘴唇外面。

她问加默兰，他是不是画家，他可不可以替她的未婚夫于勒·费朗，参加阿登②的军队的一个志愿兵，画一幅像。

加默兰回答说，等那位英勇的战士回来以后，他很高兴画这幅像。

姑娘温和而坚决地请求他非马上画不可。

画家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意，他说明人不在这儿，他什么也画不成。

可怜的姑娘愣住了。她没料到有这个困难。她头歪向左边肩膀，双手合握在肚子上，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不声不响，好像非常难过似的。画家看到了她这么天真，既感动又觉得有趣。为了让可怜的情人散散心，他递给她一张用水彩画的志愿兵像，并且问她，她的在阿登的未婚夫是不是也长得这个样子。

她用忧愁的眼光望着画，慢慢地眼光变了，发亮了，越来越亮了，她的宽阔的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笑意。

"真跟他一模一样，"临了她说。"活像是于勒·费朗，简直就是于勒·费朗本人。"

画家还没有想到从她手里把那张画拿走，她已经用又粗又

---

① 纸牌中的贾克，在法文中叫valet，有仆役之意。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全国人民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所以加默兰认为纸牌中再有贾克（仆役）不合适。

② 阿登：法国东北部省份。

红的手指小心谨慎地把它摺成小小的一方，塞进胸口，胸衣撑和衬衫之间，递给画家一张五里佛① 的指券②，对他们母子俩说了声再见，愉快地一步一瘸地走了出去。

① 里佛：法国古记帐货币，相当一古斤银的价格，与法郎为同义语。

② 指券：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七年流通于法国的一种有国家财产为担保的证券，后当作通货使用。

3

当天下午，埃瓦里斯特上公民让·布莱兹的铺子里去。布莱兹是个版画商，还卖小盒子，纸板制品和各种游戏器具。他住在奥诺雷街上，奥拉托利教堂对面，邮船公司附近，铺子的招牌叫“画家的爱人”。铺子开在一所盖了有六十年的老房子的底层，面对街道的是一扇圆顶拱门，拱心石上有一个古怪的长角的怪面饰。填满拱门的拱腹的是一幅按照布歇①的构图画的油画，画的是《西西里女人或画家的爱人》。那还是让·布莱兹的父亲在一七七〇年放上去的。从那时候起，这幅画一直遭到日晒雨淋，愈来愈模糊不清了。门的两旁，有两个同样的拱形橱窗，拱心石上各有一个仙女的头像，橱窗上镶着当时能弄到的最大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当时流行的版画和最新出版的彩色版画。这一天橱窗里可以看到布瓦依②以一种略微有点生硬的优雅笔法处理的爱情画：《夫妇爱情课》和《温和的抗拒》。它们引起雅各宾派分子的愤慨，那些坚定分子甚至向艺术协会作了揭发。还有德比古尔③的《散步场》，画着一个穿鹅黄色套裤的花花公子躺在三张椅子上；还有年轻的卡尔勒·维尔内④画的马；还有气球图，以及《薇绮妮出浴图》和仿古的人像。

公民们川流不息地走过这家铺子，在那两个迷人的橱窗面前逗留得时间最久的，是那些穿得最破破烂烂的人。他们容易得到快乐，喜欢图画，渴望着分享世界上的美好东西，即使用眼

睛看看也成，他们咧开了嘴在那儿欣赏着；相反的，那些贵族只朝里望一眼，就皱起眉头，走过去了。

埃瓦里斯特远远地看到那家铺子，就抬起眼睛望望楼上的那排窗子中的一扇，左边的一扇，窗口上有一盆红色的康乃馨，放在围着盘花铁栏杆的阳台后面。这是让·布莱兹的女儿爱洛迪的卧房的窗子。版画商和他的独生女儿住在这所房子的二层楼上。

埃瓦里斯特停了一会儿，好像在《画家的爱人》跟前歇歇气似的，然后转动门上的把手。他看见了女公民爱洛迪，她卖掉两幅版画，那是从小弗拉戈纳尔⑤和奈戎⑥的不少作品里仔细挑选出来的。她在把几张刚收进的指券锁在银箱里以前，很不放心地一张一张放在阳光和她那双美丽的眼睛中间，细细察看那上面的帘痕、网纹和水印，因为市面上流通的假钞票并不比真钞票少。做买卖的遭到很大的危害。跟以前模仿国王签名的人一样，制造伪币的人也要被判处死刑；但是从每一个地窖里都能找到印刷指券的版子。瑞士人把几百万几百万的假指券带进来，

---

① 布歇（1703—1770）：法国画家，洛可可风格的主要代表。以熟练的笔法，浮华的色调，作牧歌、神话题材的富有装饰性的绘画，反映了没落贵族的生活情调。《西西里女人或画家的爱人》是法国喜剧家莫里哀（1622—1673）的早期作品。布歇以此剧中女主人公为题材画成了与剧本同名的一幅油画。

② 布瓦依（1761—1845）：法国风俗画家，石版画家。

③ 德比古尔（1755—1832）：法国画家，以风俗画著名。

④ 卡尔勒·维尔内（1758—1835）：法国画家，擅长画战争场面，打猎场面和民间风俗。

⑤ 小弗拉戈纳尔（1780—1850），法国画家，雕刻家。画家弗拉戈纳尔的儿子，大卫的学生。

⑥ 奈戎（1753—1832）：法国画家，大卫的学生，所画多古典题材。

整捆整捆地扔在客店里。英国人每天都要把一包一包的假指券卸在我们的海岸上，为的是破坏共和国的信用，使那些爱国分子陷在贫困之中。爱洛迪生怕收进假钞票，尤其怕把它用出去被人当作皮特①的同党，虽然她相信自己运气好，碰到任什么危难，都一定会转危为安。

埃瓦里斯特神色阴郁地望着她。他这种阴郁的神色比一切笑脸都更能表达爱情。爱洛迪望着他，嘴唇带着一点嘲弄神情撇了一下，黑眼睛朝上一翻。她所以有这副表情，是因为她知道自己被爱上了，而且并不因此而感到不高兴，又因为这种表情可以刺激一个情人，促使他抱怨自己受到了委屈，逗他吐露出他的爱情，如果他还没有吐露出来的话，埃瓦里斯特的情况正是这样。

爱洛迪把那几张指券放进银箱以后，就从针线筐里拿出一条已经开始绣了的白围巾，绣起来。她不但勤快而且善于卖弄风情，她干起针线活儿来，本能地一边替自己做一件装饰品，一边为了讨人喜欢，绣花时用各种不同的态度来对付各种看她干活的人。她用没精打采的态度来对付那些她指望把他们弄得有点郁郁不乐的人，用捉摸不定的态度来对付那些她乐意让他们感到一点失望的人。对付埃瓦里斯特呢，她装出全神贯注的态度来绣花，因为她希望在他心里引起一种严肃的感情。

爱洛迪并不很年轻，也不很漂亮。初看上去，说不定她还会被人认为长得并不好看。棕色头发，黄褐色皮肤，头上随随便便地围了一条宽阔的白头巾。从头巾里露出一个个带蓝色的发

---

① 皮特(1759—1806)，英国首相。当时英国反对法国革命政权，与奥地利、普鲁士、荷兰等国组成反法联盟，进攻法国。因此法国人民称特务、间谍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皮特或柯堡(当时奥军司令)的同党。

卷；一双火一般的眼睛，好像把眼窝都烧焦了。她的颧骨很高，带着笑意，鼻子稍微有点塌，圆脸蛋儿粗野而淫荡，画家一看到，就想起博尔盖斯的浮努斯①。他曾经看到过复制品，非常欣赏它那美妙的顽皮相。像小胡子似的稀疏的汗毛使她那张热情的嘴更显得突出了。看上去充满了爱的胸脯，把按照当时流行式样交叉围着的方围巾顶了起来。她腰身柔软，腿脚灵活，身子结实，每一个动作都带着粗野而优美的风韵。她的眼光，她的呼吸，她的肌肉的颤动，她身上的一切都在挑逗人心和倾吐爱情。在女商人的柜台后面，她让人想到了跳舞的宁芙②，想到了歌剧里的巴克坎忒斯③，不过给魔法剥去了身上围着的猞猁皮，夺去了手里拿着的酒神杖，摘去了头上戴着的常春藤花冠，换上了夏尔丹④笔下的主妇穿的那种朴素的服装。

"我爹不在家，"她对画家说："等一会儿吧，他就会回来的。"

棕色的小手里的那枚针在上等的细麻布上飞快地穿来穿去。

"加默兰先生，这花样您中意吗？"

加默兰天性不爱装假。爱情在激发他的勇气的同时，也促使他坦率。

---

① 浮努斯：罗马神话中的森林和田野之神，畜群和牧羊人的庇护者。罗马收藏艺术品众多的博尔盖斯别墅里保存着一座跳舞的浮努斯雕像。

② 宁芙：希腊神话中居住在山林水泽的仙女。她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唱歌，跳舞，做游戏，跟浮努斯和西勒诺斯吵闹取笑。

③ 巴克坎忒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们，又称为巴克科斯的狂女。她们身披兽皮，头披长发，手执鲜花或花束，参加酒神节，狂歌乱舞。

④ 夏尔丹（1699—1779）：法国画家，擅长风俗画和静物画。风俗画多表现市民阶层的生活。

“您绣得真好，女公民。不过，要是您要我说真情实话，您描的花样不够简单，也不够朴素，受到了一点很久以来就一直支配着法国衣料、家具和护壁板的装饰艺术的、矫揉造作习气的影响。这些花结和花环使人想起了在暴君统治下人们喜爱的那种庸俗和寒酸的风格。人的审美观念复活了。天啊！我们逃过了多大的一场灾难。在臭名昭彰的路易十五的时代，装饰艺术染上了一点中国风。他们造大肚子的五斗橱，抽屉柄的样子歪歪斜斜，显得很可笑，只配扔在火里给爱国分子取暖。简单本身就是美。我们一定要复古。大卫就是按照伊特鲁里亚①的花瓶和赫库兰尼姆②的壁画来设计床和椅子。”

“我看到过那些床和椅子，”爱洛迪说，“真美丽！不久以后，就不会再有人要别的式样了。我跟您一样，崇拜古代艺术。”

“好！女公民，”埃瓦里斯特又说，“要是您光按照希腊风格来设计您的围巾上的花样，装上常春藤叶，蛇或者交叉的箭，对一位斯巴达少女说来很合适……对您说来，也合适。不过您仍旧可以用这个图案，只要简化一下，只剩下直线就成了。”

她问他应该把哪些部分剔掉。

他弯下腰，凑在围巾上。他的脸颊擦到了爱洛迪的鬈发。他们的手在细麻布上碰到了；他们呼出来的气混在一起了。埃瓦里斯特这时候尝到了极大的快乐，但是他感到爱洛迪的嘴唇就在他自己的嘴唇紧旁边，生怕冒犯了这个年轻姑娘，赶紧往后退一步。

---

① 伊特鲁里亚，意大利古地区名。位于半岛西北部，约当今的托斯卡纳。

② 赫库兰尼姆：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古城，公元七九年维苏威火山的一次大爆发，把该城及庞贝等城全部埋没。

女公民布莱兹爱上了埃瓦里斯特·加默兰。他的热情的大眼睛，漂亮的鹅蛋脸，苍白的脸色，朝两面分开、像瀑布似的披在肩膀上的浓密的黑头发，庄重的举止，沉着的神情，严肃的态度，耿直而不奉承人的谈吐，都使爱洛迪觉得他了不起。因为她爱他，所以她相信他具有非凡的艺术家的天才，总有一天这种天才会迸发出来，化为杰作，使他一举成名。因此，她也就更爱他了。女公民布莱兹一点也不看重男人的洁身自好。一个男人听凭自己的热情，自己的趣味和自己的欲望摆布，并不影响她的道德标准。她爱埃瓦里斯特，他是洁身自好的。不过，她可不是因为他洁身自好才爱他。然而她赏识他的这种优点，正是为了可以不必忌妒，猜疑或者害怕有什么情敌在跟她争夺他的爱情。

不管怎么样，眼前，她认为他未免太拘谨一点了。如果拉辛①的阿里西②爱上了伊波利特，喜欢这个年轻男主人公的坚强的美德，那是因为她怀着征服这美德的希望；要是他坚决地遵守道德而一点也不为她心软，她一定很快就会哭起来。她一有机会，差不多就把自己的爱情完全说了出来，为的是逼他也亲口说出来。女公民布莱兹活像温柔的阿里西，几乎完全相信在恋爱上女人应该主动追求。"最多情的人，"她对自己说，"也就是最胆小的人。他们需要帮助和鼓励。再说，他们是那么老实，甚至一个女人主动作出一半努力，甚至超过一半的努力，他们还一点也不知道，只要让他们想到大胆进攻和取得光辉胜利的光荣是他们的，那就好啦。"使她对成功更有信心的是，她确实知道（而且，

---

① 拉辛（1639—1699）：法国悲剧作家。作品多借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传说，暴露宫廷贵族的荒淫和残暴。

② 阿里西：拉辛的悲剧《费德尔》中的人物，年轻的公主，她爱上了拒绝继母费德尔的罪恶爱情的伊波利特。

也丝毫不怀疑）在革命使埃瓦里斯特成为一个英雄人物以前，他曾经像常人一样爱过一个女人，一个极普通的女人，美术学院的门房。

爱洛迪决不是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她懂得各种不同的爱情。埃瓦里斯特在她心头引起的那种感情相当深厚，使她梦想把他当作终身的伴侣。她拿定主意要嫁给他，但是她不敢指望她父亲会同意自己的独生女儿去跟一个无名穷画家结合。加默兰一无所有，而版画商却在做着许多赚钱的买卖。“画家的爱人”给他赚了不少钱。他在投机买卖上赚的钱更多。他跟一个军需商合伙，那个人供给共和国的骑兵的是一捆捆灯心草和潮湿的燕麦。总而言之，圣多米尼克街上的刀匠的儿子跟版画发行商一比，就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了；版画发行商是个全欧闻名的人，和那些勃莱佐、巴桑和迪多①是一类人，经常出入公民圣毕哀尔②和公民弗洛里昂③公馆。她并不象孝顺的女儿那样，把父亲的同意当作解决终身大事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她父亲很早就成了一个鳏夫，性情贪婪而且轻浮。他是个追求女人的能手，也是做买卖的能手。他一向就不管她，让她自由自在地长大成人，既没有劝告，也没有爱护。他心里着急的不是去监视那姑娘的行为，而是最好怎样不知道那姑娘的行为。他是个行家，他欣赏她的狂热的气质，他看出她有比一张漂亮的脸蛋儿更富于诱惑力的地方。她太大方，不可能保护自己，太聪明，不可能损害自己，即使在狂热之中也小心翼翼，对爱的爱好从来没有使她

---

① 勃莱佐、巴桑和迪多都是当时巴黎著名的版画出版商和发行商。

② 圣毕哀尔（1737—1814），法国感伤主义代表作家，著名作品为《保尔和薇绮妮》。

③ 弗洛里昂（1755—1794），法国寓言家，也写过小说和剧本。

忘了社交礼节。她父亲看到她这么谨慎，对她十分满意。正因为她继承了他那精明的商业头脑和进取的性格，对他说来，她待在家里抵得上一个女管家和四个店员，他才把她留在家里，不让这一个显然已经到了结婚年纪的姑娘去嫁人，而且他一点也不为这个说不出口的理由觉得心里有什么烦恼。在二十七岁上，她觉得自己年纪已经不小，经验也相当丰富，可以由自己来处理生活了，不必再征求一位年轻、肤浅而又漫不经心的父亲的意见或者顾到父亲的愿望。不过，她要是嫁给加默兰呢，布莱兹少不得要为这个穷女婿创造一个前途，给他一点股份，保证他有工作做，就像已经对几个艺术家保证的那样——事实上，就是想法子维持他的生活。可是她认为这两个人彼此没有什么好感，所以这一方面也不可能提出，那一方面也不会接受。

这个困难使温柔而聪明的爱洛迪很为难。她毫无恐惧地想到了跟爱人秘密结合，让大自然的创造者作他们俩的海誓山盟的唯一证人。她的哲学使她相信这样的结合一点过错也没有，她的独立的生活方式使这种结合成为可能，而埃瓦里斯特的正直的、合乎道德的性格更是这种结合的有力保证。但是加默兰穷得连维持他自己和他老母亲的最低生活也万分困难，而且在这么拮据的生活里，看样子好像连本质上最单纯的爱情也容纳不下。何况，埃瓦里斯特还没有吐露他的情感，也没有说出他的打算。女公民布莱兹盼望不久以后他就会给逼得说出来。

她突然停止了沉思默想。她手里的针也同时停下来了。

“公民埃瓦里斯特，”她说，“您喜欢这条围巾，我才会喜欢它。请您给我画一个花样吧。同时，我来模仿珀涅罗珀①，把您不在的时候我所绣出的那些全都拆掉。”

他热情洋溢但是声调阴沉地回答：

“我来画好了，女公民。我来画哈摩蒂乌斯②的利刃剑——花环中间一把剑。”

他掏出铅笔来，用他喜爱的自然朴素的笔调，画了一些宝剑和鲜花。他一边画，一边说明他自已的美术见解。

“新生的法兰西人民，”他说，“一定要丢掉所有奴性的遗产：坏风格，坏形式，坏构图。华托③，布歇，弗拉戈纳尔为暴君画画，也为奴隶画画。在他们的作品里，没有丝毫优美风格或者纯正线条的感觉，找不到一点自然，也找不到一点真实。都是些假面具，玩偶，无聊的玩意儿，可笑的模仿。后代的人会瞧不起他们的那些浅薄作品。一百年以后，华托的绘画全将给扔在顶楼里，被人鄙视并听凭它们烂掉。一八九三年，学画画的学生将在布歇的油画上涂抹，画他们的习作。大卫已经开辟了道路。他接近了古代的艺术，不过还不够简单，不够宏大，不够朴素。我们的艺术家还得向赫库兰尼姆的柱头顶盘中楣，罗马的浅浮雕，

---

① 珀涅罗珀：希腊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妻子。奥德修斯在攻陷特洛伊后久久不归。她千方百计拖延答复当地贵族提出的无理求婚。她曾假允要给自己另选新夫，但要在织完公公的梓盖以后，于是她白天织多少，夜里就拆多少。真相暴露后，她又宣布说，谁能够挽奥德修斯的弓射箭获得优胜，就成为谁的妻子，因为她知道这张弓是任何人都无法拉开的。在决定性比赛的那一天，奥德修斯回来，把求婚者全部杀死。

② 哈摩蒂乌斯：希腊雅典少年，因姐妹遭专制者希比阿斯侮辱，和好友阿里斯多及顿合谋，企图刺杀希比阿斯和希巴丘斯兄弟。他们趁节日雅典人必须携带武器，将利刃剑缠上爱神木枝，表示庆贺节日。结果仅希巴丘斯被刺。哈摩蒂乌斯当场被卫兵杀死，阿里斯多及顿惨遭酷刑后死去。希比阿斯被流亡后，两人被尊为雅典英雄，并为他们树立雕像。

③ 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多数作品描绘贵族的闲逸生活，反映出贵族阶级精神上的空虚。参见第17页注②。

伊特鲁里亚的花瓶学习许多奥妙的技巧。”

他谈古代的美谈了很久，后来又回过来谈弗拉戈纳尔。他对弗拉戈纳尔怀有难以遏制的憎恶。

“您认识他吗，女公民？”

爱洛迪点了点头。

“您也认识老格勒兹。说真的，他穿着猩红色上衣，挂着剑，确实够可笑的。可是比起弗拉戈纳尔来，他却像是一个希腊的贤人了。我不久以前才碰到过那个可怜的老头儿，他迈着碎步在平等宫的拱廊下匆匆走过，头发上扑了粉，打扮得很时髦，嬉皮笑脸，举止轻浮，令人厌恶。看到他这种样子，我真希望美术界里的哪一位健壮的朋友，能代替阿波罗①来把他像马息阿②那样吊在树上，活活剥去他的皮，作为对坏画家的一个永久的警告。”

爱洛迪那双快乐和淫荡的眼睛钉着他望。

“您懂得怎么样恨，加默兰先生，应该相信您一定也懂得怎么样爱③……”

“是您吗？加默兰？”一个男高音的嗓音说。这是公民布莱兹的声音，他刚回到铺子里来，靴子声嘎吱嘎吱，身上的挂件叮叮当当，上衣的下摆飘动着，头上斜戴着一顶很大的黑帽子，帽子的角搭拉在肩膀上。

---

①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权力很大，主管光明、青春、医药、畜牧、音乐和诗歌等。

② 马息阿，希腊神话中自然界的神，擅长吹笛子。他向阿波罗挑战，比赛音乐，他吹笛子，阿波罗弹竖琴，言明输者听凭胜者处罚。结果阿波罗胜，将他的皮剥去。

③ “爱”字在法文中是aimer，有两个音节，原文中爱洛迪说了前一个音节，后一个音节尚未出口。

爱洛迪端了针线筐，走上楼，回到自己的卧房里去了。

“喂，加默兰！”公民布莱兹问，“您有没有给我带来新东西？”

“可以说有吧，”画家说。

接着他开始说明自己的主意：

“我们的纸牌跟我们今天的风气成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对比。贾克和皇帝这种名称，爱国分子听了就觉得刺耳。我已经设计而且制作了一副新的革命纸牌，用‘自由’‘平等’‘博爱’来代替皇帝、皇后和贾克。围着一圈权标①的爱司叫‘法律’……您可以说黑梅花‘自由’，黑桃‘平等’，红方块‘博爱’，红心‘法律’……我认为这副牌画得非常成功。我打算让德玛依来把它们刻成铜版，去领专利权执照。”

画家一边说，一边从纸夹里抽出几张画好了的水彩图样，递给版画商。

公民布莱兹没有接，甚至把头转了过去。

“我的孩子，拿到国民公会去吧，在那儿会引起全场的敬意。不过千万别指望靠您的新发明挣一个子儿，何况您这个新发明并不新。您来得太迟了。您这副革命纸牌是我接到的第三副了。上星期您的同志杜古尔克给我看一副皮克牌②，共有四张‘天才’，四张‘自由’，四张‘平等’。还有人向我提出另外一副纸牌，上面画着贤人和英雄，加图③，卢梭，汉尼拔④，谁记得清还

---

① 权标：古罗马官吏将斧头夹在棒束中，露出斧刃，作为权力之象征。

② 皮克牌：一种供二至四人玩的纸牌，减去一般纸牌的“二”至“六”，共三十二张。

③ 加图（前95—前46）：古罗马政治家。积极支持元老院共和派，反对恺撒。后闻恺撒再胜于塔普斯，乃自杀。

④ 汉尼拔（前247—前183）：迦太基统帅。参见第198页注①。

有哪些人！……我的朋友，那两副纸牌比您的高明，因为画得粗糙而且是用小刀刻在木板上的。您怎么这样不懂世故，竟然相信赌钱的人会用按照大卫的趣味画的和按照巴托洛齐①的方法刻的纸牌！认为应该费这么大的劲去叫古老的纸牌适合新思想，这又是一个奇怪的错误想法。那些呱呱叫的无套裤汉呢，他们会自己动脑筋，来纠正缺乏爱国心，他们会这样叫牌：'暴君！'或者干脆叫：'肥猪！'他们仍旧使用肮脏的旧牌，再怎么也不会买新的。纸牌的最大消费市场是平等宫的赌场。我建议您上那儿去向庄家和赌客推销您的'自由'，您的'平等'，您的……您是怎么说的？……您的红心'法律'……然后您再回来告诉我，他们是怎样接待您的！"

公民布莱兹往柜台上一坐，用手指轻轻弹去黄色短套裤上的鼻烟屑，望着加默兰，露出了一丝怜悯的神色：

"请允许我来劝您几句话吧，公民画家。要是您想养家活口，那就请您丢掉您的爱国纸牌，丢掉您的革命标记，您的赫拉克勒斯，您的海德拉，您的惩罚，罪恶的复仇女神，您的'自由'的守护神，来替我画些漂亮的姑娘。公民对革新的热情随着时间越来越淡漠，可是男人永远会爱女人。给我画女人，全要画得雪白粉嫩，小手小脚的。您的脑子要记住：谁也不再关心革命了，谁也不愿意再听到别人提起革命。"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勃然大怒：

"什么！再也不愿意听到提起革命！……可是，获得自由，咱们军队得到胜利，惩罚暴君，这总是一些会叫千秋万代的子孙惊心动魄的事件吧？我们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什么！无套裤汉

① 巴托洛齐（1727—1815），意大利版画家。

耶稣的教派延续了近十八个世纪，对自由的信仰只存在了四年，就要给废除啦！”

但是让·布莱兹用傲慢的口气说下去：

“您在做梦，而我是在现实的生活里。相信我的话吧，朋友，革命使人感到腻烦了。它拖得太久。五年的热情、五年的拥抱、屠杀、演讲、《马赛曲》①、警钟、吊在路灯杆上的贵族、挑在矛尖上的头颅、骑在大炮上的女人、戴着红自由帽的自由树②、坐在鲜花装饰的车子上给拖来拖去的穿白长袍的少女和老人、监禁、断头台、粮食配给、布告、帽章和羽毛饰、刀剑和卡马尼奥拉服，这一切太长啦！长得到后来谁也不懂了。我们看得太多了，你们把那些伟大的公民领进卡皮托利神殿③，只是为了以后把他们从塔尔珀依崖④上扔下去，内克⑤，米拉波，拉斐德，巴依⑥，佩迪昂，马纽埃尔⑦，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啊。谁能够对我们说你

---

① 《马赛曲》：法国卢日·德·李尔（1760—1836）作于一七九二年奥、普武装干涉法国革命的危急形势下，内容表达了法国人民争民主、反暴政的革命意志和爱国热情。原名《莱茵河军队战歌》，由马赛营志愿军在进军巴黎时歌唱此曲而有《马赛曲》之名。后成为法国国歌。

② 自由树：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纪念获得政治自由之树。

③ 卡皮托利神殿：罗马神话中的主神朱庇特的神殿，在罗马卡皮托利山上。

④ 塔尔珀依崖：罗马卡皮托利山上的一座悬崖，古罗马时常把罪人从这儿扔下去。因离朱庇特神庙很近，因而有了一句谚语：“塔尔珀依崖和卡皮托利神殿近在咫尺”，喻失败往往紧跟着胜利。

⑤ 内克（1732—1804）：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大臣。因推行某些改革，遭贵族反对，被迫去职。革命爆发后复职，在推行“将革命运动纳入改良轨道”的政策失败后，辞职去瑞士。

⑥ 巴依（1736—1793）：在攻占巴士底狱后任巴黎市长。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七日以市长身份和拉斐德一起下令枪杀集合在玛斯广场的共和主义者。一七九三年被捕判死刑。

⑦ 马纽埃尔（1751—1793）：法国国民公会议员，巴黎公社检察长，反对判处路易十六死刑，辞职，后以与王室勾结罪被判处死刑。

们没有给你们的新英雄们安排了相同的命运呢？……谁也不知道。”

“把他们的名字说出来，公民布莱兹，把我们准备牺牲的那些英雄的名字说出来！”加默兰说。他的口气提醒版画商应该小心谨慎。

“我是个共和主义者和爱国分子，”他把手放在胸口上回答。“我是一个跟您一样的共和主义者，我是一个跟您一样的爱国分子，公民埃瓦里斯特·加默兰。我不怀疑您的爱国心，也决不告发您摇摆不定。不过，别忘了，我的爱国心和对政府的忠诚是得到许多事实证明的。我的原则就是：我信任每一个能够为国家效劳的人。有些人，像马拉，像罗伯斯比尔，被公众舆论确定为有资格担负起立法权这种危险的光荣，我对他们恭敬地服从。我准备尽我微小的能力来支持他们，给予他们一个好公民的微不足道的帮助。各个委员会都可以证明我的热诚和忠心。我跟真正的爱国分子们一起，把燕麦和草料供应给我们的英勇的骑兵，把皮靴供应给我们的士兵。就在今天，我还派人把六十头牛从维农①，通过一个盗匪横行，皮特和孔代②的间谍活跃的地方，护送到南方军队去。我不说空话；我认真干。”

加默兰平静地把水彩画放进纸夹，把纸夹扣好，夹在胳肢窝底下。

“这真是个奇怪的矛盾现象，”他咬紧牙齿说，“一边帮助我们的兵士把自由带到全世界去，一边却在自己的国内背叛自由，在自由的保卫者的心头撒下不满和恐慌……再见，公民布莱

---

① 维农，法国西北部厄尔省城市。

② 孔代（1736—1818），法国亲王，君主政体支持者，一七八九年逃往德国，组织奥地利人和逃亡份子的军队，企图推翻革命政权。

兹。”

加默兰在拐进奥拉托利教堂旁的那条小胡同以前，转过头去朝摆在一个窗台上的那盆开着鲜红花朵的康乃馨，最后看了一眼，心里充满了爱情和愤怒。

他没有失望，祖国还有救。他用他对革命怀有的信心来反对让·布莱兹的不爱国的言论。不过，他听到布莱兹说巴黎人民对政治事件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感到兴趣，还是不得不承认版画商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唉！事情是再明显没有了，早先的那种热情消失了，冷淡的情绪越来越普遍，再也看不到一七八九年的合力同心的广大群众，再也看不到一七九〇年拥挤在联盟坛① 周围的千百万团结一致的人民。好吧！好公民必须拿出加倍的热情和勇气来，必须把半睡不醒的人民唤醒，要他们在自由和死亡中间作出选择。

加默兰这样想着，想到了爱洛迪，勇气就更大了。

他来到沿河街上，看见太阳在像一堆堆炽热的火山熔岩似的沉重的云块下，朝地平线落下去。城市的屋顶都沉浸在金色的亮光里。玻璃窗反射出千万道耀眼的光芒。加默兰想象着那些泰顿② 用旧世界的熔化了的碎片在为狄刻③ 铸造铜城。

他没法为母亲和自己弄到一片面包，却梦想着自己坐在一张长得没有尽头的饭桌跟前，那儿邀请了全世界的人，那儿会有新生的人类的席位。这时候，他设法叫自己相信，祖国就像一个

---

① 联盟坛：一七九〇年七月十四日庆祝攻陷巴士底狱周年纪念，法国各省城镇代表在巴黎集会庆祝联盟节所搭的坛。

② 泰顿：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纽斯和地神格伊阿所生的子女，共十二个，六男六女，是一个巨神族。转义为巨人。

③ 狄刻：希腊神话中的正义女神，公正的化身。

善良的母亲一样，会喂养自己的忠诚的孩子。他压根儿不把那版画商的嘲笑摆在心上，硬叫自己相信，革命纸牌是一个新奇而精彩的发明，夹在胳肢窝底下的那几幅很成功的水彩画是一份财产。"让德玛依来刻，"他想，"我们自己来发行这种新的爱国纸牌，二十个苏① 一副，我们有把握一个月销得了一万副。"

他恨不得马上实行计划，立刻迈开大步沿着废铁沿河街朝前走去，德玛依就住在这条街上的一家装配窗玻璃的铺子的楼上。

他走进铺子。那家装配窗玻璃的铺子的女掌柜告诉加默兰说，公民德玛依不在家。画家听了，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知道他的朋友是个东荡西逛，游手好闲的人。他惊奇的倒是这样一个不够勤奋的人却能够刻得这样多，又这样好。加默兰决定等一会儿，等他回来。那个女掌柜就请他坐下。她心境挺不好，抱怨生意清淡，虽然她老是听人说，革命砸碎了那么多玻璃窗，让装配玻璃这一行发了财。

天黑了。加默兰放弃了等他的伙伴回来的念头，向女掌柜告辞。他在穿过新桥的时候，看到一队国民自卫军从莫封丢沿河街开来。他们骑着马，举着火把。他们在赶开群众，在一大片马刀的铿锵声中，押送一辆慢腾腾往断头台驶去的大车，车上装着一个人。谁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一个以前的贵族，新组织起来的革命法庭判决的第一个犯人。人们可以在国民自卫军的帽子中间看到他几眼。他反绑着双手，坐着，没有戴帽子，头左右摇晃着，脸朝着车子的后头。刽子手站在他身旁，身子靠在大车的侧栏上。过路人站住了，一边互相交谈，说那恐怕是一个叫人

① 苏，法国辅币，二十苏合一法郎。

民挨饿的家伙，一边用冷漠的眼光望着。加默兰走近了，在看热闹的人堆里认出了德玛依，正在用力从人群里挤出一条路来，穿过队伍。加默兰大声叫他，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德玛依转过脸来。他是个相貌俊俏、身材魁梧的年轻人。以往，在美术学院里，人们常常说他长着巴克科斯①的脑袋和赫拉克勒斯的身子。他的朋友们叫他"巴巴鲁"②，因为他跟这位人民代表很像。

"来，"加默兰对他说，"我有件要紧的事情跟你谈。"

"放开我，"德玛依急忙回答。

接着他一边张望，找穿到对面去的机会，一边匆匆说出了几句几乎听不清楚的话。

"我在钉一个美极了的女人，她戴草帽，一个女帽店女工，金黄头发披在背上。这辆该死的大车把我和她隔开了……她已经往前去了，现在她到了桥对面啦！"

加默兰抓住他的上衣，拚命想把他拉回来，赌咒发誓地说他的事情挺要紧。

但是德玛依已经从马匹、国民自卫军、马刀和火把中间溜了过去，追赶那个女帽店女工。

---

① 巴克科斯：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别名。

② 巴巴鲁(1767—1794)：法国国民公会议员。吉伦特派分子，雅各宾派的死敌，企图煽动反对国民公会的暴动失败后被判处死刑。他以相貌俊美著称。

4

上午十点钟。嫩绿的树叶沉浸在四月的阳光里。夜间的一场雷雨使得空气非常清新，让人觉得十分舒服。偶尔有一个人骑着马在寡妇街上跑过去，打破了寂静。埃瓦里斯特就坐在这条枝叶茂密的林荫道旁边的木头长椅上，脸朝着一所叫做"美丽的里尔女人"的茅屋，等候爱洛迪。自从他们的手指在绣围巾的布上碰到，他们呼出来的气混在一起的那一天起，他就没再到"画家的爱人"去过。在整整一个星期里，他那骄傲的克己精神和一天比一天来得强烈的羞涩心情，使他没有再去看爱洛迪。他写了一封又严肃又忧郁又热情的信给她。他在信里说明了对布莱兹不满的原因，关于他的爱情却只字未提，而且隐瞒了心里的痛苦。他声明他决定不再上版画铺子里去了，而且态度很坚决，坚决得超过了一个在恋爱中的女子所能赞成的程度。

爱洛迪的天性完全不同。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卫自己的幸福，她立刻想主意怎么把爱人抓回来。起先她想到梯翁维尔广场的画室里去看他。但是她知道他性情抑郁，而且从信上看出他很生气，生怕他会不管什么女儿父亲，一样怀恨在心，永远不愿意再见到她。因此她觉得最好还是跟他来一次他不会拒绝的充满伤感和浪漫情调的约会，她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说服他，来讨他的欢喜；而且僻静会帮助她来迷惑他，制伏他。

当时，在所有的英国式花园和时髦的散步场里，都可以看到

高明的建筑师们所造的茅屋。这些茅屋迎合着城市居民们的爱好乡村生活的心理。“美丽的里尔女人”这所茅屋是一家小吃店。它假扮出一副穷相，斜靠在一座人工仿造的古塔的残骸上，因为这样可以把迷人的乡村风味跟废墟的悲哀情调结合起来。而且好像一所茅屋和一座坍倒的高塔还不足以打动那些容易感动的人似的，那小吃店主人还在一株垂柳下面砌了一座坟，一根圆柱，柱顶上有一个骨灰瓮，上面刻着：“克莱奥尼斯献给她忠诚的阿佐尔”。茅屋，废墟，坟墓，贵族们早在灭亡的前夕，就在祖先传下来的园子里竖起了这些贫穷、废除和死亡的象征。如今，爱国的市民爱在假茅屋里，坍倒的假回廊的阴影里，假坟墓间，喝酒，跳舞，谈情说爱，因为他们同样也是爱好大自然的人和让-雅克的信徒，他们也一样有着一颗敏感而充满哲理的心。

埃瓦里斯特在约定的时间前就来到约会地点。他等在那儿，把自己的心跳当作钟摆来计算时间。一支巡逻队押着几个犯人走过去。十分钟以后，一个穿着一身粉红衣服，按照时髦的风气，手里拿着一束鲜花的女人，由一个戴三角帽，穿红上衣、条子背心和短套裤的男人陪伴着，溜进了茅屋。他们两个人太像旧社会里的风流男女，谁见了都忍不住会同意公民布莱兹的话，人类有着革命改变不了的特性。

过了一会儿，从律埃①，要不就是从圣克卢来了一个老妇人。她手里拎着一个色彩鲜艳的圆筒状盒子，就在加默兰坐着等人的那张长椅子上坐下来。她把盒子放在面前，盒盖上装着一枚旋转针。那可怜的老妇人在公园里做摸彩生意，让孩子们来碰运气。她卖“快乐饼”。这是换了一个新名称的老式饼。不

① 律埃：巴黎郊区凡尔赛附近的小镇。

知道是因为“祭饼”这个由来已久的名称会使人产生不恰当的奉献和还债的念头呢，还是因为人们讨厌这个名称，反正“祭饼”如今叫“快乐饼”了。

老妇人用围裙角抹去了额上的汗，突然抱怨起老天爷来。她指责天公不公道，叫他的子民过这样艰苦的生活。她丈夫在圣克卢的河边开一家小酒馆。她呢，每天到香榭丽舍大街去，一边打着响板，一边吆喝：“太太小姐，买快乐饼啊！”尽管这样辛辛苦苦，他们俩还是挣不到足够的钱来维持他们的晚年生活。

她看坐在长椅上的年轻人愿意听她诉苦，于是就滔滔不绝地说出她不幸的根由。是共和国在抢光了有钱人的钱的同时，也从穷人的嘴里把面包夺走。情况没有希望好转。相反的，她从许多迹象上看出来，事情只会坏下去。在农台尔①，有一个女人生了个长着蛇头的娃娃。雷打在律埃的教堂上，劈开了钟楼上的十字架。有人在夏维尔②树林里看见了狼人。有许多蒙面人把毒药撒在泉水里，把传播疾病的粉末撒在空中……

埃瓦里斯特看到爱洛迪从马车里跳下来。他朝着她跑过去。年轻姑娘戴着草帽，一双眼睛在草帽的透明的阴影里闪闪发光。她的嘴唇红得像她手里拿着的康乃馨。她微笑着。她胸前交叉围着一条黑丝围巾，围巾的结打在背后。她的黄色连衫裙让人看得出她的膝盖的迅速动作，下面露出一双穿着平跟皮鞋的脚。她的髋部简直一点也没受到束缚。革命解放了女公民的腰身。不过，裙子仍旧在腰下面张开来，用夸张外形的方法来掩盖外形，把真实罩在它的放大了的形象里。

---

① 农台尔：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

② 夏维尔：巴黎郊区凡尔赛附近的一个小镇。

他想说话，但是找不出话来说。他责备自己这样怕难为情。爱洛迪呢，比起最温存的迎接来，她更喜欢这种怕难为情的样子。她还看出他的领带打得比平时仔细，认为这是个好兆头。她把手伸给他。

“我要跟您见面，”她说，“跟您谈谈。我没有答复您的信。我不喜欢那封信，它不像您写的。要是写得自然一点，也许就比较好了。谁要是相信您为了政治，在‘画家的爱人’跟一个年纪比您大得多的人吵了几句，就不想再上那儿去了，那简直就是对您的性格和才智的侮辱。不管您在什么时候再上我们家来，您尽管放心，根本没有理由害怕我爹会对您不客气。您不了解他。他早已忘了他对您说了什么话，您又回答了他什么话。我并不是说你们俩中间有着什么了不起的好感。不过，他并不是一个爱记仇的人。我老实对您说了吧，他没有把您搁在心上……也没有把我搁在心上。他光想着他自己的生意和他自己的乐事。”

她朝茅屋旁的那些树丛走去，他跟在她后面，心里有点不情愿，因为他知道那儿是把爱情当作买卖的人和露水夫妻的约会地点。她挑了那张最隐蔽的桌子。

“埃瓦里斯特，我有多少事情要告诉您啊！友谊给了我这种权利。您允许我使用这种权利吧？我要多谈谈关于您的事……也要稍微谈谈关于我的事，如果您同意的话。”

老板端来了一个瓶子和两只杯子。她像服侍周到的家庭主妇那样，亲自把他们俩的杯子斟满，然后，她开始向埃瓦里斯特叙述自己的童年，她谈到她母亲美丽的容貌。她喜欢夸赞她母亲的美丽，一方面是出于她的孝心，另一方面是借此说明她自己的美貌的来源。她还夸耀她祖父母的健壮，因为她为自己的中产阶级的血统感到骄傲。她谈到怎样在十六岁上死去了她喜爱

的母亲，从此过着得不到疼爱的无依无靠的生活。她老老实实地描绘自己——热情，敏感而且勇敢。她补充说：

"埃瓦里斯特，我度过了一个太忧伤、太孤寂的青年时期，因此我不会不知道一颗像您的心那样的心的价值。我告诉您吧，我决不会不经过努力，就自动放弃我相信我可以指望得到的，而且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同情。"

埃瓦里斯特温柔地瞧着她：

"爱洛迪，难道我可能对您并不是无所谓的吗？难道我能够相信？……"

他突然闭上嘴，生怕话说得太多，会辜负了如此推心置腹的友谊。

她态度坦诚地把一只半露在又长又窄、镶着花边的袖口外的小手伸出来给他。她的胸脯随着深长的叹息声起伏。

"埃瓦里斯特，您希望我对您有的感情，您可以相信，我会有，您不会猜错我的心思。"

"爱洛迪，爱洛迪，您刚才说的，您还会再这么说吗，要是您知道……"

他吞吞吐吐说不下去了。

她垂下眼睛。

他嗓音更加低地说完了这句话：

"……我爱您？"

她听到最后这句话，脸涨得通红。这是因为高兴的缘故。她眼睛里流露出含情脉脉、心醉神迷的表情，不过一丝讥讽的笑意却不由她自主地微微抬起她的一边嘴角。她在想：

"他还以为是他先求爱呢！……他也许怕冒犯我呢！……"

接着她对埃瓦里斯特亲切地说：

“亲爱的，难道您就从来没有发觉我爱您吗？”

他们以为天地间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兴奋中埃瓦里斯特抬起眼睛来望着阳光灿烂的蓝天：

“瞧，天在望着我们！亲爱的，它跟您一样，值得崇拜，一样仁慈宽厚。它有您的光辉，您的温柔，您的微笑。”

他觉得自己跟整个大自然融为一体，他让大自然分享到他的欢乐和光荣。在他的眼睛里，栗子花燃起了辉煌的烛光，白杨树举起火光熊熊的巨大火把，庆祝他的订婚典礼。

他为自己的有力量，为自己的伟大而兴高采烈。她呢，比较温柔，而且也比较娴雅，柔顺，娇弱。她认为自己可以利用软弱的有利的一面，一旦征服了他，马上就屈服在他面前了。在已经使他服从她的统治以后，她现在承认他是主人、英雄、神祇，渴望着去服从，去崇拜，去献出自己。在树丛的浓荫里，他给了她一个火热的长吻，她头往后仰；在埃瓦里斯特的怀里，她觉得自己全身的肉像蜡似的融化了。

他们谈他们自己又谈了好久，把整个世界全都给忘了。尤其是埃瓦里斯特说出了许多含糊的、天真的想法，使爱洛迪沉浸在心醉神迷之中。爱洛迪谈到了一些愉快的、实际的、跟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后来，她认为不能再待下去了，就坚决地站了起来，给她的爱人三朵开在她窗口的红康乃馨，手脚伶俐地跳上了她坐来的那辆双轮有篷马车。那是一辆出租马车，漆成黄颜色，装着很高的轮子，显然没有一点特别的地方，马车夫也没有一点特别的地方。但是加默兰一向不坐马车，他的朋友中也没有坐马车的人。他看到大轮子载着她滚滚而去，觉得心里一阵难过，不由得感到了一个痛苦的预兆，这完全是心里的一个幻觉，就好像那辆出租马车把爱洛迪带出了现实的世界和当今的

时代，朝一座充满财富和欢乐的城市驶去，朝豪华和享乐的地方驶去，那儿，他再怎么也到不了。

马车不见了。埃瓦里斯特逐渐平静下来，不过心头还隐隐约约留下了一丝烦恼。刚才度过的那种充满柔情蜜意、忘掉一切的时刻，他觉得再也不会有了。

他走过香榭丽舍大街。穿着浅色连衫裙的女人坐在木椅子上，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绣花。她们的孩子在树下玩耍。一个女人在卖快乐饼，她的箱子像一面鼓。一看到她，埃瓦里斯特就想起了寡妇街上那一个卖快乐饼的女人。他觉得在前后这两次相遇中间，好像度过了他生命中整整一个时期。他穿过革命广场。在杜伊勒利花园里，他远远听到在伟大的日子里常有的那种巨大的喧哗声，革命的敌人断定再也不会有的那种众口一词的喊叫声。他加快了步子，在越来越响的嘈杂声中，走到了奥诺雷街上，看见那儿挤满了一群男女。他们在喊叫："共和国万岁！自由万岁！"花园的围墙上，窗口上，阳台上，房顶上全是看热闹的人。他们摇着帽子和手绢。一个工兵走在前面，为队伍开路。一个脸色像害黄疸病似的男人①，高耸在公民们的头顶上，他额上戴着一顶橡叶冠，身上裹着一件破旧的白鼬皮领的绿常礼服，被市政官员、国民自卫军、炮手、宪兵、骠骑兵拥着，慢腾腾地朝前进。女人们把鲜花朝他扔去。他那双锐利的黄眼睛四下张望，好像在热情洋溢的群众当中，还要找出人民的敌人来谴责，找出奸细来惩罚似的。当他经过的时候，加默兰脱下帽子，把自己的声音汇入成千上万人的声音，嚷道：

---

① 这个人就是马拉。一七九三年四月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派分子发出了逮捕马拉的命令，但是人民太爱马拉了，不让吉伦特派分子逮捕他。法庭判决马拉无罪，群众向他撒鲜花，把他抬到国民公会去。

“马拉万岁！”

那个胜利者像命运之神似的走进了国民公会的大厅。人群慢慢地散了。加默兰坐在奥诺雷街的一个石礅上，一只手紧紧压在胸口上，抑制着怦怦的心跳。他刚才看到的使他心里充满了崇高的感情和炽烈的热情。

他崇拜马拉，热爱马拉。马拉有病，患静脉炎，溃疡折磨着他，可是他把剩下的最后的精力完全贡献给共和国，而且在他那所任什么人都可以去的破房子里，热诚招待过加默兰，起劲地和他谈公事，有时候还向他问到那些歹徒的阴谋。加默兰看到那些跟正义为敌的人阴谋毁灭他，结果反而使他获得胜利，高兴透了。他感谢革命法庭，它释放了人民之友，把国民公会最热诚最纯洁的立法者还给了它。他的眼睛又看到了那戴橡叶冠的发烧的头，那洋溢着高尚的骄傲和冷酷的爱的脸，那饱经患难、显得憔悴但是十分有力的容貌，那紧闭着的嘴唇，那宽阔的胸膛。那个快要死的坚强的人。从他那辆由活人组成的凯旋战车上高高地站起来，好像在对他的同胞们说：“你们要像我啊，死也要做个爱国分子。”

街上已经没有人了。夜的黑影笼罩在街上。点路灯的人提着提灯走过去。加默兰低声自言自语：

“死也要做个爱国分子！……”

5

早晨九点钟，埃瓦里斯特在卢森堡公园里找到了爱洛迪。她坐在一张长椅上等他。

一个月以前，他们订了海誓山盟以后，他们天天都见面，有时候在"画家的爱人"，有时候在梯翁维尔广场的画室里。他们见面时非常亲热，然而同时也存在着一种拘束，这是一个严肃的和道德高尚的，既是自然神论者又是好公民的男恋人的性格所造成的。他准备根据情况，在法律面前或者仅仅在天主面前，和他心爱的人结合。他只希望在光天化日下公开地办这件事。爱洛迪知道这个决心是完全可敬的。但是她对这从各方面看来都不可能的婚姻感到绝望，同时又不愿意公然反抗社会习俗，心里盘算着秘密的结合，等到日子长了，人们就会承认这个事实。她指望早晚能够打消一个过于尊重别人的爱人的顾虑。她不愿意把一些有必要告诉他的事再在心里搁下去，所以约他在加尔都西会① 修道院附近的这个冷僻的公园里见面，谈一个钟头话。

她含情脉脉但是真诚坦率地望着他，握住他的手，请他坐在她身边，然后一边想着，一边说：

"埃瓦里斯特，我太尊敬您了，什么也不愿意瞒着您。我相信我配得上您。要是我不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您，那我就配不上您了。听我来告诉您，做我的审判官。我没有任何卑劣、低下，甚或自私的行为可以责备自己的。我不过是软弱和轻信……亲

爱的，别忘了我过去的困难处境。您也知道，我早就死了妈，我爹还年轻，光关心自己的享乐，压根儿不管我。我这个人易动感情，大自然给了我一颗多情的心和一个慷慨的灵魂。虽然它并不是没有给我坚强的和健全的判断力，可是当时，我的感情胜过了我的理智。唉！要是今天我的感情和理智不能一致，埃瓦里斯特，我的感情仍旧会占上风，甚至把我整个身心永远奉献给您！"

她很有分寸而且态度坚决地表达出来。她的话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她早就打定主意要作这次忏悔，因为她天性坦率，因为她喜欢模仿卢梭，又因为她心里这么合情合理地想："总有一天，埃瓦里斯特会知道这个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秘密。最好是主动说出来，让他知道他总有一天会发现的事，我不但不会丢脸，反而会因为直言不讳受到称赞。"她是那么温柔，而且又是那么顺从大自然，并不觉得自己有很大的罪，因此承认出来也就不怎么困难了。况且她也光打算把非说出来不可的事，说出来罢了。

"唉！"她叹了口气，说，"在我孤独和被遗弃的日子里，亲爱的埃瓦里斯特，干吗您不来呢？"

加默兰完全从字面来理解爱洛迪提出做她的审判官的请求。他就根据自己的性格和书本上受到的判断家务的教育，准备好了，等着听爱洛迪的自白。

她还在犹豫。他做了个手势叫她说下去。

她开始爽直地说：

"有一个年轻人，他有缺点，也有一些优点，而且光显露出优

---

① 加尔都西会：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一〇八四年由圣布鲁诺在法国加尔都西山中创设，因而得名。

点来。他觉得我有几分魅力，怀着在他身上令人吃惊的耐心追求我。他正当青春年少，非常优雅，跟许多迷人的女人有关系，她们也并不隐瞒她们对他的爱慕。并不是他的美貌，甚至也不是他的才智使我产生了感情……他能够用他向我表示出的赤诚的爱情打动了我的心，我相信他真的爱上了我。他温柔，殷勤。我只向他的心要求保证，可是他的心是多变的……我只怪我自己。我做的是我自己的忏悔，不是他的忏悔。我不恨他，因为他已经成为一个陌生人了。啊，埃瓦里斯特，我向您起誓，对我说来，就好像从来没有他这个人似的。”

她说完了。加默兰一声不响。他胳膊交叉在胸前，两眼发呆，眼光阴郁。他同时想到了他的情人和他妹妹朱丽。朱丽也听信了一个爱人的话。可是他心里想，她跟不幸的爱洛迪完全不一样，她让人把她拐走，并不是因为多情的心灵一时冲动，犯下了错误，而是为了追求奢侈和欢乐的生活，才撇下家里人。埃瓦里斯特为人严谨，曾经责备过他的妹妹，他也想责备他的情人。

爱洛迪用很温和的声音说下去：

“我受了哲学的影响。我相信人类天性是正直的。我的不幸是碰到了一个不是在大自然和道德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爱人。社会偏见，野心，自尊心，错误的荣誉观念使他变得自私自利和背信弃义。”

这些预先准备好的话果然产生了她希望达到的效果。加默兰的眼光柔和了。他问：

“那个勾引您的人是谁？我认识他吗？”

“您不认识。”

“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她早就料到他会这么问。她打定主意不回答。

她说出了理由。

“饶了我吧，我请求您。为了您，也为了我自己，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因为他还在逼她，她接着说：

“为了咱们的爱情的神圣利益，任什么使您心里对那个……陌生人产生明确观念的东西，我都不告诉您。我不愿给您一个幽灵，让您去忌妒。我不愿意在您我中间投下一个讨厌的阴影。我已经忘掉那个人，我不会让您知道他是谁。”

加默兰逼她说出来那个勾引妇女的人的姓名。他固执地管那个人叫勾引妇女的人，因为他毫不怀疑爱洛迪是受到勾引、欺骗、玩弄。他没有想到有其他可能性，没有想到她可能是顺从了她自己的欲望，不可抗拒的欲望，听从了肉体和血的驱使。他没有想到这个淫荡、温柔的女人，这个美丽的受害者是自愿地献出自己的。根据他的想法，她一定被人用暴力或诡计占有，受到强迫，被推入她每走一步脚底下都张有的罗网中。他用措辞审慎，但是简单明确、令人发窘的问题盘问她。他问她怎样开始结合的，日子很长呢，还是很短，和睦呢，还是很不和睦，在什么情况下断绝关系的。他一次又一次地盘问那个家伙用什么方法勾引她，就好像一定用的是希奇古怪、前所未闻的方法似的。但是他的一切盘问全落了空。她带着温柔而固执的恳求态度，坚决不说出来，嘴唇紧紧闭着，眼眶里含满泪水。

不过，埃瓦里斯特问到那个人如今在哪儿，她却回答了：

“他已经离开王国。”

她马上改正：

“……法国。”

“一个逃亡分子！”加默兰嚷了起来。

她默默地望着他，发觉他在脑子里按照他自己的政治热情创造出一个事实，而且毫无根据地把他的忌妒染上了雅各宾派的色彩，既感到放心又感到忧伤。

事实上，爱洛迪的情人是个诉讼代理人的小书记，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人，一个地位低微的美男子。她过去很爱他，如今虽然隔了三年，一想起他，心口还觉得热烘烘的。他专门追求上了年纪的有钱女人。他为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太太，丢掉了爱洛迪。那位太太对他的效劳作出了补偿。事务所取消以后，他进入巴黎市政府，如今是无套裤汉的龙骑兵和一个前贵族妇人的面首。

“一个贵族！一个逃亡分子！”加默兰重复说。她根本不希望他知道全部真相，所以决定不去点穿他。“他就是这样卑怯地丢掉了您吗？”

她点了点头。

他把她搂在怀里：

“腐败的君主政体的亲爱的受害者啊，我的爱情将替您向这个卑鄙无耻的人报仇。但愿我会碰到他！我一定会认出他！”

她转过头去，露出微笑，同时感到忧伤和失望。她情愿他在爱情上更聪明一些，更自然一些，更粗暴一些。她觉得他这么快就原谅了她，仅仅是因为他的想象力缺乏热情，她刚对他说的这桩秘密并没有在他心里引起会使那些纵欲的人感到苦痛的那种幻想。总之，他仅仅把这桩勾引妇女的事看成是一种道德的和社会方面的事。

他们站起身来，顺着花园里的葱翠的林荫道走去。他对她说，正因为她遭受过不幸，所以更尊重她。爱洛迪的要求可没有这么高。不过她爱上了他这样一个人，而且崇拜她看到在他身

上焕发出来的才华。

他们走出卢森堡公园，他们在平等街上和国家大剧院周围遇到了一群一群的人。他们对这情形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因为几天以来，几个最爱国的区里，人们的情绪都非常激昂。到处都在揭发奥尔良集团①和布里索的同谋犯。据说他们正在制造阴谋来毁灭巴黎和屠杀共和主义者。加默兰不久以前也在公社提出的申请书上签了字，要求清除二十一个议员。

他们在穿过那连接剧院和附近一所房子的拱廊以前，不得不从一群穿着卡马尼奥拉服的公民中间穿过去。那群公民在听一个站在拱廊顶上的年轻士兵演讲。他戴着豹皮盔，像伯拉克西特列斯②的爱神一样美丽。这个迷人的战士在抨击人民之友的怠惰。他说：

"马拉，你睡着了，联邦主义者正在给我们制造脚镣手铐。"

爱洛迪刚把眼睛转过去望了望他，连忙说：

"埃瓦里斯特，来！"

她说，她怕人多，她担心自己会晕倒在拥挤的人堆里。

他们在国家广场上订了永不变心的誓约，然后分手。

就在那天一大清早，公民布罗托送给女公民加默兰一件贵重的礼物——一只阉鸡。要是他说出这只阉鸡是怎么弄来的，那他可就太冒失了。因为他是从厄斯塔什街口的一个在中央菜

① 奥尔良集团：奥尔良公爵菲力浦(1747—1793)的支持者。奥尔良公爵是国王路易十六的堂兄。他在革命时期表现得很积极，主张判处路易十六死刑，改姓"平等"，其实他自己想做国王，后来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死于断头台上。

② 伯拉克西特列斯：古希腊雕刻家，创作活动时期约公元前三七五年到公元前约三三〇年。所作多为大理石像，风格柔和细腻。

市场上做买卖的女人那儿弄来的。他有时候给她抄抄写写。大家都知道，这班中央菜市场上的女商贩怀有保王主义情绪，跟逃亡分子有书信来往。女公民加默兰怀着衷心的感谢接受这只阉鸡。当时这种东西看都很少看见了。食品的价格一天比一天贵。人民担心会闹饥荒。据说，贵族都巴望有饥荒，囤积居奇的商人正在制造饥荒。

公民布罗托被邀请在吃午饭的时候来吃他的那一份阉鸡。他应邀前来，而且当着女主人的面赞赏在她家里闻到的从厨房里冒出来的香味。的确，画家的画室里充满了一股肉汤气味。

“先生，你真客气，”老妇人回答。“为了吊起胃口来吃您的阉鸡，我煮了一锅蔬菜汤，汤里放了一块带皮的肥猪肉和一根很大的牛骨头。先生，煮起汤来再没有比带骨髓的骨头更香的了。”

“您这句格言说得真叫人佩服，女公民，”老布罗托接着说。“如果您明天，后天，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里，再把这根骨头放到锅子里去，那您真是太明智了，这根骨头一直会使锅子发出香味。邦苏斯特的女预言者①就是这么做的。她在煮青卷心菜汤的时候放一块发黄的带皮肥猪肉和一根‘鲜美的老骨头’。在她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那儿的人就是这样称呼如此鲜美可口的带骨髓的骨头的。”

“先生，您说的那位太太，”女公民加默兰说，“她把一根骨头煮了又煮，未免太节俭一点了吧？”

“啊！她日子过得非常省，”布罗托回答。“她虽然是个女先

① 邦苏斯特的女预言者：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1494—1553）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中的人物。

知，可是很穷。”

这当儿，埃瓦里斯特·加默兰回来了。他刚听了忏悔，心里还很激动。他拿定主意要找出勾引爱洛迪的那个人，同时为共和国和他自己的爱情在他身上进行报复。

他们作了一般的寒暄以后，公民布罗托把刚才的话接着说下去：

“把预言未来当作职业而发财的人是太少了。他们的欺骗手段很快就被人拆穿。他们的欺诈使他们变得可恨。不过，要是他们的预言准确，我们一定会更加讨厌他们。因为一个人要是知道他将来会碰到什么事，一定没法活下去。他会知道未来的灾难，而在事前就感到痛苦了，那样，他就不会在眼前的幸福中得到快乐，因为他预先看到了自己的结局。无知是人类幸福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我们应该承认，大多数的人都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对我们自己差不多完全不知道，对别人更是完全不知道。无知使我们心安，谎言使我们幸福。”

女公民加默兰把汤端上桌来，念了饭前经，请她的儿子和她的客人坐下来。她自己站着吃。公民布罗托请她坐在他身旁，她拒绝了。她说，她知道一个有礼貌的女人应该怎样。

6

早晨十点钟。没有一点儿风。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是最热的一个七月了。狭窄的耶路撒冷街上，约摸有一百个本区的公民在面包铺门口排队。四个国民自卫军在维持秩序，武器摆在旁边，抽着烟斗。

国民公会订出了最高价格①，谷子和面粉一下子都不见了。巴黎人民如果指望吃东西的话，像旷野里的以色列人②那样，天没亮就得起来。男人，女人，孩子，在像熔化了的铅似的天空下紧紧地挤在一起。闷热的天气烤着阴沟里的腐烂东西，散发出汗水和污垢的气味。所有这些人都在推啊挤的，埋怨别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眼睛里流露出人与人之间所能有的各种各样的感情：厌恶、憎嫌、关切、想望、冷漠。他们凭着痛苦的经验，知道面包很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买到，因此后来的人老是打算往前挤。被挤到后面的人就抱怨，发火，要求恢复自己的被人轻视了的权利，可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女人蛮横地用胳膊肘儿推，用胯股顶，来保住自己的位置，或者挤到更好的位置上去。挤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会有人叫嚷："别推啦！"这当儿，人人都提出抗议，说是别人在推他们。

为了避免每天发生这种混乱的场面，区里指派的委员想到过在面包铺的门上拴一根绳子，每一个人都按照次序抓住这根绳子。但是手和手隔得太近，会在绳子上碰到，结果是一场争夺。

谁只要一松手，就再也抓不到了。那些不满的人，或者爱恶作剧的人还把绳子割断。临了，这个办法不得不给取消了。

在这个队伍里，有的人闷得气都透不过来，有的人嚷着说他们快要死了，有的人说笑话，有的人说粗话，有的人骂制造一切灾难的人：贵族和联邦主义者。一条狗走过。爱开玩笑的人冲着它叫皮特。有时候还响起一下响亮的耳光声。这是一位女公民用手打在一个无耻的家伙的脸上。而一个年轻的女用人却被她旁边的人挤得紧紧的，半闭着眼，半张着嘴，悠悠忽忽地叹着气。碰到可以引起可爱的法国人开玩笑的兴致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手势或者任何一个姿势，一群放荡的年轻人就不管一个老雅各宾派分子的抗议，唱起《一切都会好起来》。老雅各宾派分子眼看共和主义者对正义和幸福的未来表示信心的这支歌曲被加上肮脏的含义，真是火透了。

一个张贴布告的人，胳肢窝底下挟着梯子走来，在面包店对面的墙上贴上了一张公社颁布的关于配给肉类的布告。一个背上背着筐子的卖卷心菜的女人走过。她用又粗又哑的声音叫喊起来：

"那些肥牛全都不见啦！咱们只好饿肚子了。"

从阴沟里突然冒出一股强烈的臭味。有好几个人恶心，想吐。一个女的觉得不舒服。人们把她交给两个国民自卫军的时

---

① 最高价格：一七九二年冬因商人投机倒把，法国的物价，尤其是粮价飞涨，法国人民大众普遍认为国家应该限制贸易自由，管制粮食投机。一七九三年国民公会颁布法律，规定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价。

② 事详《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一节至第三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来，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

候，她已经昏倒了。他们把她扶到几步以外的一个唧筒下边。大伙儿掩住了鼻子，高声发牢骚，纷纷议论，话里充满了焦虑和恐惧。大伙儿互相问来问去，是不是有什么动物塞在那儿，或许是有人恶意地放了毒药，要不更可能是一个九月里给屠杀的人，①一个贵族或者教士，给忘在附近的哪一个地窖里。

“难道就这样扔在那儿？”

“他们随便乱扔。”

“准是沙特雷监狱②里的那些犯人中的一个。两号那天，我看见兑换桥上堆着三百个人。”

巴黎人害怕那班贵族的报复，害怕那班贵族死了还会来毒害他们。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来排队。他决心不让自己年迈的母亲等上好久，累坏身子。他的邻居，公民布罗托跟他在一起，态度安详，脸上带着微笑，他的卢克莱修诗集放在那件棕褐色常礼服的袋口很大的口袋里。

这个善良的老人极力地赞赏这个场面，说这是一幅该让一个现代的泰尼尔斯③来画的市井生活小品。

“这些搬运伕和这些大嫂子，”他说，“比眼下我们的画家那么喜爱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有趣得多。至于我呢，我一向喜欢佛

---

①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至五日，巴黎要上前线去的人担心在大家上前线去的时候，监狱里的反革命分子会向人民报复，于是成千的人涌到监狱里去迅速审判被捕的反革命分子。这是认识到反革命分子的残忍凶暴，担心巴黎会发生反革命政变的人，在上前线以前，采取的一种自卫行动。

② 沙特雷监狱：巴黎塞纳河畔的堡垒，有大小两座。小沙特雷毁于一七八二年。此处指大沙特雷，供拘禁囚犯用。后毁于一八〇二年。

③ 泰尼尔斯（1610—1649）：佛兰德斯画家，以肖像画、风景画和风俗画著称。

兰德斯派①的风格。”

有一桩事实，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很慎重，很懂事。那桩事实就是，过去他收藏的荷兰大师的作品，只有德·舒瓦瑟尔②先生的收藏在数量和质量上可以与之媲美。

“只有古代美术，”画家回答，“和从古代美术中汲取灵感的作品才是美的。不过我同意您的话，泰尼尔斯，斯丹恩③，或者奥斯塔德④的那种市井生活小品比华托、布歇或者万·路⑤的那些无聊的装饰画好得多。他们把人类丑化了，不过还不像博杜安⑥、弗拉戈纳尔所画的那样堕落。”

一个报贩一边走，一边吆喝：

“《革命法庭公报》……判处死刑的名单！”

“一个革命法庭还不够，”加默兰说，“每一个城市里都应该有一个革命法庭……我在说什么？每一个区里，每一个村子里都应该有一个。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公民都应该来做审判员。国家正处在敌人的大炮和叛徒的匕首的威胁下，宽大就是大逆不

---

① 佛兰德斯派：指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中一切主要的佛兰德斯和比利时画家，代表画家有勃鲁盖尔、鲁本斯、凡·戴克等。他们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但共同的方面是：笔触有力，注意细节，忠于自然现象，色彩匀净。

② 德·舒瓦瑟尔（1719—1785）：公爵，法国外交大臣。

③ 斯丹恩（1629—1679），荷兰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主要专长是日常生活风俗画。

④ 奥斯塔德（1610—1685），荷兰绘画中民主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之一，描绘农民日常生活的大师。

⑤ 万·路：原籍荷兰的法国画家家族。此处可能指夏尔-安德烈·万路（1705—1767）。他是法国国王的第一画师，所画的题材有宗教和神话，还画有肖像画和“爱情场面”。

⑥ 博杜安（1723—1769）：法国画家，布歇的学生，多画爱情场面。

道。嗨！里昂、马赛、波尔多反叛了，科西嘉发生了暴动，旺代在开火，梅因兹和瓦朗西纳落到联军手中。眼下，乡村、城市和军队中都有卖国贼。卖国贼正坐在国民公会的座位上，卖国贼手里拿着地图出席我们的将军的军事会议！……非用断头台来挽救祖国不可！"

"我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断头台，"老布罗托回答。"大自然，我唯一的老师和导师，事实上并没有用任什么方法来告诉我，人的生命有什么价值；恰恰相反，它用种种方法来说明人的生命一点价值也没有。看来生物的唯一目的好像是给其它注定了有同样结局的生物作食物。杀人是天赋的权利，所以只要不是为了道德或者公道，而是由于需要或是为了从中取利，那么，死刑就是合法的。不过我的天性准是反常的，因为我讨厌看到流血，而这个劣根性，我的全部哲学至今还不能把它纠正过来。"

"共和主义者，"埃瓦里斯特说，"是仁爱的，重感情的。只有专制暴君才拿死刑当作权威的不可缺少的象征。当家作主的人民总有一天会取消死刑。罗伯斯比尔反对过死刑，所有的爱国分子都支持他。废除死刑的法律颁布得越早越好。不过非等共和国的最后一个敌人死在法律的剑下，决不会实施这项法律。"

这时候，加默兰和布罗托的背后又排了不少迟来的人。在他们当中，还有好几个区里的女人。其中有一个围着头巾、穿着木鞋、斜挂着军刀的雄伟而漂亮的打毛衣的女人；有一个金发蓬乱、围着一条很皱的围巾的漂亮的姑娘；还有一个苍白消瘦的年轻母亲，她正在喂一个虚弱的孩子吃奶。

孩子吃不到奶，在哇哇地哭，不过他的哭声很弱，有时还哭得透不过气来。他小得可怜，皮肤苍白，很不正常，眼睛红肿。他的母亲又焦急又悲伤地盯着他直望。

“他还很小，”加默兰一边转过身去，看着他背后那个在新来的挤得受不了的人群里哭着的小娃娃说。

“他才六个月，可怜的宝贝！……他爹在军队里。他在打退孔代的奥地利军队的那些兵士中。他叫杜蒙台伊，米歇尔·杜蒙台伊，是呢绒铺里的伙计。他在市政厅门前的一个台子上入了伍。我可怜的亲人，他一心想保卫祖国和见见世面……他写信来叫我忍耐。可是请问我怎么能养得活保尔呢？……他叫保尔……我连自己也养不活呢。”

“啊！”那个漂亮的金发姑娘嚷着说，“我们还得等一个钟头呢，今儿晚上，我们还得上食品铺门口去再举行一次这种仪式。我们得冒着生命危险去买三个鸡蛋和四分之一斤黄油。”

“黄油，”女公民杜蒙台伊叹了一口气说，“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有看到过啦！”

闹哄哄地响起了一片女人的说话声，她们在抱怨食品少，价钱贵，诅咒逃亡分子，主张把区里的委员送上断头台，因为他们把肥母鸡和四斤重一个的面包送给那些骚娘儿们，来酬劳她们干的那些说不出口的好事。骇人听闻的消息在流传着：许多牛给淹死在塞纳河里，许多袋面粉给倒在阴沟里，许多面包给扔在厕所里……全是那班保王分子，罗兰派分子和布里索派分子在制造饥饿，指望消灭巴黎人民。

围着皱皱巴巴的围巾的那个漂亮的金发姑娘蓦地尖叫起来，好像她的裙子着了火似的。她使劲地抖着裙子，又把裙子上的口袋一个个翻出来，嚷着说有人偷了她的钱包。

一听说有小偷，这些小百姓全都一下子火了。就是这些小百姓捣毁了圣热尔曼区①的那些府邸，闯进了杜伊勒利宫②，可是他们没有抢过一件东西。他们这些手艺人和家庭主妇会轻松

愉快地烧毁凡尔赛宫，可是哪怕在凡尔赛宫里偷一根针，他们也会认为是奇耻大辱。油滑的年轻人听到漂亮的姑娘丢了东西，刚大着胆子说了几句下流的笑话，就马上给公众的愤怒声压下去了。有人已经谈到要把那个贼抓住，吊死在灯杆上。大伙儿乱成一片，带着偏见开始调查。高个儿的打毛衣的女人疑心一个老头儿是个还俗的修士，就指着他起誓赌咒地说，正是这个“嘉布遣会③修士”偷了钱包。这一群人就相信了，嚷着要把他处死。

如此突然地被揭发出来，交付群众制裁的老头儿，非常谦恭地站在布罗托的前面。说真的，他的外表看上去完全像一个以前当过修士的人。这个可怜的人，看到过群众的狂暴行为，清清楚楚地记起了九月里的那些日子，吓得脸色有点变了，可是他的外貌依然令人肃然起敬。他脸上流露的害怕表情引起了百姓们的疑心。他们相信只有犯了罪的人才害怕审判，倒好像他们在审判的时候所采取的那种草率态度，清白无辜的人不应该害怕似的。

布罗托有一条不变的原则：决不当场对抗群众的情绪，特别是在他们变得无理可喻和残酷无情的时候，“因为在那种时候，”

---

① 圣热尔曼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巴黎的贵族住宅区。

② 杜伊勒利宫：一七九二年八月，巴黎人民认识到为了战胜侵略军和拯救法国，必须推翻君主政体。他们在罗伯斯比尔和马拉领导下准备暴动。八月九日巴黎四十八个区的代表组织了新的革命的巴黎公社。从八月九日夜到十日开始鸣钟为号。十日早晨，人民在公社领导下向杜伊勒利宫前进。经过几小时残酷的流血战斗，王宫被占领了。巴黎公社发布了逮捕国王的命令。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被监禁在监狱中。法国人民推翻了几世纪以来压迫他们的君主政体。

③ 嘉布遣会：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一支。一五二八年意大利人玛窦·巴西创立于意大利。该会持守方济各会的原来精神和严格的生活方式。

他说，“人民的声音就是天主的声音。”但是布罗托是个言行不一致的人。他公开说，不管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个嘉布遣会修士，他决不可能偷她的东西，因为他压根儿没有到她跟前去过。

群众的结论是：为贼辩护的人就是贼的同党。于是，有人说，应该严厉处置这两个为非作歹的人。加默兰开口为布罗托担保。这当儿，那些最明智的人主张把他和他们俩一起送到区上去。

但是那个漂亮姑娘突然愉快地叫了起来，说她找到了自己的钱包。一听到这句话，大伙儿都嘘她，吓唬她，要像对付修女一样，当众揍她的屁股。

“先生，”那个修士对布罗托说，“谢谢您为我辩护。我的名字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我认为还是告诉您来得好，我叫路易·德·龙格玛尔。我真的是一个修士，不过不是那些女人说的嘉布遣会的修士。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我是巴拿巴会的教士。这个教派给教会培养了不知多少位圣师和圣人。要是说圣查理·包罗莫①创立了这教派，那还不完全对。我们得把使徒圣保罗②当作真正的发起人。他的姓名的拼合文字③，就放在修会的纹章上。我不得不离开我的修道院，现在的新桥区的区公所，穿上了普通人穿的衣服。”

---

① 圣查理·包罗莫，一五三八年至一五八四年任意大利米兰总主教，他对创立于米兰的巴拿巴会制定会规起了指导作用。

② 巴拿巴是保罗第一次出外传道时的伴侣。《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至第二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并扫罗（后改名保罗）。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所以德·龙格玛尔认为该把保罗当作巴拿巴会的真正的发起人。

③ 拼合文字：将姓与名的开头字母组成的图案形的文字。

“神父，”布罗托一边打量德·龙格玛尔先生的粗布长罩衫，一边说，“您的衣服足以表示您没有放弃您的身分。看到了您的衣服，谁都不会认为您是离开了您的修会，而会认为您是改革了它。您情愿穿这么一身朴素的衣服，使自己遭受这班不信神的百姓的侮辱。”

“可是我不能够，”修士回答，“像跳舞的人似的穿一件蓝色的上衣①啊！”

“神父，我所以提起您的衣服，是为了对您的性格表示尊敬，同时为了提醒您注意您自己遇到的危险。”

“恰恰相反，先生，应该鼓励我公开承认我的信仰。因为事实上我太危险了。我已经脱下了法衣，先生，这是一种叛教行为。要是可能的话，我本来希望不离开修道院，许多年来，天主赐给我恩典，一直在那儿过着和平幽静的生活。他们把教堂和修道院用来作他们叫做区公所的小小市政机构的时候，我得到了住在那儿的许可，保留了我的那间小室。我看着，先生，我看着他们把神圣真理的标识敲掉。我看着他们用一顶苦役犯的帽子来代替使徒保罗的名字。有时候，我甚至还参加区公所召开的会议，在会上我听到他们发表了许多错得吓人的意见。最后，我离开了那个渎神的住所，靠了立法会议答应给我的一百个皮斯托尔②养老金，去住在马匹都给征去军用的空马厩里过活。我在那儿给几个信徒做弥撒。他们的到来，证明耶稣基督的教会是永远存在的。”

“至于我，神父，”布罗托接着说，“要是您喜欢知道我的名

---

① 蓝色的上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巴黎最流行的上衣。

② 皮斯托尔，法国古币，相当于十个里佛。

字，我叫布罗托，过去是个包税人。”

“先生，”龙格玛尔神父说，“根据圣马太①的例子，我知道，人们可以指望包税人说一句正确的话。”

“神父，您太客气了。”

“公民布罗托，”加默兰说，“请赞美善良的人民，他们渴望得到公道比渴望得到面包的心情更迫切。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打算撇下自己的位子来惩罚那个贼。这班男人和女人受尽贫穷困苦的折磨，还这样严峻正直，容忍不了一桩不诚实的行为。”

“应该承认，”布罗托回答，“正因为那班人一心想绞死那个贼，他们才冤枉了这位善良的教士，还有他的辩护人和他的辩护人的辩护人。他们的贪财和保全自己的财富的自私愿望使得他们这样做。那个贼偷了一个人的钱袋，就威胁了他们大伙儿。他们惩罚他，就是保护了自己……不过，也许这班工人和家庭主妇多半是正直而且尊重旁人的财产的。他们的爹妈在他们小时候就灌输这种感情给他们。他们的爹妈结结实实地揍他们的屁股，把美德从他们的屁股里塞进去。”

加默兰毫不掩饰地对老布罗托说，他认为一个哲学家不应该说这种话。

“美德，”他说，“是人的天性，天主在世人的心里撒下美德的种子。”

老布罗托是个无神论者。从他的无神论里，他得到了无限的快乐。

“我看得出来，公民加默兰，您对待人间的事，是个革命分

---

① 马太，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耶稣十二使徒之一。原为迦百农城收税人，被耶稣召之为徒，于是抛弃一切，跟随耶稣。

子，可是牵涉到上苍的时候，就是个保守分子，甚至是个反动分子了。罗伯斯比尔和马拉也跟您一模一样。我呢，我觉得奇怪：法国人民受不了一个必死的国王，却硬是要保留一个暴虐得多、凶狠得多的不死的国王。跟地狱一比，巴士底狱①，甚至就说火焰法庭②吧，又算得了什么？人类按照暴君的形象塑造了神祇，而您却丢掉了原型，保留了复制品！"

"啊！公民！"加默兰嚷了起来，"您说这种话，不害臊吗？您怎么能够把从无知和恐惧中产生出来的那些黑暗的神祇跟大自然的创造者混为一谈呢？信仰一位仁慈的天主在道德上是必要的。最高存在是一切美德的根源。一个人要是不相信天主，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共和主义者。罗伯斯比尔知道这一点。他叫人把哲学家爱尔维修③的半身像从雅各宾派的会议厅里搬走，因为爱尔维修有罪，宣传无神论来教法国人民做奴隶……公民布罗托，至少我希望共和国建立理性崇拜④以后，您不会不信奉这样贤明的宗教。"

"我爱理性，不过并不爱得发狂，"布罗托回答。"理性是我们的向导和明灯。不过您把它当作神祇，它就会使您盲目，教唆您犯罪。"

布罗托两条腿站在路沟里，继续发挥他的道理，就好像他以

---

① 巴士底狱：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巴黎的城堡和国家监狱。是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象征。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占巴士底狱，开始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② 火焰法庭：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法国的一种特别法庭。法庭四周遮以黑布，仅以火焰照明。受害者多处以火刑。一六八二年废置。

③ 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否定上帝存在，肯定世界是物质的，运动的，可知的。

④ 理性崇拜：一七九二年起，以阿贝尔和肖梅特为首的一部分无神论的革命家展开反天主教运动，主张以理性崇拜来代替上帝崇拜。

前坐在霍尔巴赫男爵①家的镀金安乐椅里时一样。照他的话来说，那些安乐椅是自然哲学的基础。

"让-雅克·卢梭，"他说，"有几分才能，特别是在音乐方面，不过他是个吹牛的家伙。他硬说他的道德学是从大自然里取来的，其实是从加尔文②的教义里取来的。大自然教我们互相吞噬，还为我们一切罪恶和不道德作出榜样。是社会状态纠正和掩饰这一切罪恶和不道德。我们应当爱美德。可是最好要明白，那不过是人类要相安无事地住在一起，才想出来的权宜的手段。我们叫作道德学的那一套不过是我们人类反抗宇宙规律的最后一着。宇宙的规律就是斗争，屠杀，敌对力量的盲目竞争。宇宙在毁灭自己。我越是想，越是相信宇宙是疯狂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把天主称为大自然的创造者和宇宙的建筑师，他们给我们看见的天主却是荒谬的，恶毒的。他们宣称他仁慈，因为他们怕他，可是他们不得不承认他的举动凶暴。他们赋予他邪恶的性格。这种邪恶的性格即使在人类中间也难得碰到。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使得他在人间受到崇拜。因为我们这个可怜的种族决不会去膜拜他们毫不害怕的、公正而仁慈的神祇。他们不会对神祇的仁慈表示无用的感激。没有炼狱和地狱，善良的天主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可怜虫。"

"先生，"龙格玛尔神父说，"别谈自然。您不懂得什么叫自然。"

---

① 霍尔巴赫男爵（1723—1789）：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

② 加尔文（1509—1564）：法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他否认罗马教会的权威。认为人的得救与否，贫穷与富贵，早已由上帝"预定"。曾主持拟订一则强调严谨道德规范的新教信仰纲领。

“得了，神父，我跟您一样懂得！”

“您懂不了，因为您不信教，只有宗教才教会我们懂得什么叫自然，它好在什么地方，它是怎样给搞坏的。不过您不能指望我来回答您的话。天主没有赐给我能言善辩的口才和智慧的力量来驳倒您的错误的言论。我怕自己的能力不够，反而给您造成了亵渎神明的机会，使您益发有理由变得心地冷酷。我一心想帮助您，也许我轻率的好心得到的唯一结果只会是……”

话说到这儿，从队伍头上传来一阵闹哄哄的叫嚷，把它打断了，这阵叫嚷告诉所有排队的挨饿的公民，面包铺开门了。队伍开始往前移动，不过很慢，很慢。一个值班的国民自卫军只准买面包的人一个一个地进去。面包师傅、他的老婆和伙计在两个民政委员会委员帮助下卖面包。那两个左臂上佩着三色缎带的委员注意着只准本区的消费者买，而且一定要按照家里的人口的比例来分配给他们一定数量的面包。

公民布罗托把寻欢作乐当作人生的唯一目标。他认为没有神祇，理性和感官是唯一的审判者，而根据理性和感官，就不可能有其他的目标。因此这个聪明人觉得画家的那一套话太狂热了一点，修士的那一套话又太单纯了一点，从中都得不到很大的乐趣。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为了决心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自己的理论，又因为还要等很长的时间，为了解解闷，于是就从棕褐色的常礼服的袋口很大的口袋里掏出他的卢克莱修。如今那本书给他提供最宝贵的快乐和真正的满足。摩洛哥皮的红封面的角已经给磨破了。公民布罗托已经很谨慎地把纹章刮掉。纹章是三座金色的小岛，他的做包税人的父亲花了白花花的现洋去买来的。他打开了书本，翻到一段，在这一段里哲理诗人为了想医治男人们不必要的爱情苦恼，描写了一个由侍女们抱着的女人，

她的那种姿态甚至连一个情人见了感情上都会受不了。公民布罗托读着这首诗，然而不时偷偷地对前面的漂亮的姑娘的金发瞟一眼，纵情地闻着那个邋遢姑娘的湿漉漉的皮肤发出来的气味。诗人卢克莱修是个聪明人，不过他只有那一套。他的信徒布罗托却有好多套。

他就这样读下去，每隔一刻钟前进两步。他的耳朵享受着拉丁诗人的低沉而有韵律的节奏，根本听不见那些大嫂在唠唠叨叨地抱怨面包、糖、咖啡、蜡烛和肥皂的价钱贵。他就这样怀着安详的心情，到了面包铺的门口。埃瓦里斯特·加默兰跟在他背后，从他头顶上望过去，看到布满在门上方的楣窗铁栅栏上的镀金麦束。

轮到埃瓦里斯特走进铺子里去的时候，篮子里和架子上都空了。面包师傅递给他剩下的最后一块面包，还不到两斤重。他付了钱。等他一跨出铺子，铁栅栏门就关上了，因为害怕人们起哄，冲进面包铺。但是用不到害怕，这班可怜的人在以前的压迫者和今天的解放者的教导下，已经学会了服从，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慢腾腾地走了。

加默兰走到街角上，看到女公民杜蒙台伊抱着娃娃坐在一块界石上。她一动也不动，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眼睛里没有泪水，呆滞无神。娃娃贪婪地咂着她的手指头。加默兰在她面前站了一会儿，又害羞，又犹豫。她好像没有看见他。

他结结巴巴说了几句话，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一把角柄小折刀，把面包切开，一半放在年轻的母亲的膝盖上。她诧异地望着。但是他已经在街角上拐弯了。

埃瓦里斯特回到家里，看到他母亲坐在窗口补袜子。他高高兴兴地把剩下来的面包放在她手里。

“好妈妈，您得原谅我，我站了好久，天气又热，累坏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口一口地吃，把我们的口粮吃掉了一半。光剩下您的那份了。”

他一边说，一边假装拍掉短上衣上的面包屑。

7

女公民寡妇加默兰用老派的说法说："光吃栗子，我们也快变成栗子了。"七月十三日那一天，她和她儿子的中饭就是一盆栗子粥。他们快要吃完这顿寒酸的中饭的时候，一位太太推开了门，画室里顿时就充满了她的光彩和香气。埃瓦里斯特认出是女公民洛什莫尔。他以为她是找她以前的朋友，公民布罗托，走错了门，已经想把前贵族住的顶楼指给她，或者把布罗托叫下来，免得一个漂亮的女人爬一张又狭又陡的梯子。但是一开头就好像她来找的，正是埃瓦里斯特·加默兰，因为她说她见到他真高兴，而且乐于为他效劳。

他们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以前在大卫的画室里，在大会堂的旁听席里，在雅各宾俱乐部和威吕亚开的饭馆里，碰到过几次。她注意到他的美貌、青春和动人的仪表。

女公民洛什莫尔戴着一顶帽子，像骑兵的军帽那样绕着缎带，又像外交使臣的帽子那样插着羽毛。她套着假发，脸上涂脂抹粉，还贴着美人斑，浑身洒过麝香香水。尽管她这样打扮，她的皮肤还是娇嫩的。这些过分夸张的人为的打扮反映出活下去的渴望和不知道明天怎么样的可怕的日子里的狂热。她的胸衣红得像鲜血，有很大的翻领和很大的下摆，巨大的钢钮扣闪闪发亮。她打扮得又是贵族化，又是革命化，叫人简直没法分辨，她到底穿的是受难者的衣服呢，还是刽子手的衣服。一个年轻的

军人，一个龙骑兵陪着她。

她身材高大，相貌俏丽，体态丰满，胸脯宽阔，手里拿着螺钿柄的长手杖，在画室里兜圈子，又把金丝边的长柄眼镜放在灰色的眼睛前，仔细观看画家的油画，脸上浮着笑意，嘴里啧啧称好，夸奖画家的美貌，她奉承他，为的是希望得到他的奉承。

女公民问："这一幅这样高贵，这样动人，有一个温柔而美丽的女人站在一个年轻的病人身旁的是什么画？"

加默兰回答说，画的是《俄瑞斯忒斯在姐姐厄勒克特拉的守护下》，又说要是他能把它画成，那也许是他比较不坏的作品。

"主题是，"他接着说下去，"从欧里庇得斯①的《俄瑞斯忒斯》里得到的。我读过这部悲剧的一个很老的译本，其中有一个场面我非常欣赏：就是年轻的厄勒克特拉乘复仇女神暂时安静的当儿，把她疯了的弟弟从床上扶起来，擦掉他嘴上的泡沫，撩起遮住他眼睛的头发，请她亲爱的弟弟听她要告诉他的话……我把那个译本读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好像有一片雾，一片我没法驱散的雾笼罩着那些希腊人物。我猜想原文一定还要有力，一定是另外一种调子。我非常盼望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于是就去求当时在法兰西高等学院②教希腊文的加伊先生（那是在一七九一年），把那一场一个字一个字地解释给我听。他答应了我的请求，解释给我听了以后，我才发觉古代人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简单质朴得多。就像厄勒克特拉对俄瑞斯忒斯说：'亲爱的弟弟，看见你睡着了，我多么高兴啊！你要我扶你起来吗？'接着俄瑞斯忒

① 欧里庇得斯（约前480—约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相传写有悲剧九十余种，现存十八种。

② 法兰西高等学院：一五三〇年由法国学者纪尧姆·比代建议，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创办的高等学府，教授都是杰出的学者。

斯回答：'好，扶我起来，把我搂在你的怀里，擦掉那还粘在我嘴唇周围和眼睛周围的泡沫。把你的胸口贴在我的胸口上，把我额上的乱蓬蓬的头发撩开，因为它遮住了我的眼睛……'我忘不了这首诗，那么清新，那么生动，它充满了这种简单而有力的句子。我于是画了，女公民，您正在看的这幅画。"

画家往常很少谈自己的作品，可是一谈到这一幅画，话就说不完。女公民洛什莫尔拿起长柄眼镜，向他做了个手势。他受到这个手势的鼓励，接着说下去：

"埃纳甘巧妙地画出了俄瑞斯忒斯发疯的情景。不过俄瑞斯忒斯在悲伤的时候，比在发疯的时候，更能打动我们。他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命运啊！虔诚的孝心，对神圣义务的服从，使他不得不犯了神祇会赦免，而人类却再也不肯原谅的那桩罪行。为了替遭受蹂躏的正义报仇，他背弃了大自然，使自己成为一个失去人性的人，挖出了自己的心肝。在他的可怕然而无辜的罪行的压力下，他还是很骄傲……这就是我希望通过这姐弟俩来表现的。"

他走到油画跟前，很满意地望着它。

"有些部分，"他说，"就要完成了。譬如说，俄瑞斯忒斯的头和胳膊。"

"这真是一幅了不起的作品……而且俄瑞斯忒斯很像您，公民加默兰。"

"您觉得像我吗？"画家说，脸上浮起一阵严肃的微笑。

加默兰递给她一把椅子。她坐了下来。年轻的龙骑兵站在她的身旁，手摆在她坐的那把椅子的椅背上。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革命已经成功了。因为在旧政权统治下，一个在礼节的约束，有时候还是在很严格的约束的教育下长大的男人，决不会当

着别人的面，用手指去碰一位太太坐着的椅子，而且还会认为在社交场合小心谨慎，反而使私下里的放肆具有一种特殊的价值。要失去恭敬，必须先有恭敬。

路易丝·玛舍·德·洛什莫尔，法王狩猎队里的一个少尉的女儿，一个检察官的寡妇，在二十年中，一直是包税人布罗托·德·小岛的情妇，如今接受了新思想。一七九〇年七月里，有人看见她在玛斯广场挖土。① 她那强烈的趋奉眼前权势的性格轻而易举地把她从斐扬派② 带到吉伦特派，又带到山岳派③。然而她的妥协精神，喜欢改朝换代的心情以及耍阴谋的才能，使得她还跟贵族和反革命分子有联系。她是个交游广阔的人，常常在小酒馆，戏院，时髦的饭馆，赌场，客厅，报馆和各委员会的招待室出入。革命给她带来了新奇事物和消遣，给她带来了微笑，欢乐，事业和有利可图的买卖。她把政治阴谋和恋爱私情结合起来。她弹竖琴，画风景画，唱抒情歌曲，跳希腊舞，举行宴会，招待像德·博福尔伯爵夫人和女演员德各安小姐那样俏丽的女人，通宵主持赌"三十一点"和"比里比"，而且还转动赌"红黑"的轮盘，可是她仍旧挤得出时间来帮助她的朋友们。她好奇，活跃，

---

① 一七九〇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举行联盟节纪念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这个群众性的节日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如在玛斯广场周围用泥土堆梯形看台，建筑凯旋门等。一万五千工人无法按期完成工作，于是市民中有三十万人在高涨的爱国热情鼓舞下参加志愿劳动。

② 斐扬派：一七九一年路易十六逃亡失败后，雅各宾派俱乐部分裂。拉斐德等君主立宪派的议员另组独立的斐扬俱乐部，成为大资产阶级和贵族力量联合的中心，曾一度取得政权。一七九二年八月巴黎人民起义后，被迫停止活动。

③ 山岳派：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因坐于会议大厅的最高处得名。大多数成员都参加雅各宾俱乐部。后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

忙乱，轻浮。她熟悉男人，可是不了解群众。她对自己信仰的意见和认为非丢掉不可的意见同样地漠不关心，一点也不了解正在法国发生的那一切事情。她表现得很有进取心，很果断，而且对危险一无所知，所以充满了胆量，对自己的迷人的魔力也有无比的信心。

陪着她的军人年轻力壮。他戴着一顶镶着豹皮的铜盔，盔脊上装饰着一条鲜红的短毛。铜盔把他的娇嫩的脸遮暗了，又替他背后添了一条可怕的长鬃。他那红色的短上衣裁得像紧身衣一样，刚到腰部，这样就不至于遮住他的优美的曲线。他腰带上挂着一把大马刀，刀柄做成鹰喙形，闪闪发光。一条淡蓝色的两边开口的短套裤衬托出他腿上的优美的肌肉，裤子的大腿部分捆着盘成富丽的花叶图案的深蓝色的饰带。他好像一个舞蹈家，穿上了大卫的一个学生以强调人体上每一根线条为原则而设计的服装，为了要在《阿喀琉斯在斯基罗斯》或者《亚历山大的喜宴》里扮演一个英勇而又文雅的角色。

加默兰模模糊糊地记得以前见过他。事实上，他就是两个星期以前看见的，站在国家大剧院的拱廊上大声疾呼地发表演说的那个军人。

女公民洛什莫尔介绍出他的名字：

“公民亨利，人权区革命委员会委员。”

她老是把他带在身旁，那是她的爱情的证据和爱国的活证明书。

女公民夸奖加默兰的才能，问他是不是愿意替她关心的一个女帽商设计一张卡片。他当然可以挑一个恰当的主题，譬如说，一个女人在穿衣镜跟前试披巾，或者一个年轻的女工挟着一个纸帽盒。

有人已经向她提过小弗拉戈纳尔，年轻的杜西斯①，还有一个叫普律多姆的，都干得了这种小玩意儿。不过她情愿来找公民埃瓦里斯特·加默兰。然而在这件事上她到最后也没有具体地说说清楚，让人可以觉出她这个委托仅仅是作为谈话的借口。事实上，她是为了别的事来的。她要加默兰帮她一个忙：她知道他认识公民马拉，因此来请他带她到人民之友家里去。她想跟人民之友谈一次话。

加默兰回答说，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不配介绍她去见马拉。再说，她压根儿不用谁介绍：马拉虽然忙得了不得，可是他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一个难以见到的人。

加默兰补充说：

"要是您有苦恼，女公民，他一定会接见您。他的伟大的心灵使他同情不幸，怜悯一切苦难。要是您有什么关于公安的机密要告诉他，他也会接见您：他要把他的这一生都用来揭发那些卖国贼。"

女公民洛什莫尔回答说，她乐于向杰出的公民马拉致敬，因为他过去已为国家作出不少伟大的贡献，今后还能作出更伟大的贡献。她一心希望促使这位立法者跟一些具有善意的人，一些有钱的慈善家发生关系，他们有能力提供新的手段，来满足他对人类的热爱。

"在公共福利事业方面，"她补充说，"和有钱人合作是值得想望的。"

事实上，女公民已经答应了银行家莫拉尔，让他跟马拉在一起吃饭。

---

① 杜西斯(1775—1847)：法国画家，曾随大卫学画。

莫拉尔跟人民之友一样，是个瑞士人，曾经和国民公会里的好几个议员，于连①（图卢兹②的），德洛内③（昂热④的）以及从前当过嘉布遣会修士的夏博⑤勾结起来，从事印度公司股票的投机活动。这把戏很简单，只要提出没收的动议，股票的价格跌到六百五十里佛，乘机以这价格尽量买进，然后又提出不没收的动议，价格升到四千或者五千里佛。但是夏博，于连，德洛内被揭露，连拉克鲁瓦⑥，法布尔·德·埃格朗丁⑦，甚至丹东⑧都受到怀疑。大投机家德·巴茨男爵⑨正在国民公会里找新的同谋伙伴，建议银行家莫拉尔去见见马拉。

反革命的投机家们的这个主意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奇怪。这班人老是在想法子跟眼前的当权人物勾结，而马拉靠了他的

---

① 于连：法国国民公会议员，丹东派分子。

② 图卢兹：法国南部城市。

③ 德洛内（1746—1794），法国国民公会议员，丹东派分子。一七九四年被判处死刑。

④ 昂热：法国西北部城市。

⑤ 夏博（1759—1794），法国国民公会议员，丹东派分子。娶奥地利银行家之女为妻，参加德·巴茨男爵的金融阴谋，接受金钱，收买国民公会议员（其中有法布尔·德·埃格朗丁、于连等），进行股票投机。一七九四年被判处死刑。

⑥ 拉克鲁瓦（1754—1794），法国国民公会议员，丹东派分子。因被怀疑与叛徒杜穆里埃将军有勾结，同丹东一起被判处死刑。

⑦ 法布尔·德·埃格朗丁（1755—1794），法国国民公会议员，戏剧家，丹东派分子。与丹东一起被判处死刑。

⑧ 丹东（1759—1794），法国革命家，擅长演说，曾被马克思和列宁称为革命策略大家。革命初参加科尔得利俱乐部和雅各宾俱乐部。一七九二年选入国民公会，为山岳派领袖。但他在政治上极不坚定，至一七九三年，已不是人民大众利益的代言人，而堕落成为新暴发户利益的代言人．公开反对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政权。一七九四年被判处死刑。

⑨ 德·巴茨男爵（1761—1822），法国保王分子，曾企图营救路易十六。

声望、他那枝笔和他的性格，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当权人物。吉伦特派已经在沉没了。丹东派在狂风暴雨的打击下掌不稳舵。罗伯斯比尔，人民的偶像，是个看重自己的谨严正直的人，性情多疑，没法接近。最重要的是把马拉笼络住，得到他的好感，等待着他当独裁者的那一天的到来；而他的声望，他的雄心，他的提议采取断然措施的热情，这一切都预兆着他有一天会当上独裁者。归根结底，也许马拉会重建秩序，复兴金融，使国家重新繁荣起来。他有好几次挺身而出，反对那班在爱国方面比他走得更远的狂热分子。最近，他几乎像温和派一样揭发那些煽动家。以前，他撺掇人民把囤积居奇的人就地绞死在他们遭到抢劫的店铺里，如今，他劝告公民们要沉着，要谨慎。他越来越像一个政府领导人物了。

尽管有人像反对其他一切革命人士一样，散布一些谣言反对他，这班金融界的强盗仍旧不相信他是收买得了的。但是他们知道他爱慕虚荣，轻易就相信别人。他们指望用奉承的手段，尤其是用他们相信是他们这一流人的最有效的奉承方式——降贵纡尊的友谊，把他拉过去。他们指望靠他帮助，来把他们所想买进卖出的一切证券的价格弄得忽上忽下，忽涨忽跌，使他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而他却还自以为光是在为公共福利办事。

虽然女公民洛什莫尔还是在谈情说爱的年纪，但是她是一个了不起的阴谋撮合人。她把拉拢那个新闻记者兼立法者和银行家见面当作自己的任务。在她的疯狂的想象中，她已经看到那个过惯地下生活的人①，也就是那个手上还沾着九月屠杀中的

① 马拉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长期住在地窖里。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人民第二次起义，逮捕国王，驱逐斐扬派，制宪会议被迫撤去国王职权，马拉才从地下出来。

鲜红血迹的人，已经是由她当代理人的那班金融家的一个同党了。她还看到他因为他自己感情热烈，性情坦率，投入了投机漩涡，投入了她喜爱的那个囤积居奇的奸商、军需商、外国间谍、赌徒和风流女人的世界。

她坚持要公民加默兰带她去见人民之友。马拉住得不远，就在科尔得利街①上的教堂附近。画家稍微表示一下不愿意以后，终于答应了女公民的要求。

他们请龙骑兵亨利一起去看马拉，但是他拒绝了。他说他打算保持行动自由，哪怕是对公民马拉也是如此。毫无疑问，马拉过去为共和国干了不少事，不过现在愈来愈软弱了，他不是在他的报纸上劝巴黎人民忍耐吗？

年轻的亨利一边叹着气，一边用悦耳的嗓音惋惜共和国的命运被它所信任的那些人出卖了：丹东拒绝向有钱人抽税的意见，罗伯斯比尔反对各区区公所永久存在，马拉呢，他的胆小的劝告打消了公民们的热情。

"啊！"他嚷着说，"跟勒克雷克②和雅克·鲁③相比，这些人显得多么懦弱啊！……鲁！勒克雷克！你们才是人民的真正朋友！"

加默兰没有听到这几句会惹他冒火的话，他到隔壁屋子去

---

① 科尔得利街，巴黎的一条街道，因街上有科尔得利修道院而得名。在该院内集会的革命家叫科尔得利派。马拉和丹东是该派的领导人。

② 勒克雷克（1723—1794）：法国革命家，巴黎公社委员，忿激派领袖之一。

③ 雅克·鲁（1752—1794），法国革命家，巴黎公社委员，忿激派领袖之一。一七九三年五月领导忿激派参加推翻吉伦特派统治的人民起义。雅各宾专政建立后，激烈批评一七九三年宪法，并宣传财产平等，重分土地，制裁投机者和实行普遍限价等。一七九三年被捕，在狱中自杀。

穿那件蓝上衣了。

"您真可以为您的儿子感到骄傲，"女公民洛什莫尔对女公民寡妇加默兰说。"从他的性格和才能来看，他都是了不起的。"

女公民寡妇加默兰回答的话，为她的儿子提供了很好的证明，但是在一位身份高贵的妇人面前并没有显出自己的得意，因为她从小就学到对大人物谦恭是小人物的首要职责。她爱诉苦，也的确有正当的理由这么做，而且她觉得诉诉苦可以减轻她的悲伤。不管碰到谁，只要认为可以帮助他们的，她就把自己的种种艰难困苦全唠唠叨叨地讲出来。德·洛什莫尔夫人在她看来正是那种人。因此，她尽量利用这个好机会，一口气把母子俩的穷困的情形都讲出来，讲到他们俩快饿死了，油画一幅也卖不掉。革命就好像用一把刀似的把买卖给宰杀了。食物很少，而且贵得不像话……

善良的老妇人嘴皮松弛，舌头也不灵活，她尽可能流利地赶快把苦水都吐出来。她要在儿子出来以前把话赶紧说完，因为他的自尊心不赞同这样的哭穷诉苦。她指望尽可能在最短时间里感动一位她认为既有钱又交游广阔的贵妇人，使她关心她孩子的前途。她觉得埃瓦里斯特的英俊在帮助她打动一位出身高贵的妇人的心。

女公民洛什莫尔当真产生了同情心。她想到埃瓦里斯特和他母亲的痛苦，心里很感动。她要想法子来减轻他们的痛苦。她朋友当中有一些有钱人，她可以叫他们买画家的作品。

"因为，"她笑着说，"法国还有钱，不过都藏起来了。"

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既然艺术垮了，她可以替埃瓦里斯特在莫拉尔那儿或者佩雷高兄弟那儿谋一个职位，或者在一个军需商那儿谋一个职员的位子。

接着她想到了这些都不是他那种性格的人所需要的，又考虑了一会儿，点点头，表示这一回可对了：

"革命法庭还剩下几个陪审员的职位没有委任。陪审员，法官，这种事对您儿子是合适的。我跟公安委员会委员们的关系挺好。我认识大罗伯斯比尔。他弟弟时常来我家吃晚饭。①我会跟他们谈谈。我还会让人去跟蒙塔内②，杜马③，富基埃④说说。"

女公民加默兰非常兴奋，非常感激，伸出一个手指头按在自己的嘴唇上。埃瓦里斯特回到画室里来了。

他陪着女公民洛什莫尔走下阴暗的楼梯，不管是木头梯级，还是方砖梯级，上面都积满了一层年深月久的泥垢。

新桥上，夕阳照在那个石座上，投下一道长长的黑影。石座上过去安放过青铜马，如今飘扬着国旗。桥上挤满了一小堆一小堆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正在听着有些公民低声讲话。大伙儿神色都显得沮丧，保持着沉默，不过时不时有一两声叹息和愤怒的喊叫打破沉默。许多人朝梯翁维尔街，从前的太子妃街，匆匆跑去。加默兰挤进一个人堆，听到马拉刚遇刺了。

消息一点一点证实，细节一点一点弄清楚。他是在洗澡盆里被一个特意从冈⑥赶来犯下这桩罪行的女人暗杀的。

有些人相信她逃走了。不过大多数人都说她被逮住了。

---

① 雅各宾派领袖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弟弟奥古斯坦·罗伯斯比尔（1764—1794），也是国民公会议员，后与其兄一起被判处死刑。

② 蒙塔内：曾任法国革命法庭庭长，后因企图搭救刺死马拉的凶手考黛，被撤职、逮捕、监禁。

③ 杜马（1757—1794）：一七九三年被罗伯斯比尔委任为革命法庭庭长。

④ 富基埃（1746—1795）：即富基埃-坦维尔。一七九三年三月至一七九四年七月间任革命法庭检察长。

⑤ 冈：法国西北部海滨城市。

他们都站在那儿，像一群失去牧人的羊。

他们想：

"马拉，厚道，仁爱，慈祥，马拉不再指导我们了。他从没有搞错过，他什么都猜得到，他什么都敢揭发……怎么办呢？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导师，我们的保护人，我们的朋友。"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打击是从哪儿来的，是谁在指挥那个女人的胳膊。他们唉声叹气地说：

"马拉是给那些打算把我们斩尽杀绝的手所杀的。他的死是屠杀所有爱国分子的信号。"

关于这个悲惨的暗杀事件和遭难人的临终遗言，有各种不同的传说。大伙儿问了许多关于刺客的问题。他们光知道刺客是联邦主义的卖国贼派来的一个年轻女人。女公民们咬牙切齿，发誓要让女犯人受到应得的刑罚。她们认为让她死在断头台上太宽大了，主张让这个罪大恶极的犯人受到鞭笞、车裂、支解。她们还想象出许多新的酷刑。

几个拿着武器的国民自卫军正在把一个态度固执的人拉到区公所去。他的衣服已经给撕得粉碎，一道道鲜血正从他的苍白的脸上淌下来。有人听到他说，马拉不断地煽动抢劫和屠杀，所以才遭到这个报应。民兵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从愤怒的群众当中救出来。人们指着他骂，好像他是刺客的同党。他被带走的时候，一路上都有人发出威胁，要把他处死。

加默兰痛苦得发了愣。几滴泪珠在他炽热的眼睛里流干了。他的丧失尊长的痛苦里，还混合着对祖国的关心和对人民的热爱，这一切把他折磨得心都碎了。

他心里想着：

"勒佩尔蒂埃，布尔东以后，轮到了马拉！……我认清了爱国

分子的命运：他们在玛斯广场，在南锡①，在巴黎已经遭到过屠杀，他们将会全给杀光。”接着他又想到了卖国贼温浦方②，不久以前，还领着六万保王党军队向巴黎进军，要不是勇敢的爱国分子在维农挡住了他，英勇而被视为眼中钉的巴黎早就遭到他的洗劫了。

还有多少灾难，多少罪恶的诡计，多少卖国的阴谋，只有马拉的智慧和警觉才能够揭发和挫败！他死了以后，谁还能揭发居斯蒂纳在“恺撒营”③里闲荡，不肯到瓦朗西纳去解围呢？谁来揭发比隆④在下旺代毫无行动，让索缪尔⑤被攻占，让南特⑥被包围呢？谁来揭发狄龙⑦在阿尔戈纳⑧背叛祖国的行为呢？……

然而，他周围不时地响起越来越响的、不祥的叫喊声：

“马拉死了；贵族们杀了他！”

他心里充满了悲伤、憎恨和爱，去对那位为自由而牺牲的人表示最后的敬意。一个戴着利穆赞⑨人戴的帽子的乡下老妇人走到他跟前，问他被谋杀了的马拉先生是不是圣比埃尔·德·格洛瓦的那个本堂神父马辣。

---

① 南锡：法国东北部城市。

② 温浦方（1744—1814）：法国将军，与逃亡的吉伦特分子勾结，组织了一支联邦主义者军队，反对共和国，企图进军巴黎，但被击败。

③ “恺撒营”：古罗马将军恺撒所发明的一种扎营方式。

④ 比隆（1747—1793）：法国将军。一七九二年，他曾指挥莱茵河区的法军；一七九三年开始与保王党叛变分子进行战斗，因与奥尔良公爵有勾结之嫌，革命法庭将他判处死刑。

⑤ 索缪尔：法国西部城市。

⑥ 南特：法国西部近海城市。

⑦ 狄龙（1750—1794）：法国将军，因企图搭救王后玛丽·安东尼特，于一七九三年被判处死刑，但未能执行。

⑧ 阿尔戈纳：法国东北部森林密布的丘陵地带。

⑨ 利穆赞：法国中部地区。

8

节日的前一天，一个平静而晴朗的黄昏，爱洛迪挽着埃瓦里斯特的胳膊，跟他一起在联合广场上溜达。工人们都在赶着把还没有完工的一些柱子，一些雕像，一些礼拜堂，一座山，一个祭坛造好。挥舞着大头棒、代表人民的赫拉克勒斯，用永远不涸的乳房哺育世界的大自然，这些庞大的象征，在落入饥饿和恐怖的魔掌之中的首都一下子矗立起来。首都在仔细听着，通往莫城①的公路上是不是已经没有了奥地利的大炮声。旺代在南特跟前用一连串的勇敢的胜利来弥补以前的失败。一个铁的、火焰的和憎恨的圈子包围着这座伟大的革命城市。然而它却像一个广大的帝国的君主似的，正在隆重地接见各地承认宪法的初选人会议的代表。联邦主义被打败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准能打败所有的敌人。

埃瓦里斯特朝着人山人海的广场伸出胳膊，说：

“就在那儿，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七日，臭名昭著的巴依下令把人民枪杀在祖国坛下。掷弹兵巴萨望亲眼看到这场屠杀，回到自己的家里，把衣服撕掉，嚷着说：‘我以前发过誓，要跟自由同生死。如今自由没有了，我也要去死了。’接着他对准自己的脑袋开枪自杀。”

这时候，艺术家们跟温和的中产阶级市民们正在观看节日的准备工作。他们脸上显露出来的对生活的眷爱，跟生活本身

一样阴郁。最重大的事件到了他们心里都会缩小得跟他们相称，变得像他们自己那样平淡无奇。他们一对一对地走着。抱着的，牵着的，或走在他们面前的孩子们并不比父母好看，而且看样子长大了也不会更幸福。他们将来生的小孩也不见得比他们更欢乐，更美丽。不过时不时人们可以看见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走过，高高的个子，一路上引起年轻人的大胆希望，引起老年人对温柔生活的惋惜。

在陆军学校附近，埃瓦里斯特把大卫按照奥古斯都②时代罗马人原型设计的埃及人像指给爱洛迪看。他们听到一个头上扑粉的年老的巴黎人嚷着说：

“真好像到了尼罗河③边上啦！”

爱洛迪已经有三天没有看见她的爱人了。“画家的爱人”里发生了严重事件。有人向公安委员会检举公民布莱兹，说他在供应军需上有欺诈行为。幸亏版画商在区内很出名，长矛区的监察委员会出面向公安委员会担保他的爱国心，尽力为他辩护。

爱洛迪心情激动地把这件事说完，最后补充说：

“现在我们平安无事了，可是这场虚惊不小。我爹差一点没给下到牢里去。要是危险再拖长几个钟头，我就会来找您，埃瓦里斯特，托您替他向您那班有势力的朋友求求情。”

埃瓦里斯特听了一声不响。爱洛迪决不会了解他的沉默是什么意思。

他们手挽着手顺着塞纳河岸往前走去。他们用朱丽和圣普

---

① 莫城：法国北部城市。

② 奥古斯都（前63—前14）：古罗马皇帝。恺撒的养子，在位期间，罗马国势强盛，文化艺术都很发达，所以奥古斯都时代是罗马的全盛时代。

③ 尼罗河：非洲北部河流，流往埃及。

乐① 的那一套措辞在互相倾诉他们的爱情。好心的让-雅克给了他们描绘和装饰爱情的方法。

市政当局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一天，饥荒的城市里充满了物资。河边，残老军人院的广场上设了一个市集，小贩们在棚子里卖大灌肠，粗灌肠，杂碎灌肠，盖着月桂叶的火腿，农泰尔蛋糕，香料蜜糖面包，油煎鸡蛋薄饼，四斤重一个面包，柠檬水和葡萄酒。还有其他的摊子卖爱国歌谱，帽章，三色缎带，钱包，黄铜的表链以及各式各样的便宜的小玩艺儿。埃瓦里斯特在一个小珠宝商的货摊跟前站住，挑了一个银戒指。戒指上有缠着一条头巾的马拉的浮雕头像。他把戒指戴在爱洛迪的手指上。

当天晚上，加默兰到枯树街女公民洛什莫尔家里去。她有要紧的事情，叫他去一趟。她在卧房里接见他，穿着漂亮的便服，躺在长椅上。

女公民显得神情懒怠，体态风骚。她周围的一切说明了她的修养，她的消遣和她的才能：一架半掩的羽管键琴② 旁边摆着一架竖琴；一把扶手椅上搁着一把吉他；刺绣架上绷着一方缎子；桌子上有一幅未完成的细密画像、一些文件和书；一口非常零乱的书橱，好像遭到了一只既渴望认识一切，又渴望感觉一切的、美丽的手的蹂躏。她伸出手来给他吻，对他说：

"恭喜您，陪审员公民！……就在今天，大罗伯斯比尔交给我一封向埃尔曼③ 庭长推荐您的信，一封措辞生动的信，大意是

---

① 朱丽和圣普乐：让-雅克·卢梭的小说《新爱洛绮丝》中的男女主人公。卢梭在该书中宣扬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

② 羽管键琴：钢琴的前身。

③ 埃尔曼(1759—1795)，革命法庭庭长，罗伯斯比尔的亲信。热月政变后被判处死刑。

这样：'兹介绍公民加默兰，其工作才能与爱国热忱俱殊堪嘉尚。不佞以推荐志行高洁，操守坚定，符合革命利益之爱国志士于台端为己任。台端当不致坐失一奖掖共和主义者之良机……'我当时就带了那封信，去找埃尔曼庭长。他彬彬有礼地接见我，而且当场签了您的委任状。事情办妥了。"

加默兰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说：

"女公民，虽然我没有一片面包给我母亲，但是我却要以我的荣誉发誓，我接受这个陪审员的职位，仅仅是为了为共和国服务，为了替它向它的敌人报仇。"

女公民认为他的感谢很冷淡，他的客套话太严肃。她猜想加默兰不够风雅。不过她是个非常爱慕青春少年的人，所以他虽然粗鲁一点儿，她还是原谅他。加默兰长得漂亮，她认为这就是他的优点，"他会给培养好的，"她心里想。她邀请他吃晚饭。每天晚上，她在散戏以后，接待客人。

"您在我家里会碰见许多聪明机智，多才多艺的人：爱勒维乌①，塔尔玛②，公民维热③。维热做起限韵诗来，本领大得了不得。几天以前，公民弗朗索瓦④把他的《帕美拉》读给我们听，眼下正在国民大剧院里排演。戏的风格又优美又朴素，跟所有从公民弗朗索瓦笔尖上写出来的东西一样。戏很动人；我们听了都忍不住掉眼泪。将来演帕美拉这个角色的是年轻的朗

---

① 爱勒维乌（1769—1842）：法国歌唱家，革命时期在巴黎歌剧院演出。

② 塔尔玛（1763—1826）：法国悲剧演员，演出过革命剧目。

③ 维热（1769—1820）：法国诗人和剧作家。革命时期写过爱国诗。

④ 弗朗索瓦（1750—1828）：法国政治家，戏剧家。《帕美拉》是他模仿哥尔多尼根据理查逊的《帕美拉》所作的《及笄之年的帕美拉》写成的一部喜剧，一七九三年八月一日首次公演，剧中有一地方被认为是对国民公会的攻击，因而剧本遭到禁演，剧作者及演出人员遭逮捕。

日①。”

“女公民，我总相信您的判断，”加默兰回答，“不过国民大剧院简直不像是国民的了，对公民弗朗索瓦来说，他的作品在给莱雅②的坏诗糟蹋过的舞台上演出，实在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谁也没有忘掉《法律的朋友》那桩可耻的事……”

“公民加默兰，您爱怎么说莱雅，就怎么说吧。他不是我的朋友。”

女公民利用了自己的势力替加默兰弄到这个人人羡慕的职位，并不纯粹出于好意。她已经为他出了力，以后碰上机会再为他出一些力，她指望把他跟自己的利益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么一来，就替自己在法庭找到了一个靠山。迟早有一天，她会跟这个法庭打交道，因为她有许多信件发往国内外，这种通信关系在当时足以引起怀疑。

“您时常上剧院去吗，公民？”

这时候，龙骑兵亨利走进屋子来了。他看上去比年轻的巴梯尔③更迷人。他的皮带上插着两把大手枪。

他亲了亲美丽的女公民的手。她对他说：

“这是公民埃瓦里斯特·加默兰，为了他，我在公安委员会待了一天，可是他一点也不感谢我。替我骂骂他。”

---

① 朗日（1772—1825），法国女演员。一七九三年因演帕美拉一角而被捕过。

② 莱雅（1761—1833），法国戏剧家。他的五幕喜剧《法律的朋友》，一七九三年一月二日在国民大剧院上演，引起了纷纷议论，被认为讽刺了国民公会，丑化了马拉这个人物。剧作者遭逮捕，直至雅各宾派垮台后方释放。

③ 巴梯尔：古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约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抒情诗中歌颂的一个青年。

"啊！女公民，"军人嚷着说，"您刚才在杜伊勒利宫见到了我们的立法者。多么令人伤心的景象啊！难道自由人民的代表们应该坐在暴君的宫殿里吗？那些枝形吊灯从前照过卡佩①的阴谋和安东尼特②的纵酒狂欢，如今照着我们的立法者彻夜工作。这就足以让大自然发抖了。"

"我的朋友，向公民加默兰道喜吧，"她回答，"他被委任为革命法庭的陪审员了。"

"我祝贺你，公民！"亨利说。"我看到一个像你这样性格的人被授予这个职务，真感到高兴。不过，老实说，我对国民公会里那些温和派分子所建立起来的这种拘泥形式的审判，这个软弱的涅墨西斯③，不抱多大的信心。它体谅反叛分子，对卖国贼仁慈，简直不敢打击联邦主义者，也不敢传讯那个奥地利女人。不行，革命法庭救不了共和国。那班人在我们处在绝境里的时候，阻止了人民审判的热情，他们的罪过很大！"

"亨利，"女公民洛什莫尔说，"请您把那个香水瓶递给我……"

加默兰回到家里，看见母亲在跟布罗托凑着一根冒烟的牛油蜡烛玩皮克牌戏。女公民毫不犹豫地叫着"皇帝同花顺子"。

她一听到儿子被委任做陪审员，乐得了不得，马上吻他，认为那对他们俩是个莫大的荣誉，而且往后每天都可以不愁吃的了。

---

① 卡佩：中世纪法国的封建王朝叫卡佩王朝。这儿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推翻后使用的姓氏。

② 安东尼特：即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东尼特。

③ 涅墨西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惩罚女神。她代表众神的正义的愤怒。

“我能够做一个陪审员的妈，真是又得意又快活，”她说。“审判是一种美好的东西，而且是一种顶少不了的东西。没有审判，弱者就会随时随地受到欺压。我相信你会秉公判断的，我的埃瓦里斯特，因为我发现你从小对什么事都表现出公正宽厚。你一向就不能容忍不公平的事，总是尽你的力量反对暴行。你同情不幸的人，而这是一个法官最珍贵的东西……不过告诉我，埃瓦里斯特，你在这个大法庭上穿什么衣服？”

加默兰告诉她，法官戴一顶插黑羽毛的帽子，但是陪审员可没有一定的服装，他们就穿平时穿的衣服。

“他们最好戴假发，穿长袍，”女公民说，“那就会显得更加可敬。虽然你平常穿衣服最随便，可是你长得漂亮，是你使衣服生色。不过大多数男人总需要装饰才显得神气。陪审员最好穿长袍，戴假发。”

女公民听人说过法庭陪审员的职位有收入，所以她忍不住问钱够不够过体面的日子，因为她说一个陪审员在世界上应该是出人头地的。

她听到开一次庭，每个陪审员有十八里佛的津贴，而且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又很多，不得不经常开庭，所以觉得很满意。

老布罗托理好了牌，站起来，对加默兰说：

“公民，您被授予了一个既可敬又可怕的法官职位。我祝贺您把良心的光芒提供给一个比任何其他法庭都来得可靠，错误也许犯得少的法庭，因为它不是从善与恶的本身和本质中，而仅仅是根据明确的利害关系和明显的感情去研究它们。您将来不得不在爱与憎之间作出判断，这样的判断是自发的，而不是在真与假之间作出的。辨别真和假，对人类的脆弱的心灵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按照您的良心的冲动来审判，您不会有犯错误的危

险，因为裁决只要能满足热情——您的神圣的法律，就是好的裁决。不过，不管怎样，要是我是您的庭长，我多半会模仿布里多瓦①，用骰子来判断。在裁判的时候，这还是最靠得住的办法。"

① 布里多瓦：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中的一位法官。他用掷骰子的方式来判决案件。

9

法庭重新组织以后共分成四个分庭，每一个分庭有十五名陪审员。埃瓦里斯特·加默兰应该在九月十四日就任。监狱里人满为患。检察官每天工作十八个钟点。国民公会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战事的失利，各省的暴动，阴谋，诡计，叛变。诸神渴了。①

新陪审员的头一件事是向埃尔曼庭长作一次表示敬意的拜访。埃尔曼和蔼可亲的谈吐，彬彬有礼的举止把他迷住了。埃尔曼是罗伯斯比尔的同乡和朋友，完全赞同罗伯斯比尔的见解，处处显出他是个通情理、有德性的人。他充满人道主义的感情，这种能给一个杜巴蒂②和一个贝卡里亚③带来不朽荣誉的感情，在法官们的心里已经陌生了很久了。他满意地看到风气变得宽松平和，它在司法方面的表现是废除非刑拷问和羞辱性的或残忍的刑罚。他看到从前滥用的，而且不久以前还在用来惩治鸡毛蒜皮的不法行为的死刑，如今不常用了，而且光用来处分罪大恶极的犯人，心里感到很高兴。他呢，跟罗伯斯比尔一样，乐于看到彻底废除死刑，不过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除外。因为他认为不把危害国家主权的罪人处死是叛国行为。

他的同事们也全都这样想。为了国家可以不择手段，这个古老的君主政体的观念仍旧影响着革命法庭。八个世纪的绝对权力已经塑就了革命法庭的司法人员，他们根据神权的原则来审判那些跟自由为敌的人。

同一天，埃瓦里斯特·加默兰又去求见检察官，公民富基埃。他在他和书记官在里面工作的办公室里接见加默兰。他是个身材魁梧的人，嗓音粗硬，猫眼睛；他体格强壮，适宜在户外做剧烈运动，但是整天坐在办公室内的生活使他那张宽大而铅灰色的麻脸上平添了一副病容。一堆堆的案卷像墓穴的四壁把他围在当中。显然，他很喜欢那些看上去好像要把他活埋掉的、可怕的文件。他的谈吐显出他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司法人员，忠于职守，一心只想着他的公事。他嘴里呼出来的热气总带着他用来提神的烧酒气味，但是酒好像并没有使他的头脑胡涂，因为他的话虽然全是陈词滥调，却又那么条理清晰。

他跟养了一对双胞胎的年轻妻子一起住在法院的一个小套间里。他这个年轻妻子，还有昂里埃特姑妈和女用人贝拉吉组成了他的整个家庭。他待这几个女的很和善。总之，他在家里和办公室里都是个最好的人，不过缺乏思想，完全没有想象力。

加默兰注意到新政权下的司法人员和旧政权下的司法人员在性格上和作风上这么相像，不由得有点反感。事实上，他们本来就是旧政权下的人：埃尔曼以前在阿托瓦省担任过总检察官；富基埃是前沙特雷的检察官。他们保持了自己的性格。但是埃瓦里斯特·加默兰却相信革命能把人改造成新人。

---

① 丹东派分子卡米尔·德穆兰在一七九四年二月三日最后一期《老科尔得利》杂志中引用墨西哥王蒙特佐玛所说的"诸神渴了"一语，表示大量流血在所难免。因为蒙特佐玛以活人祭神，摆牺牲的桌子上人血终年不干。

② 杜巴蒂(1746—1788)：法国法官和作家，他接近启蒙思想家，曾在法国波尔多任代理检察长，与封建的非法行为进行斗争。罗伯斯比尔对他评价很高。

③ 贝卡里亚(1738—1794)：意大利哲学家和法学家，在意大利传播法国启蒙运动思想，以人道的名义与中世纪法律进行斗争。

他离开了检察院，穿过法院外的回廊，在那些很巧妙地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商品的铺子跟前立住脚。他在女公民戴诺的货架上翻着历史书、政治书和哲学书：《奴隶制度的锁链》，《论专制政治》，《王后们的罪行》。“好极了，”他想，“都是共和主义者的著作！”接着他问那个女书商，她是不是卖掉许多这类的书。她摇摇头：

“只有歌谱和小说才有销路。”

她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小书：

“瞧！”她接着说，“这儿有本好书。”

埃瓦里斯特看了看书名：《穿衬衣的修女》。

他在下一家铺子门口碰到了菲利普·德玛依。菲利普·德玛依在女公民圣若尔的那些香水、香粉和香囊当中，显得又神气又温柔，他向漂亮的女商人保证自己的爱情，答应替她画一幅像，并且要求她当天晚上在杜伊勒利花园里跟他谈一会儿话。他很漂亮。他嘴里说着令人信服的话，眼睛里闪着令人信服的光芒。女公民圣若尔听着，一言不发，眼睛望着地下，快要相信他的花言巧语了。

新陪审员为了熟悉熟悉他新担任的可怕职务，决定混在旁听席里，参加一次法庭的审判。他爬上楼梯。楼梯上坐满了人，就像在圆形剧场里那样。他走进从前巴黎最高法院的审判厅。

为了看一个将军受审，大伙儿挤得喘不过气来。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正象老布罗托说的，“国民公会模仿英王陛下政府，抓不到叛变的将军，只有拿打败仗的将军来审判。叛变的将军决不会让人审判的。打败仗的将军，”布罗托加上一句，“不一定有罪，因为照理说，每一仗总有一方面打败的。不过鼓起其他将军

的勇气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一个将军处死……"

这班轻浮、顽固的军人，头颅大得像牛，脑子却小得像麻雀。其中有好几个已经在被告席上坐过了。这一个被告对他自己所指挥的围攻和战役，并不比问他的那些司法人员知道得多。原被告双方陷在兵额、目标、军火、前进和后退里，越来越胡涂。公民群众听着那些晦涩难懂、没完没了的辩论，从那低能的军人背后看到祖国毫无防御，听凭敌人蹂躏，忍受着极大痛苦。他们用眼光和声音催促那些坐在凳子上，一言不发的陪审员赶快把他们的裁决词当大头棒狠狠打在共和国的敌人身上。

埃瓦里斯特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在那可怜的家伙身上所打击的是那两个正在蹂躏祖国的可怕的怪物：叛变和败北。真的，应该弄清楚：那个军人到底有罪还是没有罪！眼下旺代正在恢复士气，眼下土伦① 正在投降敌人，眼下莱茵河上的军队正在美因兹的胜利者们面前节节败退，眼下蜷缩在"恺撒营"里的北方军队说不定会给已经占领瓦朗西纳的帝国军队、英国军队、荷兰军队一举歼灭。顶重要的就是教导共和国的将军们不战胜就战死。加默兰看着那个呆头呆脑、糊里糊涂的军人在盘问下站在地图中间手足无措，就像在北方平原上打败仗时那样。他为了不跟群众一起叫嚷"死刑！"，就急忙走出大厅。

在区里的大会上，新被任命的陪审员接受了奥利维埃主席的祝贺。奥利维埃主席叫他站在现在改成祖国坛的巴拿巴会教堂的古老的主祭坛上，以人类的神圣名义宣誓，清除自己心里的一切人类弱点。

---

① 土伦：法国东南滨海城市。

加默兰举起手，请为自由而牺牲的马拉的尊严的亡灵替他的誓言作证。马拉的半身像最近才被摆在这座以前的教堂里，紧挨着一根柱子，正好在拉佩尔蒂埃的半身像的对面。

有人在鼓掌。鼓掌声和抗议声混成一片。会场上闹得很厉害。中殿的入口处站着一群区里的人，他们带着长矛，在大吵大闹。

主席说："在一个自由人民的会议上带着武器是违反共和主义的。"

他命令立刻把步枪和长矛放到以前的圣器室里去。

一个目光炯炯，嘴唇往上翘，牙齿露出的驼背，监察委员会的公民包维萨日，爬上如今已经成为讲演台的布道坛。布道坛上放着一顶红自由帽。

"将军们在背叛我们，"他说，"让我们的军队投降敌人。帝国军队已经把一些骑兵分队推进到佩龙①和圣康坦②周围。土伦已经放弃给英国人了。有一万四千英国人在那儿登陆。共和国的敌人甚至就在国民公会中布置阴谋。首都内有数不清的阴谋在活动，设法释放那个奥地利女人。就在我说话的此时此刻，传说卡佩家的那个小孩③已经从圣殿里越狱，在圣克卢被人举起欢呼胜利。有人打算把他重新扶上专制的宝座。外国特务在我们国内，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捣乱。捣乱的直接结果是粮价飞涨，指券贬值。为了公共安全，我要求陪审员公民，不要怜悯阴谋家和卖国贼。"

---

① 佩龙：法国北部城市。

② 圣康坦：法国北部城市。

③ 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的儿子。一七九二年路易十六曾被关押在巴黎圣殿的塔楼里。

他从讲演台上走下来，会场上有人喊叫："打倒革命法庭！打倒温和分子！"

住在梯翁维尔广场的木匠，公民大杜邦长得很胖，脸色红润，这当儿走上了讲演台，他说他想向新陪审员提出一个问题。他问加默兰，在布里索分子和卡佩寡妇这件案子上，究竟打算采取什么态度。

埃瓦里斯特很害臊，在公开场合一点也不会说话。但是愤怒给他带来了灵感。他站起身来，脸色苍白，用低沉的声音说：

"我是司法人员。我只听从自己的良心的声音。不管我对你们许下什么诺言，都是违反我的职责的。我的职责是在法庭上发言，而在任何别的地方保持沉默。我不再认识你们。我是审判者。我既不认识朋友，也不认识敌人。"

这个集会跟所有的集会一样，意见分歧，聚讼纷纭，没有一定的主张，但是却对他报以掌声。不过公民大杜邦又攻击了。他不能容忍加默兰得到了他想望的职位。

"我懂得，"他说，"我甚至赞成这位陪审员公民严格认真。大家说，他是一个爱国分子。他应该问一问自己的良心，是不是允许他坐在一个为了消灭共和国敌人而设立的，然而却在坚决地宽恕他们的法庭上。有许多同谋关系是一个好公民应该竭力避免的。这个法庭上有好几个陪审员让自己给被告的金钱所腐蚀，还有蒙塔内庭长捏造事实来搭救那个叫考黛的姑娘的脑袋，这不都已被证实了吗？"

紧接着这些话，大厅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福蒂内·泰吕贝尔走上讲演台的时候，弧形的屋顶上回响着最后的掌声。这几个月，他瘦了很多。脸色苍白，带着病态的红晕的颧骨高得看上去快要刺穿皮肤了。他的眼睑肿胀，他的眼珠子一点神都

没有。

“公民们，”他用微弱的，有点气喘的，然而不知为什么那么动人的声音说：“如果我们不相信革命法庭，那我们就得不相信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革命法庭是它们建立的。公民包维萨日刚才警告我们，向我们指出蒙塔内庭长为了包庇一个犯人，窜改司法程序。但是他为什么不加上一句，说明蒙塔内遭到检察官的告发，已经被撤职和关进监狱了，好让我们安心呢？……不对一切疑神疑鬼，难道就不能保护公共安全了吗？国民公会里难道没有剩下才能高强、性情正直的人吗？罗伯斯比尔，古通①，圣茹斯特②，他们不都是正直的人吗？值得注意的是：话说得最激烈的倒是那班从没有为共和国战斗过的人！他们是指望大伙儿都讨厌共和国，否则他们就不会这么说了。公民们，少说话，多做事！拯救法国是用大炮，不是用吵闹。区里有一半地窖还没有挖过。还有不少公民藏着大量的铜。我们要提醒有钱人，对他们来说，爱国捐献是最好的保证。我们的兵士正在边疆和卢瓦尔河③上赢得荣誉，我希望你们慷慨地帮助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他们中间的一个，轻骑兵奥古斯坦·波米埃，以前是耶路撒冷街上一个饭店饮料总管的学徒，在上个月十日，他在孔代军队阵前，牵着马喝水的时候，遭到六个奥地利骑兵袭击。他杀死了两个，把其余的都活捉了。我请求区里宣布奥古斯坦·波米埃已经尽到他的责任。”

---

① 古通（1755—1794）：国民公会议员，两腿瘫痪。他与罗伯斯比尔及圣茹斯特形成三执政，镇压里昂的叛乱。热月政变后被判处死刑。

② 圣茹斯特（1764—1794）：国民公会议员，雅各宾派领袖之一，公安委员会委员，罗伯斯比尔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热月政变时被捕，次日被杀害。

③ 卢瓦尔河：法国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

这篇演讲赢得了一片掌声。区里的人一边喊着“共和国万岁！”一边散了。

中殿里只剩下加默兰和泰吕贝尔两个人。加默兰紧紧握住泰吕贝尔的手，说：

“谢谢你。你好吗？”

“我吗？很好，很好！”泰吕贝尔回答。他打了一个嗝儿，把血吐在手绢里。“共和国里里外外有许多敌人。在我们的区里就有不少。政权不是用高谈阔论，而是用武器和法律建立的……再见，加默兰。我还有几封信要写呢。”

接着他用手绢捂着嘴，走到以前的圣器室里去了。

从此以后，女公民寡妇加默兰的头巾上的帽章别得格外仔细了。她一天到晚显出中产阶级的庄重，共和主义者的高傲和适合于一个陪审员公民的母亲的尊贵态度。她是在尊敬法律的环境里生长起来的，从小就崇拜司法人员的长袍和衬袍，一看到那些由天主委派在世上执掌生杀大权的人，就产生了一种虔诚的恐怖。这些感情使她把她这个不久前还相信是个孩子的儿子看成一位崇高、可敬和神圣的人物。在她那单纯的心目中，她深信虽然经过革命的变化，司法还是一脉相承的，就像国民公会的议员们深信虽然经过各种不同的政体，国家还是一脉相承的。她认为革命法庭跟以前人们教导她尊敬的所有那些旧司法机构一样威严。

公民布罗托对年轻的司法人员表现出混合着惊奇的关心，和一种勉强的尊敬。他跟女公民寡妇加默兰一样，也认为政体尽管更替，司法机关还是一脉相承的。不过跟这位太太完全相反的是：他瞧不起革命法庭，就像他瞧不起旧政体下的法院一

样。他不敢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又不能下定决心不开口，所以说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怪话。这些怪话让加默兰听了，正好能猜到其中隐藏的反爱国主义的含义。

"您不久就要去上任的那个庄严的法庭，"有一次他说，"是法国参议院为了共和国的安全而设立的。我们的立法者给了他们的敌人一些法官，这真是他们的一个有德行的想法。我能理解这样做的宽宏大量，不过我不相信这样做是策略的。我看如果他们在暗底下打击他们的最顽固的敌人，并且用礼物和诺言把其余的拉过来，那就要聪明得多。一个法庭应该慢慢地打击敌人，少伤害，多引起恐惧。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儆戒大家。您那个法庭的缺点是使那些给它吓怕了的人团结起来，使许多利益不同、兴趣矛盾的人成为一群能够采取一致而有效的行动的人。您散播恐惧，而恐惧比勇气更能使人变成英雄。但愿您，公民加默兰，始终不会看到那些恐惧到极点的人一致起来反对您！"

版画家德玛依这星期里爱上了平等宫①里的一个姑娘，一个棕色头发的大个子女人，名叫弗劳拉。不过他仍旧挤出五分钟的时间来向他的伙伴道贺，而且对他的伙伴说，这样一个委任给美术界增光不少。

爱洛迪呢，她不自觉地厌恶一切革命的东西，而且像害怕可能把她爱人的心抢走的、最危险的敌人那样害怕官职。然而对一个被选定在重大案件中表态的司法人员的显赫，温柔的爱洛迪还是动了心。况且，对埃瓦里斯特的任命在她周围还产生了好的影响，使她那一往情深的心里感到十分得意。公民让·布莱兹特地跑到梯翁维尔广场的画室里，在洋溢着的男性的亲热

① 平等宫：巴黎一个热闹的所在。平等宫里的女人意即妓女。

感情中拥抱陪审员。

跟所有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非常尊敬共和国的官方人士，而且自从他被检举在军需供应上有欺骗行为以来，革命法庭引起了他的敬畏。他觉得自己太惹人注目，牵涉的事情太多，不可能感到十分安全。因此他认为加默兰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人。总之，他是个好公民，而且是法律的朋友。

他向画家兼司法人员伸出手去，显得又真诚，又爱国，是个热爱艺术和自由的人。加默兰不记前仇，握住那只豪爽地伸出来的手。

"公民埃瓦里斯特·加默兰，"让·布莱兹说，"我要求助于您的友谊和才华。明天我请您到乡下去逛两天。您可以画画，我们又可以聊聊天。"

版画商一年里总有好几次陪着画家们到乡下去玩上两三天。画家们按照他的指示画风景或者废墟。他善于捕捉能使顾客中意的东西。这样出去两三天，他总能带回一些画稿。回来以后，在画室里完成这些画稿，随后巧妙地雕成版，印成红的或者彩色的版画卖出去，他着实可以赚到一笔好钱。他还让人把那些素描制成挂在门楣上方和壁炉上方的墙上的装饰画，这不比于贝尔·罗贝尔①的装饰艺术作品销路坏，或者还要好一点。

这一次，他想请公民加默兰跟他一起去画建筑物的写生素描。在他眼睛里，陪审员的职位大大地提高了画家的地位。另外还有两个艺术家一起去，一个是版画家德玛依，他画得很好，还有一个是默默无闻的菲利普·杜布瓦，画罗伯尔风格的画，画

① 于贝尔·罗贝尔（1733—1808），法国画家，喜爱的主题有古代建筑的废墟以及有这些废墟的风景。

得十分出色。按照习惯，女公民爱洛迪和她的朋友女公民亚扎尔陪着艺术家们。让·布莱兹是个善于把享乐和利润结合起来的人，所以他还请了滑稽歌舞剧院①的一个女演员，女公民泰弗南。大家都认为她跟让·布莱兹交情很好。

① 滑稽歌舞剧院：巴黎的一家剧院，建于一七九二年。

10

星期六，早晨七点钟，公民布莱兹戴着黑两角帽，穿着红背心、皮裤子、黄皮的翻统靴，用马鞭子的柄砰砰敲着画室的门。女公民寡妇加默兰正在屋子里彬彬有礼地跟公民布罗托谈话。加默兰站在一小块镜子跟前结着一条白色的大领巾。

“祝您旅行愉快，布莱兹先生！”女公民说。“不过您既然去画风景，那就请布罗托先生一起去吧，他也是个画家。”

“好啊！”让·布莱兹说，“公民布罗托跟我们一起去吧。”

布罗托是个爱好交际，喜欢玩乐的人，弄清楚了他的确不会惹人讨厌，于是就接受了邀请。

女公民爱洛迪爬上五层楼来拥抱寡妇加默兰，管她叫好妈妈。她穿着一身白衣服，身上还带着一股薰衣草的香味。

一辆两匹马拉的旧四轮篷车，车篷放下，等候在广场上。萝丝·泰弗南和朱利安娜·亚扎尔坐在车子上。爱洛迪叫女演员坐在右边，自个儿坐在左边，让苗条的朱利安娜坐在她们俩的中间。布罗托背朝马坐，跟女公民泰弗南面对面。菲利普·杜布瓦跟女公民亚扎尔面对面。埃瓦里斯特跟爱洛迪面对面。菲利普·德玛依呢，他那强壮的上半身竖在马车夫左边的座位上。他路上告诉马车夫，美洲有一个国家的树上结的是小灌肠和大灌肠。马车夫听了大为惊奇。

公民布莱兹是个骑马老手，他骑着马一路领先，免得跟在马

车后面吃灰。

随着车轮在郊区的路上滚动，旅行的人把他们心头的牵挂抛得一干二净；看到田野、树木和天空，他们的心境变得轻松愉快。爱洛迪想着她生来就是为了跟乡间的治安法官埃瓦里斯特一起在一个傍水靠林的村子里养鸡。他们经过时，路旁的那些小榆树迅速向后退去。遇到进村子的时候，看门的大狗从斜里窜过来，朝那两匹马的腿汪汪叫；一条肥大的西班牙种的长毛猎狗躺在路中央，勉强地站起来；鸡四下里飞散，有的穿过大路逃走；紧紧挤在一起的鹅群慢腾腾地走开。肮脏的孩子们望着车子过去。早晨的天气很热，天上一片云也没有。龟裂的土地期待着下雨。他们在维尔于弗①外面下车。穿过小镇时，德玛依跑进一家水果铺去买樱桃给女公民解解渴。开铺子的是个俊俏的女人，德玛依就此不出来了。菲利普·杜布瓦用朋友们时常用来称呼他的绰号叫他：

“嗨！巴巴鲁！……巴巴鲁！”

一听到这个可恨的名字，过路人都竖起了耳朵。每一个窗口都有人探出头来。接着，他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年轻人从水果铺子里走出来。他上衣敞开着，颈饰在结实的胸口飘着，肩膀上扛着一篮子樱桃，大衣挑在手杖上。他们把他当成那个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吉伦特派分子。一群无套裤汉恶狠狠地揪住了他。他们不顾他的愤怒抗议，硬要把他拉到镇公所去。幸亏老布罗托、加默兰和三个年轻女人出来作证说，这个公民名叫菲利普·德玛依，是一个铜版雕刻画家和优秀的雅各宾派分子。即使这样，嫌疑犯还不得不掏出他的公民证。总算运气好，他的

① 维尔于弗：巴黎近郊小镇。

公民证正巧带在身上，因为他对这种事一向马马虎虎，不摆在心上。这样，他才逃出了爱国镇民的掌心，只损失了一条花边袖口，是给扯掉的，不过这个损失到底是很小的。他还接受了那些国民自卫军的道歉。他们刚才还非常粗暴地捉住他，现在却说要把他高高地抬起，抬到镇公所去。

德玛依恢复了自由，被女公民爱洛迪、萝丝和朱利安娜围着。他望着比他整整矮一个头的菲利普·杜布瓦。他不喜欢菲利普·杜布瓦，疑心他故意害他，苦笑着说：

"杜布瓦，你要是下回再叫我巴巴鲁，我就叫你布里索。他是个可笑的小胖子，油污的头发，油腻的皮肤和潮湿的手。他们一定会相信你就是臭名远扬的布里索，人民的公敌。共和主义者一看到你就又怕又恨，会把你吊死在最近的一根灯杆上……你听见了没有？"

公民布莱兹刚才在喂马喝水，居然说是他调停了这场纠纷，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调停这件事他可完全没有份儿。

他们又上了马车。德玛依在路上告诉车夫，从前曾经有几个月亮里的居民落在这儿隆玉莫平原①上，他们的样子和颜色都像青蛙，不过要大得多。菲利普·杜布瓦和加默兰谈着他们的艺术。杜布瓦，是勒尼奥的学生，到过罗马。他看到过拉斐尔②的挂毯，认为比世界上任何杰作都好。他崇拜柯勒乔③的色彩，

① 隆玉莫平原：法国北部平原，在巴黎附近。

②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用世俗化的描写方法去处理宗教题材。

③ 柯勒乔（约1489—1534）：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作品色彩鲜明，给人以轻快鲜明的感觉。

阿尼巴·卡拉齐①的想象力，多米尼基诺②的构图，不过谈到风格，谁的画都及不上庞比奥·巴托尼③的画。他在罗马时跟迈纳日欧④先生和勒布朗夫人⑤有来往，他们两人都公开反对革命，因此他不提起他们。不过他把安热里卡·考夫曼⑥捧得很高；安热里卡·考夫曼有纯正的趣味，对古代艺术有丰富的知识。

加默兰觉得法国绘画的全盛时期来得较迟，因为是从勒絮尔⑦、克劳德⑧和普桑⑨开始的，在时间上相当于意大利画派和佛兰德斯画派的衰落时期，可是接着那么快就衰败下去，而且衰败得那么厉害，真是可惜。他认为这应该归咎于社会风气和反映了这种风气的美术学院。幸亏美术学院总算给撤消了，在新的原则的影响下，大卫和他的画派正在创造一种配得上一个自由的人民的艺术。提起那些年轻画家，加默兰毫无妒意地说埃纳甘和托比诺-勒布伦最好。菲利普·杜布瓦说，比起大卫来，

---

① 阿尼巴·卡拉齐(1560—1609)：意大利波伦亚派画家，西欧绘画中学院派的创始人。

② 多米尼基诺(1581—1641)：意大利波伦亚派画家，十七世纪学院派主要代表之一。

③ 庞比奥·巴托尼(1708—1787)：意大利画家，意大利古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④ 迈纳日欧(1744—1816)：法国画家，布歇的学生。在意大利从事绘画创作。

⑤ 勒布朗夫人(1755—1842)：法国肖像画家。曾为玛丽·安东尼特王后画像，革命一开始即去意大利。

⑥ 安热里卡·考夫曼(1741—1807)：德国女画家，生长在瑞士，主要在意大利和英国从事创作，所绘肖像画中有歌德像。

⑦ 勒絮尔(1616—1655)：法国画家。所画多宗教题材和神话题材。

⑧ 克劳德(1600—1682)：法国画家和版画家。

⑨ 普桑(1594—1665)：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作品以宗教、历史、神话为题材。

他更喜欢他的先生勒尼奥，他把绘画的希望寄托在前途无量的年轻艺术家热拉尔身上。

爱洛迪赞美女公民泰弗南的红天鹅绒帽子和白连衫裙。女演员称赞她两个同伴的打扮，还告诉她们怎样打扮更好。按照她的意见，应该减少身上的装饰品。

“一个女人穿得再简单也不为过分，”她说。“我们在舞台上学到这一点，在舞台上服装应该让人看见每一个姿势。这才是它的美，它再也不需要什么别的美了。”

“您说得对，我亲爱的，”爱洛迪回答。“不过在打扮上，再也没有比简单花钱更多的了。我们添上些小装饰，往往不是出于趣味粗俗，而是为了省钱。”

她们起劲地谈着秋季的时装式样：连衫裙朴素，上身短。

“多少女人为了学时髦，反而把自己弄得很丑！”泰弗南说。“应该按照自己的身段来穿衣服。”

“只有用布裹在身体上，而且打出褶裥来才是美的，”加默兰插嘴说。“凡是裁剪和缝制的东西都很难看。”

这种看法在温克尔曼①的论文里倒挺合适，但是从一个对巴黎女人说话的男人嘴里说出来可就不大合适了，因此遭到了冷淡的轻视。

“为了今年冬天，”爱洛迪说，“人们正在用佛罗伦萨塔夫绸和西西里细布缝制拉普兰②式的长棉衣，还有徐里姆③式的上

① 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他首先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古希腊罗马的艺术。

② 拉普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地区。

③ 徐里姆：法国作家伏尔泰（1694—1778）所著悲剧《徐里姆》中的女主人公。

衣，腰身是圆的，外面罩上土耳其式的背心。”

“这是罩在破衣服外面穿的遮穷衣服，”泰弗南说，“有现成的卖。我有一个小女裁缝，手艺高明得了不得，价钱也不贵。亲爱的，我叫她上您这儿来好了。”

话语飞翔着，既轻松又急促，它们谈论了，批评了那些好衣料：条子的佛罗伦萨塔夫绸，单色的北京缎，西西里细布，罗纱，南京紫花布。

老布罗托一边听她们谈话，一边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想着，这遮盖迷人的身体的四季服装，它们不断地变化，隔了几年又像那些重开的野花一样，重新时兴起来。他的眼光从这三个年轻女人身上转到田垄里的矢车菊和虞美人上，眼睛里含满泪水，微笑的泪水。

他们在九点钟左右到了奥朗吉，停在铜钟客店门口，店主人普瓦特立纳夫妇俩留宿过客，安顿车马。公民布莱兹已经把身上的衣服收拾干净，搀扶女公民们下车。他们点好了中饭菜以后，全都跟着一个替他们背画箱、画板、画架和遮阳伞的村里的孩子穿过田野，朝奥尔日河和依维特河汇合的地方走去，那儿可以看见被塞纳河和圣热纳维埃夫森林围绕着的青翠的隆玉莫平原。

让·布莱兹，这一队艺术家的领导人，和以前的包税人交换谈着一些有趣的事，在他们的话里，杂乱地提到慷慨的维尔包凯，女商贩卡特琳·居索、肖德隆家的小姐们，巫师加利歇，不用说，还提到小鲁塞尔和昂戈夫人那些年代较近的人物。①

---

① 小鲁塞尔是一七九二年志愿兵中流行的一首通俗歌曲中的人物，这个大公无私的革命战士的一切都是三个：三匹马，三条狗，三只眼睛，全部财产也是三个铜子儿。昂戈夫人是当时的一个人所共知的喜剧人物。上面提到的维尔包凯等人物，都是法国作品中的滑稽人物。

埃瓦里斯特看到一群收割的人在捆庄稼，突然产生出一股对大自然的爱，觉得眼泪忍不住涌到眼眶里，心里充满了和谐和爱情的梦想。德玛依呢，在把蒲公英的轻飘飘的种子吹到女公民们的头发上去。她们三个人全都像城市里长大的姑娘那样喜爱花束；忙着在草地上摘毒鱼草，它的花像穗子似的密密地长在梗子周围，摘风铃草，它的浅紫色的钟形小花朵一层一层地悬挂着，摘芬芳的马鞭草的细枝、矮接骨木、薄荷、淡黄木犀草、多叶蓍，摘夏末的一切野花野草。让-雅克使植物学成为城里的女孩子的时髦玩意儿，所以她们三个人都知道各种花的名字和象征的是哪种爱情。娇嫩的鲜花干枯了，花瓣从女公民爱洛迪的怀里落下来，像雨似的洒在她的脚旁，她叹了一口气说：

"瞧这些花，它们已经谢了！"

大伙儿开始工作，努力把他们眼睛里看到的大自然表现出来。不过每个人都是通过一位大师的眼睛看大自然。菲利普·杜布瓦一晃眼就模仿于贝尔·罗贝尔的风格，画好了一座荒凉的农庄，几株倒在地上的树，一条干涸了的急流。埃瓦里斯特·加默兰在依维特河边找到了普桑的风景画。菲利普·德玛依在一个鸽子棚跟前，按照卡洛①和杜普莱西②描绘流浪汉的生活画的画法创作。老布罗托以模仿佛兰德斯派画家自负，正在孜孜矻矻地画一头母牛。爱洛迪在速写一座茅屋。她的朋友朱利安娜，颜料商的女儿，正在替她调颜色。几个孩子紧紧挤在她身旁，看她画画。他们挡住了她的光线，她推开他们，管他们叫小

① 卡洛（1592—1635），法国画家和版画家，以战争画和蚀刻市井小品著称。

② 杜普莱西（1747—1813或1819），法国铜版画家，拥护革命，把革命事件反映在作品中。他描绘了劳动、日常生活、戏剧和战争场面。

苍蝇，给他们糖吃。女公民泰弗南挑出漂亮的孩子来，把他们的脸蛋儿洗干净，亲他们，把花插在他们的头发上。她带着温柔而悲伤的神气抚摸他们，因为她没有享受过做母亲的快乐，又因为她要显出温柔的感情来增加自己的美丽，要练习自己的舞台表演艺术。

这一群人当中，只有她一个人既不画又不描。她在专心一意地学习一个角色，更专心一意的是讨她的同伴们的欢喜。她手里拿着本子，从一个人身边转到另一个人身边，真是个娇艳迷人的俏娘儿们。"皮肤不好，容貌不好，身段不好，声音不好，"女人们说，可是她使空间充满了动作、色彩跟和谐。她虽然憔悴，不过还是美丽，虽然疲倦，不过还是精神抖擞，她是这一群出门人的快乐。她心情多变，然而经常是愉快的，敏感的；性子暴躁，可是又很随和直爽；说话尖刻，可是语气彬彬有礼。总之，她爱虚荣，谦逊，真诚，虚伪，讨人喜欢。如果说萝丝·泰弗南没有享受显赫的成功，如果说她没有变成女神，那是因为时势不好，巴黎再没有香火和祭坛来供奉美惠三女神①。女公民布莱兹谈起她的时候，总是扮一个鬼脸，还时常管她叫"我的继母"，看到了她，还是不免对她那令人神魂颠倒的风姿倾心。

当时，费多剧院正在排演《圣母往见会修女》②。萝丝因为演的是一个极其自然毫不做作的角色，感到非常满意：她寻找的，追求的，而且已经找到的正是这种自然。

---

① 美惠三女神：希腊神话中代表妩媚、优雅和美丽的三位女神的总称。她们都喜爱诗歌、音乐和舞蹈，有关文艺、科学和造型艺术的活动都得依靠她们的灵感。

② 《圣母往见会修女》：毕加尔作词，戴维纳作曲的两幕喜歌剧，一七九二年七月七日在巴黎首场演出。

“难道我们以后再也看不到《帕美拉》了？”漂亮的德玛依问。

国民大剧院被关掉了，演员们都给送到玛德罗内特和贝拉依去了。①

“难道这就是自由吗？”泰弗南叫了起来，抬起那双充满怒火的美丽眼睛望着天上。

“国民大剧院的演员，”加默兰说，“都是贵族。公民弗朗索瓦的作品有使人惋惜贵族特权的倾向。”

“先生们，”泰弗南说，“难道你们只知道听专门奉承你们的人讲话吗？……”

将近中午，每个人都觉得饿得慌。这一小队人回到客店去。

埃瓦里斯特走在爱洛迪身旁，一边微笑着，一边回忆他们头儿回碰见的情景：

“两只小鸟从屋顶上的窝里摔下来，摔在您的窗槛上。您亲手喂它们。一只活了，后来飞走了。另一只死在您替它做的棉花窝里。‘这是我顶爱的一只，’您曾经这么说过。那一天，爱洛迪，您头发上结了一个红蝴蝶结。”

菲利普·杜布瓦和布罗托稍微落在其他人后面一点，正在谈着罗马。他们俩都到过那儿：布罗托在一七七二年，菲利普·杜布瓦在美术学院存在的最后的日子里。布罗托还记得蒙德拉高内亲王夫人，要不是阿堤埃里伯爵一天到晚像影子似的老跟着她，他准会向她倾诉自己的苦闷。菲利普·杜布瓦也不会忘了说，他曾经给请到德·贝尔尼② 红衣主教家去吃过饭，德·贝

① 玛德罗内特和贝拉依是巴黎的两座监狱。

② 德·贝尔尼（1715—1794），法国红衣主教，沙龙诗人。路易十五时代曾任外交部长，最后任驻罗马大使。

尔尼红衣主教是世界上最好客的主人。

“我认识他，”布罗托说，“我还可以毫不吹嘘地加上一句，有一段时间，他提起他最亲近的朋友来，我也算得上一个。他喜欢和下层人来往。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尽管他以传播谎言为职业，他小指头里的健全的哲理，比你们所有那些想教我们做有道德的人和敬畏上帝的人的雅各宾分子脑子里的健全的哲理要多得多。说真的，我情愿喜欢我们的那些头脑简单的‘食神者’，他们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而不喜欢那班乱改法律的疯子，他们为了要使我们有道德、明智和崇拜按照自己的形状创造出他们的最高存在，把我们送上断头台。以前，我让一个可怜的本堂教士在小岛教堂做弥撒。他喝醉了酒以后常说：‘我们别骂罪人，我们这些可鄙的教士就是靠他们过活的！’先生，您应该承认，这个吃经文饭的人掌握了健全的统治原则。我们应该采用他的主张，统治人民的时候，还是让他们保持老样子，而不是把他们改成我们喜欢的样子。”

泰弗南已经走近老布罗托。她知道这个人过去生活很豪华，她的想象力给这个以前的包税人的眼前的穷相镀上了一层金，她认为他虽然穷，可是并不丢脸，因为那是大势所趋，大家都破产了。她怀着好奇而敬重的心情在他身上看到了那些挥金如土的克罗伊斯①的残余的气质。她的同行前辈们谈起那些克罗伊斯时，总是一边唉声叹气，一边加以颂扬。除此以外，这个老头儿穿着一件如此破旧，可是刷得如此干净的棕褐色常礼服，她非常喜欢他的风度。

---

① 克罗伊斯：古吕底亚的末代国王（约前560—前546）。据说他是古代巨富之一。他的名字已成为“富豪”的同义语。

“布罗托先生，”她对他说，“我们知道从前在一个美丽的大花园里，灯火辉煌的夜晚，您在远处传来的笛子声和提琴声中跟女演员和舞女们溜到爱神木的树丛里去……唉！您的那些歌剧院和法兰西喜剧院的女神，她们比我们这些可怜的小国民演员美丽，是不是？”

“别这么想，小姐，”布罗托回答，“您要知道，在那些日子里，一个像您这样的女人，只要她愿意，她就完全可以像一位无与伦比的女王那样，单独地在您刚才想象得那么美的大花园里散步……”

铜钟客店完全是乡村风味。大车进出的大门上挂着一枝枸骨叶冬青，门里面是一个永远潮湿的院子。母鸡在院子里啄食。房子在院子的尽头，一楼一底，高瓦顶长满青苔，墙壁几乎被开满了花朵的老蔷薇遮得看不见了。右边，修剪过的果树树梢露出在园子的低矮围墙上。左边是马厩，还有一个露天的喂草架和一间木头搭的粮仓，一把梯子靠在墙上。这边在一个摆着农具和树桩的敞棚底下，还有一只白公鸡，它从一辆旧轻便马车的顶上留意着它的那些母鸡。院子的这一边被牛圈关断。牛圈前有一个大坟堆似的粪堆，这时候正有一个草黄色头发、身子横阔竖短的姑娘在用长柄叉翻着这堆粪。她的木鞋里灌满粪水，泡着她那双光脚，您可以看到她的脚跟不时从木鞋里提起来，黄得像番红花。她的裙子撩起来，露出肥大下垂的腿肚子上的污垢。菲利普·德玛依望着她，心里又奇怪又好笑，大自然真是捉摸不定，造出一个这样横里阔的女孩子。客店掌柜嚷着：

“嗨，特隆什！去拎点水来！”

她转过头来，露出一张猩红色的脸和一张大嘴，嘴里少掉一个大门牙。只有公牛的角才能在她那一口结实的牙齿上撞出一

个缺口。她扛着长柄叉，笑着。她的袖子卷了起来，胳膊像大腿一样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饭开在低矮的大厅里，壁炉里正在烤着小鸡，差不多快要好了。壁炉台上面挂着几枝旧枪。这间大厅，二十多尺长，用石灰刷成白色，只有从门上的淡绿色玻璃和唯一的一扇窗子透进光来，窗框上围着玫瑰花。老祖母坐在窗口纺纱。她戴着一顶帽子，帽子后面还有一块摄政时期流行的花边后饰。她手上有土色斑点，骨节粗大的手指拿着纺纱杆。苍蝇盯在她眼皮边上。她并不把它们赶跑。她小时候，还在母亲的怀抱里，曾经看到路易十四坐在马车里经过。

六十年以前，她到巴黎去过。她用微弱的唱歌似的声音讲给站在她面前的三个年轻女人听。她说她看到过市政府、杜伊勒利宫和萨玛利丹①。她穿过御桥的时候，一条装苹果到马依市场去的船破了，苹果顺流而下，河面成了一片紫颜色。

她也听人说过王国国内最近发生的种种变化，特别是宣了誓的教士和拒绝宣誓的教士间的纠纷。②她还知道有过战争、饥馑和天上的不祥预兆。她不相信国王死了。她说，有人帮他从一条地道里逃出去，拿了一个老百姓交给刽子手作替死鬼。

老奶奶脚旁的小摇篮里躺着普瓦特立纳家最小的一个娃娃，名字叫让诺，他在出牙齿。孩子被发烧和痉挛折磨得筋疲力尽，有气无力地哼哼着。泰弗南端起柳条摇篮，朝他微笑。他一

---

① 萨玛利丹：抽水机，在巴黎新桥第二个桥洞附近。

② 一七九〇年，制宪会议通过新的教士公职制度，按照省的数量，减少教区的数量，主教和神父的职位由选举产生，取消主教由罗马教皇批准之制。每一教士必须宣誓效忠国民、法律和国王。这一措施促使教士分裂。制宪会议中三百名教士，只有一百名宣誓。

定病得很厉害，因为已经为他请过公民贝勒波尔医生。事实上，公民贝勒波尔是国民公会的候补议员，他并不收出诊费。

女公民泰弗南的上代就是演戏的，所以她在哪儿都跟自己家里一样。她不满意特隆什洗碗碟的方法，自己把盘子、酒杯和刀叉都另外擦过。女公民普瓦特立纳在煮汤。她像出色的客店女掌柜那样尝了尝味道。这时候爱洛迪把一个刚出炉、还热烘烘的四斤重的面包切成片。加默兰看着她切，对她说：

"几天前我看了一本书，是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写的。他的名字我忘了。法文译本译得很好。书里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叫夏绿蒂①。她像您一样，也在切面包，也像您一样，切起来姿势优美，好看，年轻的维特看着看着，就爱上了她。"

"结果他们结婚了吗？"爱洛迪问。

"没有，"埃瓦里斯特回答，"结果是维特遭到横死。"

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因为他们都十分饿了。不过菜并不怎么好。让·布莱兹很有怨言。他讲究吃喝，把吃得好当作一个处世原则。毫无疑问，正因为粮食普遍缺乏，他才主张大吃大喝。革命把每一家的锅子都翻了过来。一般的公民什么都吃不到。像让·布莱兹那样精明能干的人，在普遍穷困的情况中发了大财，就上馆子去吃。他们在那儿吃得酒醉饭饱，表示他们手段高明。至于在"自由"二年、全靠栗子和面包头过活的布罗托，他记起了在香榭丽舍大街街口格里莫·德·拉·瑞尼埃尔②家里吃过晚饭。他一心想博得人家夸奖他精于品味，坐在普瓦特

① 夏绿蒂：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女主人公。

② 格里莫·德·拉·瑞尼埃尔（1758—1838）：法国作家，诙谐作品《美食家文集》的作者。

立纳太太的咸肉烧卷心菜前，滔滔不绝地说着精美的食谱和高明的烹调法。因为加默兰声明共和主义者鄙视吃喝的快乐，年老的包税人，爱好古代的人，就告诉这个年轻的斯巴达人①，黑肉羹是怎样烹调的。

吃好了中饭，让·布莱兹没有忘掉正经事，叫他那流动美术院的全班人马对着这家客店画速写和草图。他认为这家客店破烂不堪，浪漫色彩很浓。菲利普·德玛依和菲利普·杜布瓦在画牛圈的时候，特隆什姑娘出来喂猪。这时候公民贝勒波尔医生恰巧从低矮的大厅里出来。他刚被请来给普瓦特立纳家的小娃娃看病。他走到两个艺术家跟前，夸奖他们的才能，说他们的才能给整个国家带来荣誉，然后他指着在猪群当中的特隆什说：

"你们看那个人，"他说，"她不像你们可能相信的那样是一个姑娘，而是两个姑娘。你们要知道，我说的是真情实话。我看到她的骨架大得异乎寻常，觉得奇怪，检查了她的体格，发现她的大部分骨头有两根：每条大腿里，有两根连在一起的股骨；每边肩膀里，也有两根肱骨。她有些肌肉同样也有两块。照我看来，这种情况是一对双胞胎连在一起，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个有趣的现象。我把这件事通知圣依莱尔②先生。他谢谢我。公民们，你们看到站在那儿的是一个怪物。这儿的人叫她'特隆什姑娘'。他们应该说'特隆什姑娘们'：因为

① 斯巴达人：斯巴达是古希腊的奴隶制城邦。斯巴达人以严厉、刚强和勇敢著称，此处指加默兰，因为他具有这种品质。下面提到的黑肉羹是斯巴达人喝的一种黑色肉汤。

② 圣依莱尔(1772—1844)：法国动物学家和解剖学家。他是达尔文的先驱者之一。

是两个人。大自然中就有这么些怪现象……画家公民们，我祝你们晚安！今天夜里会有暴风雨……”

在烛光下吃完晚饭，布莱兹美术学院的人在客店的院子里，跟普瓦特立纳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起捉迷藏。年轻的女人和年轻的男人玩得非常起劲。他们的年纪就足以说明他们为什么这么起劲，用不着再去研究是不是动荡不安的时代激起了他们的热情。等天完全黑了，让·布莱兹提议到低矮的大厅里去玩社交游戏。爱洛迪主张玩“找心”，大伙儿都一致同意。在这年轻姑娘的指导下，菲利普·德玛依用粉笔在家具上、门上和墙上画了七颗心。那就是说，心的数目比玩的人数少了一个，因为老布罗托也起劲地跟大伙儿一起玩。他们排成一个圆圈，一边跳舞，一边唱“塔啊，当心！”① 等到爱洛迪做一个手势，每个人都奔过去把手放在一颗心上。加默兰心不在焉，又笨手笨脚，发现所有的心都给别人抢去了。他罚出一样东西：他在圣日尔曼集市上花五六个子儿买来的那把小刀，他曾经用它把面包切给那位穷苦的母亲。他们继续玩下去。布莱兹、爱洛迪、布罗托和泰弗南一个接一个地找不到心。他们每一次都罚出一样东西：一只戒指，一个小手提包儿，一本摩洛哥皮面的小书，一只手镯。接着，这些罚出来的东西都摆在爱洛迪的膝头上抽签。每人要赎回自己的东西，就得显出一些社交本领——唱一支歌或者背一首诗。布罗托背了《少女》② 第一章中法国主保圣人的那段话：

---

① “塔啊，当心！”：儿歌《塔啊，当心！》的头一句。这首儿歌唱的时候，由两小孩扮一塔，另由数小孩扮波旁公爵率领卫士去攻打。这样人与塔一问一答，最后塔被打倒。

② 《少女》：法国作家伏尔泰（1694—1778）的一首写圣女贞德事迹的长诗，全名为《奥尔良少女》。

我叫德尼，圣徒是我的行当
我爱高卢……

公民布莱兹虽然书读得少得多，可是毫不犹豫地说出了里希蒙①的回答：

圣徒先生，值不得您
这样撇下天堂乐园……

于是，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把法国阿里奥斯托②的杰作念了又念。连最严肃的人都为了贞德③和杜洛瓦④的爱情，阿尼埃斯和蒙罗斯的经历，以及飞骡子的功劳，露出了微笑。每一个有修养的人都背得出这首有趣而又富于哲理的诗中的精彩段落。埃瓦里斯特·加默兰虽然生性严肃，也高高兴兴地背了格立布尔东进入地狱，从爱洛迪膝上拿回他那把六个子儿买来的小刀。女公民泰弗南清唱了尼娜⑤的浪漫曲：《等心上人来到》。德玛依照《拉·法立东丹》⑥的调子唱：

---

① 里希蒙：《少女》中的人物。

②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主要作品有叙事诗《疯狂的奥兰多》。法国的阿里奥斯托指伏尔泰。

③ 贞德（1412—1431）：法国女民族英雄，《奥尔良少女》中的女主人公。参见第40页注②。

④ 杜洛瓦（1403—1468）：百年战争末期坚守奥尔良城，抵抗英军的将军。他和阿尼埃斯、蒙罗斯都是《少女》中的人物。

⑤ 尼娜：一部法国喜歌剧中的人物，由玛索里埃作词，达莱拉克作曲。

⑥ 《拉·法立东丹》：法国一种滑稽民谣的调子，以“拉·法立东丹”为和声。

善良的圣安东尼的一头猪，
　有几个人把它抢走，
在它头上套了一顶风帽，
　把它变成了修道士。
这完全是个打扮问题……

然而德玛依有心事。这时候他热烈地爱着一起玩“罚物游戏”的那三个女人，向她们三个都投去热切、温柔的眼光。他爱泰弗南，因为她仪表娴雅，身材苗条，演技高超，眼波灵活，声音动人心弦；他爱爱洛迪，因为他觉得她天性纯厚、慷慨、大方；他爱朱利安娜·亚扎尔，尽管她头发黯淡，睫毛灰白，满脸雀斑，胸脯扁平，他却像伏尔泰的《少女》里的杜洛瓦，老是会慷慨地向最不漂亮的女人表示爱情，尤其是在当时她是最受冷落的，因此也最容易使她倾心。他一点也不自负，从来没有确信过自己一定会被接受，但是也从来没有确信过自己一定不会被接受。因此他一有机会就毛遂自荐。他利用罚物游戏时的几次巧遇，对泰弗南说了一些温柔体贴的话。她并没有不高兴，不过在公民让·布莱兹的忌妒的眼光下，没法说几句来回答他。他对女公民爱洛迪谈起话来还要多情，虽然他知道她已经爱上了加默兰，好在他并不斤斤计较，非独占一个姑娘的心不可。爱洛迪不会爱上他。不过她认为他倒是个漂亮的男人，而且这一点她也没有能够瞒住他。最后，他凑近女公民亚扎尔的耳朵，对她悄悄地表示出他最迫切的愿望。她以一种惊讶的神情作为回答，它表示出的可能是完全的顺从，也可能是一种不愉快的冷淡。但德玛依不相信她会冷淡。

客店里只有两间卧房，而且都在二层楼上，对着同一个楼梯口。左边的一间比较漂亮，墙上糊着花纸，还挂着一面手掌大小的镜子，镀金的框子，从路易十五还是个孩子时起，一直受着苍蝇屎的损害。在有着枝叶花纹的棉布帐顶下是两张床，床上有羽毛枕头，鸭绒压脚被和棉被。这一间留给三个女公民。

歇息的时候到了。德玛依和女公民亚扎尔各人端着各人的蜡烛台，在楼梯口互相道了晚安。风流的版画家塞给颜料商的女儿一张纸条，请求她等人们都睡着了以后，到顶楼里去找他。顶楼就在女公民的卧房上面。

他有先见而且考虑周到，在白天就研究了房子内部的布局，踏看了这间顶楼。一串串的洋葱，还有叮了一大群黄蜂的干水果、柜子和旧箱子，这一切把顶楼都给塞满了。他甚至还注意到一张断了腿的旧帆布床，据他看，床已经没人睡了，还有一条套子撕破的草垫，上面有跳蚤在跳。

女公民的卧房对面是一间摆着三张床的卧房，相当狭小。男旅客不得不在这间卧房里将就睡一宿。不过布罗托是个贪图舒服的人。他跑到谷仓里去睡在干草上。让·布莱兹呢，他不见了。杜布瓦和加默兰很快就睡着了。德玛依睡到床上。不过等黑夜的宁静像一潭死水似的笼罩住房子，版画家就一骨碌起了床，爬上木头楼梯。楼梯在他光着的脚下嘎吱嘎吱地响。顶楼的门半开着。从里面透出一股闷人的热气和烂果子的臭味。特隆什躺在那张断了腿的帆布床上，嘴张得大大的，衬衣撩了起来，大腿叉开着。她个儿很大。一道月光从天窗照进来，把她的皮肤染成天蓝色和银色。在鳞片般的污垢和溅上的点点粪水下，她的皮肤闪耀着青春和健康的光芒。德玛依扑到她身上去。她一下子给惊醒了，吓得叫了起来。可是等她明白了别人要她干

什么，她就放下心来，没有露出一点惊奇和反抗的表示。她假装又陷入半睡眠的状态里。在这种状态里，她虽然没有了意识，可是还有感觉……

德玛依回到自己的卧房里，安安稳稳、舒舒坦坦地一宿睡到天明。

第二天，流动美术学院干了一天工作以后，动身回巴黎了。让·布莱兹把指券付给客店掌柜。公民普瓦特立纳哀叹，如今他只看到这种"方钱"了，他答应谁能让黄澄澄的玩意儿再流通，他一定为他点上一枝漂亮的蜡烛。①

他说要采一点花送给女公民们。在他的吩咐下，特隆什穿着木鞋，撩起裙子，爬上梯子，露出了她的沾满污垢的结实的小腿肚，接着不倦地从攀满墙上的蔷薇藤上折下花来。花朵像阵雨似的，像激流似的，像雪崩似的落下来，落在爱洛迪、朱利安娜和泰弗南撩起来的裙子里。马车上全是蔷薇花。他们在夜间到了巴黎，一个个都抱了一大束花回家。无论是睡着还是醒来他们都沉浸在蔷薇花的香味里。

---

① 天主教教徒为了还愿或其他原因，有把蜡烛献在教堂中的神像前的仪式。

11

九月七日上午，女公民洛什莫尔到陪审员加默兰家里去。她想请他帮帮她的一个成为嫌疑犯的朋友的忙。她在楼梯口碰到前贵族布罗托·德·小岛先生。在过去那些快乐的日子里，她曾经爱过他。布罗托正要把他做的十二打牵线活动玩偶送到法律街上的玩具商那儿去。为了携带起来方便，他决定按照流动小贩的办法，把玩偶都拴在一根棍子的头上。他对任何女人都是殷勤有礼的，即使是对那些时间长，混熟了，对他已经失去魅力的女人，也是一样。洛什莫尔夫人本该就是这种失去魅力的女人，但是背叛、分手、不忠实和发胖，给她添加了一些滋味，使他觉得她挺刺激胃口。不管怎样，他在方砖地面有稀缝的肮脏的楼梯口上，还是彬彬有礼地接待她，就像他过去在小岛的大门前的台阶上接待她的时候那样，而且，请她赏光到他的顶楼里去作客。她相当敏捷地爬上梯子，来到了一个屋架下面，倾斜的屋梁支撑着一个瓦顶，上面开着一扇天窗。人在里面没法站直。她坐在这间陋室里的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朝那些稀疏有缝的瓦片望了一会儿，惊奇而且悲伤地问：

"您就住在这儿，莫里斯？您不用怕人闯进来了。只有魔鬼和猫才能找到您。"

"我住的地方很小，"前贵族回答。"而且不瞒您说，有时候雨水漏到我的破床上。这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天气晴朗的夜晚，

我可以看见月亮，人类的爱情的象征和见证。因为月亮，夫人，历来被情人们请来作证。它圆的时候，那张苍白的圆脸会使热恋中的男人想起他的意中人。”

“我知道，”女公民说。

“猫儿到了季节，”布罗托接下去说，“就在这个檐沟上闹得天翻地覆。不过它们在屋顶上喵呜喵呜地叫，是在起誓赌咒；我们应当原谅爱情，因为爱情使人类生活也充满了苦恼和罪恶。”

这两个人应酬功夫都很好，就像头一天刚分手去睡觉的朋友又见了面；虽然彼此已经十分生疏，他们的谈话又文雅又亲切。

不过，洛什莫尔夫人看上去心神不宁。革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她一直是愉快的，有利可图的，现在却给她带来了焦虑和不安。她的晚宴变得没有以往那么精彩，那么快乐了。她的竖琴的琴声不再能驱散别人脸上的愁云。最豪华的赌客都离开了她的赌桌。她有好几个常来的客人现在都受到怀疑，躲起来了；她的朋友，金融家莫拉尔被捕了。她正是为了他，来求陪审员加默兰的。她自己也受到怀疑。几名国民自卫军搜查了她的家，把柜子的抽屉都翻了过来，撬起了地板，用刺刀刺进床垫。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向她道歉，还喝了她的酒。不过他们差一点儿发现她跟逃亡分子德·埃克斯比依先生的来往信件。她那些雅各宾派里的朋友当中有人警告过她：漂亮的亨利，她那个宠儿，说话激烈，激烈得太过分，反而叫人没法相信他的真诚，他可能会连累她。

她胳膊肘搁在膝盖上，拳头支着脸颊，一边想着，一边问坐在草垫上的她以前的情夫：

“你对这一切怎么个看法，莫里斯？”

"我认为这些人给一个哲学家和一个爱看演戏的人大量思索和消遣的材料。不过对你说来，亲爱的，你还是离开法国好。"

"莫里斯，这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您以前也问过我这样的话，路易丝，那一天，我们在歇尔河① 边坐着马车到小岛去；我们的那匹马突然发威，带着我们发疯似的飞跑。看来，女人多么富有好奇心啊！今天，您又想知道我们往哪里去？您去问用纸牌算命的女人吧。我不是预言家，亲爱的。哲学，哪怕是最正确的哲学，对认识未来，也没有什么帮助。这些事情会有个结束，因为一切都有结束。我们可以预见到各种不同的结局。联盟得胜，联军开进巴黎。他们离开巴黎并不远。然而我不相信他们到得了巴黎。共和国的这些兵士怀着任什么也不能摧毁的热情进行抵抗。可能罗伯斯比尔会跟王室夫人② 结婚，在路易十七还没有成年的时候自封为王国的摄政。"

"您这样想吗？"女公民嚷着说。她迫不及待地巴望跟这个很有希望的阴谋拉上关系。

"还有可能旺代打胜仗，"布罗托接着说，"在一片片废墟和一堆堆尸体上重新建立起教会统治的政权。③ 我亲爱的，您一定想象不到教士们仍然对大量的驴子具有多么大的统治力量……对不起，我是想说'灵魂'④，我说漏了嘴。据我看来，最可能的

---

① 歇尔河：法国中部河流，起源于中央高原北部，由南朝北流入卢瓦尔河。

② 王室夫人：古时法国称国王的长女为王室夫人，此处指路易十六的女儿玛丽-戴莱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她与路易十六一同被监禁。

③ 旺代的暴动是反动的天主教教士煽动起来的。

④ "驴子"和"灵魂"这两个词在法语中是 âne 和 âme，只有一个字母不同。

是革命法庭将会促使建立它的政权垮台！脑袋遭到它威胁的人太多了。给革命法庭吓得心惊肉跳的人多得数都数不清；他们会团结起来，为了打垮它而打垮整个政权。我想是您替年轻的加默兰在这个法庭上弄到一份差使的。他很正直，将会铁面无私。我美丽的朋友，我越想越相信，为了挽救共和国而建立起来的这个法庭，反而会毁了它。国民公会，像君主政体一样，希望有它的大法庭①，它的火焰法庭，用它自己委任的和附属于它的法官来保障它的安全。不过它的大法庭和君主政体的大法庭比起来差得多，它的火焰法庭没有路易十四的火焰法庭那么策略！革命法庭被低下的公正观念和庸俗的平等观念统治着，很快就会使革命法庭变得既可恨又可笑，使人人都觉得它讨厌。路易丝，您可知道这个快要审讯法国王后和二十一名议员的法庭昨天判决了一个女用人？罪名是她怀着恶意，希望毁坏共和国，曾经喊叫'国王万岁'！我们的法官戴着有羽毛的黑帽子，完全按照英国人非常喜爱的那个威廉·莎士比亚②的方式工作，他在最悲剧性的舞台场面中，穿插了一些下流的插科打诨。"

"嗨，莫里斯，"女公民问，"您在爱情上还是那样幸运吗？"

"唉！"布罗托说，"鸽子成群飞到雪白的鸽棚里去了，不再逗留在坍倒的塔楼上。"

"你一点没有变……我的朋友，再见！"

---

① 大法庭：在旧政权下，由法国国王特别指定的，以他的名义在各省进行审判工作的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

②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诗人。著名戏剧作品有《哈姆雷特》、《罗米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捕风捉影》等。

当天晚上，龙骑兵亨利没有得到邀请就上德·洛什莫尔夫人家去作客。他看见她正在封一封信，信封上写的姓名地址是维农的公民罗利纳。他知道这封信是寄往英国去的。罗利纳从运输公司的马车夫那儿收到德·洛什莫尔夫人的信件，交给一个贩卖海鲜的商人带到第厄普①去。一个渔船主人，在黑夜里，再把它送到一艘在海岸一带巡航的英国军舰上。逃亡分子德·埃克斯比依先生在伦敦收到信件，要是他认为有用的话，就把它交给圣詹姆斯宫②的内阁。

亨利又年轻又漂亮：阿喀琉斯③披上了尤利西斯④送给他的盔甲，也不能把那么多的优雅和那么多的健壮结合在一起。女公民洛什莫尔前不久还被这个公社的年轻英雄的魅力害得神魂颠倒，现在却连正眼也不看他了。自从有人警告她，这个年轻兵士被人向雅各宾派告发是一个喜爱夸大的人，说不定会连累她，毁了她，她的想法就变了。亨利认为自己不再爱洛什莫尔夫人，并不是一件办不到的事。但是她不再看中他，使他感到不快。他为共和国服务，免不了有某些花销，指望靠她来支付。最后，他想起了女人往往会走极端，会由最炽烈的爱恋，一下子变到最冷淡的漠视，她们会满不在乎地牺牲她们从前宠爱过的人，毁掉她们从前崇拜过的人。于是他猜想这个迷人的路易丝可能有一天为了甩掉他，设法把他关进监狱。他的理智提醒他，一定

---

① 第厄普：法国西北滨海城市，为通往英国的门户之一。

② 圣詹姆斯宫：从一六九七年至一八〇九年一直是英国的王宫。

③ 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出生时其母握住脚踵将彼浸于冥河水中，除踵部以外，浑身刀枪不入，幼年吃狮子内脏、熊与野猪之骨髓长大，相貌美丽，性情勇敢。

④ 尤利西斯：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参见第57页注③。

要重新得到这个失去了的美女。因此，他浑身上下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跑来。他按照芭蕾舞中诱惑人的规律，走近她，跑开，再走近她，碰碰她，接着又跑得远远的。后来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用令人心醉神迷的嗓音，一直钻到女人心里的嗓音，向她赞美大自然的清静，并且叹着气，向她提议到埃麦隆维尔①去玩。

然而她在她的竖琴上弹出几个和弦，向周围投去不耐烦和厌恶的目光。亨利突然忧郁而坚决地站起来，向她宣布，他要去参加军队，几天以后，就在莫伯日②前线了。

她没有表现出怀疑，也没有表现出惊奇，只是点了一下头表示赞成。

"您祝贺我有这个决定吧？"

"我祝贺您。"

她在等候一个新朋友。她非常喜欢他，而且希望从他那儿得到很大的好处；跟这一个完全不同，他是一个复活的米拉波，一个变得有教养，成了军需商的丹东，一头说要把所有爱国分子都扔到塞纳河里去的狮子。她时时刻刻都好像听见门铃响，因此浑身不自在。

为了把亨利打发走，她一声不响，打呵欠，翻乐谱，又打呵欠。看到他还不走，于是对他说，她有事情要出去，接着就走到盥洗室里去了。

他嗓音激动地对她嚷着说：

"别了，路易丝！……我还能再见到您吗？"

他的两只手同时在没有罩上的写字台上寻找。

---

① 埃麦隆维尔：法国瓦兹省小城。附近岛上有卢梭墓。

② 莫伯日：法国诺尔省松布尔河畔小城。

他一走到街上，就拆开那封写给公民罗利纳的信，很有兴趣地读起来。那封信的确把法国公众的心理状况生动地描绘出来。信上谈到王后，谈到泰弗南，谈到革命法庭，还转述了可敬的小岛先生布罗托的许许多多心腹话。

他读完以后，把信放进口袋，犹豫了一会儿；接着，就像一个打定主意，自言自语地说越早越好的人那样，朝着杜伊勒利宫走去，一直走进公安委员会的接待室。

这一天下午三点钟，埃瓦里斯特·加默兰和十四个同事一起坐在陪审员的席位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他都认识，是一些单纯、正直、爱国的人，学者，艺术家或者手艺人：一个像他那样的油画家，一个素描画家，两个都充满才华；一个外科医生，一个皮匠；一个前侯爵，他曾表现出很强的爱国心；一个印刷工人；几个小商人。总之，是巴黎人民的一个样板。他们坐在那儿，有的穿着工人服装，有的穿着中产阶级的服装；有的像狄度①一样把头发剪得很短，有的头发用缎带系扎在脑后；有的三角帽戴得很低，把眼睛都快盖住了，有的圆顶礼帽扣在后脑勺上，有的红自由帽遮住耳朵。有的像过去时代那样穿着上衣，长外衣和短套裤，有的穿着卡马尼奥拉服和无套裤汉式的条子长裤。脚上穿的有的是长统靴，有的是带扣的皮鞋，有的是木头鞋子。他们身上展现出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男性服装。他们全都出过好多次庭了，因此坐在自己的席位上，看上去都很自在。加默兰羡慕他们的沉着。他的心却在怦怦跳，他的耳朵在嗡嗡响，他的眼睛模糊，周围的一切对他说来具有一种灰蒙蒙的色调。

① 狄度：罗马皇帝，在位时间为公元七九年至八一年。

执达员宣布开庭，三名法官在一个相当大的台子上坐下，面前是一张绿桌子。他们戴着有帽章的、插着大黑羽毛的帽子，穿着法袍。法袍胸口上有一道三色缎带，挂着一块沉甸甸的银质奖章。他们前面，台脚下，坐着代理检察官，他的服装也差不多。书记官坐在法官席和空着的被告席中间。在加默兰的眼里，这些人跟平时不同了，看上去要漂亮一些，严肃一些，可怕一些，虽然他们在翻文件的时候，招呼执达员的时候，身子往后仰，听一个陪审员或者一个值班官员说话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很随便。

法官们头顶上面挂着《人权宣言》；他们左右两边古老的封建色彩的墙边摆着拉佩尔蒂埃·圣法若和马拉的半身像。在陪审员席的对面，大厅的尽头是高高的旁听席。头一排挤满了妇女，有金发的，有棕发的，也有头发灰白的，她们都戴着高帽子，帽子的打褶后饰遮住脸颊；她们的胸脯，在当时时髦风气的影响下，全都大得像喂奶的母亲似的，胸前交叉围着白色方围巾或者朝外弯曲着的蓝围裙的上面部分。她们胳膊交叉着搁在旁听席的栏杆上。她们后面，可以看到零零落落的公民坐在一层高一层的看台台阶上。他们的穿着形形色色，在当时给群众场合带来了一种奇特的、生动的特色。右边，入口附近，一道密密的栅栏背后，是留给群众站立的地方，这一次，几乎空着。革命法庭的这个分庭将要审判的这桩案子只引起少数旁听者的兴趣。其他分庭同时在开庭，它们审问的案子比较吸引人。

这情形多少使加默兰安心一点，他的心脏容易衰弱，他受不了人多规模大的开庭审讯的热烈气氛。他看到了最琐碎的细节：他注意到了书记官耳朵里的棉花，代理检察官的文件上的一个墨水渍。他好像是透过放大镜去看雕刻的柱头，那是在一个把

古典柱型的知识丧失净尽的时代雕刻的，在哥特式柱子之上装饰着荨麻和枸骨叶冬青的花环。但是他的目光不断地回到那把蒙着红色的乌得勒支①天鹅绒面子的老式椅子上，坐垫已经磨坏了，扶手也已经发黑。国民自卫军手执武器，守住每一个出口。

被告终于由掷弹兵押来了，不过按照法律规定，他并没有上镣铐。他是个五十岁光景的人，又瘦又瘪，褐色皮肤，头顶秃得很厉害，腮帮子瘦得凹下去，嘴唇很薄，带淡紫色，穿着一件老式的牛血色的上衣。毫无疑问，他心情十分激动，眼睛如同宝石似的闪闪发亮，脸上平添了一层油光。他坐下来，架起了那两条瘦得吓人的腿，他的两只骨节粗大的大手合抱着膝头。他的名字叫玛丽-阿道尔夫·吉埃格，他被控在供应共和国马料中有营私舞弊行为。起诉书上提出了他的许多条严重的犯罪事实，不过没有一条是完全靠得住的。在审问中吉埃格否认了这些事实中的大部分，对其余的事实也作了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他说起话来又冷静又清晰，显得十分精明，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物。他应付自如。法官问到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时，他脸色一点也不变，声音还是很沉着，不过他的合在胸前的两只手焦虑地紧紧扭着。加默兰注意到这一点，对坐在他旁边跟他一样也是个画家的人悄声说：

"瞧他的大拇指！"

第一个出庭作证的证人提供了不少对被告极为不利的事实。这一次起诉，主要是依靠他的证据。接着出庭的证人却相反，都对被告有利。代理检察官很激烈，不过他所说的话都是不

---

① 乌得勒支：荷兰中部城市。

着边际的话。辩护人用真诚的口气辩护，为被告赢得了同情，这是被告自己所没有能够赢得的。审判暂时停止，陪审员在审议室里开会。经过一番混乱和糊涂的讨论以后，他们分成了两派，人数差不多相等。一派是冷静、持重、理智、不受任何热情左右的人；另外一派是听凭感情摆布的人，他们不顾论据，全凭自己的一颗心来判断。这班人总认为被告有罪。他们都是忠诚、坚定可靠的人；他们唯一的念头是挽救共和国，别的什么也不放在心上。他们的态度在加默兰的心头留下强烈的印象，他感到他自己是和他们相通的。

"这个吉埃格，"他心里想，"是个狡猾的坏蛋，是个在供应我们骑兵的马料上投机倒把的罪人。宽恕他，就是让一个卖国贼逃出法网，就是背叛祖国，就是存心搞垮军队。"加默兰眼前已经出现共和国的轻骑兵骑在摇摇晃晃的马背上，遭到敌人骑兵军刀的砍杀……"不过万一吉埃格没有罪呢？……"

他突然想起了让·布莱兹，在供应军需上也曾被人怀疑有过不忠实行为。一定还有不少人，像吉埃格和布莱兹一样，制造败局，毁灭共和国！有必要杀一儆百。不过万一吉埃格没有罪呢？……

"没有证据，"加默兰高声说出来。

"从来都是没有证据，"陪审长耸耸肩膀说。他是个忠诚的、坚定可靠的人。

最后，七个人主张判刑，八个人主张宣告无罪。

陪审员回到大厅，继续开庭。陪审员们有责任说明他们裁决的理由。一个个轮流对着那张空椅子发言。有的说得啰啰嗦嗦；有的只说一句；也有的竟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轮到加默兰的时候，他站起来说：

“面对使我们祖国的保卫者们失去打胜仗的力量的这样一桩重大罪行，我们需要确凿的证据，可是我们没有。”

在多数票的通过下，被告被宣判无罪。

吉埃格重新给带到法官面前，旁听的人群中间响起一片友善的嗡嗡声，在向他宣布他被宣告无罪。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那呆板的表情消失了，嘴唇也变得柔软。他看上去很可敬；脸上流露出无罪的神情。庭长用激动的嗓音宣读了释放被告的裁决书。旁听的人拍手喝彩。那个把吉埃格带进来的掷弹兵跟他拥抱在一起。庭长把他叫到台前，兄弟般亲切地拥抱他。陪审员们也拥抱他，加默兰的眼睛里淌下了热泪。

在被落日的余辉照着的法院的院子里，挤满了兴奋叫嚷的人群。革命法庭的四个分庭，在前一天已经判决三十个人死刑。一群打毛衣的女人，蹲在大楼梯的梯级上，等着看囚车出发。但是加默兰随着陪审员和旁听的人们涌下台阶，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专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公正和人道的行为，因为自己判断出了清白无罪，所以觉得非常得意。爱洛迪在院子里，穿着一身白衣服，挂着眼泪，露出微笑；她扑到他的怀里，一下子昏了过去。等到说话能力恢复以后，她对他说：

“埃瓦里斯特，您真美，您真仁慈，您真宽大！在那边大厅里，您的嗓音既雄壮又温柔，它的磁波穿透了我的整个身体。我也像带了电似的。我欣赏着坐在您的席位上的您，我不看别人，光看您。不过您，我的朋友，您压根儿没想到我也在场吧？任什么也没有提醒您我在那儿吗？我坐在看台右边第二排。我的天主！行善有多么快乐啊！您救了那个不幸的人。没有您，他可完了，准没命了。您使他恢复了生命，重新得到他的亲人的爱。这时候，他一定在祝福您。埃瓦里斯特，我爱上您是多么幸福和

光荣啊！”

他们挽着胳膊，紧紧靠在一起，沿着一条条街走去；他们感到身子是那么轻，甚至以为自己是在飞。

他们朝“画家的爱人”走去。走到奥拉托利教堂，爱洛迪说：

“我们不要从铺子里走。”

她让他从通过院子的大门，跟她一起到楼上的住房里去。在楼梯口，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把很大的铁钥匙。

“这可以说是一个监狱的钥匙，”她说，“埃瓦里斯特，您快做我的囚徒了。”

他们穿过餐厅，走进姑娘的卧房。

埃瓦里斯特的嘴唇感到了爱洛迪的嘴唇像烧灼一样清凉。他把她搂到怀里。她头往后仰，眼睛迷糊，头发披散，身体弯曲，已经有一半昏迷。她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奔过去闩上房门……

夜已经很深了，女公民布莱兹打开家里的房门，放她的情人出去，在黑暗里悄悄对他说：

“再见，我的心肝！这时候，我爸爸快回来了。要是你听到楼梯上有声音，赶快往上面一层跑，等到你被人看见的危险过去以后，再下去。在看门女人的窗上敲三下，她就会出来替你开沿街的门。再见，我的生命，再见，我的灵魂！”

他到了街上，看见爱洛迪的卧房窗子半开着，一只小手折了一朵红康乃馨，花落在他脚旁，像一滴鲜红的血。

12

一天晚上，老布罗托带了十二打牵线活动玩偶，送到法律街公民卡约那儿去。这个玩具商一向说话和气，礼貌周到，可是这一次却在他那些布娃娃和木头小丑中间，极其粗暴无礼地招呼老布罗托。

“小心一点，公民布罗托，”他说，“小心一点！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了。玩笑可不是始终都有趣的：区公安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昨儿到我的铺子里来，他看到您的玩偶，认为它们是反革命的。”

“他是说着玩吧！”布罗托说。

“不对，公民，不对。他不是个爱说笑话的人。他说这些小家伙恶毒地模仿了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尤其是那些用夸张手法模仿古通、圣茹斯特和罗伯斯比尔的，更明显。他把它们都带走了。对我来说是全部损失，还不用提我所面临的危险。”

“什么！这些阿勒甘，这些吉尔，这些斯加拉姆什，这些科南和科莱特①，我画的完全跟五十年前布歇画的一模一样，怎么会是模仿古通和圣茹斯特呢？没有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会这么说。”

“您做它们，”公民卡约回答，“也可能没有存什么坏心眼儿，虽然像您这样一个聪明人，我们应该一直提防着。可是这种游戏是很危险的。要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吗？纳图瓦尔在香榭丽舍大街开一家小戏院，前天被捕了，罪名是不爱国，因为他让小丑

包立西乃勒开国民公会的玩笑。"

"听我说，"布罗托揭起了盖住他那些挂着的小家伙的那块布，说："再看看这些面具和脸谱吧，它们不都是喜剧和田园剧中的人物吗？公民卡约，您怎么能让别人说我是在跟国民公会开玩笑呢？"

布罗托大吃一惊。他虽然完全同意人类是愚蠢的，却想不到竟会愚蠢到这般地步，对他的斯加拉姆什和科利纳特产生了怀疑。他再三声明它们是无辜的，他自己也是无辜的。不过公民卡约不愿意听。

"公民布罗托，把您的玩偶拿走。我看重您，我尊敬您，不过我并不想为了您受指责，惹麻烦。我奉公守法，我打算做一个好公民，也指望别人这样对待我。再见，公民布罗托；把您的玩偶拿走吧。"

老布罗托肩膀上扛着那些挂在杆梢上的嫌疑犯，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他受到孩子们的嘲笑，他们以为他是个卖老鼠药的小贩。他的心情很忧郁。当然啦，他不是光靠做牵线活动玩偶过活的。他常在拱门下，或者在市场里，夹在缝补衣服的女人中间，站在桶里② 画画人像，二十个苏一幅。有许多参军的年轻人，他们出发前要留一张像给他们年轻的情人。但是这种细小的工作花费了他很大的力气。他画人像的本领比做牵线活动玩偶的本领差一大截呢。有时候他也替菜市场上的那些女贩子写写信，不过这样他就介入了保王分子的那些阴谋，风险很大。他记得，在以前的旺多姆广场附近，纳夫-德-珀蒂-尚街上，有另外一个

① 阿勒甘，吉尔，斯加拉姆什，科南，科莱特以及科利纳特等都是喜剧和喜歌剧中的丑角。

② 当时法国巴黎市场上的小贩常站在桶里卖东西。

叫若利的玩具商。他决定第二天到那儿去推销胆小鬼卡约不要的那批货色。

蒙蒙的小雨开始下了。布罗托怕他的玩偶被雨水淋坏，加快了步子。他穿过阴暗而荒凉的新桥，在梯翁维尔广场的拐角，街灯的灯光下，看到一个瘦老头儿坐在一个石礅上，看上去又累又饿，已经筋疲力尽，但是还保持着令人肃然起敬的神气。他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常礼服，没有戴帽子，看来年纪六十开外了。布罗托走到那个潦倒的人身旁，认出他就是龙格玛尔神父。六个月以前他们俩一起在耶路撒冷街的面包店门前排队时，布罗托曾经救过他，他才没有被吊死在灯杆上。布罗托过去帮过这个教士一次忙，这促使他第二次走到他面前，让他认出自己就是在粮荒特别严重的日子里，有一天挤在人群中间排在他身旁的那个包税人，并且问他是不是还有需要为他效劳的地方。

"您好像很累，神父。喝一滴活血药吧。"

布罗托从他棕褐色常礼服的口袋里掏出一小瓶烧酒来，这一小瓶烧酒跟他的卢克莱修放在一起。

"喝吧。喝了我送您回家。"

龙格玛尔神父用手推开酒瓶，打算站起来。可是他又倒下去坐在石礅上。

"先生，"他用虚弱，但是坚决的嗓音说，"我在比克普斯①住了三个月了。我得到通知，昨天午后五点钟有人到我住的地方抓我，我就一直没有回家。我没有地方可去。我一直在街上转，有点累了。"

"好，神父，"布罗托说，"请您赏光，跟我一起住顶楼吧。"

---

① 比克普斯：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

"先生，"巴拿巴会教士说，"您已经清楚，我受到怀疑了。"

"我也是，"布罗托说："而最糟糕的是我的玩偶也是。您瞧，它们在这块薄布下，给冻得我们手脚麻木的细雨淋着。神父，我得告诉您，我不做包税人以后，现在就靠做牵线活动玩偶过活。"

龙格玛尔神父抓住前包税人伸给他的那只手，接受了对他的邀请。布罗托在顶楼里给他吃面包、奶酪和葡萄酒。布罗托把葡萄酒镇在檐沟里，因为他是个爱好享受的人。

龙格玛尔神父吃饱了以后说：

"先生，我应该把逼得我逃走，弄得我奄奄一息地坐在您找到我时坐的那个石礅上的一些情况讲给您听听。我从修道院里给赶出来以后，就依靠立法会议上规定给我的少得可怜的一点津贴过活。我教拉丁文和数学，还写了一些关于法国教会遭受迫害的小册子。我甚至还写了一部篇幅相当长的作品，证明教士拥护《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宣誓是违背教规的。革命的进展使我失去了我的所有学生，而且我又不能拿到津贴，因为我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有的公民证。我深信自己是有资格取得这种证件的，就到市政府去要求发给。使徒圣保罗曾经炫耀自己取得罗马公民资格，作为他亲手创立的修会里的一分子，我以模仿他，做一个法国的好公民为荣，尊重一切不反对神权的人世的法律，我向掌管分发这种证件的猪肉食品商兼市政官员科兰先生提出要求。他问到我的职业。我告诉他我是个教士。他问我结过婚没有，听了我说没有以后，他对我说这对我非常不利。他又问了我各种问题，最后，问我在八月十日①、九月二

①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法国人民在公社领导下，进攻王宫。经过数小时流血战斗以后，王宫被人民占领。巴黎公社发布了逮捕国王的命令。国王和王后被监禁在监狱中。

日①和五月三十一日②是不是有过爱国的表现。他补充说：'只有在这三天用行为来表现出爱国心的人，才能发给证件。'我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不过，他还是记下我的姓名住址，并且答应马上调查我的情况。他倒没有失信，调查的结果就是比克普斯的公安委员会的两个委员，在武装力量协助下，到我家去，想把我抓进监狱。当时我不在家。我不知道被控犯了什么罪。不过您一定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应该可怜科兰先生，他居然这样缺乏理智，指责一个教士在八月十日、九月二日和五月三十一日没有表现出爱国心。一个具有这种想法的人，非常值得怜悯。"

"我也没有证件，"布罗托说。"我们俩都受到怀疑。不过您累了。睡吧，神父。关于您的安全，我们明天再考虑吧。"

他让客人睡床垫，自己睡草垫；但是教士谦虚地坚持要睡草垫，布罗托只得答应了他；要不然，他会睡在地上的。

安排停当后，布罗托吹熄了蜡烛，既为了节约，也为了谨慎。

"先生，"教士对他说，"我感谢您为我做的事；不过，唉！我感谢不感谢对您并不重要。但愿天主嘉奖您！那对您可是非常重要了。可是天主对不是为他的荣耀，而只是完全出于本性善良而做的事并不重视。因此，我求您，先生，为了他去做您甘心为

---

①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巴黎人民因普鲁士军队离巴黎仅一百法里，为防止反革命政变起见，在上前线以前，开始镇压保王分子。九月四日，立法会议作出"得用全力进行反对国王和王权的斗争"的诺言，屠杀停止。

② 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巴黎人民集合起来要求把二十二名吉伦特派代表驱逐出国民公会。直至六月二日，巴黎人民得悉里昂的吉伦特派分子已与保王分子联合，十余万武装起来的人就带着大炮包围国民公会，要求逮捕二十二名吉伦特分子。吉伦特分子企图离开会场时，国民自卫军司令雅各宾派分子昂利奥发命令："炮手们！准备！"于是国民公会开除了三十一名吉伦特派分子。吉伦特派就此被逐出国民公会。

我做的事情。”

“神父，”布罗托回答，“您别操心，也不用感谢我。我现在做的，而您夸大了它的价值的事，并不是由于爱您才做的；说实话，神父，您虽然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但我对您了解得太少，所以不可能爱您。我也并不是由于爱人类才这样做的；因为我并不像唐璜①那么单纯，会认为人类有种种权利。说实话，在他思想那样开明的头脑里居然有这个偏见，真叫我痛心。我这样做，完全出于自私心理，这种自私心理能够叫人干出一切慷慨宽大、舍己助人的事；因为它使人在所有不幸的人当中认出自己，使人在同情别人的灾难时同情自己的灾难，鼓励人帮助一个天性和命运跟自己相像的人，甚至相信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就帮助了自己。我这样做，还由于没有事好做；因为生活是那么乏味，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找一点消遣；积德行善也是一种相当平淡乏味的消遣，由于没有别的更有趣的消遣，人们也就只好将就。我这样做，是出于骄傲，为了表示自己比您强。总之，我这样做是由于头脑固执，要让您看看一个无神论者能干些什么。”

“别糟蹋您自己，先生，”龙格玛尔神父回答，“我得到天主的恩惠比他到目前为止给您的要多；但是我这个人不如您，拿天性上的优点长处来说要比您差得多。但是请允许我也有一个比您强的地方。您不了解我，就不可能爱我。可我呢，先生，我并不了解您，可是我爱您胜过爱我自己。天主吩咐我这样做。”

龙格玛尔神父说了这番话，跪在地上，背诵了他的经文，躺在草垫上，平静地睡着了。

---

① 唐璜：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欧洲许多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最初以否定宗教的禁欲道德的形象出现。后来发展成为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典型。

13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第二次坐在法庭上。在开庭以前，他跟陪审团的同事们谈论当天早晨才传来的消息。有一些还没证实，靠不住。但是证实了的消息却非常可怕：联军控制了所有交通线，一齐在挺进，旺代胜利了，里昂在背叛，土伦投降了英国人，有一万四千英国军队在那儿登陆。

对这些司法人员来说，这一切不但是全世界都关心的事件，而且是和他们自身利害相关的大事。他们确信，如果祖国灭亡了，他们也就要死亡，所以他们把国家的安全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事。国家的利益和他们个人的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支配着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情感和他们的行动。

加默兰坐在陪审席上接到保卫委员会书记泰吕贝尔的一封信，是任命他为弹药和硝石供应委员的通知书：

> 为了取得制造弹药所必需的原料，你得挖掘区内所有的地窖。明天，敌人也许会到达巴黎城下；祖国的泥土必须供给我们用来打击它的侵略者的闪电。随信附上国民公会所发的一份关于加工硝石的指示。再会，并致兄弟般的敬礼。

这当儿，被告带进来了。国民公会把打败仗的将军送到法

庭上来，他是最后几个中的一个，而且是最不出名的一个。加默兰一看到他，就禁不住打了个冷颤。他好像又看到了三个星期以前，他混在旁听人群中看着经过审判送上断头台的那个军人。人完全相同，顽固，浅薄。诉讼过程也完全相同。他回答起来态度又狡猾又粗暴，因此连最令人信服的回答，也被弄得不中听了。他的强词夺理，他的诡辩，他对他的下级的指责，叫人忘了他是在完成保卫自己的荣誉和生命的可敬的任务。在这一桩案子里，一切都不能肯定，一切都有争议：军队的阵地，兵员的实额，军需的供应，发出的命令，收到的命令，军队的调动，谁都是一无所知。谁也弄不清楚这些导致一场灾难的混乱、荒谬、没有目的的军事行动是怎么回事。不论是辩护律师和被告本人，还是公诉人、法官和陪审员，谁也弄不清楚。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肯对别人或者是对自己承认，他弄不清楚。法官们喜欢画地图和谈论战略和战术上的问题。被告暴露出他爱好强词夺理的天性。

争论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加默兰听着这些争论，眼前出现了北方的崎岖道路，弹药车陷在泥坑里，大炮倒在车辙中，每一条路上都有溃不成军的队伍在混乱奔逃，而敌人的骑兵却从四面八方那些被放弃了的隘道冲出来。他耳边响起了从这一支被出卖的军队升起的控告这个将军的巨大叫喊声。辩论结束时，大厅已经暗下来了，马拉的半身像，朦朦胧胧看不清楚，像幽灵似的出现在庭长的头顶上。陪审团被要求作出裁决，但是意见有分歧。加默兰用哽在嗓子眼里的低沉声音，但是口气坚决地说，被告犯了背叛共和国罪。从人群中间响起一片赞许的嗡嗡声，使他这个充满美德的年轻人很高兴。判决书是点着火把宣读的，火把阴森森的亮光，在犯人冒着汗珠的、凹陷的太阳穴上抖

动着。出来的时候，在挤满那群戴着帽章的老婆子的梯级上，他听到低声说着他的名字，那些常来法庭的人已经开始知道他的名字了；同时他受到打毛衣的女人们的包围，她们举起拳头在他面前晃着，气势汹汹地向他要那个奥地利女人的头颅。

第二天，埃瓦里斯特不得不对一个送面包的穷女人，寡妇梅利翁的命运表示意见。她推着一辆小车在一条条街上走着，腰上挂了一块小木板。她用刀在板上刻记号来记下自己送掉了多少个面包。她每天挣八个苏。代理检察官对这个不幸的女人特别凶。据说，她曾多次叫喊："国王万岁！"在她每天送面包去的那些人家说过反革命的话，还参加过以帮助那个卡佩家族的女人逃走为目的的阴谋。在法官的审问下，她完全承认控告她的那些事实。也许是天真，也许是狂热，她竟慷慨激昂地发表拥护王室的意见，就此把自己毁了。

革命法庭对挑夫和女仆表现出对贵族和金融家同样的严厉，这样来使平等思想获得胜利。加默兰不能设想在人民政权下能够不是这样。如果对人民排除了死刑，他会认为这是对人民的蔑视，对人民的侮辱。也就是说，这是认为人民不配受到惩罚。断头台如果仅仅保留给贵族，在他看来就成了一种极不公平的特权。加默兰开始对惩罚形成了一个宗教的、神秘的概念，赋予它一种美德，一些它自身的价值。他认为对罪犯必须惩罚，而剥夺了他们这个权利对他们是不公道的行为。他宣布那个叫梅利翁的女人有罪，该判处极刑，他感到遗憾的只是那些毁了她，比她罪更重的狂热分子没有在场分担她的命运。

差不多每天晚上，埃瓦里斯特都去参加雅各宾派的会议，他们是在奥诺雷街上以前的多明我会①——通常叫作雅各宾会

——的教堂里聚会。教堂朝着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株自由树，一株叶子整天在风中摇得沙沙响的白杨。教堂的式样造得又寒碜又讨厌，顶上盖着笨重的瓦片。光秃秃的山墙上开着一个小圆窗和一扇拱形门。山墙顶上扯着一面国旗，旗杆顶上罩着一顶自由帽。雅各宾派跟科尔得利派②和斐扬派一样，占用了被撵走的教派的修道士的房屋，沿袭了他们的名称。加默兰不久前一直出席科尔得利派的会议，如今在雅各宾派的会议上找不到熟悉的木鞋，看不到卡马尼奥拉服，听不到丹东派的叫喊。在罗伯斯比尔的俱乐部里，占支配地位的是行政人员的谨慎和中产阶级的严肃。自从人民之友去世以后，加默兰就听从马克西米利安③的教导。马克西米利安的思想主宰着雅各宾派的会议，而且从那儿，通过千百个支部的组织，传布到整个法国去。在读会议记录时，加默兰眼睛望着周围光秃秃的阴暗的墙壁。这些墙壁，过去曾庇护过取缔异端的宗教裁判所大审判官的弟子们，现在又看着那些审问危害祖国的罪行的热诚的审判官们在集会。

最强大的国家权力机构在这儿开会，没有任何排场，全凭言语来执行国家的权力。它统治着城市，统治着整个国家，向国民

---

① 多明我会：西班牙人多明我（1170—1221）于一二一五年在法国图卢兹创立的天主教托钵修会。它的第一个修院设立在圣雅各街。因此又称雅各宾会。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巴黎革命群众，经常在雅各宾会教堂里开会，因此沿袭了这个名称，称为雅各宾派。

② 科尔得利派：又名人权之友社。因会址设于巴黎科尔得利修道院得名。一七九〇年夏成立。主要成员有马拉。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激进的政治组织之一。它曾积极反对斐扬派和吉伦特派的统治。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成为阿贝尔派活动的据点。一七九四年春阿贝尔派被镇压后，逐渐停止活动。

③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名字。

公会发号施令。这些新制度的创建者如此尊重法律，在一七九一年，还是保王分子，他们固执地拥护宪法，国王从发棱①回来后，他们还愿意当保王分子，甚至在玛斯广场屠杀后，还是既定秩序的朋友，可是从没有做过反对革命的革命家。他们不懂群众运动，在他们的阴沉而强有力的心灵里培养出对祖国的爱，这种爱产生了十四支军队，还建立了断头台。埃瓦里斯特非常佩服他们的警惕性，他们多疑的性格，他们独断的思想，他们对制度的热爱，他们的统治艺术，那是一种最高的智慧。

会场上只让人听见一片全体一致的、整齐划一的嗡嗡声，听上去就像门外的自由树的树叶声一样。

那一天，葡月②十一日，一个年轻人慢慢地走上讲坛。他塌脑门，目光锐利，尖鼻子，尖下巴，麻脸，神态安详沉着。他头发上扑了一层白粉，身上穿了一件显出他的身材的蓝上衣。他举止谨严，走起路来步态整齐，引得有些人讥讽地说他像个跳舞教师，又引得另外一些人给他取了个"法国的俄耳甫斯③"的别号来对他表示敬意。罗伯斯比尔用清脆的嗓音发表了一篇雄辩的

---

① 发棱：法国东北边境小镇。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路易十六化装成一个仆人，准备逃出法国，在发棱附近被人发现，于是押回巴黎。

② 一七九三年十月五日，国民公会根据法布尔·德·埃格朗丁的提议，采用新历法，废除了星期制，星期日被取消，规定每十天有一休息日。新历法以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国成立共和国那天为共和（或自由）元年元旦，把公历九月二十二日——十二月二十日的秋季各月称为葡月，雾月，霜月；把公历十二月二十一日——三月二十日的冬季各月称为雪月，雨月，风月；把公历三月二十一日——六月十八日的春季各月称为芽月，花月，牧月；把公历六月十九日——九月十六日的夏季各月称为获月，热月，果月。加上无套裤汉日五天即成一年。

③ 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弹奏时猛兽伏首，顽石点头。

演说，攻击共和国的敌人。他用可怕的形而上学的论证来打击布里索及其同谋。他滔滔不绝而从容不迫地说了很久。他在哲学的天空中翱翔，用闪电打击那些在地上爬行的阴谋家。

埃瓦里斯特听了，也懂了。到那时为止，他一直谴责吉伦特派，图谋使王朝复辟或者使奥尔良派分子获胜，图谋毁灭这个解救了法国，将来有一天还会解救全世界的英勇城市①。如今，他听了这位哲人的话，发现了更高，更纯的真理；他体会到一种革命的形而上学。这种革命的形而上学把他的心灵提高到那些粗浅的偶然事件之上，避免了感官的错误，而到达一个绝对确实可靠的境界。事物本身就纠缠在一起，充满了混乱；事实复杂得使人摸不到头绪。罗伯斯比尔替他把那些事实简化了，用简单、明确的公式把善和恶摆在他的眼前。联邦制呢，还是不可分割？统一和不可分割就是得救，联邦制就是灭亡。加默兰感到了一个教徒在知道什么话能搭救灵魂和什么话能毁灭灵魂时所感到的那种说不出的快乐。从此以后，革命法庭跟从前的教会法庭一样，要审理绝对的罪行，口头的罪行。因为埃瓦里斯特具有宗教的精神，所以他怀着阴沉的热情来接受这些启示。他一想到从今以后，他有了辨别有罪无罪的信条，就心花怒放。啊，信仰的财宝啊，你们代替了一切！

贤明的马克西米利安还给他说明了那些主张平均财产，分配土地，消灭贫富不均现象，为所有人建立一个幸福的小康社会的人的险恶用心②。他本来受到他们那些花言巧语的迷惑，赞

---

① 指巴黎。

②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是个关心人民疾苦的革命家，但是他认为人民只能在政治上平等，在经济上平等是办不到的，因此他和主张主要财产平等，重分土地等政策的忿激派领袖雅克·鲁等意见分歧。

成他们的计划，认为这些计划跟一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的原则是一致的。但是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派会议上的发言，向他揭露出他们的阴谋诡计，让他看清了那些人的用意虽然好像很纯洁，其实是想颠覆共和国，他们引起有钱人的惊慌不安，仅仅是为了给合法的政府造成强大的死敌。事实上，私有财产一旦遭到威胁，全体居民都会一下子起来反对共和国，他们财产越是少越是会死命抓住那一丁点儿财产不放。损害既得物质利益，就是图谋不轨。那些人在追求全人类的幸福和公正的统治的幌子下，提倡平等的制度和财产公有，说那是值得公民们努力的目标，其实，他们是比联邦主义者更危险的叛徒和罪人。

但是罗伯斯比尔的智慧给他提供的最大的启示，是无神论的罪恶和卑鄙。加默兰从没有否认过天主的存在。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①，相信有一个神在监护着人类。但是，他自认只能够模糊地想象有一个最高存在，而且他十分赞成信仰自由。因此他乐意地容许正直的人可以像拉美特利②、布朗热③、霍尔巴赫男爵、拉朗德④、爱尔维修和公民杜皮依⑤那样否认上帝的存在，条件是要能建立起一种自然的道德，并且能在他们自身找到公正的源泉和道德生活的规范。他过去看到无神论者受侮辱遭

---

① 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是一种旧哲学学说。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和自然规律后就不再干涉世界上的事，而任自然规律来支配一切。提倡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宗教”，反对以神的启示为基础的传统基督教。

② 拉美特利（1709—1751）：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他认为肉体一死，灵魂即不存在；还认为没有宗教，人类就要幸福得多。

③ 布朗热（1722—1759）：法国哲学家，文学家，有关于宗教起源的著作。

④ 拉朗德（1732—1807）：法国天文学家。

⑤ 杜皮依（1742—1809）：法国哲学家，国民公会议员，有关于宗教方面的著作。

迫害的时候，甚至还同情他们。马克西米利安打通了他的思想，擦亮了他的眼睛。这位伟大人物，用他那道德高尚的雄辩，使加默兰看清了无神论的真正性质、本质、目的和影响；他向加默兰证明了这种理论是在贵族的沙龙和闺房小客厅里形成的，是人民的敌人用来败坏人民道德和奴役人民的最恶毒的发明；他还向加默兰证明，不幸的人们相信上天有一个会付酬劳的神，把这种使他们得到安慰的思想从他们心里夺走，使他们在没有指导，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听凭那些会使人堕落，变成卑贱的奴隶的情欲的支配，这是罪恶；他最后还向加默兰证明爱尔维修所提倡的君主政体的伊壁鸠鲁主义，导致不道德、残忍和各种罪恶。他听了一位伟大的公民所说的教导以后，他讨厌起无神论者来了，尤其是那些像老布罗托一样性情直爽而快乐的无神论者。

接下来的那些天里，埃瓦里斯特不得不接连地审判一个毁坏小麦使人民挨饿的前贵族，三个回到法国来煽动内战的逃亡分子，两个平等宫的妓女，十四个布列塔尼①的阴谋分子，女人，老人，少年，主人和仆人。罪行是有凭有据的，法律是明确的。罪犯当中，有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在她临近死亡的阴影下，焕发出青春的光彩，显得非常迷人。蓝色的蝴蝶结束着她的金色头发，细麻布的方围巾露出一段雪白粉嫩的脖子。

埃瓦里斯特每一次都同意判处死刑。所有的被告，除了一个老园丁以外，全被送上了断头台。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埃瓦里斯特和他那个分庭，一共砍下了四十五个男人和十八个女人的脑袋。

革命法庭的法官们，信奉着像“公正”本身一样古老的-

---

① 布列塔尼：参见第186页注⑥。

条原则，对待男女毫无差别。不错，蒙塔内庭长被夏洛蒂·考黛的勇敢和美丽打动，曾经打算改变审讯程序来救她的性命，而且因此失去了职位，但是，通常女人在受审的时候，总得不到一点儿照顾，完全按照一切法庭所共有的规则来进行审问。陪审员们怕她们，怕她们的狡猾手段，装假的习惯和诱惑人的方法。她们的勇气一点也不比男人差，这就使法庭像对待男人一样对待她们。大多数审判她们的人，有的性欲一般，有的性欲冲动有一定时间，他们决不会因为犯人是个女人而受到影响。他们全凭自己的良心，成见，热情以及对共和国的冷淡或者强烈的爱，来判处她们有罪或者释放她们。她们出庭时差不多全都仔仔细细地梳过头发，还在她们不幸的环境所许可的条件下尽可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但是年轻的可不多，漂亮的更少。监禁和忧虑使她们憔悴。大厅里刺眼的亮光把她们的疲倦和苦恼都照了出来，而且突出了她们那憔悴的眼皮、起了红疹的脸和挛缩而苍白的嘴唇。但是那把不祥的椅子不止一次地接待过年轻的姑娘，脸色虽然苍白，可是很美丽；死亡的阴影，像情欲的面纱似的，笼罩着她的目光。看见她，有的陪审员心软，有的陪审员恼怒。在这些司法人员中间也会有一个在腐化堕落的内心深处研究这个在他的想象中既是活人，又是死人的人体的最隐秘的部分。他享受着自己的淫荡而血腥的想象，觉得把这令人想望的肉体交给刽子手有一种残忍的乐趣。这种情况也许还是不说的好，不过，凡是懂得男人的人，都决不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埃瓦里斯特·加默兰是个冷淡的、博学的艺术家，他只承认古代艺术是美的。美在他心里引起的烦乱要比引起的崇敬少得多。他的古典的审美趣味严得很，使他难得找到中意的女人；他对一张美丽的脸蛋的魅力，就像他对弗拉戈纳尔的色彩和对布歇的构图一样，一点

也没有感觉。除了在深切的爱里，他从来没体验过什么是欲念。

像法庭上大部分的同事一样，他相信女人比男人更危险。他恨那些以前的公主。他在充满恐怖的恶梦里，总是看到她们跟伊丽莎白和那些奥地利女人一起玩弄刺杀爱国分子用的子弹。他甚至恨金融家、哲学家和文人的所有那些美丽的情妇，她们的罪行就是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享乐过，在一个生活愉快的时代里生活过。他痛恨她们，但是他并不承认自己在恨。等他碰到了一个这种女人，要他审判的时候，他就会出于愤恨判决她死刑，还自以为是为了国家安全公正地判决她。他的正直，他的男性的羞耻心，他的冷静的智慧，他对国家的忠诚，总之，他的各种各样的美德，把许多动人的脑袋推到断头台的刀锋底下。

但是，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种怪现象意味着什么呢？不久以前，还需要去搜索罪犯，竭尽全力地去把他们从他们躲藏的地方找出来，逼他们供出他们的罪行。现在，不再是带了一大群猎犬打猎，追赶一头胆小的猎物。四面八方都有人来自认有罪。贵族，童贞女，兵士，妓女纷纷涌到法庭上来，催促慢条斯理的法官速速作出判决，他们要求死刑如同死刑是他们急于享受的一个权利。告密者的热心使监狱里挤满了人。检察官和他的助手把他们一一送上法庭，忙得精疲力竭，可是还不光是这群人。还得把死刑提供给那些不愿意等待的人。还有另外许多人，他们更骄傲，更性急，舍不得让法官和刽子手来处死，就亲自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杀人狂和求死狂同时流行。这儿在贡西埃热里监狱[1]，有一个年轻军人，漂亮，强壮，为人喜爱；他有一个可爱的

---

① 贡西埃热里监狱：巴黎法院内的监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专关死刑犯。

情人关在监狱里。她对他说："为我活下去！"他不愿意为她，也不愿意为爱情和荣誉活下去。他拿自己的起诉状点了烟斗。他是个共和主义者，因为他的每一个毛孔都发出自由的气息，现在变成了保王分子，这样一来，就可以死了。法庭想尽办法救他，但是被告表现得非常坚决，法官和陪审员们不得不成全了他。

埃瓦里斯特的天性本来就多愁多虑，自从在雅各宾派的会议上听到了那番教导，又看到现实生活的情况，就对什么都疑神疑鬼，心惊肉跳。夜间，他到爱洛迪的家里去，走在那些灯光暗淡的街上，从每一个气窗都好像看到地下室里有印伪指券的金属版。他猜想在空面包铺和空食品杂货铺后面有堆满了囤积食物的仓库。他隔着餐馆的闪闪发亮的玻璃窗，仿佛听到投机商人的谈话，他们一边在干着博恩红葡萄酒和沙勃里白葡萄酒，一边在谈着毁灭国家的计划。在散发着恶臭的小胡同里，他可以看到妓女们在打扮时髦的年轻人的喝彩声中，准备把共和国帽章踩在脚下。他到处都看到阴谋家和卖国贼。他想："共和国啊！为了对付这么多秘密的和公开的敌人，你只有一个办法。神圣的断头台啊，救救祖国吧！……"

爱洛迪在"画家的爱人"楼上她那间蓝色的小卧房里等他。她把那把浇花用的小水壶放在窗台上，康乃馨花盆的旁边，通知他，他可以进来。如今他使她感到恐怖，在她看来，他好像是一头怪物：她怕他，但是又崇拜他。整个夜间，嗜血的爱人和淫荡的姑娘狂热地搂在一起，默默地交换着疯狂的热吻。

14

龙格玛尔神父天刚一亮，就起来了，打扫房间以后，到地狱街上的一个小教堂里去做弥撒。教堂是由一个拒绝宣誓的教士主持的。在巴黎有成千上万个类似的隐秘场所，倔强的教士们偷偷地把一小群一小群的虔诚信徒聚集在一起。各区里的警察虽然既警觉又多疑，但是对那些隐秘的羊圈却只当不看见，因为他们害怕恼怒的绵羊，而且他们自己对神圣的事物多少还有点尊敬。巴拿巴会教士向主人告别。主人费了好大的劲儿劝他回来吃饭，他总是不答应；到最后主人声明菜肴既不丰盛又不精美，才得到他的同意。

布罗托独自个儿留下来，生起一只小小的泥炉子；他一边忙着为教士和伊壁鸠鲁主义者做饭，一边读卢克莱修，思索人类的境遇。

这个哲人，对一些可怜的人——自然力量的微不足道的玩物——往往落在荒谬和痛苦的处境里，并不感到奇怪；不过他又太软弱，竟认为革命者比其他人更坏，更笨，因此就陷到形而上学里面去了。可是他决不是个悲观主义者，并不认为人生一团糟。他在许多方面都是崇拜大自然的，特别是在天体的运转和肉体的爱情方面，而且适应着人世的辛劳，等待大限临头。日子也不远了，到了那一天，他不会再有恐惧，也不会再有愿望。

他仔仔细细地给几个玩偶着颜色，做了一个泽利娜，活像泰

弗南。他喜欢这个姑娘，他的伊壁鸠鲁主义赞美组成她这个人的那些原子的安排。

他干这些工作，一直干到巴拿巴会教士回来。

“神父，”他一边开门，一边说，“我跟你说过，我们这顿饭很寒碜。我们没有别的，只有栗子。所以格外有理由把味道弄得好一点。”

“栗子！”龙格玛尔神父嚷着说，露出了笑意，“再没有比这个菜味道更好的了。先生，我的父亲是利穆赞的一个穷贵族。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坍了的鸽子棚，一座荒芜的果园和一小片栗子树林。他拿大个儿的新鲜栗子给他自己、他的妻子和他的十二个孩子当饭吃，我们都长得挺结实，挺强壮。我是顶小的一个，也是顶顽皮的一个；我爸爸常常开玩笑说，他要送我到美国去当海盗……啊，先生，您的栗子汤多香啊！我闻了就想起围满孩子的饭桌，我母亲也坐在那儿微笑。”

吃完了饭，布罗托动身到纳夫-德-珀蒂-尚街上的玩具商若利那儿去。玩具商若利把卡约不要的牵线活动玩偶全买了下来，而且还预定，不像卡约那样只定十二打，一开头就定了二十四打。

布罗托走到以前叫御街的那条街上，看见革命广场上有一把三角形的钢刀在两根木柱当中闪闪发亮。这就是断头台。一大堆心情愉快的看热闹的人拥挤在断头台周围，等候装满犯人的囚车来到。卖农泰尔饼的女人们胸前挂着一个篮子吆喝着。卖药茶的小贩摇着铃铛。在自由神像下面，有一个老头儿在拉洋片，小木箱顶上有一只猴子在打秋千。断头台下，有几条狗在舔前一天的血。布罗托折回来朝奥诺雷街走去。

他回到顶楼上，巴拿巴会教士正在那儿念日课经，他仔仔细

细地抹桌子，把颜料盒以及他干的这一行用的工具和原料一起放在上面。

“神父，”他说，“要是您不认为这种工作不配您所具有的神圣身分，那么，我就请您帮我做跳舞玩偶。今儿早晨，一位若利先生向我定了相当大的一批货色。我在给这些做好了的小人儿着颜色的时候，请您帮我个大忙，根据这些样子，把头、胳膊、大腿和身子切割出来。您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样子了；它们是模仿华托和布歇的。”

“不错，先生，”龙格玛尔说，“华托和布歇做这种小玩意儿很适合；如果他们仅限于画画这种天真的玩偶，对他们的荣誉来说，那只有更好。我挺高兴帮助您，不过我怕我没有本事，干不了这个。”

龙格玛尔神父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得有道理。他试了好几遍，可是都没有成功；应该承认，他的才能不在用小刀尖从薄纸板上切割出漂亮的形体上。不过，在他的请求下，布罗托给了他线和引针，他显得非常能干。他虽然做不成那些小人儿，却能教它们做出许多动作，而且教它们跳起舞来了。他高高兴兴地一个个检验他们，让每一个都能跳几步加沃特舞①。他看到自己花在它们身上的功夫没有白费，严肃的嘴唇上不由得浮起了一丝笑意。

有一次，他有节奏地提着一个斯加拉姆什的线，说：

“先生，这个滑稽的小东西使我回想起一段有趣的往事。那是在一七四六年，我在学问渊博、律己严格的老神父马吉多的教导下，学完了初修期的课程。也许您还记得，那时候，原来用来

① 加沃特舞：法国古代的一种两拍子的民间舞。

逗小孩子的牵线活动玩偶，对女人，甚至对年轻的和年老的男人都具有不同寻常的诱惑力。它们在巴黎非常风行。那些时髦的铺子里都摆满了。上流人的家里也可以找到。在散步场所和街上，道貌岸然的人手上玩玩偶也不是罕见的事。马吉多神父的年纪、性格和职业并不能使他不受到感染。他看到人人都忙着叫硬纸板做的小人儿跳舞，他的手指不由得也痒起来，很快地痒得叫他无法忍受。有一天，他为了一件和整个修会有关的重要案子去拜望最高法院的律师肖维尔先生，看见壁炉台上挂着一个玩偶。他感到有一股想拉一拉它的线的强烈欲望。他花了好大的劲儿才控制住了自己。但是这股无聊的欲望继续缠着他，弄得他再也得不到安宁。他在看书的时候，在沉思的时候，在念经的时候，在教堂里的时候，在开教务会的时候，在听人忏悔的时候，或者在讲道的时候，都被它困扰着。在可怕的心烦意乱中熬过几天以后，他把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告诉当时恰巧在巴黎的修会会长。修会会长是一个杰出的圣师，米兰的教会会长中的一位。他建议马吉多神父去满足这个开头是纯洁的，后果是讨厌的，过度发展有可能在受到它折磨的心灵里引起最严重的混乱的欲望。在修会会长的劝告下，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在他的命令下，马吉多神父再次到肖维尔先生家去。肖维尔先生跟上一次一样，在书房里接见他。他看到那个玩偶仍旧挂在壁炉台上，急忙走过去，请主人答应他，让他拉拉玩偶的线。律师马上答应了，还向他吐露说：有时候自己在准备辩护词的时候，也让斯加拉姆什（这是玩偶的名字）跳跳舞，而且就在前一天晚上，他还按照斯加拉姆什的动作，来安排为一个被诬告毒死丈夫的女人辩护用的辩护词的结尾部分。马吉多神父哆哆嗦嗦地抓住了线，看见斯加拉姆什在他的操纵下，活像一个魔鬼附身的人，

在别人替他驱魔时那样手舞足蹈。一时的欲望这样得到满足以后，他也就摆脱了着迷的境地。”

“我听了您的故事，一点也不奇怪，神父，”布罗托说，“我们看到过这种入迷的情形，不过并不总是纸板人儿引起的罢了。”

龙格玛尔神父虽然是个修士，倒从来不谈宗教，而布罗托呢，却反反复复老谈它。他觉得自己对巴拿巴会教士有好感，喜欢说反对基督教学说的各种信条的话来窘他，使他心慌意乱。

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做泽利娜和斯加拉姆什，布罗托说：

“我考虑那些弄得我们落到这个地步的事件，没法说出在普遍的疯狂中，哪一种人最疯狂。有时候我几乎相信是宫廷里的人。”

“先生，”教士回答，“只要天主遗弃，人人都会像尼布甲尼撒①一样发疯的；不过在我们的时代里，没有人像弗歇②神父那样深地陷在无知和错误里，没有人像他那样给王国造成巨大损害。天主准是给法国惹得火透了，才会打发弗歇神父先生到法国来的！”

“我想除了这个不幸的弗歇以外，还看到了其他一些作恶的坏人。”

“格雷古瓦③神父先生就表现得非常恶劣。”

“还有布里索、丹东、马拉和上百个其他的人，您对他们有什么看法，神父？”

---

① 尼布甲尼撒：《圣经·旧约》里的巴比伦王，因傲慢受天主惩罚，“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好像鸟爪”。

② 弗歇(1744—1793)：法国天主教神父，一七九一年到一七九二年是立法会议议员，要求宗教信仰自由，后来投奔吉伦特派，帮助夏绿蒂·考黛刺杀马拉。一七九三年与吉伦特派分子一同判死刑。

③ 格雷古瓦(1750—1831)：法国天主教主教，国民公会议员。根据他的提议，国民公会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宣告成立共和国。

"先生，他们是在俗教徒。在俗教徒决不能和教士负同样的责任。他们也做不出那么大的恶事来，他们的罪行没有全世界的影响。"

"您的天主呢，神父，您对他在眼前革命中的表现，有什么看法？"

"我不懂您的话，先生。"

"伊壁鸠鲁说过：或者是上帝想阻止坏事而阻止不了，或者是他阻止得了而不想阻止，或者是他既阻止不了又不想阻止，或者是他既想阻止而又阻止得了。要是他想阻止而阻止不了，那么他是不中用的；要是他阻止得了而不想阻止，那么他是坏心眼的；要是他既阻止不了又不想阻止，那么他既是不中用又是坏心眼的；要是他既想阻止而又阻止得了，那么他干吗不阻止呢，神父？"

布罗托得意扬扬地望了跟他谈话的人一眼。

"先生，"教士回答，"再没有比您所提出的这种难题更无聊的了。我研究那些不信神的推理时，就好像看见一群蚂蚁在推几棵青草作为堤坝来抵挡山上冲下来的急流。请允许我不跟您争论；我有太多的理由，可是智慧太少。再说，您可以在盖内①神父和其他二十个人写的书里找到对您的谴责。我仅仅说，您引用的伊壁鸠鲁的话是蠢话；因为其中对天主进行判断，就好像天主是人，也有人类的道德似的。是呀！先生，不信神者从塞尔苏斯②到贝尔③和伏尔泰，就一直用这种谬论来哄骗蠢人。"

---

① 盖内（1717—1803），法国天主教神父，在巴黎教授修辞学，曾著书驳斥伏尔泰抨击《圣经》的言论。

② 塞尔苏斯：二世纪柏拉图派哲学家，是头一个著书反对基督教的人。

③ 贝尔（1647—1706），法国哲学家和批评家，主张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

"神父,您瞧,"布罗托说,"您的信仰把您带到了什么地步。您既不满足于在您的神学里找寻全部真理,又不愿意从许多跟您想法不同的识见高超的人的著作中发现任何真理。"

"您完全错了,先生,"龙格玛尔回答。"恰恰相反,我相信一个人的思想里没有什么东西会是完全错误的。无神论者们站在知识阶梯的最低一级;不过即使在这一级,也还有理性的微光和真理的闪现。即使黑暗把人淹没,人也抬起头来,天主就把智慧放进他的头脑里。这就是路济弗尔①的命运。"

"喂,先生,"布罗托说,"我就不会这么宽宏大量。我要向您承认,在所有神学家的著作中我找不到一点儿合理的见解。"

但是,他又尽量避免攻击宗教。他认为宗教对人民说来是必需的。他仅仅是希望当教士的是哲学家,而不是宗教问题的辩论家。他看到雅各宾派分子想用一种更年轻而更有害的宗教——崇拜自由、平等、共和国和祖国的宗教——来代替宗教,感到很遗憾。他注意到宗教在年富力强时最凶狠、最残忍,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温和。因此,他希望能保存天主教。天主教在刚兴起时吃了不少人了。如今,年纪老了,胃口弱了,一百年中,吃上四五个烤异教徒就心满意足了。

"事实上,"他补充说,"我一向跟吃天主者②和基督崇拜者相处得很好。我在小岛就有一个指导神父。他每星期天都做弥撒。我的客人全都去望弥撒。他们之中哲学家最聚精会神,歌剧院女演员最狂热,当时,我很幸福,朋友很多。"

"朋友,"龙格玛尔神父嚷着说,"朋友!……唉,先生,所有那

① 路济弗尔:基督教对魔鬼的一种称呼。

② 天主教有"领圣体"的仪式,故有这个对教士带有侮辱性的名称。

些哲学家，所有那些妓女，您真的相信他们爱您吗？他们使您的灵魂堕落到这个地步，连天主自己也难以在您的灵魂里认出他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建造的神殿。”

龙格玛尔神父在包税人的家里继续住了一个星期，没有受到任何打扰。他尽可能遵守他的修会的会规，从草垫上爬起来，跪在地板上，背诵他的夜课经。虽然他们两人只能吃到一些可怜透顶的残羹冷饭，他还是按时守大斋和小斋。布罗托心里怀着痛苦，脸上带着微笑，看着这些苦修，一天问他：

“您真的相信您这样受冻挨饿，天主见了会高兴吗？”

“天主本人，”修士回答，“为我们树立了忍受痛苦的榜样。”

巴拿巴会教士住在哲学家的顶楼里的第九天，哲学家黄昏时分把玩偶送到纳夫-德-珀蒂-尚街的玩具商若利那儿去。在回家的路上高兴得了不得，因为玩偶全都卖光了。他在穿过以前的卡鲁赛尔广场时，一个穿白鼬皮滚边的蓝缎子皮袄的姑娘一瘸一拐地跑过来，扑在他的怀里，紧紧抱住他。自古以来，凡是求救的人都是这副样子。

她直打哆嗦，心跳得又快又响。布罗托看见她这么粗俗，却显得这么哀惋动人，十分赞赏。他是个老资格的戏剧爱好者，心里在想，罗古尔[①]小姐要是看到她，决不会没有收获。

她怕过路人听见，压低嗓门，用气喘吁吁的声音说话：

“可怜可怜我，公民，把我带去藏起来！……他们在弗罗芒托街我的屋子里。他们上楼的时候，我躲到我的女邻居弗洛拉的家里去，接着我从窗子里跳到街上，所以把脚给扭伤了……他们

---

① 罗古尔（1756—1815）：法国著名悲剧女演员。

来了，要把我抓进监狱，要把我杀掉……上星期，他们已经杀了维吉妮。”

布罗托当然明白她说的是区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们或者是公安委员会的委员们。当时，公社有一个很有道德的检察官，公民肖梅特①。他把妓女当作共和国最可恶的敌人来起诉。他希望移风易俗。说实话，平等宫的那些年轻姑娘是不太爱国的。她们惋惜过去的情况，也不是总能加以隐瞒。好几个已被作为阴谋分子送上了断头台，她们悲惨的命运在和她们同行的姑娘中间激起了极强的竞争心理。

公民布罗托问求救的女人犯了什么错误，替自己招来一张逮捕证。

她发誓说不知道，还说她没有做过任何让人可以责怪她的事。

“那么，我的姑娘，”布罗托对她说，“你不是个可疑份子；你一点也不用害怕。去睡吧，别打搅我。”

她一听这话，就全部承认了出来：

“我扯下自己的帽章，喊叫‘国王万岁！’”

他和她一起顺着荒凉的沿河街走去。

她紧紧挽住他的胳膊，说：

“并不是我喜欢国王。您也想得到，我从来就没见过他，也许他跟别人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不过这些人心眼真坏。他

---

① 肖梅特（1763—1794）：雅各宾派左翼领袖，无神论者，革命初期参加科尔得利俱乐部。一七九二年当选为巴黎公社检察长。他代表巴黎平民阶层利益，积极反对吉伦特派政府的反动政策。雅各宾专政时期，反对忿激派，后支持阿贝尔派某些主张。一七九四年四月被罗伯斯比尔政府处死。

们对可怜的姑娘们真狠心。他们折磨我，惹我生气，用各种方法侮辱我；他们想逼我不干我这一行。我干不来别的行当。您想得到，要是我干得来别的，我也不会干这一行了……他们到底要怎么样呢？他们专门跟穷苦的人，微贱的人，送牛奶的，送炭的，挑水的，洗衣服的女人过不去。他们不把所有的穷人都逼得反对他们，是不会心满意足的。”

他望着她；她看上去像个孩子。她不再感到害怕了。她轻松地一瘸一拐地走着，几乎在微笑了。他问她的名字。她说她叫阿泰纳依斯，十六岁。

布罗托说她希望到哪儿去，他就把她送到哪儿去。她在巴黎一个人都不认识。不过她有一个姑母，在帕莱索①当用人。她会收留她。

布罗托马上打定了主意。

“来吧，我的孩子，”他对她说。

接着他让她挽着他的胳膊，把她带走了。

回到顶楼，他看到龙格玛尔神父在念日课经。

他握住阿泰纳依斯的手，把她带到神父面前。

“神父，这儿有一个弗罗芒托街上的姑娘，她喊过：‘国王万岁！’革命警察在追捕她。她没地方住。您答应让她在这儿过一宿吗？”

龙格玛尔合上日课经。

“要是我没有听错您的话，”他说，“先生，您是问我，这个跟我一样受到逮捕证威胁的姑娘是不是可以为了她现世的得救，在这屋子里跟我一起过一宿。”

---

① 帕莱索：巴黎西南凡尔赛附近的一个小城。

“不错，神父。”

“我有什么权利可以反对呢？我为什么认为她在这儿，对我是侮辱呢？难道我拿得稳自己比她好吗？”

他就靠在一把破旧的扶手椅上过夜，说他肯定能睡得很好。阿泰纳依斯睡在床垫上。布罗托在草垫上躺下，吹熄了蜡烛。

教堂的钟楼一次接一次地报告一个钟点或半个钟点过去了，他怎么也睡不着，听着教士和姑娘那混合在一起的鼻息声。月亮——他过去爱情的象征和见证——升起来了，把一缕银色的光辉送进顶楼，照亮了握着拳头睡熟了的阿泰纳依斯的金黄色头发和金黄色睫毛，细巧的鼻子和又红又圆的嘴。

“瞧，”他心里想，“这就是共和国的一个可怕敌人！”

阿泰纳依斯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教士已经出去。布罗托凑着天窗在读卢克莱修。他在拉丁诗人的教导下，学习怎样没有恐惧、没有欲望地生活；尽管如此，他还是受到了惋惜和焦虑的折磨。

阿泰纳依斯睁开眼睛，看到头顶上顶楼的横梁，一下子愣住了。接着她记起来了，向她的救命恩人笑了笑，朝他伸出了两只美丽而肮脏的小手，想去抚爱他。

她从床上坐起来，指着教士过夜用的那把破破烂烂的椅子。

“他走啦！……他不是去告我吧？”

“不是的，我的孩子。再也找不到比这个老疯子更正直的人了。”

阿泰纳依斯问到这位老人是哪一种疯狂。布罗托告诉她是宗教信仰。她一本正经地责备他不该这么说，还说没有信仰的人比畜生还不如。她自己呢，时常祷告天主，希望他赦免她的罪孽，怀着神圣的慈悲心收留她。

接着，她注意到布罗托手里拿了一本书，以为是一本弥撒经书，就说：

“您倒是瞧瞧，您自己也在念经文！天主会补偿您为我做的事的。”

布罗托告诉她这本书不是弥撒经书，在世界上做弥撒这个念头还没有以前，这本书就已经写成了。她听了以为是一本《圆梦大全》，就问其中是不是有她做过的一个怪梦的解释。她不认识字，只听到人家说过这两种书。

布罗托回答她说这本书只用来解释人生的梦。漂亮的女孩子觉得这个回答很难懂，也就不打算把它弄懂了，于是把鼻子尖伸到瓦钵里去。这个瓦钵是布罗托用来代替以前一向用的银面盆的。接着，她在主人剃胡子用的镜子跟前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理着头发。她的雪白的胳膊举在头顶上，隔上好长一会儿她才说上一两句话。

“您，您过去很有钱。”

“你怎么会这么想的？”

“我不知道。不过您过去很有钱，您是个贵族，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肯定。”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装在圆象牙圣龛里的银质小圣母像，一小块糖，一些线，一把剪刀和一块打火石，还有两三个小盒子。挑好了她需要的东西，她就坐下来补裙子，裙子上有几处地方已经给扯破了。

“为了您自己的安全起见，我的孩子，把这个佩在帽子上！”布罗托说着递给她一个三色帽章。

“我很高兴这样做，先生，”她回答，“不过这是为了对您的爱，而不是为了对国家的爱。”

她穿好衣服，尽可能打扮好，然后双手提着裙子，按照她在村子里学到的那样行了一个礼，对布罗托说：

“先生，我告辞了。”

她准备以任何方式来报答她的恩人，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要求，她也什么也没有献出，她认为这样非常适当。在她看来，这样分手最好，而且完全合乎礼仪。

布罗托塞了几张指券在她手里，给她做上帕莱索去的马车钱。这是他的一半财产。虽然他在女人面前挥金如土是出名的，可是跟女人平分财产，有生以来，这还是头一回。

她问他的名字。

“我叫莫里斯。”

他恋恋不舍地替她开了顶楼门，说：

“再见，阿泰纳依斯。”

她亲了亲他。

“莫里斯先生，您想起我的时候，就叫我马尔特。这是我的教名，村子里的人都叫我这个名字……再见，谢谢您……我告辞了，莫里斯先生。”

15

监狱里人满为患，非得清除不可；非得审判，一刻不停地审判。法官们背对挂着权标、红色自由帽的墙壁，像他们的面对百合花纹章①的同行那样坐着。他们保持着王朝前辈们那种庄严，那种可怕的镇静。检察官和代理检察官们累得筋疲力尽，睡眠不足和烧酒所引起的发烧折磨着他们，只有作出极大的努力，他们才能从疲惫中振作起来。他们的健康状况坏得不堪设想。那些陪审员出身不同，性情各别，有的受过教育，有的一字不识，有的胆小，有的勇敢，有的温和，有的凶暴，有的假冒为善，有的心地真诚；可是在祖国和共和国的危难中，他们全都怀着或者假装怀着同样的焦虑，燃烧着同样的热情，在美德或者恐惧的驱使下，全都变得很凶暴。他们结合成一个整体，一个迟钝和暴躁的头脑，一个灵魂，一头不可思议的野兽。它发挥天赋的机能，大量地生产出死亡。他们受感情的摆布，或者善良，或者残忍，有时候突然一时心软，就淌着眼泪开释一个犯人，换了一小时以前，他们会对他大肆嘲笑挖苦，把他判处死刑。随着工作的进展，他们越来越冲动地听凭内心的驱使。

他们在工作过度所造成的发烧和昏昏欲睡的情况中审判着，在来自外面的鼓励和来自上面的命令下，在那些挤在旁听的看台上和围起来的一块地方里的无套裤汉和打毛衣的女人的威胁下审判着。他们按照狂热的证词，根据疯狂的公诉状，在恶臭

的空气里审判。这种臭恶的空气使人头脑迟钝，耳朵嗡嗡地响，太阳穴怦怦地跳，眼睛蒙上一层血幕。在旁听的公众中间隐隐约约谣传陪审员给被告用金钱收买了。不过对这些谣言，陪审团一致用愤怒的抗议和无情的判决来回答。总之，他们也是人，并不比其他的人坏，也不比其他的人好。清白往往是一种幸福，而不是一种美德。凡是愿意担任他们这个职位的人，都会采取跟他们一样的行动，凭着平凡的灵魂去完成这些可怕的任务。

让人盼望了那么久的安东尼特，终于穿着黑衣服坐在那把不祥的椅子上了。人人都对她恨之入骨，仅仅因为拿得稳审判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才让审判继续按照法律形式进行下去。对那些致命的问题，被告时而怀着自卫的本能回答，时而摆出她那惯常的高傲神气回答；有一次，由于一个控诉人的下流，她带着一种做母亲的尊严态度来回答。只允许证人们进行侮辱和诽谤。辩护人在恐惧中哑口无言。法庭强制自己按照规定审判，等待着这一切结束以后，才当着全欧洲的面把那个奥地利女人的头砍下来。

玛丽·安东尼特被处决以后的第三天，有人来叫加默兰到公民福蒂内·泰吕贝尔那儿去。泰吕贝尔在离他为之耗尽了生命力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室三十步外，一个被赶走的巴拿巴会修士修行的小室里，奄奄一息地躺在一张帆布床上。脸色苍白的脑袋陷在枕头里。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呆滞的眼珠转向埃瓦里斯特；他干枯的手抓住了朋友的手，用大得出人意料的力气紧紧握住。他在两天里吐了三次血。他试着说话。他的声音

① 百合花纹章：法国王室的纹章。

起初又哑又弱，好像是在耳语，后来越说越响，越说嗓门越高：

"瓦蒂尼①！瓦蒂尼！……儒尔当②已经逼得敌人缩在营地里……解除了莫伯日的封锁……我们收复了玛尔先纳③。'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会好起来'……"

接着他微笑了。

这并不是一个病人的梦想，而是对现实的明确的洞察，它照亮了永恒黑暗已经降临的这个大脑。从此以后，侵略好像给挡住了。给恐怖吓怕了的将军们，看出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打胜仗。通过志愿入伍的办法没能建立起一支人数众多而又纪律严明的军队，用征调的办法建立了。再加一把劲，共和国就可以得救。

福蒂内·泰吕贝尔在昏迷了半个钟点以后，被死亡折磨得凹陷下去的脸又焕发出生气。他的两只手举起来。

他用手指把屋子里唯一的一件家具，一张胡桃木的小写字台，指给他的朋友看。

他头脑清醒，但说话声音微弱，而且气喘吁吁：

"我的朋友，跟欧达米达斯④一样，我把我欠的债留给你：三百二十个里佛，你可以在那本红簿子里……看到帐目……永别

---

① 瓦蒂尼：法国北部诺尔省城市。

② 儒尔当(1762—183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将领。一七九三年在瓦蒂尼击败奥地利军队。

③ 玛尔先纳：法国北部诺尔省城市。

④ 欧达米达斯：公元二世纪希腊讽刺作家鲁息恩的《友谊对话》中的一篇的主人公。他很穷，临死时，立下一张遗嘱，把母亲托给好朋友阿芮特，把女儿托给另一个好朋友查立克埃莱。如果两个朋友中有一个先去世，就请剩下的那一个养活两个。欧达米达斯去世后五天，阿芮特也去世了。查立克埃莱把欧达米达斯的女儿抚养大，并且在她出嫁时，给她一份跟自己的女儿同样的嫁妆。

了，加默兰。不要打瞌睡；注意共和国的保卫工作。'一切都会好起来。'"

小室里夜色越来越浓。垂死的病人困难地透了口气。一双手在被上搔着。

午夜，他说了一些不连贯的话：

"还要硝石……把步枪都发下去。身体吗？很好……把这些钟卸下来……"

他在早晨五点钟咽了气。

根据区里的命令，他的尸体安放在以前的巴拿巴会教堂的中殿里，祖国坛的坛脚下的一张行军床上，身上盖着一面三色旗，额头上戴了一顶橡叶冠。

十二个穿着罗马人的托加①，拿着棕榈枝的老人，十二个戴着长面纱，捧着鲜花的姑娘，围在死者的灵柩周围。死者的脚跟前有两个孩子，每人手里拿了一个倒火炬②。其中一个，埃瓦里斯特认出，是他住的那所房子的女门房的女儿约瑟芬。他看到了她那孩子气的庄严和迷人的美貌，就想起过去罗马人常刻在石棺上的那些爱神和死神。

送丧的队伍唱着《马赛曲》和《一切都会好起来》，往圣安德烈-德-萨尔公墓走去。

埃瓦里斯特在福蒂内·泰吕贝尔的额头上亲最后一下的时候，哭起来了。他为自己感到悲哀，他羡慕这个完成了任务，终于长眠的人。

他回到家里，接到被任命为公社的市议会议员的通知。他

---

① 托加：古罗马人穿的宽长袍。

② 倒火炬：死亡的象征。

当了四个月候选人，在没有竞选人的情况下，经过了几次投票，终于在三十票赞成下当选了。各区里都荒凉得很。富人和穷人千方百计逃避公共责任。最重大的事件也引不起他们的热情和好奇心。报纸没有人看了。埃瓦里斯特怀疑在首都七十万居民中，是不是能找得出三四千个人还保持着过去那种热爱共和国的精神。

这一天，二十一个人受审了。①

不管对共和国的灾难和罪行有罪呢还是没罪，这班人全都自负，鲁莽，野心勃勃，轻举妄动，同时又温和又凶暴，对实行恐怖手段象对实行仁慈手段一样软弱无力，匆匆忙忙地宣了战，拖拖拉拉地去进行战争，如今按照他们过去作出的榜样被拉上法庭，可是他们仍旧是革命的辉煌的年轻一代，他们曾经是革命的魅力和荣耀。这位法官将带着高明的偏见审问他们；这位脸色苍白的检察官，坐在那边小桌子后面，正在为他们的死亡和声誉败坏做准备；这些陪审员等一会儿要阻止他们的辩护；旁听席上的这些群众用辱骂和嘲笑淹没他们。法官，陪审员，人民以前全都为他们雄辩的演说鼓过掌，全都夸奖过他们的才能和道德。不过法官、陪审员和人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

埃瓦里斯特以前把韦尼奥②当作他的神，把布里索当作他的先知。不过他已经忘了。如果说过去的钦佩之情在他的记忆里还留下一丝残余，那也是为了证明那些怪物曾经迷惑过最善

---

① 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日巴黎人民第三次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统治，建立了雅各宾专政的革命政权。人民要求审判被逐出国民公会的吉伦特派议员。但是雅各宾政权拖延到十月二十四日至三十一日进行审判。所有二十一名被告全被判处死刑。

② 韦尼奥（1753—1793），法国吉伦特派首脑之一，国民公会议员，一七九三年被判处死刑。

良的公民。

他开庭以后回到家里，听到伤心的哭声。是小约瑟芬的妈妈在打她，因为她在广场上跟野孩子们一起玩，弄脏了别人让她穿了参加公民泰吕贝尔葬礼的那件漂亮的连衫裙。

16

埃瓦里斯特每天把一些有名或无名的人作为牺牲奉献给祖国。三个月以后，他碰上一件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案件；他把一个被告看成是自己的被告。

自从坐上法庭以来，他一直渴望从出现在他面前的许许多多犯人中间找到那个勾引爱洛迪的人，他在他勤勉的想象中已经为那个人画出一幅像，有些特征是很明确的。他想象那个人年轻、漂亮、傲慢，而且确信他已经逃往英国。埃瓦里斯特认为在一个名叫莫伯尔的年轻逃亡分子身上发现了他。这个年青逃亡分子回到法国，就被客店主人告发，在帕西①的一家客店里被捕。他的案子跟其余上千件案子一起由富基埃-坦维尔为首的检察部门调查。从他身上搜出一些书信，被认为是莫伯尔和皮特的间谍策划阴谋的证据，事实上这些信只不过是伦敦的几位银行家写给这个逃亡分子的。他有一些钱存在他们那里。莫伯尔既年轻又漂亮，看来主要是忙于干一些风流勾当。在他的记事簿里找到他跟西班牙通信的记载。当时西班牙跟法国在交战。但是这些信件的确是完全私人性质的。检察官之所以没有下不予起诉的命令，那是因为根据这么一条原则：司法机关决不应该匆忙地释放一个犯人。

加默兰在审议室里看到一份对莫伯尔第一次审讯的记录，这个年轻的前贵族的性格引起他的注意，在他想象中跟他赋予

那个欺骗爱洛迪的人的性格完全符合。于是，他把自己关在书记官的办公室里，花了好几个钟头，起劲地研究案卷。他在逃亡分子的一个极旧的小记事本上找到“画家的爱人”的地址，他的疑心越发加重了，其实这个地址旁边还有“绿猴子”、“(前)太子妃像”以及其他好几家版画店和画店的地址。等到埃瓦里斯特听说就在这个小本子里找到了用薄纸仔细包好的一朵红康乃馨的几个花瓣，顿时记起红康乃馨是爱洛迪心爱的花，她窗口就种着一盆，头发上也戴着它，而且还把它当作爱情的信物(他清楚地知道)送给他，他就不再有所怀疑了。

在确信不疑以后，他决定去问爱洛迪，不过不让她知道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发现犯人的。

他爬上自己住所的楼梯，在下面几层楼的楼梯口就已经闻到一股使人头晕的水果气味，走进画室，看到爱洛迪正在帮女公民加默兰做木瓜酱。老主妇把炉火生着，心里在盘算怎样在不影响果酱的质量下节省煤和红糖，女公民布莱兹坐在一把草垫椅子上，围了一条灰褐色布围裙，膝头上堆满了金色的果子，正在削木瓜的皮，切成块，扔在一个铜盆里。她把帽子饰带摺到背后。她的一绺绺拳曲的黑头发搭拉在潮湿的额头上。从她身上焕发出家庭生活的魅力和亲密相处的乐趣，使人产生温柔的念头和平静的快乐。

她坐着没有动，只是抬起那双颜色像熔化了的金子似的美丽的眼睛，望着她的情人，说：

“瞧，埃瓦里斯特，我们在为您干活。您整个冬天都可以吃到香甜的木瓜冻。它能增强您的肠胃，使您心境愉快。”

---

① 帕西：巴黎郊外小镇。一八六〇年并入市区。

但是加默兰走到她跟前，凑在她耳边说出这个名字：

“雅克·莫伯尔……”

正好这时候，皮匠孔巴洛从半开着的门外伸进他的红鼻子。他带着一张修鞋的帐单和几双换过后掌的皮鞋。

他怕被人看成坏公民，所以使用新历。女公民加默兰喜欢把账目理得清清楚楚，被果月和葡月完全弄糊涂了。

她叹了一口气：

“天啊！他们什么都要改，日期，月份，四季，太阳，月亮！老天爷啊，孔巴洛先生，这双葡月八日修的套鞋是怎么回事？”

“女公民，看看您的挂历就会懂了。”

她把挂历从墙上取下来，望了一眼，马上转过脸去：

“这不是基督教的！”她在惊恐中说。

“不光是这个，女公民，”皮匠说，“如今我们一个月只有三个星期日而不是四个星期日。这还没有完，我们算账的方法也要改变呢。不再有铜子儿和小钱，一切东西都将用蒸馏水来作价。”

女公民加默兰听到这话，嘴唇抖动着，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叹了口气说：

“他们干得太过分了！”

她悲伤得失魂落魄，看上去很像乡村的耶稣受难图里那些圣洁的妇女。在她离开的当儿，有一块烧尽的木炭着了起来，画室里充满了恶臭的浓烟，再加上木瓜的使人头晕的气味，这屋子里的空气就没法呼吸了。

爱洛迪抱怨她的喉咙发痒，要求把窗子打开。但是皮匠公民刚告辞出去，女公民加默兰回到灶前，埃瓦里斯特立刻就凑着女公民布莱兹的耳朵又说了一遍：

“雅克·莫伯尔。”

她带着一点诧异的神色望了望他，但是态度仍旧很安详地继续把一个木瓜切成块：

“什么？……雅克·莫伯尔？……”

“就是他！”

“谁？他是谁？”

“你以前给过他一朵红康乃馨。”

她说她听不懂，请他解释。

“那个贵族！那个逃亡分子！那个坏蛋！……”

她耸耸肩膀，态度十分自然地说她从来不认识什么雅克·莫伯尔。

真的，她从来不认识。

她不承认除了埃瓦里斯特以外，还给过别人红康乃馨。不过在这件事上，她的记忆力也许不怎么好。

他对女人一点不了解，没有深入地理解爱洛迪的性格。不过他认为她很会装假，即使是比他聪明的人她也能欺骗。

“干吗不承认？”他说，“我全知道了。”

她又坚决地表示，她从来不认识什么叫莫伯尔的人。她削完了木瓜，要一盆水，因为她的手指粘满了。

加默兰给她端了来。

她一边洗手，一边再三否认。

他又重复说他都知道了，这一次，她保持沉默。

她不明白她的情人这样问的目的，而且再怎么也不会猜到这个她从没有听人谈过的莫伯尔要在革命法庭上受审。她猜不透自己为什么遭到猜疑，不过她知道这种猜疑是没有根据的。因此，她并不希望消除这猜疑，也不想这么做。她不再否认她认识一个叫莫伯尔的人，宁愿让忌妒者继续沿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

因为任何时候出现一点极小的情况，都可能使他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她以前的那个小司书，变成一个俊俏的爱国的龙骑兵，现在已经跟他那个贵族情妇闹翻了。他在街上碰到爱洛迪，就会瞧她一眼，好象是在说："喂！美人！我感到我将会为了过去背叛过您而原谅您，我就要把我的尊敬还给您了。"因此，她不再打算矫正她爱人的怪想法，而加默兰呢，仍旧坚决地相信雅克·莫伯尔就是那个勾引爱洛迪的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法庭毫不含糊地致力于粉碎联邦主义的工作。联邦主义像一条七头蛇，有把自由吞下去的危险。这是一些十分忙碌的日子；陪审员们累得筋疲力尽，尽可能迅速地把布里索派罪行的煽动者或者说同谋，那个叫罗兰①的女人判处死刑。

在这同时，加默兰每天早晨都到检察官办公室去催促赶快调查莫伯尔案件。几件重要的文件在波尔多②。他坚持要派一个官员乘驿车去取。最后它们终于取来了。

代理检察官看了这些证据，皱了皱眉头，对埃瓦里斯特说：

"这些文件没有多大用处！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是些废话！……哪怕是能够确定前贵族德·莫伯尔伯爵曾经逃亡外国也好！……"

最后，加默兰成功了。年轻的莫伯尔接到了起诉书。雾月十九日，他被送上革命法庭。

---

① 指罗兰夫人（1754—1793）。她是吉伦特派核心人物之一。共和国政府内务部长罗兰之妻。曾参与决定吉伦特派各项政策。雅各宾专政时期被处死。

② 波尔多：法国西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

从一开庭起庭长就流露出满脸阴沉可怕的表情，这是他为了审理证据不足的案件细心装出来的。代理检察官用羽笔轻抚自己的下巴，装出安详沉着、问心无愧的样子。书记官宣读起诉书。像这样空洞的起诉书还从来没有听到过。

庭长问被告可知道那些对付逃亡分子的法律。

“我知道这些法律，而且遵守这些法律，”莫伯尔回答，“我是按照合法手续领取护照离开法国的。”

关于他到英国去和回到法国来的理由，他作出了使人满意的解释。他的长相很可爱，带着一种讨人喜欢的坦率和自豪的神气。旁听席上的那些女人用怀着好感的目光看着他。起诉书上说他在西班牙逗留过，当时这个国家已经跟法国作战。他断言那时他没有离开过巴荣讷①。只剩下一点还没有弄清楚。他在被捕时把文件扔进火里，在后来找回的一些碎片上面可以看到几个西班牙字和“尼埃芙”这个名字。

关于这件事，雅克·莫伯尔拒绝解释。庭长向他指出，澄清事实对被告有利。他回答说，一个人不应该老为自己的利益打算。

加默兰只想给莫伯尔定一个罪名。他敦促庭长三次询问被告，是否能够就把枯干的康乃馨花瓣珍藏在小本子里作出解释。

莫伯尔回答，他认为没有义务答复和案件无关的问题，因为花里并没有发现藏有信件。

陪审团退到审议室，对这个年轻人颇有好感，觉着他这桩难以查清的案件好象隐藏着一些爱情的秘密。这一次，连最好的爱国分子，最纯正的爱国分子都愿意开释他。他们中间有一个

---

① 巴荣讷：法国西南部滨海城市，离西班牙很近。

宣誓效忠革命的前贵族说：

"难道他的出身就是罪名吗？我呢，我也不幸出生在贵族的家庭里。"

"不错，不过你离开了贵族家庭，"加默兰回答，"而他却没有。"

接着他猛烈地攻击这个阴谋分子，这个皮特的密使，这个科堡①的同谋，越过了高山，渡过了大海去煽动和自由为敌的人。他如此强烈地要求判决这个卖国贼，以致重新激发了爱国陪审员们始终怀有的疑心和一贯的严厉性情。

其中有一个甚至恬不知耻地对他说：

"帮同事的忙是义不容辞的。"

死刑的裁决是以一票的多数通过的。

犯人面带微笑，沉着地听着宣判。他平静地环顾大厅，他的眼光落在加默兰的脸上时，流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轻蔑神色。

没有一个人拍手赞成这个判决。

雅克·莫伯尔被带回贡西埃热里监狱。当天晚上他就要被处决了。在等待期间，他凑着火把，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姐姐：

法庭把我送上断头台。自从我敬爱的尼埃芙死后，这是我唯一能够享受的欢乐。他们拿走了她留给我的唯一的遗物，一朵石榴花，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管它叫康乃馨。

我爱艺术。在过去幸福的日子里，我在巴黎收集了一

① 科堡（1737—1815）：奥地利元帅，和英国首相皮特一样，是法国十七世纪末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死敌。

些油画和版画，现在都放在一个可靠的地方。一有可能，就会有人给你送来。我请求你，亲爱的姐姐，保存这一切，作为对我的纪念吧。

他铰了一绺头发，放在信里，然后把信折好，写上收信人姓名地址：

雷奥勒①，女公民克莱芒斯·德泽墨里（娘家姓莫伯尔）收

他把身上的钱全都给了看守，请求他设法把信送去，还向他要了一瓶葡萄酒，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等待囚车来到。

加默兰吃过晚饭，奔到"画家的爱人"，冲进蓝色卧房。爱洛迪每天夜里都在那儿等他。

"你报了仇了，"他告诉她。"雅克·莫伯尔死了。送他上断头台去的囚车，在火把的包围下，曾经从你的窗前经过。"

她明白了：

"坏蛋！是你把他杀了，他可不是我的情人。我不认识他……我从没见过他……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他年轻，可爱……什么罪都没犯过。而你却把他杀了，坏蛋！坏蛋！"

她晕了过去。不过在这暂时失去知觉的时刻中，她感到自己同时被恐惧和肉体的快乐淹没了。她半醒过来，沉重的眼皮露出了眼白，喉咙发胀，双手乱抓，寻找她的情人。她紧紧搂住他，搂得他气都喘不过来。她的指甲掐到他的肉里。她用咬破

① 雷奥勒：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城市，近波尔多。

了的嘴唇给他最不露声色、最含蓄、最长久、最痛苦又最令人快乐的一个吻。

她以自己的整个肉体爱他。她越是觉得他可怕、残忍、凶暴，越是看到他身上沾满他的牺牲者的鲜血，就越是如饥似渴地需要他。

17

霜月二十四日，早上十点钟，在阳光灿烂的玫瑰色天空下，夜里结的冰都化了，公安委员会的代表公民凯诺和公民德卢梅尔到巴拿巴会教堂，让人领到区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在从前的教务会议室里，当时公民包维萨日正在里面，把木柴添到壁炉里去。但是一开始他们并没有看见他，因为他的身材又矮又驼。

公民包维萨日用一般驼背人的那种沙哑嗓音，请两位代表坐下，然后听候他们的吩咐。

凯诺问他是不是认识住在新桥附近的一个前贵族德·小岛。

“这个人，”他加了一句，“我负责逮捕他。”

他出示公安委员会的命令。

包维萨日想了一会儿以后，回答说他不认识叫德·小岛的人。这个可疑分子很可能不住在这个区里。博物馆区、统一区和马拉-马赛区，有些地段跟新桥很近。即使他住在这个区里，也一定不是用的命令上写的这个名字；不过，尽管这样，还是很快就可以找到他的。

“咱们不要浪费时间了！”凯诺说。“他的一个女同谋犯的一封信引起了我们对他的警惕，这封信十五天前被人截获，交到委员会来，不过公民拉克鲁瓦昨天晚上才开始研究。我们太忙了告发信来自四面八方，多得我们不知道处理哪一件才好了。”

"告发信，"包维萨日得意扬扬地回答，"也不断地涌到区监察委员会来。有的人揭发是出于爱国心，有的人是受了一张一百苏的钞票的诱惑。许多子女来检举父母，是因为他们想继承他们父母的产业。"

"这封信，"凯诺接着又说，"是一个前贵族，叫洛什莫尔的风流女人发出的。有人经常在她家里玩'比里比'。信封上写的是公民罗纳收。可是这封信实际上是写给一个为皮特服务的逃亡分子。我带在身边，为的是把有关德·小岛这个人的一部分告诉您。"

他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

信的开头详细地谈到国民公会的一些议员。按照这个女人的说法，只要花一笔钱或者保证在一个比现政府稳固的新政府里提供一个高级职位，就可以收买他们。接着就是下面这一段：

> 我从德·小岛先生家里回来。他住在新桥附近的一个顶楼里，只有猫和魔鬼才能找到他。他落魄到靠做包立西乃勒过活。他这个人很有判断力。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先生，我才把他谈话的要点报告您。他不相信目前的情况能维持很久。但是他没有预见到它的结束会是联军的胜利带来的。按照时局的变化来看，他的说法好像很有道理。因为，先生，您知道，最近战争的消息很坏。他宁愿相信那些低贱的人和还深深依恋着她们的宗教的平民女人会起来暴动。他认为革命法庭所造成的普遍恐惧很快就会使整个法国团结起来反对雅各宾派。"这个法庭，"他开玩笑地说，"审判了法国王后和一个送面包的女人，很像英国人非常钦佩的那个威廉·莎士比亚，等等……"他认为罗伯斯比尔跟

王室夫人结婚，使自己被任为王国摄政，并不是不可能的。

先生，如能把应该付给我的那笔钱，也就是说那一千英镑，用您惯用的方法转交给我，则不胜感激。但是千万不要写信给莫拉尔先生，他刚被逮捕，关进监狱，等等，等等。

“德·小岛先生做包立西乃勒，”包维萨日说，“这倒是个重要线索……虽然区里干这种小手艺的人有许多。”

“这叫我想起了，”德卢梅尔说，“我答应带一个玩偶给我的小女儿娜塔丽。她生猩红热，疹子昨天已经现出来了。这种病并不太可怕，可是需要细心照顾。娜塔丽，就她的年纪来说，非常早熟，智力非常发达，可是身体很弱。”

“我呢，”凯诺说，“我只有一个男孩子。他拿桶箍做铁环玩，还把气吹到纸袋里当气球。”

“孩子们玩得最起劲的东西，”包维萨日插嘴说，“往往并不是玩具。我的侄子爱弥尔是个七岁的小家伙，非常聪明，整天玩小方木块，拿方木块搭房子……你们吸点吗？……”

包维萨日把打开的鼻烟壶递给两位代表。

“现在应该抓我们的那个坏蛋，”德卢梅尔说。他留着很长的小胡子，一双大眼睛骨碌碌地直转。“今天早上我的胃口很好，想吃贵族的心肝，下一杯白葡萄酒。”

包维萨日建议两位代表到太子妃广场，他的同事大杜邦的铺子里去找大杜邦。大杜邦准认识这个叫德·小岛的人。

他们在清新的空气中走去，后面跟着区里的四个掷弹兵。

“你们看了《国王们的最后审判》① 的演出吗？”德卢梅尔问

① 《国王们的最后审判》：独幕预言剧，作者为薛尔万·玛克舍尔。一七九三年十月十八日开始在巴黎共和国剧院上演。

他的两个同伴。"这出戏值得一看。作者在戏里描写欧洲的所有国王逃到一个荒岛上的一座火山脚下。结果火山把他们全都吞没了。这是一部爱国的作品。"

德卢梅尔在阿尔莱街的拐角上看见一辆小车子。车子华丽得像祭坛，由一个老太婆推着。她的头巾上还戴着一顶漆布帽。

"这个老太婆卖什么?"他问。

老太婆自己开口回答了：

"瞧，各位先生，请你们自己选。我有普通念珠和大念珠，十字架，圣安东尼像，耶稣的裹尸布，圣维洛尼卡的手绢①，Ecce homo②，Agnus Dei③，圣于贝尔④的号角和戒指，以及各种各样的宗教用品。"

"这简直是宗教狂热的军火库!"德卢梅尔叫了起来。

他当场就对这个女商贩进行起审讯来了。不管他怎么问，她总是回答：

"我的孩子，我卖宗教物品已经卖了四十多年了。"

另外一个公安委员会的代表看见有一个穿蓝上衣的人走过，连忙命令他把这个惊慌失措的老妇人带到贡西埃热里监狱去。

公民包维萨日提醒德卢梅尔，最好还是让监察委员会去逮

---

① 圣维洛尼卡的手绢：印有耶稣面像的手绢。据古代传说，耶稣赴难时，圣维洛尼卡将手绢拭其脸上的汗，耶稣的像即留于手绢上。后来乃有此种手绢出售 。

② 拉丁文："戴荆棘冠的耶稣像"。

③ 拉丁文："神羊"。指耶稣基督。因施洗约翰曾称耶稣为神羊。后又成为耶稣的纹章，图案为一持十字旗的小羊。

④ 圣于贝尔：可能生活在八世纪初期。主教。据说他在猎鹿时，看见鹿角间出现耶稣受难幻象，乃信仰宗教，后成为猎人的主保圣人。

捕这个女商贩，把她带到区里去。谁也不知道对以前的宗教采取怎么样的态度，才符合政府的看法，而且谁也不知道是任什么都允许好呢，还是任什么都禁止好。

走近木匠的铺子，两位代表和监察委员会委员听见愤怒的叫骂声，其中还夹杂着锯子声和刨子声。木匠大杜邦和他的邻居看门人瑞马克勒为了女公民瑞马克勒闹翻了。有一种抵抗不了的诱惑力不断地把她拉到木匠铺里去。每次她回家总是浑身沾满了刨花和木屑。受了委屈的看门人朝木匠的狗羊羊踢了一脚。这当儿他自己的女儿小约瑟芬正亲热地抱着这条狗。约瑟芬火了，拚命地骂她爸爸。木匠怒气冲冲地嚷着说：

"混蛋！我不准你打我的狗。"

"我，"看门人举起扫帚，回骂过去，"我也不准你……"

他的话没有说完，木匠的大刨子已经从他的头上擦过去。

他一看见公民包维萨日由两位代表陪着，就迎着跑过去，对公民包维萨日说：

"公民委员，你亲眼看见这个坏蛋刚才要杀害我。"

公民包维萨日戴了一顶红自由帽，这是他的官职的标记。他像和事佬似的把两条长胳膊伸出去，对看门人和木匠说：

"你们谁能告诉我们一个可疑分子在哪儿，就给谁一百个苏。公安委员会正在追查他。他是前贵族德·小岛，现在做包立西乃勒。"

看门人和木匠两人同时说出布罗托的住处。他们现在为了那张赏给告发人的一百个苏的指券争吵了。

德卢梅尔，凯诺和包维萨日，后面跟着四个掷弹兵，看门人瑞马克勒，木匠杜邦和十一二个本地区的顽皮孩子，一连串地走上被他们踩得直摇晃的楼梯，接着又爬上梯子。

布罗托正在顶楼里剪玩偶。龙格玛尔神父在他对面，用线把它们分散的肢体连起来。他看见节奏跟和谐就这样在他的手指下面产生出来，脸上露出了微笑。

教士听见楼梯口有枪托的响声，浑身直打哆嗦。这倒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泰然自若的布罗托勇气大，而是因为对人类的尊敬使他还不习惯于装出镇静的态度。布罗托从德卢梅尔的问题中，明白了这打击是从哪儿来的，而且发觉信任女人是错误的，不过发觉得有点太晚了。他们要他跟着公民委员去。于是他拿起他的卢克莱修和三件衬衫。

"这位公民，"他指着龙格玛尔神父说，"是我请来帮我做玩偶的助手。他就住在这儿。"

但是教士拿不出公民证来，跟布罗托一起被捕了。

这一队人从看门人的门口经过。女公民瑞马克勒靠在她的扫帚上，带着道德高尚的女人看到犯人落入法网时的那种神情望着她的房客。小约瑟芬又神气又美丽，抓住羊羊的颈圈。羊羊想过去跟时常给它糖吃的那位朋友亲热亲热。梯翁维尔广场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布罗托在楼梯底下碰到一个年轻的乡下女人。她正要上楼梯，胳膊上挎着满满一篮子鸡蛋，手里还拿着一个用餐巾裹着的烘饼。她就是阿泰纳依斯，刚从帕莱索来，向她的恩人表示谢意。她看见几个官员和四个掷弹兵把"莫里斯先生"带走，吓得一下子愣住了，问这是不是真的。她走到委员跟前，和颜悦色地对他说：

"您不把他带走吧？这不可能……啊，您不了解他！他好得跟天主一样。"

公民德卢梅尔把她推开，朝掷弹兵做了个手势，叫他们往前

走。于是从阿泰纳依斯嘴里喷出最肮脏的字眼和最下流的话，骂得那些官员和掷弹兵觉得就好像王宫里和弗罗芒托街上所有的便盆全都泼到他们的头上来了。接着，她用响得使整个梯翁维尔广场都能听见，使那群看热闹的人都吓得发抖的声音喊叫：

“国王万岁！国王万岁！”

18

女公民加默兰很喜欢老布罗托，认为他是她接近过的最可爱和最可敬的人。他给抓走的时候，她没有向他告别，因为她怕冒犯官方，而且她把怯懦看作是她这样地位低微的人的责任。但是她受到这一下沉重的打击，再振作不起来了。

她吃不下东西，叹息自己终于有吃的，能够满足食欲了，偏偏失掉了食欲。她还是很夸奖她的儿子，不过她不敢再去想他干的那些可怕的工作。她庆幸自己只是个无知无识的女人，用不着去评判他的所作所为。

这个可怜的母亲从箱子底找出一串旧念珠。她不会使用它，但是她用发抖的手指盘弄着。她活到这么大年纪，还没有参加过宗教活动，如今却变得虔诚起来。她整天待在炉火跟前，为了她的孩子和那位善良的布罗托先生的平安祷告天主。爱洛迪时常来看她。她们俩谁也不敢看谁，坐在一起随随便便地谈些不相干的事。

雨月里有一天，鹅毛大雪下着，天色阴沉，城市里的那些闹声好像听不真切了。女公民加默兰一个人待在家里，听见有人敲门。她吓了一跳；近几个月以来，稍微有一点响声都会叫她发抖。她打开门，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走进来，头上戴着帽子。他穿着一件墨绿色大衣，大衣的三重领子遮住他的胸部和腰部。他穿着英国式的翻口长靴。他的环形的栗色长发垂在肩

膀上。他走到画室中央，好像希望从天窗外透过大雪照进来的光亮全照在他身上。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一动不动，一声不响。

女公民加默兰目瞪口呆地望着他，最后他说：

“你不认识你的女儿了吗？……”

老太太合起两只手，说：

“朱丽！……是你……天哪，真的是你！……”

“当然是我！亲亲我吧，妈妈。”

女公民寡妇加默兰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一滴眼泪掉在大衣的领子上。接着她担心地说：

“你，在巴黎！……”

“啊！妈妈，为什么我不一个人回来呢！……我，穿了这身衣服，没有人会认识我。”

事实上，这件大衣也的确把她的体形全掩盖住了。她看上去跟许多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同。那些年轻人也像她一样头发留得很长，从中分开。她的脸长得又清秀又迷人，不过晒黑了，由于劳累变得消瘦了，由于忧虑变得冷酷了，流露出勇敢的、男性的表情。她身材苗条，两条腿又长又直。她的举止从容不迫。只有她清脆的嗓音才可能暴露她的性别。

她母亲问她饿不饿。她回答说她很想吃点东西。等到面包、葡萄酒和火腿端到她面前，她就一个胳膊肘放在桌上，吃了起来。她又美丽又贪吃，很像在老妇人包玻①的茅舍里的色列斯。

接着酒杯还在嘴边，她忙不迭地说：

---

① 包玻：希腊神话说，谷物女神得墨忒尔在寻找女儿的途中，路过艾勒息斯，该城老妇人包玻曾款待她。得墨忒尔吃时狼吞虎咽，馋相毕露。得墨忒尔在罗马神话中叫色列斯。

"妈妈，你知道我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吗？我是来跟他谈一件事的。"

好心的母亲为难地望着女儿，什么也没有回答。

"我非见他不可。我的丈夫今天早晨被逮捕，送进卢森堡宫。"

她用"丈夫"来称呼前贵族，布耶①团队里的军官福蒂内·德·夏萨涅。她在伦巴第人街的女帽铺里做女工时，他爱上了她，后来把她带走，一起到了英国。八月十日以后他就在英国过着逃亡生活。

他是她的情夫，但是她觉得在她母亲面前还是称他丈夫比较妥当。她心里认为贫困已经把他们俩结合成为正式夫妻，苦难本身就是神圣的婚礼。

他们俩不止一次在伦敦公园的长凳上过夜，在皮卡迪利大街②的酒馆桌子底下拾碎面包。

她的母亲没有回答，忧愁地望着她。

"妈妈，难道你没有听见我的话吗？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我得马上见到埃瓦里斯特。只有他才能够救福蒂内。"

"朱丽，"母亲回答，"你最好还是不要跟你哥哥谈。"

"为什么？我的妈妈，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最好不要跟你哥哥谈起德·夏萨涅先生。"

"妈妈，可是一定要跟他谈才成啊！"

"我的孩子，埃瓦里斯特不会原谅德·夏萨涅先生把你骗走。你知道，他一谈到他就生多大的气；你也知道他管他叫什

---

① 布耶(1739—1809)：法国将军，曾经筹划让路易十六逃出巴黎。

② 皮卡迪利大街：伦敦的海德公园和干草市场间的一条繁华街道。

么。”

“我知道，他管他叫下流胚，”朱丽耸耸肩膀，尖声尖气地笑了一声说。

“我的孩子，这对他的自尊心是个致命的打击。埃瓦里斯特克制着自己，不再提到德·夏萨涅先生。两年来，他连一句话也没有提到他和你。可是他的感情并没有改变。你也知道，他不原谅你们。”

“可是，妈妈，福蒂内已经跟我结婚了……在伦敦……”

可怜的母亲，抬起眼睛，举起了双臂，说：

“福蒂内是一个贵族，一个逃亡分子，这就足以使埃瓦里斯特把他当成一个敌人看待了。”

“妈妈，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吧。要是我请他去找检察官和公安委员会，进行搭救福蒂内所必需的活动，你认为他不会同意吗？……可是，妈妈，要是他不答应，那他真是个怪物了！”

“我的孩子，你的哥哥是个正直的人，而且是个好儿子。但是，不要去求他，啊，不要去求他关心德·夏萨涅先生……朱丽，听我说。他并没有把他脑子里转的念头说给我听过。当然，我也不可能了解……不过，他是个陪审员。他有原则。他按照良心办事。朱丽，你还是什么也不要去求他。”

“我看你现在总算认识他了。你知道他冷酷无情，他是个坏人，他只有野心和虚荣心。你一向就喜欢他胜过喜欢我。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的时候，你老是叫我学他的样。他稳重的举止和严肃的谈吐把你给唬住了。你以为他具有所有的美德。我呢，你一向就对我不满，认为我具有所有的罪恶，因为我直爽，因为我喜欢爬树。你从来就不能容忍我。你只爱他一个人。哼！我恨他，恨你的埃瓦里斯特。他是个伪君子。”

“闭嘴，朱丽，我过去对你是个好母亲，正如对他是一个好母亲一样。我曾经让你学一行手艺。你没有做一个好姑娘，没有嫁一个适合你身分的人，这可不能取决于我。我过去非常爱你，现在还爱你。我原谅你，而且爱你。但是不要说埃瓦里斯特的坏话。他是个好儿子。他一直都在照顾我。我的孩子，你离开了我，你丢掉了你的手艺和你的铺子，去跟德·夏萨涅先生住在一起，要是没有他，我会落到什么地步呢？我一定会穷死，饿死。”

“妈妈，不要说这样的话。你很明白，要是你不是听了埃瓦里斯特的话，不理睬我们，福蒂内和我也会处处照顾你的。得了吧！他根本不可能做什么好事。他是为了叫你见了我讨厌才装模作样地照顾你的。他！爱你吗？…… 他可能爱什么人吗？他根本没有心肝，也没有头脑。就说画画吧，也要天性比他温和的人才行。”

她环顾画室里的油画，觉得油画跟她离开时的情况一样。

“瞧，他的灵魂！他把它画在他的油画上了，又冷酷又阴沉。他的俄瑞斯忒斯，他的俄瑞斯忒斯，眼光愚钝，嘴唇丑恶，那副样子活像一个被活活串死在木桩上的犯人。这是他，完全是他……不过，妈妈，难道你一点也不了解吗？我不能让福蒂内关在监狱里。这些雅各宾派分子，这些爱国分子，埃瓦里斯特的所有同党，你也不是不知道他们。他们会把他处死的。妈妈，我亲爱的妈妈，我的好妈妈，我不愿意别人把他杀死。我爱他！我爱他！他待我那么好。我们在一起过了多么艰难的日子！你瞧，这件大衣就是他的。我连衬衣都没有了。福蒂内的一个朋友借了一件上衣给我。我在多佛尔①的一家小吃店里当伙计。他在一家

① 多佛尔：英国港口。隔多佛尔海峡同法国的加来相望，是英国同欧洲大陆间的交通和战略要冲。

理发店里干活儿。我们明明知道回到法国来，就得冒生命的危险。可是有人问我们是不是愿意到巴黎来完成一桩重要的任务……我们同意了。我们还是接受一桩到魔鬼那儿去的任务来得好！我们拿到了路费和一张到巴黎的一个银行家那儿去取钱的汇票。我们发现银行关了。那个银行家被关在监狱里，快要上断头台了。我们一个子儿也没有。所有跟我们有联系，我们可以去求助的人不是逃走，就是给关在监狱里。没有一家的门可以敲。我们睡在无头女人街上的一个马房里。一个好心肠的擦皮鞋的人跟我们一起睡在马房的干草上。他借给我的情人一个箱子，一把刷子和一瓶用掉了四分之三的鞋油。在半个月里，福蒂内就靠在沙滩广场擦皮鞋来养活他自己和我。可是星期一有一个公社委员把脚放在箱子上，叫他擦皮鞋。这个人过去是卖肉的。福蒂内曾经因为他卖肉分量不足，在他屁股上踢过一脚。福蒂内抬起头来讨他的两个子儿，这个坏蛋认出了他，叫他贵族，而且吓唬他要把他抓起来。人越聚越多。其中有好人，也有几个坏人。这几个坏人叫喊：'打死逃亡分子！'还把宪兵叫来了。这时候恰巧我送汤去给福蒂内吃。我看见他给带到区里去，关在圣约翰教堂里。我想去和他拥抱，可是别人把我推开。我像狗似的在教堂的台阶上过了一夜……今天早晨，他又给送到……"

朱丽没法说完她的话。呜咽哽住了她的嗓子。

她把帽子扔在地板上，跪倒在母亲的脚边。

"今天早晨，他又给送到卢森堡宫的监狱去了。妈妈，妈妈，帮帮我救他。可怜可怜你的女儿吧！"

她一边哭，一边解开她的大衣，为了更好地证明她是个情人和女儿，露出了她的胸脯。她抓住她母亲的两只手，压在她怦怦

跳动的心口上。

"我心爱的女儿，我的朱丽，我的朱丽!"寡妇加默兰叹了口气说。

她把沾着眼泪的脸贴在年轻女人的脸颊上。

她们就这样默默地过了好一会儿。可怜的母亲心里在盘算用什么办法来帮助她的女儿。朱丽察看这双泪汪汪的眼睛里的表情。

"也许，"埃瓦里斯特的母亲心里想，"也许我跟他说了，他会心软的。他善良，体贴人。如果政治没有使他变得狠心，如果没有受到雅各宾派的影响，他决不会有这种严厉态度。这种严厉态度使我害怕，因为我不能了解它。"

她用双手捧住了朱丽的头，说：

"听着，我的女儿。让我来跟埃瓦里斯特说。让我来想办法使他跟你见面，听你说话。他看见你，也许会很生气。我害怕他一时冲动……况且，我知道他这个人。你这件衣服会惹恼他的。凡是与风俗和礼仪有关的事，他都一点也不马虎。就拿我来说吧，看见我的朱丽穿得像个男孩子，我也有点吃惊呢。"

"啊！妈妈，逃亡和王国的可怕的骚乱，使这种乔装改扮变得很普通。为了从事一种职业，为了不被人认出来，为了跟借来的护照或者证件上相符合，大家都乔装改扮。我在伦敦就看见小吉雷穿女人衣服。他看上去就像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妈妈，你一定认为他乔装改扮比我乔装改扮还要丢脸。"

"我可怜的孩子，不管是这件事，还是别的事，你都不需要在我面前为自己辩护。我是你的妈。在我的心目中，你永远是无辜的。我要对埃瓦里斯特谈，我会说……"

她突然停住不说了，她明白自己的儿子是怎样一个人。她

明白，但是她不愿意相信，也不愿意知道。

“他天性善良。他会为了我……为了你，做我要他做的事。”

这两个女人感到万分疲乏，闭上了嘴。朱丽头枕在她小时候在上面睡惯了的膝头上睡着了。但是哀痛的母亲手里拿着念珠，为了苦难哭泣。她感觉到这些苦难正在这大雪纷飞的，脚步，车轮，天空，一切，一切都不再发出响声的日子的宁静中悄悄地来到。

焦急不安使她听觉特别敏锐，她突然听见她的儿子走上楼来的声音。

“埃瓦里斯特！……”她说。“快躲起来。”

她把女儿推到她的卧房里去。

“我的好妈妈，您今天好吗？”

埃瓦里斯特把帽子挂在衣架上，脱掉了蓝上衣，换上一件工作衣，坐在画架跟前。近几天来，他在用木炭画一个胜利女神把花冠戴在一个为祖国牺牲的兵士的头上。按理他会怀着激情去处理这个主题。可是法庭占去了他所有的白天时间，还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他的手失去了画画的习惯，变得笨拙，怠惰。

他哼着《一切都会好起来》。

“你在唱歌，我的孩子，”女公民加默兰说。“你的心情很愉快。”

“我们应该高兴，妈妈。有许多好消息。旺代被打垮了；奥地利军队败退了；莱茵方面的军队攻破了洛泰恩①的防线和维桑堡②的防线。胜利的共和国表示它的宽大的日子近在眼前了，

① 洛泰恩：德国城市。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四年，法军和普鲁士军曾在此交战。

② 维桑堡：法国下莱茵省城市。

为什么阴谋家的胆量一定会随着共和国的力量增长而大起来呢？为什么祖国以雷霆万钧之势打击公开攻击它的敌人的时候，叛徒们一定会在暗中阴谋破坏呢？”

女公民加默兰正在结一只袜子，从眼镜上面打量着她的儿子。

“你的老模特儿贝尔泽利乌斯来要你欠他的十个里佛。我给了他。小约瑟芬吃木匠给她的果酱吃得太多了，肚子痛。我给她煎了一服药……德玛依来看过你。他没有见到你，很失望。他想刻一幅你画的画。他说你很有才能。这个好小伙子把你的画稿都看了，还夸奖了一番呢。”

“等到和平恢复了，阴谋都消灭了，”画家说，“我会继续画我的俄瑞斯忒斯。我不喜欢吹嘘自己。不过这个头部比得上大卫画的。”

他用一根有力的线条勾出了他的胜利女神的胳膊。

“她举着棕榈枝，”他说。“不过要是她的胳膊本身就是棕榈枝，那就更美了。”

“埃瓦里斯特！”

“妈妈？……”

“我得到了一些消息……你猜猜看，是谁的……”

“我不知道……”

“朱丽的……你妹妹的……她不幸福。”

“要是她幸福，那才真是可耻呢。”

“不要这么说，我的孩子，她是你的妹妹。朱丽并不坏。她的心眼儿好，吃了这些苦以后，她的心眼儿更好了。她爱你。埃瓦里斯特，我可以向你担保，她盼望过刻苦的、模范的生活，她只想跟自己家里人接近。没有什么东西阻止你再看见她。她已经跟

福蒂内·夏萨涅结婚了。”

“她有信给您？”

“没有。”

“妈，您是怎么得到她的消息的？”

“不是从信里得到她的消息，而是……”

他站起来，用可怕的嗓音打断她的话：

“别说下去了，妈妈！不要告诉我他们俩都回到法国来了……虽然他们免不了一死，至少不要让他们死在我的手里。为了他们，为了您，为了我，不要让我知道他们在巴黎吧……不要逼着我知道；否则……”

“我的孩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想，你敢？……”

“妈妈，您听我说，要是我知道我的妹妹在那间屋子里……（他用手指指关着的那扇门），我会马上跑到区监察委员会去告发她。”

可怜的母亲，脸色跟她的头巾一样白，正在结着的袜子也从发抖的手里掉了下来。她用比最轻微的低语声还要轻微的声音叹着气说：

“我真不愿意相信，可是我现在看到了：他是个怪物……”

埃瓦里斯特脸色跟她一样苍白，满嘴白沫，逃了出去，他奔到爱洛迪身边去寻找遗忘和睡眠，预先尝一尝解脱的甜蜜滋味。

19

龙格玛尔神父和阿泰纳依斯姑娘在区里受审。布罗托夹在两个宪兵中间被押到卢森堡宫，看门人拒绝收留他，推说他那儿没有空地方了。老包税人接着被送到贡西埃热里，带进登记处。登记处是一间相当小的屋子，用装着玻璃的隔板隔成两间。布罗托在管登记的人把他的名字写在囚犯登记册上的时候，隔着玻璃看见两个人躺在两条破垫子上，一动也不动，就像死了一样，两眼发呆，仿佛什么也没有瞧见。他们周围的地上摆满了盆子、酒瓶、吃剩的面包和肉。原来这是两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正在等候囚车。

前贵族德·小岛给带进一间地牢，他在一盏提灯的灯光下，隐隐约约看见两个躺着的人。一个相貌凶恶，肢体残缺，十分丑恶；另一个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这两个犯人把他们的腐烂的、长满虫子的干草分了一点给他，免得他睡在尽是粪便的地上。布罗托在臭气熏天的黑暗中，倒在一张长凳上，头靠着墙，一动也不动地待着，一句话也不说。他是那么痛苦，要是有力气，一定会把头在墙上撞碎。他不能够呼吸。他的眼睛模糊。一个拖长的声音，跟寂静一样平静，灌满他的耳朵，他觉得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美妙的解脱里。在这无可比拟的一刹那间，一切都变为和谐，宁静的光明，芬芳，甜蜜。接着他就不省人事了。

等到他醒过来，从他心里产生的头一个念头，是惋惜他失去

的昏迷状态。甚至绝望得到了人事不知的地步，他仍旧是一个哲学家。他想到他非得关在地牢里等候上断头台，方才能尝到他的感官从来没能尝到过的最强烈的快感。他试图再度失去知觉，但是办不到。相反的，他渐渐感觉到，地牢里的恶臭空气把对他的无法忍受的苦难的意识随同生命的热力一起送进他的肺部。

然而，他的两个同伴把他的沉默看作极端无礼的侮辱。布罗托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就试着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可是他们知道他是一个所谓的"政治犯"，一个在言语上和思想上犯了很轻的罪的人，就不再尊敬和同情他了。这两个犯人被认定的罪行就比较重：年纪大的一个是杀人犯；另外一个造假指券。他们俩对自己的处境都能将就，甚至还觉得有几分满意。布罗托突然想到在他头顶上面，一切——声音、光和生命，都在运动。法院一带的那些女商贩站在化妆品摊子或者缝纫用品摊子后面，朝着快乐而自由的过路人微笑。想到这儿，更增加了他的绝望。

黑夜来临，在阴暗寂静的地牢里，虽然觉察不到，但是黑夜仍旧是沉重的，凄惨的。布罗托一条腿平摆在长凳上，背靠着墙，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梦见自己坐在一株枝叶茂盛的山毛榉底下。树上有鸟儿在歌唱。夕阳在河面上燃起一层流动的火焰。一朵朵浮云的边缘都染成了紫色。黑夜过去了。高烧折磨着他。他就着水罐贪婪地喝水，但是这水喝下去更增加了他的病痛。

第二天，监狱的看守送汤来，答应布罗托，等自费单间牢房空出来，让他出钱住进去，而且不会等多久。果然，第三天，老包税人就被请出他的地牢了。布罗托每向上跨一级，都感到力量和生命回到他身上来。等到他踏到一间屋子里的红方砖地面上，看见一张铺着破羊毛毯的帆布床时，高兴得哭了起来。即使从

前他叫人替歌剧院最美丽的女舞蹈演员做的那张有鸽子亲嘴的镀金床，他觉得也没这么可爱，也没有给他这么多的快乐。

这张行军床放在一间相当干净的大厅里。大厅里另外还有十七张行军床。床和床中间用很高的木板隔开。住在那儿的人有前贵族，商人，银行家，手艺人。这伙人并不使老包税人讨厌，他跟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相处得很好。他注意到这些人虽然跟他一样任何享乐机会都给剥夺了，而且有死在刽子手手里的危险，但是显得很愉快，而且显出对说笑话的强烈爱好。他生来就不大喜欢赞美人类。他认为他的同伴心境愉快，是因为他们性情轻浮，不可能去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处境。等到他注意到他们中间最聪明的人都陷入深沉的忧郁中，他就益发相信他这个想法是对的了。他很快就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从葡萄酒和烧酒里吸取快乐。这种快乐从它的源泉得到了一种强烈的，有时候有点疯狂的性质。他们并不都有勇气，可是全都表现出勇气。布罗托并不觉得奇怪。他知道人乐意承认自己残酷，愤怒，甚至贪婪，可是决不会承认自己懦弱，因为这样一承认，在野蛮人中间，甚至在文明社会里，都会给他们招来致命的危险。他心里想：这就是所有的民族都是英雄的民族，所有的军队都是由勇敢的人组成的军队的缘故。

武器声和钥匙声，开锁关锁声，哨兵的叫声，法庭门口公民们的跺脚声，比葡萄酒和烧酒更容易使犯人们醉，更容易使他们忧郁，精神错乱或者发狂。甚至有人用剃刀割断自己的喉咙，或者从窗口跳下去。

布罗托在自费单间牢房里住了三天，从看守那儿知道龙格玛尔神父跟盗窃犯和杀人犯一起蹲在腐烂的、长满虫子的干草中间。布罗托设法把他弄到自己住的自费单间牢房来，有一张

床空出来了。老包税人答应给教士出钱，但是他身上并没有多少钱，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画肖像的主意，一个埃居①一幅。他托一个看守买了些黑色的小框子，把他相当巧妙地制作成的带真头发的小型作品装在里面。这种作品在那些一心想要留下点纪念的人中间很受欢迎。

龙格玛尔神父的心情和精神都非常好。他在准备辩护词，等着被传到革命法庭上去。他决不把自己的案子和教会的案子分开。他决心向法官陈述教士的平民组织法②给耶稣基督的妻子③造成的混乱和丑闻。他打算谈到教会的大女儿④在向教皇进行一场亵渎神明的战争；法国的教士们遭到抢劫侮辱，可恨地被迫服从；修会的修士，真正的基督的部队，已经给掠夺了，击溃了。他引用圣人大格列高利⑤和圣伊里奈乌⑥的话，抄录教会法的许多条文和整段整段的教令集。

他整天在床脚边，趴在膝头上潦草地写着。他把一根根磨损到羽瓣的羽笔，蘸了墨水、烟炱、咖啡渣，在包蜡烛的纸上、包装纸上、书籍的衬页上、旧信上、旧发票上、纸牌上写满了看不清楚的字。他甚至想利用他的浆过的衬衣来写。一张一张，越堆越高。他指着这一堆写得潦草难认的纸，说：

---

① 埃居：法国古代钱币，种类很多，价值不一。

② 教士的平民组织法：一七九〇年法国立宪会议所颁布，规定主教和神甫一律由积极公民选举，主教由罗马教皇批准则被取消。每个教士在就职时必须宣誓效忠国民、法律和国王。宣誓效忠于教皇也被废除了。

③ 耶稣基督的妻子：指天主教会。

④ 教会的大女儿：指法国。

⑤ 圣人大格列高利（540—604）：罗马教皇，基督教拉丁教父。主要著作有《伦理丛谈》三十五卷。

⑥ 圣伊里奈乌（约130—约200）：尼西亚前教父。曾任里昂主教。著作甚多，今存唯一全本著作为《反异端论》五卷。

"我到了我的法官面前，就要用光明淹没他们。"

有一天，他朝着不断增加的辩护词心满意足地看了一眼，想到他急着要去驳倒的那些司法官员，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我才不愿意处在他们的地位上呢！"

被命运聚集在这间牢房里的犯人们，有的是保王分子，有的是联邦主义者。他们中间甚至还有一个雅各宾派分子。他们对处理国家大事的方法意见截然不同，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还剩下一丁半点基督教信仰。斐扬派分子，立宪派分子，吉伦特派分子，都跟布罗托一样，认为善良的天主对他们毫无用处，对人民却是大有用处。雅各宾派为了把雅各宾主义说成是天上降到人间来的，就在耶和华的位子上安上了一个雅各宾派的神。但是他们中间谁也不能想象一个人竟会荒唐到相信任何启示宗教①。他们看到龙格玛尔神父并不缺乏头脑，所以就把他看成是一个骗子。毫无疑问，他准备殉教，所以碰到任何机会都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但是他态度越真诚，就越像一个伪君子。

布罗托徒然地担保修士是真诚的。布罗托自己的话也被认为只能够相信一部分。他的思想太古怪了，看起来不可能不让人认为是矫揉造作，而且没有一个人对他的思想完全满意。他谈到让-雅克就好像谈到一个平庸之辈。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把伏尔泰算在非凡出众的人中间，不过他还没有把伏尔泰跟可爱的爱尔维修，狄德罗②，霍尔巴赫男爵等量齐观。按照他的意见，这

---

① 启示宗教：基督教神学用语，同"自然宗教"相对。基督教自称其教义来自上帝的启示，故名。犹太教、伊斯兰教也自称其教义来自"启示"，有些资产阶级宗教分类学家也称它们为"启示宗教"。

②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曾因尖锐地抨击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主编《百科全书》。

个世纪里最伟大的天才是布朗热。他也非常敬重天文学家拉朗德和《星座起源论》作者杜皮依。同屋子的那些风趣的人跟可怜的巴拿巴会教士开了不知多少玩笑，但是他从来没有发觉过。他的老实挫败了所有的诡计。

犯人们为了排除折磨他们的忧虑，逃避无所事事带来的痛苦，就下跳棋，玩纸牌和下双六棋。任何一种乐器都不准有。吃过晚饭以后，大伙儿唱歌，背诗。伏尔泰的《少女》给这些不幸者的心里带来一点快乐。那些精彩的段落，他们百听不厌。但是他们没法消除那个在他们心目中扎下根子的可怕想法。他们有时候也试图拿它来作消遣。临睡以前，他们在摆着十八张床的屋子里扮演革命法庭。角色是按照兴趣和才能分配的。有的人演法官和检察官；有的人演被告或者见证；有的人演刽子手和刽子手的下手。审判的结局一成不变，总是将犯人执行死刑。他们把犯人平放在一张床上，脖子压在一块木板底下。场面紧接着换成地狱。这一群人当中手脚最麻利的裹着毯子，扮演鬼魂。有一个波尔多的年轻律师，名字叫杜波斯克，长得又矮又黑，一只眼，驼背，罗圈腿，简直就是瘸腿魔鬼的化身。他头上装着角，跑来拉龙格玛尔神父的脚，把他拉下床，并且向他宣布，他被判永生永世受火刑，而且已经罚入地狱，再也得不到宽容，因为他把一个又蠢又坏的、嫉妒心重的人，一个跟人类的幸福和爱情为敌的人，说成是宇宙的创造者。

"啊！啊！啊！"这个魔鬼哇哇地乱叫，"老骨头，你曾经教导人们，天主喜欢看见他的创造物在忏悔里受苦，戒绝他给予的最宝贵的东西。骗子，伪君子，下流胚，永生永世坐在钉子上，吃蛋壳。"

龙格玛尔神父仅仅回答说，在这番话里披着魔鬼外衣的哲

学家现出了原形，哪怕是地狱里最小的魔鬼也不会说出这么愚蠢的话来，因为他至少跟神学多少有一点接触，一定不会像百科全书派哲学家那样无知。

但是，等到那个吉伦特派的律师叫他嘉布遣会修士的时候，他却气得脸通红，说一个人连巴拿巴会修士和方济各会修士都分辨不出来，眼睛一定瞎得连牛奶里有一只苍蝇都看不见了。

革命法庭在出清被各委员会不断装满的监狱。三个月来，同屋的十八个人倒有一半已经换过了。龙格玛尔神父失掉了那个小魔鬼。杜波斯克律师被传到革命法庭上，作为一个联邦主义者和因为阴谋反对共和国的统一，而被判处死刑。他从法庭上出来，跟所有别的判了刑的犯人一样，重新走过一条过道。这条过道穿过监狱，经过他住了三个月的那间屋子，在这三个月里，他的愉快心情给屋子平添了一番生气。他向同伴们告别时，仍然保持着他一向有的那种轻快的语调和快活的神色。

"先生，"他对龙格玛尔神父说，"请原谅我到您的床边来拉您的腿。我不会再来拉了。"

接着他转过身来，对老布罗托说：

"永别了，我比您先到虚无乡去了。我甘心情愿地把组成我的元素交给大自然，希望大自然将来有更好的用途，因为应该承认，它把我做得太不好了。"

他朝登记处走去，留下了布罗托和龙格玛尔神父。布罗托非常悲痛，龙格玛尔神父浑身哆嗦，脸青得跟树叶一样，看到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到了深渊的边缘还在开玩笑，吓得半死不活。

芽月把晴朗的日子带回来了。布罗托是一个享乐至上的人，每天都要下楼到跟女监相通的院子里去好几次，院子靠近一个

水池，女犯人们早晨来洗衣服。一道铁栅栏把男女监隔开。但是栅栏的铁条并不是密得手与手不能相握，嘴与嘴不能相亲。在仁慈的黑夜里，一对对的男女紧紧地靠在一起。这时候，布罗托谨慎地退到楼梯上，坐在梯级上，从他的棕褐色的常礼服的口袋里掏出那本小小的卢克莱修，就着一盏提灯的灯光，念几句严肃的但是能给人安慰的格言："Sic ubi non erimus①……我们不再活在人世时，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打动我们，甚至把碎片混合在一起的天空、土地和海洋也不能够打动我们……"不过布罗托在欣赏自己的高超的智慧的同时，又羡慕巴拿巴会教士的那种使他看不见宇宙真相的狂热。

恐怖一个月比一个月加剧。每天夜里，醉醺醺的看守，后面跟着看门狗，一间牢房一间牢房地送公诉状，大声喊着人名，喊得破碎不全，吵醒了犯人，指定的牺牲者虽然只有二十个，却要让两百个人受惊吓。这些充满了血腥的阴影的过道里，每天都有二十个，三十个，五十个被判死刑的犯人毫无怨言地走过。其中有老人，有妇女，有小伙子，而且他们的身分、性格、意见是多么不同，人们见了会情不自禁地问：难道他们是给抽签抽中的吗？

有人玩纸牌，有人喝勃艮第②酒，有人订计划，也有人半夜里在栅栏边约会。犯人们差不多都换过了，如今大部分是"过激分子"和"忿激派分子"。然而摆着十八张床的这间屋子仍旧是个讲究礼貌的文雅场所。除了最近才从卢森堡宫移解到贡西埃热里来的两个人被怀疑是"绵羊"，也就是说是密探的囚犯，公民纳

---

① 拉丁文："我们就这样走进虚无乡。"

② 勃艮第：法国东部地区，以产葡萄酒著称。

维特和公民贝利埃以外，全都是正正经经的人，表现出相互的信任。大伙儿举着酒杯，庆祝共和国打胜仗。这儿还有好几个诗人。凡是闲着没事做的人聚在一起，往往会出现诗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编了些颂诗来歌颂莱茵河方面的军队的胜利，并且夸张地朗诵起来。他们得到了大伙儿的热烈鼓掌。只有布罗托一个人不怎么起劲地称赞胜利者和他们的讴歌者。

"祝贺军人，"他有一天说，"这是从荷马起的诗人们的一个怪癖。战争决不是一种艺术。战争的命运是全凭运气决定的。两个将军对阵，尽管双方都是傻瓜，他们中间也得有一个打胜仗。你们等着吧，有一天，在那些被你们捧成神的佩剑的人中间，总有一个会像寓言里的鹤吞食青蛙一样把你们全都吞下去。那时候，他才真正是神！因为神是根据他们的胃口大小来辨别的。"

布罗托从来没有被军队的荣耀打动过心。他曾经预料到的共和国的胜利，一点也没有使他高兴。他根本不喜欢新政权。军事胜利使这个新政权益发巩固了。他感到不满。换了别人，不用这么多原因，也会感到不满。

一天早晨，有人宣布：公安委员会的代表快来搜查犯人了；指券，金银，刀子，剪刀都要没收；这样的搜查已经在卢森堡宫进行过，信，纸张和书都给收走了。

于是每个人都用尽心思去找一个地方，藏自以为最宝贵的东西。龙格玛尔神父把辩护词一次次捧过去，放到檐槽里。布罗托把他的卢克莱修塞在壁炉的灰烬底下。

代表们脖子上挂着三色缎带跑来搜查。除了犯人们认为给他们看见了也不妨的那些东西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们走了以后，龙格玛尔神父连忙跑到檐槽那儿去，把风和水给他剩下来的辩护词收集起来。布罗托从壁炉里掏出他那本沾满烟炱

而变成黑色的卢克莱修。

“让我们尽情享受眼前的时间吧，”他心里想，“因为我从一些迹象上看出，从现在起，我们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牧月一个温和的夜里，月亮升到院子上的灰白的天空，露出它那两个银白色的尖角。老包税人跟往常一样，坐在石头的梯级上念卢克莱修，忽然听见一个声音叫他，一个女人的声音，一个甜美的声音，他听不出是谁的。他走下去，到了院子里，看见栅栏后面有一个人影。他认不出那是谁，就像他听不出那是谁一样，但是这个人影的模模糊糊的迷人轮廓使他想起所有他爱过的女人。她全身沉浸在淡蓝色和银色的天光里。布罗托突然认出她是费多街上美丽的喜剧女演员萝丝·泰弗南。

“我的孩子，您在这儿！看见您在这儿的快乐，对我来说，是残酷的。您什么时候，为什么来到这儿？”

“昨天来的。”

她声音很低地补充说：

“我被人告发是保王分子。他们控告我曾经搞解救王后的阴谋。我知道您在这儿，所以来了以后就立刻想办法跟您见面。听我说，我亲爱的……您一定愿意我这么称呼您吧？……我认识一些有地位的人。我知道，甚至在公安委员会里都有同情我的人。我要叫我的朋友们去活动。他们会使我得到自由，然后我再想办法使您得到自由。”

但是布罗托用恳切的嗓音说：

“为了您珍爱的一切，我的孩子，什么也不要做！不要写信，也不要请求。不要去求任何人，我恳求您，让您被人忘掉吧。”

她看上去好像不理解他说的话，于是他更加坚决地恳求她了：

“保持沉默，萝丝，让您被人忘掉。安全就在于此。不管您的朋友们打算干什么，都只会加速您的死亡。尽可能地拖延时间。我希望，只需要拖延很短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救您……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试图打动法官，陪审员，不要去试图打动某一个加默兰。他们不是人，他们是东西。跟东西是没法解释清楚的。让您被人忘掉吧。我亲爱的，要是您听从我的劝告，我就是死了，也会因为救了您的性命而感到幸福的。”

她回答：

“我听您的话……请您再也不要谈到死了。”

他耸耸肩膀，说：

“我的孩子，我的生命结束了。愿您活下去，愿您幸福。”

她握住他的双手，放在她的心口上，说：

“请听我说，亲爱的，……我虽然只跟您见过一天面，可是对我来说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我要对您说的话能够使您留恋人世，那就请相信我的话：对您来说，我将是……您所希望我是的一切。”

他们隔着栅栏接了一个吻。

20

法庭的一次审讯时间拖得很长，空气闷热，埃瓦里斯特·加默兰在他的席位上，闭上了眼睛，心里在想：

“坏人们逼得马拉在洞里藏身，使他变成一只夜鸟，密涅瓦①的鸟。他的眼睛能在黑暗中识别那些阴谋家。现在有一双又冷静又安详的蓝眼睛②，它们发出的光芒，揭露了国家的那些敌人，用甚至连长眠在科尔得利花园里的‘人民之友’都没有的敏锐把叛徒揭发出来。新的救星跟第一个一样热诚，但是比第一个还要目光敏锐。他看到以前从来没有人看到的。他举起的手指散布着恐怖。他分辨得出恶与善、罪恶与道德之间的那些细微而不易觉察的差别。要是没有他，人们对这一切就会混淆不清而给祖国和自由带来损失。他在自己面前画出一条不可改变的细线，离开了这条线，不管是朝左，还是朝右，都只可能是错误，犯罪和暴行。这个‘不可腐蚀者’教导我们，过激和软弱，以理性的名义来迫害信仰和以宗教的名义来抗拒共和国的法律，同样对外国人有利。那些把勒佩尔蒂埃和马拉捧成神祇，而损害了他们身后声誉的人，跟那些杀害他们的人一样，都在为外国人服务。谁不接受秩序、智慧和恰如其分这些观念，谁就是外国人的代理人；谁伤害风化，违背道德，肆无忌惮地否认天主，谁就是外国人的代理人。迷信的教士应该处死刑，不过也有人拿跟迷信作斗争作为反革命的手段，有些人发誓弃绝宗教信仰也具有犯

罪性质。温和会毁掉共和国；激烈也会毁掉共和国。

"啊！最最贤明的人规定的法官的可怕职责啊！需要打击的已经不光是贵族，联邦主义者，奥尔良乱党的歹徒，祖国的公开的敌人。阴谋家，外国人的代理人是普洛透斯③，他可以变出各种外形。他外表装得像爱国分子、革命者、跟国王们为敌的人。他假装出心脏只为自由跳动的人才有的勇敢。他提高嗓门，共和国的敌人们听了簌簌发抖：他就是丹东；他的激烈的言论掩盖不住他丑恶的温和主义，他腐化的本质终于暴露出来。阴谋家，外国人的代理人，就是那个能言善辩的口吃的人，他第一个把革命者的帽章佩在自己的帽子上，就是那个写抨击文章的作者，他在他那讥讽挖苦的无情的爱国主义里，称自己为'灯杆的代言人'：他就是卡米尔·德穆兰④；他为那些叛徒将军辩护，主张不合时宜的、罪恶的宽大措施，因而暴露了自己的嘴脸。他就是菲利波⑤，他就是埃罗⑥，他就是卑鄙的拉克鲁瓦。阴谋家，外国

---

① 密涅瓦的鸟：猫头鹰，因为猫头鹰是奉献给密涅瓦的。猫头鹰能在黑暗里看见东西。此处是譬喻马拉眼光犀利。

② 蓝眼睛：指罗伯斯比尔。

③ 普洛透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变幻无常，有任意改变外形的本领。

④ 卡米尔·德穆兰(1760—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国民公会议员，原来是新闻记者，口吃，但是能言善辩。他写过一本小册子，叫《灯杆对巴黎人的演说》，所以被叫作"灯杆的代言人"。革命初期是罗伯斯比尔的朋友，后来成为丹东的亲密伙伴。他的《老科尔得利》杂志变成丹东派的公开讲坛，反对恐怖，主张宽容。一七九四年死于断头台上。

⑤ 菲利波(1754—1794)：国民公会议员，丹东派分子。一七九三年夏天曾作为国民公会特派员被派往叛乱的旺代与保王党人进行斗争。

⑥ 埃罗(1760—1794)：国民公会议员，丹东派分子。因隐匿贵族逃亡分子而被捕，在狱中卷入丹东派的阴谋，一七九四年被处死。

人的代理人，他就是‘杜歇老爹’①，他那些卑鄙的蛊惑人心的言论贬低了自由，他污秽的诽谤甚至为安东尼特赢得了同情。他就是肖梅特，他看上去和蔼，得人心，温和，善良，而且在治理公社事务上公正廉洁，但是他是个无神论者！阴谋家，外国人的代理人，他们就是那些戴红自由帽，穿着卡马尼奥拉服和木鞋，远比雅各宾派分子爱国的人。阴谋家，外国人的代理人，他就是阿纳卡西斯·克洛茨②，人类的辩护人，世界上所有的君主国家都判了他死刑；但是应该当心他的一切行为：他是普鲁士人。

“现在所有这些坏人，所有这些叛徒，丹东，德穆兰，阿贝尔，肖梅特，不管是激烈的还是温和的，都已经死在断头台上。共和国得救了。一片赞扬声从所有的委员会，所有的群众大会朝着马克西米利安和‘山岳’升起来。善良的公民们唱着：‘自由人民的可敬的代表们，泰顿的孩子们白白地抬起他们高傲的头：仁慈的山岳，保护一切的西奈山③，拯救的闪电就是从你的沸腾的胸怀里射出来……’④

“在这片赞扬声中，也有一部分是对法庭的。为人公正廉洁多么美好，公众的感激对一个正直的法官的心来说是多么宝贵

① “杜歇老爹”：指反对宗教，宣传无神论，极力主张采用恐怖手段的阿贝尔（1757—1794），因为他革命初期曾主编《杜歇老爹报》。

② 阿纳卡西斯·克洛茨（1755—1794）：原是普鲁士贵族，思想激烈，宣传无神论，后被选为法国国民公会议员，参加阿贝尔派，有“人类的辩护人”之称。

③ 西奈山：《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角声甚大……西奈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此处是把西奈山比作山岳派，把耶和华比做罗伯斯比尔。

④ 这是一七九四年六月八日，巴黎庆祝“最高存在”大典时所唱的一支歌，由谢列埃作词，格罗塞克和于墨尔作曲。

啊！

“这时候，对具有爱国心的人来说，这是怎样一个惊奇的理由，又是怎样一个担心的原因啊！怎么！为了背叛人民的事业，难道有米拉波、拉斐德、巴依、佩迪昂还不够吗？我们看来还需要那些揭发这些叛徒的人。什么！难道所有闹革命的人，他们闹革命只是为了毁掉革命！那些伟大日子的伟大创造者在跟皮特和柯堡一起准备建立奥尔良王朝，或者建立路易十七的摄政国。什么！丹东是一个蒙克①！什么！肖梅特和阿贝尔分子比被他们送上断头台去的联邦主义者更阴险，他们曾经阴谋毁掉国家的权力！但是在那些匆匆地把阴险的丹东之流和阴险的肖梅特之流处死的人当中，罗伯斯比尔的蓝眼睛明天将发现更加阴险的人吗？叛徒们不断地露出马脚，不可腐蚀者不断地揭发他们，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要到什么时候才完呢？……”

---

① 蒙克(1608—1670)：英国将军。他和保王党进行战斗，然而后来又把查理二世重新扶上王位。

21

这一阵子，朱丽·加默兰穿着她那件墨绿色大衣，每天都到卢森堡公园去，坐在一条林荫小路尽头的长椅上，等候着她的情人在王宫一扇天窗的窗口露面。他们互相打手势，用他们想出来的一种手语谈心。她用这种方法知道了犯人住在一间相当不错的屋子里，跟别的犯人处得很融洽，他需要一条被子和一只汤婆子，他仍旧热爱他的情妇。

并不是只有她一个人等在那儿，想见一见关在这座变成监狱的王宫里的亲人的脸。她旁边有一个年轻的母亲，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一扇关着的窗子。她一看到窗子打开了，就马上把她的孩子抱起来，举在头顶上面。一个老太太戴着花边面罩，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帆布摺凳上，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盼望能见到她儿子一眼，但是见不到，因为她儿子怕见了面，自己会支持不住，所以在监狱的院子里玩掷圆铁片，一直玩到公园关门。

不管天空是蓝色的还是灰色的，在这种长时间的等待中，总有一个成年人，长得相当胖，穿得很干净，坐在旁边的一张长椅上，玩着鼻烟壶和表链上的小饰物，打开报纸，其实根本就不看。他像老派的中产阶级那样，戴着一顶有金饰带的三角帽，穿着一件紫红色的上衣和一件绣银花的蓝背心。他的外貌看上去好像很正派。从他衣袋里露出的一截笛子可以断定他是个音乐师。他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那个假小子。他还不断地朝她微笑，看

见她站起来，也马上站起来，远远地跟在她后面。朱丽在困苦和孤独中，有这样一个善良的人悄悄地对她表示同情，不由得很感动。

有一天，她走出公园时，开始下雨了。那个善良的人走过来，打开他的大红伞，请她答应由他替她遮雨。她用清脆的嗓声亲切地回答说她很愿意。但是他一听到她的声音，也许还闻到了一股女人才有的那种微妙的气味，连忙走开，听凭那个年轻女人在暴雨下淋着。她明白是怎么回事，尽管忧心忡忡，也不由得露出一丝笑意。

朱丽住在吃白食懒鬼街上的一间顶楼里，自称是一个正在寻找工作的布店伙计。女公民寡妇加默兰终于相信，她女儿不管在哪儿，都没有在她身边这么危险，于是让她女儿远远离开梯翁维尔广场和新桥区，尽可能供给她女儿吃的和穿的。朱丽马马虎虎把饭烧好以后，就到卢森堡公园去看她的情人，然后再回到她的破屋子里来。这种单调的生活慢慢地减轻了她的悲伤。她年纪轻，身体又结实，所以她整夜都睡得很熟。她天性勇敢，对冒险生活也习惯了，也许还受了她穿的那身衣服的激励，有时候晚上到炉灶街上一家挂着“红十字”招牌的小酒馆里去。在那儿进进出出的有各式各样的男人和妓女。她在那儿看报纸，跟一个商店的伙计或者跟一个军人玩玩双六棋。他们都毫无顾忌地在她面前抽烟斗。人们在那儿喝酒，赌钱，调情，而且时常闹得天翻地覆。有一天晚上，一个喝酒的客人听见十字路口的大街上有马蹄声，撩起窗帘，认出是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公民昂里奥①

---

① 昂里奥（1761—1794）：忠诚的雅各宾派分子，一七九三年巴黎公社任命他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热月政变后被捕，与罗伯斯比尔同时被处决。

带着参谋人员骑着马飞奔过去，就低声咕了一句：

“罗伯斯比尔的那头蠢驴过去了！”

朱丽听了这句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一个留小胡子的爱国分子严厉地反击了：

“说这种话的人，”他嚷着说，“准是一个该……死的贵族。我倒是很乐意看见他在桑松①的篮子里打喷嚏。你们应该知道昂里奥将军是一个优秀的爱国分子，在必要的时候，他能够保卫巴黎和国民公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保王分子才决不饶过他。”

留着小胡子的爱国分子眼睛瞪着笑个不停的朱丽，说：

“你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当心我踢你的屁股，教你怎样尊敬爱国分子。”

但是有许多人开口了：

“昂里奥是一个酒鬼，一个蠢货！”

“昂里奥是一个优秀的雅各宾派分子！昂里奥万岁！”

于是人们分成了两派，交起手来。帽子给拳头捶坏了，桌子给推翻了，酒杯给摔得粉碎，灯熄了，女人尖声尖气地叫喊。朱丽挨到好几个爱国分子的攻击，操起一张凳子当家伙使。她被打倒在地上，于是就用手抓嘴咬，来对付攻击她的人。她的大衣敞开，她的襟饰被撕破，露出了她的气喘吁吁的胸脯。一支巡逻队听到闹声跑来，年轻的女贵族在宪兵的大腿间溜跑了。

每天，囚车都装满被判处死刑的犯人。

“可是我不能让我的情人去死！”朱丽对她母亲说。

她决定去恳求，去活动。她决定到各个委员会去，到各个办

---

① 桑松：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断头台上的刽子手。他把砍下来的人头放在旁边的篮子里。

公室去，到一些代表家里去，到一些法官家里去，只要是需要去的地方她都去。她没有连衫裙。她母亲向女公民布莱兹借了一件条子连衫裙，一条方围巾，一顶花边帽子。朱丽打扮成一个女人和爱国分子，到玛萨林娜街一所阴暗潮湿的房子里去找勒诺丹法官。

她一边爬上木头和方砖盖的楼梯，一边直哆嗦。法官在他那间只有一张枞木桌子和两把草垫椅子的寒碜的书房里接见她。糊墙纸破成一条条挂下来。勒诺丹的黑头发上了发胶，他眼光阴郁，嘴唇往上翘，下巴突出来。他做了个手势要她说，接着就一声不响地听着。

她告诉他，她是关在卢森堡宫里的犯人夏萨涅的妹妹，她尽可能巧妙地说明当时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给抓起来的，把他说成一个无辜而不幸的人，而且态度十分恳切。

他好像毫无感觉似的，仍旧是那么严厉。

她跪在他的脚边，哭哭啼啼地哀求。

他一看见眼泪，脸色马上就变了：他那充血的黑眼珠子闪出了火光，他那巨大的蓝色腮帮子动着，就好像是在把唾沫咽到干燥的喉咙里去似的。

“女公民，我们做必须做的事。您不用担心。”

他打开一扇门，把求助者推进一间墙壁上过漆的、粉红色的小客厅。小客厅里有一套套本色瓷器，一只挂钟和一些镀金的大烛台，几把安乐椅，一张绣着布歇风格的田园风景画的长沙发。朱丽为了救她的情人，已经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

勒诺丹的动作又快又粗暴。她站起身来，重新把女公民爱洛迪那件漂亮的连衫裙理理好的时候，又看到了这个男人的残暴而讥嘲的眼光，她立刻明白了她白白地作出了牺牲。

“您答应过让我的哥哥得到自由，”她说。

他冷笑了一声。

“我跟你说过，女公民，我们做必须做的事，这也就是说，我们完完全全按照法律办事。我跟你说过，不用担心，你为什么要担心呢？革命法庭永远是公正的。”

她真想扑过去咬他，把他的眼睛挖出来。但是她知道这样做会送掉福蒂内·夏萨涅的性命，因此赶快出来，奔回到她的顶楼，把爱洛迪的那件被弄脏了的连衫裙脱掉，又愤怒，又痛苦，一个人大声哭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她又到卢森堡公园去，发现公园被宪兵占据了。他们正在把女人和孩子赶走。一条条林荫小路上都布置了哨兵。他们禁止过路人跟犯人通消息。每天抱着孩子来的那个年轻的母亲告诉朱丽，据说监狱里有阴谋活动，而且有人责怪女人们聚在公园里想激起人民对贵族和卖国贼的同情。

22

一座山突然在杜伊勒利花园里升起来。天上一片云也没有。马克西米利安走在他的同事们的前面。他穿了一件蓝上衣，一条黄短套裤，手里拿了一束麦穗、矢车菊和虞美人。他爬上山，向深受感动的共和国宣布让-雅克的神①。啊，纯洁！啊，温和！啊，信心！啊，古代的纯朴！啊，怜悯的眼泪！啊，滋润的露水！啊，仁慈！啊，人类的博爱！

尽管无神论仍旧仰起它那丑恶的脸，也没有用处：马克西米利安举着一个火炬，火焰吞没了这个怪物。智慧之神出现了，一只手指着天，另一只手拿着一顶星星编成的冠冕。

在靠着杜伊勒利宫搭起来的看台上，埃瓦里斯特夹在激动的群众当中，流出了快乐的眼泪，他感谢天主。他看见一个幸福的纪元开始了。

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们终于有可能是幸福的，纯洁的，无辜的，如果那些坏蛋允许的话。”

唉！那些坏蛋没有允许过。还得继续使用死刑；还得继续让不干净的血大量地流出。在庆祝新的联盟，庆祝天与地的和解②三天以后，国民公会颁布了牧月法③。牧月法以可怕的轻信态度废除了法律的一切传统形式。自从公正无私的罗马人时代起，为了保护受到怀疑的无辜者而制定的那一切都被废除了。预审

不要了，审问不要了，证人不要了，辩护人也不要了：对祖国的爱代替了一切。被告在有罪还是无罪只有他自己心里才有数的情况下，就被带到爱国的陪审员面前，不准说一句话。而且一定要在这一点点时间内把一件有时是很困难的，常常是错综复杂的案子弄清楚。如今怎样审判呢？在很短的时间里怎样来辨别好人和坏人，爱国分子和祖国的敌人呢？……

加默兰在一时的局促不安以后，很快就懂得了自己的新职责，而且很快就适应了自己的新工作。他从简化诉讼程序中认识到这种有效而又可怕的审判方法的真正特性。执行这种审判的人不是那些用古老的天平来权衡是非的穿着绲皮长袍的学究，而是一些凭着爱国的灵感来审判、能在一刹那间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无套裤汉。因此，保证和预防措施都有可能毁掉一切，而一颗正直的心的跳动却能挽救一切。一定要听凭天性的冲动。天性这个善良的母亲永远不会走错路。一定要凭我们的心来审判，加默兰向让-雅克的灵魂祈求：

"道德高尚的人啊，在给我对人类的爱的同时，也请给我改

---

① 罗伯斯比尔在宗教问题上是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的信徒。他反对无神论，认为"公民的宗教"出于政治原因是需要的，因为它叫公民热爱自己的职责，尊重法律。

② 一七九四年六月八日（牧月二十日），罗伯斯比尔率领同事举行庆祝"最高存在"的大典。共和国又有了新的宗教。这就彻底推翻了肖梅特、阿贝尔等废除宗教，"崇拜理性"的主张，所以此处有：天（天主）和地（人类）和解之说。

③ 牧月法：牧月二十二日，国民公会所通过的罗伯斯比尔和古通起草的关于改组革命法庭的法律，根据这一法令，被告的预审制度被废除，辩护人制度被取消，在证据不足时，法庭可以只根据"内心的确信"来决定问题，而"人民的敌人"这一概念却具有极广泛的解释。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中为他的法律辩护时宣称："为了处决祖国的敌人，只要证明他们的身分就够了。所要求的是消灭他们，而不是惩罚他们。"

造他们的热情。”

他的同事们，多半跟他有同样的感觉。首先，他们都是些单纯的人。形式简化了以后，他们都觉得很方便。审判简化了以后，他们都很满意。速度加快了，再也没有什么使他们感到为难。他们只打听被告的政见，不能想象跟自己的想法不同的人会不怀有恶意。他们认为自己掌握真理、智慧、至善，所以他们把错误和罪恶都推给他们的敌人。他们觉得自己力量强大：他们看到了天主。被马克西米利安承认了的“最高存在”用火光把他们淹没。他们爱着，他们有了信仰。

被告坐的椅子已经换成一个宽阔的台子，可以容纳五十个人。现在是对一批一批的人进行审判。检察官时常把许多案子并成一桩案子，把一些上了法庭才第一次见面的人归并在一桩案子里控告他们为同谋犯。牧月法给审判那些所谓的监狱里的阴谋提供了可怕的方便。这些阴谋在时间上紧随在丹东派分子和公社被剥夺公权之后，因此就通过一种阴险的思想的种种手法，跟丹东派分子和公社结合起来了。为了让人确确实实认清一个用外国人的金钱所策动的、反对共和国的阴谋的两种主要特性——不合时宜的温和跟别有用心的过激；为了让人看出这其中仍旧是丹东派的罪行和阿贝尔派的罪行，他们把两个对立的人的脑袋——两个女人的脑袋放在里面：一个是卡米尔① 的寡妇，那个可爱的吕西尔；另一个是阿贝尔派分子摩摩罗② 的寡

① 卡米尔：即卡米尔·德穆兰。他的妻子吕西尔·德穆兰（1771—1794）写了一封充满愤怒的信给罗伯斯比尔，后来也被判处死刑。

② 摩摩罗（1756—1794）：国民公会议员，印刷工人出身，阿贝尔派分子。他是无神论者，是雾月二十日（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十日）反对宗教、崇拜理性的理性节的组织者。他的妻子也参加庆祝活动，扮演理性女神。巴黎圣母院也改成了“理性庙”。

妇，一天的女神和快乐大嫂。为了对称起见，她们俩被关在同一个监狱里。她们一起坐在一张石头长凳上流泪。为了对称起见，她们俩都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个象征太巧妙了，显然是一个检察官的脑子里想出来的一个平衡的杰作，而大家都把它的光荣归给马克西米利安。共和国里所发生的事件，不管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法律，风气，季节转变，收获，疾病，全都归在这位人民代表的身上。这种不公正的看法也是当然的，因为这个瘦小、整洁、文弱、长着一张猫脸的人，对人民有着无限的权力……

这一天，法庭正在清理一批跟监狱里的一个大阴谋有关的犯人，三十来个关在卢森堡宫里的阴谋家。他们是老老实实的犯人，可是他们也是十分明显的保王分子或者联邦主义者。起诉完全根据一个告密人的证词。陪审员对这件案子的案情一无所知，甚至连这些阴谋犯的名字都不知道。加默兰朝被告席望了望，在被告中间认出了福蒂内·夏萨涅。朱丽的情人，在长时期的监禁下，形容消瘦，脸色苍白。在充满法庭的强烈的光线下，他的相貌显得冷酷，但是仍旧保持着几分文雅和高傲。他的眼光碰到加默兰的眼光，充满了蔑视的表情。

加默兰虽然一肚子怒火，但是仍旧神情安详。他站起来，要求发言。他眼睛盯着俯视整个法庭的古代人布鲁图的半身像，说：

"庭长公民，虽然在这些被告里有一个和我之间可能有一些关系，要是把这些关系公开的话，还是姻亲关系，可是我宣布我决不回避。两位布鲁图① 为了共和国的安全或自由的事业，其

① 两位布鲁图：一位是鲁息乌斯·裘尼乌斯·布鲁图，生卒年月不详，推翻罗马的塔克文王朝（前509），任共和国执政官。他的儿子们阴谋恢复塔克文王朝，他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判处死刑，并主持行刑。另一位是马尔古斯·裘尼乌斯·布鲁图（约前85—前42）。恺撒被看成是他的父亲，一直是他的保护人。恺撒被刺时，说："怎么也有你，我的儿子？"

中一个在不得不判处自己的一个儿子死刑的时候，另一个在不得不打倒寄父的时候，都没有回避。”

他坐了下来。

“这真是个大坏蛋，”夏萨涅低声咕噜。

听众态度很冷淡，也许是因为他们对那些崇高的性格感到了腻烦，也许是因为加默兰太容易战胜天生的感情。

“公民加默兰，”庭长说，“根据法律的规定，凡是回避应该在开庭前的二十四小时内书面提出。况且你也没有理由回避。一个爱国的陪审员是不受感情影响的。”

每一名被告都被审问了三四分钟。公诉人最后提出所有被告都判处死刑。陪审员有的点头，有的喊叫，一致表示同意。轮到加默兰表示意见时，他说：

“所有的被告都证实有罪，法律是清清楚楚的。”

他走下法院的楼梯的时候，有一个穿着墨绿色大衣、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冷不防地拦住他。这个年轻人戴着一顶圆顶帽，帽子推到脑袋后面，帽边围着他那苍白而漂亮的脸，像一圈黑色的光环。他站在陪审员面前，愤怒和绝望使他变得十分可怕，他嚷着说：

“坏蛋！恶棍！杀人犯！打我吧，懦夫！我是一个女人！让人把我抓起来，让人把我送上断头台，该隐①，我是你的妹妹。”

朱丽朝他脸上吐了口唾沫。

由打毛衣的女人和无套裤汉组成的人群，当时已经放松了

① 该隐：《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亚当的长子。据《创世记》载，他是种地人，他的弟弟亚伯是牧羊人。一日他以禾谷，亚伯以头生羊羔和羊脂为供物献给上帝。上帝悦纳亚伯及其供物，而对该隐及其供物不中意，该隐妒忌，在田野杀死亚伯。西方文学常常以此比喻骨肉相残。

革命警觉性，他们的爱国热诚也已经降低了不少。在加默兰和攻击他的人的周围，只有一些迟迟疑疑、隐隐约约的骚动。朱丽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消失在暮色中。

23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很疲乏，但是又不能得到休息。夜里，他时常从恶梦中惊醒过来。只有在那间蓝色的卧房里，在爱洛迪的怀抱中，他才能睡上几个钟头。他睡着了还在说话，喊叫，时常把她吵醒，但是她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

有一天夜里，他梦见了欧墨尼得斯①，早晨醒来，吓得浑身冰凉，软弱得像个孩子。曙光好似一枝枝灰白色的箭，透过窗帘，射进屋子来。埃瓦里斯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披在额头上，像黑面纱似的遮住了他的眼睛。爱洛迪在床头上，轻轻地把他一绺绺的乱头发撩开。这当儿，她怀着做姐姐的爱望着他，用手绢抹掉这个不幸的人额头上的冷汗。于是他记起了欧里庇得斯的《俄瑞斯忒斯》中那个美丽的场面。他曾经试着把这个场面画成油画，要是他能够完成这幅油画，那一定是他的杰作：在这个场面里不幸的厄勒克特拉揩着沾在她弟弟的嘴上的口沫。他好像听见爱洛迪也用温柔的嗓音说："听我说，亲爱的弟弟，复仇女神们让你支配理智的时候……"

他心里想：

"可是我并没有犯弑父罪。相反的，我是出于孝心，才让祖国的敌人们流出肮脏的血。"

---

① 欧墨尼得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住在冥国，司报仇，使犯罪者发疯，遭灾遭难。荷马在提到复仇女神时，有时说是一个，有时说是几个。后来人们认为复仇女神有三个。

24

监狱里的阴谋案件好像老审不完似的。四十九名被告把那些台子挤满了。莫里斯·布罗托在最高一排的右边，那是个光荣的位子。他穿着棕褐色的常礼服。头一天晚上，他把这件常礼服仔仔细细刷过，并且把口袋上被那本小小的卢克莱修磨来磨去，磨破了的地方补补好。他旁边是那个叫洛什莫尔的女人，涂脂抹粉，看上去又漂亮又可怕。龙格玛尔神父被放在她和那个叫阿泰纳依斯的姑娘中间。阿泰纳依斯在玛德洛内特监狱里恢复了少女的娇艳。

宪兵把他们这几个人不认识的许多人聚在台子上。也许这些人相互之间谁也不认识谁，不过他们全都是同谋犯。他们这些人当中，有的是议员，有的是新闻记者，有的是前贵族，有的是中产阶级的男女。女公民洛什莫尔看见加默兰坐在陪审席上。虽然他没有答复她的告急信和一再托人带给他的口信，她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她用哀求的眼光望了望他，尽力想在他面前表现得美丽动人。但是年轻的司法官员的冷酷的眼光把她的一切幻想都粉碎了。

书记官宣读公诉状。虽然每一名被告只简单地提到一点，但是被告人数这么多，所以公诉状非常长。它先简略地说明在监狱里制造的阴谋。这阴谋要把共和国淹没在国家代表和巴黎人民的鲜血里。接着它分开来谈每一个人：

“这件可怕的阴谋的最危险的主使人之一是名叫布罗托的人，他是前贵族德·小岛，专制时代的包税人。这个人甚至在专制时代，就以行为放荡出名，他确凿地证明了荒淫无耻和伤风败俗是自由和人民幸福的最大敌人：这个人从前贪污了公款，把一笔数目可观的人民财产浪费在荒淫无耻的生活上，现在他实际上和他以前的姘妇，那个名叫洛什莫尔的女人合作，同逃亡分子通信，大逆不道地把我们的财政情况，军队的调动，舆论的波动通知国外的匪党。

“布罗托在他卑鄙的一生的这一个时期中，和一个他从弗罗芒托街的污泥里拾来的妓女，那个名叫阿泰纳依斯的姑娘姘居。他轻而易举地把她吸收到他的计划中去，并且利用她用无耻的喊叫和粗野的煽动性言论来策动反革命。

“引用这个阴险的人的几句话，就可以使你们明白他的卑鄙的思想和罪恶的目的。谈到今天被指定来惩罚他的爱国法庭的时候，他竟然傲慢无礼地说：‘革命法庭就像威廉·莎士比亚的一出戏，把最庸俗的笑料加在最血淋淋的场面里。’他不断地宣传无神论，认为这是使人民腐化，使人民堕落到不道德中去的最可靠的方法。囚禁在贡西埃热里监狱里，他哀叹我们英勇的军队的胜利，就像是哀叹最大的天灾人祸。他还捏造那些最爱国的将军有刺杀暴君的意图，企图引起对他们的怀疑。‘你们等着吧，’他用骇人听闻的难以用笔写出来的语言说，‘等着吧：有一天，你们把你们的得救归功于他们的那些佩剑的人中间，总有一个会像寓言里的鹤吞食青蛙一样把你们全都吞下去。’”

公诉状继续念下去：

“叫洛什莫尔的女人，前贵族，布罗托的姘妇，所犯的罪不比布罗托轻。她不但和外国人通信，受皮特本人雇用，而且和许多

被收买的人，如于连(图卢兹的)和夏博勾结在一起，和前贵族德·巴茨男爵来往。她和这个坏蛋共同酝酿出种种阴谋诡计来压低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用低价收进，然后用和以前相反的阴谋诡计抬高股票行市，就这样抢夺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她被监禁在布尔博监狱和玛德洛内特监狱以后，并没有在监狱里停止阴谋活动与投机倒把，并且企图贿赂法官和陪审员。

“路易·龙格玛尔，前贵族，前嘉布遣会修士，在犯下他在这里必须负责的叛国罪以前，早就干尽了伤风败俗和罪恶的事。他和那个叫阿泰纳依斯的姓戈尔居的姑娘住在布罗托的那间屋子里，可耻地男女混杂在一起。他是这个姑娘和这个前贵族的同谋犯。在被监禁在贡西埃热里监狱的期间，他没有一天停止写蓄意破坏自由和公共治安的文章。

“从这个叫阿泰纳依斯的马尔特·戈尔居来看，我们有理由说，娼妓是被她们玷污了的公共道德的最大的祸害，是被她们侮辱了的社会的耻辱。但是，多说那些被告会厚颜无耻地承认的、令人厌恶的罪行，有什么好处呢？……”

公诉状接下去谈到其余的四十五名被告。这四十五名被告，除了在监狱里见过的几个以外，布罗托、龙格玛尔神父和女公民洛什莫尔都不认识。他们跟前面提到的几个人一起被卷进了“这桩在人民的历史上没有前例的丑恶的阴谋里”。

公诉状的结论是所有被告都应判处死刑。

布罗托头一个被审问。

“你策划过阴谋吗？”

“没有，我从来没有策划过阴谋。我刚才听见读过的公诉状里的每一句话都是不真实的。”

“你看，你到这时候还在制造阴谋反抗法庭。”

庭长接下去问那个叫洛什莫尔的女人。她的回答是绝望的申辩、眼泪和花言巧语。

龙格玛尔神父完全听凭上帝的意旨。他甚至没有把已经写好的辩护词带来。

对所有向他提出来的问题,他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来回答。但是,等到庭长把他当作嘉布遣会修士的时候,这个老人再也忍不住了。

"我不是嘉布遣会修士," 他说, "我是教士和巴拿巴会修士。"

"这是一样的,"庭长和颜悦色地说。

龙格玛尔神父怒气冲冲地望着他。

"我简直不能想象还有比这更奇怪的错误了,"他说, "居然把一个使徒圣保罗亲自创立的巴拿巴会的修士和嘉布遣会的修士混为一谈。"

听众中间响起了一阵大笑声和嘘声。

龙格玛尔神父把这阵嘲笑看成是不同意他的说法的表示,于是郑重地宣布说,自己死也是这个圣巴拿巴会的一份子,他心里穿着这个会的法衣。

"你承认,"庭长问,"跟这个曾经把她卑鄙的爱给过你的,叫阿泰纳依斯的姑娘戈尔居一起策划过阴谋吗?"

龙格玛尔神父听了这个问题,抬起痛苦的眼光望着天,用沉默来回答。他的沉默显示出一个天真的灵魂的惊奇和一个怕说空话的修士的严肃。

"戈尔居姑娘,"庭长问年轻的阿泰纳依斯, "你承认跟布罗托一起策划过阴谋吗?"

她低声回答:

“布罗托先生，就我所知，他干的都是好事。他这种人应该多一些，比他好的人可以说没有了。谁说相反的话，谁就是错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

庭长问她承认不承认和布罗托姘居过。这个用词她不懂，所以不得不解释给她听。但是她懂了是怎么回事以后，就立刻回答说，这本来完全取决于他，但是他并没有向她要求过。

旁听席上发出一阵笑声。庭长吓唬戈尔居姑娘，如果她再这样恬不知耻地回答，就不让她参加辩论。

她叫他伪君子、活死人、王八，滔滔不绝地骂他，骂法官和陪审员，一直骂到宪兵把她从被告席上拉走，押到法庭外面去。

庭长接着按照在台子上所占的次序一个一个地审问其余的被告，问得很简单。有一个叫纳维特的人回答说，他不可能在一个只待了四天的监狱里策划阴谋。庭长说这个回答值得考虑。他提请各位陪审员公民注意。还有一个叫贝利埃的人也这样回答。庭长请求陪审员同样予以注意。有人把法官的这种照顾解释为值得赞扬的公正的结果，也有人把它解释为对告密的报酬。

代理检察官发言了。他仅仅对公诉状作了进一步发挥，并且提出了下面这些问题：

“莫里斯·布罗托，路易丝·洛什莫尔，路易·龙格玛尔，叫阿泰纳依斯的马尔特·戈尔居，欧赛博·罗舍，皮埃尔·居东-法比莱，玛赛琳娜·戴古尔蒂等人策划了一个阴谋，方法是暗杀、制造饥荒、印假指券和铸假币、败坏道德和公众热情、煽动监狱里的暴动；目的是引起内战、解散国民代表机构、重新建立王国，这不是已经证据十足了吗？”

陪审员退到审议室去。他们一致认定所有的被告有罪，不

过纳维特和贝利埃这两个人除外，因为庭长，还有检察官可以说已经不把他们算在这件案子里了。加默兰叙述他的裁决理由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被告的罪行是有目共睹的。为了国家的安全，需要惩罚他们。他们自己也应该指望，他们所受的惩罚是他们唯一的赎罪方法。"

庭长宣布判决的时候，所有被判决的人都不在场。在这些伟大的日子里，与法律的规定相反，被判刑的人都不再叫回来听他们的判决书。显然，这是因为害怕这么多的人的绝望。多余的害怕，在当时牺牲者是那么普遍地俯首听命！书记官到牢里去宣读判决书的时候，听的人都默不作声，平静得简直可以使人把这些牧月里的死刑犯比作即将被砍伐的树木。

女公民洛什莫尔说她有了身孕。一个外科医生，同时也是陪审员，被派来替她检查。她人事不省地给抬进她的牢房。

"啊！"龙格玛尔神父叹了口气说，"这些法官真是一些值得可怜的人。他们的智力真是可悲。他们把什么都混淆在一起，他们把一个巴拿巴会修士当成方济各会修士。"

当天，死刑应该在被推翻王位广场①的关卡执行。死刑犯已经梳洗好，头发剪短了，衬衣领子挖掉了，像一群牲口似的被关在那间用装着玻璃的隔板跟登记室隔开的小屋子里，在等候刽子手。

刽子手和他的助手来到的时候，布罗托在安安静静地看他的卢克莱修。他把丝带书签放在他刚开始看的那一页上，合上

① 被推翻王位广场：巴黎郊区的一个地名，原名为王位广场。起先，断头台设于巴黎市区革命广场，后因妨碍市容，迁至该地。

书塞在常礼服口袋里，然后对巴拿巴会修士说：

“可敬的神父，我最气的是我没法说服您了。咱们俩都要长眠了。我不能拉您的袖子，把您叫醒来对您说：‘您瞧：您既没有了感觉，也就没有知觉。您是无生命的。生命结束以后就跟生命开始以前是完全一样的。’”

他想笑。但是一阵剧烈的痛苦攫住了他的心。他差不多要支持不住了。

不过他还接下去说：

“神父，我让您看到了我的弱点。我爱生活。我并不是毫无留恋地离开它。”

“先生，”教士温和地回答，“您要当心，您比我勇敢，可是死亡却使您更烦恼。这要不是意味着我看见光明，而您还没有看见，还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这也可能是，”布罗托说，“我留恋生活，因为我比您更好地享受过生活，而您过去却把生活尽可能弄得跟死亡一样。”

“先生，”龙格玛尔神父说，脸色苍白，“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愿天主帮助我！我们死的时候一定不领圣事①。我从前领圣事的时候一定不热心，一定怀着忘恩的心情，所以今天我这样迫切需要领圣事的时候，上天拒绝给我。”

囚车等着。死刑犯给捆着手，塞进车子。那个姓洛什莫尔的女人被拖上一辆车子。外科医生不承认她有身孕。她恢复了一点精力，望着看热闹的群众，抱着万一的希望在人群当中寻找能够救她的人。她的眼睛闪现出恳求的光芒。人群不及以前拥

① 圣事：天主教的重要礼仪，凡诚心领受者都获得基督的“宠爱”和“保佑”。天主教认为圣事有七件：即圣洗、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和婚配。此处指人临终前领受的终傅圣事。

挤，情绪也不及以前强烈。只有很少几个女人在喊："杀死他们！"或者挖苦那些行将死亡的人。男人们耸耸肩膀，转过头去，也许是出于谨慎，也许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他们一句话也不说。

阿泰纳依斯从边门出来的时候，在观众中引起了一阵波动。她看上去还像个孩子。

她朝教士鞠了一个躬。

"本堂神父先生，"她对他说，"请您赦免我的罪过吧。"

龙格玛尔神父严肃认真地低声念施行圣事的用语，然后说：

"我的女儿！您陷在极度的混乱里，可是我不可能奉献给天主一颗像您的心一样纯朴的心！"

她手脚利索地爬上车子。她挺起胸脯，骄傲地抬起孩子气的头，嚷叫：

"国王万岁！"

她向布罗托略微作了个表示，告诉他，她旁边有空地方。布罗托帮助巴拿巴会教士爬上车子，自己站在教士和那个天真的女孩子当中。

"先生，"龙格玛尔神父对伊壁鸠鲁派哲学家说，"我求您答应我一件事：请您为我向那个您到现在还不相信的天主祈祷。还不能断定，您跟他的距离没有我跟他的距离那么近。只要一刹那就可以决定这件事。只要一秒钟，您就可以变成天主的宠儿。先生，请为我祈祷吧。"

车轮在郊区漫长的石子路上咕隆隆滚动。教士嘴唇动着，心里在背诵为垂死的人祈祷的经文。

布罗托记起了大自然的诗人的诗句：Sic ubi non erimus①……他尽管手给捆着，在这辆可耻的车子里颠簸，还是保持

着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而且好像他唯一操心的就是他的舒适似的。阿泰纳依斯在他旁边，跟法国王后一样为死而感到骄傲。她用高傲的眼光望着人群。那个老包税人像个行家似的欣赏着年轻女人雪白的胸脯，心里留恋着阳光。

① 见第415页注①。

25

囚车由宪兵围着，朝被推翻王位广场驶去，把布罗托和他的同谋犯带向死亡，这当儿，埃瓦里斯特坐在杜伊勒利公园的一张长凳上想心思。他在等爱洛迪。太阳将要落山了，阳光像火箭似的从栗子树茂密的枝叶间穿过来。公园的栅栏门上，信息女神①骑在长翅膀的马上，吹着她的永恒的喇叭。卖报的喊着在弗勒吕斯②打了大胜仗。

“是的，”加默兰想着，“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为了胜利已经付出了代价。”

他仿佛看见那些无能的将军的万劫不复的阴魂，他们在执行他们死刑的革命广场的染满鲜血的尘土中慢腾腾地走着。他心里想，要不是采取他也出了一份力的严厉手段，说不定奥地利军队的战马今天也许在啃这些树的皮呢。想到这儿，他不由得露出骄傲的笑意。

他内心里在大声喊叫：

“保障安全的恐怖，啊，神圣的恐怖！去年，这时候，我们的保卫者都是衣衫褴褛的战败了的英雄。现在，我们的军队配备精良，训练有素，由善战的将军率领着，发动了攻势，准备把自由带给全世界。和平降临到共和国的全部领土上……保障安全的恐怖，啊，神圣的恐怖！可敬爱的断头台！去年，这时候，共和国被乱党撕碎了，联邦主义的七头蛇跃跃欲试地要把共和国吞下

去。现在，团结一致的雅各宾派把它的力量和它的智慧扩展到整个国家……"

然而他却郁郁不乐。他的额头上横着一道非常深的皱纹；他的嘴带着凄凉的表情。他心里想："我们说过：胜利或死亡。其实我们错了，我们应该说：胜利和死亡。"

他朝四周望望。孩子们在堆沙丘。女公民们坐在树底下的木头椅子上，有的在绣花，有的在做针线活儿。身上穿着风雅得出奇的上衣和短套裤的过路人一边想着他们的事务或者他们的娱乐，一边往家里赶。加默兰觉得处在他们中间很孤独。他既不是他们的同胞，也不是他们同时代的人。难道发生了什么事吗？随着那些美好的年月的热情而来的，怎么会是冷淡、疲乏，也许还是厌恶呢？显然，这些人都不愿意再听人谈起革命法庭，见了断头台就会把头转过去。断头台在革命广场上变得太让人讨厌，于是被搬到安托瓦郊区的尽头去。就说在那个郊区吧，逢到有囚车开过的时候，也有人低声发牢骚。据说还有人叫过："够了！"

在还有叛徒和阴谋家的时候，够了！在各委员会应该革新，国民公会应该清洗的时候，够了！在那些坏蛋侮辱国民代表会议的声誉的时候，够了！甚至在革命法庭内部都有人在图谋毁掉公正的时候，够了！想起来，真叫人害怕，而且太真实了！富基埃本人就策划过阴谋，他是为了毁掉马克西米利安才大事铺张地把五十七名牺牲者杀了奉献给马克西米利安，他们被拖去

---

① 信息女神：希腊神话中主神朱庇特的使者，地神的女儿，有许多眼睛和嘴。此处指杜伊勒利公园大门上的雕像。

② 弗勒吕斯：比利时小城市。一七九四年儒尔丹将军在此处大败奥地利军队。

处死时甚至让他们穿上弑父母的罪人穿的红衬衣。① 法兰西怎么向有罪的慈悲心屈服了呢？我们应该不顾它的意志，去挽救它。在它高呼宽大的时候，我们应该塞住耳朵，继续打击。唉！命运已经注定：祖国咒骂它的拯救者。让它咒骂我们吧，只要它能够得救！

"光献出一些默默无闻的牺牲者，贵族，金融家，政论家，诗人，一个拉瓦锡②，一个鲁歇③，一个安德烈·谢尼埃④，那太少了。应该打击那些权大势大的罪人，那些富歇⑤，那些塔里安⑥，那些罗维尔⑦，那些卡里埃⑧，那些布尔东，他们手里满是

---

① 五十七名牺牲者：当时谣传有人准备乘庆祝"最高存在"之时，刺杀罗伯斯比尔，后来在罗伯斯比尔住所的院子中，捉到一个藏刀的女孩，这一案件牵连了五十七个人（有些资料上说五十四人），他们都被当作弑父母的人，受刑之时，头上蒙着黑纱，身上穿着红衬衫。

② 拉瓦锡（1743—1794）：法国科学家，现代化学奠基人之一。自一七七九年起任包税人。一七九四年根据国民公会关于包税人一律处死刑的法令遭逮捕后判死刑。

③ 鲁歇（1745—1794）：法国诗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曾为君主立宪政体辩护。一七九四年作为可疑分子被逮捕，判死刑。

④ 安德烈·谢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革命初期同情革命，但主张君主立宪；革命形势发展后，就转向敌对立场，反对雅各宾派，为杀害马拉的凶手辩护，最后被送上断头台。

⑤ 富歇（1759—1820）：国民公会议员，国民公会特派员，伪装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在里昂（1793）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人民。热月反革命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⑥ 塔里安（1767—1820）：国民公会议员，国民公会特派员，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在波尔多（1793）大杀无辜人民。热月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⑦ 罗维尔（1748—1798）：国民公会议员，投机政客，他和富歇一起在里昂犯下了骇人听闻的屠杀人民的罪行。

⑧ 卡里埃（1756—1794）：国民公会议员，国民公会特派员，性情残忍，在南特（1793—1794）枉杀无辜人民，热月政变前夕罗伯斯比尔曾力图将他送上法庭，他变成了热月政变的组织者之一。但政变成功后他仍然被判处死刑。

黄金，滴着鲜血，他们正在准备毁掉山岳派。必须把国家从它的所有敌人手里救出来。要是阿贝尔得到了胜利，国民公会早已被推翻，共和国也早已掉进深渊；要是德穆兰和丹东得到了胜利，国民公会早已丧尽廉耻地把共和国交到贵族、投机商和将军们的手里去了。要是像那些塔里安，那些富歇，那些喝饱了鲜血和抢够了东西的恶魔得到胜利，法兰西就会淹没在罪恶和耻辱里……罗伯斯比尔，那些由于愤恨和恐惧而发了狂的罪人在策划害死你和扼杀自由，而你却睡着了。古通，圣茹斯特，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去揭穿那些阴谋？

“怎么！过去的国家，王国这个怪物就靠每年监禁四十万人，绞死一万五千人，车裂三千人，来保证它的统治，而共和国为了它的安全，为了它的权力，牺牲几百人的头颅，还在犹豫不决！让我们淹死在鲜血里，拯救祖国……”

他正在这么想着，爱洛迪向他跑过来，她的脸消瘦苍白。

“埃瓦里斯特，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为什么不到‘画家的爱人’，蓝色的卧房里来，为什么你把我叫到这儿来？”

“为了向你说一声永别。”

她低声说，他失去了理智，她不能够理解……

他微微做了个手势，打断她的话：

“爱洛迪，我再也不能接受你的爱情了！”

“别说了，埃瓦里斯特，别说了！”

她要他走得远一点；在这儿，有人在看他们，在听他们说话。

他走了二十来步，然后平心静气地接着说下去：

“我已经把我的生命和我的名誉奉献给我的祖国。我将来死了，名声一定很坏。留给你这个不幸的女人的，只会是一个让人厌恶的回忆……我们彼此相爱吗？难道还有人会爱我吗？……难

道我可能爱别人吗?"

她对他说,他疯了;她还说,她爱他,她永远爱他。她是热情的,真诚的,但是她跟他同样清楚地感到,比他更清楚地感到,他的话有道理。她是在跟明显的事实进行争斗。

他接着说:

"我并不怪我自己。我已经做过的事情,我还会做。为了祖国,我使自己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我是应该受到诅咒的。我已经把自己排除在人类之外。我永远不会再回到人类中去。不!伟大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啊!仁慈,宽恕!……那些叛徒他们会宽恕吗?那些阴谋家,他们仁慈吗?大逆不道的罪人的数目不断增加。他们从地底下涌出来,他们从各处边境涌进来:有青年——他们要是能在我们的军队里作战身亡那就好了,有老人,有妇女,有儿童,他们都戴着清白、纯洁和优雅的假面具。他们全都被杀死了,可是又发现了更多的……你看得出,我必须放弃爱情,放弃一切快乐,放弃生活中一切乐趣,甚至放弃生活本身。"

他闭上了嘴。爱洛迪生性爱好享受平静的快乐,她已经不止一次,在一个悲剧性的情人的热吻下,由于把血淋淋的画面和淫乐的印象混合在一起而感到害怕。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埃瓦里斯特就像饮着苦酒一样,忍受着这个年轻女人的沉默。

"爱洛迪,你也看得出:我们已经身不由己。我们的事业把我们吞没了。我们的一天,我们的一个钟头过起来都跟一年一样长。我简直就像快要活了一个世纪了。瞧瞧这个额头!这是一个情人的额头吗?爱情!……"

"埃瓦里斯特,你是属于我的,我不让你离开我;我不把你的自由还给你。"

她用作出牺牲的声调说着这番话。他感觉得到，她自己也感觉得到。

“爱洛迪，将来有一天你会不会出来证明我活着的时候忠于我的责任，证明我的心地是正直的，我的灵魂是纯洁的，证明我只热心于公益，证明我生来感情容易冲动却又心慈手软呢？你会不会说：‘他尽了他的责任？’啊，不会的！你决不会这么说。我也不要求你这么说。但愿我完全给忘掉吧！我的光荣藏在我自己的心里，耻辱包围着我。要是你爱我，你就永远永远不要提到我的名字。”

有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滚铁环，这当儿冲到加默兰的两条腿中间来了。

加默兰一下子把他抱了起来。

“孩子！你会在自由和幸福中长大，而你应该感谢可鄙的加默兰。为了使你幸福，我才凶暴。为了使你善良，我才残酷，为了使明天所有的法国人都能够一边流着快乐的眼泪，一边互相拥抱，我才毫不容情。”

他把他搂在怀里。

“孩子，等你将来长大成人，为了你的幸福，你的纯洁，你应该感谢我；万一你听见有人提到我的名字，你会咒骂这个名字。”

他把孩子放在地上。这个受了惊吓的孩子奔过去，躲在他的正跑过来搭救他的母亲的裙子里。

这个年轻的母亲长得很俏丽，而且带着一种贵族独有的文雅态度，穿着白麻布的裙子，她高傲地把她的小男孩领走了。

加默兰转过头来，用凶狠的目光瞧着爱洛迪。

“我抱过这个孩子。也许我会把他的母亲送上断头台。”

他迈着大步，在栽植成梅花形的树木底下走远了。

爱洛迪一动也不动地待了一会儿，眼睛盯着地上。接着她突然奔过去追她的情人，她如疯如狂，头发披散，像一个迈那得斯①，紧紧地抓住他，好像要把他扯个粉碎。她用一种被血和泪哽住的嗓音向他嚷着说：

"好吧！亲爱的，你也把我送上断头台。你也让人把我的头给砍下来吧！"

想到刀子落在自己的脖子上，她浑身的肉都在一阵恐怖和肉体的快感中融化了。

① 迈那得斯：罗马神话中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又名巴克坎忒斯。参见第238页注③。

26

热月的太阳在血红色的天空里落下去，埃瓦里斯特郁郁不乐，忧心忡忡，在正变成国家产业的，悠闲的巴黎人常去的玛尔博夫公园里溜达。那儿卖柠檬水和冰水，还有为年轻的爱国分子预备的木马和打靶场。在一棵树底下，有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萨瓦①孩子，戴着一顶黑色无边软帽，正在叫一个旱獭随着他的手摇弦琴的尖锐琴声跳舞。一个年纪还轻的男人，身材细长，穿着蓝上衣，头发上扑着粉，带着一头很大的狗，站在那儿听这种乡村音乐。埃瓦里斯特认出他就是罗伯斯比尔。他发觉罗伯斯比尔脸色比以前苍白，人比以前瘦，脸上的表情比以前严厉，而且添了许多苦痛的皱纹。他心里想："多少劳累，多少痛苦在他的额头上留下了痕迹？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工作是多么辛苦啊！他这时候在想什么呢？山区的手摇弦琴的声音能够排解他公务上的忧虑吗？他是在想，他和死亡订过一个契约，而履行这个契约的日子已经近了吗？他是在计划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回到他和古通、圣茹斯特因为处处受到占多数的捣乱分子的钳制，感到厌倦而退出的公安委员会去吗？在这张难以捉摸的脸背后，激动着的是怎样的希望，或者是怎样的忧虑呢？"

然而马克西米利安对孩子微笑，和气地问起这个可怜的孩子离开了的山谷、茅屋和爹娘，扔给他一个小银币，然后继续散步。他走了几步路，转过身来喊他那条嗅到老鼠气味，正朝身上

的毛竖起来的旱獭龇牙的狗：

“布隆特！布隆特！”

然后他走进了阴暗的林荫小路。

加默兰出于尊敬，没有走近这个孤独的散步者。但是他一边看着消失在夜色里的瘦长人影，一边心里默默向他说这番话：

“马克西米利安，我看出你的愁闷。我了解你的思想。你的忧郁，你的劳累，甚至你的眼光里流露出的那种担忧的表情，你身上的这一切都在说：‘让恐怖终止，让博爱开始吧！法国人，团结起来，做有德性的人，做善良的人。你们要相亲相爱……’好吧！我将为你的计划效劳。为了让你能够运用你的智慧和善心来终止国内的不和，消除骨肉相残的仇恨，把刽子手变成只砍白菜头和莴苣头的园丁，我将和法庭里的同事们把阴谋家和叛徒消灭干净，来为宽大铺平道路。我们将会加倍警惕，加倍严厉。没有一个有罪的人能够逃出我们的手掌。等到共和国的最后一个敌人的头从刀下落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不怕因仁慈而犯罪了，你就可以让纯洁和美德来统治法国了，啊，祖国的父亲！”

这个不可腐蚀者已经走远了。有两个戴圆顶礼帽，穿紫花布短套裤的人在一条林荫路的拐角上和他交错而过。他们乜斜着眼睛瞟了他一眼，装着一点也不认识他的样子，走过去。他们中间有一个又高又瘦，相貌凶恶，眼睛上长着白翳，长得很像塔里安②。等到他们走了一段相当远的路，不会被人听见他们说话

---

① 萨瓦：法国东南部近意大利的古地区名。

② 塔里安：参见第446页注⑥。

时，他们低声说：

“瞧，这就是那个国王，教皇，神。因为他就是天主，卡特琳·泰奥①是他的女先知。”

“独裁者，叛徒，暴君！他还是布鲁图之流的同伙。”

“发抖吧，罪人！塔尔珀依崖就在卡皮托利神殿附近。”

那条叫布隆特的狗走到他们跟前。他们闭上嘴，加快了步子。

---

① 卡特琳·泰奥（1716—1794）：法国著名的见异象者，从小就见到异象。后来宣称自己是新的夏娃。一七七九年入狱，一七八三年获释。她的邪说在国民公会统治期间风靡一时。一七九三年对她进行第一次侦讯，没有结果。后来花月二十四日（一七九四年五月十三日），公安委员会里罗伯斯比尔的敌人重新调查这个案件，并把罗伯斯比尔牵连在内，借口是泰奥曾尊他为真正的救世主。罗伯斯比尔成功地使案件延期审讯。

27

你睡着啦，罗伯斯比尔！时候紧急，宝贵的时间过去了……

热月八日①，不可腐蚀者终于在国民公会站起来，要讲话了。五月三十一日②的太阳，你第二次升起来了吗？加默兰等着，期望着。罗伯斯比尔一定会把那些比联邦主义者还要有罪、比丹东还要危险的立法者从被他们玷污的席位上赶走……不！还没有。"我不能，"他说，"下决心把盖在这神秘莫测的罪恶上的幕布完全撕开。"这力量分散的霹雳把所有阴谋分子都吓坏了，却没有击中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算起来，他们有六十个；十五天来他们一直不敢睡在自己的床上。马拉指名道姓地揭发叛徒；他用手指头把他们一个个点出来。不可腐蚀者却犹疑不决，从这个时候起，他反而变成了被告……

晚上，雅各宾俱乐部的大厅里，走廊里，院子里挤满了人。

高声嚷叫的朋友和默不作声的敌人都在那儿。罗伯斯比尔向他们宣读国民公会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中听过的那篇演说词，雅各宾派分子听了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是我的遗嘱，"他说，"你们将会看见我面不改色地喝下毒芹毒药。"

"我将会跟你一起喝，"大卫回答。

"全体，我们全体跟你一起喝！"雅各宾派分子嚷着说，然后什么决定也没有作出就散了。

埃瓦里斯特，当有人正在准备害死义人③的时候，他却睡得跟橄榄园④里的弟子们一样熟。第二天，他到法庭去，两个分庭都在那儿开庭。他出席的那个分庭审判的是拉萨尔监狱里搞阴谋的二十一名同谋犯。正在这时候，消息纷纷传来了："国民公会在一次长达六小时的会议后，宣布对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古通、圣茹斯特起诉，还有奥古斯坦·罗伯斯比尔和勒巴也被要求分担被告的命运。这五个被剥夺公权的人已经上了法庭了。"

据说，正在旁边一间大厅里开审的那个分庭的庭长公民杜马从他的座位上给抓走了，不过案子继续审问下去。紧急集合的鼓声响了，警钟在敲着。

埃瓦里斯特接到公社叫他到市政府去参加市议会的命令的时候，还坐在他的陪审席上。在钟声和鼓声中，他和他的同事们作出裁决，然后他跑回家去拥抱他的母亲，取他的绶带。梯翁维尔广场上已经看不见人。区上既不敢宣布赞成国民公会，也不

---

① 热月八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中指出政府机构中隐藏着反革命分子和贪污腐化分子，但是他没有立即采取任何措施。在八日夜里，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里重读了他的演讲稿，得到无套裤汉们的热烈拥护，但是阴谋分子（包括丹东派、平原派和吉伦特派残余分子）却开了一夜秘密会议，分配角色，布置妥当，决定在九日采取行动，给罗伯斯比尔以打击。结果第二天发动政变，建立了热月党反动统治。

② 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日，巴黎人民第二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统治，建立了雅各宾专政的革命政权。

③ 义人：基督教《圣经》对救世主的一种称呼。

④ 橄榄园：即客西马尼园。《圣经》故事中的一座花园。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前夕，带领门徒到耶路撒冷附近的客西马尼园。《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四小节：耶稣"……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

敢宣布反对。大伙儿都贴着墙走，溜进小巷，赶紧回家。回答警钟和鼓声的是上门板的声音，上锁的声音。公民大杜邦躲在他的铺子里；看门人瑞马克勒把房门堵上。小约瑟芬惊慌地抱着羊羊。女公民寡妇加默兰在抱怨食品价格昂贵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在楼梯底下，埃瓦里斯特碰到了爱洛迪，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绺绺黑头发粘在潮湿的脖子上。

"我到法庭去找你。你刚离开。你到哪儿去？"

"到市政府去。"

"不要去！你会送命的；昂里奥已经给抓起来了……各区都不会采取行动。长矛区，罗伯斯比尔的区，仍旧没有动静。我知道，因为我爸爸是那个区的。你要是到市政府去，一定会白白送掉性命的。"

"你愿意我做一个胆小鬼吗？"

"恰恰相反，忠于国民公会，遵守法律，是勇敢的。"

"那些坏蛋如果得到胜利，法律也就完了。"

"埃瓦里斯特，听你的爱洛迪的话；听你姐姐的话。来，坐在她旁边，让她来安慰你愤怒的心灵。"

他望着她。他觉得她从来没有这么令人想望。他也从来没有听见她的声音这么迷人，这么有说服力。

"两步，只要两步，我的爱人！"

她把他拉向还剩下雕像石座的平台，雕像早已被推倒。平台周围有几张长椅。长椅上坐着出来散步的男女。一个卖女用小装饰品的女贩子兜售着花边；卖药茶的贩子背着药茶瓶子，不停地摇着铃铛；有几个小女孩在玩掷环戏。在陡峭的河边，有几个钓鱼的人，握着钓竿，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狂风暴雨快要来了，天上布满了阴云。加默兰趴在河边的石栏杆上，他的目光投向

那个尖得像船头似的岛①，听着树梢在风中呻吟，他觉得有一种无比强烈的、要求过和平安静和与世隔绝的生活的欲望钻进了他的心灵。

爱洛迪的声音就像是他思想的甜蜜回声似的，她叹着气说：

"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望着田野的景致，希望在一个小村子里当治安法官？那也许是真正的幸福。"

可是，在簌簌的树叶声和这个女子的说话声中，他听见了警钟声，紧急集合的鼓声，还有远远传来的马蹄声和大炮经过石头路发出的嘈杂声。

离他两步远，有一个年轻人，正在和一个举止文雅的女公民说话，他说：

"您知道那个消息吗？……歌剧院搬到法律街去了。"

这时候，大家都知道了。大家交头接耳地谈着罗伯斯比尔的名字，不过，他们一边谈，一边发抖，因为他们还在怕他。女人们听到低声传来传去的他垮台的消息，都忍住不露出笑容。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握住爱洛迪的手，但是又立刻放开：

"永别了！我曾经把你跟我的可恶的命运连结在一起。我永远地毁了你的一生。永别了。但愿你能把我忘掉！"

"最要紧的是，"她对他说，"今天晚上千万不要回到你自己的家里去，到'画家的爱人'来吧。不要拉门铃；朝我的百叶窗扔一块石头。我会亲自来开门，把你藏在顶楼里。"

"你再看见我的时候，我一定是胜利了，要不然，你就永远不会再看见我了。永别了！"

---

① 指巴黎旧城，在塞纳河中，一译斯德岛。巴黎圣母院、法院即在其上。

他走近市政府，听见只有在那些伟大日子里才有的喧闹声直升到阴沉的天空。在沙滩广场上，有武器的碰撞声，有绶带和军服的耀眼的光彩，昂里奥的大炮已经排好。他走上正面的楼梯，走进会议厅，在签名簿上签了名。出席公社市议会的有四百九十一人，全体一致拥护被宣布剥夺公权的人。

市长叫人把《人权宣言》拿来，念了下面这一条："当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的时候，起义对人民说来是最神圣、最无法推卸的责任。"接着，这位巴黎的最高行政长官宣布公社以人民的起义来反对国民公会的政变。

出席市议会的议员宣誓要死在他们的岗位上。两个市政府官员被派到沙滩广场上去邀请人民跟他们的地方行政官员联合起来，挽救祖国和自由。

人们在互相寻找认识的人，交换消息，提出意见。在这些地方行政官员中，做工的人很少。聚集在那儿的公社的代表们，正是雅各宾派经过清洗剩下的那些人：革命法庭的法官和陪审员，像博瓦莱① 和加默兰这样的艺术家，靠年金吃饭的人和教师，手头宽裕的市民，大商人，头发上扑粉的人，肚子上挂着表链的挂件的人；可是穿木鞋的人，穿长裤子的人，穿卡马尼奥拉服的人和戴红自由帽的人却很少。这些中产阶级人数众多，态度坚定。但是您想想看，他们差不多就是巴黎所有的共和主义者了。他们站在市政府里，就好像站在自由的岩石上，一片冷漠的海洋包围着他们。

然而好消息终于传来了。所有关那些被宣布为剥夺公权的

---

① 博瓦莱（1750—1818）：法国雕刻家和版画家，他雕塑的半身像中有马拉的半身像，安放在国民公会的会议厅里。

人的监狱都打开了门，把被捕的人又放了出来。奥古斯坦·罗伯斯比尔从弗尔斯监狱里出来，头一个走进市政府，受到了欢呼。八点钟，人们听见马克西米利安经过长时间的拖宕①，也到公社来了。大伙儿在等他，他就要来了，他来了：一片惊人的欢呼声把古老的市政厅的屋顶都震动了。他被二十只胳膊举着，抬进来了。这个瘦小、整洁、穿着蓝上衣和黄短套裤的人，正是他。他坐下来，发言了。

他一到，市议会就下命令把公社这所房子正面的灯立刻都点起来。共和国就在这所房子里。他谈着，用尖细的嗓音，斟词酌句地谈着。他透彻地，没完没了地谈着。那些在场的人把自己生命都押在他的身上，他们心惊胆战地发觉他是一个只会说话的人，一个只会开开会，发表发表演说的人，他不可能迅速作出决定，也不可能采取革命的行动。

有人把他拉到审议室里去。现在那些著名的被宣布剥夺公权的人：勒巴，圣茹斯特，古通全都在那儿了。罗伯斯比尔在发言。这时候，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半，他还在谈着。加默兰在会议厅里，把脸贴在一扇窗子上，用焦急的眼光往外张望。他看见油灯在阴暗的黑夜里冒着烟。昂里奥的大炮架在市政府的前面。在漆黑的广场上拥挤着焦急不安的人群。在十二点半，有许多火把簇拥着一个佩着徽章的国民公会代表来到藤柳器街的拐角上。他展开一张纸，就着一片红光，念着国民公会的公告，剥夺暴动的公社成员、支持公社的市议会的议员以及响应公社号召的公民的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

①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起先不肯到市政府来领导人民起义。他的犹豫不决的态度使这次起义遭到失败，他自己也因此丧命。

剥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也就是可以不经审判就处决！光想到这一点就叫最坚定的人脸色发白。加默兰觉得自己的额头冰凉。他望着人群迈着大步离开了沙滩广场。

他转过头来，看见刚才还被市议会议员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现在差不多空了。

但是他们逃也是白逃：他们已经签了名。

两点钟了。不可腐蚀者在隔壁一间屋子里跟公社和被宣布为剥夺公权的议员们讨论。

加默兰用绝望的眼光望着下面黑暗的广场。他在灯光里看见杂货铺的披檐上挂着的小木棍互相撞着，发出像九柱戏的声音，街灯摇晃着。一阵大风吹来了。紧接着，大雨哗啦啦地落下来。广场整个儿空了。那些没有被可怕的公告吓跑的人，几滴雨水就把他们驱散了。昂里奥的大炮没有人管了。等到在闪电中看见国民公会的军队从安托万街和沿河街同时涌过来的时候，公社的这所房子四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了。

最后，马克西米利安终于决定向长矛区发出对国民议会的公告的控告。

市议会派人去取刀、手枪和步枪。但是房子里已经充满一片叮叮当当的武器声、噔噔噔的脚步声和哗啷啷捣碎玻璃窗的声音。国民公会的军队像雪崩一样穿过审议室，闯进会议厅。一声枪响：加默兰看见罗伯斯比尔倒在地上，下巴被打碎了。① 他自己呢，取出他的六个子儿一把的小刀，就是一个饥馑的日子里，他曾经用来把面包切给一个贫穷的母亲的那把小刀，就是一

① 罗伯斯比尔看见大势已去，用手枪自杀，但仅仅把下巴打碎。不过吉伦特派分子宪兵梅尔达说是他把罗伯斯比尔打伤的。梅尔达还因此升了官。

个美好的夜晚，在奥朗吉的农庄里玩罚物游戏的时候，爱洛迪曾经摆在她的膝头上的那把小刀。他拉开刀叶，想把它刺进自己的心脏。刀叶碰到一根肋骨，刀子又合起来了，刀柄上的箍也弯了。他割破了两个手指头。加默兰血淋淋地倒在地上。他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但是他感到冷得受不了，在一场混乱的可怕争斗里，他听凭自己被人践踏。他清清楚楚地听见年轻的龙骑兵亨利的声音在叫嚷：

“暴君已经铲除；他的仆从已经打垮。革命将恢复它庄严而可怕的行程。”

加默兰昏了过去。

早上七点钟，一个国民公会派来的外科医生替他包扎。国民公会非常注意罗伯斯比尔的同谋犯。它不希望他们中间有一个能够逃过上断头台这一关。画家，从前的陪审员，从前的公社的市议会的代表，被人用担架抬到贡西埃热里监狱。

28

十日，埃瓦里斯特在一间牢房的破床上，烧得糊里糊涂睡着了，突然间从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中惊醒过来，这当儿，巴黎在阳光中微笑，它是那样美丽，那样广大。犯人们的心里又有了希望。商人们轻松地打开他们的铺子，中产阶级的人觉得自己更富裕，年轻人觉得自己更幸福，女人们觉得自己更美丽，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罗伯斯比尔垮了台。只有一小群雅各宾派分子，几个拥护《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教士和几个老妇人看见权力落在坏人和腐化分子手里，瑟瑟发抖。由一名检察官和两名法官组成的革命法庭代表团，到国民公会去祝贺国民公会及时阻止了那些阴谋。国民公会的大会决定把断头台重新竖立在革命广场上。他们要让有钱人、时髦人、漂亮的女人能够毫不费事地看到当天就要执行的罗伯斯比尔的死刑。这个独裁者和他的同谋犯已经被剥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只要有两个市政官员证明他们的身份，法庭就可以把他们立刻交到刽子手的手里。但是出现了一个困难：证明不能完全按照合法手续进行，因为公社里的人全部被剥夺了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大会于是授权法庭由普通的证人来证明身份。

三头政治①和他们主要的同谋犯，在快乐和疯狂的叫嚷声中，在咒骂中，在笑声中，在欢舞中，被送上死刑场。

第二天，埃瓦里斯特的体力稍微恢复了一点，差不多可以站

起来了。他给人从牢房里拖出来，带上法庭，安置在台子上。就是这个台子他曾经无数次看见坐满了被告，一批批有名望的或者没有名望的牺牲者。台子上有七十个人，把台子压得吱嘎吱嘎地响。这七十个人大部分都是公社成员，也有几个跟加默兰一样是陪审员，跟他一样被剥夺了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他又看见他从前坐过的座位，他从前靠惯了的椅背，就是在那儿他曾经用恐怖的手段来对付那些不幸的人，就是在那儿他碰到过雅克·莫伯尔、福蒂内·夏萨涅、莫里斯·布罗托的眼光，碰到过女公民洛什莫尔苦苦哀求的眼光。她使他得到陪审员的职位，而他却用判处死刑的裁决来报答她。他又看见夏利埃②的半身像，马拉的半身像和他曾经有一天引来为自己作证的布鲁图的半身像。这三个半身像俯望着一个台子。台子上摆着三把包着红乌得勒支天鹅绒的桃花心木扶手椅。三位法官坐在那儿。什么都没有改变：斧子，权标，糊墙纸上的红自由帽，法庭上那些打毛衣的女人对将要去死的人的咒骂，还有热心地挥着手里的杀人文件、作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司法人员把昨天的朋友们送上断头台去的、顽固而辛勤的富基埃-坦维尔的灵魂。

公民瑞马克勒，兼作裁缝的看门人和公民大杜邦，梯翁维尔广场的木匠，新桥区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他们证明加默兰（埃瓦里斯特），画家，前革命法庭的陪审员，前公社市议会的议员。他们为了区里出的一张一百个苏的指券来作证。但是他们跟这个被剥夺公权的人有邻居和友谊关系。他们碰到了他的眼光，

① 三头政治：一译三雄政治。罗马共和国末期先后各由三个有势力人物结成的两次政治联盟，此处指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古通。

② 夏利埃（1747—1793）：法国革命家，优秀的雅各宾派分子，里昂公社社长，一七九三年五月遭吉伦特派分子杀害。

觉得很窘。况且天气很热，他们口渴，急着想去喝一杯葡萄酒。

加默兰费力地爬上囚车；他流掉许多血，他的伤口痛得难熬。赶车的抽着他那匹老马。队伍在一片咒骂声中出发了。

有些女人认识加默兰，朝着他叫嚷：

"滚吧，喝血的人！十八个法郎一天的谋杀犯！……他不笑了；瞧瞧这个胆小鬼，他的脸都吓得发白了！"

从前骂那些被加默兰和他的同事送上断头台的阴谋家、贵族、激烈分子、宽容分子的，也是这些女人。

车子拐到莫封丢沿河街，慢慢走到新桥和货币街。目的地是革命广场和罗伯斯比尔的断头台。马一瘸一拐，赶车的不停地用鞭子抽着它的耳朵。看热闹的人拥挤着，又快乐又激动。他们拖延了护送队伍的前进。大伙儿向勒住马的宪兵庆贺。在奥诺雷街的拐角上，侮辱更加厉害了。有许多坐在时髦的饭馆的中二楼上的年轻人，手中拿着餐巾，跑到窗子跟前，嚷着说：

"生番，吃人肉的，吸血鬼！"

车子碰到了一堆在这混乱的两天里没有清除的垃圾，这些金色青年①哈哈大笑起来，说：

"车子陷进去了！……雅各宾派分子到了垃圾堆里啦！"

加默兰想着，他相信自己想通了。

"我死得应该，"他想。"我们接受这些对共和国的污辱也应当，因为我们本来应该保卫它，不让它受这些污辱。我们太软弱，我们犯了宽大的罪。我们出卖了共和国。我们应该遭受这种命运。就说罗伯斯比尔本人吧，他纯洁、神圣，但是犯了温和与仁

---

① 金色青年：指热月政变后，投入恐怖运动，迫害雅各宾派分子的纨袴子弟。

慈的罪。他的错误由他的殉难而洗刷干净了。学他的样，我也背叛了共和国。共和国灭亡了，我跟它一起死也是应当的。我怜惜了别人的血；那么让我的血流吧！让我死吧！我应该死……”

他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看见“画家的爱人”的招牌，他的心里顿时乱糟糟地涌起一阵阵苦痛和甜蜜的感情。

铺子的门关着，中二楼上的三扇窗上的帘子都放下来了。囚车在左边的那扇窗子，也就是蓝色的卧房的那扇窗子前面经过，有一只无名指上戴着银戒指的女人的手撩起帘子的边，朝加默兰扔下一朵红康乃馨，他的手绑着，不能接。但是他崇拜它，把它当作曾经使他的嘴得到清凉舒适的那两片又红又香的嘴唇的象征和形象。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看见革命广场上的血淋淋的刀子升起来的时候，还浑身都感染着这个告别所产生的魅力。

29

塞纳河带着雪月的浮冰流去。杜伊勒利花园里的水池，沟渠，公共场所的喷泉都冻起来了。北风在街上刮起一阵阵的白霜。马鼻子里喷出一道道白气。市民们走过眼镜铺时，都会顺便望望铺子门口的寒暑表。一个伙计在把“画家的爱人”的橱窗上的水气擦去。好奇的过路人瞟一眼流行的版画：罗伯斯比尔像挤柠檬似的挤着一颗心，把鲜血挤在杯子里喝，还有像《罗伯斯比尔的暴政》这样的大幅寓意画：无非是暴君放出九头蛇、蟒蛇、可怕的怪物来危害法国。可以看到的还有：《罗伯斯比尔的可怕的阴谋》，《罗伯斯比尔被捕》，《罗伯斯比尔之死》。

那一天，吃过午饭，菲利普·德玛依胳肢窝底下挟着纸夹，走进“画家的爱人”，给公民让·布莱兹带来一块他刚用点刻法刻好的版子：《罗伯斯比尔自杀》。版画家那把专刻无赖汉冒险题材的雕刻刀，把罗伯斯比尔刻得要多丑，就有多丑。革命的一切罪恶都得由这个人负责，法国人民对所有这些使他的耻辱和恐怖长存下去的纪念品还没有感到满足。然而，那个了解公众心理的版画商通知德玛依，往后要让他刻些军事题材的版画。

“我们接着需要的是胜利和征服，马刀，头盔上的羽毛饰，将军。我们已经走上通往光荣的道路。我心里能觉得出来。听到我们英勇军队的战绩，我的心怦怦地跳动。我要是有一种感觉，大家不同时有这种感觉是很少有的。我们需要的是战士和女

人，玛斯①和维纳斯②。”

“公民布莱兹，我手边还有两三张您叫我去刻的加默兰的画。急着要吗？”

“一点也不急。”

“提起加默兰，顺便说说：昨天，走过圣殿大街，在博马舍③的那所房子对面的一个旧货摊上，我看到这个不幸的家伙的全部油画。其中有他的《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说真的，俄瑞斯忒斯的头部很像加默兰，我向您保证，画得真美……头和胳膊画得再好也没有了……那个卖旧货的告诉我，他不难把这些油画让给一些画家，他们可以在那上面画画……可怜的加默兰！他要是不搞政治，也许可以成为第一流的天才。”

“他有罪犯的灵魂！”公民布莱兹回答。“从前，他的残忍的本能还抑制着的时候，我就在这儿当场揭穿过他。他始终没有原谅我……啊！他是个地道的恶棍。”

“可怜的家伙！他倒是真诚的。是那些狂热份子把他毁了。”

“我想，您并不是为他辩护吧，德玛依！谁也没法为他辩护。”

“对，公民布莱兹，谁也没法为他辩护。”

公民布莱兹拍拍漂亮的德玛依的肩膀：

“时代变了。我们能够叫您‘巴巴鲁’了，既然国民公会已经在召唤那些逃亡的人回来……我想起了一件事，德玛依，为我刻一幅夏绿蒂·考黛的肖像。”

有一个穿着皮斗篷的女人，身材高大，面貌俊俏，棕色头发，走进铺子，亲热而得当地微微向公民布莱兹招呼了一下。她就

---

① 玛斯：希腊神话中的战神。

② 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的爱和美的女神。

③ 博马舍（1732—1797）：法国喜剧作家，代表作有《费加罗的婚姻》。

是朱丽·加默兰。但是她不再使用这个不光彩的姓名。她情愿人家叫她"女公民寡妇夏萨涅"。为了对恐怖时期的红衬衣表示敬意,她在斗篷里穿了一件红紧身上衣。

朱丽起先有点讨厌埃瓦里斯特的情人。凡是跟她哥哥有关的,她都厌恶。但是女公民布莱兹在埃瓦里斯特死后,就让不幸的母亲住在"画家的爱人"那所房子的顶楼上。朱丽也在那儿住过。后来,她在伦巴第人街上的时装铺子里找到了工作。她的牺牲者式的短头发,她的贵族气派,她的丧服引起了金色青年的同情。让·布莱兹呢,萝丝·泰弗南差不多已经和他分手,他对朱丽献殷勤,朱丽也接受了。但是朱丽仍旧喜欢像在悲惨的日子里那样穿男人衣服。她让人给她做了一套麝香人①穿的漂亮衣服,拿着一根大手杖,带着一个时装铺里的姑娘,到塞夫勒或者默东②的小酒馆去吃饭。她用了那个年轻的前贵族的姓。对她来说,他的死亡是件没法安慰的事。男子气的朱丽发觉只有用狂怒才能排除自己的悲伤。她碰到雅各宾派分子,总要喊叫杀死他们,来煽动过路人对付他们。她剩下能给她母亲的时间很少很少。她母亲整天单独待在屋子里数着念珠做祷告。她的儿子遭到这样悲惨的结局,她受的刺激太深,反而不觉得悲伤了。萝丝变成了爱洛迪的知心朋友。爱洛迪跟她的那些后母总是处得很亲热。

"爱洛迪在哪儿?"女公民夏萨涅问。

让·布莱兹摇摇头,表示他不知道。他一向不知道。他把

---

① 麝香人:指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后年轻的保王派,他们爱用麝香做的香水,所以人民称他们为麝香人。

② 塞夫勒和默东是塞纳河边的两个小镇,距巴黎市区九公里,离凡尔赛很近,在十八世纪时是两个风景区。

这作为自己的一条行为准则。

朱丽来找她一起到蒙索①去看泰弗南。喜剧女演员住在那儿一所有英国式花园的小房子里。

在贡西埃热里监狱里，泰弗南认识了一个大军需商，公民蒙福尔。经过让·布莱兹的活动，她先给放了出来，接着她又设法让公民蒙福尔获得释放。他一得到自由，就又干起他那供应军需的老本行来，还做苗圃区的地产投机买卖。建筑师勒杜、奥利维埃和瓦依②在那一个区里盖了不少漂亮的房子；三个月里，那一带的地价涨了三倍，蒙福尔在卢森堡监狱里已经成了泰弗南的情人。他送给她一所坐落在蒂沃利③和悬崖街附近的小宅子。价钱很贵，但是他可不在乎。他把附近的几块地产卖出去，已经赚回来好几倍。让·布莱兹是个洒脱的人，他认为这种没法阻止的事，他只能忍受。他把泰弗南让给蒙福尔，但是并没有跟她闹翻。

朱丽来到"画家的爱人"不多一会儿，爱洛迪打扮好，下楼来了，尽管天寒地冻，她在斗篷里只穿了一件白连衫裙。她的脸色比以前苍白，她的身体比以前消瘦，她的眼光带着懒洋洋的神情，整个人散发出淫荡的气息。

两个女人到泰弗南家去。她在等她们。德玛依陪她们一起去：女演员请教他应该怎么装饰她的房子，而且他爱上了爱洛迪。爱洛迪这时候已经有七八分意思，不再让他痛苦下去了。两个女人从蒙索附近经过。革命广场上那些被处死刑的人就埋在那儿的一层石灰下面。

---

① 蒙索：巴黎市内公园，是巴黎最美丽的散步场所之一。

② 勒杜、奥利维埃和瓦依都是当时的名建筑师。

③ 蒂沃利：当时巴黎的一个公园。

“天气冷，倒并不要紧，”朱丽说，“但是到了春天，这块地上蒸发出来的气味会把半个城里的人都给熏死。”

泰弗南在一间古色古香的客厅里接待她的两个朋友。客厅里的长沙发和扶手椅都是大卫设计的。在漆成古铜色的雕像、半身像和烛台上面的墙上，装饰着古罗马浅浮雕的单色复制品。她戴着卷曲的淡黄色假发。当时，假发很流行。新郎送新娘的礼物里放上半打、一打或者一打半的假发是件很普通的事。一件西普里安式的连衫裙像套子似的裹在她身上。

她披了一件斗篷，带着她那两个朋友和版画家到勒杜为她设计的花园里去，但是眼下还是乱糟糟的，只有光秃秃的树和建筑材料。不过她领她们看芬格尔洞①，一座有钟楼的哥特式的小教堂，一个圣殿和一道激流。

“在那边，”她指着一个枞树丛，说，“我要建立一座纪念碑来纪念不幸的布罗托·德·小岛。他对我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他很可爱。那班野兽杀了他。我为他哭过。德玛依，您给我设计一个安置在柱子顶上的骨灰瓮。”

她几乎立刻又接着说：

“真伤脑筋……这个星期，我要举行一个舞会。可是拉小提琴的在三个星期以前就全都给人定掉了。女公民塔里昂的家里夜夜都有舞会。”

吃过了晚饭，泰弗南的马车把三个女朋友和德玛依送到费多剧院。最时髦的巴黎人都聚集在那儿。女人们头发梳成古代式或者牺牲者式，身上穿着袒胸的、镶金色闪光片的紫色或者白

---

① 芬格尔洞：在爱尔兰的斯塔法岛上，洞受海水冲击时，发出美妙的声音。当地人称它为音乐洞。著名音乐家门德尔松（1809—1847）曾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乐队序曲。此处大概是模仿天然的芬格尔洞的建筑。

色连衫裙。男人们戴着很高的黑硬领，下巴埋没在其大无比的白领巾里。

海报上登着《费德尔》①和《看守菜园的狗》②。全场观众一致要求唱麝香人和金色青年喜欢唱的颂歌《人民的觉醒》③。

幕升起来了。一个又矮又胖的人走到台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拉依斯④。他用美妙的男高音唱着：

> 法国的人民，兄弟的人民！……

掌声雷鸣，把分枝吊灯上的水晶玻璃挂件都震得叮叮当当地响起来。接着有几个人嘁嘁喳喳地抱怨。坐在正厅后排，戴着圆顶帽的公民唱起《马赛曲》来回答：

> 起来，祖国的儿女！……

他的歌给嘘声淹没了。有的人在叫喊：

“打倒恐怖分子！杀死雅各宾派！”

拉依斯又给叫了出来，再唱了一遍这首热月党人的颂歌。

> 法国的人民，兄弟的人民！……

---

① 《费德尔》：法国剧作家拉辛（1639—1699）的悲剧。

② 《看守菜园的狗》：西班牙剧作家维加（1562—1635）的剧本。

③ 《人民的觉醒》：热月政变以后的一首反动歌曲。

④ 拉依斯（1758—1831）：法国男高音歌唱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从一七九二年起歌剧院的每场演出前他都要唱《马赛曲》来激励观众的爱国热情。热月政变后他在巴黎的剧院演唱反动的歌曲《人民的觉醒》。

每一个剧场里都可以看见马拉的半身像。有的放在柱子上，有的安在座子上。费多剧院里的那一个安置在舞台右侧边框上的一个小台座上。

乐队奏起了《费德尔和伊波利特》的序曲，一个年轻的麝香人用他的又粗又短的手杖指着半身像，大声叫嚷：

“打倒马拉！”

全场的人都跟着叫嚷起来：

“打倒马拉！打倒马拉！”

一些煽动人心的喊叫压倒了乱哄哄的闹声：

“让这个半身像仍旧摆在那儿，真是奇耻大辱！”

“臭名远扬的马拉到处神气活现，把我们的脸丢尽了！他的半身像就像他想要砍掉的头一样多。”

“癞蛤蟆！”

“老虎！”

“毒蛇！”

突然，一个衣服时髦的看客爬到包厢边上去推半身像，把它推倒了。那个石膏的脑袋在全场的鼓掌声中掉在乐师们中间，摔得粉碎。观众们都站起来，唱《人民的觉醒》：

> 法国的人民，兄弟的人民！……

爱洛迪在那些唱得最热烈的人当中，认出了那个漂亮的龙骑兵，诉讼代理人的小书记，亨利，她的第一个情人。

散戏以后，漂亮的德玛依叫了一辆马车，送女公民布莱兹回“画家的爱人”。

在车子里画家双手握住了爱洛迪的手：

“您相信吗，爱洛迪，我爱您？”

“我知道，因为您爱所有的女人。”

“我通过您爱她们。”

她微笑了：

“如果我答应为您做各种女人，即使有那些流行的黑色、黄色和红色的假发，我承担的任务也未免太重了。”

“爱洛迪，我向您发誓……”

“什么！赌咒发誓吗，公民德玛依？不是您太天真，就是您把我估计得太天真了。”

德玛依找不到话来回答。她把他这个俏皮人逼得默不作声，不禁自鸣得意起来。

在法律街拐角上，他们听见唱歌和喊叫的声音，看见一些人影围着一堆火。那是一群时髦人。他们刚从法兰西剧院出来，正在烧人民之友的一个模拟像。

在奥诺雷街上，马车夫的两角帽撞着了悬挂在街灯上的一个滑稽可笑的马拉像。

马车夫碰到了这东西，高兴起来了。他向他的客人转过身来，告诉他们，就在头天晚上，蒙托格依街上一个卖下水的把血抹在马拉的头上，说：“这是他喜欢的东西，”又告诉他们，有几个十岁的小男孩把半身像扔在阴沟里，公民们嚷着说：“这是他的万神庙！”嚷得多么合适。

这时候，每一家餐馆和点心店里都可以听见有人在唱：

> 法国的人民，兄弟的人民！……

到了“画家的爱人”，爱洛迪从马车上跳下来，说：

"再见。"

但是德玛依再三央求，他的态度恳切，言语甜蜜，她不忍心把他撇在门口。

"已经很晚了，"她说，"您只可以待一会儿。"

走进蓝色的卧房，她脱下斗篷，露出被她那件古代式的白连衫裙衬托出的丰满而又温暖的身体。

"你也许冷了吧，"她说，"我来生火。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她打火镰，把一根点着了的细木柴放进壁炉。

菲利普把她搂在怀里。他的动作温柔而又显得有力量，她感到一阵奇怪的愉快。她在他的亲吻下已经屈从了，但是她忽然从他的怀里挣出来：

"放开我。"

她在壁炉台上的镜子跟前慢慢地脱掉帽子，接着悲伤地望着戴在她左手无名指上的那只有马拉像的小银戒指。马拉的像已经磨得看不出了。她望着，一直望到眼泪模糊了她的视线，才慢慢地把它脱下来，扔到火焰里。

接着，她脸上带着眼泪和微笑的光彩，温情和爱情所产生的美丽，扑到菲利普的怀里去了。

夜已经很深了，女公民布莱兹打开家里的房门，放她的情人出去，在黑夜里悄悄对他说：

"再见，我的心肝！这时候，我的爸爸快回来了。要是你听到楼梯上有声音，赶快往上面一层跑，等到你被人看见的危险过去以后，再下去。在看门女人的窗上敲三下，她就会出来替你开沿街的门。再见，我的生命，再见，我的灵魂！"

壁炉里最后几根尚未烧尽的木柴在闪闪发光。爱洛迪让她的快乐而疲乏的脑袋重新倒在枕头上。

圣母的杂要艺人

献给加斯东·帕里①

1

在路易国王②时代的法国，有一个穷杂要艺人，他是贡比涅③人，名字叫巴纳贝，跑遍大城小镇，表演一些需要气力和技巧的杂要。

赶集的日子，他在广场空地铺上一条破烂不堪的旧毯子，用他从一个很老很老的杂要艺人那儿学来的、他从未改变过一字一句的玩笑话，把孩子和看热闹的闲人吸引过来以后，做出一些不自然的姿势，并且用鼻子尖儿平平稳稳地顶着一个锡盆子。围观的人起初态度冷淡地看着他。

但是等到他头朝下，双手支撑身体，用两只脚抛接六个被阳光照得亮闪闪的铜球，或者是身体朝后弯，一直弯到后脑勺儿碰到脚后跟，整个人弯曲成一个完整的轮子形状，在保持这个姿势的同时要弄十二把刀子，这时候就有一片嗡嗡的赞赏声从观众中升起，钱币纷纷抛到毯子上。

然而像大部分靠卖艺为生的人一样，贡比涅的巴纳贝生活非常艰难。

他靠自己额头上流的汗水挣面包，承受的苦难，比起由于我

们的祖先亚当犯的过失而他该当承受的那一份来，要多得多。

况且他还不能够像他希望的那样多卖力气干活儿。正如树木为了开花结果一样，他为了显示自己高超的技巧，需要温暖的太阳和明亮的日光。到了冬天，他只不过是一棵树叶落尽、半死不活的树。冻结的土地对杂耍艺人是严酷的。像玛丽·德·法兰西④谈到的蝉一样，在气候不佳的季节里他遭受着饥饿和寒冷的煎熬。但是他心地单纯，耐心地忍受着自己的不幸。

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财富的起源，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人类境遇的不平等。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如果这个世界不好，另一个世界就不可能坏，这个希望支持着他。他不学那些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偷窃成性而又不信教的江湖艺人，他从来不说亵渎天主的话。他正正派派地过日子，尽管自己没有妻子，却不觊觎邻人的妻子，因为正如《圣经》里记载的桑松⑤的故事所证明的那样，女人是强壮的男人的敌人。

说实话，他没有那种耽于肉欲的天性，要他放弃酒杯比要他放弃女人困难得多，因为天热的时候，他也喜欢有节制地喝上几杯。他是一个高尚的人，敬畏天主，信奉圣母十分虔诚。

---

① 加斯东·帕里(1839—1903)：学者，法兰西学院院士，曾发表关于中世纪诗歌的论著。

② 路易国王(778—840)：法兰克王国国王。庸懦无能，笃信宗教。

③ 贡比涅：法国瓦兹省城市，在巴黎东北。

④ 玛丽·德·法兰西：法国十二世纪下半叶女诗人，作品有以不列颠骑士的爱情为题材的故事诗，即所谓"籁歌"。还根据民间故事编译成一部寓言诗集，题为《伊索》。

⑤ 桑松：一译"参孙"。《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之一。据《士师记》载，具有超人之力，曾徒手击毙狮子，并用驴腮骨杀伤一千非利士人。后因爱上非利士女子大利拉，被她探知力大的秘密在于蓄发不剃，她乃乘其酣睡将其头发剃光，非利士人缚之挖去双目，投入狱中。

每次走进教堂，他都不会忘了跪在圣母像前，向圣母这样祷告：

“圣母，求您关心我的一生，直到天主愿意让我死去的那一天；等我死去以后，也求您让我得到天堂的快乐。”

2

有一天晚上，在下了一整天雨以后，他夹着用旧毯子包着的铜球和刀子，弯着腰，心情忧郁地走着，想找一个谷仓，即使晚饭吃不上，至少可以睡上一觉。他在大路上看见一个修道士和他走同一条路，于是恭恭敬敬地向这个修道士行礼。因为他们步伐快慢相同，所以他们开始交谈起来。

“朋友，”修道士说，“您为什么穿一身绿衣服？莫非是在哪一出神秘剧里扮演小丑的角色？”

“不是的，我的神父，”巴纳贝回答。“您看见这副模样的我叫巴纳贝，我的行当是杂耍艺人。如果每天都能靠它挣到吃的，这就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行当。”

“巴纳贝朋友，”修道士说，“当心您说的话。再没有比出家修道这个行当更好的了。修道的人颂扬天主、圣母和圣徒，修道的生活是对天主的一首永恒的赞美歌。”

巴纳贝回答：

“我的神父，我承认我说话像个愚昧无知的人。您的行当不该拿来和我的相比；虽然一边鼻尖上顶着一个平平稳稳地搁在一根棍子上的铜子儿，一边跳舞，这也有价值，但是这个价值和您的相比，有天壤之别。我真希望能够像您那样，我的神父，天天做弥撒唱经，尤其是做圣母弥撒时唱经，我对圣母怀有一种特

别虔敬的心情。我很乐意放弃使我在从苏瓦松①到博韦②的六百多个城市乡村里出了名的技艺，去过出家修道的生活。"

修道士被杂耍艺人的心地单纯所打动；他这个人并不缺乏判断力，所以立刻就看出巴纳贝是那种善良的人，天主在谈到他们时，曾经说过："让和平安宁与他们同在世上。"因此他回答：

"巴纳贝朋友，跟我去吧，我要让您进入我当院长的修道院。曾经把埃及女人玛丽③领到沙漠去的那一位，把我安排在您走的路上，来引导您走上灵魂得救的道路。"

巴纳贝就这样当了修道士。在他被收留的那个修道院里，修道士们为了向圣母表示崇敬而互相竞争，每个人都把天主赐给他们的全部学识和技能用来侍奉她。

院长本人写出几本书，按照经院哲学的原则，论述圣母的种种美德。

莫理斯兄弟用一只灵巧的手把这些论文抄写在精制的犊皮纸上。

亚历山大兄弟在这些犊皮纸上绘出了精美的细密画。画上可以看到坐在所罗门宝座上的天国之后，宝座脚下有四头狮子在守护着；在她有光轮的头部周围飞着七只鸽子，它们是圣灵的七种恩赐：敬畏、孝爱、聪明、刚毅、超见、明达和上智。她有六名金发的童贞女作伴，她们是谦恭、明智、退隐、崇敬、童贞和服从。

在她脚下有两个赤裸裸的、浑身雪白的小人儿，做出哀求的

① 苏瓦松：法国埃纳省城市，在巴黎东北。

② 博韦：法国瓦兹省省会，在巴黎北面。

③ 埃及女人玛丽（约345—421）：生于埃及，十二岁离家到亚历山大，在那儿过了十七年放荡生活。后到耶路撒冷，据她说，她在耶稣圣墓看到显圣的异象，促使她信基督教，隐退到沙漠，在忏悔中过了四十七年最刻苦的生活。

姿势。这是两个灵魂在为了它们的得救，乞求她的威力无比的代祷①，而且可以肯定，乞求决不是徒劳无功的。

亚历山大兄弟在另外一页，作为马利亚②的对照，画上了夏娃③，让人同时能看到犯罪和赎罪，蒙受耻辱的妻子和受到颂扬的童贞女。在这本书里还能欣赏到圣歌里提到的活水的井、清泉、百合花、月亮、太阳和关闭的园子，天国的门和天主的城，而所有这些都是童贞圣母的象征。

马尔博德兄弟同样也是马利亚那些最亲切的孩子中的一个。

他不停地雕刻石像，胡子、眉毛和头发上沾满石头粉末，变成了白颜色，一双眼睛也经常肿着，老淌眼泪。但是他虽然上了年纪，却充满力量和快乐，显而易见，天国之后在保护着她的年迈的孩子。马尔博德把她雕成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像，头上围着由珍珠组成的圆面的光环。他很留心让裙子的褶子遮住她的脚，先知谈到她时，曾经说过："我的佳偶如同关闭的园子。"

有时候他也把她雕成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的相貌，她仿佛在说："主啊，您是我的主！——Dixi de ventre matris meæ; Deus meus es tu.④"（《诗篇》第二十一篇，第十一节。）

修道院里也有诗人，他们用拉丁文写了许多颂扬圣母马利亚的续唱和赞美诗。甚至还有一个庇卡底⑤人把圣母的奇迹写

---

① 代祷：天主教认为圣母接受信徒的请求，代信徒向天主祷告。

② 马利亚：基督教《圣经》故事中耶稣的母亲。据《福音书》载，是童贞女，由"圣灵感孕"而生耶稣，天主教尊之为"童贞圣母"。

③ 夏娃：《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亚当之妻。她受蛇诱惑，采食禁果，后又给亚当吃，二人同犯上帝禁令而被逐出伊甸园。

④ 拉丁文："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

⑤ 庇卡底：法国北部古省。

成通俗语言的韵文。

3

巴纳贝看到这样进行着的颂扬圣母的竞赛，而且取得了如此丰硕的劳动成果，对自己的愚昧无知和头脑简单感到深切的悲痛。

“唉！”他单独一个人在修道院没有一点阴影的小园子里散步，叹着气说，“我把我心中的爱完全奉献给圣母，可是我感到非常不幸的是，我不能够像我的兄弟们那样理所当然地颂扬她。唉！唉！我是一个没有专长的粗人，圣母啊，我没有能感化人的说教，没有按照规则划分得段落分明的论述，没有精美的绘画，没有雕刻得十分精确的石像，也没有计算音步、讲究韵律的诗，可以用来侍奉您。我什么也没有，唉！”

他这样悲叹着，深深地陷入忧愁之中。一天晚上，修道士们以聊天作消遣，他们中间的一个讲到一个除了《圣母经》以外什么也不会背诵的修道士的故事。这个修道士由于他的愚昧无知而受到鄙视，但是他死了以后，从他的嘴里长出了五朵玫瑰花，来向组成马利亚的名字的五个字母表示敬意，他的圣洁就这样显示出来了。

听到这段故事，巴纳贝再一次赞美童贞圣母的仁爱；但是这个幸福的死亡的例子并不能给他带来安慰，因为他心里充满了虔敬，希望自己能为增添天上的圣母的荣耀尽一份力。

他左思右想，却没有能够想出一个办法来，一天比一天感到悲伤，可是一天早上他兴高采烈地醒来，奔进教堂，一个人在教堂里逗留了一个多小时。吃过晚饭以后他又去了。

从这时候起，他每天在空无一人时都到这个教堂里去，在那儿度过别的修道士用于自由艺术和手工艺术① 的时间中的一大部分。他不再悲伤了，不再叹气了。

如此离奇的行为引起了修道士们的好奇心。

他们之间互相询问：巴纳贝兄弟为什么这样经常不断地一个人静修。

院长有责任了解他的修道士的行为，他决定去观察巴纳贝在单独一个人时干些什么。一天巴纳贝又像平常一样把自己关在教堂里，院长由修道院里的两个年长的修道士陪着，隔着门缝观察里面发生的事。

他们看见巴纳贝在童贞圣母的祭坛前面，头朝地，脚朝天，耍六个铜球和十二把刀子。为了对圣母表示敬意，他在玩曾经给他赢来最热烈的赞赏的杂耍。那两个年长的修道士不理解这个心地单纯的人是在把自己的才能和本事用来侍奉童贞圣母，大声呼叫这是亵渎神圣。

院长知道巴纳贝心灵纯洁，不过他以为巴纳贝是精神错乱了。他们三个人正准备去把他强行拖出教堂，忽然看见童贞圣母走下祭坛台阶，用她的蓝披风的下摆替她的杂耍艺人揩额头上滴下的汗珠。

院长于是脸朝石板地面匍伏下来，嘴里念着这些话：

“心地单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将见天主！”

“阿门②！”两个年长的修道士吻着地面回答。

---

① 中世纪时将艺术分为自由艺术，如绘画、雕刻等，以及手工艺术，如木工、制锁等。

② 阿门：希伯来语，意思是“诚心所愿”，基督教祈祷的结束语。

克兰克比尔

献给亚历山大·斯坦朗①
和吕西安·吉特里②

他们能够——一个用一组令人赞叹的图画，一个通过他的戏剧天才的卓越创造——将一个悲剧性的伟大意义赋予我那可怜的蔬菜商贩的卑微形象。

1

司法的尊严，完全体现在法官以至高无上的人民的名义作出的每一次判决里。流动商贩热罗姆·克兰克比尔，由于侮辱了一名警察，被送上轻罪法庭以后，才知道法律有多么庄严神圣。他在宏伟而阴森的审判厅的被告席上坐下，看见了法官、书记官、穿着长袍的律师、挂着链条的执达员、宪兵，在一道隔板后面还看见静悄悄的旁听者脱掉帽子的光脑袋。他自己呢，坐在一个高高的座位上，倒好像出庭受审对被告本人是一个不祥的荣幸。在大厅尽头，庭长布里什先生坐在两名陪审官中间。他的胸口上挂着棕叶勋章③。一座代表共和国的胸像和一座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高踞于法庭之上，因而所有天国的法律和人间的法律都高悬在克兰克比尔的头上。他理所当然地感到了恐惧。

他缺乏哲学头脑，没有去考虑这座胸像和这个带耶稣像的十字架意味着什么，他也没有去研究耶稣和玛丽亚娜④在法院里是不是完全意见一致。然而这却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教皇至上的学说以及教会法⑤，在许多点上是和共和国的宪法以及民法相对立的。教令集⑥，我们知道，并没有废除。基督创立的教会还像从前一样教导说，只有它授权的政权才是合法的。可是法兰西共和国至今仍旧声称它不从属于教皇的权力。克兰克比尔可以有理由说：

"法官先生们，卢贝⑦总统没有敷过圣油，悬在你们头上的这个耶稣通过公会议⑧的声音和教皇的声音拒绝承认你们。他在这儿是为了让你们记住使你们的权力无效的教会的权力，否则他的出现就没有任何合理的意义了。"

---

① 亚历山大·斯坦朗(1859--1923)：法国著名版画家，招贴画家。他的版画多以市井生活为题材。是法朗士的朋友，曾为《克兰克比尔》初版作插图。

② 吕西安·吉特里(1860—1925)：法国戏剧演员和导演。曾在法朗士的同名剧本中扮演克兰克比尔这一角色。

③ 棕叶勋章：法国文化教育勋章。

④ 玛丽亚娜：法国人人皆知的一座女性胸像，被公认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在各地市政机关皆能见到。

⑤ 教会法：基督教会所制定的对其信徒和神职、教牧人员的信仰、伦理和教会纪律方面具有约束力的法规。其内容不仅规定教会本身的组织和制度以及教徒生活的守则，并在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以及土地、婚姻、家庭、继承、犯罪和刑罚等方面都有规定。

⑥ 教令集：基督教历史上的一种教会文件汇编。十二世纪中叶，意大利人格拉蒂安编辑的历代教皇教令，称《格拉蒂安教令集》，曾负名一时。

⑦ 卢贝(1838—1929)：法国政治家，曾任议长(1896)和总统(1899—1906)。

⑧ 公会议：或译"普世会议"。基督教世界性主教会议，除第一次外，皆由罗马教皇召开。

布里什庭长也许可以这么回答：

“被告克兰克比尔，法国的历代国王一直和教皇不和。纪尧姆·德·诺加雷①被革除教籍，但是他并没有为了这么一点小事辞去他的职务。法庭上的基督不是格列高利七世②和卜尼法八世③的基督。也可以这么说，他是福音书④里的基督，对教会法连一个字也不知道，而且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神圣的教令集。”

克兰克比尔大可以这么回答：

“福音书里的基督是一个主张民主的人。况且他的被判刑，一千九百年来所有信奉基督教的民族都认为是一件严重的审判错误。我看您呀，庭长先生，您要是以他的名义来判我，连四十八小时的监禁也未必敢判。”

但是克兰克比尔并没有进行任何历史的、政治的或者社会的思考。他陷入惊讶之中。他周围的那些排场使他对审判产生了崇高的看法。他满怀着崇敬，充溢着恐惧，准备完全听凭法官们对他的罪行作出判决。他在良心上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但是

---

① 纪尧姆·德·诺加雷：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大臣。是囚禁罗马教皇卜尼法八世的法王使者。死于一三一三年。

② 格列高利七世（1020—1085）：一〇七三年至一〇八五年任罗马教皇。一〇七五年发布《教皇敕令》，宣称教皇权力高于一切，不仅有权任命主教，而且有权干涉各国内政，废黜君主或命令臣民控告皇帝。因之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发生激烈冲突。

③ 卜尼法八世（约1234—1303）：一二九四年至一三〇三年任罗马教皇。一二九六年下令禁止教士向各国君主纳税，并不许各国君主对教会征税。一三〇二年法王召开会议，宣布教皇无权干涉法国内政。他乃颁布通谕，宣称世俗王权必须服从教皇神权。正当他准备宣布革除法王教籍时，突然被法王使者拘捕，囚禁三日。获释后，返回罗马，抑郁而死。

④ 福音书：《圣经·新约》的第一部分，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卷。

他感觉到在这些法律的象征和社会制裁的执行者面前，一个蔬菜贩子的良心算不了什么。他的辩护律师已经说得他有一半相信自己并不是清白无辜的。

一次简单而迅速的预审推定对他的控告成立。

2 克兰克比尔的不幸遭遇

热罗姆·克兰克比尔，时鲜蔬菜的流动商贩，走街串巷，一边推着他的小车，一边吆喝："卷心菜，萝卜，胡萝卜！"当他有韭葱的时候，就吆喝："论捆卖的芦笋！"因为韭葱就是穷人的芦笋。十月二十日那一天，中午十二点，他正沿着蒙玛特街走下去，鞋铺老板娘贝亚尔太太从铺子里出来，走到蔬菜车跟前，带着鄙夷的神色拎起一捆韭葱：

"您的韭葱不怎么好。多少钱一捆？"

"十五个苏①，老板娘。再比这好的没有了。"

"十五个苏，三根烂韭葱？"

她用一个厌恶的手势把那捆韭葱扔回到车上。

就在这时候64号警察来了，对克兰克比尔说：

"朝前走！"

五十年来克兰克比尔从早到晚一直不停地朝前走。这个命令在他看来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合理的。他完全准备服从，催促老板娘想买什么赶快买。

"买东西总得让人挑选挑选吧，"鞋铺老板娘尖刻地回答。

她重新把韭葱一捆一捆都摸到，然后留下她觉得最好的那

---

① 苏：法国辅币，二十苏合一法郎。

一捆，像教堂画上的圣女把象征胜利的棕榈枝紧搂在胸前那样，把它捧在心口上。

“我给您十四个苏。这已经够多的了。我还得到铺子里去取，因为我身上没带钱。”

她捧着韭葱，回到鞋铺里去；一个抱着孩子的女顾客在她之前已经进去了。

这时候64号警察第二次对克兰克比尔说：

“朝前走！”

“我等我的钱，”克兰克比尔回答。

“我没有对您说等您的钱；我对您说的是朝前走，”警察口气坚定地说。

可是鞋铺老板娘在铺子里给一个一岁半的男孩试一双蓝色的鞋子，男孩的母亲很急。韭葱的绿色葱头搁在柜台上。

克兰克比尔在街上推他那辆车子推了有半个世纪，已经学会了服从权力的代表。但是这一次他处在义务和权利之间的一个特殊情况之下。他缺乏法律头脑。他不懂得个人权利的享有并不能免除对社会义务的履行。他把他收取十四个苏的权利看得太重，对自己应该推着车子朝前走，永远朝前走的义务却不够重视。他停着没有动。

64号警察没有生气，平静地第三遍命令他朝前走。和蒙托西埃班长的习惯完全相反，蒙托西埃班长不停地恫吓，却从来不惩罚人，64号警察不轻易发出警告，却动不动就做违警记录。这是他的性格。虽然有点阴险，却是一个优秀的仆人和忠诚的士兵。像狮子一样勇敢，像孩子一样温驯。他只知道执行命令。

“我对您说朝前走，难道您没听见！”

克兰克比尔有理由待着不走，这个理由在他看来太重要，他

不可能不认为它十分充分。他简单直率地提出他的这个理由：

"见鬼！我已经告诉您我在等我的钱。"

64号警察仅仅回答：

"您是要我办您个违警吗？您要的话，只管说一声好了。"

听到这番话，克兰克比尔慢慢地耸了耸肩膀，先用痛苦的目光朝警察望了一眼，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天。这种目光是在说：

"愿天主为我作证，我是一个藐视法律的人吗？我敢无视管理我的流动摊贩行业的那些法令和规章吗？早上五点钟，我上中央菜市场进货。从七点钟起，我就急急忙忙双手操起车把，嘴里吆喝：'卷心菜，萝卜，胡萝卜！'我今年整六十岁了。我已经疲惫不堪。可您竟问我是不是举起了反叛的黑旗。您在开玩笑，而且您这个玩笑开得可真残酷。"

也许是这道目光的表情警察没有注意到，也许是他从中没有发现可以为不服从辩解的理由，他用生硬而严厉的口气问是不是听明白了。

正好在这时候，蒙玛特街上发生了极其严重的车辆堵塞。出租马车，平板马车，家具运送马车，公共马车，四轮大车，你挤我，我挤你，仿佛牢牢地粘结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从它们乱哄哄的静止不动里升起了咒骂声和叫喊声。赶出租马车的车夫隔着老远跟肉铺伙计们慢条斯理地交换着英勇豪迈的骂街话；公共马车的赶车人认定克兰克比尔是交通堵塞的起因，管他叫"臭韭葱"。

这时候人行道上聚集着一些看热闹的人，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争执。警察看到自己受到注意，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只想着怎样显示显示自己的权威。

"很好，"他说。

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十分肮脏的小本子，和一支很短很短的铅笔。

克兰克比尔坚持自己的看法，听凭内心里的一股力量支配。况且他现在既不可能前进也不可能后退。他的手推车的轮子不幸被一辆送牛奶的车子的轮子卡住了。

他扯着鸭舌帽里的头发，大声叫嚷：

“我已经告诉您，我在等我的钱！真倒霉！真糟糕！真该死！”

这些话表达出来的虽然是失望多于反抗，64号警察听了却认为自己受到了辱骂。在他看来，一切辱骂都必定具有“打死母牛！”这个传统的、惯用的、固定的、仪式般的，甚至可以说是宗教仪式般的形式。就是在这个形式之下，他本能地把轻罪犯人的话收进他的耳朵，并且在他的耳朵里凝固起来。

“啊！您说过：‘打死母牛！’很好。跟我走。”

克兰克比尔在极度的惊愕和苦恼中，一双被太阳晒坏的大眼睛望着64号警察，两条胳膊交叉地放在蓝罩衫上，用他那时而像从头顶心冒出来的，时而又像从脚后跟冒出来的微弱嗓音嚷道：

“我说过：‘打死母牛’？我？……啊！”

这次拘捕赢来了店员们和小孩子们的一片笑声。它满足了凡是聚集在一起的人群都对卑鄙的和暴力的场面感到的爱好。但是有一位神色忧郁的老人，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一顶大礼帽，从围观的人群中挤过去，走到警察跟前，很温和、很坚决地低声对他说：

“您听错了。这个人没有骂您。”

“您管您自己的事去吧，”警察回答他，并没有大声恫吓，因

为他是在跟一个穿戴整洁的人说话。

老人非常冷静而又非常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警察命令他去向警察分局局长解释。

在这同时克兰克比尔嚷道：

"这么说，我说过'打死母牛！'啊！……"

正在他说这些表示惊讶的话时，鞋铺老板娘贝亚尔太太手里攥着十四个苏，朝他走来。但是64号警察已经揪住他的领子，贝亚尔太太心里想，欠一个被带到警察局去的人的钱是用不着还的，于是把十四个苏放进自己的围裙口袋。

克兰克比尔突然看到车子被扣押，自己失去自由，脚底下出现无底深渊，太阳也变得暗淡无光，他低声抱怨：

"怎么会这样！……"

在分局局长面前，老人声称，由于车辆堵塞他逗留在路上，亲眼看见了发生的这件事，他肯定警察没有受到辱骂，是警察听错了。他说出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大卫·马蒂厄医生，昂布鲁瓦兹-帕雷医院的主任医师，四级荣誉勋位获得者。换了在别的时候，这样的证词足够让分局局长了解事实的真相。但是在当时的法国，学者是受到怀疑的。

克兰克比尔继续被拘押，他在拘押室里过夜，第二天早上被用囚车送到拘留所。

监禁在他看来并不是痛苦的，也不是丢人的。他觉得监禁是必不可少的。跨进监狱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墙壁和方砖地面干干净净。他说：

"要说干净，这可真是个干净的地方。不错！简直可以在地上吃饭。"

他被单独扔下以后，想把他的凳子往外挪挪，但是他发现凳

子固定在墙上，不禁出声地表示出他的惊奇：

“多怪的主意！可以肯定，这种事我就想不出来。”

他坐下来，转动着两个大拇指，继续留在惊讶之中。寂静和孤独压得他心里难受。他感到无聊，忐忑不安地想着他那辆被扣押的车子，车上还满载着卷心菜、胡萝卜、芹菜、野苣和蒲公英。他焦虑地问自己：

“他们把我的车子藏到哪儿去了？”

第三天他的律师勒梅尔先生来探望他。勒梅尔是巴黎律师公会最年轻的会员之一，“法兰西爱国协会”的一个分会会长。

克兰克比尔尽量把自己的案子讲给他听，这对他说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不习惯说话。不过，只要略微给他一点帮助，也许他可以讲清楚。但是他的律师对他说的全都抱着不相信的态度，一边摇头，一边翻着文件，低声说：

“哼！哼！这些我在案卷里完全看不到……”

接着他带着一点厌烦，捻着金黄色小胡子说：

“为了您的利益，也许最好还是坦白招认。至于我，我认为您采取矢口否认的态度笨拙得出奇。”

从这时候起，克兰克比尔如果知道自己应该招认什么，他是会招认出来的。

3　克兰克比尔出庭受审

布里什庭长实实足足用了六分钟的时间来审问克兰克比尔。如果被告回答向他提出的那些问题，这次审问一定能把案情问得比较清楚。但是克兰克比尔不惯于争辩，在这样的一群人中间，尊敬和恐惧封住了他的嘴。因此他保持沉默；庭长自己

来作出回答；他的回答是让人受不了的。最后他作出结论：

"总之，您承认说过：'打死母牛！'"

"我说过：'打死母牛！'是因为警察先生说过：'打死母牛！'是那时候我说过：'打死母牛！'"

他是想说明他受到出乎意外的指责，不免大吃一惊，在惊慌失措中重复说了别人误认为是他说的，而他肯定没有说过的话。他说："打死母牛！"意思是："我！说辱骂人的话，您会相信吗？"

布里什庭长先生并不这么理解。他说：

"您认为是警察先这样喊的吗？"

克兰克比尔不想再解释。这太困难。

"您不坚持了。您做得对，"庭长说。

他传证人出庭。

64号警察，名字叫巴斯蒂安·玛特拉，他发了说实话，只说实话的誓言以后，提出以下的证词。

"十月二十日中午十二时，我正在值勤，注意到蒙玛特街上有一个人，看上去像一个流动商贩，他违反规章，把手推车停在328号旁边，这引起了一次车辆阻塞。我一连三次命令他朝前走，他拒不服从。当我警告他我要做违警记录时，他大声嚷着回答我：'打死母牛！'我认为这是侮辱性的。"

这段证词既有力量而又有分寸，法官们带着明显的满意神色听完。被告方面曾经提出传鞋铺老板娘贝亚尔太太和昂布鲁瓦兹-帕雷医院的主任医师大卫·马蒂厄先生出庭作证。贝亚尔太太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马蒂厄医生呢，当警察催商贩朝前走的时候，他正好在围观的人群中间。他的证词引来一段插曲。

"我亲眼目睹这场争吵，"他说。"我注意到警察听错了，他

没有受到辱骂。我过去向他指出这一点。警察坚持要拘押商贩，并且让我跟他上警察分局去一趟。我照他说的做了。我在分局局长面前把我的证言重新说了一遍。”

“您可以坐下了，”庭长说。“执达员，再传证人玛特拉上庭。”

“玛特拉，当您拘押被告的时候，马蒂厄医生没有向您指出您听错了吗？”

“换句话说，庭长先生，他辱骂了我。”

“他对您说什么？”

“他对我说：‘打死母牛！’”

从旁听席升起一阵哄闹声和笑声。

“您可以退下去了，”庭长急忙说。

他警告旁听席上的人，如果再出现这种不恰当的情况，他就要命令大家退出去。被告的律师扬扬得意地挥动他的长袍的袖子，这时候大家都认为克兰克比尔会被宣告无罪释放。

恢复平静以后，勒梅尔律师立起来。他用对警察的颂扬来开始他的辩护，“这些谦逊的社会公仆，他们靠了菲薄的薪金，忍受着劳累，冒着不断出现的危险，每日每时都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从前是士兵，现在仍然是士兵。士兵，这个词就足以说明一切……”

勒梅尔律师毫不费力地对军人的美德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不允许有人去碰军队一根汗毛，这支国家军队，他以自己属于它而感到自豪。”

庭长点头。

勒梅尔律师确实是服预备役的中尉军官。他还是老奥德里埃特区的民族主义派的候选人。

他继续说：

“是的，我当然不会低估治安警察每天对英勇的巴黎人民所作出的微薄的，但是珍贵的贡献。如果我把克兰克比尔看成是一个老兵的侮辱者，我决不会同意，先生们，在你们面前为他辩护。我的委托人被控告说过：‘打死母牛！’这句话的意思并非含糊不清。如果你们翻开《俚语词典》，你们会看到：‘母牛般的人：懒惰的人，游手好闲的人，像一条母牛那样懒洋洋躺着不干活的人。’‘母牛：卖身投靠警察局的人，密探。’‘打死母牛！’在某些人中间确有这个说法。但是问题归根结蒂在这里：克兰克比尔是怎么说的？甚至他说过吗？先生们，请允许我表示怀疑。

“我深信玛特拉警察决不会有丝毫恶意。但是，正像我们说过的，他是在完成一桩艰难的任务。他有时会精疲力尽，疲惫不堪，劳累过度。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成为一种听幻觉的受害者。先生们，他来对你们说，大卫·马蒂厄医生，四级荣誉勋位获得者，昂布鲁瓦兹-帕雷医院的主任医师，科学界的泰斗和上流社会人士，也喊过：‘打死母牛！’我们不得不承认玛特拉受到顽念症的困扰，如果用词不太过分的话，应该说是受到被迫害妄想的折磨。

“即使克兰克比尔喊过：‘打死母牛！’还有待知道的是这句话在他嘴里是不是构成犯罪的性质。克兰克比尔是一个被放荡生活和酗酒毁掉的流动女商贩的私生子，他生下来就患有酒精中毒。你们在这儿看见的他被六十年的贫困生活折磨得头脑迟钝。先生们，你们会说他对自己的行为是不承担责任的。”

勒梅尔律师坐下来，布里什庭长先生低声含糊地念判决书，判热罗姆·克兰克比尔十五天监禁和五十法郎罚款。法庭相信的是警察玛特拉的证词。

克兰克比尔被押着走过法院的那些阴暗的长走廊，他感到

非常需要得到别人的同情。他朝押送他的巴黎保安警察转过脸去，叫了三遍：

“老总！……老总！……嗯？老总！……”

他叹了一口气，说：

“要是半个月前有人告诉我会遇到我现在遇到的事，那就好了！……”

接着他又这么考虑：

“这些先生，他们讲得太快。他们讲是讲得好，可就是讲得太快。让人没法跟他们解释……老总，您不认为他们讲得太快吗？”

但是那个当兵的继续朝前走，既没有回答，也没有转过脸来。

克兰克比尔问他：

“为什么您不回答我？”

那个当兵的保持沉默。克兰克比尔悲痛地对他说：

“人们跟狗还说说话。为什么您不跟我说话？您老不张嘴，难道不怕它发臭吗？”

4 为布里什庭长辩解

判决书宣读以后，书记官已经在传讯另外一个案子的当事人出庭，有几个旁听的人和两三位律师离开了审判厅。走出来的人对克兰克比尔案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他们不感兴趣，也就不再去想它了。只有偶尔来到法院旁听的铜版画家让·莱密特先生一个人还在思考他刚才的所见所闻。

他把手搭在约瑟夫·奥帕雷律师的肩膀上，说：

"应该赞扬布里什庭长的，是他能够使自己防止我们心里容易产生的那种无益的好奇，避免什么都想知道的那种智力上的骄傲。法官如果把玛特拉警察和大卫·马蒂厄医生的互相矛盾的证词进行权衡比较，就会走上一条只能遇到怀疑和犹豫的道路。按照批判的原则去研究事实的方法，是和良好的审判制度不相容的。如果法官轻率地照这种方针去办，他的审判就得取决于他个人的智慧和人类的弱点，而个人的智慧经常是有限的，人类的弱点却又是经常存在的。他的权威性又能有多大呢？我们无法否认，历史的方法完全不能把他所需要的确信无疑提供给他。只要回想一下沃尔特·罗利①的故事就可以明白了。

"沃尔特·罗利被囚禁在伦敦塔里，有一天他跟平常一样写他的《世界史》的第二部分，窗外传来了吵架声。他过去看这些人争吵，等他继续工作时，他想他已经把他们观察得很清楚了。但是第二天，他和他的一个当时在场，甚至还参加争吵的朋友谈起这件事，他说出的每一点都遭到他这个朋友的反驳。考虑到对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事都可能弄错，要想知道一些遥远年代的事的真实情况，那就不知有多么困难了，于是他把他的历史书的手稿扔到了火里。

"如果法官们有和沃尔特·罗利相同的顾虑，他们也会把他们的审讯记录扔进火里。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权利。他们如果这么做，就是否定审判，就是犯罪。应该放弃的是知道真相，而不应该是放弃审判。那些希望法庭的判决建立在对事实进行系统

---

① 沃尔特·罗利(1552—1618)：英国朝臣、探险家、史学家、诗人。曾多次入狱，其中一次因阴谋背叛国王的嫌疑被判死刑，但刑期无限展延。囚禁于伦敦塔，十二年后受命去美洲寻找黄金，结果失败而归，被执行死刑。主要著作有未完成的《世界史》等。

研究的基础上的人，是危险的诡辩家，是民事审判和军事审判的居心险恶的敌人。布里什庭长具有法学头脑，他决不会让他的判决取决于理智和科学，因为从理智和科学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引起永无休止的争论。他把判决建立在一些信条的基础上，牢牢树立在传统之上，因此他的判决书具有和教会的戒律相等的权威。他的判决是合乎教规的。我的意思是，他是从一定数目的神圣教规里得出它们来的。比方说，您看看他是怎样对证词进行分类的，他不是按照可能性的以及人的诚实性的那些靠不住的、迷惑人的特征，而是按照一些本质的、不变的、明显的特征。他用武器作为砝码来衡量它们。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简单，同时又更聪明呢？他认为一个治安警察的证词是驳不倒的，因为他抛开了这个治安警察的人性，作为花名册上的一个号码，按照理想警察组织的分类，形而上学地来设想他。并不是科西嘉①的琴托山的巴斯蒂安·玛特拉在他看来不可能犯错误。他从来就不认为巴斯蒂安·玛特拉具有高超的观察力，能使用精确的、严密的方法来观察事实。老实说吧，他考虑的不是巴斯蒂安·玛特拉，而是64号警察。他想，人是会犯错误的。比埃尔和保尔可能犯错误。笛卡儿②和伽桑狄③，莱布尼茨④和牛顿⑤，比

---

① 科西嘉：地中海西部的岛屿，是法国的一省。最高点琴托山海拔2,706米。

② 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主要著作有《方法论》等。

③ 伽桑狄（1592—1655）：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主要著作有《伊壁鸠鲁哲学大全》。

④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除大量手稿外，还有《单子论》等。

⑤ 牛顿（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主要著作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夏①和克劳德·贝尔纳②，都可能犯过错误。我们所有的人随时随地都可能犯错误。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多得数不清。五官的感觉以及头脑的判断，是错觉的源泉，是无法树立信心的起因。不应该信赖某一个人的证词：Testis unus, testis nullus。③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号码，琴托山的巴斯蒂安·玛特拉是会犯错误的。但是64号警察，去掉了人的本性，是不会犯错误的。这是一个实体。这样的实体，完全没有人所具有的使人糊涂，使人变坏，使人上当受骗的东西。它是纯粹的，经久不变的，毫不掺假的。因此法庭一点也不犹豫地就屏弃了大卫·马蒂厄先生的证词，因为他是一个人，接受了64号警察的证词，因为他是一个纯概念，如同降临法庭作证的一道天主的灵光。

"布里什庭长这么做，可以保证自己达到一种不犯错误的境地，这也是一个法官所能企求的唯一的一种不犯错误的境地。当作证的人佩带军刀时，应该听取的是军刀的陈述，而不是人的陈述。人应该受到蔑视，他可能犯错误。军刀却不应该受到蔑视，它永远是正确的。布里什庭长对法律的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社会建立在武力之上，武力作为社会的庄严基础应该受到敬重。审判就是行使武力。布里什庭长知道64号警察是最高政权的一个小小部分。最高政权存在于它的每一位官员的身上。破坏64号警察的权威，这就是削弱国家。正如波舒哀④用他那卓越的语言说的，吃朝鲜蓟的一片叶子，这就是吃朝鲜蓟。(《从〈圣经〉

① 比夏(1771—1802)：法国解剖学家、生理学家。主要著作有《普通解剖学》。

② 克劳德·贝尔纳(1813—1878)：法国生理学家。

③ 拉丁文，意思是：单独一人作证，不足为证。

④ 波舒哀(1627—1704)：法国作家。曾任主教和宫廷教师。著有说教词一百四十余篇，宣扬天主教教义。

中得出的政策》passim[①])

"一个国家的所有利剑都是指向同一个方向。使它们互相对立，就是颠覆共和国。因此，犯人克兰克比尔根据64号警察的证词，被公正地判处十五天监禁和五十法郎罚款。我仿佛听见布里什庭长亲自在说明激发他作出这个判决的那些崇高而堂皇的理由。我仿佛听见他说：

"'我按照64号警察的证词判决这个人，是因为64号警察来自公安武装力量。为了让你们看清我的明智，你们只要想像一下我采取相反的做法。您将立刻看到这会有多么荒唐。因为如果我作出反对武力的判决，我的判决就不会被执行。请注意，先生们，法官们只有在武力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服从。没有宪兵，法官只是一个可怜的空想家。如果我判一个宪兵不对，我就会损害到我自己。况且法律的精神也反对这么做。解除强者的武装和武装弱者，这就意味着改变社会秩序，而我的使命却是保存它。司法就是对成为既成事实的不公正行为的认可。有谁看见它反对过征服者，和篡权者对立过？当一个不合法的政权建立起来时，司法的任务仅仅是承认它，使它合法。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手续；犯罪和清白之间只隔着薄薄的一层印花公文纸。克兰克比尔，要看您是不是能变为最强者。如果在叫喊："打死母牛！"以后，您能使您自己被宣布为皇帝、独裁者、共和国总统，或者仅仅是市议员，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决不会判处您十五天监禁和五十法郎罚款。我会免除您一切处分。这一点您可以相信我。'

"布里什庭长毫无疑问会这么说，因为他具有法学头脑，他知道一位法官对社会负有什么职责。他始终有条不紊、勤勤恳

---

① 拉丁文，意思是：多处，若干处（用于书中对引文的注记）。

恳地保护社会的原则。司法是属于社会的。只有存心不良的人才希望它是人道的，富有同情心的。进行审判靠的是固定不变的规则，而不是肉体的颤栗和智慧的闪现。特别是您别要求审判是公正的，它不需要是公正的，既然它本身就是公正，我甚至要对您说，公正的审判的概念只可能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头脑里产生。不错，马尼奥①庭长作出过公正的判决。但是他的那些判决都被撤消了，而这就是审判。

"真正的法官使用武器作砝码来权衡证词。这在克兰克比尔案件里以及其他那些比较出名的案件里都可以看出。"

让·莱密特先生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在休息室里踱来踱去。

约瑟夫·奥帕雷律师熟悉法院的情况，他搔着自己的鼻子尖，回答：

"您想听听我的意见吗？我不相信布里什庭长先生能达到这么高的形而上学的境界。依我看，他接受64号警察的证词，仅仅是做了他过去一直看见别人在做的事。应该到模仿里去寻找人类大部份行为的理由。一个所作所为符合惯例的人，将永远被认为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们把那些像别人一样做的人称为好人。"

5 克兰克比尔服从共和国法律

克兰克比尔被押回牢房，坐在他那张固定住的凳子上，心

① 马尼奥，一八四八年生。法国法官、政治家。一八八七年曾在法国夏托蒂埃里任法庭庭长，他的一些判决建立在公正而不是严格的法律的基础上，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毫不掩饰地进行抨击，为他赢来"好法官"的称号。

里充满了惊奇和钦佩。他自己并不清楚那些法官搞错了。法庭用庄严的形式掩盖了它那些内在的缺点。他不可能相信自己有理由反对法官，他连他们的话都没有听懂；他不可能想象在这样堂皇的一个仪式里会有什么问题。他既没有上教堂望过弥撒，也没有去过爱丽舍宫①，在他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见过什么能有轻罪法庭的审判这样壮观的场面。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没有喊过“打死母牛！”但是喊过而被判十五天徒刑，在他思想上，这是一个庄严的奥秘，是宗教信徒们信奉但并不了解的那种信条，是一个晦涩难懂的、光彩夺目的、值得崇拜而又十分可怕的神启。

这个可怜的老人承认自己因为神秘地冒犯了64号警察而有罪，正如上教理问答课的小伙子承认自己因为夏娃犯罪而有罪一样。他的判决告诉了他，他曾经喊过“打死母牛！”因此他是以一种神秘的、自己并不知道的方式喊过：“打死母牛！”他被送到了一个超自然的世界里。他的判决书就是他的启示录②。

如果说他对什么是犯法没有明确的认识，那么，对什么是刑罚他就更没有明确的认识了。他的被判刑在他看来是一件庄严的、宗教仪式般的、崇高的事，一件使人眼光缭乱的事，它不可能被理解，不可能被讨论，对它既不应该赞扬，也不应该抱怨。此时此刻即使看见布里什庭长头上环绕着光轮，张开白翅膀，从忽然开裂的天花板上飞下来，他也不会对这显示司法荣耀的新形式感到惊奇。他会对自己说：“这是在继续审理我的案子！”

第二天他的律师来看他！

---

① 爱丽舍宫：法国总统府。

② 启示录：《圣经·新约》最末一卷，叫《启示录》。第二部分以“见异象”的形式详列世界末日的灾难，既可怕而又令人无法理解。

"喂！老人家，情况还不算太坏吧？拿出勇气来！两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没有什么好过分抱怨的。"

"至于这个嘛，这些先生可以说是非常和气，非常有礼貌，没说一句粗话。我做梦也不会相信。那个老总还带着白手套。您没看见吗？"

"经过反复考虑，我们招认是招认对了。"

"可能。"

"克兰克比尔，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有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我引起他对您的处境的关心，为了您他交给我五十法郎，替您支付判处的罚金。"

"您什么时候把五十法郎给我？"

"五十法郎会付给法院书记室。您就不必管了。"

"反正一样。我还是要感谢那个人。"

克兰克比尔在沉思中低声说：

"我遇到的事可不寻常。"

"不要夸大，克兰克比尔。您的案子不是罕见的，决不是罕见的。"

"您能告诉我，他们把我的车子藏到哪儿去了吗？"

6 在舆论面前的克兰克比尔

克兰克比尔出狱以后，推着车子在蒙玛特街吆喝："卷心菜！萝卜！胡萝卜！"他对他的意外遭遇既不感到骄傲，也不感到羞愧。他没有留下什么苦痛的回忆。这在他心里就像是看了一场戏，出了一趟门，做了一场梦。他特别感到高兴的，是又能够走在城里泥泞的街上，看见头顶上像阳沟一样肮脏的、湿漉漉的天

空，他的城市里的可爱的天空。他在每一个街角都停下来喝上一杯；然后在手心吐上两口唾沫，润润长满老茧的手掌，操起车把，自由自在而又高高兴兴地推动车子。在他前面，那些像他一样起早、像他一样贫困的麻雀，正在街上找吃的，随着他那熟悉的吆喝声："卷心菜，萝卜！胡萝卜！"一群群地飞去。一个上了年纪的家庭主妇走过来，挑着芹菜，对他说：

"您遇到什么事了，克兰克比尔老爹？有三个星期没有见到您。您病了吗？您的脸色有点儿苍白。"

"告诉您吧，马约什太太，我享了几天清福。"

在他的生活里没有任何改变，除掉他上小酒馆比往常上得勤了，因为他思想上觉得好像是在过节，他认识了一些心地慈悲的人。他带着点醉意回到他的阁楼里，躺在床上，把街角卖栗子的商贩借给他当被盖的麻袋拉到身上，心里想："监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凡是您需要的那儿都有。不过不管怎样，还是自己家里好。"

他的高兴为时很短。很快他就发现那些女买主不给他好脸色看。

"新鲜芹菜，库安特罗太太！"

"我什么也不需要。"

"怎么，您什么也不需要？可是您并不单单靠空气生活呀。"

库安特罗太太没有回答，态度傲慢地回到她开的那家大面包铺里去。那些女店主和女看门人，从前老围着他那辆绿油油、花团锦簇的车子不肯走，现在见他来了就转过身去。他来到"护守天使"鞋铺，他正是在那儿出的事，闹得上了法庭。他大声叫喊：

"贝亚尔太太，贝亚尔太太，您上次还欠我十五个苏。"

但是贝亚尔太太坐在柜台里，连头也不屑回过来。

整条蒙玛特街都知道克兰克比尔老爹从监狱里放出来，整条蒙玛特街都不再认识他了。他判刑的消息一直传到了郊区，传到里歇街闹哄哄的街口。将近中午十二时，他在那儿发现他的忠实的好主顾洛尔太太，她身子俯在小马丹的车子上，正在挑一棵个儿很大的卷心菜。她的头发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像松松地盘起来的许多金线。小马丹，一个无赖，一个坏蛋，手搁在心口上，在向她发誓说，再没有比他卖的蔬菜更好的了。看到这个情况，克兰克比尔的心都快碎了。他把车子朝小马丹的车子推过去，用埋怨的、打颤的嗓音对洛尔太太说：

"背弃我这个老卖主可不好。"

洛尔太太，正像她自己承认的，不是什么公爵夫人。她对囚车和拘留所的看法也不是在上流社会里形成的。但是一个人干任何行当都可以是清清白白的，不是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不喜欢和一个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打交道。因此她仅仅装出一副厌恶的样子来作为对克兰克比尔的回答。老流动商贩感觉到自己受到了侮辱，大声吼道：

"臭婊子！去你的！"

洛尔太太放下手里的卷心菜，喊道：

"啊！滚开，老不死的惯犯！从监狱里放出来，还骂人！"

克兰克比尔如果冷静的话，就决不会责备洛尔太太干的行当。他清楚地知道，一个人在生活中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不能挑选自己的职业，而且不论干哪一行都有好人。他养成了慎重的习惯，从不过问那些女主顾都在家里干些什么，他对任何人都不蔑视。但是他已经气得发了狂。他接二连三地骂她臭婊子，烂货，骚娘儿们。看热闹的人在洛尔太太和克兰克比尔身

边围成一圈，听着他们你一句来，我一句去，不停地骂下去，如果不是一个警察突然出现，他们会一直骂到把肚子里存着的骂人话全部骂光。警察用他的沉默和不动，逼使他们也一下子变得和他一样沉默和不动。他们分开了。但是经过一场争吵，克兰克比尔在蒙玛特区和里歇街的人们的心目中，完全信誉扫地了。

7 后　果

老人一边走，一边嘟哝：

“肯定是个婊子。比这个女人更坏的婊子甚至没处找了。”

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并不因为这个责备她。他并不因为她是怎样一个人而看不起她。更确切地说，他反而因此更敬重她，因为他知道她生活节俭，为人规矩。从前他们喜欢在一起谈谈。她谈到她住在乡下的父母。他们俩怀有相同的愿望：种一片小园子，养养鸡。她是一个好主顾。看见她买小马丹这个坏蛋，这个无赖的卷心菜，心口上好像挨了一拳；等到他看见她装出瞧不起他的样子，无名火当然一下子就冒上来了。

最糟的是把他看成是败类的并不只有她一个人。再没有人愿意跟他来往了。面包铺老板娘库安特罗太太，“护守天使”的贝亚尔太太，也完全像洛尔太太一样看不起他，厌弃他。什么！整个社会都如此呢。

这么说，一个人蹲过十五天监牢，连卖韭葱都不配了！这公正吗？一个老实人，因为跟警察有过争执，就让他饿死，难道这合情合理吗？如果他不能再卖他的蔬菜，那他只有死路一条了。

正像酿坏了的葡萄酒一样，他变得尖酸刻薄。在跟洛尔太太吵过嘴以后，他现在跟人人都吵嘴。为了芝麻大的一点小事，他

就对那些女主顾说出他对她们的看法，而且请您相信，他说得直截了当，毫无掩饰。如果她们挑挑拣拣，时间稍微长一点，他就当着她们面骂她们小气鬼，穷光蛋。同样地在小酒馆里他也和同伴们争吵。他的朋友，那个卖栗子的商贩，简直认不出他来了，对人说这个该死的克兰克比尔老爹变成了一只刺猬。事实确实如此，他变得粗暴无礼，难以相处，而且说话粗鲁，贫嘴饶舌。这是因为他发现了社会不完善，然而对制度的弊病和必要的改革，却又不能像精神科学与政治学学院的教授那样轻而易举地表达出他的见解，况且他的思想并不是有条不紊地在他的头脑里活动的。

不幸使他变得不公正了。他向那些并不想伤害他的人进行报复，有时候还向比他弱小的人进行报复。有一次，他打了酒商的儿子阿尔方斯一个耳光，因为阿尔方斯问他蹲监狱好受不好受。他打了耳光，还对他说：

“坏小子！你爸爸卖劣质酒发横财，才该蹲监狱。”

他干出的事和说出的话并不能为他增添光彩，因为正像卖栗子的商贩向他公正地指出的，不应该打一个孩子，也不应该责备孩子有这样一个父亲，父亲不是孩子挑选的。

他开始喝酒。钱挣得越少，他烧酒喝得越多。从前他生活节俭，饮食有节制，所以连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改变都感到惊奇。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讲究吃喝的人，”他说。“看来一个人上了年纪，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有理智了。”

有时候他严厉地责备自己的行为不端和懒惰：

“我的老克兰克比尔，你除了大喝其酒以外没有别的用处了。”

有时候他自己欺骗自己，认为自己是出于需要才喝酒的：

“我需要像这样时不时喝上一杯，才有力气，才有精神。我

肚子里肯定有什么在燃烧。再没有比喝酒更能使人清凉解渴的了。”

他常常赶不上早上的蔬菜拍卖，只能添进一些赊给他的质量坏的货色。一天他感到两腿发软，心神疲惫，于是把车子留在车房里，一整天就在卖牛杂碎的萝丝太太的摊子周围，和中央菜市场的所有那些小酒馆门前转来转去。晚上，他坐在一个菜筐子上想心事，他意识到自己的衰退。他回想起他年轻时的体力和他从前干的活儿，他那长时间的辛劳和令他满意的收入，他那数不清的一模一样而又忙忙碌碌的日子；回想起夜里在中央菜市场周围踱来踱去，等着蔬菜批发的拍卖；回想起一抱抱捧到车子上，排列整齐的蔬菜，他仓促地一口气吞下去的泰奥多尔大娘那一杯滚烫的清咖啡，有力地紧握着的车把；回想起他的划破清晨空气、像鸡啼一样刚劲有力的吆喝声，他在人口稠密的街道上的奔波；回忆起他清白无辜的一生，在这一生中，他虽然是人，却像牲口一样含辛茹苦，在整整半个世纪里，用他那活动的货摊把菜园里收割的新鲜蔬菜送给那些受尽熬夜和忧虑折磨的市民。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

“是的！我失去了我从前的那股勇气。我完了。瓦罐不离井边碎。再说，自从打了那场官司，我的脾气完全变了。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人啦！”

最后他完全泄气了。一个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倒在地上，不可能再爬起来的人。过路人谁都会用脚踩他。

8 最后的后果

贫困，极度的贫困来了。老流动商贩从前从蒙玛特区带回

满袋子的一百苏一枚的钱币，如今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了。这是冬天。他被人从阁楼赶出来，睡在车库里，几辆手推车底下。雨一连下了二十四天，阴沟满得溢出来，车库里遍地是水。

他蹲在车子上，下面是臭烘烘的水，由蜘蛛、老鼠和饿猫陪伴着，在黑暗中想心事。一整天什么也没有下肚，也不再有卖栗子的商贩的麻袋可以盖在身上，他想起了政府供给他食宿的那两个星期。他羡慕那些不用忍饥挨冻的犯人的命运，忽然他有了一个主意：

“既然我知道这个窍门，为什么我不利用利用呢？”

他起身，来到街上。这时候刚过十一点钟。天气阴冷黑暗。下着蒙蒙细雨，比一般的雨还要凉，还要容易湿透衣裳。只有很少几个行人贴着墙匆匆走过。

克兰克比尔沿着圣厄斯塔什教堂走，拐进蒙玛特街。街上冷冷清清。一名警察立在教堂后部的圆室旁边，人行道的煤气路灯下。煤气火苗周围可以看见纷纷落下的橙黄色细雨丝。警察穿着带风帽的斗篷淋着。他看上去已经冻僵了，但是他或者是喜欢亮光而不喜欢黑暗，或者是走累了，一直停留在金属灯杆下面，说不定他还把它当成一个伙伴，一个朋友呢。这抖动的火苗是他在孤寂的黑夜里的唯一交谈对象。他那种静止不动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他的靴子倒映在如同一片湖水的、潮湿的人行道上，使他的下半身显得特别长，远远望过去，样子很像一头半个身子露出水面的两栖巨兽。离近了一看，他戴着风帽，拿着武器，既像个修道士，又像个军人。他的胖大的脸盘，在风帽的黑影里，显得更胖大；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忧郁的。他蓄着浓密的、短短的灰唇髭。这是个老警察，年纪四十来岁。

克兰克比尔慢慢走到他跟前，用犹豫不决的、微弱的嗓音对他说：

“打死母牛!”

接着他等待这句常用的话产生的效果。但是它没有引起任何效果。警察仍然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双臂在短斗篷里交叉着放在胸前。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在黑暗中闪出亮光，带着忧郁、警惕和轻蔑的眼神望着克兰克比尔。

克兰克比尔感到惊讶，但是他的决心多少还留下一点，他结结巴巴地说：

“打死母牛!我对您这么说过了。”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橙黄色的细雨落着，冷冰冰的黑暗笼罩着一切。警察终于开口了：

“不该这么说……真的不该这么说。在您这个年纪，应该比别人懂事……您走您的路吧。”

“为什么您不逮捕我?”克兰克比尔问。

警察摇摇潮湿的风帽里的脑袋：

“如果把所有说了不该说的话的酒鬼全都抓起来，那可就有事干了! ……再说，又有什么用呢?”

这种宽宏大量的轻蔑态度使克兰克比尔感到沮丧，他两只脚踩在水沟里，一声不响地愣了很长时间。在临走前，他想解释解释：

“我说：‘打死母牛!’不是为了您。也不是为了任何人说这句话，仅仅是为了一个主意。”

警察神情严肃，但是口气温和地回答：

“不管是为了一个主意还是为了别的，都不该说，因为一个人在尽他的职责，忍受着许多痛苦时，不应该拿一些无聊的话去

侮辱他……我再对您说一遍，您走您的路吧。”

克兰克比尔低着头，晃着胳膊，消失在雨夜的黑暗里。

皮 托 瓦

献给乔治·布兰代斯①

1

“我们童年时代的那座花园，”贝尔热雷先生说，“二十步就能走遍的那座花园，当时对我们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充满了欢笑和恐怖。”

“吕西安，你还记得皮托瓦吗？”佐埃像平时那样埋着头做针线活儿，抿紧嘴唇微笑着问。

“怎么不记得皮托瓦！……所有那些当我还是孩子时在我眼前出现过的人中间，皮托瓦最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他的脸上和他的性格的每一个特点都铭刻在我心中。他是尖脑袋……”

“低脑门，”佐埃小姐补充。

姐弟两人带着古怪的严肃表情，用没有变化的单调嗓音，就像在背诵一份体貌特征表似的轮流地一条条背诵着：

“低脑门。”

“两眼颜色不同。”

“眼神躲躲闪闪。”

“眼角有鱼尾纹。”

“高颧骨又红又亮。”

“耳轮不卷边。”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只有一直动个不停的双手暴露出他的思想。”

“消瘦，背有点儿驼，看上去很虚弱……”

“实际上力气大得出奇。”

“他用食指和大拇指能轻而易举地把一枚一百苏的硬币捏弯……”

“他的大拇指粗大无比。”

“他的嗓音是慢吞吞的……”

“而他的话语却甜如蜜。”

贝尔热雷先生突然激动地叫起来：

“佐埃！我们忘掉了‘头发黄和胡子稀疏’。让我们从头开始。”

波利娜惊讶地听着这次奇怪的背诵，她问她的父亲和她的姑姑，他们怎么能够把这段散文背下来，还有他们为什么要像背连祷文一样背它。

贝尔热雷先生神情严肃地回答：

“波利娜，你刚刚听见的，是供贝尔热雷家使用的一篇神圣的，我甚至可以说具有圣事仪式性质的文字。应该把它传给你，免得它跟着你姑姑和我一起消失。你的祖父，我的女儿，你的祖父埃卢瓦·贝尔热雷，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能用无聊东西戏弄他的人，他主要是由于这段文字的起源而非常重视它。他给它加

---

① 乔治·布兰代斯（1842—1927）：丹麦文艺评论家、文学史家。主要著作有《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六卷。法朗士和他相识。一九〇二年在巴黎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法朗士发表的演说非常著名。

了一个标题:《皮托瓦的解剖》。他经常说在某些方面他喜欢皮托瓦的解剖胜过卡雷斯姆普朗的解剖。'如果说克塞诺玛纳①所作的口述,'他说,'因为用词冷僻和高雅而比较博学,比较丰富,那么,对皮托瓦所做的描述就思想的明晰和文笔的清晰而言,却要远远地占上风。'这是他的评价,因为图尔的勒杜布尔博士②当时还没有讲解拉伯雷的第四卷书的第三十、三十一和三十二章。"

"我一点也听不懂,"波利娜说。

"这是因为你不认识皮托瓦,我的女儿。你应该知道皮托瓦是我童年和你佐埃姑姑童年最熟悉的人物。在你贝尔热雷祖父的家里,经常不断地谈到皮托瓦。有先有后,人人都相信看见过他。"

波利娜问:

"皮托瓦是谁?"

贝尔热雷先生没有回答,却笑起来了,贝尔热雷小姐也抿着嘴笑。

波利娜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她感到奇怪的是,她的姑姑笑得这么由衷,她感到更加奇怪的是,她的姑姑笑得跟她父亲是那么一致,那么协调。事实上这确实是件怪事,因为弟弟和姐姐性格完全不一样。

"爸爸,告诉我皮托瓦是什么人。既然你希望我知道他,那

---

① 克塞诺玛纳: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1494—1553)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中的人物。他是庞大固埃的旅伴,在该书第四卷内,他口述了对虚构人物"恪守斋戒者"卡雷斯姆普朗进行的戏谑性的解剖:"后脑勺好像提灯,理智如同凳子,……"

② 勒杜布尔博士(1848—1913),解剖学教授。著作有《拉伯雷——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

就告诉我吧。”

“皮托瓦，我的女儿，是园丁。他是阿图瓦①的体面农民的儿子，在圣奥梅尔培植苗木出售。但是他不能使他的顾客满意，因此生意亏了本。他放弃了买卖，去打短工。雇用他的那些人对他也并不总是满意。”

听了这些话，贝尔热雷小姐又笑了：

“你还记得，吕西安；我们的父亲在书桌上找不到墨水瓶、羽笔、蜡、剪刀的时候，就会说：‘我怀疑皮托瓦曾经走过这儿。’”

“啊！”贝尔热雷先生说，“皮托瓦没有一个好名声。”

“就这些？”波利娜问。

“不，我的女儿，不光这些。皮托瓦有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我们认识他，而且很熟悉，但是……”

“……他并不存在，”佐埃说。

贝尔热雷先生带着责备的神情望着他的姐姐：

“什么话，佐埃！为什么要说这样扫兴的话？皮托瓦不存在。佐埃你敢这样说吗？佐埃，你能这样肯定吗？在断言皮托瓦没有存在过，从来没有存在过以前，你曾经仔细考虑过存在的那些条件和存在的那些方式吗？皮托瓦存在过，我的姐姐。不过说真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存在。”

“我越听越不懂了，”波利娜泄气地说。

“事实真相等一会儿就会让你明白，我的女儿。要知道皮托瓦生下来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你的姑姑已经是个小姑娘。我们住在圣奥梅尔的郊区的一所小房子里。

---

① 阿图瓦：法国北部古省。圣奥梅尔这个城市就在这一地区，邻近比利时边境。

我们的父母在那儿过着安静的隐居生活，直到他们被圣奥梅尔的一个老太太发现，这个老太太叫科尔努叶太太，住在离城五法里以外，她的蒙普莱西尔庄园里，是我母亲的一个姑奶奶。她运用亲属权，要求我们的父母每个星期日到蒙普莱西尔去吃晚饭，在那儿他们却感到非常烦闷。她说星期日跟亲属在一起吃晚饭，是有教养的表现，只有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才不遵守这个古老的习俗。我的父亲在蒙普莱西尔烦闷得流眼泪。他的绝望让人看了难受。但是科尔努叶太太看不见。她什么也看不见。我的母亲比较有勇气。她和我父亲一样痛苦，也许还要痛苦，可是她在微笑。"

"女人生来就是为了受苦的，"佐埃说。

"佐埃，凡是活在世界上的，都注定了要受苦。我们的父母想拒绝这种可怕的邀请，可是拒绝不掉。科尔努叶太太的马车每个星期日下午来接他们。只好到蒙普莱西尔去；这是一个绝对不准摆脱的义务。这是一个既定的制度，只有反抗才能打破它。我的父亲最后起来反抗了，他发誓一次也不再接受科尔努叶太太的邀请，让我的母亲去负责寻找合情合理的借口和各式各样的理由来一次次地拒绝，而在这方面她却正是最没有能力的。我们的母亲不善于装假。"

"吕西安，你应该说她不愿意装假。她也能够像别人一样说谎。"

"不错，她有好理由时，她宁愿提出它们而不愿意编造一些坏理由。你还记得，我的姐姐，有一天她竟然在饭桌上说：'幸好佐埃得了百日咳，我们可以很长时间不到蒙普莱西尔去了。'"

"不过这是真的，"佐埃说。

"你痊愈了，佐埃。科尔努叶太太有一天来对我们的母亲说：

‘我的宝贝，我指望您和您的丈夫星期日到蒙普莱西尔来吃晚饭。’我们的母亲呢，她丈夫曾经特地叮嘱她向科尔努叶太太提出一个有效的拒绝理由；在这个困境之中，她提出一个毫不真实的理由。‘我感到非常遗憾，亲爱的太太，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星期日我等园丁来。’

“听了这句话，科尔努叶太太从客厅的落地长窗望出去，看了看那片荒芜的小花园，花园里的卫茅和丁香看上去好像从来没见过修枝刀，而且大概永远也不会见到修枝刀了。‘你等园丁！为什么？’——‘干花园里的活儿。’

“我的母亲不由自主地把眼睛转向她刚叫做花园的那四四方方一块长满野草和半野生植物的土地，惊恐地意识到她的谎话说得太不像真的了。‘这个人，’科尔努叶太太说，‘可以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二来您的……花园干活儿。况且，这样只有更好。星期日是不应该干活儿的。’——‘他平日很忙。’

“我常常注意到，最离奇、最荒唐的理由，最少遭到辩驳；它使对手张皇失措。科尔努叶太太坚持，不过就她这样一个不肯松口的人来说，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坚决了。坐在扶手椅上的她立起身来时，问：‘我的小宝贝，您的园丁，您叫他什么？’——‘皮托瓦，’我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回答。

“皮托瓦有了一个名字。从此以后他存在了。科尔努叶太太走了。嘴里咕哝着：‘皮托瓦！我好像知道这个名字。皮托瓦？皮托瓦！我太熟悉啦。但是我记不起来了……他住在什么地方？’——‘他打短工。在需要他的时候，让人到这个人家或者那个人家去叫他。’——‘啊！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一个流浪汉……一个无赖。要当心他，我的小宝贝。’

“皮托瓦从此有了一个性格。”

2

古班先生和让·马尔托先生突然来了，贝尔热雷先生向他们说明谈话的内容：

“我们刚谈到有一天我的母亲让他生下来就成为圣奥梅尔的园丁的那个人，我的母亲还给他起了个名字。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行动了。”

“敬爱的老师，请您再说一遍，好吗？”古班先生一边揩着夹鼻眼镜的镜片，一边说。

“好的，”贝尔热雷先生回答。“没有园丁。园丁不存在。我的母亲说：‘我等候园丁。’园丁就立刻存在。他开始行动。”

“敬爱的老师，”古班先生问，“既然他不存在，他怎么行动呢？”

“他有他的一种存在，”贝尔热雷先生回答。

“您的意思是说一种虚构的存在，”古班先生轻蔑地反驳。

“难道虚构的存在算不了什么吗？”老师叫起来。“那些神话人物不是能够对人起作用吗？考虑考虑神话，古班先生，您就会发现不是真实的有生命之物，而是想象的有生命之物对我们的心灵起着最深刻的、最持久的影响。到处而且永远都有一些有生命之物，他们并不比皮托瓦更具有真实性，但是他们却激起了人民的恨和爱，恐怖和希望，他们劝人犯罪，接受祭献，制造习俗和法律。古班先生，考虑考虑永恒的神话吧。皮托瓦是一个神话人物，我承认是最微贱的，而且是类别最低下的神话人物。粗野的萨堤罗斯①从前坐在我们北欧农民的饭桌上，被认为配得上出现在约尔丹斯②的油画里和拉封丹③的寓言里。西柯拉

克斯的多毛的儿子④进入了莎士比亚的崇高的世界。皮托瓦没有那么幸运，他将永远受到艺术家和诗人的鄙视。他缺乏伟大和奇特，缺乏风格和性格。他诞生在能读会写，却没有那种孕育神话的、迷人的想象力的人中间的一些过于通情达理的头脑里。我想，先生们，我已经说得足够让你们了解皮托瓦的真正性质。”

“我明白了，”古班先生说。

贝尔热雷先生继续说下去：

“皮托瓦存在过。我们可以保证。他存在过。考虑考虑，先生们，你们就会相信存在决不包含着物质，仅仅意味着属性和主体的联系，仅仅表达一种关系。”

“当然，”让·马尔托说，“但是没有属性的存在，这简直就是无。我忘了不知是谁从前说过：‘我是存在者。⑤’请原谅我的记忆力。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记住。但是这样说的不知其名的那一位，犯了一个罕见的疏忽。他用这句未经思考的话暗示他没有属性，失去一切关系，其实是宣布他并不存在，自己轻率地取消了自己。我敢打赌后来人们再也听不到谈起他。”

“您输了，”贝尔热雷先生反驳，“他纠正了这句利己主义的话造成的坏影响，给自己添加了一大堆一大堆的形容词，人们谈

① 萨堤罗斯：森林之神，长有公羊的角、腿和尾巴的半人半山羊怪物。性好欢娱，耽于淫欲。

② 约尔丹斯（1593—1678）：佛朗德斯画家。他有一幅油画叫《萨堤罗斯在农人家作客》。

③ 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他有一首寓言诗叫《萨堤罗斯和旅人》。参见第79页注②。

④ 西柯拉克斯的多毛的儿子：西柯拉克斯是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1564—1616）的剧本《暴风雨》中的巫婆，她的多毛的儿子，即卡利班，半兽人，是大自然中的恶的力量的化身。

⑤ 说这句话的应该是天主，因为这句话见于《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是神对摩西说的。

到他的时候非常多，而且谈的人常常是在缺乏理智的情况下。"

"我不明白，"古班先生说。

"无须乎明白，"让·马尔托回答。

他求贝尔热雷先生谈皮托瓦。

"您向我提出这个要求，真是太好了，"老师说。"皮托瓦于十九世纪下半叶降生于圣奥梅尔。他如果早几个世纪降生在阿登森林①里或者布罗塞利昂德森林②里，那就好了。那时候他就会是一个绝顶聪明的邪恶的神灵。"

"喝杯茶，古班先生，"波利娜说。

"难道说皮托瓦是一个邪恶的神灵？"让·马尔托问。

"他是邪恶的，"贝尔热雷先生回答；"从某方面来讲他是，但不是绝对是。他就像有些魔鬼一样，人们说那些魔鬼很坏，但是经常和他们来往以后，在他们身上又发现了不少优良品质。我倾向于相信人们对皮托瓦的看法不公正。科尔努叶太太对他抱有成见，立刻就怀疑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一个贼，她考虑到我的母亲并不富有，既然我的母亲雇用他，那就是说他很容易满足；她心里琢磨，雇他干活儿，比起她的园丁来，是不是有利可图，她那个园丁虽然名声很好，但是要价也太高。当时正进入修剪紫杉的季节。她想，如果贫穷的埃卢瓦·贝尔热雷太太付给皮托瓦的并不多，那么富有的她自己付给的还可以少些，因为富人比穷人付的少，这是惯例。她已经看见她在紫杉被修剪成墙状、球状和金字塔状，而她并没有花费很多钱。'我要监视皮托瓦，'她对自己说，'防他偷懒，防他偷我的东西。我没有任何危险，好处却不小。这些流浪汉干起活儿来有时候比诚实的工人灵巧。'

---

① 阿登森林：法国东北阿登省北部的潮湿森林高原。

② 布罗塞利昂德森林：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大森林。

她决定试一试，对我的母亲说：‘小宝贝，打发皮托瓦上我这儿来。我要让他在蒙普莱西尔干活儿。’我的母亲一口答应。她巴不得能办到，但是说真的，这办不到。科尔努叶太太在蒙普莱西尔等皮托瓦，没有等到。她这个人有了什么念头，就不肯改变，有了什么计划，就坚持到底。她再见到我的母亲时，向我母亲抱怨没有得到皮托瓦的消息。‘小宝贝，难道您没有告诉他我在等他？’——‘告诉了！不过他这个人脾气很特别，很古怪……’——‘啊！我了解这种人。我完完全全了解您的皮托瓦。但是没有一个工人脾气会这么古怪，居然拒绝来蒙普莱西尔干活儿，我的房子是有名的，我想。皮托瓦会来听候我的差遣，而且会火速地赶来，我的小宝贝。您只要告诉我他住在哪儿；我亲自去找他。’我的母亲回答说，她不知道皮托瓦住在哪儿，谁也不知道他有个住处，他飘泊无定。‘我没有再见到他，太太。我相信他藏起来了。’她还能说得更好吗？

“然而科尔努叶太太不是没有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听我母亲说，她疑心我母亲害怕会失掉皮托瓦，或者会使他变得要求高起来，所以欺骗他，让人寻找不到他。她认为我母亲这个人实在太自私。有许多普遍为人接受，而且历史也认可的判断，理由和这个判断一样充足。”

“这倒是真的，”波利娜说。

“什么是真的？”半睡半醒的佐埃问道。

“历史的判断常常是错误的。我记得，爸爸，有一天你曾经说过：‘罗兰夫人①非常天真，她求助于公正的后代，却没有看出，如果她的同时代人是一些邪恶的猴子，他们的后代就也是由

① 罗兰夫人（1754—1793）：参见第386页注①。

邪恶的猴子所组成的。”

“波利娜，”佐埃小姐严肃地问，“皮托瓦的历史与你刚说的有什么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我的姑姑。”

“我看不出。”

贝尔热雷先生并不讨厌扯开话题，他回答他的女儿：

“如果所有的不公正在这个世界上最终都能得到纠正，那就决不会为了这些纠正去想出另外一个世界了。怎么能希望后代公正地判断所有的死者呢？怎么能到他们逃入其中的黑暗里去讯问他们呢？等到可以对他们公正的时候来到，早把他们给忘了。但是人能公正吗？公正又是什么呢？至少科尔努叶太太到最后不得不承认我的母亲没有欺骗她，皮托瓦是寻找不到的。

“然而她并没有放弃找到他的打算。她询问所有的亲戚、朋友、邻居、仆人、供应商，是否认识皮托瓦。只有两三个人回答说，他们从来没听人谈起过。大部分人都深信曾经见过他。‘我听到过这个名字，’厨娘说，‘但是我不能把脸和这个名字对上号。’——‘皮托瓦！我太熟啦，’养路工人搔着耳朵说，‘不过我实在不能告诉您这是谁。’最准确的消息来自注册费征收员布莱斯先生，他宣称，彗星发现年① 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他曾经雇皮托瓦到他院子里劈过木柴。

“一天上午，科尔努叶太太突然气喘吁吁地来到我父亲的书房：‘我刚看见皮托瓦。’——‘啊！’——‘我看见他了。’——‘您这么相信？’——‘我完全可以肯定。他贴着唐尚先生家的墙走。

① 彗星发现年：指一八五八年，该年出现肉眼能见的大彗星。

后来他拐进女修道院长街，走得很快。我失掉了他的踪影。'——'这真的是他吗?'——'毫无疑问。五十来岁，瘦瘦的，驼背，神情像一个流浪汉，穿一件肮脏的工作罩衫。'——'这个体貌特征，'我的父亲说，'倒确实可以配到皮托瓦身上。'——'您相信了吧！况且我叫过他。我大声喊："皮托瓦！"他还回过头来。'——'这正是保安警察为了核实被他们追捕的罪犯的身份，'我的父亲说，'所使用的方法。'——'我不是对您说过，这确实是他！……您的皮托瓦，我到底还是能够把他找到了。嗯！这是一个相貌可疑的人。您和您的妻子，你们把他雇到家里来，未免太冒失了。我会看相，尽管我只能从背后看见他，我还是可以发誓说这是一个贼，也许是一个杀人犯。他的耳朵没有卷边的耳轮，这是一个骗不了人的特征。'——'啊！您注意到他的耳朵没有卷边的耳轮？'——'任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亲爱的贝尔热雷先生，如果您不愿意连同您的妻子和您的孩子被杀害，那就别让皮托瓦再进您的家门。有个建议：把您的锁全都换掉。'

"谁知过了没有几天，科尔努叶太太的菜园里的甜瓜给人偷走了三只。贼没有能够抓到，她于是怀疑到皮托瓦。宪兵被叫到蒙普莱西尔来，他们察看现场，证实了科尔努叶太太的怀疑。当时有个小偷团伙蹂躏当地人家的园子。但是这一次偷盗看上去像是单独一个人干的，而且干得非常高明。没有一点破坏围墙的痕迹，潮湿的泥地上也没有留下鞋印。这个贼只可能是皮托瓦。这是宪兵班长的意见，皮托瓦的情况他知道得很详细，他保证把这个家伙抓住。

"《圣奥梅尔日报》专为科尔努叶太太的三个甜瓜发表了一篇文章。报纸说：'低脑门，两眼颜色不同，眼神躲躲闪闪，眼角有鱼尾纹，高颧骨又红又亮。耳轮不卷边。消瘦，背有点儿驼，看

上去很虚弱，实际上力气大得出奇：用食指和大拇指能轻而易举地把一枚一百苏的硬币捏弯。'

"报纸上还断言，有充分理由把长长的一连串手法极其高超的窃案都归咎于他。

"全城的人都关心皮托瓦。有一天传说他被抓住，关进了监狱。但是不久以后又弄清楚了，被当成他抓住的人是一个叫里戈贝尔的历书贩子。因为对他提不出犯有任何罪行的指控，所以在十四个月的羁押以后把他释放了。皮托瓦依然无法找到。科尔努叶太太成了一件新的盗窃案的受害者，这件盗窃案比头一件还要胆大。有人从她的餐具橱里偷走了三把小银调羹。

"她认出了皮托瓦的手法，叫人给她的卧房门加了一条铁链子，从此再也睡不安稳了。"

3

晚上十点钟左右，波利娜已经回到她的卧房去，贝尔热雷小姐对她的弟弟说：

"不要忘了讲讲皮托瓦是怎样勾引科尔努叶太太的厨娘的。"

"我已经想到了，我的姐姐，"贝尔热雷先生回答。"漏掉这件事，整个故事就会失去最精彩的部份。但是一切都应该有个先后次序。司法部门经过仔细搜查，没有查到皮托瓦。等大家都知道他无法找到以后，每个人都把找到他看成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在圣奥梅尔城内外有不少机灵的人，因此皮托瓦在同一时间被人在大街上、田野里和树林里看见。这样一来他的性格又加上了一个特征。他被认为具有许许多多民间英雄都具有的

分身术。一个人能在转眼之间跨越很长的距离，而且突然一下子出现在料不到他会出现的地方，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恐惧。皮托瓦成了圣奥梅尔的危险人物。科尔努叶太太坚信皮托瓦偷了她的三只甜瓜和三把小调羹，她生活在恐惧之中，她在蒙普莱西尔设置了层层障碍保护自己。门闩、栅栏和锁都不能使她放心。皮托瓦对她说来是一种极其稀薄的存在，隔着门也可以透进去。家里发生的一件事更使她的恐惧成倍增加。她的厨娘被人引诱成奸，到了这个过失不能再隐瞒的时候，厨娘却固执地不肯说出诱奸者是谁。”

“她的名字叫居迪尔，”佐埃小姐说。

“她的名字叫居迪尔，人们都相信她下巴上长的那一撮开叉的长胡子能保护她避免爱情的危险。一撮突然长出来的胡子曾经保护过如今在布拉格受到崇敬的那个圣洁的国王女儿①的童贞。但是一撮不再青春年少的胡子，却不足以保卫居迪尔的贞洁。科尔努叶太太逼居迪尔说出那个欺骗她，接着又听任她陷在困境中的男人的名字。居迪尔泪如雨下，却保持沉默。请求，威胁，都不起任何作用。科尔努叶太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仔细调查。她巧妙地询问她的男女邻居和供应商，园丁，养路工人，宪兵们，但是她没有查出一点有关罪人的线索。她重新试图让居迪尔完全招认出来。‘为了您的利益，居迪尔，告诉我是谁。’居迪尔仍旧一声不吭。科尔努叶太太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恍然大悟：‘是皮托瓦！’女厨子流着眼泪，没有回答。‘是皮托瓦！我怎么早没有猜到呢？是皮托瓦！不幸的女人！不幸的女人！不幸

① 显然指中世纪天主教传说中的基督教的殉教女圣徒利博拉特公主。她为了摆脱与异教徒的婚姻，祈求天主让她长胡子，后来为其震怒的父亲下令钉上十字架。

的女人!’

“科尔努叶太太从此相信是皮托瓦让她的女厨子怀上孩子的。在圣奥梅尔，从法院院长到点路灯工人的那条小狗，谁都认识居迪尔和她的菜篮子。听到皮托瓦诱奸居迪尔的消息，整个城里充满了惊讶、赞赏和快乐的气氛。皮托瓦被颂扬成为一个所向无敌的大英雄和见一个女人爱一个女人的多情种子。人们根据一些细微的迹象，断定他是当年出世的其他五六个孩子的父亲，这五六个孩子就等待着他们的幸福和他们给他们母亲带来的快乐而言，还是不出世为好。特别被人提到的有‘渔夫聚’酒店老板马雷夏尔先生的女仆，一个送面包的女人，还有羊羔桥的那个驼背姑娘，她们顺从了皮托瓦，一个个都添了一个孩子。‘怪物!’那些大嫂子大声嚷道。

“皮托瓦，这个不可见的萨堤罗斯，以无法弥补的不幸威胁着一个城市的所有少女，据那些老年人说，有史以来，这个城市的姑娘一直是平安无事的。

“他就这样不断在城里和四乡出没，但是跟我们家仍然保持着无数微妙的联系。他在我们家门口经过，甚至我们相信他有时翻进我们花园的围墙。我们从来没有正面看见过他。但是我们随时随刻都认出他的影子，他的声音，他的脚印。不止一次我们相信在暮色中，一条路的拐弯处，看见他的背影。在我姐姐和我的眼中，他的性格有了一些改变。仍然是邪恶的，尽干坏事的，但是他变得稚气了，变得很天真。他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富有真实性，但是我敢说，更富有诗意了。他进入了童话的天真的圈子。他变成了吃人妖怪，变成了鞭子老头儿，变成了晚上来使小孩子眼睛困得睁不开的那个砂贩子。他不是夜间在马厩里弄乱马尾巴的那个淘气的小妖精。没有那么富有乡村气，没有那么可爱，但是

同样天真而调皮，他给我的姐姐的布娃娃用墨水画上小胡子。我们躺在我们的床上，在睡着以前听见他的声音：他在房顶上跟猫一起哭泣，他跟狗一起吠叫，他使壁炉炉膛里充满了呻吟声，他在街上模仿迟迟不回家的醉鬼唱歌。

"皮托瓦之所以经常出现，我们之所以对他很熟悉又感兴趣，是因为对他的记忆跟我们周围的所有东西结合在一起。佐埃的布娃娃，我的被他把纸页搞乱弄脏了那么多次的练习簿，我们曾经看见顶上有他的红眼睛在黑暗中发光的花园围墙，一天夜里如果不是严寒冻裂，可以肯定是他摔裂彩釉陶瓷花盆；树木，街道，长凳，一切都使我们想起皮托瓦，我们的皮托瓦，孩子们的皮托瓦，具有地方色彩和神秘色彩的人物。就优雅和诗意来说，他比不上最笨拙的羊腿潘①，西西里或帖萨里亚的最迟钝的法翁②。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半神。

"对我们的父亲来说，他具有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性格。他是象征性的，具有哲学意义的。我们的父亲对人类怀有极大的怜悯。他不相信人类是很理智的。人类的错误，如果不是残酷性质的，就会让他觉得有趣，就会使他露出微笑。相信皮托瓦的存在，如同是人类一切信仰的一个缩影和一个概括，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喜欢冷嘲热讽，挖苦奚落，因此他谈到皮托瓦，就像谈的是一个真正存在的人。他有时候口气是那么坚决，而且把细节讲得那么准确，我的母亲听了不免感到惊奇，天真地对他说：'你好像当真事谈了，亲爱的；可是你明明知道……'

---

① 羊腿潘：是希腊神话中山林畜牧神潘的绰号，因为他的身体是人，腿和脚是羊，头上有角。他爱好音乐，创制排箫，还带领山林女神舞蹈嬉戏。

② 法翁：罗马神话中的农牧之神。半人半羊。类似希腊神话中的潘。

“他严肃地回答：‘整个圣奥梅尔都相信皮托瓦存在。如果我否认他的存在，我还会是一个好公民吗？公众相信的事，在否定它以前，应该再三考虑。’

“只有心地十分正直的人才会有这样的顾虑。其实我的父亲是伽桑狄学说的信奉者。他要让个人的意见和公众的意见取得一致，像圣奥梅尔人一样相信皮托瓦的存在，但是他决不允许自己直接干预甜瓜的偷盗事件和厨娘的被诱奸事件。总之，他作为圣奥梅尔的好公民，公开表示他相信皮托瓦的存在，但是在解释城里发生的那些事时他撇开了皮托瓦。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正如其他情况下一样，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头脑的人。

“至于我们的母亲，她认为自己对皮托瓦的降生人世应该负点责任，而且这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皮托瓦毕竟是从我们母亲的一句谎话里产生出来的，正如卡利班①是从诗人的谎话里产生出来一样。这两桩罪过当然不相等，我母亲的罪没有莎士比亚那么大。然而她感到惊慌，感到为难，因为她看到她这样小小的一句谎话竟然无限制地扩大下去，她这样一次小小的欺骗竟然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功，以致它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停止过，它已经传遍了全城，甚至有传遍全世界的可能。甚至有一天她脸色吓得发了白，相信她就要看见自己的那句谎话出现在自己面前。在那天，她的新近从外地雇来的女用人来告诉她，有一个人想见她。他说，他有话要跟太太讲。‘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个穿工作罩衫的人。看上去像乡下的雇工。’——‘他说

① 卡利班：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剧本《暴风雨》中的人物，参见本书第517页注④。

出他的名字没有?'——'说了,太太。'——'好吧!叫什么名字?'——'皮托瓦。'——'他告诉您他叫……'——'皮托瓦,是的,太太。'——'他在这儿?……'——'是的,太太。他在厨房里等着。'——'您看见他了?'——'是的,太太。'——'他要干什么?'——'他没有对我说。他希望只跟太太一个人说。'——'去问问他到底要干什么。'

"女用人回到厨房,皮托瓦已经不在了。外地来的女用人和皮托瓦的这次相遇一直是个谜。但是我相信从那一天起我的母亲开始相信皮托瓦很可能存在,她自己也许并没有说谎。"

里　凯

献给J.-A.库朗戎①

租期满了，贝尔热雷先生带着他的姐姐和女儿离开塞纳街那所倒塌的老房子，搬到沃吉拉尔街一套现代化的公寓里。这是佐埃和命运作出的安排。在搬家的那长长的几个小时里，里凯在遭到破坏的套房里悲伤地徘徊。它最心爱的习惯被打乱了。一些不认识的人，穿得很差，说话下流，态度粗野，打搅了它的休息，甚至跑进厨房来践踏它的食盆和水碗。那些椅子，它刚爬上去躺躺，就立刻被搬走，那些地毯突然从它的臀部底下抽走，尽管是在自己的家里，它可怜的臀部再也不知该往哪儿放了。

为了它的荣誉，我们也应该说，它起初曾经试图抵抗。在拆走水槽时，它曾经向敌人猛烈地吠叫。但是没有人应声赶来。它丝毫觉不出自己受到鼓励，甚至还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它受到了打击。佐埃小姐声色俱厉地对它说："住嘴！"波利娜小姐也加上一句："里凯，你真可笑！"

从这以后它放弃了发出不起作用的通知，放弃了为共同的福利去单独进行斗争，它默默地哀悼家庭的毁灭，徒然地在一间间房间里寻找一点儿安宁。那些替人搬家的搬运工人进入它躲避在里面的房间时，它小心翼翼地躲到还剩下的一张桌子或者一口五斗柜底下。但是这种谨慎对它非但无用，反而有害，因为

很快地家具就在它上面摇动，抬起来，接着又砰的一声落下，差点儿把它砸死。它全身的毛倒竖，惊慌失措地逃走，逃到另外一个藏身之处，可是这个藏身之处并不比前一个安全。

这些麻烦，甚至这些危险，比起它心里忍受的痛苦算不了什么。正如人们说的，它精神上最感痛苦。

房间里的那些家具，在它心目中，不是没有生气的东西，而是亲切的有生命之物，行善的神灵，它们的离开预兆着一些严酷的不幸。盘子，糖罐，有柄沙锅和有柄平底锅，所有这些厨房里的神灵，扶手椅，地毯，靠垫，所有这些家里的物神、保护神和家神，全都消失了。它不相信这样巨大的一场灾难还有可能弥补。它那小小的心灵里能容纳多少忧愁，已经容纳多少了。幸好它的心灵和人类的心灵相似，忧愁很容易得到排遣，能够迅速地把烦恼痛苦忘得一干二净。

那些搬运工人口渴，离开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老妇人昂热利克的扫帚扬起了地板上的陈年积尘，里凯闻着一股老鼠的气味，望着一只蜘蛛逃走，它的那一点儿浮浅的思想被岔开了。但是它很快地又重新陷入忧愁之中。

离开的那天，它看见情况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坏下去，心里感到悲痛。在它看来特别不祥的是那些内衣被单被放进黑暗的箱子。波利娜兴冲冲地忙着把她的连衫裙放进一只柳条箱。它转过身去不看她，仿佛她在干一件坏事似的。它缩在墙边，想："最坏的情况发生啦！一切都完了。"也许是它相信眼睛不再去看，事情就不再存在，也许是它仅仅不愿意看一件难受的事，它

① J.-A.库朗戎（1876—1904）：法国作家，诗人，法朗士对他的作品怀有极大的兴趣。

留心不朝波利娜那边看。波利娜来来去去，碰巧也注意到了里凯的态度。它的态度是忧伤的，她觉得很滑稽，笑了起来。她一边笑着，一边喊它："过来！里凯，过来！"但是它缩在角落里不动，甚至没有转过头来。在这种时候它没有心思去亲近年轻的女主人，而且出于一种秘密的本能，出于一种预感，它害怕去接近那只打开的箱子。她一连叫了它好几声，它不理睬，于是她过去捉住它，把它抱起来。"瞧咱们有多么不幸哟！"她对它说，"有多么可怜哟！"她的腔调是讽刺的。里凯不懂讽刺。它留在波利娜的怀抱里，一动不动，闷闷不乐，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里凯，看看我！"她这样连着提出三次要求，三次都不起作用。接着她假装勃然大怒，嚷道："蠢畜生，给我滚进去！"她把它丢进箱子，啪的一声关上箱盖。这时候她的姑姑正好叫她，她走出屋子，把里凯留在箱子里。

它惊恐万分，因为它决不能想到把它扔进箱子，仅仅是闹着玩，开个玩笑。它认为自己的处境已经相当坏，希望自己不要干出什么冒失事，使处境变得更坏。因此它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后来它又认为查看一下自己这间黑漆漆的牢房会有好处。它用爪子摸了摸衬裙和衬衣，它刚才就是被那么残酷无情地扔在它们上面；它找寻一条离开这个可怕地方的出路。它全神贯注地找了两三分钟，这时候做好出门准备的贝尔热雷先生叫它了：

"来呀，里凯，来呀！到沿河街上去散散步，那儿才是真正的光荣地带。他们在那儿盖了一座新火车站，丑得惊人，难看得要命。建筑学是一门失传的艺术。他们已经把渡船街拐角的一幢外貌极其漂亮的房子拆了。他们毫无疑问要盖一座难看的建筑物来代替它。但愿我们的建筑师们至少不要把那种野蛮的建筑

式样引入奥尔赛沿河街，他们在香榭丽舍大街和华盛顿街的拐角上已经树立了那么可怕的一个榜样！……来呀，里凯！……到沿河街上去散散步。那是一个真正的光荣地带。但是建筑学从加布里埃尔①和路易②的时代以来退步得厉害……狗在哪里？……里凯！里凯！……”

贝尔热雷先生的嗓音对里凯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它用爪子疯狂地搔着柳条编的箱子内壁，发出响声来作为回答。

“狗在哪里？”贝尔热雷先生问捧着一摞内衣回来的波利娜。

“爸爸，它在箱子里。”

“它怎么会在箱子里，为什么在里面？”

“因为它愚蠢，”波利娜回答。

贝尔热雷先生把他的朋友放出来。里凯摇着尾巴，跟随他一直来到前厅。接着一个念头穿过它的脑海。它回到内室，朝波利娜跑过去，前腿扑在她的裙子上立起来。仅仅在把裙子狂吻一阵来表示崇敬以后，才在楼梯上追上它的主人。它也许认为，不向一个有权力把它关进深深的箱子的女人作出这种热爱的表示，是缺乏明智和宗教信仰的表现。

在街上，贝尔热雷先生和他的狗看见他们的家具乱堆在人行道上，呈现出一副凄惨的景象。搬运工人到拐角的小酒店去喝酒，佐埃小姐的带镜衣橱照出了依次走过的行人，工人，美术学院学生，姑娘，商贩，还有平板马车，出租马车和家具运送马车，还有橱窗里陈列着大口玻璃瓶和埃斯科拉庇俄

---

① 加布里埃尔（1698—1782）：法国著名建筑师。他曾主持修复罗浮宫，建筑克里翁大厦等。

② 路易（1731—约1811）：法国建筑师。法兰西剧院的剧场等是他所设计建造。

斯①的蛇的药房。老贝尔热雷先生斜靠在一块界石上，带着温和的神情，苍白清瘦的面容和梳得马虎的头发，在画框里微笑。贝尔热雷先生带着情意深切的敬意望着他的父亲，并且把他从界石角上挪开。他也把佐埃的独脚小圆桌放到受不到侵犯的地方，它落到街上好像感到很害臊似的。

里凯这时候用爪子搔着主人的腿，抬起它那双悲伤的美丽眼睛望着他，眼神好似在说：

"你从前那么有钱，那么有势，难道你一下子变穷了，难道你一下子变弱了，啊，我的主人？你让一些穿着破衣烂衫的人闯进你的客厅，你的卧房，你的饭厅，涌向你的家具，把它们拖到外边，把你那把座子很深的扶手椅，你的也是我的那把扶手椅，我们每天晚上，还有上午也常常互相挨着在上面休息的那把扶手椅，拖到楼梯上。那把扶手椅，它是伟大的物神和仁慈的保护神，我听见它在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人的怀里呻吟。你没有阻止这些入侵者。如果你不再有充满你住所的这些神灵中的一个，如果你连早上下床时穿的这些小神灵，这些我咬着玩的拖鞋都失去了，如果你贫困不幸，我的主人啊，我的情况又将会如何呢？"

---

① 埃斯科拉庇俄斯：罗马神话中的医神。奉献给他的有作为勇敢的象征的公鸡和作为谨慎的象征的蛇。

领　带

献给费利克斯·德科里夫人①

贝尔热雷先生把钉子钉进他的新公寓的墙里，发觉自己从中得到了快乐，开始寻找对在墙上钉钉子感到快乐的原因。他找到了原因，失掉了快乐。因为快乐就在于钉钉子而不寻找事物的原因。他一边考虑着哲学头脑的烦恼，一边在客厅里他认为最可敬的位置挂上他父亲的画像。

"太朝前倾斜了，"佐埃说。

"你这样认为？"

"我可以肯定，它看上去就像要倒下来了。"

贝尔热雷先生把挂画像用的绳子收收短。

"不够正，"贝尔热雷小姐说。

"你这么认为？"

"很明显，它朝左歪。"

贝尔热雷先生很仔细地把它扶扶正。

"现在呢？"

"它稍微有点朝右歪。"

贝尔热雷先生尽了一切可能，终于让画框的底边和地平线处在平行的位置上，接着他朝后退了三步，检查一下自己干的活儿。

“我看，”他说，“很好了。”

“现在很好了，”佐埃说。“一幅画挂得不正，我会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

“并不是你一个人如此，佐埃。有好多人都会感到一种不舒服。不规则在简单的几何图形里会使人感到不快，因为人很容易看出存在的情况和应该存在的情况的差别。有些人看见一张糊墙纸接得不好，就忍受不了。我们是人，也就是说，处在恶劣的和可怕的情况下，但是看到一个画框子歪了就会感到不安。”

“这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大惊小怪的，吕西安，细小的事物在生活中占有重大的位置。你自己呢，你随时随刻都对一些小事感到兴趣。”

“这幅画像我看了已经有那么许多年，”贝尔热雷先生说，“我过去一直没有注意到此时此刻打动我的东西。我刚发现我们父亲的这幅画像是一个年轻人的画像。”

“可是，吕西安，画家戈斯兰从罗马回来画这幅像时，我们的父亲才不过三十岁。”

“这倒是真的，我的姐姐。但是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这幅画像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这个印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它刚才突然一下子消失了。戈斯兰的油画色彩已经变暗；肌肉在陈旧的清漆下面有了琥珀的色调；一些橄榄绿色的阴影模糊了肌肉轮廓的线条。我们父亲的面部仿佛逐渐消失在深邃的远景里。但是这光滑的前额，这火热的大眼睛，这显示出沉静和纯洁的清瘦面颊，这浓密的、有光泽的黑头发，我还是头

---

① 费利克斯·德科里夫人：她的丈夫费利克斯·德科里生于一八六〇年，是法国著名律师。他的许多辩护词发表在《重大案件》杂志上。一九〇四年曾负责出版《乔治桑和缪塞书信集》。

一次看出是属于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的人的。"

"当然，"佐埃说。

"发式和服装是旧时代的，那时他还年轻。他的头发梳得马虎。他的暗绿色上装的领子竖得很高；他穿着一件南京紫花布的背心，他的黑绸子宽领带在他的颈子上绕了三圈。"

"十来年前，"佐埃说，"还可以看见老人系着相似的领带。"

"有可能，"贝尔热雷先生说。"马洛雷先生从来就不系别的领带。"

"吕西安，你是说圣奥梅尔的文学院院长……他去世已经有三十年，甚至不止三十年。"

"我还不到十二岁时，佐埃，他已经六十多岁。当时我曾经对他的领带犯下一桩侵犯罪，大胆得异乎寻常。"

"我相信我还记得这件谈不上风趣的淘气事，"佐埃说。

"不，佐埃，不，你不记得我的侵犯。如果你记得，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你知道马洛雷先生非常自重，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保持着尊严。你知道他严格地遵守一切礼节。他有许多妙不可言的陈旧过时的说法。一天他邀请我们的父母吃饭，他亲自再次向我们的母亲递过来一盆朝鲜蓟，对她说：'再来个小屁股，太太。'这是按照礼仪和语言的最好的传统在行动和说话。因为我们的先辈不说：朝鲜蓟根。但是他这个说法已经过时，我们的母亲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我不知道，佐埃，我们是怎么知道那盆朝鲜蓟的故事的。"

"我们知道，"正在给白窗帘缲边的佐埃说，"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的父亲有一天当着我们的面讲，不过他没有发现我们在场。"

"从那以后，佐埃，你再也不能看到马洛雷先生而不想笑。"

"你呢，你也笑过。"

"不，佐埃，我不是笑这件事。使别人笑的事并不使我笑，而使我笑的事也并不使别人笑。我有好多次注意到这一点。我在一些没有人会觉得滑稽可笑的地方觉得滑稽可笑。我笑，我伤心都违乎常理，这使我常常看上去像一个傻瓜。"

贝尔热雷先生爬上梯子去挂一幅维苏威火山夜间爆发的风景画，这是他从祖父那儿得到的一幅水彩画。

"但是我没有对你谈过，我的姐姐，我做过的那件对不起马洛雷先生的事情。"

佐埃小姐对他说：

"吕西安，趁你有梯子，请你把窗帘杆装在窗子上。"

"行，"贝尔热雷先生回答。"我们当时住在圣奥梅尔市郊的一所小房子里。"

"羊眼螺钉在放钉子的盒子里。"

"我看见了……一所带花园的小房子。"

"很漂亮的一个花园，"佐埃说。"满是丁香花。草坪上有一个陶土的小花坛，深处有一片小道纵横的林子，和一个假山洞，墙上有两个蓝色的大坛子。"

"是的，佐埃，两个蓝色的大坛子。一天早上，一个夏天的早晨，马洛雷先生上我们家来查阅几本书，他的藏书室没有这几本书，也没法从城里的图书馆找到，因为图书馆已经在一场大火里烧光了。我的父亲把书房让给他的院长用，马洛雷先生接受了这个提供。并且讲定了在对照完他的那些文本以后，他在我们家吃中饭。"

"吕西安，你看看窗帘会不会太长了。"

"好吧。那天早上热得闷人。鸟儿在纹丝不动的树叶里也不

发出一点儿声音。我坐在花园里的一棵大树下，看到在阴暗的书房里的马洛雷先生的后背和披在他的常礼服领子上的长长的白头发。他身子不动，只有他的手在一张纸上做出些细小的动作。这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他是在写字。但是我觉得比较奇怪的……”

“喂，窗帘够长吗？”

“差四指，我的好佐埃。”

“怎么，差四指？让我看看，吕西安。”

“看吧……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看见了放在窗子的扶手栏杆上的马洛雷先生的领带。院长敌不过太阳，从脖子上解下那条绕了三圈的黑绸子。长长的领带悬挂在窗子的一边和另一边。我突然感到有一股克制不住的愿望，想把它取到手。我贴着房子的墙轻轻溜过去，把手指一直朝领带伸过去，我拉它，书房里没有一点动静；我再拉它，它到了我的手里，我去把它藏在花园里一个蓝色的大坛子里。”

“这不是一个非常风趣的玩笑，我的吕西安。”

“不是……我把它藏在一个蓝色的大坛子里，我甚至还仔细地用树叶和苔藓把它盖起来。马洛雷先生还在书房里工作了很长时间。我望着他的纹丝不动的后背和他的披在常礼服领子上的又长又白的头发。后来女用人来叫我吃中饭。走进饭厅，最出人意外的场面出现在我眼前。我看见马洛雷先生在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身边，严肃，平静，没有系领带。他保持着他惯常的高尚气派。他甚至是威严的。但是他没有领带。正是这一点使我充满了惊奇。我明明知道他不可能有领带，因为它在蓝坛子里。然而我看到他没有领带，还是感到非常惊奇。‘我不能想象，夫人，’他低声对我母亲说……她打断他，‘我丈夫会借给你一

条，亲爱的先生。’

“我想：‘我开开玩笑把它藏起来，他却真的没有找到。’我感到惊讶。”

埃米尔

贝尔热雷小姐默默无语。她露出微笑，这在她可不是常有的事。

“你笑什么，佐埃?”贝尔热雷先生问。

“我想到了埃米尔·樊尚。”

“什么！佐埃，你想到刚去世的、我们爱着的、我们哀悼的这个善良的人，而你却在笑！”

“我笑是因为我又看见了他从前的样子，旧时的记忆是最强有力的。可是你也应该知道，吕西安，并不是所有的微笑都是快乐的，正如并不是所有的眼泪都是痛苦的。这还得一个老姑娘来解释给你听。”

“我并不是不知道，佐埃，笑是神经紊乱的结果。德·居斯蒂纳夫人①向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的丈夫最后告别时，在监狱里看见一个犯人穿着长睡衣，戴着睡帽，脸上化过妆，手上端着一个蜡烛台，在她身边走过，忍不住狂笑起来。”

“这完全不是一码事，”佐埃说。

“是的，”贝尔热雷先生回答。“但是我还记得，当我听到在带歌舞杂耍的咖啡馆里唱一切愉快歌曲的那个可怜的德梅的死讯时，我自己发生的情况。那是在省政府的一次晚间的招待会上。沃尔姆斯-克拉夫兰告诉我们：‘德梅死了。’

“至于我，是怀着很得体的忧伤情绪接受这个消息的。想到

我们永远不能再听见这个胖姑娘唱：'我坐在榛子上把榛子压碎了，'我在我自己的内心里表达出这样一个想法所包含的全部忧伤，我让它一滴滴流进我的灵魂，我保持着沉默。秘书长拉卡雷尔先生用他那低沉的嗓音，从他那具有民族特色的小胡子里大声嚷出来：'德梅死了！对法兰西的快乐是多么大的一个损失！'——'今天晚上的报纸已经有报道，'皮卢法官说。——'是的，'卡蒂埃·德·夏尔莫将军充满温情地补充说，'而且还肯定地说这个女人死时领了天主教会的临终圣事。'

"听了将军的这句简简单单的话，突然在我心里产生了一个离奇古怪、不该有的幻想。我想象到了按照大卫和女预言者的证言，在Dies irae② 里描写的世界末日。我看到尘世化为灰烬，我想象死人应天使的召唤，从坟墓里出来，成群结队地拥挤在最高审判者的宝座前面，而那个全身赤裸的胖德梅在天主的右边。想到这儿，我在那些文武官员的惊奇的注视下笑出声来。最糟的是我没法摆脱这个幻象，一边笑一边说：'你们将会看到，单单她的出现就使最后审判完全失去它的严肃性。'从来没有一句话，佐埃，得到这样少的理解，从来没有一句话得到这样少的赞同。"

"你真荒唐，吕西安。我，我可没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想象。我微笑，是因为我想起了我们可怜的朋友樊尚活着时的模样。仅此而已。这是很自然的。我真心诚意地怀念他。我们不曾有过比他更好的朋友。"

---

① 德·居斯蒂纳夫人：法国将军德·居斯蒂纳(1740—1793)的妻子。德·居斯蒂纳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曾率领共和国军队打了一系列胜仗，后来随着革命的深入，表现出背叛性的消极态度，被判死刑，一七九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死于断头台上。

② 拉丁文："震怒之日"。天主教在追思弥撒时唱的一种经文的首句。在这经文中提到传说中的犹太王大卫和女预言者所预言的最后审判。

“像你一样，我也非常喜欢他，佐埃，而且也像你一样，我一想到他就想笑，这真是一件怪事，他在一个如此小的身体里装进了那么多的军人的热情，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却有着一个英雄的灵魂。他的生活是在一个外省小城的郊区里平平静静地度过。他在坦特勒里，制造刷子。但是他心里不光想着这个。”

“他甚至比让叔叔还要长得矮小，”贝尔热雷小姐说。

“可是他的天性是尚武的，是具有公民精神和殖民精神的，”贝尔热雷先生说。

“这是一个善良和正直的人，”贝尔热雷小姐说。

“他参加了一八七〇年的战争①，佐埃。他当时二十岁。我只有十二岁。我觉着他已经很老，岁数非常大。在那个‘可怕的年代’②里，有一天他带着哐啷哐啷的响声走进我们家在外省的那所平静的房屋。他是来向我们告别的。他穿着一套自由射手③的可怕的服装。从他的猩红色的腰带里露出两把鞍架手枪的枪把。即使在最悲惨的时刻也应该让人能够笑笑，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军械匠无心地起了个怪念头，把他悬挂在一把特别大的马刀上。佐埃，不要责备我的这种说法；西塞罗④的一封信里就

---

① 指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宣战，战争开始后，法军迭次失败。九月二日拿破仑三世率十万军队在色当投降。九月四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第二帝国，成立第三共和国，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执行卖国政策。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宣布成立巴黎公社。

② “可怕的年代”：法国诗人雨果有一本诗集取了这个名字，指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及巴黎公社这段时间。

③ 自由射手：普法战争时的法国游击队。

④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也是雄辩演说家。著述广博，今存演说和哲学、政治论文多篇，及大批书简。他的文体流畅，被誉为拉丁文的典范。

有。这位演说家说：'这么说是谁把我的女婿悬挂在这把剑上。'

"我们的朋友埃米尔·樊尚的装备里，最使我感到惊奇的，就是这把非常长的马刀。它使我幼稚的心灵产生了胜利的希望。我相信，佐埃，你当时最注意的是靴子，因为正埋头做针线的你抬起了头，接着叫道：'瞧！穿靴子的猫！'"

"我说过：'穿靴子的猫！'可怜的埃米尔！"

"你说过：'瞧！穿靴子的猫！'你不必悔恨，佐埃。德·阿布朗泰斯夫人①在她的回忆录里讲到，有一个小女孩一天看见年轻、瘦削的波拿巴②穿上共和国将军的服装，显得滑稽可笑，也称呼他'穿靴子的猫'。波拿巴对她一直怀恨在心。我们的朋友比较宽宏大量，他没有因为你的话而生气。埃米尔·樊尚随同他的连队划给一位将军指挥，这位将军不喜欢自由射手，对这些自由射手说：'不是打扮得像过狂欢节就完事了。必须懂得怎么打仗。'

"樊尚朋友听了这番叫人难以容忍的训话，没有感到一点局促不安。他在整个战役中都表现得令人钦佩。有一天人们看见他以一个英雄和一个近视患者的平静态度接近敌人的前哨。他看不见前面三步外的东西。任什么都不能使他后退。在他以后活下来的三十年里，他一边做绊脚草根刷子，一边回忆他参加战斗的这几个月。他看军界报纸，主持他的老战友的聚会，参加为一八七〇年的战士树立的纪念碑的落成仪式。他率领他的工厂的工人们在相继从法国土地上冒出来的那些维森热托里克

---

① 德·阿布朗泰斯夫人（1784—1838）：拿破仑的副官朱诺将军的妻子。她写有关于拿破仑帝国的《回忆录》。

② 波拿巴：拿破仑的姓。

斯①、贞德和卢瓦尔省战士②的雕像前面游行。他发表爱国演说。我们现在，佐埃，要接触到人间喜剧的一幕，它的可悲的诙谐也许有一天能为人所领略。在案件③审理期间，埃米尔·樊尚竟敢说艾斯台纳齐④是一个骗子，一个叛徒。他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这个人太单纯，从来不会隐瞒事实。从这天起他被看成是祖国和军队的敌人。他被骂成是叛徒和外国人。他感到的悲伤加速了他原来就有的心脏病的病情发展。他死在忧郁和惊讶之中。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跟我谈到战术和战略。这是他喜爱的话题。尽管七〇年他是在毫无秩序和一片极度的混乱中作战，他还是相信战争的艺术是最美的艺术。我曾经对他说，严格地讲，没有什么战争的艺术，作战时使用的事实上全是和平时期的艺术：面包制造，马蹄铁制造，治安，化学，等等，我怕我当时惹他生气了。"

"吕西安，"贝尔热雷小姐问，"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因为我深信不疑，"贝尔热雷先生回答。"被人称为战略的东西，其实是库克旅行社⑤所使用的艺术。它主要包括从桥上

---

① 维森热托里克斯（约前72—前46）：公元前五十二年被宣布为反抗恺撒的高卢民族的联盟的首领。后被恺撒处死。

② 卢瓦尔省战士：参见第25页注①。

③ 指一八九四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1859—1935）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的案件。德雷福斯被判处终身苦役。反动派并借此掀起反犹运动，鼓动对德战争。不久，事实证明不确，但当局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民主力量与反动势力之间的尖锐政治斗争。在舆论压力下，一八九九年政府宣告德雷福斯无罪，一九〇六年复职。

④ 艾斯台纳齐：法国军官，原籍匈牙利的贵族，负债累累，他是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驻法武官的真正罪犯。被揭发后，却被陆军部首脑打发到突尼斯南部任职。

⑤ 库克旅行社：十九世纪中叶开办的英国旅行社。

过河，以及从山口越过高山。至于战术，它的那些规则很幼稚。伟大的统帅根本不予重视。他们常常听任命运安排，不过他们并不承认罢了。他们的艺术是创造一些对他们有利的偏见。当人们相信他们是不可战胜时，他们变得很容易打胜仗。一次战役仅仅是在地图上才具有那种显示出过人的意志的秩序和规律的外表。”

“这个可怜的埃米尔·樊尚！”贝尔热雷小姐叹着气说。“他确实喜爱军人。我和你一样确信，他看到自己被军界骂成敌人时，陷入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卡蒂埃·德·夏尔莫将军夫人对他非常冷酷。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对军队的慈善事业他捐献很多。然而她知道他说过艾斯台纳齐是一个骗子和一个叛徒以后，就和他断绝了一切关系。他到她家里去拜访，她走近他在里面等着的前厅，为了让他听见，故意大声叫喊：‘就说我不在家。’然而，这不是一个凶狠的女人。”

“当然不是，”贝尔热雷先生回答。“她这样做的时候具有一种圣洁的天真，这种圣洁的天真，在过去的时代能看到许多比她还要令人赞赏的榜样。如今我们只剩下了一些平平常常的美德。这个可怜的埃米尔仅仅是因为忧郁而死的。”

让·马尔托

1 一个梦

谈话涉及到睡眠和梦时，让·马尔托说有一个梦在他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是带有预言性的吗?”古班先生问。

“这个梦,”让·马尔托回答,“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甚至它的缺乏连贯也不值得注意。但是在这个梦里我以无可比拟的、痛苦的敏锐度感知到了一些图像。在这个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什么,对我说来,还从来没有什么像这个梦里的那些幻象那么实在，那么明显地可以感觉到。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引起我的兴趣。它使我懂得了那些神秘主义者的幻觉。如果我没有科学头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启示,一个神启，我会去从中寻求我的行动的准则和我的生活的标准。我应该告诉你们，这个梦我是在特殊情况下做的。那是在一八九五年的春天；我当时二十岁。我乍到巴黎,度过了一些困难的时刻。那天夜里,我躺在凡尔赛树林的一片矮林里，已经二十四小时没有吃东西。我并不感到痛苦。我处在一种愉快和轻松的状态中，不时有一阵不安的感觉袭来。我觉得我没有睡着。一个小女孩，非常小的小女孩,戴着蓝软帽,围着白围裙,拄着两根丁字拐杖,在暮色

中的一片平原上走着。她每走一步，她的拐杖都在变长，好像一对高跷把她托起来。很快它们变得比河边的杨树还要高。一个女人看出我感到惊奇，对我说：‘难道您不知道拐杖在春天生长？有时候它们的生长速度快得吓人呢。’

“有一个男人我不能看见他的脸，补充说：‘这是一个关键时刻。’

“接着我周围的青草开始往上长，发出一种使我感到害怕的、神秘的轻微响声。我站起来，来到一片盖满苍白色的、毛茸茸的、枯死的植物的平原上。我在那儿遇见了韦尔诺，我在巴黎仅有的一个朋友，他过着和我一般贫苦的生活。我们并肩默默无言地走了很久。天上的那些巨大的、没有光芒的星星，好像是一个个颜色暗淡的金盘子。

“我知道原因，解释给韦尔诺听。‘这是一个视觉现象，’我对他说。‘我们的眼睛没有对准焦距。’

“接下来非常仔细、非常费力地继续进行一番论证，论证主要是建立在人类眼睛和天文望远镜完全相同的基础上。

“当我这样向韦尔诺讲道理的时候，他在地上，灰白色的草丛里找到了一顶有肋条的、甜瓜形的、巨大的黑帽子，上面有一道金线饰带和一个钻石带扣。他把帽子戴在头上，对我说：‘这是市长的帽子。’——‘当然，’我回答他。

“我继续我的论证。它是这样艰难，以致我的额头上冒出汗来了。我时时刻刻都失去推理的线索，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说这句话：‘在远古海洋的暖水里游水的大蜥蜴，它们的眼睛的构造像望远镜……’

“我直到发现韦尔诺已经不见了，这才停住不往下说。我很快地在一块洼地里找到了他，他被串在铁钎上，放在一堆烧着的

荆棘上烤。一些印第安人，头发在头顶上打髻，用一把长勺子往他身上浇卤汁，转动着铁钎。韦尔诺声音响亮地对我说：'梅拉妮已经来了。'

"我仅仅到这时候才发现他长着一个鸡头和一个鸡脖子。但是我光想着怎样找到梅拉妮；突然我得到一个灵感，知道她是最美丽的女人。我奔跑着，来到一片树林的边缘，我在月光下看见一个白色的人影在逃。漂亮的红棕色头发垂落在颈背上。银白色的光线抚摸着她的肩膀，蓝色的阴影填满她闪闪发光的后背中间的那个凹处；她腰部的那些窝儿跟随着她的脚步上上下下，仿佛在露出圣洁的微笑。我清清楚楚看见随着腿伸直或者弯曲，天蓝色的阴影在她的腿弯的凹处时而增大，时而缩小。我也注意到她的粉红色的脚掌。我迈着像鸟飞一样轻快的步子，毫不疲倦地追她追了很久。但是浓重的阴影笼罩住她，她不停地逃，把我带到一条如此狭窄的路上，一个小生铁炉子把它完全堵死。这是安放在车间里的那种有长长的弯管烟囱的炉子。它燃烧到了白热状态。炉门白炽，四围的生铁变成红色。一只短毛的猫坐在上面，望着我。靠近以后，我通过它烧焦的皮的裂口看见它的身体里充满了炽热的熔铁浆。它喵喵叫，我懂得它在向我要求。为了找到水，我沿着一片种着椤树和桦树的、凉爽的树林的斜坡往下走。一条小溪在一条小山沟底下流淌。但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沙岩和一丛丛低矮的榛树，突出在水面上，我不能接近水面。我在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上滑倒，我的左胳膊从肩膀上掉下来，既没有伤口，也不感到疼痛。我用右手把它拿起来。它没有感觉，是冷的；和它接触我感到很不舒服。我考虑到从现在起我有失掉它的危险，时刻注意着把它保存好，这是我今生中的一个艰苦的任务。我决心订制一个乌木匣子，在我不用它的

时候可以装它。我在这个潮湿的洼地里感到很冷，于是沿着一条田野小路走出洼地，来到一片当风的高地上，所有的树都痛苦地弯曲着。那儿，在一条黄色的道路上走过一支宗教游行的队伍，是农村那种简朴的游行队伍，跟我们老师贝尔热雷先生所熟知的布雷塞村子里的祈祷丰收的游行队伍完全一样。教士、善会、信徒，全都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除掉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脚，全都用小轮子走路。我在华盖下认出了朗泰涅修道院长，他变成了村里的本堂神父，从眼睛里淌出血泪。我想向他叫喊：'我是全权公使。'但是声音停留在我的嗓子里，有个巨大的阴影降落到我身上，使我抬起了头。这是那个瘸腿小女孩的一根拐杖。它们现在已经升到天上，有一千米高，我看见那个孩子在月亮前面像个小黑点子。星星变得更加大了，更苍白了，我在它们中间辨认出三颗行星，它们的圆球形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甚至相信认出了它们表面上的几个斑点。但是这些斑点跟我从前在天文学书籍的火星图、木星图和土星图上看见的并不符合。

"我的朋友韦尔诺来到我身边，我问他是不是看不见火星上的运河。'内阁被推翻了，'他对我说。

"我曾经看见他穿在铁钎子上，他身上并没有留下铁钎子穿过的痕迹，但是他的头和脖子都是小鸡的，他身上还淌着烤肉汁。我感到难以抑制地需要向他阐述我的光学理论，把中断的推论继续下去。我对他说：'在远古海洋的暖水里游水的大蜥蜴，它们的眼睛的构造像望远镜……'

"他非但没有听我讲，反而走到一张放在田野里的斜面经桌跟前，打开一本对经唱谱，开始像公鸡那样唱起来。

"我失去耐心，不再理睬他，跳进一辆路过的有轨电车。我

发现车子里面是一间宽大的餐厅，和大旅馆以及横渡大西洋的客轮的那种餐厅一模一样。餐厅里面摆满晶质玻璃器皿和鲜花。周围坐着许许多多袒胸露肩的女人和穿着礼服的男人，一眼望不到尽头，他们面前的枝形烛台和分枝吊灯组成了无穷无尽的光的美景。一个侍应部领班给我端来肉食，我取了我的一份。但是这些肉有一股臭味，我举到嘴边的那一块直让我恶心。况且，我不饿。客人们离开饭桌，我却一口也没有吃下去。仆人们端走蜡烛时，韦尔诺过来对我说：'你没有看见坐在你旁边的那个袒胸露肩的太太。她就是梅拉妮。看。'

"他撩起门帘，指着黑夜的大树下，让我看沐浴在洁白的光辉中的一双肩膀。我跳到外面，奔过去追那个迷人的人影。这一次我追上她了，接触到她了。有一瞬间我感觉到有一个美妙无比的肉体在我的手指下面颤动。但是它从我的怀抱里溜走，我抱住一些荆棘。

"这就是我的梦。"

"它确实很悲惨，"贝尔热雷先生说，同时引用了那个心地单纯的斯特拉托妮丝① 的话：

自己的幻象会引起几分恐惧。

---

① 斯特拉托妮丝：公元前三世纪马其顿公主，嫁给叙利亚国王塞琉古一世为妻。她的美貌引起了国王前妻的儿子安条克的爱。安条克不敢承认出来，受到痛苦的煎熬。医生发现病因，告诉了国王，国王为了救自己的儿子，作出一个英勇的决定，他离婚，并且允许斯特拉托妮丝嫁给安条克。一七九二年巴黎曾上演独幕歌剧《斯特拉托妮丝》，诗体歌词作者为霍夫曼，曲作者为梅于尔。

2 法律是死的，而法官是活的

“几天以后，”让·马尔托说，“我偶然躺在万森树林的一片矮林里。我已经三十六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

古班先生揩着夹鼻眼镜的镜片。他的眼睛是慈祥的，但是他的目光是冷酷的。他仔细地端详让·马尔托，用责备的口气对他说：

“怎么。这一次您又二十四小时没有吃东西？”

“这一次我又二十四小时没有吃东西，”让·马尔托回答。“但是我错了。人不可以缺少面包。这是一种错误。饥饿应该像流浪罪一样是犯罪。事实上这两种罪混在一起，第二百六十九条对缺少生计的人判处三到六个月的徒刑。法典上说，流浪是流浪汉的生活状况，是没有确定住所和生活来源的，通常没有任何手艺也不从事任何职业的游民的生活状况。这是重大的罪犯。”

“值得注意的是，”贝尔热雷先生说，“这些理应受到六个月徒刑和十年监视的流浪汉的生活状况，正是仁慈的圣方济各①规定他的那些天使圣马利亚修院里的同道和圣克莱尔②的那些

---

① 圣方济各(1181—1226)：生于意大利阿西西。一二〇五年起，与三名友人以组织新修会为号召，身穿粗布长袍，手托乞食钵，赤足前往法兰西、西班牙、摩洛哥、埃及等地劝人参加。一二〇九年获教皇批准，成立“方济各会”。规定修士自称“小兄弟”，麻衣赤足，步行各地宣传“清贫福音”。但会士后来积累了大量产业。

② 圣克莱尔(1193—1252)：一译圣加辣。童贞女，修院院长，生于意大利阿西西，她在圣方济各的帮助下创立方济各第二会，即方济各女修会。

修女应该处在其中的生活状况；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和帕多瓦的圣安东尼①，如果他们今天来到巴黎布道，很可能会用囚车押送到警察局的拘留所去。我这么说并不是向警察局揭发现在充斥我们这儿的那些惹是生非的托钵求乞的修士。他们有生活来源，他们从事所有的职业。”

“他们应该受到尊敬，因为他们是富有的，”让·马尔托说，“求乞只对穷人禁止。如果我在我那棵树底下被发现，我已经被关进监狱，而且这是公正的。我一无所有，理应被认为是财产的敌人，保卫财产不受敌人侵犯是公正的。法官的神圣职责就是每个人保证属于他的东西，向富人保证他的财富，向穷人保证他的贫困。”

“我曾经思考过法律的哲学，”贝尔热雷先生说，“我认识到社会主义完全建立在这两个公理的基础上：盗窃应该定罪；盗窃的所得是神圣的。这是保证个人安全，维持国家的秩序的道德原则。如果这两条保护原则中有一条被否认，整个社会就会崩溃。它们是在有史记载的年代开始就已经形成。一个披着熊皮、持有一把燧石斧子和一把铜剑的首领，和他的伙伴们回到石头围起来的场地里，关在里面的有部落的孩子跟成群的女人和成群的驯鹿。他们带回附近部落的年轻姑娘和年轻小伙子，他们还带回从天上落下来的石头，这些石头很宝贵，因为人们用它来制造不会弯的剑。首领登上石围子中央的一座小丘，说：‘这些奴隶和这些铁是我从一些弱小的和令人轻视的人那里夺来的，所以属于我。谁把手伸过来，谁就会被我的斧子砍死。’这就是

① 帕多瓦的圣安东尼（1195—1231）：生于里斯本，死于意大利帕多瓦。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在意大利以讲道出名。

法律的起源。它们的精神是古老的，野蛮的。正因为正义是对一切非正义行为的认可，它使人人都放心。

“一位法官可能是好的，因为人并不全都是坏的；法律不可能是好的，因为它产生在一切善的概念之前。在世世代代的漫长岁月里，人们给它带来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它原来的性质。那些法学家使它变得精细了，但是仍然让它是野蛮的。它受到敬重，显得庄严，正是靠了它的残忍。人倾向于崇拜凶恶的神，不残酷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就不是可敬的东西。受法庭判决的人相信法律的公正。他们和法官有同样的道德标准，他们像法官一样认为一个受到惩罚的行为是应该受到惩罚的行为。我常常深有感触地在轻罪法庭或者重罪法庭看到，罪犯和法官对善与恶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有着相同的偏见和共同的道德标准。”

“不可能不是这样，”让·马尔托说。“一个从货架上偷了一根香肠或者一双鞋子的穷人，他不曾为了这个用深邃的目光和勇敢的精神去钻研法律的根源和正义的基础。而那些像我们一样不怕从法典的起源里看到对暴力和非正义的神圣化的人，不可能偷一个铜子儿。”

“但是，”古班先生说，“毕竟还有公正的法律。”

“您这么认为吗？”让·马尔托问。

“古班先生是对的，”贝尔热雷先生说。“有公正的法律。但是法律既然是为了保护社会而制定的，它在精神上就不可能比这个社会公正。只要社会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础上，法律的职责将一直是保护和维持不公正。而且法律越是不公正，将越是显得更应受到尊重。还要请你们注意，法律大部分是古老的，所以代表的不完全是现在的不公正，而是一种更严酷、更粗野的过去

的不公正。这是在比较温和的日子里仍然保留着的、过去那些严酷时代的遗物。"

"但是人们在纠正它们，"古班先生说。

"人们在纠正它们，"贝尔热雷先生回答。"众议院和上议院在没有别的事可做时，就干这个。但是本质继续存在，它是严厉的。说真的，我不会太害怕坏法律，如果它们是由好法官执行的话。有人说，法律是不可改变的。我不相信。没有一条条文不能作出不同的解释。法律是死的。法官是活的；这正是他大大地强过它的地方。不幸的是他很少利用这一点。通常他使自己变得比他执行的条文还要死，还要冷酷，还要无动于衷。他缺乏人性，没有怜悯心。等级精神在他心里完全窒息了人对人的同情。

"我现在谈的只是那些正直的法官。"

"他们是绝大多数，"古班先生说。

"他们是绝大多数，"贝尔热雷先生回答，"如果我们看重的是一般的正直和普通的道德标准。但是，为了不犯错误和不滥用职权地行使可怕的惩罚权力，大致上做一个正直的人就够了吗？好法官在具有单纯的善心的同时还应该具有哲学头脑，这对一个事业上一帆风顺，希望再提升的人说来是很高的要求。况且如果他表现出的道德标准高于他的时代的道德标准，他就会受到同事们的痛恨，引起普遍的愤怒。因为我们把一切不是我们的道德标准的道德标准称为不道德的，凡是曾经把一点新的善行带到世界上来的人，都受到正直的人的轻视。法庭庭长马尼奥①的遭遇正是如此。

---

① 马尼奥：法国法官。参见第499页注①。

"我这儿有汇编成一小册，由亨利·莱雷①注释的他的判决书。宣读的时候，这些判决书激怒了那些严厉的法官和道德高尚的立法者。它们表现出最崇高的思想和最慈祥的心灵。它们充满了同情，它们富有人性，它们是道德高尚的。在司法界有人认为马尼奥庭长没有司法头脑，梅利纳②先生的朋友们指责他对财产不够尊重。马尼奥庭长的判决书所依据的那些'理由'，确实很奇怪；因为在每一行里都能遇到一个由独立思考的头脑产生的思想和一个由宽宏大量的心怀产生的感情。"

贝尔热雷先生从桌上拿起一本小小的红书，一边翻着，一边念：

正直和廉洁是两种美德，当一个人什么也不缺时，远比在一个人一无所有时要容易做到。

☆
☆ ☆

不可能避免的事不应该受到惩罚。

☆
☆ ☆

为了公正地判断穷苦人的不法行为，法官应该暂时忘掉自己的舒适生活，好尽可能让自己设身处地，体验被所有

---

① 亨利·莱雷：法国法学家，写过几本关于马尼奥的审判工作的书。

② 梅利纳（1838—1925）：法国政治家。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担任内阁总理。他的内阁鼓励教权主义份子，实行殖民扩张政策。法朗士曾在长篇小说《当代史话》中对他的政策进行过激烈的批评。

的人抛弃的人的可悲处境。

☆

☆ ☆

法官在对法律进行解释时，他所关心的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交给他审理的个别案子，还应该扩大到他的判决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里产生的好的或者坏的后果。

☆

☆ ☆

只有工人进行生产，并且为了老板个人的利益去冒丧失健康或者生命的危险。而老板仅仅以自己的财产去冒险。

"我引用的几乎都是我信手翻到的，"贝尔热雷先生合上书，补充说。"这是一些新颖的话，它们发出的是一个伟大的心灵的声音！"

托马先生

我过去认识一位严厉的法官。他的名字叫托马·德·莫朗，出身于外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他抱着有一天能以国王的名义审理案子的希望，在德·麦克·马洪元帅① 的七年总统任期内，投身法界。他有一些原则，因为他从来没有去摇过它们，所以他能够相信它们是不可动摇的。一条原则只要我们去摇上一摇，就会发现下面有东西，就会看出这不是一条原则。托马·德·莫朗小心翼翼地让他的宗教原则和社会原则远远躲开他的好奇心。

他在我当时居住的小城市 X ***的初审法庭当法官。他的外表令人尊敬，甚至令人产生一定程度的好感。他身材又高又瘦，皮包骨，脸色发黄。他穿着极其朴素，反而使他显得很有气派。他让人称呼他托马先生，这倒不是因为他鄙视自己的贵族出身，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太穷，配不上它。我和他有过频繁的来往，能够看出他的外表不是欺骗人的，尽管智力有限，性格软弱，心灵却很高尚。我发现他有着一些高尚的道德品质。但是在有机会观察他怎样执行预审推事和法官的职务以后，我发觉，正是他的正直，还有他对他的职责形成的看法，使他变得没有人性，有时候还使他完全失去洞察力。他信教十分虔诚，因此犯罪和赎罪的思想在他的心里不知不觉地压倒了犯法与惩罚的思想，他惩罚犯人显而易见怀有为他们涤除罪恶的这种愉快的思

想。他把人对人审判看做是天主对人的审判的一个虽然减弱了的，但还是很美的图像。在他童年时期人们就教导他，受苦是好的，它本身就具有价值，具有美德，它是赎罪。他坚定不移地这么相信；他认为受苦对犯错误的人来说是应该的。他喜欢惩罚。这是他的善心的后果。天主作为对亚当的罪孽的惩罚，也为了他的永福，给他送来了牙痛和胆绞痛，他习惯了为此感谢天主，于是把判处流浪汉、游民监禁和罚款，也看成是给他们一个恩惠，一个帮助。他从他的教理书里得出法律的哲理，他正是由于正直和头脑单纯才变得严厉。我们不能说他是残忍的。但是他不追求感官的快乐，也不容易动感情。他对人类的苦痛没有形成一个具体的、物质的概念。他对它形成的纯粹是道德的、教条的概念。他对隔离监禁制具有一种有点神秘的偏爱；有一天他领着我看一座刚在他的管辖区内落成的漂亮监狱时，从心里和眼里都流露出了快乐。一个白色的、干净的、寂静的、可怕的建筑物；单人牢房围成一圈，看守待在中间的瞭望台里。看上去像一座由疯子们造的专门制造疯子的实验室，隔离监禁制的这些发明人，是一伙阴险的疯子，他们为了改造一个罪犯，强迫他服从一种会使他变得愚蠢或者疯狂的制度。托马先生的看法却不同。他心满意足，默默地望着这些凶残的牢房。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想法，他认为犯人从来不是单独一个人，因为天主跟他在一起。他的平静而满意的目光仿佛在说："我已经关了五六个

---

① 德·麦克·马洪（1808—1893），法国元帅，普法战争期间，与拿破仑三世一起率十万军队在色当投降。一八七一年任凡尔赛军总司令，残酷镇压巴黎公社。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九年任总统。在总统任内，他反对一八七五年通过的第三共和国宪法，妄图发动推翻共和、恢复帝制的军事政变，失败后退职。

在里面，让他们单独面对他们的造物主和至高无上的审判者。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他们的命运更值得羡慕的命运了。”

这位法官负责预审好几件案子，其中有一件是一个小学教师的案子。非教会教育和教会教育当时正处在公开的战争状态。共和党人揭露修士们的愚昧无知和野蛮粗暴，当地的教权派报纸则指责非教会小学的一位教师让一个孩子坐在烧红的火炉上。这个指责在乡村贵族中间得到了支持。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增添了许多令人愤慨的细节，公众的议论引起了司法部门的注意。托马先生是正直人，他决不会受自己的感情支配，如果他知道这是感情的话，但是他把它当成职责，因为它是宗教的感情。他相信自己有责任接受对没有天主的学校的控告，他没有觉察到自己在接受时有多么匆忙。我应该说他是极其仔细，非常辛苦地预审这件案子。他按司法机关惯常使用的方法进行预审，他得到了出色的结果。三十个在校儿童受到仔细的盘问，他们回答他，开始时回答得不好，后来回答得比较好了，最后回答得很好。经过一个月的盘问以后，他们回答得那么好，全都作出了相同的回答。三十份证词内容一致，它们是相同的，逐字逐句完全一样的。这些孩子在头一天说什么也没有看见，现在全都准确地用相同的话，声音响亮地宣称，他们的小同学曾经光着屁股被强迫坐在烧红的火炉上。法官托马先生正为得到这么令人满意的成功感到高兴，那位教师却提出一些驳不倒的证据，证明学校里从来就不曾有过火炉。托马先生于是有点怀疑孩子们是在说谎。但是他丝毫没有觉察到，是他本人无心地向他们口授了他们的证词，并且使他们牢牢记在心里。

案子以不予起诉的裁定结束。教师在法官的严厉训诫后被打发回家，法官狠狠地劝告他以后约束自己粗暴的本能。修士

们的那些小学生来到他的空无一人的学校前面大吵大嚷。他从家里出来，他们朝他叫喊："喂！喂！烤屁股！"还朝他扔石头。小学督学先生了解这个情况后，写了一份报告，指出这位教师在学生中间已经没有威信，决定立即将他调职。他被派到一个讲一种他不懂的土话的村庄里。那儿的人管他叫烤屁股。这是他们知道的唯一的一个法语词汇。

在与托马先生的经常交往中，我懂得了一位初审法官收集的证词为什么全都是一个格调。他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我，当时他正在他的书记官的协助下，审问一个证人。我想退出去，但是他要我留下，有我在场对良好的司法行政不会有任何妨害。

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听着提问和回答：

"杜瓦尔，您在晚上六点钟看见被告吗？"

"换句话说，法官先生，我的妻子在窗口。当时他对我说：'瞧，索卡尔多过去了！'"

"他出现在您的窗前，在她看来一定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既然她想到特地通知您。被告的行径在您看来可疑吗？"

"让我来告诉您，法官先生。我的妻子对我说：'瞧，索卡尔多过去了，'于是我看了看，说：'不错！是索卡尔多！'"

"正是这样！书记官，请记下：'下午六点钟，杜瓦尔夫妇发现被告在房子周围转来转去，态度可疑。"

托马先生还向职业是短工的证人问了几个问题；他得到答复以后，把它改变成司法界的行话口授给书记官。接着证人听了宣读他的证词，签上字，行完礼，退出去。

"您为什么不把提供给您的证词如实地记录下来，"我当时问道，"偏偏要把它改变成一种不是证人的语言的语言呢？"

托马先生惊讶地望着我，平静地回答：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尽可能忠实地记录证人的陈述。所有的法官都是这么做的。证词被法官篡改或者删节的例子在司法年鉴里一个也没有举出过。我之所以按照我的同事们的一成不变的习惯，修改证人原来使用的措词，是因为证人们，如同您刚听见的这个杜瓦尔，他们表达得很差，而且在没有必要记录时记录了一些不正确的、粗俗的，甚至常常是粗鲁的措词，这是有损于司法的尊严的。但是我相信，亲爱的先生，您对审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行并不十分了解。不应该忘掉法官在记录、整理证词时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他不仅应该照亮自己，还应该照亮全庭的法官。自己心里亮堂还不够，他应该让法官们心里都亮堂，因此重要的是突出那些罪证，它们有时会被证人含糊的或者罗唆的叙述所掩盖，正像被被告的模棱两可的回答所掩盖一样。哪怕是最有说服力的证词，如果不是记录得有条有理，也会显得软弱无力，大部份的罪犯会因此逃脱惩罚。”

“但是这种使证人模糊的思想明确起来的方法，”我问，“这不是很危险吗？”

“如果法官没有责任心，可能是危险的。但是我还不知道有一个法官对自己的职责缺乏高度的责任心。然而与我并排坐着的有新教徒、自然神论者和犹太人。但是他们是法官。”

“托马先生，您的做法至少有这个缺点：当您向证人念他的证词时，他不大可能听得懂，因为您在里面添加了一些他平常不使用，因此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词汇。您的‘行径可疑’这个词组对这个短工说来表达了什么意思呢？”

他连忙回答我：

“我想到过，我采取了细致的方法来防止这种危险。让我给

您举一个例子。不久以前有一个智力相当有限，品德我不知道好坏的证人，我觉得他没有注意听书记官向他宣读的他自己的证词。在要求他集中注意力仔细听以后，我吩咐再给他念一遍。我发现他还是一点也不注意听。这时候我使用了一个计策促使他对他的义务和责任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我向书记官口授了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推翻了前面所有的话。我要求证人签字。在他手中的笔碰到纸上时，我一下子拦住他的胳膊。'不幸的人！'我大声喊道，'您要在一份与您刚作的声明完全相反的声明上签字，这样一来您就犯了一桩罪行。'"

"哟！那他对您说什么呢？"

"他神色可怜地说：'法官先生，您比我有学问，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地知道应该写什么。'您看见了，"托马先生补充说，"一个极力希望尽自己的职责的法官是可以避免犯任何错误的。请您相信，亲爱的先生，说审判上有错误是无稽之谈。"

埃德梅，或名正确的施舍

献给H.阿尔迪安①

奥特尔是《明星报》的创办人，《国民杂志》和《新世纪画报》的政治和文学主编，他在办公室里接见我，从他那主编的座位上对我说：

“我的好马尔托，替我的《新世纪》的特刊写一篇故事吧。三百行，供新年用。内容生动活泼，还要有贵族社会的芳香气息。”

我回答奥特尔，至少就他说的意思来说，我并不好，但是我很乐意给他一篇故事。

“我更喜欢，”他对我说，“它叫做：为富人写的故事。”

“我更喜欢叫：为穷人写的故事。”

“我正是这个意思。一篇能引起富人对穷人的怜悯的故事。”

“我恰恰不喜欢富人怜悯穷人。”

“奇怪！”

“不奇怪，但很科学。我认为富人对穷人的怜悯是侮辱性的，和对人类的友爱精神相违背。如果您希望我向富人说话，我将对他们说：‘省掉你们对穷人的怜悯吧，他们不需要。为什么是怜悯而不是公正？你们和他们之间有帐务来往。把帐算算清。这不是一个感情问题。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你们无代价的赠

送是为了延长他们的贫穷和你们的富有，那么这个赠送是极不公正的，你们搀上的眼泪也不能使它变得公正。'应该偿还，'正如检察官在善良的修士马亚尔②讲道以后，对法官说的那样。你们施舍是为了避免偿还。你们给出一点儿，是为了保住许多，你们对自己感到满意。塞莫斯的暴君③就是因此把自己的戒指扔进大海里的。但是众神的涅墨西斯④不接受这个奉献。一个渔夫把吞进鱼肚子里的戒指送还给暴君。波利克拉特的所有财富全都被剥夺。"

"您开玩笑吧。"

"我不是开玩笑。我是希望让富人听明白：他们是在廉价地行善，便宜地显示慷慨，他们哄骗债权人，生意决不应该这么个做法。这是一个对他们也许有用的意见。"

"您是想把这样的思想加进《新世纪》来毁掉这个刊物！不行！我的朋友，绝对不行！"

"您为什么希望一个富人对待穷人和他对待富人以及权贵不一样呢？他付给富人和权贵的是他欠他们的，如果他什么也

---

① H.阿尔迪安(1846—1908)：法国记者。一八九七年任法国《晨报》总编辑。

② 马亚尔：法国十五世纪方济各会修士，曾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讲道者和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忏悔师。从一四六〇年起到死为止，他不断地周游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地讲道，抨击权贵的罪恶。

③ 塞莫斯的暴君：指死于公元前五二二年的希腊塞莫斯岛的暴君波利克拉特。他过了四十年的快乐生活，但是对来世的幸福感到那么担忧，他相信扔一只宝贵的戒指到大海里可以改善自己的命运，但是戒指让鱼吞食后被渔夫找到送回。不久波斯国王大流士的部下奥隆特占领塞莫斯岛，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④ 涅墨西斯：希腊神话中的惩罚女神，她惩治破坏正常秩序者，也惩治过于傲慢者。

不欠他们，他就什么也不付给他们。这就是诚实。如果他是诚实的，那就让他同样地对待穷人吧。请您不要说富人什么也不欠穷人的。我不相信会有一个富人这么想。他们吃不准的仅仅是欠债的多寡。可是他们谁也不急着去弄清楚，宁可继续糊涂下去。他们知道自己欠债。他们不知道自己欠多少，时不时他们付出一小部分。这叫做行善，而这是有利可图的。”

“可是您刚说的这些话违反常理，我亲爱的撰稿人。我也许比您还要信奉社会主义，但是我注重实际。消除一桩苦难，延长一个人的寿命，补救一小部分的社会不公正，这就是获得一个成果。好事虽小，但总归是做了。这解决不了一切问题，可多少能解决一些问题。如果我请您写的故事能感动我的一百来个富有的订户，促使他们施舍，同样这也是战胜邪恶和痛苦。这样一点一点地就可以使穷人的境遇变得可以忍受。”

“穷人的境遇变得可以忍受，这是件好事吗？贫穷对富有来说是不可少的，富有对贫穷来说也是必需的。这两个罪恶互相孕育，互相依存。不应该改善穷人的境遇；应该消灭它。我不劝富人施舍，因为他们的施舍有毒，因为施舍有利于施舍的人，有害于接受施舍的人，最后还因为富有本质上是冷酷的、残忍的，不应该让它具有骗人的仁慈外表。既然您希望我为富人写一篇故事，我将对他们说：‘你们的穷人是你们的狗，你们饲养他们是为了咬人。接受救济者为有产者组成一队猎犬，向无产者狂吠。富人只向乞求的人施舍。劳动者什么也不乞求。他们什么也不接受。’”

“可是那些孤儿，那些残废人，那些老人呢？……”

“他们有生存的权利。为了他们我不去激发怜悯，我要诉诸权利。”

“这一切，全是理论！让我们回到现实里来。您替我写一篇送新年礼物的应景小故事，您可以在里面加上那么一丁半点儿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在相当时髦。这是一种高尚的情趣。当然我说的不是盖德①的社会主义，也不是饶勒斯②的社会主义，而是上流社会人士恰当地、机智地用来反对集体主义的一种良好的社会主义。在您的故事里给我加进几个年轻人物。故事会有插图，在图画中读者只喜欢看到优美的东西。让一个年轻姑娘，一个迷人的年轻姑娘出场。这不困难。”

“是的，这不困难。”

“您不能在故事里也添上一个通烟囱的小工人吗？我有一幅现成的插图，一幅彩色的版画，画的是一个年轻姑娘在玛大肋纳教堂的台阶上向一个通烟囱的小工人施舍。也许是一个用上它的机会……天冷，下着雪，年轻的小姐向通烟囱的小工人布施……您能想象到吗？”

“我能想象到。”

“您就按这个主题去发挥吧。”

“我会发挥的。通烟囱的小工人感激涕零，不能自已，扑过去搂住漂亮小姐的脖子，这位小姐碰巧是德·利诺特伯爵先生的亲生女儿。他给了她一个吻，在这个可爱的姑娘的脸蛋上留下一个小小的烟炱的O，一个非常圆、非常黑的，漂亮的小O，他

① 盖德（1845—1922）：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早年参加第一国际，支持巴黎公社。一八七九年领导建立法国工人党，曾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九十年代转向中派主义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

② 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党右翼首领之一。一九〇二年创立法国社会党。由于呼吁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军国主义、殖民主义，一九一四年被暴徒暗杀。

爱上了她。埃德梅(她的名字叫埃德梅)对如此真诚、如此纯朴的感情并不是无动于衷的……我觉得这个构思相当动人。”

“是的……您一定能把它写成一篇了不起的东西。”

“您鼓励我继续说下去……回到玛勒赛博林荫大街的豪华套房里，埃德梅头一次对洗脸感到了厌恶，她希望把印在她的脸蛋儿上的那个唇印保留下来。那个通烟囱的小工人跟着她一直跟到她的门口，他心醉神迷地留在令人爱慕的年轻姑娘的窗下……这样行吗？”

“当然行……”

“我往下讲。第二天早上，埃德梅躺在她的白色的小床上，看见通烟囱的小工人从她卧房的壁炉里钻出来。他天真地向可爱的姑娘扑过去，在她身上盖满了非常圆的小O。我忘了告诉您，他美得令人惊奇。德·利诺特伯爵夫人撞见他正干着这桩愉快的工作。她叫喊，呼救。他那么全神贯注，既没有看见她，也没有听见她叫喊。”

“我亲爱的马尔托……”

“他那么全神贯注，既没有看见她，也没有听见她叫喊。伯爵跑来了。他具有一个真正贵族的气派，一把抓住正好出现在他眼前的通烟囱的小工人的裤裆，把他从窗口扔出去。”

“我亲爱的马尔托……”

“我简要地说说……九个月以后，通烟囱的小工人娶了年轻的贵族小姐。不能再拖延了。这就是一次正确的施舍的后果。”

“我亲爱的马尔托，您把我取笑得够了吧。”

“千万别这么想。让我讲完。娶了德·利诺特小姐以后，这个通烟囱的小工人变成了德·帕珀伯爵，赌赛马破了产。他今天在蒙派那斯①的欢乐街做砌炉匠。他的妻子掌管铺子，卖八

个月后付款的十八法郎一个的蝾螈炉②。”

“我亲爱的马尔托，这并不有趣。”

“当心，我亲爱的奥特尔。我刚讲给您听的，其实就是拉马丁的《天使谪凡记》和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爱洛亚》。③ 总之，这比您那些伤感的故事好，您那些故事使人们相信他们很好，其实他们一点也不好，相信他们在做好事，其实并不是在做好事，相信对他们说来很容易做到乐善好施，其实这是世上最难做到的事。我的故事是合乎道德的。而且它是乐观的，结局很好。因为埃德梅在欢乐街的铺子里找到了幸福，而这种幸福，如果她嫁给一名外交官或者一名军官，在娱乐活动和节日里是怎么找也不能找到的……我亲爱的主编，是不是说定了，您采用《埃德梅，或名正确的施舍》，登载在《新世纪画刊》上?”

“您看上去是认真地向我提出? ……”

“我是认真地向您提出。如果您不要我的故事，我可以到别处去发表。”

“什么地方?”

“一家资产阶级的报纸。”

“我不相信您能做到。”

“您等着瞧吧。”④

---

① 蒙派那斯：巴黎市内的一个地区。

② 蝾螈炉：一种燃烧缓慢、置于壁炉中的炉子。

③ 拉马丁(1790—1869)和阿尔弗雷德·德·维尼(1797—1863)，都是法国浪漫主义诗人。这儿提到的是他们的诗歌作品。

④ 由德·罗代先生主编的《费加罗报》发表了《埃德梅，或名正确的施舍》。甚至还可以说，该报把它作为新年礼物赠送给读者。——原注

深刻领悟的教训

路易十一①国王时代，巴黎有一个叫维奥朗特的女市民，住着地铺草席的房间，不仅美丽，而且浑身上下都长得好。她那张脸如此白皙，以致常上她家里来的法学博士，著名的宇宙志专家雅克·特里布雅尔先生，一再对她说：

“看见您，太太，我认为库库比图斯·皮热在给斯特拉波②加的一个边注里所说的完全可信，甚至确实可靠，这就是名声显赫的巴黎城及其大学在古时名字叫做吕泰斯③，或者勒赛斯，或者别的某个来自‘勒凯’的类似的词，意思就是‘白种女人’，因为此地的妇女胸脯白如雪，不过太太，再怎么也没有您的胸脯这么纯真、光亮、洁白。”

维奥朗特听了后回答：

“我的胸脯只要不像我所知道的几个女人那么让人害怕，对我说来这就够了。我把它露出来，这也是为了跟上风尚。一个人表现得跟别人不一样，会太失礼。”

维奥朗特太太在青春年少时嫁给一个有资格在最高法院出庭辩护的律师，他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十分热中于敲榨勒索那些不幸的人，此外他体弱多病，正如人们相信的那样，他更适于在他的住宅外面制造痛苦，而不适于在住宅里面制造快乐。这个人喜欢他的诉讼案件袋胜过喜欢他的妻子。那些诉讼案件袋可不像她，又胖又肿，形状极其难看。但是律师把夜里的时间全都

花在它们上面。维奥朗特太太这个人太理智，她不可能爱一个这么不可爱的丈夫。雅克·特里布依雅先生确信她十分贞洁，像罗马女人卢克丽霞④一样坚定，一样顽强，一样百折不挠地信守夫妇间忠贞不渝的承诺。作为证据他提出的是，他没有能够使她背离她的职责。正直的人对这件事保持谨慎的怀疑态度，理由是隐瞒的东西只有到最后审判时才暴露出来。他们注意到这位太太过份喜欢首饰和花边，注意到她参加聚会和上教堂穿着镶小块松鼠皮的天鹅绒的、绸缎的和金丝织的连衫裙；但是他们都是太正派的人，不可能断定她在害得那些基督徒看见她容貌如此美丽，穿戴如此考究而受到下地狱般痛苦的同时，她自己是不是没有跟他们中间的一个一起犯了下地狱的罪过。最后他们准备掷钱币猜正反面，拿维奥朗特太太的贞洁打赌，对这位太太的荣誉说来这未免太过分了。事实上她的忏悔师让·蒂尔吕尔修士就不断地责备她。

"太太，"他对她说，"您认为真福者卡特琳是过着您过的这种生活，露出胸脯，让人从热那亚城去买来花边袖口，才进的天国吗？"

---

① 路易十一(1423—1483)：法国瓦罗亚王朝国王。在他统治下，合并了勃艮第及其他一些地区，基本上完成了法国的统一。

② 斯特拉波(约前58—约25)：古希腊地理学家，著作有《地理学》。

③ 吕泰斯：巴黎的古名，从字源来看，这个词的原意应是"沼泽地"。

④ 卢克丽霞：古罗马王族贵妇。在一次战争中，罗马王族子弟夜间返回罗马，看到他们的妻子都在寻欢作乐，只有卢克丽霞带着侍女们在纺羊毛。她的美打动了国王塔克文的儿子塞克斯塔斯·塔克文。几天后他返回罗马，要求在卢克丽霞家留宿，夜间强奸了卢克丽霞。第二天卢克丽霞当着父亲和丈夫的面说清事实后自杀。布鲁图挥动这把鲜血淋淋的刀，号召人民起义。塔克文被推翻，罗马建立了共和国。此事发生在公元前五一〇年。

但是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讲道者，对人类的弱点非常严格，什么也不能原谅，认为自己只要把人吓唬住，就尽到了一切责任。他威胁她说，用驴子奶洗脸要下地狱。总之，没有人知道她是不是已经给她丈夫戴上了一顶大小完全合适的帽子，菲利浦·德·科埃基老爷对这位正派太太开玩笑说：

“请您当心！他是秃顶，会感冒的！”

菲利浦·德·科埃基老爷是一位相貌英俊的骑士，漂亮得像典雅的扑克牌里的贾克。一天晚上他在舞会里遇见了维奥朗特太太，和她跳舞跳到深夜以后，让她骑在他身子后面，用马把她送回家；律师呢，四个喝醉酒的仆人打着火把，他在摇晃不定的火光照耀下，蹚着路沟里的烂泥和水。在这次舞会和骑行里，菲利浦·德·科埃基老爷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维奥朗特太太身体圆胖，肌肉丰满结实。因此他立刻爱上了她。他为人直爽，把他希望从她那儿得到的告诉了她，也就是说，希望把她全身赤裸地抱在怀里。

她听了后回答：

“菲利浦老爷，您不知道是在对谁说话。我是一位贞洁的太太。”

或者回答：

“菲利浦老爷，明天来吧。”

他第二天来了。她对他说：

“干吗这么急？”

骑士对她一再拖延感到非常焦急，非常恼恨。他差不多快要像特里布依雅先生一样，相信维奥朗特太太是一个卢克丽霞，因为所有的男人都确实是同样的自命不凡！应该说她连让他吻吻她的嘴都没有答应过一次，其实那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游戏

和无所谓的小事。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时，让·蒂尔吕尔修士被他的修会会长召到威尼斯去向一些新近皈依真正宗教的土耳其人讲道。

临走前，这位善良的修士去向他的女忏悔者告辞，比平常更严厉地指责她过放荡的生活。他勉励她以苦行赎罪，劝她贴肉穿一件苦衣①，这是对付邪恶欲念的无与伦比的好办法，是医治容易犯肉欲罪恶的人的灵丹妙药。

她对他说：

"仁慈的修士，别对我提出过多的要求。"

但是他并不听她的话，他威胁她说，她如果不改正，就会下地狱。接着他又对她说，如果她有什么事托他办，他很乐意替她办。他希望她会求他给她带回一块圣牌、一串大念珠或者顶好是要他带回一点意大利修道士出售的、由土耳其人从耶路撒冷同枯萎的玫瑰花一起运来的圣墓②的泥土。但是维奥朗特太太却向他提出了这个请求：

"我好心的修士，威尼斯有一些手艺高超的制镜工人，既然您上那儿去，就请给我捎一面可能找到的最明亮的镜子回来，那我对您真是感激不尽。"

让·蒂尔吕尔修士答应一定使她满意。

维奥朗特太太在她的忏悔师离开这段时间里，过着和以往相同的生活。菲利浦老爷对她说："我们相爱难道不好吗？"她回答："天气太热。去看看风标，是不是风向一点没有变。"那些正

---

① 苦衣，天主教苦行者穿的粗毛衬衣。

② 圣墓，基督教传说中耶稣曾葬于其中并从其中复活的墓窟。位于耶路撒冷城北。

直的人一直在观察她，对她有一天会给她那个坏丈夫头上添一对犄角不再抱希望。“这真不应该，”他们说。

让·蒂尔吕尔修士从意大利回来，去探望维奥朗特太太，对她说他带来了她希望得到的东西：

“请看，太太。”

他从道袍里掏出一个骷髅头。

“太太，这就是您的镜子，因为这个头别人告诉我是威尼斯最美丽的女人的头。她过去和您现在一样，您将来也会和她非常像。”

维奥朗特太太克制住她的惊讶和厌恶，口气相当坚决地回答仁慈的神父，她听懂了这个教训的意思，决不会不从中获得益处。

“您给我从威尼斯捎来的这面镜子，可敬的修士，会牢记在我的心上，毫无疑问我从中看到的不是我现在的模样，而是我不久以后的将来的模样。我答应您我将按照这个想法来调整我的行为。”

让·蒂尔吕尔修士没有料到会听见这么合情合理的话。他向她表示了自己的满意。

“这么说，太太，您自己悟出应该改变主意了。您答应我从今以后按照这个骷髅刚使您产生的想法去调整您的行为。您不像答应我那样答应天主吗？”

她问：

“这需要吗？”

他回答说需要。

“那我会这么做的，”她说。

“太太，太好了。这就再也没有反悔的余地了。”

“我决不会反悔。”

听到这句保证，让·蒂尔吕尔修士兴冲冲地走了。

他到了街上，一边走一边叫喊：

“瞧，有多么顺利！在我们的天主的帮助下，我把一位太太的身体拨转过来，推向天国的大门，这位太太直到现在虽然还没有犯先知说的那种通奸罪（十四章，十八节），但是用造物主为了侍奉他自己，崇拜他自己而搓揉成她的泥土来诱惑男人。她将抛弃这种态度，重新做人。我把她完全改变了。赞美天主！”

仁慈的修士刚从楼梯下来，菲利浦·德·科埃基老爷就走上楼梯，敲维奥朗特太太的房门。她笑容满面地接待他，把他领进一间铺着地毯，有许多靠垫的隐蔽的小房间，他从来没有上这间房间里来过。他把这看成好兆头。他请她吃他用盒子装着的糖衣果仁。

“含一粒，含一粒，太太，它们又香又甜，不过没有您的嘴唇那么香甜。”

太太听后回答说，他吹嘘一个他没有尝过的果子，未免太自负，而且有一点儿愚蠢。

他吻她的嘴，作了再恰当没有的回答。

她没有生气，仅仅说她是重视荣誉的女人。他为此称赞她，建议她不要把她的荣誉藏在别人可能达到的这间密室里。因为可以肯定有人会把它从她那儿取走，而且马上就会取走。

“您试试看，”她说着用她的粉红色的手心轻轻打了他几个耳光。

但是他已经可以自由自在地取他想取的任何东西了。她大声叫喊：

“我不愿意，呸！呸！老爷，您别这么干。我亲爱的……我的

心肝！……我要死啦！”

等到她不再叹气，又活过来以后，她亲切地说：

“菲利浦老爷，您不要以为您是用武力或者是出其不意地占有了我。如果您从我这儿得到您渴望得到的，那是出于我的自愿；为了能让我如我希望的那样被打败，我才仅仅进行了必要程度的自卫。心爱的朋友，我是属于您的。我一开始就被您英俊的相貌迷住，您的友谊又是那么温存，可是我一直没有把您在我同意下取得的东西给您，这是因为我糊涂，欠考虑。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到时间的催逼；我陷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没有从我的青春和我的美貌中得到任何好处。但是仁慈的让·蒂尔吕尔修士给了我一个有益的教训。他教我懂得了时间的价值。刚才他让我看一个骷髅头，对我说：‘您不久以后将是这样。’我因此产生了一个想法：应该赶快去爱，充分利用为这个目的而保留给我们的短促的时间。”

这番话，还有维奥朗特太太用来伴随这番话的抚爱，促使菲利浦老爷充分利用时间，为了自己的荣誉和利益，为了女主人的快乐和光荣，重新采取行动，加倍地拿出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在这种场合应该拿出的确凿证据。

在这以后，夫人放他走了。她把他一直送到门口，亲热地吻了吻他的眼睛，对他说：

“亲爱的菲利浦，照仁慈的让·蒂尔吕尔修士的告诫去做，不是做得很对吗？”

送给德·杜西娜小姐的新年礼物

元月一日早晨，善良的尚特雷尔先生从坐落在圣马塞尔郊区的邸宅走出来。他怕冷，行走困难；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走在积雪融化变得湿漉漉的街上，对他说来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在苦修的精神激励下，他放弃了他的四轮华丽马车；他自从生病以后，变得对自己的灵魂得救非常关心。他远离社交界和朋友们生活，仅仅去探望他的外甥女，七岁的德·杜西娜小姐。

他拄着手杖，很费力地来到圣奥诺雷街，走进潘松太太开的名叫"花篮"的铺子。铺子里可以看到大量作为基督纪元一六九六年的新年礼物而陈列的儿童玩具；有自动的跳舞人和喝酒人，有堆成金字塔的会唱歌的小鸟，有盛满蜡人的小房间，有布置成战斗队形、穿白蓝两色军服的士兵，还有布娃娃，他在它们中间简直没法走动。布娃娃有的打扮成贵妇，有的打扮成女仆，因为天主亲自在世人的出身中间造成的不平等，甚至在这些纯洁的人像中间也表现出来。

尚特雷尔先生挑选了一个布娃娃。他喜欢的这个娃娃，打扮得像十一月四日到达法国的那位萨瓦公主。头发梳成鸡冠式，结着缎带，连衫裙上身又硬又挺，是金线绣的，裙子是锦缎的，外面披着一件用珍珠搭扣扣住的披风。

尚特雷尔先生想到这样美丽的一个娃娃可能给德·杜西娜

小姐带来的快乐，脸上露出了微笑；潘松太太用薄纸把萨瓦公主包好递给他，这时候在他那张由于病痛而变得瘦削，由于禁食而变得苍白，由于害怕地狱而变得委顿的可爱的脸上，闪过一道纯属尘世的快乐的光芒。

他彬彬有礼地向潘松太太道谢，把公主挟在腋下，一步一拖地朝他知道德·杜西娜小姐正在起床等着他的那幢房子走去。

在枯树街拐角，他遇到了大鼻子一直垂落到花边襟饰里的斯蓬先生。

"您好，斯蓬先生，"他对斯蓬先生说，"我向您祝贺新年，并且请求天主让您的一切愿望都能得到实现。"

"啊！先生，千万别这么讲，"斯蓬先生叫了起来。"天主满足我们的愿望常常是为了惩罚我们。Et tribuit eis petitionem eorum.①"

"确实如此，"尚特雷尔先生回答，"我们不能认清我们的真正利益。您瞧我吧，我就是一个例子。起先我相信我两年来生的这场病是祸，而我今天却认为它是福，因为它把我从我过去在各种娱乐和社交圈子里过的那种可憎的生活里拉出来。这场折断了我的两条腿，搅糊涂了我的头脑的疾病，是天主对我作出的一个巨大的仁慈表示。不过，先生，您肯赏脸陪我到鲁尔区去一趟吗？我要去把新年礼物送给我的外甥女德·杜西娜小姐。"

听了这些话，斯蓬先生举起双臂，大声嚷了出来：

"什么！"他说。"我听见说话的难道真的是尚特雷尔先生吗？不是更像一个不信教者吗？先生，您过着一种圣洁的、隐居的生活，难道会突然一下子又陷进尘世的恶习？'

---

① 拉丁文："他实现了他们的请求。"

“唉！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尚特雷尔先生浑身哆嗦着回答。“不过我非常需要您指点。送一个布娃娃给德·杜西娜小姐，难道是这样大的一桩罪恶吗？”

“是一桩很大很大的罪恶，”斯蓬先生回答。“您今天送给这个单纯的孩子的，不应该叫布娃娃，而应该叫做偶像和魔鬼像。难道您不知道送新年礼物的习俗是应受谴责的迷信行为和异教的丑恶残余吗？”

“我过去并不知道，”尚特雷尔先生说。

“那就请您仔细听听，”斯蓬说，“这种习俗来自罗马人，他们把一切开端都看成是神圣的，对一年的开端也奉若神明。因此像他们一样行事就是使自己变成崇拜偶像的人。先生，您模仿雅努斯①神的那些崇拜者，送新年礼物。干下去吧，像他们一样把每个月的头一天也奉献给朱诺②吧。”

尚特雷尔先生连站稳也感到极大的困难，他请斯蓬先生让他挽着胳膊；他们一边走，斯蓬先生一边继续说下去：

“是因为那些占星家把一年的开端定在元月一日，您才相信应该在这天送礼物吗？您有什么必要非得在这一天重新引起您的朋友们的爱呢？他们的这种爱随着一年的过去已经即将消失了吗？如果您用奉承话和不幸的礼物重新去获得它，它能对您非常宝贵吗？”

“先生，”善良的尚特雷尔先生回答，靠斯蓬先生的胳膊的支持，他竭力调整自己蹒跚的步伐，好跟上他这个容易冲动的同

---

① 雅努斯：古代意大利的神，他的名字大概来自拉丁语Janua（门），成了门神。他被认为是一切开端之神，一月是纪念他的月份，元旦这个节日从公元前一世纪起就同纪念雅努斯的节日合在一起。

② 朱诺：罗马神话中的天后。参见第54页注③。

伴，"先生，在生病以前，我仅仅是一个不幸的罪人，只关心谦恭有礼地对待我的朋友，按照诚实和荣誉的原则行事。承蒙上天垂顾，把我从这个深渊里挽救出来；自从皈依宗教以来，我完全根据我的神师的意见处世做人。但是我这个人相当轻浮，相当浅薄，不可能提出新年礼物的事来问他。您作为一个对民俗和教理两方面都精通的人，权威地说出的那些话使我感到不安。"

"我确实要使您感到不安，"斯蓬先生又说，"而且我还要启发您，不是用我的学问来启发您，我的学问是微不足道的，而是用一位伟大的圣师的学问来启发您。请您坐在这块界石上。"

斯蓬先生把尚特雷尔先生推到一座能通车马的院门的角落，尚特雷尔先生尽可能为自己安顿好。斯蓬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羊皮纸精装小书，打开来，一页页地翻，翻到下面这个地方停下，开始在听见他哇啦哇啦的声音跑来围成一圈的通烟囱工人、女仆人和厨房小学徒中间，高声念道：

"'我们厌恶犹太人的节日，我们对他们的安息日①、他们的新月节和天主从前曾经喜爱过的那些隆重仪式会感到离奇古怪。可是我们对农神节②和正月初一，对主妇节③和酒神节④却非常熟悉。礼物从四面八方跑来，馈赠从四面八方飞来。到

---

① 安息日：犹太教每周一天的"圣日"，规定该日停止工作，不举火做饭，专事敬拜上帝，称为"守安息"。犹太人以日落算作一天的开始，安息日是指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

② 农神节：古罗马人纪念农神萨图恩的节日，日期是每年十二月十七日到十九日。

③ 主妇节：罗马神话中的天后朱诺是司婚姻的女神，保护孕妇和产妇的女神。每年三月一日罗马贵妇人举行主妇节纪念她。

④ 酒神节：古罗马人纪念酒神巴克科斯的节日，日期在三月和九月。

处有的只是玩乐和酒宴。异教徒比较严格地遵守他们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怕显得像基督徒，避免隆重庆祝我们的任何一个节日，而我们呢，我们却过起他们的节日，不怕显得自己像异教徒。’

“您已经听到了，”斯蓬先生补充说。“是德尔图良①这么说的，他从非洲的深处向您指出，先生，您的行为有多么卑鄙可耻。他向您喊道：‘礼物从四面八方跑来，馈赠从四面八方飞来。您隆重庆祝异教徒的节日。’我没有认识您的神师的荣幸。但是，想到他对您放任不管，先生，我就不寒而栗。您至少有把握，您去世的那一天，当您去见天主时，他会在您身边，把他让您陷入其中的那些罪恶揽到自己身上吧？”

这样说完以后，他把书放回到口袋里，迈着愤怒的步伐走了，后面远远地跟着那些惊奇的通烟囱工人和厨房小学徒。

善良的尚特雷尔先生带着他的萨瓦公主，独自一个人留在界石上。他想到自己不顾坠入地狱的永恒惩罚去送一个布娃娃给他的外甥女德·杜西娜小姐，开始考虑那些难以理解的宗教奥秘。

他的两条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已经有好几个月，现在再也不听他的使唤。一个善良的人在这世界上能有多么不幸，他就有多么不幸。

他满怀忧伤地在界石上已经坐了有几分钟了，有一个嘉布遣会修士走到他跟前，对他说：

“先生，为了对天主的爱，您不给那些贫困的小兄弟一些新

---

① 德尔图良（约160—约225）：罗马帝国基督教神学家，拉丁教父，生于北非迦太基城，主要著作有《护教篇》、《论异端无权成立》、《论灵魂》等。

年礼物吗？”

“啊！什么！我的神父，”尚特雷尔急忙说，“您是修道士，您居然向我要新年礼物！”

“先生，”嘉布遣会修士回答，“仁慈的圣方济各希望他的弟子们在心地单纯中感到快乐。请您给嘉布遣会修士点什么，好让他们在这个日子里吃顿好饭，能够愉快地在一年的其余日子里，当然星期日和节日除外，忍受小斋和大斋的痛苦。”

尚特雷尔先生惊讶地望着修士：

“您不担心，我的神父，送新年礼物的习俗对灵魂有害吗？”

“不！我不担心。”

“我们的这个习俗是从异教徒那儿来的。”

“异教徒有时也遵循良好的习惯。天主允许他的一点儿智慧之光照透异教徒的愚昧的黑暗。先生，如果您拒绝给我们新年礼物，请别拒绝给我们那些可怜的孩子。我们收养弃儿。用小小的这么一个埃居，我要给他们每人买一个小纸风车和一块烘饼。他们会为了他们一生中也许仅有的这件高兴事而感激您，因为他们注定了在世上不会享受很多的快乐。他们的笑声将一直升到天上。孩子们在笑的时候，颂扬着天主。”

尚特雷尔先生把他那个相当沉的钱袋放到小兄弟会修士的手里，从坐着的界石上立起身来，同时嘴里念叨着他刚刚听见的那句话：

“孩子们在笑的时候，颂扬着天主。”

接着他心灵恢复了平静，迈着坚定的步伐去把萨瓦公主送给他的外甥女德·杜西娜小姐。

[General Information]
□□=81 □□□ [□]□□□ □□□
□□=BEXP
SS□=
□□□□=http://book4.5read.com/300-36/diskaaf/aaf82/09/!00001.pdg
□□=580
□□□□=http://book4.5read.com/300-36/diskaaf/aaf82/09/!00001.pdg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